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八六册目次

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缺卷七十五至七十六）（一）（宋）李燾撰 宋刻本 〇〇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缺卷七十五至七十六）（一）

（宋）李燾撰

宋刻本

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燾撰。燾有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已著錄。燾博極羣書、尤究心掌故。以當時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家自爲說。因踵司馬光通鑑之例、備採一祖八宗事蹟、薈稡討論、作爲此書。以光修通鑑時先成長編、燾謙不敢言續通鑑、故但謂之續資治通鑑長編。文獻通考載其進書狀四篇。一在隆興元年知榮州時、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上進。一在乾道四年爲禮部郎時、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蹟共一百八卷上進。一在淳熙元年知瀘州時、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上進。一在淳熙元年知遂寧府時、重別寫呈、并舉要目錄、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上進。故周密癸辛雜識稱韓彥古盜寫其書、至盈二廚。然文獻通考所載、僅長編一百六十八卷、舉要六十八卷、與進狀多寡迥殊。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卷數雖如此、而冊數至逾三百、蓋逐卷又分子卷、或至十餘云云。則所稱一千六十三卷者、乃統子卷而計之、故其數較多矣。又據燾進狀、其書實止於欽宗。而王明清玉照新志稱紹興元年胡彥修疏在長編一百五十九卷註後、則似乎兼及高宗。或以事相連屬、著其歸宿、附於註末、如左傳後經終事之例歟。癸辛雜識又稱燾爲長編、以木廚十枚、每廚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日月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云云。則其用力之專且久、可概見矣。其書卷帙最多、當時艱於傳寫、書坊所刻本及蜀中傳本、已有詳略之不同。又神哲徽欽四朝之書、乾道中祇降祕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版、流播日稀、自元以來、世鮮傳本。

本朝康熙初、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嘗具疏進之於

朝、副帙流傳、無不珍爲祕乘。然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概相合、而分註考異往往加詳。至熙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蹟、徐氏所闕而朱彝尊以爲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首尾完善、實從來海內所未有。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閒七年之事、頗爲

可惜。然自哲宗以上，年經月緯，遂覺詳備無遺。以
數百年來名儒碩學所欲見而不得者，一旦頓還
舊物，視現行諸本增多幾四五倍。斯亦藝林之鉅
觀矣。昔明成化中詔商輅等纂修通鑑綱目，時永
樂大典庋藏內府，外廷無自而窺，竟不知燾之書
文全載卷內，乃百方別購，迄不能得。論者以為遺
憾。今恭逢我
皇上稽古右文，編摩四庫，乃得重見於世，豈非顯晦有
時待
聖世而發其光哉。惟原目無存，其所分千餘卷之次第，
已不可考。謹參互校正，量其文之繁簡，別加釐析，
定著為五百二十卷。燾作此書，經四十載乃成。自
實錄、正史、官府文書，以逮家錄、野紀，無不遞相稽
審，質驗異同。雖採摭浩博，或不免虛實並存，疑信
互見，未必一一皆衷於至當。不但太宗斧聲燭影
之事，於湘山野錄考據未明，遂為千古之疑竇。即
如景祐二年三月賜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米一
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銘，殊不相符，為曾敏行獨醒
雜志所糾者，亦往往有之。然燾進狀自稱寧失之
繁，毋失之略。蓋廣蒐博錄，以待後之作者。其淹貫

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也。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

臣燾言臣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
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
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秘閣臣尋於十四日蒙　恩
賜　對面奉　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官郎省兼職史局續
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臨安府給札臣今先次寫到
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
卷內建隆元年至太平興國元年　太祖一朝事迹雖
曾於隆興元年臣知榮州日具表投進已蒙　降付史館後
來稍有增益謹重別抄録投進外餘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兼
見修　四朝正史未畢欲望　聖慈特賜　寛假臣更加整
齊鄰次修寫投進跡遠微賤僭為此書罪當誅絕　聖主不
即斥乃過　聽而兼收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皇誠恐頓
首頓首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僚採摭異
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
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當時祖禹所修
長編蓋六百餘卷光細刪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鑑唐紀自
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　神宗皇帝序其
書以為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
雖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抵牾要亦
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具之仰惟　祖宗之豐功
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　乾坤之容　日月之光繪畫臻
極訖弗能近矧令拙工彊施丹墨臣誠愚闇豈不知罪然而
統會衆說掊擊僞辯使姦欺訛訕不能乘隙亂真　祖宗之
豐功　盛德益以　昭明譬諸海嶽或取消埃之助顧臣此
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

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爾
伏惟　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　經緯兩儀彌綸萬化如
臣薄技又安足陳　陛下徒以　祖宗之孫謀　彝憲往往
在是　委曲加惠之使前承　命距躐負冒求獻貴緣幸會
得　御燕閑千百有一儻荷　神指　更擇耆儒正直若光
者屬以刪削之任遂勒成我　宋大典垂億萬年如　神宗
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
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區區小忠因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
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今寫成一百七十五冊
并目錄一冊謹隨表上　進干瀆　宸嚴下情無任戰汗屏
營之至臣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乾道四年四月日左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李　燾上
表

續資治通鑑長編目錄

卷第一
太祖皇帝紀一
起建隆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
太祖皇帝紀二
起建隆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
太祖皇帝紀三
起建隆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
太祖皇帝紀四
起乾德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
太祖皇帝紀五
起乾德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
太祖皇帝紀六
起乾德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
太祖皇帝紀七
起乾德四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
太祖皇帝紀八
起乾德五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

太祖皇帝紀九
起開寶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
太祖皇帝紀十
起開寶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一
太祖皇帝紀十一
起開寶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二
太祖皇帝紀十二
起開寶四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三
太祖皇帝紀十三
起開寶五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四
太祖皇帝紀十四
起開寶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五
太祖皇帝紀十五
起開寶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六
太祖皇帝紀十六
起開寶八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七
太祖皇帝紀十七
起開寶九年正月盡十二月癸丑

太宗皇帝紀一
起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甲寅盡其月

卷第十八
太宗皇帝紀二
起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九
太宗皇帝紀三
起太平興國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
太宗皇帝紀四
起太平興國四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一
太宗皇帝紀五
起太平興國五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二
太宗皇帝紀六
起太平興國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三
太宗皇帝紀七
起太平興國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四
太宗皇帝紀八
起太平興國八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五
太宗皇帝紀九
起雍熙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六
太宗皇帝紀十
起雍熙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七
太宗皇帝紀十一
起雍熙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八
太宗皇帝紀十二
起雍熙四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九
太宗皇帝紀十三
起端拱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

太宗皇帝紀十四
起端拱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一
太宗皇帝紀十五
起淳化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二
太宗皇帝紀十六
起淳化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三
太宗皇帝紀十七
起淳化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四
太宗皇帝紀十八
起淳化四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五之一
太宗皇帝紀十九之一
起淳化五年正月盡四月
卷第三十五之二
太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起淳化五年五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六之一
太宗皇帝紀二十之一
起至道元年正月盡五月
卷第三十六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起至道元年六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七之一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一
起至道二年正月盡五月
卷第三十七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二
起至道二年六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八之一
太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一
起至道三年正月盡八月
卷第三十八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二
起至道三年九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九

真宗皇帝紀一
起咸平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之一
真宗皇帝紀二之一
起咸平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四十之二
真宗皇帝紀二之二
起咸平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一之一
真宗皇帝紀三之一
起咸平三年正月盡三月
卷第四十一之二
真宗皇帝紀三之二
起咸平三年四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二之一
真宗皇帝紀四之一
起咸平四年正月盡九月
卷第四十二之二
真宗皇帝紀四之二
起咸平四年十月盡閏十二月
卷第四十三之一
真宗皇帝紀五之一
起咸平五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四十三之二
真宗皇帝紀五之二
起咸平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四之一
真宗皇帝紀六之一
起咸平六年正月盡五月
卷第四十四之二
真宗皇帝紀六之二
起咸平六年六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五之一
真宗皇帝紀七之一
起景德元年正月盡九月
卷第四十五之二
真宗皇帝紀七之二
起景德元年閏九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六之一
真宗皇帝紀八之一
起景德二年正月盡五月
卷第四十六之二
真宗皇帝紀八之二
起景德二年六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七之一
真宗皇帝紀九之一
起景德三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四十七之二
真宗皇帝紀九之二
起景德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八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之一

起景德四年正月盡七月
卷第四十八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之二
起景德四年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九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一之一
起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四十九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一之二
起大中祥符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二之一
起大中祥符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五十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二之二
起大中祥符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一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三之一
起大中祥符三年正月盡五月
卷第五十一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三之二
起大中祥符三年六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二
真宗皇帝紀十四
起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三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五之一
起大中祥符五年正月盡八月
卷第五十三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五之二
起大中祥符五年九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四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六之一
起大中祥符六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五十四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六之二
起大中祥符六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五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七之一

起大中祥符七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五十五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七之二
起大中祥符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六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八之一
起大中祥符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五十六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八之二
起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七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九之一
起大中祥符九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五十七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起大中祥符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八之一
真宗皇帝紀二十之一
起天禧元年正月盡五月
卷第五十八之二
真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起天禧元年六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十九
真宗皇帝紀二十一
起天禧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十
真宗皇帝紀二十二
起天禧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十一之一
真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一
起天禧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六十一之二
真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二
起天禧四年七月盡閏十二月
卷第六十二
真宗皇帝紀二十四
起天禧五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十三之一
真宗皇帝紀二十五之一
起乾興元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六十三之二
真宗皇帝紀二十五之二
起乾興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十四
仁宗皇帝紀一
起天聖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十五
仁宗皇帝紀二
起天聖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十六
仁宗皇帝紀三
起天聖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十七
仁宗皇帝紀四
起天聖四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十八
仁宗皇帝紀五
起天聖五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十九
仁宗皇帝紀六
起天聖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
仁宗皇帝紀七
起天聖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一

仁宗皇帝紀八
起天聖八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二
仁宗皇帝紀九
起天聖九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三
仁宗皇帝紀十
起明道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一之一
起明道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七十四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一之二
起明道二年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五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二之一
起景祐元年正月盡閏六月
卷第七十五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二之二
起景祐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六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三之一
起景祐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七十六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三之二
起景祐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七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四之一
起景祐三年正月盡七月
卷第七十七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四之二
起景祐三年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八
仁宗皇帝紀十五
起景祐四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七十九
仁宗皇帝紀十六
起寶元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十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七之一
起寶元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八十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七之二
起寶元二年七月盡十月
卷第八十之三
仁宗皇帝紀十七之三
起寶元二年十一月盡閏十二月
卷第八十一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八之一
起康定元年正月盡三月
卷第八十一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八之二

史186 011

起康定元年四月盡八月
卷第八十一之三
仁宗皇帝紀十八之三
起康定元年九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十二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九之一
起慶曆元年正月盡三月
卷第八十二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起慶曆元年四月盡六月
卷第八十二之三
仁宗皇帝紀十九之三
起慶曆元年七月盡九月

卷第八十二之四
仁宗皇帝紀十九之四
起慶曆元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十三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一
起慶曆二年正月盡四月
卷第八十三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起慶曆二年五月盡六月
卷第八十三之三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三
起慶曆二年七月盡閏九月
卷第八十三之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四
起慶曆二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一
起慶曆三年正月盡四月
卷第八十四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二
起慶曆三年五月盡七月
卷第八十四之三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三
起慶曆三年八月盡九月
卷第八十四之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四
起慶曆三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十五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一
起慶曆四年正月盡三月
卷第八十五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二
起慶曆四年四月盡五月
卷第八十五之三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三
起慶曆四年六月盡七月
卷第八十五之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四
起慶曆四年八月盡九月

卷第八十五之五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五
起慶曆四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十六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一
起慶曆五年正月盡四月
卷第八十六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二
起慶曆五年五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十七
仁宗皇帝紀二十四
起慶曆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十八
仁宗皇帝紀二十五
起慶曆七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八十九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六之一
起慶曆八年正月盡三月
卷第八十九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六之二
起慶曆八年四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七之一
起皇祐元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九十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七之二

起皇祐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一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八之一
起皇祐二年正月盡七月
卷第九十一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八之二
起皇祐二年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二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九之一
起皇祐三年正月盡七月
卷第九十二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九之二
起皇祐三年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三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之一
起皇祐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九十三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之二
起皇祐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一之一
起皇祐五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九十四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一之二
起皇祐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五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二之一
起至和元年正月盡八月
卷第九十五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二之二
起至和元年九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六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三之一
起至和二年正月盡四月
卷第九十六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三之二
起至和二年五月盡七月
卷第九十六之三
仁宗皇帝紀三十三之三
起至和二年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七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四之一
起嘉祐元年正月盡七月
卷第九十七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四之二
起嘉祐元年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八
仁宗皇帝紀三十五
起嘉祐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九十九
仁宗皇帝紀三十六
起嘉祐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第一百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七之一
起嘉祐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一百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七之二
起嘉祐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一百一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八之一
起嘉祐五年正月盡七月
卷第一百一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八之二
起嘉祐五年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九之一
起嘉祐六年正月盡七月辛丑
卷第一百二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九之二
起嘉祐六年七月壬寅盡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之一
仁宗皇帝紀四十之一
起嘉祐七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一百三之二
仁宗皇帝紀四十之二
起嘉祐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四十一之一

起嘉祐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第一百四之二
仁宗皇帝紀四十一之二
起嘉祐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之一
英宗皇帝紀一之一
起治平元年正月盡三月
卷第一百五之二
英宗皇帝紀一之二
起治平元年四月盡五月
卷第一百五之三
英宗皇帝紀一之三
起治平元年六月盡九月

卷第一百五之四
英宗皇帝紀一之四
起治平元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之一
英宗皇帝紀二之一
起治平二年正月盡四月
卷第一百六之二
英宗皇帝紀二之二
起治平二年五月盡七月
卷第一百六之三
英宗皇帝紀二之三
起治平二年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之一
英宗皇帝紀三之一
起治平三年正月盡三月
卷第一百七之二
英宗皇帝紀三之二
起治平三年四月盡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之一
英宗皇帝紀四之一
起治平四年正月盡閏三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目録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北漢兵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周帝命　太祖領宿衛諸將禦之　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遷都點檢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固已歸之於是主少國疑中外有推戴之議壬寅殿前副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慕容延釗（延釗初以殿前都虞候見 五年三月不著官[illegible]）將前軍先發時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癸卯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衆心稍安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久相磨盪指謂　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　太祖弟匡乂匡乂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即與處耘同詣歸德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普初見此三年二月）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乂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國史普飛龍記云處耘亦同普曉譬諸將據國史處耘見事中[illegible] [illegible]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illegible]太宗自與處耘必不在此今削去處耘[illegible]）太尉忠赤必不汝赦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乂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盍先攘卻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俟寇退師還則事變未可知也但當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

六軍決亦難使向背矣普謂匡乂曰事既無可柰何政須早與約束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師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敕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延贇不詳何許人建隆二年七月鐵騎左廂都指揮使郭延贇領信州刺史）馳告殿前都指揮使浚儀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陽王審琦（審琦初見顯德三年）守信審琦皆素歸心 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 太祖醉臥初不省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震原野普與匡乂入白 太祖諸將已擐甲執兵直扣驛門曰諸將無主願策 太尉為天子 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聽事或以黃袍加 太祖身且羅拜庭下稱萬歲 太祖固拒之衆不可遂相與扶 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乂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為戒（舊錄禁剽劫都城實錄太祖自約束如與納諫者今從新錄） 太祖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曰唯命是聽 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輒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汝衆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殿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內時方閉關設守備及昭輔至石守信開關納之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質宗城人初見開運元年）下殿執王溥手（溥并州祁人初見乾祐二年）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衞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巡檢太原韓通（通初見廣順元年）自內庭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蜀人王彥昇（彥昇初見顯德三年）遇通於路躍馬逐之至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諸將翼 太祖登明德門 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 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 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散指揮都虞候太原羅彥環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 太祖叱之不退質等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遂稱萬歲 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制書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穀初見乾祐元年邠州人）出諸袖中進曰制書成矣遂用之宣徽使引 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國史實錄及他傳記並無宣徽使姓名疑即昝居潤也）宰相扶 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蘇轍龍川別志言韓通以兵戰闕下敗死太祖擐甲冑詣政事堂召質見 太祖首陳代漢興國史及飛龍記司馬光記聞等所載都不同恐別志誤韓通倉卒被殺兵未嘗交鋒而太祖實錄府第將士即擐甲將等至質等見大祖必不在政事堂約束將士不得加凌於太后少帝固先定於未入城時非其然不詰之詳其實今參取刪修羣質請推就王溥手出血及光所記）乙巳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改元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傳齎詔諭天下諸道節度使又別以詔賜焉（遣使齎詔諭天下國史在己酉今從實錄告羣祀實錄在己酉今從國史二事一日乃以己酉並行因容相先後五日也別賜諸道節度使詔其日乃以丙午行詔令書）汴都仰給漕運故河渠最為急務先是歲調丁夫開浚淤淺糗糧皆民自備 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為式又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彌賤命高其價以糴之 上之入也閭巷姦民往往乘便攘奪於是索得數輩斬于市被掠者官償其貲 戊申贈韓通中書令以禮葬之嘉其臨難不苟也初周鄭王幼弱通與 上同掌宿衛軍政多決於通通性剛愎頗

肆威虐衆情不附目爲韓瞎眼其子微有智略幼病傴時號
韓槖駝見 上得人望每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卒死於難
王彥昇之棄命專殺也 上怒甚將斬以徇已而釋之然亦
終身不授節鉞其後 上幸開寶寺見壁上有槖駝及通畫
像遽令拂去之（記聞云上初欲斬王彥昇以初受命故不忍殺然終身廢之不用蓋誤也但不授節鉞耳）
賜唐主李景詔諭以定受禪意 己酉復置安遠軍於安州
鎮國軍於華州泰寧軍於兗州 辛亥石守信自義成節度
使殿前都指揮使爲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
常山高懷德自寧江節度使馬步軍都指揮使爲義成節度殿
前副都點檢改次張令鐸自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爲
鎮安節度使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自殿前都虞候睦州防
禦使爲泰寧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遼人張光翰自虎捷左
廂都指揮使嘉州防禦使爲寧江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安
喜趙彥徽自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爲武信節度
使步軍都指揮使官爵階勳並從超等酬翼戴之勳也 壬
子賜文武近臣禁軍大校襲衣犀玉帶鞍勒馬有差 癸丑
赦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復歸于唐 乙
卯遣使往諸州賑貸 丁巳命宗正少卿郭玘祀周廟及嵩
慶二陵因詔有司以時朝拜著于令（玘未見） 天雄節度使守太
尉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彥卿初見天成元年） 上表乞呼名詔不
允彥卿宿將且前朝近親皇弟匡乂汝南郡夫人又彥卿女
也 上每優其禮遇之 先是鎮安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
虞候武安韓令坤（令坤初見顯德二年） 領兵巡北邊慕容延釗復帥前
軍至真定 上既受禪遣使諭延釗與令坤各以便宜從事
兩人皆聽命 己未加延釗殿前都點檢昭化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二品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

章事 辛酉賜霸府賓佐將吏襲衣金帶鞍馬有差 壬戌
歸德節度判官寧陵劉熙古爲左諫議大夫掌書記趙普爲
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宋亳觀察判官安次呂餘慶爲給
事中端明殿學士攝觀察推官太康沈義倫爲戶部郎中歸
德節度副使張彥柔領池州刺史（彥柔見清泰元年此非凡人） 甲子以
皇弟殿前都虞候匡乂領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 有司請
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尚書省乙巳兵部尚書濮人張昭（昭初見乾
祐二年）等上奏曰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
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
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
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
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
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
號謚崇建廟室制可 國朝宗廟之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
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年一禘以孟夏其
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別祭中霤秋祀門及厲冬
祀行惟臘享禘祫徧七祀如親行告謝及新主祔謁即權罷
時享告日用牢饌備祀官 鎮州言契丹與北漢兵皆遁去
北漢戶部侍郎平章事滎陽趙華罷爲左僕射（華初見廣順元年） 唐
主景遣使誅鍾謨於饒州詰之曰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
卿還何也謨頓首服罪縊殺之亦誅張巒於宣州（[illegible]）
（副使去年十月事） 二月乙亥尊帝母南郡夫人杜氏爲 皇太后
后安喜人也 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范質加侍中右僕
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溥加司空樞密使中書侍郎兼刑
部尚書同平章事魏仁浦（仁浦初見天福十一年衛州人） 加右僕射樞密使太
原吳廷祚加同中書門下二品先是質溥參知樞密院事於

是皆罷(吳延祚初以宣徽南院使見顯德六年不著邑里) 己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相國寺 先是中書舍人安次扈蒙權知貢舉 庚寅奏進士合格者十九人姓名 辛卯大宴於廣德殿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 前鄉貢三傳孫蘭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門人有被黜退者蘭乘醉突入貢部諠譁不已下吏案之 壬辰蘭決杖配商州 就賜前司徒竇貞固(貞固界休人初見天福元年)前司空李穀(穀汝陰人初見天成元年)太子太師侯益(益平遙人初見天成元年)扈彥珂(彥珂鴈門人初見乾祐元年)等器幣於西京 宋州以歸德軍建節來 上詔置於潛龍宅

三月乙巳改天下州縣名犯 廟諱及 御名者 丙辰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 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爲然 丁巳殺其弟桂王璇興([illegible]) 吳越王俶遣使來賀登極唐主景復遣使來賀長春節 宿州火燔民廬舍萬餘區遣中使安撫之 壬戌追尊 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 高祖幽都縣令朓諡曰文獻廟號 僖祖陵曰欽陵 祖妣崔氏諡曰文懿 曾祖兼御史中丞珽諡曰惠元廟號 順祖陵曰康陵 祖妣桑氏諡曰惠明 皇祖涿州刺史敬諡曰簡恭廟號 翼祖陵曰定陵 妣劉氏諡曰簡穆 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弘殷諡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 安陵陵名號諡皆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兼判太常寺事漁陽竇儼所撰定儼儀弟也(儼初見顯德四年儀初見開運元年)有司言 國家受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從之 癸亥命武勝節度使洛陽宋延渥(延渥初見乾祐三年)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元城司超(超初見顯德二年)副之仍貽書唐主

諭意 己巳以皇弟光義爲嘉州防禦使 先是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彝興即彝殷也避 宣祖諱改焉(彝興初見清泰二年作彝殷會要及彝興本傳并在北漢)兼判太常寺竇儼上言三王之興禮樂不相沿襲洪惟 聖宋肇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禋享宴會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即詔儼專其事儼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入爲豐安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耤田先農用靜安夏四月癸酉詔儼所定付有司行之儼復請 僖祖室奏大善之舞 順祖奏大寧 翼祖奏大順 宣祖奏大慶並從之 鐵騎左廂都指揮使王彥昇夜抵宰相王溥私第溥驚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困甚聊就公一醉耳然彥昇意在求貨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 上益惡之 丁丑出彥昇爲唐州團練使唐本刺史州於是始改焉 契丹入寇棣州刺史河南何繼筠追破其衆於固安獲馬四百匹(此從本紀按繼筠本傳[illegible]筠傳誤也繼筠福進子初見顯德二年福進初見天成元年太原人也今繼筠傳乃云河南人不知何故)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原李筠(筠初見天福十二年七月)在鎮逾八年恃勇專恣招集亡命陰爲跋扈之計周世宗每優容之及 上遣使諭以受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爲陳歷數乃僶俛下拜既延使者陞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置廳壁涕泣不已賓佐

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毋怪也北漢主知筠有異志潛以臘書誘筠筠雖具奏而反謀已決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慰撫因除守節爲皇城使筠遂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靜　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驚然以頭擊地曰　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　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盍歸語而父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馳歸具以告筠反謀愈急　癸未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廄使李廷玉遣其牙校劉繼沖及判官孫孚（筠本孚以筠頓故按此田郎中不知何許人）送於北漢納款求援光遜德威之子（德威初見光化元年）廷玉嗣昭之孫（嗣昭初見乾寧四年）皆有舊第在晉陽北漢主俱釋之厚賜遣還第筠又遣兵襲澤州殺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吾舊人必將倒戈來歸況吾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善用槍撥汗筠所畜駿馬也　乙酉幸玉津園遣使分詣京城門賜飢民粥　丙戌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以節水自都城距通許鎮　以客省使萬年張保續爲衛尉卿判客省閤門事保續在閤門前後四十年宣贊詞令聽者皆聳傑輩推其能累使藩方不辱君命歷事六朝未嘗有過故特寵之（保續初見顯德四年特寵之此據會要又云事在建隆中本傳云因初置衛尉卿不得其月日又云從征李筠以足疾留司內因辭長告三年十一月卒按此則其遷衛尉卿必在征李筠之前矣今附見）　昭義反書至樞密吳廷祚言於上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彼必恃勇出鬭

但離巢穴即成禽矣　上納其言戊子遣侍衛副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帥前軍進討　上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石守信等出軍正史在戊子實錄在癸巳戊子四月九日今從其近者）是日大宴廣德殿　丙申命户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邊光範並充前軍轉運使（範初見天二年）　上召三司使清河張美調兵食美言懷州刺史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偫以待王師　上亟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北伐方藉令琮供億不可移它郡戊戌升懷州爲團練以令琮充使焉令琮大名人也（張美初見顯德二年）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上降服出次百官各守其司　庚子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潤（居潤初見顯德二年）赴澶州巡檢　殿前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全斌（全斌初見天成元年）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　辛酉以洺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爲本州防禦使兼西山巡檢備北漢也北漢主遣內園使李弼（弼未見）以詔書金帛善馬賜李筠筠復遣劉繼沖詣晉陽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己爲前導北漢主將謀於契丹繼沖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從之即日大閱傾國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而赴之臣未見其可也北漢主瞋目謂華曰朕志已決卿安能知其必無成耶卿有長策頗當何如華未及對北漢主拂衣上馬行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北漢主命筠贊拜不名坐於宰相撫與衛融之上（融初見廣順元年）封西平王（正史作西平王劉知遠十國紀年作西平王路振九國志作隴西郡王今不取）賜馬三百匹及服玩珍異甚衆筠所獻亦略與所賜等及文武大臣皆有賂筠見北漢主儀衛寡弱不似王者內甚悔之北漢主數召筠計事筠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之

而北漢主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別賜馬及甲鎧具裝遣徽使萊人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筠有馬三千匹日夕校閱欲直趣大梁贊曾具伺計事筠不應顧左右曰大梁兵甲我昔時部曲也見我則降耳贊怒拂衣而起北漢主聞其與筠有隙遣衛融詣軍中和解之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率衆三萬南出　癸丑石守信等言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餘級又攻拔其大會砦是日端午賜百官衣各一襲　甲辰詔削奪李筠官爵　上以畿甸委輸京師吏多旁緣爲姦民或咨怨　乙巳命殿中侍御史王伸（伸未見）監察御史王祐戶部郎中沈義倫等八人分領在京諸倉祐莘人也　丙午幸宰相魏仁浦第視疾　先是改作周六廟於西京　己酉廟成遷光祿卿郭玘奉神主還焉　乙卯宴近臣於廣政殿以忠正節度使兼侍中楊承信來朝故也自是節度使來朝即宴如例（承信初見太祖二年）　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廷祚爲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殿前都虞候光義爲大內都點檢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率兵屯河陽　己未帝發大梁　壬戌次滎陽召西京留守河內向拱與語（拱初見廣順二年賞改名訓）拱勸　上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旬浹則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　上納其言　甲子次河陽丙寅攻懷州丁卯前軍都部署石守信副都部署高懷德破賊軍三萬餘衆於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守圖未見）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固是月永安節度使折德扆破北漢沙谷砦斬首五百級德扆從阮之子也（實錄在八月甲午蓋奏到之日也從阮初見開運二年德扆初見顯德二年）六月己巳朔　上至澤州督諸軍攻城初吐渾府都留後汾州

團練使王全德帥所部從李筠戰澤州南既敗走入潞州與筠子守節爲距守計（全德未見）及　上圍澤州　全德大懼與親信數十人犯關來犇龍捷指揮使王廷魯（廷魯未見）亦自潞州拒繼州降賊勢轉蹙矣澤州城踰旬不下　上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乂（全乂初見顯德三年）賜食御坐問以計策全乂請併力急攻且曰緩之恐復生變　上即命諸軍奮擊全乂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乂拔鏃進戰士氣益奮　上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獲北漢宰相衛融命掩尸骼禁剽掠放澤州民今年田租乙酉進攻潞州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　上赦其罪陞單州爲團練用守節爲使是日　車駕入潞州宴從官于行宮　辛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潞州近城三十里內勿收今年田租諸路州府寺院經顯德二年停廢者勿復置當廢未毀者存之　澤州之未破也筠愛妾劉氏謂筠曰軍州馬尚有幾何筠曰汝何問爲劉氏曰今孤城危迫旦暮且破若得馬數百匹尚可以犯圍走保上黨上黨樓堞堅固且近河東易於求援與其守死不猶愈乎筠然之料見馬且千匹將出左右或沮之曰今在帳前之人皆云與大王同心一旦出城劫大王降敵其可悔乎筠猶豫未決明日城陷筠走赴火劉氏將從之筠以其有娠麾之使去守節無子賴得之生子卒爲筠後北漢主聞筠敗自太平驛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爾由是重文學之士久之華請老使食其祿終身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趙弘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弘薊人也　癸巳安國節度使元城李繼勳來朝乙未命爲昭義節度使（繼勳初見顯德三年不著邑里）丁酉　上發潞州秋七月戊申至京師　初衛融之

被執也　上詰鏻曰汝殺劉鈞舉兵助李筠反何也鏻從容
對曰犬各吠非其主臣四十口衣食劉氏誠不忍負之　陛
下宜速殺臣必不為　陛下用縱不殺終當閒道走河東耳
上怒命左右以鐵楇擊其首流血被面鏻呼曰臣得死所
矣　上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因使鏻
致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約亦歸鏻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
以鏻爲太府卿　壬子幸宰相范質第視疾賜黃金器二百
兩白金器千兩絹二千匹尋復賜錢百萬　前
司空趙國公李穀初歸洛陽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
萬它物稱是穀受之及筠叛穀憂恚發病　乙卯卒　上爲
廢朝一日贈侍中　戊午宴韓令坤等於禮賢講武殿賜襲
衣器幣鞍勒馬有差賞平澤潞之功也　初成德節度使金
城郭崇聞　上受禪時或涕泣監軍陳思誨密奏
其狀且言常山近邊崇懷怨望宜早爲之所　上曰我素知
崇篤於恩義此蓋感激所發耳然亦遣使偵之崇聞有使至
憂恟失措謂左右曰苟使命不測將奈何左右莫對觀察判
官辛仲甫曰公首効誠節且軍民處置率循常度朝廷雖欲
加罪何以爲辭使者若至但率官吏郊迎盡禮致恭淹留伺
察當自辨明矣崇如其言日與僚佐飲博使者審崇無它即
歸奏之　上喜曰我固知崇不反也已而崇請入朝戊午命
宣徽南院使昝居潤權知鎮州仲甫汾州人崇前在澶淵仲甫
爲掌書記扁虞候劫部民二人殺之其家訴言候識賊貌而
扁虞候者崇親吏也吏不敢詰仲甫力請捕之案治有狀吏
猶稽緩欲變其獄仲甫抗白崇曰民被寇害又使自誣重傷
甚焉用僚佐請易其獄吏以雪冤憤崇大感悟即遣司法掾
李瀣移鞫之正其罪置于法

澶州蝗遣使督官吏分捕　乙
丑唐主景遣使賀平澤潞丁卯又遣其禮部郎中龔謹儀來
貢乘輿服御物謹儀邠武人也　河陽節度使真定趙晁以
疾歸京師是月卒　上甚悼焉初贈太子太師再贈侍中晁
歷方鎮好聚斂無它勳勞但以周初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
盟之分故寵𠅘禮再加贈典非常例也　八月戊辰朔御崇
元殿設仗衛羣臣入閤置待詔候對官賜廊下食　庚午宴
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自是江南吳越使來
即宴如例　壬申復升貝州爲永清軍　是日幸玉津園
甲戌命近臣分詣京城諸祀廟禱雨　保義節度使河東袁
彥性兇率政出羣小陝人患之及聞禪代日夜繕甲治兵上
慮其爲變命潘美往監其軍遂圖之美單騎入城諭令朝覲
彥即治裝上道　上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彥成我志矣
丙子徙彥爲彰信節度使　忠正節度使兼侍中楊承信爲
護國節度使承信至河中或言其謀反　上遣作坊副使魏
丕賜承信生辰禮物因察之還言承信無反狀承信因是獲
沒于鎮丕相州人也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陽曲張永德
徙武勝節度使初顯德末有方士私爲永德言　上
受命之符若永德在軍中潛意推奉將聘　孝明皇后永德
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納采　上甚德之於是自許來朝命
改鎮鄧因寵優渥舊臣無與比者其後復入覲召對苑道舊
故爲樂飲以巨觥永德妻周太祖女晉國公主也但呼駙馬
而不名嘗問所寶大通犀帶安在永德曰往以征淮過用官
錢二十萬貫已償之矣　上曰尚欠幾何曰五萬貫即日詔
除其籍仍別賜二十萬從遊玉津園命衛士代執其轡時
上將有事於北漢因容訪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小而悍加以

契丹為援，未可倉卒取也。臣愚以為每歲多設遊兵，擾其田事，仍發間使諜虜，先絕其援，然後可圖。上曰：善。（據司馬光記聞，百官表亦云。德以八月自許州徙鄆州，而實錄本紀闕略，今追附于此。川判志云太宗實錄后太田處求其圖附令從圖史。）

壬午，以皇弟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光義領泰寧軍節度使。

甲申，立琅邪郡夫人王氏為皇后，皇妹為燕國長公主。后，華池人，彰德節度使饒之女也。（饒初見天福三年八月。）

丙戌，詔有司案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此十九日，據本紀。新頒權衡天下較此，但未知其制也，今從本紀。）

右司郎中李秉（秉未見。）責授左贊善大夫。秉判兵吏部官告院，吏盜用官錢數十萬，秉不知覺，故有是命。

初，上征澤潞，留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趙普居京師。普因皇弟光義請行，上笑曰：普豈勝甲胄乎？許之。及第功推賞，上曰：普宜在優等。戊子，以普為兵部侍郎、充樞密副使。

大宴廣政殿，自是大宴皆就此殿。上以長春節在二月，故每歲止設秋宴。

荊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平貞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其子繼元幼弱，未堪承嗣，命其弟行軍司馬保勗總判內外軍馬事。甲午，保融薨。保勗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保勗眉目疎秀，羸瘠而口吃，文獻王甚愛之，雖盛怒，見保勗必解，荊南人謂之萬事休郎君。

乙未，唐主景又遣使來賀帝還京。

是月，燕國長公主出降殿前副都點檢、忠武節度使、駙馬都尉高懷德。

涇州馬步軍教練李玉者，本燕人，性凶狡，與彰義節度使白重贊有隙。一日，與部下閻承恕謀害重贊，先遣人潛市馬纓一，即偽造制書六，重贊謀逆，令夷其族，乃持偽制并馬纓以告都校陳延正曰：使者致此去矣。延正得之，亟白重贊，具以聞。上大驚，視其制書，率皆詐謬，遂命六宅使陳思誨馳驛赴涇州，鞫玉與承恕，鞫問具伏，咸棄市，擢延正為刺史，仍詔諸道凡被制書有關機宜者，印文筆迹並須詳審考驗。重贊，憲州人也。（重贊初見顯德元年。重贊本傳載李玉事，云重贊為涇州，因附見月末。）

九月辛丑，宴近臣於萬春殿。後九日，又宴於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惟上所命。

壬寅，李繼勳言帥師入北漢界，燒平遙縣，虜獲甚衆。

癸卯，三佛齊王悉利大霞里壇遣使來貢方物。

丙午，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

丁未，宰相率百官進名奉慰。

己酉，幸宜春苑。

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滄人李重進（重進初見廣順二年七月。）周太祖之甥也。始與上俱事世宗，分掌內外兵權，而重進以上英武出己右，心常憚焉。及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領宿衛如故。及上受禪，命韓令坤代重進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請入朝，上意未欲與進相見，謂翰林學士饒陽李昉（昉初見乾祐元年十一月。）曰：善為我辭以拒之。昉草詔云：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雖在遠方，還同一體。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圖；修朝覲之儀，何須此日。重進得詔，愈不自安，招集亡命，增陴浚隍，陰為叛背之計。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守珣未見。）間行與筠相結。守珣素識上，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上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矣。上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使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上已平澤潞，則將經略淮南。戊申，徙重進為平盧節度使，重進必增疑懼。庚戌，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陳思誨，舊錄作陳思繼。東戊新錄在庚戌，今從新錄。）是日，貶中書舍人懷戎趙逢為房州司戶參軍。上之親征澤潞也，山程狹隘多石，上自取數石於馬上抱之，羣臣六軍皆爭負石開

道逢憚涉險偽傷足留懷州不行及師還將大有除拜此命
甚密逢當入直又稱疾請於私第草制 上怒下御史府劾
其罪而黜之陳思誨至淮南李重進即欲治裝隨思誨入朝左
右沮之重進猶豫不決又自以前朝近親恐不得全乃拘留
思誨益治反具遣使求援於唐唐主不敢納揚州都監右屯
衛將軍安友規（友規以永興節度副使見乾德元年三月）知重進必反踰城來奔
重進諸將皆不附己乃囚軍校數十人軍校曰吾輩為周室
屯戍公苟奉周室何不使吾輩効命重進不聽悉殺之己未
重進反書聞 上命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
信為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殿前都指揮使義
成節度使王審琦為副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都監保信節
度使宋延渥為都排陣使帥禁兵討之 寧國軍節度使吳
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庚申俶遣內牙指
揮使薛溫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五人睦州刺史延遇恐
懼自殺衆欲殺延福俶流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吾安
忍置法皆除名徙諸州卒全母氏之族（延福初見廣順二年不書邑里） 癸
亥詔削奪李重進官爵先是邊將獲北漢民數百人甲子命
悉放還 詔文武常參官請病告過三日有司以名聞當遣
太醫診視之是月吳越始榷酒酤 冬十月丁卯朔賜百官
諸軍校冬服諸州長吏屯戍將士遣使就賜之 李筠之叛
也遣使邀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廷璋姊故周祖妃 上疑其有
異志命鄭州防禦使信都郭罕儒（罕儒冀州人初見顯德六年十二月）為晉州
兵馬鈐轄使伺察之罕儒每入府中從者悉挾刀劍廷璋開
懷接納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會有詔召廷璋赴闕廷璋
即日單車就道己巳徙廷璋為靜難節度使 庚午安友規
至自揚州 上以為滁州刺史令監護前軍進討 壬申河
決棣州猒次縣又決滑州靈河縣 有司請據諸道所具版
籍之數陞降天下縣望以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
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仍請
三年一責戶口之籍別定陞降從之凡望縣五十戶二十八
萬一千六百七十緊縣六十七戶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
三上縣八十九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中縣一百一十
五戶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中下縣一百一十戶五萬九千七
百七十總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戶此 國初版籍之
數也 升鎮州娘子關為承天軍 乙酉晉州言兵馬鈐轄
鄭州防禦使郭罕儒戰沒罕儒恃勇輕敵常懸軍深入北漢
人多閉壁不出前後虜獲甚衆於是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
焚其草市而還次京土原北漢主遣大將郝貴超（貴超未見）領
萬衆來襲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穆彥副使閻彥進（彥進未見）分
兵以禦貴超罕儒錦袍東甲據胡床饗士方割羊臂臑以食
閻彥進小却即上馬麾兵復犯其鋒北漢人攢戈舂之罕儒
墜馬為北漢人所獲罕儒猶格鬬手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
主欲生致罕儒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 上痛悼不已
擢其子守勳為西京武德副使因索京土原之將校不用命
者黜慈州團練使平陸王繼勳（繼勳初見建隆元年）為率府率閻彥進
為殿直斬其部下龍捷指揮使石進德等二十九人（乙酉十六日也）
（新錄據赦到始書令之不知罕儒戰死果何日也）先是兩京軍巡及諸州馬步判官
皆以補將吏於是詔吏部流內銓注擬選人 上問樞密副
使趙普以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守薛公之下策昧武侯之
遠圖憑恃長淮繕修孤壘無諸葛誕之恩信士卒離心有袁
本初之彊梁計謀不用外絕救援內乏資糧急攻亦取緩攻
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 上納其言丁亥下詔親征以

皇弟光義爲大內都部署吳廷祚權東京留守呂餘慶副之
庚戌 上發京師百司六軍並乘舟東下 癸巳次宋州城
中軍有戍揚州者父母妻子頗懷疑懼分命中使就撫之十
一月戊戌次宿州甲辰次泗州捨舟登陸命諸將鼓行而前
丁未至大義驛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即破請 上亟臨視
是夕次其城下登時攻拔之李重進盡室赴火死陳思誨亦
爲其黨所害 上購得崔守珣補殿直俄遷供奉官重進性
鄙吝未嘗有觴酒豆肉及其士卒下多怨者兄深州刺史重
興初聞其叛即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延福並戮
於市 乙酉賑給揚州城中民米人一斛十歲以下給其半
爲重進脅以隷軍者賜衣屨縱之 庚戌詔重進家爲部曲
並釋罪逃亡者聽自首尸骸暴露者收瘞之役夫死城下者
人賜絹三匹復其家三年乙卯唐主景遣左僕射江都嚴續

來犒師續所來三子初見開寶三年 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戶部尚書
新安馮延魯延魯延巳弟也見天福八年 來買宴 上厲色謂延魯曰汝
國主何故與吾叛臣交通延魯曰 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
預其反謀也 上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
令人語之曰男子不得志固有反但時有可不可 陛下初
立人心未安交兵上黨當是時不反今人心已定方隅無事
乃欲以殘破揚州數千弊卒抗萬乘之師借使韓白復生必
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 上曰雖
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 陛下神武御六師
以臨小國蕞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
親兵誓同生死 陛下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
大江風濤苟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亦大國之憂也 上笑
曰聊戲卿耳豈聽卿遊說耶龍衮江南野錄載馮延魯對此辭乃眞以爲如此推遷進不

知誥飾說耳今從十國紀年 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鑾唐主懼甚其小
臣杜著頗有辭辯偽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而彭澤令薛良
坐事責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且獻平南策唐主聞之益懼
上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唐主乃少安然以國
境蹙弱遂決遷都之計 十二月己巳 上發揚州丁亥至
京師 上既即位欲陰察羣情鄉背頗爲微行或諫曰 陛
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
乎 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
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
害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
益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由是中
外懾服親軍校有獻手檛者 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檛而獻之
軍校密言曰 陛下試引檛首視之檛首即劒柄也有刃韜於

柄中居常可以杖緩急以備不虞 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
用此物事將奈何且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一日罷朝坐便殿
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 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屬乘快
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三聖寶錄載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按實錄開寶中始賜繼恩名
要內侍行首國初未也今於此年附見此事故止稱左右而自其姓名本紀亦不著其姓名 嘗彈雀於後
苑或稱有急事請見 上亟見之其所奏迺常事爾 上怒詰
之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 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
其人徐俛拾齒置懷中 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
不能訟 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 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前數事皆石介三朝聖政錄及談開所載不知皆在此年否今並附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紀二

建隆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賀 上服袞冕設宮縣仗衛如儀退羣臣詣 皇太后宮門奉賀 上常服御廣德殿羣臣上壽用教坊樂 庚子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壬寅幸造船務觀習水戰 戊申詔以揚州行宮為建隆寺 太僕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責授殿中丞 己酉 上御明德門觀燈宴從臣江南吳越使皆與焉樓前設燈山火樹露臺張樂陳百戲外國客各獻本國歌舞遂賜以酒食 壬子商州言羣鼠食苗詔蠲其常賦 癸丑幸玄化門觀修河子夫 周顯德末分命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多為民所訴坐譴黜 上將循世宗之制欲先事戒勑之因謂侍臣曰比遣使度田蓋欲勤卹下民也而民弊愈甚得非使臣圖功幸進致其然哉今當精擇其人以副朕意 [illegible] 丁巳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 [illegible] 詔發京畿陳許丁夫數萬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督之道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承昭江表人也 承昭初見顯德四年不著邑里今[illegible]傳 己未幸造船務 甲子斬澤州刺史張崇詁初崇詁為泗州刺史李重進出鎮淮南崇詁迎說以宇眾之討重進既敗其事乃露故命斬焉 監修國史王溥等上唐會要一百卷唐德宗時蘇冕始撰會要四十卷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溥等於是采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一百卷詔藏史館賜物有差 二月丙寅幸飛山軍營閱砲車 庚午幸迎船務 壬申命給事中沈倫劉載扗定陶縣曹單丁夫三萬浚五丈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 上因謂侍臣曰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也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 癸酉權知貢舉竇儀奏進士合格者十一人 甲戌幸城南觀修水櫃 丁丑唐主景遣使來賀長春節 己卯遣通事舍人王守正使江南勞唐主之遷都也 [illegible]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緊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諸民尤悉 上聞之即遣常參官分主其事民始不困於重斂於是出公粟賜彥卿以愧其心 [illegible] 舊制竊盜贓滿絹三疋者棄市己丑改為錢三千其陌八十 令民二月至九月無得採捕蟲魚彈射飛鳥有司歲申明之 辛卯幸迎春苑宴射 是月唐主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留左僕射嚴續知樞密院事湯悅佐之悅即殷崇義池州人也姓犯 宣祖追諡 宮府營廨十不容一二力役鞾繁無所施巧羣臣日夜思歸唐主悔怒欲誅始謀者樞副使給事中唐鎬發病卒 [illegible] 丙申內酒坊火坊與三司接火作之夕工徒突入省署 上登樓見之以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嵓縱其下為盜並棄市酒工五十人命斬於諸門宰臣極諫 上怒微解遽追釋之獲免者十二人而已 初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右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

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壕入汴門架流于汴東匯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甲辰新水門成 上臨視焉 乙巳賜樞密副使趙普宅一區 辛亥以雄武節度使守太保兼中書令太原郡王王景爲鳳翔節度使充西面沿邊都部署景樸人（按景三月見大）起兵伍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皆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或言王位崇不宜過自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此我惟恐不謹爾建隆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爲使景尤加禮重遺昭萬餘緡左右或言其過厚景曰我在行間即聞張尚書名今使於我是國家厚我也豈可以往例爲限於是自秦州來朝 上優待之宴賜加等復遣鎮鳳翔 宰相范質王溥相繼臥疾 上命翰林醫官王龔來瑗視之質溥皆瘳 上喜於是以龔爲光祿寺丞瑗爲都水監主簿 北漢寇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今從什手）重勳即重訓也避周恭帝諱改焉（實錄顯德二年冬重訓初見以此顯德四年十月遣訓）（麟州采舉爲防禦使即前）令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它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癸亥 上步自明德門幸作坊宴射酒酣顧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臨清王彥超曰（彥超見賜錄延州）（三字）卿曩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我彥超降堦頓首曰當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可容神龍乎使臣納陛下陛下安有今日 上大笑而罷閏三月甲子朔彥超上表待罪於私第 上遣中使慰撫之因謂侍臣曰沈湎於酒何以爲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侍臣皆再拜（本紀閏日改書錄皆此事）（甲子朔一日也與癸亥實錄乃於己巳書彥超上表待罪故云而因王彥超不取）殿前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延釗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爲成德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己巳幸玉津園 庚午詔開封府集衆杖殺

皇建院僧輝文僧紹珠瓊隱等十七人各決杖配流先是 上還自揚州左右街僧道出迎輝文等挾婦人酣飲傳舍爲其黨所告逮捕按驗得實故有是命 壬申唐主遣使貢金器二千兩銀器萬兩錦綺二千段謝生辰之賜也 丁丑金商房三州民飢遣使賑之 癸未幸迎春苑宴射 丙戌韓令坤慕容延釗辭宴於廣政殿自是節度使已上出使赴鎮宴如儀 是春詔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以春秋巡視其數秩滿赴調有司第其課而爲之殿最（此據本志在二月不得其日今附見閏月後）又詔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勿使親鄰代輸其租（凡據本志附見不得其月日也當考）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給事中常準奪兩官授兵（以月日）部郎中免先是大名館陶民郭贄詣闕訴括田不均詔令它縣官按視所隱頃畝皆實 上怒本縣令程迪決杖流海島準實爲括田使故責之（常準本傳）穎州團練范再遇請老授左金吾衛將軍致仕別降璽書勞問之再遇故唐將以泗州降者也（再遇見顯德四年）壬寅詔先代帝王陵寢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前賢冢墓有隳毀者即加修葺 滄州無棣縣民趙遇詐稱皇弟付有司鞫實斬于東市 己未杖殺滴河縣令李瑤左贊善大夫申文緯除籍爲民文緯奉詔按田瑤受贓文緯不之察爲部民所訴故也 右神武將軍李懷節出典坊州受代歸闕行次華州笞其從者王乘醉手斬之爲其黨所訟下吏按劾乙卯責授率府率 漢初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 上以周法尚峻壬申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罪有差私市酒麴減

造者之半上又以前朝鹽法太峻是日定令官鹽闌入禁地貿易至十斤煑鹻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太宗實錄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先是官鹽與民蠶事既畢即以絲絹償官謂之蠶鹽令民隨夏秋賦租其直食貨志云唐有蠶鹽給於民隨夏稅輸錢絹與實錄少異當考 五月癸亥朔上御崇元殿受朝服通天冠絳紗袍仗衛如式 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皇太后寢疾 上憂懼乃曲赦天下以祈冥祐焉 乙丑天狗墮西南 欽天歷推驗稍疎詔司天少監洛陽王處訥等重加研覈 欽天歷初成處訥私謂王朴曰此歷不久即差因指其差處以示朴朴深然之

初周世宗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洛陽聶崇義崇義事見乾德四年詳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禮舊圖考正同異別為新圖二十卷丙寅來上詔加褒賞仍命太子詹事汝陰尹拙集儒臣參議拙多所駁難崇義復引經解釋乃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裁處至當然後頒行 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甲戌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兵此但令諸州揀去老弱者耳剩員送處先以補兩闕之閱乃乾德三年八月事兵志及經武聖略皆并書之非是今從實錄 丁丑詔以安邑解縣兩池鹽給徐宿鄆濟之民先是數郡皆食海鹽沂流而運其費倍多故釐革之 戊寅賜左補闕氏居方引進副使耶承遷等錢各十萬令與兩浙江南進奉使飲餞居方承遷未見姓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 上謂宰相曰若是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仁滌未見治市征有羨利己卯並詔增秩因罷歲月序遷之制 令諸州勿復調民給傳置悉代以軍卒此從新錄及本志舊錄蓋與之 五代以來刑典弛廢州郡掌獄吏不明習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金州民馬從玘子漢惠無賴嘗害其從弟又好為敓攘閭里患之從玘與妻及次子共殺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按誅從玘妻及次子 上怒超等故入死罪令有司劾之並除名流扶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此事新舊錄皆不載今從本志 是月蜀以翰林學士承旨吏部侍郎華陽歐陽炯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毋昭裔及范仁恕皆致仕炯尋卒十國紀年

六月甲午 皇太后崩后聰明有智度每與 上參決大政猶呼趙普為書記常撫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尤愛皇弟光義然未嘗假以顏色光義每出輒戒之曰必與趙書記偕行乃可仍刻景以待其歸光義不敢違寢疾 上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普入受遺命 后問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 上嗚咽不能對 后曰吾自老死哭無益也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 上曰此皆 祖考及 太后餘慶也 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與光義皆我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 上頓首泣曰敢不如 太后 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 上藏其書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司馬光記

[illegible] 正史及開寶錄而舊錄蓋與 [illegible] 太后欲傳位二弟其 [illegible] 羣情不附故令 [illegible] 十二歲 [illegible] 太祖母弟也若并及廷美 [illegible] 太宗 [illegible] 實錄 [illegible] 金匱 [illegible] 太宗實錄 [illegible] 廷美 [illegible]

〔云既崩從廷美真由太后所生有罪廢於親親之道安猜而太宗特設此盡僞以自欺邪其不然決矣或者杜太后與廷美與親母生不與故山谷因有見說且太后享年六十崩時廷美纔十四歲之則生廷美時太后已四十矣也出言紛事紛要不可用舊國石驗語或國史明述見所謂從陸遺事者可不必皆爲紀載所記明曰當者詳之具開寶九年十月興國六年九月〕

壬子翰林學士單父王著言時雨稍愆請
令近臣按舊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嶽鎮海瀆於北郊
詔從之〔君初年六月見開寶〕丙辰宰臣王溥爲皇太后山陵使
丁巳吏部郎中閻式〔見式未〕奪兩任官式監納河陽夏稅倉
上得式所收一斛有五升之羨故黜之其後右衛率府率薛
勳著作佐郎徐雄亦坐監納民租驗量失平爲佾者所告皆
免官〔勳雄皆未見〕國子司業趙洙爲宗正少卿洙父名漢卿憲司
以其冒寵授官欲糾之執政者舉禮文不偏諱乃止〔見宋末〕
是月唐主景殂於南都秋七月以喪歸金陵〔景殂在七月此蓋從王典〕
〔天下太平此擬〕有司議梓宮不宜復大內太子從嘉不可乃殯於正
寢從嘉即位改名煜尊母鍾氏爲太后父名泰章易其號曰
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鄧王從善爲韓王莒公從鎰
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度爲昭平郡公從信爲文陽郡公
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知樞密院
湯悅爲右僕射樞密使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道屯
田務歸本州縣先是唐主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議興復曠
土爲屯田以廣兵食水部員外郎賈彬嗣成之所使典掌者
皆非其人侵擾州縣豪奪民利大爲時患及用兵淮南罷其
尤劇者尚處處有之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縣令佐與常賦
俱徵隨所租入十分賜一以爲祿廩民稍休息焉〔李德明以尚書員外郎初見建隆三年七月賈彬理正至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興國在顯德三年二月詔士爲屯田在廣順二年賈彬屯田書民尤甚者在顯德三年〕

戊辰遣使修北嶽廟 初上既誅李筠及重
進一日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

八姓戰鬭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
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
也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它
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
畢 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 上
故人各典禁衛普數言於 上請授以它職 上不許普乘
間即言之 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
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
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
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
得至此念爾曹之德無有窮盡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
節度之樂吾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
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
〔三年〕
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 上曰不然汝
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
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
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爲
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
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
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我
且與爾曹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
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
稱疾請罷 上喜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庚午以侍衛都指
揮使石守信爲天平節度使殿前副點檢忠武節度使高懷
德爲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爲忠
正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鎮安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

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復除授云（此事最大而正史實錄皆畧之甚可惜也今追書據司馬光記聞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誤矣王曾筆錄蓋得其實今從之文鄙則多采記聞稍益以丁謂談錄太祖與趙普之議欲不留守信等典禁軍乃出不令守帥等名居方鎮耶太祖亦爲天下不若爲節度使樂是故守信等出爲節度使也又開寶三年冬十月乃罷王彥超等節度使蓋記聞誤合二事爲一耳邵伯溫見聞錄又云王審琦醉入禁中數犬故罷不知同時罷者凡四人詞不能以禁中數少也今不取）壬午以皇弟泰寧節度
使兼殿前都虞候光義行開封尹同平章事嘉州防禦使廷
美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先是范質奏疏言光義廷美皆品位
未崇典禮猶闕伏乞並加封冊申錫命書或列於公台或委
之方鎮皇子皇女雖在繈褓者乞下有司許行恩制又言宰
相者以舉賢爲本職以掩善爲不忠所以上佐一人開物
成務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富有將才精通治
道經事霸府歷歲滋深曰陛下委以重難不孤倚任每因
款接備觀公忠伏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今宰輔未備久難
其人以二人器能擊附之辛會寘之此任孰謂不然 上嘉
納之 上謂殿前衛士如虎狼者不下萬人非張瓊不能統
制乃自內外馬步軍都頭壽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領嘉州
防禦使瓊館陶人也（瓊初見顯德三年三月）命內客省使王贊權知揚
州軍府事贊乘舟以往溺於閶橋 上嗟悼謂左右曰是殺吾
樞密使也贊嘗爲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姑息藩鎮有司不
敢繩以法贊振舉綱維所至發擿姦伏無所忌 上知贊可
付以事因使守揚州蓋將大用之而贊遽死贊觀城人也
是月陳承昭塞棣滑決河役成賜錢三十萬 唐句容尉廣
陵張泌上書陳十事其一舉簡要二略繁小三明賞罰四重
名器五擇賢良六均賦役七納諫諍八究毀譽九節用十屈
已唐主嘉納擢爲監察御史泌因劾奏德昌宮使傳宏要毀

都城所創樓堞率多隤壞禮賓使孟駢建議於星子造大艦
以禦敵累年不能成竭國害民皆請罷其法唐主不聽手詔開
諭之（拜御史從國史言事之日據鄭文寶江表志又載以上書乃此月二十八日己巳也附見于此）吳越
自五月不雨至七月 八月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遊奉其主
景遺表來上（遊未見）義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行友初見開運三年）
在鎮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從盛（深意亦見開寶三年五月）上初
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 上不許行友懼乃繕
治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
事（繼能未見）上遣閤門副使武懷節（懷節未見）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
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
友蒼黃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維岳未見）即訊得實己酉制
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戶焚之都城西北隅行
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
辛亥女眞國遣使唱突刺來貢名馬 辛崇夏寺觀僧三門求
濟縣主簿郭顗坐贓一百二十萬棄市 詔緣邊諸寨有犯
大辟者送所屬州軍鞫之無得輒斷 曹州冤句令侯陟以
清幹聞甲寅擢左拾遺知縣事節度使未彥頗爲不法陟抗
章言之彥上表謝自陳無罪 上亦不究詔爲陟長山人也
丁巳詔刑部應諸道州府有犯鹽麴人合配役者祇令本州
充役示寬典也 國子易博士郭忠恕被酒與太子中舍符
昭文喧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己未
責忠恕爲乾州司戶參軍昭符免所居官忠恕洛陽人也庚
申史館上周世宗實錄四十卷賜監修國史王溥修撰官扈
蒙器幣有差 詔華州修西嶽廟 九月壬戌唐主煜遣中
書侍郎馮謐來貢謐即延魯也唐主手表自陳本志冲澹不
得已而紹襲事大國不敢有二鄰於吳越恐爲所譏 上優

詔以荅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上因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甲子以荆南行軍司馬寧江節度使高保勗為荆南節度使　上初聞保融之喪遣兵部尚書萬年李濤（濤初見天福二年回之族曾孫）往弔及還上問保勗政事濤以為可任而保勗貢奉亦數至乃授節鉞保勗性淫泆日召市倡集府署擇士卒之壯健者使相媟狎保勗與姬妾帷簾以觀笑之又好營造臺榭極土木之功軍民咸怨記室孫光憲諫曰　宋有天下四方諸侯屈服面內九下詔書皆合仁義此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　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縱佚樂非福也保勗不從光憲貴平人也（光憲初見天成元年）是日契丹解利來降　癸酉以鴻臚少卿盧浚為京畿東路發運使（[illegible]未見）戊子遣散樂庫使梁義如江南弔祭　上召見面賜約束因謂左右曰朕每遣使四方常諭以謹敕頗聞對克由禮遠人何觀焉左右請齎之以刑　上曰齎之以刑當若其自然耶要當審擇其人耳（梁義未詳）　詔罷大宴以　皇太后喪故也冬十月癸巳唐主以皇太后山陵遣戶部侍郎北海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助葬（熙載初見天成元年霖獻之子也霖未見）　乙未升棣州為團練以副使何繼筠充使　丙申命樞密承旨方城王仁贍使江南以唐主新立往中慶賜也　初五代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　上欲敦信保境戊戌勅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前所盜馬盡令還之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　丙午祔葬　明憲皇太后于安陵　唐主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為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鄧王從鎰為司空南都留守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仍各上封事三兩條時有才高位下者私喜其言得達多所開陳而近臣莫施衆始失望　是月命知制誥河內盧多遜看詳進策獻書人文字升降以聞　十一月己巳幸相國寺遂幸國子監　壬申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統軍諸軍廂主軍指揮使以上及諸道進奉使於廣政殿不作樂時　明憲太后山陵諸道並遣使進奉於是禮畢特為之　癸酉以沙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曹元忠及其子瓜州團練使延敬皆遣使來修貢元忠義金之子也（義金[illegible]）　己卯　上始獵於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統軍侍衛諸軍都校錦袍其日先出禁軍為圍場五坊以鷹犬從　上親御弧矢射中走兔從官貢馬稱賀中路頓召近臣賜飲至夕還宮其後凡出田皆然從臣或賜窄袍貂鞾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癸未詔以淮楚民飢令長吏開倉振貸　晉州言敗北漢軍於汾西獲馬牛驢數千計（[illegible]）　十二月壬辰回鶻可汗景瓊遣使來貢方物甲午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來貢方物　乙未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遼州刺史傅廷彥弟勳以獻　代州刺史折仁里党項蕃部之大姓也世居河西接鄰虜境　上以其有扞邊之功召令入覲復命歸鎮刺史如故辛丑幸新修河倉庚戌畋於近郊　癸丑遣供奉官李崇贊（[illegible]）使吳越賜以羊馬橐駝等　乙卯中書門下言得太常禮院狀　皇后姊太原郡君王氏卒准禮例　皇后當出就故彰德節度使王饒第發哀成服百官詣其第進名奉慰從之　周廣

順初鎮州諸縣十戶取才勇者一人爲弓箭手餘九戶資以器甲芻糧是歲詔釋之凡一千四百人（此據兩朝兵志）始置藏冰務常以孟夏命官用幣以黑牡祭玄冥之神乃開冰薦于太廟　初南漢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內官者陳延壽以見南漢主南漢主於內殿設幄帳陳寶貝胡子冠遠遊衣紫裙坐帳中宣禍福呼南漢主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內太師龔澄樞女侍中盧瓊仙等附之胡子每爲南漢主言瓊仙澄樞延壽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是歲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起行百餘步乃什胡子皆以爲符瑞風羣臣入賀（澄樞見[illegible]二年[illegible]乾德三年）　唐主煜追謚其父景爲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蓋因馮謚以請於上而爲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紀三

建隆三年春正月己巳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飢民初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歸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義倫曰若歲荐飢將無所取償孰當執其咎若上以詰義倫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稔寧復憂水旱耶上悅故有是命（[illegible]不載其年故事稱元年實訓稱二年四月[illegible]不知的是何日[illegible]二月壬戌初除戶部郎中四月乙卯受詔分[illegible]在京[illegible]倉又使吳越[illegible]在督倉以後安得尚指揮粟其[illegible]年當宗[illegible]二年首[illegible]督[illegible]月乃有[illegible]命[illegible]此即一太祖用倫之言故載於此倫於此年十一月丙寅乃自戶部郎中除給事中）庚午幸迎春苑宴射　甲戌發開封浚儀民城皇城東北隅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武安韓重贇董其役　詔諸州長吏勸課農桑自後或因歲首必下此詔　丙子加曹元忠兼中書令元忠子延敬爲瓜州防禦使賜名延恭　禁諸州鐵鑞錢及江南所鑄唐國通寶錢民間有者悉送官所在設棘圍以受之敢有藏隱許人陳告重寘之法　庚辰女真國遣使只骨來修貢　詔州縣不得役逆旅僑居民充遞夫　癸未幸國子監　丁亥以監察御史劉湛爲膳部郎中湛奉詔榷茶于蘄春歲入增倍遷拜越級非舊典也（[illegible]）是月修西京古道峻隘處悉令坦夷　二月庚寅令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者各舉堪爲賓佐令錄一人如有近親亦聽內舉異時貪濁畏懦職務曠廢者舉主坐之　癸巳令諸道州府依法斷獄毋得避事妄奏取裁違者量罪停罰（[illegible]乃乾德[illegible]詔）今并刊于此不復重出于後　甲午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

咸采訪以聞仍須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事關急切者許
非時詣　閤上章不得須候次對　己亥詔切盜賊滿五千
足陌者乃處死　蜀主以秦王玄喆爲皇太子令起居前導
者皆呼殿下毋得斥言皇太子宰相成都李昊疏其不可乃
止（玄喆見乾德三年昊見開寶二年）　壬寅　上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
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近臣（皆莫對在此年八月權知開封府崔道傳云云實錄）
夏（夏玄乘生賊而實錄載武臣讀書乃因賜頌等諭也今不取）史臣李沆等曰昔光武
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術）
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　太祖欲令武臣讀
書可謂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爲對識者非之　丁未
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者依
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
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在
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其數時中書門下言唐制凡視事於
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隳廢乞舉行故也　甲寅北
漢寇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　丙辰幸國子監遂幸迎春苑
宴從官　三月戊午朔控鶴右廂都指揮使尹勳削奪官爵
配隸許州爲教練使先是勳督丁夫浚五丈河陳留丁夫夜
潰勳擅斬其隊長十餘人追獲亡者七十餘人皆刵其左耳
有詔鞫得冤者兵部尚書李濤以病臥家聞其事力疾草奏
乞斬勳以謝百姓濤家人曰公久病宜自愛惜朝廷事姑置
之濤憤然曰死者人之常吾豈能免但我爲兵部尚書知軍
校無辜殺人豈得不論　上覽其奏嘉之然念勳素忠勇止
薄責焉勳浚儀人也　壬戌三佛齊國遣使朝貢　癸亥分
命近臣於京城祠廟禱雨　甲子詔以沂州民飢賜種食
丁卯幸太清觀遂幸開封尹後園宴射　上謂宰臣曰五代
諸侯跋扈多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且人
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此耶乃令諸州自今決大辟訖錄案
聞奏委刑部詳覆之　河南府判官盧文翼除名法曹參軍
桑埴奪兩任官有犯法遷者私用本師財物準法不死文翼
以盜論眞於極典故責之　己巳大雨放百官朝　乙亥遣
使如江南賜唐主生辰國信物　詔翰林學士班位宜在諸
行侍郎之下官至丞郎者即在常侍之上至尚書者依本班
故事翰林學士侍從親密不在外朝每五日起居班于宰相
之後會宴即坐一品之前合班在尚書之上於是陶穀以禮
部尚書爲學士承旨而同列李昉等官止列曹郎中穀乃因
事建白而降此詔實自表異況昉等也　丙子權知貢舉李
昉奏進士合格者十五人丁丑女眞遣使朝貢　戊寅詔三
司春冬送戍卒衣並官給車乘毋得調發民丁　己卯封丘
縣令蘇允元坐申雨降不實免官　壬午有司上重定合班
儀制升六曹侍郎在給舍上郎中在補闕上員外郎在拾遺
上節度使在六曹侍郎上中書侍郎下故事北省官爲侍從
班五品押南省四品八品押南省五品節度使在諸司三品
下於是改焉　丁亥徙北漢降民於邢洺州計口賦以粟
唐馮謐表求舒州舊宅及田詔賜之　禁民以火葬　是月
詔增官鹽闌入至三十斤煮鹻至十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
斤以上奏裁又修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
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
城二十里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沽酒而私酒入其
地一石棄市（此據本志）　初留從効既來稱藩聞唐主南遷疑將
襲己頗懼乃遣其子紹鎡重幣往謝又潛遣使假道吳越入
貢紹鎡至豫章而元宗之喪已東歸（通鑑元宗李景也今依實錄法皆爲諸國皆附）

（南唐李璟傳）紹鎮因抵金陵唐主留之　上亦遣使厚賜從効未至泉

而從効疽發背死少子紹鎡掌留務居無何吳越遣使聘泉州紹鎡夜召其使與之燕語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紹鎡送于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已為副使（陳山遇臨泉人初見開運元年張漢思亦見開運二年不書邑里留從効寢疾為牙校漢思陳洪進所物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為副而東承進傳乃稱以從効辛紹鎡掌留務月餘洪進乃執紹鎡雖黑自稱才乃以他書番考洪進傳其實不從効傳從効南唐在二年冬其凡在今年春大定錄於三日載改劾存然不知的是何日十國紀年亦不載日）　夏四月乙未詔奉使江南者毋得將其國所用錢過江北　御史中丞洛陽劉溫叟上疏言伏見兩京百司漸乏舊人多隳故事雖檢閱具存於往冊而舉行須在於攸司蓋因年限得官歸司者例與減選冬集赴調授任者尋又出京兼有纔滿初官不還舊局但補前資用圖免役又有嘗因停任切欲歸司而元勑不該無由復職遂使在司者失於教習歷事者難於追還伏望自今諸司職掌除官勒留及歸司者如理減外欠三選已下仍須在司執行公事及三十月即許赴集如理減外欠三選已上及在官不成資考者即準元勑處分若在任停官及在司停職有經恩後於刑部出給雪牒知勸歸司如無闕員即令守闕餘依勑格處分從之（溫叟初見開運元年六詞岳之子也）　丙申以前忠正節度使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別受密旨許便宜從事將至延州乃前後分置步騎使緜緜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旗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贊延壽之子也（贊初見天福十二年）　戊戌幸太清觀　庚子西州回鶻阿督等來貢方物　壬寅邢州言北漢民四百七十人來降　乙巳皇兄光濟贈中書令追封邕王皇弟五弟贈侍中追封夔王賜名光贊故會稽郡夫人賀氏追冊為皇后皇第三妹追封陳國長公主賀氏開封人公

主　宣祖杀女與　上同母未笄而夭　戊申置鎮州白井寨　北漢冠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　上方命玉工治帶親臨視之召其使問彝興腰圍幾何使言彝興大腹腴　上曰汝帥眞福人遂遣使以帶賜之彝興感服　先是唐將士降者其家屬猶在江南　五月丁巳朔詔唐主尋訪發遣　甲子幸相國寺禱雨遂幸迎春苑宴射　乙亥發潞州民開太行道通餽運丙子升青州北海縣為北海軍仍以內殿直都指揮使楊光美為軍使光美為政簡易民甚愛之後三年召還北海民數百人守闕下乞留詔諭之不肯去皆其為首者始罷光美文水人也　河北諸州旱遣中使視之又命司勳郎中何幼冲等六人乘傳檢旱苗（幼冲未詳）　甲申幸太清觀又幸相國寺禱雨　乙酉詔撤樂太官進蔬食　詔縣令佐檢察差役務底均平或有不當者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差役乃聽　是月始大治宮闕倣西京之制命韓重贇董其役六月辛卯詔宿州發廩賑飢民　秦州夕陽鎮古伏羌縣之地也西北接大藪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尚書左丞高防知秦州因建議置采造務闢地數百里築堡據要害戍卒三百人自渭而北則屬諸戎自渭而南則為吾有歲獲大木萬本以給京師於是西戎酋長尚波于帥衆來爭頗殺傷戍卒防出兵與戰捕擊其黨四十餘人以聞　上不欲邊境生事　癸巳以樞密使吳廷祚為雄武節度使代防先一日謂廷祚曰卿久掌樞務年齒漸高今與卿秦州庶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不能無憂故先告卿也　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　上既受禪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儒之像　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

餘賛車駕一再臨幸焉於是左諫議大夫河南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　上聞而嘉之乙未遣中使遍賜以酒果尋又詔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文宣王廟門（實錄本紀及會要太祖以建隆二年十一月始幸國子監三年正月又幸而此云元年正月…二月…其年月…）　丁酉幸太清觀　右補闕袁鳳坐檢田不實責授曲阜縣令（鳳未見）　己亥德音減京畿及河北諸州死罪以下囚旱故也　壬寅雨　丁未命吳廷祚齎詔赴秦州赦尚子波等罪所擊戎俘並釋遣之賜以錦袍銀帶遣還　乙卯幸迎春苑宴射　秋七月己未禁諸州中元張燈　庚申唐主遣客省使翟如璧來貢謝生辰之賜也（如璧未見）　江南降卒其弱者不能軍　壬戌歸數千人于唐　乙丑知舒州左諫議大夫歷城馮瓚言州界有菰蒲魚鼈之利居民每以自給前防禦使司超增收為市征漁者苛細疲俗告病宜蠲除之　上即從其請　樞密直學士司門郎中安平杜韡美風儀工尺牘仕周世宗居近職工章言事頗中時病然嗜酒不避上時與禁衛每侵容之於是罷為倉部郎中宰相擬授韡諫議大夫　上不許　乙亥斬文思使常岑子勳於東市勳少亡賴嘗詐稱供奉官至泗州為長吏所覺捕送闕下故戮之先是雲捷軍士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　上曰諸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逞耶庚辰命捜索悉配海島於是姦猾斂迹　己卯北漢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來降並補內殿直　辛巳遣給事中劉載等十人按行河北諸州旱田　詔朝臣出使還日具所見民間利病以聞　右衛率府率薛勳掌常盈倉受民租既量重詔免勳官配隸沂州倉吏棄市（舊錄以為二年事今從新錄）　兗濟德磁洺五州蝗　八月甲戌朔劾大理

御范陽劉可久為光祿卿致仕可久年逾七十無請老意　上特命之（劉可久會要作柳可久…）　庚寅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錢惟濬為建武節度使惟濬吳越王俶之子也俶請授以嶺南旄鉞　上從之　癸巳詔開封府捕蔡河務綱官王訓等四人礫於市以訓等用糠土雜麥為軍糧為張義等所告故也賞義等錦袍銀帶　是日遣引進使郭承遷會秦州吳廷祚等兵往尚書集疊州番族歸本部　乙未左拾遺知制誥秦鄉高錫上言近廷臣承詔各舉所知或有因行賂獲薦者請自今許近親奴婢鄰里告訴加以重賞又請汰抄法官及職官各宜問書法十條以代試判　上皆施行之是月安復開有象食稼遣使捕之　左領軍衛將軍杜審瓊昭憲太后之兄也與其弟審肇進家于常山於是悉召赴闕九月丙辰朔以審瓊為左龍武大將軍審肇為左神武大將軍並致仕賜第京師　太后無恙時審瓊嘗屯入見置酒萬歲殿　上及皇弟光義以元舅故皆捧觴列拜上壽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戊午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石守信表解軍職許之特加爵邑　庚午秦州言尚波于獻伏羌縣地　壬申詔左諫議大夫崔頌與中使盧德岳等同修武成王廟仍委頌檢討唐末以來諸臣名將勳績尤著者以名聞　癸酉以次對草奏下尚書省集官參詳其有裨政治可施行者以聞　丙子占城國遣使朝貢　禁民伐桑棗為薪又詔黃汴河兩岸每歲委所在長吏課民多栽榆柳以防河決　九月癸未復置書判拔萃科（…）也　甲申同州觀察判官徐允棄坐斷獄失實免官　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病革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

曰吾起隴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illegible]）獨存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揚師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師璠與行逢鄉里姻戚事行逢爲親軍指揮使數有功行逢委信之行逢卒保權領留務行逢崇信釋氏廣度僧尼齋檝不輟每見僧無老少輒拜之捧匜執帨親爲煎洗因爲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乎（[illegible]） 冬十月乙酉朔始賜文武常參官服有司言故事所賜止將相學士及諸軍大校 上曰不及百官甚亡謂也乃並賜之 丙戌幸太清觀遂幸造舡務觀習水戰 戊子以棣州團練使何繼筠爲關南兵馬都監 癸巳有司上新删定循資格長定格編敕格各一卷詔選人三十以下依舊不得入令錄餘皆可

己亥幸岳臺命諸軍習騎射遂幸玉津園 廣濟縣令李守中坐贓決杖配海門島 辛丑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處耘前自揚州召還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 張文表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僞縞素若將奔喪武陵者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爲之備方宴飲外白文表兵至簡殊不介意謂四座曰文表至則成禽何足慮也飲啖如故俄而文表率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執弓矢但箕踞大罵與座十餘人皆遇害文表取其印綬自稱權留後事具表以聞保權即命揚師璠悉衆禦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謂其衆曰汝見

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效保權又遣使求援於荆南且來即文表亦上疏自理（[illegible]） 辛亥畋近郊 十一月丁巳令諸州屬縣各置敕書庫用宗正卿河間趙矩之議也（[illegible]） 辛酉大閱於西郊 癸亥詔學臣使諸道無得私有請託違者當議其罪 甲子又大閱於西郊 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頃按籍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爲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詔殿前侍衛兩司將校無得冗占直兵限其數著于令（[illegible]） 先是按令文州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準見戶每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其州戶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各準五千五百戶法以爲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耗各準增戶法亦減一分降考一等 有司因循例不進考唯按視闕失不以輕重便書下考至是有司上言自今請以減損戶口一分科納係欠一分已上並降考一等如以公事曠遺有制殿罰者亦降一等又言京官月限多不等有以三十六月爲滿者有以三十月者有以二十月往支料錢者有司逐年書校考第並無準繩自今請應有曹局料錢京官並以三十月爲滿內有合校考第者以爲限其料錢一依舊例月數支給並從之 唐主遣水部郎中顧彝來貢（[illegible]） 刑部尚書汜陽邊歸讜三上章告老授戶部尚書致仕 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寢疾召牙內都指揮使長安梁延嗣謂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正懿王乎先王舍其子繼冲以軍府付公今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權判內外軍馬事甲戌保勗卒（[illegible]）

行年紀也國史亦同九 國志乃在明年今不取 丙子三佛齊國王釋利耶高麗國
王昭並遣使來貢方物　己卯畋于近郊　壬午初歷班于
江南　十二月丙戌左贊善大夫段昭裔坐檢視民田失實
責授海州司法參軍　丁亥以武平節度副使權知朗州周
保權為武平節度使贈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馬
全乂為鎮國節度使全乂寢疾　上日遣醫診視中使勞問
不輟且諭旨曰候疾少間當授河陽節鉞全乂時疾已革
但叩頭稱謝及卒　上為之流涕特加寵秩一子方七歲召
入禁中賜名知節補西頭供奉官仍優卹其家　舊制強盜
贓滿十疋者絞庚寅詔改為錢三千足陌者處死 [illegible]
癸巳詔中書門下每縣復置縣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祿與
主簿同凡盜賊鬬訟先委鎮將者詔縣令及尉復領其事自
萬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來節度使補署親隨為
鎮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州縣吏失職自是還統於
縣鎮將所主不及鄉村但郭內而已從樞密使趙普之言也
[illegible]
戊戌滿晉恣隱相衛六州饑詔所在發廩振之　庚子有司
上捕賊條詔頒行之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第一限內獲者
令尉各減一選獲逾半者減兩選第二限內獲者各超一資
逾半超兩資第三限內獲者令尉各加一階逾半加兩階過
三限不獲尉罰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三
殿停官令尉與賊鬬而盡獲者並賜緋尉除令仍超兩資令
別加陞擢　甲辰遣中使趙璲等齎詔宣諭潭朗聽張文
表歸闕且命荊南發兵助周保權　上以西都羌戎屢為寇
鈔選授號州刺史姚內斌為慶州刺史內斌平州人也 [illegible]
實錄六年四月　上謂近臣曰安邊禦眾須是得人苟分邊寄者能

稟朕意則必優卹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錢及屬州課利
使之回圖特免稅算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
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illegible]
太祖有　是歲周鄭王出居房州
[illegible]
河北
陝西京東諸州旱蝗河北尤甚悉蠲其租　蜀主命官歷勘
四鎮十六州通稅自廣政十五年至二十年別行追督龍遊
令成都田淳上疏諫其略曰今甲子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
事合有改更如采厚斂之末議必亂經國之大倫此犯天意
者一也太一所行將離分野初來為福末去為禍轉災作福
是宜早圖若更倍賦加租則將有不測之禍此犯天意者二
也四海財貨盡歸蜀　至尊藏在民間積為貴庭或有科索誰
敢抵拒陛下何不舍其小害以成大有乎此損君道者一也
夫百姓六軍之主也百姓足則軍莫不足百姓不足軍孰與
足務奪百姓專贍六軍此其損君道者二也蜀主不能用淳
每謂所親曰吾觀僭偽改廳堂為宮殿改紫綬為黃服改前
[illegible]改條佐為卿相改妻妾為妃后何如常稱成都尹
乃無滅族之禍乎聞者皆為之恐淳論議自若或謂淳曰如
才固堪重寄宜稍低抑便至金紫淳曰吾安能附
[illegible]益指樞密使王昭遠輩也 乾德元年 [illegible]　南漢許彥真
[illegible]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已上頗侵其權澄樞
知會有告彥真與先主麗妃私通者澄樞發其事彥真懼與
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遣西班將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謀反
下獄族誅之 [illegible]　南漢主納李托二女長
為貴妃次為美人皆寵拜托為內太師政事必先稟托而後
行 [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

太祖皇帝紀四

乾德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九人發關西道鄉兵赴慶
州丁巳發近甸丁夫數萬修築河堤左神武統軍陳承昭
董其役 戊午遣酒坊副使河間盧懷忠磚坯使洛陽張繼
[illegible]染院副使康延澤等帥步騎數千人
赴襄州延澤福之子也[illegible] 己未賜江南及吳越
[illegible]等有差 庚申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
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
使遣十一人發安復郢陳澶孟宋亳潁光等州兵會襄陽以
討張文表先是盧懷忠使荆南 上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
川向背我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
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
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
上召宰相范質等謀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
因而下之蔑不濟矣壬戌李處耘赴闕 上遂以成筭授之
癸亥命太常卿邊光範權知襄州戶部判官滕白為南面軍
前水陸轉運使[illegible]乙丑幸造船務觀造戰船 丙寅以張
勳為南面行營馬軍都監盧懷忠為步軍都監 丙子 詔
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 己卯吳越國遣使來貢方物
庚辰以荆南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高繼沖為荆南節度
使 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
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來伐潛送款
於延釗且言奔喪朗州為[illegible]所薄因即私鬬實無反心延
釗以奉詔諭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慰撫之師璠兵既
入城縱火大掠而[illegible]亦繼至明日與將吏于延照門指揮使

高超語其衆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闕害我州我輩無遺類矣乃斬文表于市盡臠食其肉及宣罷璘召文表超曰文表復謀爲亂已斬之矣璘太息久之（二年十月以 [illegible]）

（出師四年正月張文表 [illegible] 不載五代史 [illegible]）

是月詔無得追縣吏會州五代以來收稅畢州符追縣吏之會州縣吏厚斂於里胥以賂州吏里胥復率於民民甚苦之也（此據本志在此年正月）

二月甲申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著責授比部員外郎著嗜酒不拘細行嘗乘醉夜宿倡家爲巡吏所執既知而釋之密以事聞 上置不問於是宿直禁中夜扣滋德殿求見 上令中使引陞殿近燭視之著髮倒垂被面乃大醉矣 上怒發前事黜之御史中丞劉溫叟等並坐失於彈劾奪兩月俸 上聞高繼沖託以供億王師貸民錢帛下詔止之 丙戌天雄節度使符彥卿來朝對於廣政殿賜襲衣玉帶 上欲使彥卿典兵樞密使趙普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屢諫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上迎謂曰豈非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以事奏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 上曰果然宣何得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 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 上默然事遂中止

高繼沖自以年幼未知民事政刑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內指揮使梁延嗣謂曰使事事得中人無間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時慕容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處耘先遣閤門使臨洛丁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請具薪水給軍繼沖與其僚佐謀以民庶恐懼爲辭願供芻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往光憲及延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今王師雖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事勢恐因而襲我景威願効犬馬之力假兵三千於荊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且有搖尾求食之禍繼沖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必無此事爾無過慮況爾又非慕容延釗之敵乎景威又曰舊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遂滿百數昨此洲漂沒不存茲亦可異也光憲謂繼沖曰景威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 聖宋受命凡所措置規模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壓卵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去年假封府庫以待則荊楚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沖以爲然景威知計不行出而歎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景威歸州人也繼沖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記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爲壬辰師次荊門處耘見延嗣等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喜馳使報繼沖以無虞荊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釗召延嗣等宴飲於其帳處耘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初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皇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與延釗俱還則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繼沖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遣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來歸 癸巳幸玉津園 王師既收荊南益發兵日夜趨朗州

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桂人李觀象觀象附見顯德元年謀之觀象曰凡所以請援於朝者誅張文表耳今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也然我所恃者北有荊渚以爲脣齒今高氏束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從富從富附見等不可乃相與爲距守計慕容延釗使丁德裕先路安撫德裕至朗州從富等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沉舡舫伐木塞路德裕不敢與戰退軍須朝旨延釗以聞 庚子荊南表至 上復命高繼冲爲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贍赴荊南巡檢 辛亥以梁延嗣爲復州防禦使孫光憲爲黄州刺史王昭濟爲左領軍衛將軍 上聞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王仁贍厚卹其家 上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汝輩也何爲反距王師自取塗炭重擾生衆保權爲左右所制執迷不復遂進討之慕容延釗遣戰棹都監武懷節等分兵趣岳州大破賊軍於三江口獲舡七百餘艘斬首四千餘級遂取岳州實錄於三月初八日始書此事用延釗奏到日也然取岳州當在二月十國紀年亦繫之二月[illegible]是月遣使往澶滑魏晉絳蒲孟開倉賑貸 權知貢舉滾儼辭居正奏進士合格者八人 三月張從富等出軍于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處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衆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令先入朗州會宿寨中遲明慕容延釗繼至所黥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爲王師所啗食賊衆大懼縱火焚州城驅略居民奔竄山谷壬戌王師入朗州擒張從富於西山下梟其首賊將汪端劫周保權并家屬匿

江南岸僧舍李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守奇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南舊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庚午命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辛未幸金鳳園召符彥卿等習射 上七發皆中的彥卿等進馬爲賀徧賜從臣馬及銀器有差參判刑部尚書張昭等上言准詔徒流笞杖刑名應合該除免官贖上請外據法書輕重等第用常行杖施行令臣等詳定可否奏聞者伏以五刑之制百代所遵雖沿革之不同貴重輕之無撓仰承睿旨別定明文俾官吏之依憑絕刑名之出入請宣付有司頒行凡流刑四加役流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杖二十配役一年二千五百里杖十八配役一年二千里杖十七配役一年徒刑五徒三年杖二十二年半杖十八二年杖十七一年半杖十五一年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爲杖二十九十爲十八八十爲十七七十爲十五六十爲十三笞刑五笞五十爲十四十三十爲八二十十爲七舊[illegible]杖今用杖至是定折杖格常行官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過九分小杖不過四尺五寸大頭徑六分小頭徑五分徒流笞杖通用常行杖流罪決訖役一年加役流決訖役三年徒罪決而不役徒流皆背受笞杖皆臀受訊杖如舊制 戊寅湖南捷書至羣臣稱賀 是月令州縣復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碩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儉此據國史志及會要新舊紀並無之 夏四月甲申以旱分命使臣徧禱京城祠廟是夕雨 德音減荊南潭朗州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配役人放還蠲三年以前逋稅及場院課利管內文武官吏並依舊仍加恩立功者優其秩行營諸軍厚賜之略獲生口各還其主 乙酉始命刑部郎中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玭未見

遣給事中李昉祭南岳尋有詔權知衡州　丁亥幸國子監
遂幸武成王廟宴射玉津園　戊子禁湖南競渡　詔自今
祠祭宿齋並令儀鸞司供帳務極嚴潔　庚寅出內府錢募
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
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右神武統軍陳承昭董其役
辛卯王處訥上新定建隆應天曆　上爲製序頒行之　壬
辰遣中使賜湖南行營將士衆樂及立功將士錢帛有差
丙申兵部郎中監泰州稅曹匪躬棄市海陵鹽城兩監屯田
副使張藹除籍爲民並坐令人齎輕貨往江南兩浙販易爲
人所發故也戊戌符彥卿辭歸鎮　庚子以華州團練使大城
張暉爲鳳州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暉前在華州治有
善狀　上既誅李筠將事河東召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
潞瘡痍未瘳軍旅荐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
後圖之　上慰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乃徙暉鳳州暉盡得
其山川險易因密疏進取之計　上覽之甚悅　清源留後
張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副使陳洪進漢思
諸子並爲牙將頗不平圖害洪進漢思亦患其專乃大享將
吏伏甲於內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
不自持同謀者懼以告洪進洪進亟出衆驚悸而散漢思事
不成愈懼洪進先發常嚴兵爲備洪進子文顯文顥俱爲指揮
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癸卯此據實錄湖州書洪進袖
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
思方燕內閤洪進即自外鎖其門謂漢思曰軍吏以公耄荒
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愕不知所
爲乃自門穴間投印與之洪進遂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
不能爲政授吾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外舍以兵

衛送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
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徐鉉江南錄并九國志載洪進遣使告李煜煜即以洪進爲清源節度使
國史因之今不取煜兩七表乞賓冊追國命更得何日除洪進節度使也今不敢據史又稱開寶中平洪進懼始遣獻
告建丁卯郎不敢且中平荊湖遣也仁閑
奉牌印請命　甲辰詔重鑿砥柱三門　令涇原邠慶州不
慕容延釗言辰錦溪敘等州各
得捕蕃人爲沿邊鎮將命磁州分閑田以處北漢降民仍賜
排牛及錢米　乙巳幸玉津園閱諸軍騎射　丙午以樞密
直學士戶部侍郎薛居正權知朗州賜湖南民今年茶稅
禁峽州鹽井　辛亥貸澶州民種糧　令諸州造輕車以給
餽運　又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絲忽錢
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此據
本志在此年此日　五月壬子朔慕容延釗言唐主遣使以牛酒來
犒師　命近臣禱雨在京祠廟旱故也又遣中使馳驛禱于
嶽瀆　乙卯詔改萊州掖縣崇善鄉爲義感鄉純俗里爲和
順里先是里民徐承珪旹爲貧窶令歸葬其父母率兄弟負土
成墳園中瓜合帶木連理本州上言故有是命　己未詔蜀
郎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賜縑帛遣還其國　鳳翔節度使
贈太傅岐王王景卒　辛酉命樞密直學士尚書左丞
高防權知鳳翔府　甲子高繼沖籍伶官一百四十三人來
獻詔悉分賜諸大臣　乙丑命鐵騎都將李懷義內班都知
趙仁遂增修宮闕此據本紀　丁卯詔荊南軍士年老者聽自
便　戊辰以工部侍郎文頴爲戶部侍郎致仕先是　上命
執政擇庭臣董在京諸倉執政以郎簿進頴首中選頴自以
清望官不宜親濁務辭不肯爲　上曰惟致仕乃可免耳頴
遂請老從之頴須城人也頴初見顯德六年　癸酉幸玉津園　丁
丑明德門成蜀宰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　宋氏啟運不類

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道職貢亦保安之蜀
之長策也蜀王將發使摳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
景處瑭定邊等率兵屯峽路又遣使往涪瀘戎等州閱擢手
增置水軍　六月乙酉詔兖鄆州諸縣復倒雜配之物　壬
辰以大內北宗城營造賜工匠等衣巾發　初　上幸武
成王廟見兩廊所畫名將以杖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
之甚胡為受饗於此命去之左拾遺知制誥高錫因上疏
論王僧辯不克令終不宜在配饗七十二賢之列乃詔吏部
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儼與錫別加裁定取功業始終無瑕
者癸巳昭等共議請升漢灌嬰後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晉
王渾周訪宋沈慶之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後周李弼唐
秦叔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梁葛從
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凡二十三人退魏吳起齊孫臏趙廉

頗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紀明魏鄧艾晉陶侃蜀關羽
張飛晉杜元凱北齊慕容紹宗梁王僧辯陳吳明徹隋楊素
賀若弼史萬歲唐李光弼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凡二十二
人詔從之齊相管仲像於堂畫魏西河太守吳起於廡下餘升
退如昭等議乙未秘書郎直史館管城梁周翰上言臣聞天
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騖古今同流校其未精鮮克具美
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蒞阼階盛德大勳蟠天
極地外則淮夷作難內則管蔡流言尚使狼跋興謗致顛頓偃
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善哉臣以為非也孔子亦聖
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竟以栖遑捨魯奔
走厄陳饑苟合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預盜跖之虎尾
聞南子之佩聲遠亞惜名未見其可其受與之門人則宰予
覆族仲由凶死此又可謂之盡善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

後賢孰敢輕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湼不渝求
其終始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根乎唐室崇獎太公廟
貌儀祖其理自顯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
無戰尊其佑民之道立其為武之宗覬張國威遂進王號立
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兒如文宣釋奠之
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
賢諸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美類別其否臧以善袖之
小瑕棄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
奔亡而死韓信彭越悉菹醢而受誅白起則賜劍杜郵伍
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奔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即
憤卒齊疑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告甲尚方之疑陳
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
車李廣遁中廣後期而自刎竇憲陳座與禍當冀而喪身鄧禹

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遺謗之
饑其餘諸葛亮之倫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
關羽則為仇國所擒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
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
名播煊赫雖夫牧豎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歸慕若一旦
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非投杖忿古人之惡必
使時情頓惑物議紛然漢高山東負恥於往蹤吳魂烈魄
將有恨於明時伏況陛下方勵軍戎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緬
創武祠盡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可
圖之形中殿則空不具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
事實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
納臣微忠特垂明勑從新議則恐泥仍舊貫則稍優或以矛
措相違攻拒異效即乞下臣此疏旋議其長於所執衆寡之

中即俶理是非可見　上以升降之制有所懲勸不報　詔
判南兵頻歸農者聽官爲貸舍給賜耕牛種食願留者分隸
復郢州爲刺負　丙申令有司三歲一舉先代帝王祀典各
以功臣配饗高辛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皆因其故廟又別
建漢世祖廟于南陽唐太宗廟于醴泉世祖以鄧禹吳漢賈
復耿弇配太宗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並
畫像廟壁　丁酉命王仁贍權知荊南軍府事　乙亥潭澧
曹絳等州言有飛蝗在野各命其長吏祭以牢醴後皆言蝗
不爲災庚子羣臣三上表請舉樂從之　詔兵部禮部每歲
所補千牛進馬太廟郊社齋郎舊差若伏千牛十二員今各
減二員齋郎每歲以十五員爲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
覆試不如所奏主司坐之自今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
二任方得補蔭五府少尹不在此限（[illegible]）先是上
命與軍列校遍領湘南諸郡不逾歲果得其地　辛丑復以
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安津馬仁瑀（[illegible]）等
爲漢彭諸州防禦使　丙午分命中使謝嶽瀆雨足故也以
久雨賜諸軍薪炭有差　太常博士和峴上言蜡者臘之別名取朝
以戌日爲臘而前日辛卯行蜡禮非是按唐正觀中以前寅蜡百神卯日
祭社稷辰日臘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或從正觀或
從開元惟上所擇有司請依開元禮三祭同用戌臘日從之
峴疑之子也　唐主雖通職貢然亦增修戰備　己酉命
鎮國節度使宋延渥帥禁旅數千習戰於新池　上數臨觀
焉　庚戌命大理正奚嶼（[illegible]）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
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illegible]）屯田員外郎于繼徽（[illegible]）知臨
清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
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強幹者往莅之其後右贊

善大夫周渭亦知永濟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
始與彥卿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累
其罪斬之不以送府渭恭城人也先是爲白馬主簿
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　上奇其才故擢右贊善大夫（[illegible]）
秋七月辛亥朔詔定州縣官當直人數
癸丑令諸州長吏常校視倉庾無令損敗　甲寅以湖南死
事將校子弟三十人爲殿直　監修國史王溥又上新修梁
後唐晉漢周五代會要三十卷　丙辰幸新池賜役夫錢遂
幸玉津園　丁巳安國節度使王全斌言與西山都巡檢使
洺州防禦使郭進趙州刺史陳萬通（[illegible]）鎮州兵馬鈐轄登
州刺史高行本（[illegible]）客省使曹彬等率兵入北漢界獲生口
數千人來獻詔釋之仍各賜錢米彬靈壽人（[illegible]）其從母
爲周太祖貴妃　上與宿衛尤器重彬彬非公事未嘗（[illegible]）平
居燕會亦罕與　上即位自晉州都監召彬入見謂曰我疇
昔欲親汝何故疏我彬頓首謝曰臣周室近親忝職禁庭安
敢妄結尊貴　上益嘉獎焉　戊午頒量衡于澧朗諸州獄
剗撲厚斂之弊也　唐鄧之俗家有病者雖父母亦棄去弗
省視故病者輒死武勝節度使張永德請嚴刑禁之又請以
節度推官代牙將領馬步都虞候事　上嘉其意己未降詔
褒答（[illegible]）初永德母馬氏被出適安邑人劉
祚永德之治鄧也祚已卒迎歸奉養於州廨特建二堂左
則繼母劉氏居之右則馬氏居之永德每晨起詣二堂問安

祢子再思即承德同母弟也署子城使於南陽城中起大第聚劉氏之族仍市田給之及劉氏卒馬氏得入謁禁中時年八十餘矣　太宗親勞問之封莒國太夫人　壬戌以浮城縣令段溶爲國子博士知縣事以縣尉張又玄爲元城縣令初行捕盜之賞也　命左遺知兖句縣事侯陟監本縣屯兵未決日又命爲淮南轉運使　癸亥以湖南疫賜行營將士藥　王師既平湖湘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贇等列狀求內屬乙丑以允林爲溪州刺史洪贇爲萬州刺史允林尋卒命其子師佼代之　丁卯幸武成王廟遂幸新池觀習水戰　己巳權知朗州薛居正言賊將汪端領數萬人寇州城都監尹重睿擊走之（尹重睿未見）賜荆南管內民今年夏租之半　甲戌周保權詣闕待罪詔釋之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　乙亥命增築朗州城浚其壕賜管內民今年夏租　丁丑命近臣於京城祠廟禱雨　戊寅以定江都指揮使田漢瓊爲錦州刺史（[illegible]漢瓊）　己卯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刊板摹印頒天下先是頗有上書言刑統條目之不便者儀因建議請別商推即命儀及權少卿武功蘇曉正奚嶼丞張希遜與刑部大理法直官陳光乂馮叔向等同撰集之儀等參酌輕重時稱詳允（希遜光乂叔向未見）　北漢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鐺等謀叛事覺被誅其辭連樞密使段常北漢主黜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嘗與娶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謂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諸郭咸怨因譖殺常死非其罪國人憐之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弘兼樞密使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郭無爲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無爲與弘不協北漢主出弘爲汾州刺史無爲兼樞密事軍國之務一以委焉無爲又言弘在汾州不治徙嵐州（按國史[illegible]會四年又授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illegible]使加同徒久之與郭無爲不協[illegible]知汾州[illegible]九國志[illegible]傳云[illegible]建國[illegible]中書侍郎平章事[illegible]世家[illegible]）　八月庚子朔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既而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請改用十六日甲子詔可（太祖乾德[illegible]郊有司以冬至[illegible]近晦日請用十一月十六日甲子[illegible]五朝會要[illegible]五朝會要[illegible]如此則不[illegible]）

郊天之禮唐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設皇地祇位　國朝因之作壇於國城之南南薰門外每歲令有司奉事於南郊其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亦因唐制皇地祇祭以夏至作方丘宮城北十四里神州地祇祭以孟冬別爲壇於北郊云　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　壬午殿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張瓊自殺瓊性暴率多所陵轢時軍校史珪石漢卿等方得幸瓊數輕侮之目爲巫媼珪漢卿切齒之瓊嘗擅選官馬乘之又納李筠僕從于麾下珪漢卿因譖瓊畜部曲百

餘人自作威福禁旅畏懼且毀皇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時
事上已下郊祀制書方欲肅靜京都召瓊面訊之瓊不伏上
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檛擊其首氣垂絕乃曳出遂下御史
府按鞫瓊自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
上旋聞其家無餘財止有奴三人甚悔之責漢卿曰汝言瓊
部曲百人今安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亟命優卹瓊
家官給葬事以瓊子尚幼乃擇其兄進為龍捷副指揮使然
亦不罪漢卿孟州人也新錄及國史并宋白所為瓊傳並云[illegible]今從舊錄[illegible]考之實錄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
[illegible]癸未司徒兼侍中范質為南郊大禮
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為禮儀使　尚書張昭
為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溫叟為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為
橋道頓遞使南郊五使唐自元和以前史籍不載長慶後禮
儀使太常卿為之大禮使御史中丞為之梁帝時中丞為儀
仗使而不載大禮使梁以河南尹為大禮使餘二使如故又
有儀仗法物二使以武將為之後唐以宰相為大禮使兵部
尚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侍郎為鹵簿使開
封尹為頓遞使周唯以禮儀歸太常餘如故今依唐制大禮
儀仗頓遞用宰相及臺丞京尹餘使則以學士及他尚書為
之而頓遞使又增橋道之名唐復有禮儀判官五代有大禮
副使判官修裝法物使今皆不置而命內臣與諸司同修飾
法物云　先是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漢州防禦使馬仁瑀嘗
私以士屬知貢舉薛居正居正寘不許而陽諾之及聞喜宴
日仁瑀乘醉攜所屬士慢罵居正御史中丞劉溫叟劾奏仁
瑀　上雖怒曲為容忍龍捷六軍都指揮使彭州防禦使王
繼勳皇后母弟也挾勢驕倨多淩蔑將帥人皆側目引避仁
瑀獨與抗相忿爭輒攘臂欲毆繼勳繼勳憚其勇頗為屈而怨
隙愈深於是受詔都試郊外兩人因欲相圖陰勒所部兵私
市白梃　上微聞其事即詔罷講武甲申出仁瑀為密州防
禦使置繼勳不問　以泰州團練使潘美為潭州防禦使南
漢人數寇桂陽及江華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末之亂不
供王賦頗恣侵掠為居民患美帥兵深入窮其巢穴斬首百
餘級餘黨散潰美悉招諭貸其罪以邑俸市牛酒宴犒賜
金帛慰撫之夷落遂定美以甲申除防禦使此事當在後今附見　丙戌遣給
事中劉載朝拜安陵　丁亥王全斌言復與郭進曹彬等帥
師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使王超[illegible]等及所部兵
一千八百人北漢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
超等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為樂平軍九國志言[illegible]先是　上命唐主發遣揚
州戶口及周顯德以來將吏陽在江南者唐主遣使請緩期
戊子許之[illegible]　辛卯以北漢樂平降兵
為効順軍賜錢帛有差　壬辰詔禮部貢院所試九經舉人
落第宜依諸科舉人例許令再試　癸巳女真國遣使來貢
名馬　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尉來降　泉州陳
洪進遣使朝貢　齊州言河決　己亥幸造船務　幽州岐
溝關使柴庭翰等來降　丁未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
令專治舟渡女真所貢馬　戶部侍郎呂餘慶母清河郡太
君吳氏卒餘慶時權知襄州詔遣中使護喪送終之具並官
給焉餘慶尋起復本官　是月唐主以吏部尚書建安游簡
言知尚書省事尋遷右僕射此據[illegible]江南錄　九月庚戌朔戶

部判官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滕白坐軍儲損敗免所居官
甲寅羣臣三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從之　登
州言高麗國王昭遣使時贊等入貢涉海值大風船破從人
溺死者九十餘人贊僅而獲免詔勞䘏之　詔開封府選樂
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寺習樂將行郊祀之禮也　詔如
聞諸州府長吏多以僕從之人干預公事自今禁止之　丙
寅大宴廣政殿始作樂　丁卯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李
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荊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
不顧羣議初至襄陽衛肆賣餅餌者邀減少倍取軍士之直
處耘捕得尤甚者二人送慕容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
處耘遂命斬于市以徇延釗所部小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
王氏使酒凶恣王氏愬於處耘召義訶責義又譖處耘於延
釗至日湖處耘望見軍士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
捕之則延釗圉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
相論奏　上以延釗宿將赦其過止罷處耘處耘亦恐懼不
敢自明　戊辰幸金鳳園　女眞國又遣使貢名馬　丙子
詔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寘其罪故
事每歲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抱至藝者號曰公
薦然去取不能無所私至是禁止慕容延釗言獲汪端磔於
朗州市端初攻州城不克與其黨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
中僧千餘人謀應端悉捕繫欲誅之薛居正以計緩其事因
督衆剪滅羣盜生禽端而詰之僧無與謀者皆得全活　先
是招募諸軍子弟數千人引五大河造西水磑以八作使趙
遂駐未領其役戊寅磑成　上親臨視賜丁夫錢〔本志係乾德三年也〕
是月北漢主誘契丹兵攻平晉軍命洺州防禦使郭進濮
州防禦使張彥進〔君雅未見〕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領步
騎萬餘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國史契丹傳載北漢事在杜延韜以遼州來降之後今從新錄及本紀〕郭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無入北漢境無
不克捷　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赦汝
郭進殺汝矣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麾下押陣屬與北漢
人戰往往退快進斬十餘人奏至　上方閱武便殿厲聲曰
御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人小違節度郭進遽殺之誠如
此龔種健兒亦不足供矣乃借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
近驕倨不稟令殺之是也進感泣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
事　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
畏罹而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
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
掩殺此寇則薦汝於朝如敗便可往降勿復來也軍校踴躍
聽命果立功而還進奏乞遷其職　上悅而從之　冬十月
己卯朔德州刺史何隱擅發省倉給軍士判官郭象飛表上
言按驗得實乃責隱爲其州別駕擢象權知德州　庚辰　詔
諸州版簿戶帖戶鈔委本州判官錄事掌之舊無者創造
始令諸州歲所奏戶帳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
口不須通勘〔本志丁口事當在此年不得其月日今附見〕癸未亳州蒙城縣令朱英
奪兩任官先是英自通事舍人出爲縣令上言頗與同列王
信等校其能既而賞替不及信等故黜之　令襄州盡索湖
南行營諸軍所掠生口遣吏分送其家放潭邵州鄉兵數千
人歸農減江陵府民舊租之半　吏部尚書張昭上新撰名
臣事迹五卷詔藏史館　己丑以前邢州節度掌書記李觀
象爲左補闕象其始謀歸順也　己亥畋近郊　丁未吳越
王俶遣其子惟濬入貢助南郊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扈蒙
以僕夫扈繼遠爲從子屬之同年生淮南轉運使仇華使擢

務繼遠盜官鹽事發戊申蒙坐奪金紫黜為左贊善大夫是日敕近　魏仁濟以陳洪進表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聽命於朝　上先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十一月丁巳賜唐主詔具言所以納洪進之意且將授旌鉞也（材闕）　庚申皇弟開封尹光義為南郊儀仗使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為儀仗都部署殿前都虞候楊義副之義瀛州人也　癸亥饗　太廟是夕陰晦至夜分開霽　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　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　上大悅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以　宣祖配還御明德門大赦改元抵法人及沒配所者許歸葬籍建隆三年以前逋欠官物開國以來將校死事者錄　其子孫群臣奉冊上尊號於崇政殿先是　上謂大禮使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儀制不絕如綫今幸時和歲豐克

五八五

舉禋祀報神貺乎備物卿與五使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至於是質等相與討尋故事時官籍散落胥吏皆物故惟得天成中南郊鹵簿字圖考以令文頗為踈略其相違戾者亦多質等遂詳定新本曰南郊行禮圖又令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又言唐韋縚為太常卿知禮儀事又杜鴻漸楊綰並以太常卿為禮儀使其職一色準儀注以禮儀使贊導而開元禮合用太常卿今請並置分左右前引又饗廟郊天從祀群官合前七日受誓戒於尚書省今併於一日受之有虧誠懇望令分日各於本官並從之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　上曰朕絜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乎左右對以無害乃乘輦初有司議配饗以　僖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偏加帝號之文梁陳南

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圓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於圓丘以皇考配唐正觀初以高祖配圓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　宣祖積累勳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饗從之　丙寅唐主遣使來助祭南郊及賀冊尊號　賜文武近臣襲衣金帶鞍勒馬有差　詔防禦團練刺史州舊有都督府號者並仍為上州　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號曰飲福宴自是為例　上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為兵部尚書難於復召　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赴職癸酉復命儀為翰林學士時宰相有欲復用杜韡者質曰近王著以酒失罷去韡之酗酒尤甚於著豈當復用耶乃止　乙亥敕近郊初　上將有事於南郊命訟選諸將分道略北漢境慈州刺史晉隰等州都巡檢使

六一七四

孟人李謙溥（謙溥初見顯德六年）與鄭州防禦使孫延進（延進未見）絳州防禦使沈繼深（繼深未見）通事舍人王睿（王睿未見）等帥師出陰地以謙溥為先鋒會晉邑謙溥因畫攻取之策延進等不能用軍還至白壁關谷口謙溥又曰敵必乘我後當整眾備之延進等又弗聽謙溥獨令所部擐甲俄頃追騎至延進等狼狽入谷中謙溥麾兵拒戰北漢人乃退謙溥尋遷隰州刺史都巡檢使如故（據實錄謙溥以此年二月乙未為磁州刺史本傳云磁州刺史實錄為亳州團練使右衛將軍白延遇知磁州不知其何月日移隰州今并書所見于十一月南郊之後又按新錄開寶五年四月甲辰始書以潞州團練使李謙溥為隰州都巡檢與周勳責官事相接而舊錄無之蓋新錄以謙溥代凡兩次其先且此時其後乃記其後耳）　十二月庚辰殿前散祗候李璘殺員寮陳友於市璘自言復父仇有司鞫實開運末友乘亂殺璘父及其家四人　上壯而釋之　辛巳以甲子赦書治群臣階勳爵邑有差司徒兼侍中蕭國公范

贊改封魯國公　己未荆南節度使高繼冲爲武寧節度使
先是繼冲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乃命易鎭　甲申
皇后王氏崩后初寢疾翰林醫官王守愚進藥不精審疾遂
加劇守愚坐減死流海島　己亥以殿中侍御史鄭起爲西
河令起不知何許人輕俊無檢操顯德末爲殿中侍御史見
上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質不聽嘗遇上於
路横絶前道而過　上初不問於是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
延範官檢校司徒吏輒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
出近郊延範指起行馬起曰此騾也安用過呼延範深銜之
密奏起嗜酒廢職起坐左遷右拾遺浦城楊徽之亦嘗言於
世宗以爲　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　上即位將因事誅之
皇弟光義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於是亦出爲天興令
楊徽之與鄭起同出據實錄及本傳事則取之國史　陳洪進遣使來朝貢　庚子尚

書左丞高防卒于鳳翔　上甚悼惜之賜其子太府寺丞紹
詔曰爾父有幹蠱之材懷匪躬之節朕所倚毗遽致淪亡聞
之嗟傷不能自已矧素尚清白諒無餘貲殯殮所須特宜優
卹今遣供奉官陳彦珣部署歸葬西洛凡所費用並從官給
防性疣厚守禮法所踐歷皆有能名亦當世之循吏也　癸
卯唐主以表言陳洪進首鼠兩端不可聽乞寢其旌鉞　上
復以詔諭之唐主乃聽命李煜乞寢陳洪進恩命上以國史乃有二表先在建隆二年
後在乾德四年其據三年者誤也今不取國史實錄傳　乙巳唐主上表乞呼名
詔不允　禁道州調民取朱砂除衡郴州二稅外所賦米并
毋得發民丁燒銅錫及作炭　遣内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
繼筠繼筠未見分詣晉潞州與節度使趙彦徽李繼勳會兵入北
漢境收其遼邑及遼石州　閏十二月己酉朔命太常寺考
翰林醫官藝術黜其不精者凡二十二人　甲寅命近臣祈

雪于在京祠廟　乙卯山南東道節度使贈中書令河南郡
王慕容延釗卒　上雅與延釗友善常兄事之及即位猶呼
爲兄延釗寢疾　上自封藥以賜聞其卒哭之慟禮官言爲
近臣發哀哭聲宜有常　上曰吾不知哀之所從出也　龍
捷軍校王明請關獻陣圖請討幽州　上嘉之賜以錦袍銀
帶錢十萬明未　或言　上將北征大發民餽餉河南民相驚
逃亡者以萬家　上憂之因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馳傳
招集諭旨乃復故居正傳云民逃亡者以萬家居正召而撫之此據國史居正傳云太祖將北征大發民餽運
此據今實錄修　丁卯召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於内殿覆試
吏部試中選拔萃科田可封孫邁宋白譚利用　上臨軒觀
之試畢擢白以利用爲右拾遺白爲著作佐郎各賜龍衮犀
帶利用加賜銀鞍勒馬可封邁授赤縣尉白大名人也利用未
詳
周世宗始征淮南之歲　宣祖崩葬於安陵安陵在
京城東南隅　辛未命司天監浚儀趙修己修己初見乾德元年内客
省使王仁贍等改卜於西京鞏縣西南四十里鄧封鄉南訾
村　乙亥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　永安節度使折
德扆言敗北漢軍數千人於府州城下獲其衛州刺史楊璘
國朝因唐制每歲四郊迎氣及土王日祀五方上帝以五人
帝配五官三辰七宿從祀於是國子博士聶崇義上言　皇
家以火德上承正統膺五行之王氣纂三元之命歷恭尋舊
制存於祀典伏請奉赤帝爲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
事下尚書省集議如崇義奏有司約隋制感生帝爲壇於南
郊高七尺廣四丈奉　宣祖升配牲用騂犢二玉用四圭有
邸幣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感生帝著即五方上帝之
一也　丙子詔一品致仕官曾帶平章事者每遇朝會宜綴
中書門下班先是太子師致仕侯益等陪郊祀　上以耆舊

待之禮與丞相均仍降是詔　初北漢主嗣位所以事契丹者多略不如世祖時每事必稟之（劉旻廟號世祖）於是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其略曰爾先父窮來歸我我先兄天授皇帝待以骨肉伯余繼統益修前好爾父即世我用命爾即位柩前丹青之約我無所負爾父據有汾國七年比稱乾祐爾不遵先志輒建號更李筠包藏禍心挫大就小無所顧慮姑爲覬覦軒然舉兵曾不我告及常爾父故吏本無大惡一旦誣害誅及妻子婦言是聽非爾而誰我務執大義曲容瑕垢父子之道所不忍渝爾宜率德改行無自貽伊戚也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詣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北漢地狹產薄又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顒爲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世祖頗已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歲千斤因即其冶建寶興軍

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昌文初見乾德元年正月）其參謀吳處玶峯州刺史矯知佑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交趾十二州大亂寇盜羣起始揚庭藝爲靜海節度使遣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於是部領與其子璉同帥兵三萬人擊破處玶等境內以安遂自立爲萬勝王以璉爲靜海節度使告南漢南漢主因而授之（十國紀年丁部領稱萬勝王以其子璉爲靜海節度使告南漢乃一乾德一年事今附書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

太祖皇帝紀五

乾德二年春正月　上以選人食貧者衆詔吏部流內銓聽四時參選仍命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與本司官重詳定循資格及四時參選條　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以質爲太子太傅溥爲太子太保仁浦爲左僕射皆罷政事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　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　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于　上曰如此則盡禀承之方免妄誤之失矣上從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後遂爲定式蓋自質等始也（此據王曾筆錄）然質在相位所下制勑未嘗破律令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爲急使者按民田及獄訟皆召見爲述天子憂勤之意乃遣之時號賢相　庚寅以樞密使趙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李崇矩（崇矩初見廣順元年）爲檢校太尉充樞密使上既除普及崇矩乃與宰相署勑　上時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　上曰卿但進勑朕爲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所行非帝王事也乃使問翰林學士講求故實陶穀建議以爲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大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勑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　上從儀言　壬辰詔曰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並委

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限三千字以上而自是未及今未有
應者得非抱倜儻者恥肩於常調懷讜直者難効於有司必
欲與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並
許詣閤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　壬寅勅趙普監修國史
先是宰相兼職皆內降制處分今止用勅非舊典也　國朝
因唐及五代之故命相分領三館首相爲昭文館大學士其
次爲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院大學士　乙巳禁民越訴
二月戊申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上新定四時參選條件請州
郎發春季選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里外分定日限爲五等
各發離本處及京百司文解並以孟月十五日前到省餘季
準此若州府違限及解狀內少欠事件不依程式本判官錄
事參軍本曹官罰直殿選諸州負闕並仰申闕解條樣以木
夾重封題號逐季入遞送格式其百司技術官闕解亦準此
季內不至及有漏誤諸州本判官以下罰直殿選京百司本
官奏裁諸司歸司官合格日四時奏年滿候勅下準格取本
司文解赴流內銓據狀申奏依四時取解參選從之　是日
幸教船池遂幸相國寺　命右武統軍陳承昭帥丁夫數千
鑿渠自長社引潩水至京合閔河潩水出密之大騩山歷許
田會春夏霖雨則大溢害稼及渠成民無水患閔河之漕益
通流焉　三月權知貢舉陶穀奏進士合格者八人　夏四
月丁未朔以前博州軍事判官穎贄爲著作佐郎贄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試稱旨故也續末　乙卯改葬宣祖
昭武皇帝　昭憲皇太后于安陵　孝明皇后王氏　孝惠皇后賀
氏祔葬　上欲爲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
問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　乙
丑以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並本官參知政

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
事殿庭別設塼位於宰相後勅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
給皆半之蓋　上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也新錄百

（小字注：人事也太宗實錄云普在相位幾十年獨[illegible]事 與其事[illegible]欲用薛居正呂餘慶爲相普忌其與己同列 [illegible] 居正參[illegible] 太宗實錄[illegible] 稱儀傳[illegible]未人然也）

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
裴寂爲僕射知政事杜淹爲御史大夫參議朝政魏徵爲秘
書監參豫朝政蕭瑀爲特進參議政事劉洎爲黃門侍郎參
知政事劉幽求爲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
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
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
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
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爲對輒以參知政事爲丞相下一
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　六月左僕射王溥數勸其父宿州
防禦使祚[illegible]請老祚不得已乃上章自言意朝廷未之許
也己未以祚爲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
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大挺擊之親戚勸解乃止御史
臺太常禮院奏東宮三師正一品僕射二品若百官上表未
知何人爲首詔兩制議之戊辰翰林學士竇儀等奏僕射師長
百僚東宮三師臣子之官當以僕射爲表首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七月庚寅中書門下上重詳定翰林學士承旨陶
穀所議少尹幕職官參選條件應拔萃判超及進士九經判
中者並入初等職事判下者依常選初入防禦團練軍事推

官軍事判官者並授將仕郎試校書郎滿三周年得資即入留守兩府節度推官軍事判官並授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又三周年得資即入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並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滿二年得資即入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並授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滿一周年入同類職事諸府少尹一周年送名中書門下仍各依官階分四等已至兩使判官以上次任却入同類職事者加檢校官或轉憲銜觀察判官著緋十五年者賜紫每任以三周年為限閏月不在其內每一周年校成一考其常考並依令錄例書中上如經殿罰即降考一等若校成殊考南曹上其功績請行酬獎或考滿未代更一周年與成第四考隨府罷者不在赴集其奏授職事書校考第出給解由並準新條以備他年參選若兩任以上不成資但通計月日及二周年許折一任成資及勅替省員則取本任解由赴上不得則給以公憑並非時赴集其自以事故不得資俟能及違程不請告身一任者二周年赴集併兩任加一周年併三任者不在赴集限若令任有下考者殿一年入同類官如經恩得雪者免殿如罷任後出給解由違一季殿一年違兩季以上者殿二年丁憂服闋及非考滿去任者並同罷任如無解由或省校考牒並殿一年或失墜文書而給得格式公驗者免殿降準格停及使闕人二周年赴集其特勅停任及削官人曾經徒流不以官當者並經恩後本職年限赴集仍於刑部請雪牒如無負闕願入州縣官者將一周年月俸比校如有不同即上下不過十千者聽與注擬至防團判官以上入州縣官罷任後止理本職事年限赴集其諸府少尹考第亦以三周年為限從之自是銓選漸有倫矣　辛卯詔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及殿中侍御史

內供奉師頌等四十三人各舉才任藩鎮通判者一人　甲午令藩鎮無以初官為掌書記須歷兩任有文學者乃許奏辟詔吏部南曹員令常調赴集選人取歷任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獎　上慮銓衡止憑資歷其俊或沈於下僚故也（選舉志在四年今從此）

九月太子太傅魯國公范質寢疾　上數幸其第（故事宰相薨者駕往視之）臨視恐益為勞乃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之　上即命翰林司賜以果床酒器復幸其第謂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對曰臣昔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質性辨急以廉介自將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短常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斯可為宰相矣五代以來宰相多取給於方鎮質始絕之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食未嘗有異品疾革戒其子旻以毋請諡毋刻墓碑辛丑卒　上甚悼惜之贈中書令賻絹五百疋粟麥各百石後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植資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其所不足但欠世宗一死耳　改廣德殿為崇政殿　十月先是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廷偉未見）說通奏使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使通好并門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也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樞密院大程官孫遇興州軍校趙彥韜及楊蠲等以蠟彈帛書間行遺北漢其言已於褒漢增兵約北漢濟河同舉遇等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有穆昭嗣（繡繆）（未見）者初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為翰林醫官　上數召見問蜀

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　上大悅後數日　上得彥韜所獻書覽之笑曰吾西討有名矣乃并赦遇讃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畫以為圖（五代史闕文獻圖者孫遇蓋因詔書也言孫遇為其實不然）　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度使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為都監寧江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合步騎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均州刺史大名曹翰為西南面轉運使（翰初見顯德元年王仁贍以樞密副使為行營都監在節度使下蓋此時西川亂敝樞密猶未崇也）　上以西州將校多北人賜詔諭令轉禍為福有能導大軍供饋兵食舉衆歸順舉城來降者當議優賞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毆略吏民開發丘墳剪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命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蜀主治第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辭宴於崇德殿賜金玉帶衣服鞍馬戎器有差　上出蜀圖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剋日可定也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延德未見）趨奏曰西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　上嘉其果敢慰勉之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丁酉太常禮院言周文王廟舊以師尚父太公望並配今太公別封武成王春秋行釋奠之禮但請以師尚父配從之　壬寅遣作坊副使魏丕如江南弔祭　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為北面行營都統左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崇韜初見顯德二年趙廷隱子）為都監山南節度使韓保正（保正初見乾德元年）為招討使洋州節度使李進

為副招討使（進初見顯德二年）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為朕立功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任始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　冬十二月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於夔州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　上出地圖指其處謂光義曰泝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却乃以戰棹夾攻可必取也光義等未至鎖江三十里許捨舟前達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蜀寧江節度使太原高彥儔（彥儔初見顯德二年）謂副使趙崇濟（崇濟未見）監軍武守謙曰（守謙未見）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抵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戊辰守謙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光義遣馬軍都指揮使陵川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於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彥儔整衆將出鬬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濟未見）勸彥儔單騎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此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為計乃反拒其戶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光義等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九國志云王師壞門而入彥儔猶拒之殺十餘人乃縱火自焚而死十國紀年云今不取）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

路險衆難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illegible]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其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及三泉監軍劉廷祚。都統王昭遠、都監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illegible]

詔兩川行營所克復州縣，偽署將士有竄匿者，皆限一月於所在陳首，釋其罪。是月，京師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黄門馳騎齎賜全斌，且諭諸將以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

太祖皇帝

乾德三年春正月，蜀主聞王昭遠等敗，大懼，乃多出金帛募兵守劍門，命太子玄喆爲元帥，武信節度使兼侍中李廷珪[illegible]及前武定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惠安[illegible]副之。帥甲萬餘，旗幟悉用文繡，綢其杠以錦。將發而雨，玄喆慮其沾濕，悉令解去。俄雨止，復旆之，則皆倒懸杠上。玄喆又輦其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軍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illegible]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也。且來蘇狹徑，主[illegible]帥不宜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彊，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延德遂至青彊。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陣策馬先登，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冑棄甲而進，全斌等遂取劍州，殺蜀軍萬餘人。昭遠投東川，匿民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俄亦爲追騎所擒。太子玄喆與李廷珪等白衣嬉遊，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劍門已破，將退保東川，翌日棄軍西還，所過盡焚其廬舍倉廩，乃去。蜀主知劍州已破，太子玄喆亦奔還，惶駭不知所爲，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將石奉頵者對曰：東

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弊之蜀主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効死者司空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昊草表己卯[illegible][illegible]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太原伊審徵[illegible]奉降表詣軍前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所為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庚辰詔行營所經州府長吏以牛酒犒師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先鋒都監通事舍人田欽祚乘馹入奏又遣康延澤領百騎趣成都見蜀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留三日乃還欽祚汝陰人也 初劉光義等發夔州萬施開忠等州刺史皆迎降及遂州知州事少府少監陳愈亦降光義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 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彬詔褒之 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斌承制釋之蜀主復遣其弟保寧節度使雅王仁贄奉表求哀[illegible]也 丙申田欽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為請 上優詔荅之并諭西川將吏百姓等使皆安堵如故 丁酉赦蜀管內乾德二年逋租賦今年夏稅之半凡無名科役及增益賦調令諸州條析以聞當除之成都民食鹽斤為錢百六十減六十諸州鹽減三之一民乏食者賑之虜獲生口還其主僞文武官將校奉孟昶來降者並委王全斌奏其名亡命群盜許一月內陳首有懷才挺操恥仕僞庭者所在搜訪先賢丘壠並禁樵採前代祠廟咸加營葺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全斌等既入成都後數日劉光義等始至孟昶饋遺光義等及犒師之禮並如初已而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兩路將士爭功始相疾矣先是全斌受詔每制置必與諸將僉議由是各為異同雖小事亦不能即決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飲宴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貨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聽全斌遣右神武大將軍王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illegible]部送孟昶歸京師繼濤求宮人及金帛於昶守訥以白全斌乃留繼濤不遣繼濤河朔人也 仁贍按籍詰所在軍資將治李廷珪焚蕩之罪廷珪恐問計於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足其欲則置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女乃求諸姻戚得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由是獲免 是月改通州為達州 改萬春殿為長春殿 二月壬寅朔司天監言日當食驗天不食此據會要 癸卯命參知政事呂餘慶權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知梓州[illegible]餘慶以二月十二日[illegible]十二日癸丑也 餘慶至成都時盜四起將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命擒捕斬之以徇

軍中畏伏民乃寧居瓚至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衆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薪桿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人分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以興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彥韜爲興州刺史酬其嚮導之功也　丙午詔以西師所過民有調發供億之勞賜秦鳳隴成階襄荊南房均等州今年夏租之半安復郢鄧州光化漢陽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輸半年屋稅又詔僞蜀文武官並遣赴闕賜裝錢有差治行清白爲衆所知者所在州府以名聞（錄文武官赴闕[illegible]此據本紀）　丁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合格者姓名凡七人　庚申孟仁贄至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

自量過咎尚切憂疑等語詔大足其略曰既自求於多福當無恃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過慮所答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爲國母　詔自嘉渝忠萬至荊南沿江分置驛舸以濟行李三月孟昶與其官屬舉族歸朝由峽江而下（[illegible]實錄[illegible]上表[illegible]書不名及[illegible]月戊[illegible]賜[illegible]蜀將[illegible]上日此月[illegible]閣[illegible]長事王此月[illegible]舊傳云二月十九日[illegible]太祖還詔乃[illegible]湖自[illegible]官[illegible]荊州[illegible]不同[illegible]或少留[illegible]不同知也[illegible]本傳[illegible]月事[illegible]差[illegible]）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己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　上始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爲相勸　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此據本紀[illegible]年己巳月詔[illegible]五月甲申命）　詔時方鎮闕帥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簿漸爲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　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　上顧左右曰軍旅饑饉當豫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別置庫本志以他書[illegible]以乾德初未審何年詔此居平西川後以詔命[illegible]不得占留金帛附見其事）　夏四月　癸亥募諸軍子弟導五丈河貫宮城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先是　上遣使以御府供帳迓孟昶於江陵且命有司爲昶官舍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馬車乘乙酉昶至近郊皇弟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丙戌大陳諸軍於闕前昶與弟仁贄子玄喆玄珏（玄珏乾德三年見）宰相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帶　上御崇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按部還營遂宴昶等於大明殿

賜物有差　六月甲辰以孟昶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　庚戌孟昶卒　上爲輟五日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　上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　上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獲歸老并門妾之願也時　上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賚賜及昶卒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爲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秋七月是月始令諸州錄參與司法掾同斷獄從宗正丞趙邠之請也（邠未見）　上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　上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二事並從國史）

兵部尚書（未見此書會要亦有同歸錄）八月戊戌朔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為高下之等給散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都下 上每御便殿親臨試之川趙普之謀也辛酉以左散騎常侍歐陽炯為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善長笛 上嘗召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 上曰朕頃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伎故為我擒所以召炯欲驗言者之不誣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復召炯矣溫叟一日晚歸過明德門西闕前 上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騶者潛知之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制咸望恩宥籍卒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 上善之 九月己巳 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馬軍為驍雄步軍為雄武並屬侍衛司 十一月祕書監判大理寺汝陰尹拙等言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為舅姑服三年與禮律不同然亦畢務行用請別裁定之詔百官集議尚書省左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議曰謹按禮內則云婦事姑如事父母即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朞年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為當蓋五服制度前代增益已多只如嫂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為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為朞衆子婦小功增為大功父在為母服周高宗增為三年婦人為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夫而服又增姨舅同服緦麻及堂姨舅服袒免訖今遵行遂為典制伏況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衣衰麤婦襲紈綺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為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而止服周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 孝明皇后親行三年之服可以為萬代法矣十二月丁酉始令婦為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

太祖皇帝紀七

乾德四年二月權知貢舉王祐言進士合格者六人諸科合格者九人 上恐其遺才復令於不中選人內取其優長者第而升之 夏四月庚戌修崇元殿成改曰乾元殿

是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全操未見) 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碩錢五萬貫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皆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食貨志載此詔於乾德四年四月不得其日張全操江東人廟見興國二年二月錄此詔也)

五月上遣右拾遺孫逢吉(逢吉未見)至成都收偽蜀圖書法物乙亥逢吉還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 上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行儉約常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帟幙無文采之飾嘗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草 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 上初命宰相撰前世所無年號以改今元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廷者 上因閱其奩具得舊鑑鑑背字有乾德四年鑄 上大驚出鑑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皆不能答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偽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 上乃悟因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 上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此事不知果何時既無所繫姑因收蜀圖書法物附見之後)

上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上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篋籠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 上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為 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庚寅 上親試制科舉人姜涉等於紫雲樓下從容謂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曰則天一女主耳雖刑罰枉濫而終不殺狄仁傑所以能享國者良由此也因論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罷涉等所試文理疏略不應策問並賜酒食遣之 秋七月甲戌以前永州刺史晉陽安守忠為漢州刺史守忠初護屯田兵於河陰王師克興元上召守忠謂曰遠俗苛虐南鄭走集之地卿為朕撫和之即遣守忠權知興元於是移守漢州時王師未還供億倍費公帑不足守忠助以私錢 上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已汝見當効其為人 是月以孔子四十四代孫宜為曲阜縣主簿宜舉進士不中因上書述其家世特命之 八月丁酉詔西川民欠偽蜀官僚私債者悉除放辛丑召宰相樞密使開封尹翰林學士竇儀知制誥王祐等宴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 上謂宰相趙普等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會要以為宴近臣在元年八月按乾德元年十一月乃以儀為學士王祐二人便以兩制與宴乃會要誤也) 壬寅詔以憲府綱轄天官選吏秋曹讞獄俱謂難才理宜優異應御史臺吏部銓南曹刑部大理寺(知)與雜侍御史郎中少卿以下不同准事滿三歲者選其秩御史中丞尚書侍郎大理卿別議旌賞其奏補歸司勒留官令史府史各減一選 閏八月詔郡國令佐察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

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是歲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皆應詔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書府賜弼等科名（此據會要） 九月初丙川戍卒或亡命在賊黨中有請捕誅其妻子 上以語樞密使李崇矩崇矩曰彼叛亡固當孥戮然按其籍死者幾萬餘人 上曰朕慮其間有被賊驅劫非本心者乃盡釋弗誅丁巳以龍捷左右廂都指揮使馬邑党進權侍衛步軍司事先是禁軍校自都虞候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數細書於所執之梃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本出戎虜不識文字 上一日問進兵籍幾何進不能對舉梃曰盡在是矣 上笑謂其忠實益厚之進每擐甲胄則髭鬚皆磔睥睨目光如電視之若神人 冬十月辛酉朔詔太常寺自今大朝會復用二舞先是晉天福末戎虜亂華中原多故雅樂之器浸以淪廢

上始命判太常寺和峴講求修復之別造宮懸三十六虡設於庭及登歌兩架設於殿上又置鼓吹十二按及舞人所執旌纛竿干戚翟籥等與其服皆如舊制云 先是 上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命判太常寺和峴討論其理峴上疏曰十二月聲含在寂默古聖設法演而出之先立尺寸作為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其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合臣謂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上石尺是也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高蓋由於此夫衆表能測天地律管所宜準繩 上乃令依古法別造新尺并黃鐘九寸之管使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契合復下尚書省集議衆皆僉同遂重造十二律管以取聲由是雅樂音始和暢十一月癸巳日

南至 上御乾元殿受朝畢常服御大明殿群臣上壽初用雅樂登歌及文德武功二舞酒五行而罷 自平湖南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多與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舉動必為所制或者言其太甚宜稍抑損之乙未詔諸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會要云特以為官初錄用慮未悉事故有是命本紀詔語亦與會要略同惟新錄又於今月戊戌錄乃以歐陽脩歸田錄附益之） 上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竇儀在滁州時弗與親吏絹（事在顯德二年） 上每嘉其有執守屢對大臣言欲用為相趙普忌儀剛直遽引薛居正及呂餘慶參知政事陶穀趙逢高錫等又相黨附共排儀 上意中輟癸丑儀卒 上憫然謂左右曰朕薄佑天何奪我竇儀之速也優詔贈右僕射 上嘗納涼後苑召儀草制儀至苑門見 上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閤門使以奏 上自視微笑遽索冠帶而後召入未及宣詔儀遽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臣雖不才不足以動聖顧第恐豪傑聞而解體也 上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或以此事為陶穀誤也）（此據丁謂談錄乃以為竇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

太祖皇帝紀八

乾德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御乾元殿受朝幷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不帶平章事者皆位在卿監下於是特改焉　詔以時平年豐增上元張燈爲五夜　初呂餘慶至成都王全斌但典軍旅嘗謂所親曰我聞古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咎或曰今寇盜充斥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乃止既而僞蜀官民往往詣闕訟全斌及王仁贍崔彥進等破蜀時豪奪子女玉帛及擅發府庫隱沒貨財諸不法事使者每自蜀至　上問之盡得其狀於是與諸將同時召還仁贍先入見　上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冀自解免　上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此豈諸將所爲耶仁贍皇恐不能對　上以全斌等新有功不欲付之獄吏令中書門下追仁贍及全斌彥進與訟者質證凡所取受隱沒共爲錢六十四萬四千八百餘貫而蜀宮珍寶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又不與焉幷按以擅克削兵士裝錢殺降致寇之由全斌仁贍彥進皆具伏壬子令御史臺集百官於朝堂議全斌等罪癸丑百官表言全斌仁贍彥進法當死　上特赦之甲寅置崇義軍於隋州昭化軍於金州以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爲崇義留後武信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爲昭化留後樞密副使左衛大將軍王仁贍罷爲右衛大將軍丙辰詔全斌仁贍彥進三人元從軍將等曾受僞蜀士庶子女鞍馬金帛者並即時給還其主諸軍將士有所受者一切不問　丁巳以內客省使曹彬爲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劉光義改領鎮安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張廷翰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彰國節度使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爲步軍都虞候領保順節度使廷翰與進卿先爲歸州路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從光義平蜀且軍政不擾故賞之王仁贍之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　上固已知彬善於其職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辭曰諸將俱獲罪臣獨受賞何以自安不敢奉詔　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有纖芥之累仁贍豈爲卿隱耶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辭也進卿晉陽人　上嘗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爲國然死者人所難言之易耳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　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至委頓　上能得諸將死力類此　乙丑以西川轉運使給事中沈義倫爲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僞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爲獻者皆却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　上嘗從容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惟薦義倫可任　上亦聞義倫清節過人因擢用之　壬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合格者十人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　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韓重贇罷軍職出爲彰德節度使先是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　上怒欲誅之謀於趙普普曰陛下必不自將親兵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者　上怒猶未解普開陳愈切　上納其言止命重贇出鎮重贇聞普救己他日詣普稱謝普拒弗見　三月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初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爲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國史韓熙載傳稱全王文

章又在魯分野太宗鎮兖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按太宗建隆元年八月領泰寧節度二年七月除開封府尹安得此時猶鎮兖海謬誤矣 唐主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與之劇談或至夜分乃罷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初唐主於宮苑造寺僧尼常數百人先代嬪嬙悉度為尼朝退則僧服誦經拜跪盡瘁不厭僧或犯姦有司請論如律唐主曰刑之則縱其欲矣但令禮佛三百赦其罪有為塔象服飾侈靡者唐主尤之僧曰陛下不讀華嚴經豈知佛富貴乎國人化之佛事愈熾當時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徐鉉獨否然絕好鬼神之說徐鉉初見天福十二年會賢人獻官初見顯德六年台徵人

夏四月給事中開封馬士元謁樞密副使沈義倫適有吏白事義倫與語忘顧士元士元遽辭出歸語家人曰我為臺省近臣不為執政所禮可以去矣已卯遂致仕

陵州有陵井偽蜀置監歲煉鹽八十萬斤廣政二十三年井口摧圮毒氣上如煙霧煉匠縋入者皆死後井益塞民艱食鹽通判右賛善大夫真定賈璉始建議開浚刺史王奇謂浚之犯井龍役夫不肯進璉親執鍤畢役逾年而至泉脈是井本深五十四丈皆甃石而入其半曰小甖口小甖上皆以柟栢旁疊初煉鹽日三百斤稍增日三千六百斤璉上其事即詔璉知州事璉後卒官州人畫像祠之 秋七月先是諸道銅鑄佛像悉輦赴京毀之丁酉詔勿復毀仍令所在崇奉但毋更鑄周世宗悉毀銅佛像鑄錢嘗謂宰相曰佛教以為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鎮州銅大悲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自胸乳間入遂毀之太祖因重釋教此事見世宗征河北時所為其說見談苑今不取 先是平蜀得錦工數百人冬十月丙辰朔置綾錦院以處之命常參官監焉 癸酉度支判官侯陟言三司凡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其四餘皆度支主之自荊湖西蜀之平事務益衆欲令三司均主其八詔三司推官張純分判度支案事此據舊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

太祖皇帝紀九

開寶元年春正月乙巳大內營繕皆畢賜諸門名 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二月癸亥詔曰三年有成前朝之令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衙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頹毁及僝工充役則倍費勞人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送相付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是月納 皇后宋氏忠武節度使延渥之長女也延渥舊名偓 三月庚寅增修縣令尉捕賊功過令頒行之 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翌日穀入致謝 上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禮部具析以聞當令覆試 戊申唐主以樞密使右僕射湯悅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悅素與翰林學士張洎自能伺人主顏色善揣同列長短而悅因子布列三省樞密院表云清切之地魚貫其間又言悅作經綸才不宜居相位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罷自學士俄復故 丙子戶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蒙遷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多遊喜任術數善爲巧發奇中 上好禮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遷領戒吏令速白所上果引問書中事多遊應答無滯同列皆伏比益寵異之

十一月乙未詔諸道當輦送上供錢帛等舟車並從官給勿以

擾民 是月詔諸州通判糧料官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
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主庫吏每三年一易從
淮南轉運使蘇曉之請也此據實錄 唐主以勤政殿學士承
旨兵部尚書修國史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百勝節度使兼中
書令熙載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勢災異之變及獻所撰
格言唐主手詔褒答而有是命 六月辛巳以右補闕辛仲
甫權知彭州 上謂之曰蜀土始平輕俊之俗未革爾有文
武才幹是用命爾仲甫既至州兵與諸屯戍軍謀以長春
節宴集日爲亂仲甫初未覺也時民出郭拜墓仲甫率官屬
經遊於近郊見墓中草深恐其藏伏姦慝悉命燒薙之環黨
懼謀泄遂有告者凡百餘人悉禽戮于市 秋七月乙未中
元張燈 上御東華門賜從官飲 殿前散員都虞候董遵
誨爲通遠軍使遵誨涿州人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 上
微時嘗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謂 上曰每見
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爲
龍飛騰東西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 上皆不對它日論兵
戰事遵誨理屈即拂衣起 上乃辭宗本去自是遵誨亦不
復見紫雲矣及 上即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便
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 上令左右扶起因諭之曰卿尚記
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有擊
登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 上釋不問遵誨益感懼待罪 上
諭之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汝可勿復憂吾將錄用
汝遵誨再拜感泣又問遵誨母安在遵誨曰母氏在幽州患
難睽隔 上因令人重賂邊民竊迎其母送於遵誨仍加優
賜於是 上以通遠軍西戎近邊命遵誨守焉遵誨既至召
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刲羊釃酒厚加宴犒衆皆悅服後

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擊走之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
落以定 上嘉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嘗遣其外
弟虞卿劉綜來貢馬及還 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齎賜
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 上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
此爲嫌也 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
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
扣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皇恐迎拜 上曰已約吾
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
妻行酒 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
出 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
曰 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
上曰吾欲收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 上問其故
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
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圓黑子之地將何所逃
上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荊湖繼取
西川嘗因北漢界上諜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
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
宜下大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
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上
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孝
和之世不以大軍北伐 按太祖亡一開之皆亡人家則此時猶夫乎崩趙世氺太子以毋達一年秋戶開封開實六年乃且皆平帝稱蓋見開蘇云已約晉工者蓋嚴今攻曰吾亦然得遺寶又云皆安下河萬之議此尤洺世罪將略內川則可頁十題紀年北是天會七年宗審敢邢州人舊智榮謂帝曰君家自與居室爲廣何費我豈胡不攻圖使一方之民固善兵賜實人多什然不足棒君外與中原何不下太行爽君延馬載歲負於據洛川帝遼絕歸口爲我數遺君余家世非欲人勝存漢氏宗北耳上地士焉不能敵君十一安敢深入君欲決席負當過圍聯谷來皆城一戰宋帝笑曰存之何害於帝迎宇帝不曾並伐天會七年於宋乾德元年也今固劉鈞死謂其事於開

（寶元年文獻又與五代史不同今從五代）初北漢世祖女爲晉護聖卒薛釗妻生子繼恩漢高祖世禁衛以世祖故釋釗軍籍館於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其妻常居中釗罕得見意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其妻改適何氏復生子繼元而何與其妻皆卒世祖以孝和帝無子使養繼恩及繼元皆冒姓劉氏繼恩懦愎多髯長上短下垂目即魁梧徒步即侏儒事孝和帝盡恭昏定夜省禮甚謹者及爲太原尹選軟不治孝和帝甚愛之嘗謂宰相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是月孝和帝卧疾勤政閣召無爲執其手以後事付之繼恩始監國無爲與侍衛親軍使蔚進不協因出進守代州又建議漸斥去公族命繼恩弟繼忠守忻州繼忠亦孝和帝養子也自稱嘗使契丹得於疆埸定襄地實頗留吞晉陽繼恩責其覬望趣令就道繼忠頗出怨語或以白繼恩遂縊殺之孝和帝殂繼恩遣使告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　是月令諸州察民有飢者即發廩貸之　八月辛酉令合格選人到京者即赴集不必限四時及成甲次南曹銓司門下省三處磨勘注擬並點檢謝辭等並給一月限南曹八日銓司十五日門下省七日著爲定式若別論理課績或負過犯須至諸處勘會者即依例行遣仍具事以聞如無關貢及資考未當注擬者不在此限　丙寅命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潞州將有事於北漢也　戊辰以昭義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先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節度使趙贊爲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

九月壬午詔曰舊禁銅錢無出化外乃聞沿邊縱弛不復檢察自今五貫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貫以上其罪死　群臣三表上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丁亥詔從之辛卯詔自今假日御講武殿近臣但赴早參宰相以下皆具鞾笏諸司使以下悉繫鞋其朝假及大祠並如令式　庚午北漢主繼恩怨郭無爲初與其父言不助己且惡其專政欲逐之而未果居月加無爲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遠之也繼恩服衰裳視事退即皆居勤政閣其左右親信悉留太原府廨或請召入令衛繼恩弗聽於是文武百官皆進秩繼恩置酒燕諸大臣及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户繼恩驚起繞書堂屛風走霸榮以刃揕其胸而殺之無爲遣兵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迎立繼恩弟太原尹繼元繼恩立才六十餘日霸榮者邢州人（六子）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爲盜并汾間北漢世祖用爲散指揮使戍樂平王全斌攻樂平霸榮率所部降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北漢爲供奉官於是謀殺繼恩持其首歸朝故爲無爲所殺或謂無爲實使霸榮作亂亟誅霸榮以滅口故人無知者繼元始立王師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且請兵爲援又遣侍衛都虞候劉繼業馮進珂（進珂未見當考）領軍扼團柏谷以將作監馬峯爲樞密使監其軍峯太原人繼元妻峯女也繼業本名重貴姓楊氏重勳兄幼事北漢世祖遂更賜以姓名馮峯至洞過河（洞過河亦謂之洞渦水）與李繼勳等遇何繼筠以先鋒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獲馬五百匹禽其將張環石斌遂奪汾河橋傳太原城下焚延夏門繼元遣殿直都知郭守斌領內直兵出戰又敗守斌中流矢退入城中（是日二十八日與子緣賜奏）

丁未北漢在勝軍使李瓊來降初王師克郴州獲南漢內

品十餘人有餘延業者人質幺麽 上見之問曰爾在嶺南
為何官對曰為扈駕弓箭官乃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
上笑因問其國政事延業具言其奢侈殘酷之狀上驚駭
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肆為
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 上猶未欲亟加
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
使致書南漢主不從國初緣舊制祭東嶽太山於兗州西嶽
華山於華州北嶽常山於定州中嶽嵩山於河南府於是有
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今按祭典請祭南嶽衡山於衡州東
鎮沂山於沂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隴州中鎮霍
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府
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其江瀆准顯德五年勑祭
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祭於成都府北鎮醫巫閭山在營州
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鎮於定州嶽祠既而五鎮之
祭復闕[illegible] 十月甲戌戶部員外
郎雷德驤[illegible]責授商州司戶參軍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
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
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
聚斂財賄 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
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
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黜焉德驤同州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是月上遣使齎詔
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
郭無為馬峯等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為安國節度使峯而下
並與藩鎮無為得詔色動仍出繼元一詔餘皆匿之自是始
有貳志勸繼元納款繼元不從 十一月辛巳詔以盜賊漸

自減諸縣弓手有差令尉輯占留者重寘其罪 癸巳詔天
下縣令佐自今檢苗定稅部役差夫鈐轄徵科區分刑獄凡
關事務責在公平如有違踰並宜論訴或令佐不相糾舉許
吏民 得實者賞之有差 先是 上入 太廟見其所陳
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 上曰吾 祖
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
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
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
事詔自今親享 太廟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同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峴又言乾德初郊祀上帝
[illegible]望燎位而燎壇稍遠有司不聞告燔燎之聲臣時為禮官
職當其導親聞御音令舉燭相應按史記封禪書奉常以十
月水通權火狀若桔槹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望勑有
司今後前制從之舊制 太廟每室用一 犢郊壇用犢十
一周顯德初太廟四室共用一犢乾德初從禮儀使之請增
太廟用三郊壇用五羊豕如今是歲復減犢數如周制 壬
寅親享 太廟 癸卯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改元蠲 乾
德五年以前逋租御乾元殿受尊號冊 是月契丹以兵來
援北漢李繼勳等皆引歸北漢因入寇大掠晉絳二州之境
[illegible] 唐主納后周
氏昭惠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昭惠
疾甚忽見后入顧問妹幾時至宮后幼未有所知乃以實對

曰數日矣昭憲怒遂輟御而臥不復顧既殂后常出入禁中至是納以爲后其夕燕群臣韓熙載等皆賦詩以風唐主亦不之譴也初議昏禮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定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古今不相沿襲固請用樂又按禮房中樂無鍾鼓佑謂鉉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非房中樂而何后初見帝北齊禮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蓋冠禮所謂母荅子拜者也鉉以爲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承宗祖主祭祀請荅后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與庶人同請不荅拜又卑服之制多所駁異議久不決唐主命文安郡公徐游詳其是非游希旨奏用佑議游尋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佑廣陵人也（散騎常侍度之子）　唐主既納周后頗留情樂府監察御史張憲上疏其略曰大展教坊廣開第宅下條制則教人廉隅興宮苑則多方奇巧道路皆言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與教坊使袁承進昔高祖欲拜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舉朝皆笑今雖不拜承進爲侍郎而賜以侍郎居宅事亦相類矣唐主批諭再三賜帛三十段旌其敢言然終不能改也（[illegible]本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

太祖皇帝紀十

開寶二年二月乙卯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戊午詔親征己未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爲東京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爲大內部署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建雄節度使趙贊爲馬步軍都虞候先赴太原甲子車駕發京師丁卯次王橋頓彰德節度使韓重贇來朝上謂之曰虜知我以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將由此路入御可爲朕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乃以重贇爲北面都部署義武節度使洛陽祁廷義副之　權知貢舉趙逢奏進士合格者七人（此據會要及登科記其[illegible]）（[illegible]）　乙巳次相州庚午次磁州乙亥次潞州以霖雨駐蹕時諸州饋餉畢集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以爲非理稽留將罪轉運使宰相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獲罪敵人聞之必謂儲偫不充非所以威遠之道但當擇治劇者蒞此州耳丙子命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潞州祐即發遣車乘行路無阻以樞密直學士趙逢爲隨駕轉運使仍鑄印賜之　北漢侍衛都虞候劉繼業馮進珂屯於團柏谷遣衛隊指揮使陳廷山領數百騎來偵邏會李繼勳等前軍至廷山即以所部降繼業進珂知衆寡不敵亦領兵奔還晉陽北漢主怒罷其兵柄繼勳等遂圍城時契丹使內侍韓知璠冊命北漢主爲帝北漢主夜開北門以納之明日置宴群臣皆頌宰相郭無爲哭於庭中拔佩刀自刺北漢主遽降階持其手引之升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抗百萬之師乎蓋無爲欲以此搖衆心也　三月上駐蹕潞州凡十有八日獲北漢諜者問之對曰城中民罹

毒久矣口夜望 車駕 恨其遲耳 上笑給衣服縱之壬
辰發潞州 戊戌次太原庚子觀兵於城南始命築長連城
辛丑幸汾河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知太原
行府事 乙巳幸城東南始命築長堤壅汾水先是有欲增
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 陛下自有數千萬兵
在左右胡不用也 上未寤承昭以馬策指汾水 上大笑因
使承昭董其役 丙午決晉祠水灌城丁未命李建勳軍於
城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爲四寨以逼之
北漢人乘晦突門潛犯西寨趙贊率衆與戰弩矢貫贊足未
退時党進遣東寨都監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聞
鼓聲即引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 上遽至戰所桩赴援
者非精甲問之則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東
寨党進挺身逐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塹中北漢兵

五八一 一 二

出援之繼業緣絙入城獲免夏四月戊申朔幸城東觀築
堤辛亥遣洺州刺史孫萬進萬進據見 領軍數千人圍汾州以
判四方館事任城翟守素監其軍壬子復幸城東賜群臣及
諸軍時服宴從臣 初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石嶺關部署
屯於陽曲 上聞契丹分道來援北漢其一自石嶺關入乃
驛召繼筠詣行在所授以方略并給精騎數千使往拒之且
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卿捷奏至也時已盛暑 上命太官
設麻粥以賜繼筠食訖辭去戰于陽曲縣北大敗契丹禽其
武州刺史王彥符斬首千餘級獲生口百餘人馬七百餘疋
鎧甲甚衆己未繼筠遣子承睿來獻捷承睿未至 上登北
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逆問之果承睿也北漢恃虜援城
久不下 上乃以所獻鎧甲首級示之城中人奪氣 五月
契丹兵果分道由定州入 冦韓重贇陣于嘉山以待之契丹

見旗幟大駭欲遁去重贇急擊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己
未使來告捷 上大喜手詔褒之甲申幸城北引汾水入
新堤灌其城戊子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强弩進攻其
城內外馬步軍都軍頭橫州團練使王廷乂親鼓之免冑先
登流矢中其腦而顛庚寅廷乂卒辛卯殿前指揮使都虞候
衮州刺史石漢卿亦中流矢溺死癸巳贈廷乂建武節度使
漢卿衮州防禦使 是月 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
苦乃詔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撿視洒掃獄户
洗滌杻械貧困不能自存者給飯食病者給藥輕繫小罪即
時決遣無得淹滯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焉
此詔見戊子日紀今移見於後 太原圍急郭無爲謀出奔因請自將兵夜
擊王師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命劉繼業郭守斌爲之副
比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伺其反是夕初甚晴霽已而風

五八一 一 三

雨晦冥無爲行至北橋因駐馬召諸將而劉繼業以馬傷足
先收所部兵入城矣守斌迷失道呼之不獲無爲不能獨前
乃與麾下數十人亦還閏月戊申水自延夏門甕城入穿外城
兩重注城中城中大驚擾 上幸長堤觀焉水口漸闊北漢
人緣城設障爲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飄出
直抵水口而止王師弩矢不能徹北漢人因以施功水
口遂塞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聽閹人衛德貴
極言無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殺之以徇城中稍定北
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我攻戰之具我師擊走之斬首
萬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主降 上令衛士擐甲開
壁門入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半夜輕諾乎 上使
伺之果諜者詐僞也 己酉幸城南命水軍乘輕舟焚其門
右僕射魏仁浦卒仁浦嘗侍春宴 上笑謂仁浦曰何不勸

我一柸仁浦因前上壽 上密謂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審思 上嘉其對宴罷就第賜上尊酒十碩御膳羊百口既而從行中途遇疾還卒於梁侯驛贈侍中謚曰宣懿太原城久不下東西班都指揮使范陽李懷忠率衆攻之戰不利中流矢幾死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 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再拜呼萬歲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被腹病而契丹亦復還兵來援壬子太常博士李光贊上疏上言曰 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與中國為鄰今與 陛下為臣矣甚顧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辱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中心踴躍各有窺覦傳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惟 陛下裁之況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或河津汎溢道路阻難輦運稽遲恐勞宸慮 上覽奏甚喜復問宰相趙普普亦以為然因使普召光贊撫之癸丑移幸城東罕山之南始議班師也 己未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庚申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鎮潞等州用絳人薛化光之策也化光言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賦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界砦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 上嘉納之此據范鎮東齋記事陵處瑒修誌蒔臺墓乃云父化光以榮下太宗不見用勝蓋誤也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得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二萬先是陳洪進以漳泉二州降得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十一州軍得戶十及漳泉五之一善化光之策行其耕民多凡南從所存死錢且文錢與民數同始以一戶奉一兵也周不以傳乎今知此稱山東今推十國紀年并書河南密

壬戌車駕發太原我師陷敵百人 上遣驍雄副指揮使從儀孔守正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盡奪以還 北漢主籍我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費敗罄竭賴此少濟據十國紀年 戊辰次鎮州初真定蘇澄善養生為道士居龍興觀唐晉間數被召皆辭疾不起契丹主凡欲自立時求僧道之有名稱者加以爵命惟澄不受於是 上召見之謂曰朕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豈有意乎對曰京師浩穰非所安也上亦不彊壬申幸其所居謂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少盡以養生之術教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 上悅厚賜之 六月庚辰詔 車駕所過民無出今年秋租 癸未以右補闕大名王明為荊湖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 己丑次滑州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辛卯見于胙城縣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牋奏 上命知制誥盧多遜館從謙于館多遜延奕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斂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君臣之禮不知其它多遜媿謝曰孰謂江南無人元方文徽子也文徽初見天福八年此據十國紀年乃六月事 癸巳 車駕至自太原曲赦京城繫囚是月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時契丹遣其將南大王來援屯於

太原城下劉繼業言於北漢主曰虜貪利棄信它日必破吾國今救兵驕而無備願襲取之獲馬數萬因籍河東之地以歸中國使晉人免於塗炭陛下長享貴寵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南大王數日北還贈遺甚厚　秋七月詔自今祀天地用太牢餘當用牛者代以羊豕　八月　靈武節度使馮繼業既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時出兵略奪羌夷羊馬戎人不附又撫士卒少恩部下多叛武繼業亦慮其為變　上在潛日與繼業有舊及即位繼業數來朝覲貢獻因請舉族內徙庚辰以繼業為靜難節度使　己亥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大名府辭日上謂之曰大名卿之故鄉古人所謂晝錦者也　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廟朝廷擇可使代馮繼業者時考功郎中段思恭知泗州　上以思恭嘗有功眉州乃召赴闕命知靈州先詔之曰馮繼業言靈州非蕃帥主之戎人不服雖衛霍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它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思恭曰謹奉詔上壯之又謂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生立大功豈於我朝獨無人耶厚賜遣之仍以途涉諸戎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既視事矯繼業之失悉心綏撫夷落安靜周訪利病多所條奏甚得吏民之情　散指揮都知杜延進與其徒十九人謀作亂事覺　上夜啓玄武門命內侍密詔殿前都虞候楊義分捕延進皆獲　上御便殿親詰之庚寅悉斬于市夷其族義屏在玄武門側　上一日教戰後池鼓譟之聲徹于外義聞之不測其故遂入至苑門猶著皁綈袍　上召見命坐謂曰吾教水戰內侍從北謀耳既出謂侍臣曰此眞忠臣也　辛卯詔歸陝州並貫隸京師相深趙三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三百二十四人詔復其家三年己亥　上燕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諭　上指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榆次武行德（行德初見天福十二年）前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前定國節度使白重贊前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伐閱及履歷艱苦　上曰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為太子太傅從義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彥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贊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寶訓又故事並稱向拱袁彥同日罷方鎮按拱今年七月彥自靜難徙鳳翔拱自西京徙安遠也時皆在鎮不在京師蓋誤也今不取）太子太傅王溥遷太子太師入謝　上顧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　十一月庚申回鶻于闐皆遣使來貢方物回鶻使者道由靈州交易於市知州段思恭遣吏市硇砂吏與胡人爭直忿競思恭擇吏不問械繫（之男人數日始得之而以鞫出也）閱回鶻可汗遣使來訴詔靈州詢械繫之由思恭自知理屈不敢報自是數年回鶻不復入貢　丙寅賜近臣環幸金鳳園　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分直學士院（自翰學士院及多）遜始也先是堂吏以事至翰林拜於堂下學士略離席勞揖事已即退未嘗與坐昉前在翰林猶然及是有白事者遂拜堂上更展敘中外無復蒙白之禮昉愕然詢於同列則云如此承襲數年矣莫詰其故也禮部尚書長安楊昭儉喜譏評因揚言昉詞堂吏嘗獲其剌字云（昭儉初見漢乾祐二年）　十二月乙巳以房州防禦使王彥昇為原州防禦使彥昇以狩力善擊劍軍中目曰王劍兒性殘忍在原州凡五年戎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戎人於前手捽其耳嚼之下以卮酒戎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啗其耳者數百戎人畏懼不敢

犯塞至天聖中西戎猶有雞耳者蓋番昇所謂也 有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上幼從文悅肄業及即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周鄭王時在房州 上謂文悅長者戊午命文悅知房州事 奪右贊善大夫王昭文兩任配隸汝州坐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為姦贓故也 是歲契丹主明為帳下所殺明性嚴急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者庖者挾食刃殺明於黑山下明立凡十九年諡穆宗號天順皇帝無子諸部首領迎立天授皇帝兀欲之子明記號天贊皇帝更名賢改元保寧以上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為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守興女燕燕為皇后初兀欲與妻同日遇害明記年九歲有以氈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蕭氏即燕燕也上京實錄乃以燕燕為北宰相蕭思溫女與實錄字異或別名思溫再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一

太祖皇帝紀十一

開寶三年春正月癸丑廢海州東海監復為縣 辛酉詔諸州官吏次第審察民有孝弟彰聞德業純茂者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材異行不限此數所舉得其實狀等級加賞不如詔者罪之 鎮寧節度使張令鐸之罷軍職也 上令皇弟光美娶令鐸女為夫人及令鐸自鎮寧來朝被病 上親問之賜錢五千貫銀五千兩又賜其家人甚厚己巳令鐸卒贈侍中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然克捷之後未嘗妄殺一人也及其卒人多惜之 二月己卯雄州言刺史侯仁矩卒仁矩益之子也備邊牧民皆稱職 上甚惜之特遣中使護喪官給葬事仁矩子延廣亦有勇略仁矩延廣此初見乾德元年 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虜數千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 庚寅幸西茶庫遂幸建隆觀 三月壬寅朔詔禮部貢院閱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以名聞甲辰得司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復取十五舉未經終場者四十三人並賜出身仍詔自今勿得為例新錄本志及會要書此事與前錄一事人數參差今依舊錄附於此 權知貢舉扈蒙擢進士合格者八人 己酉以忠正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武節度使審琦鎮壽春凡八年歲得租課羨入為用未嘗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忤其錄事史幕僚白令不先諮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彊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賞也何按之有聞者

跋服 辛亥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致仕昭素酸棗人少篤學有志行市物隨所索償其直或以實非本價辨則曰汝亟受之不然辨妄語人矣由是人不敢欺且相告曰王先生市物不可虛索其價也方治所居室積木墻壁間有穿窬者爲木所礙不得入昭素覺之悉推所有擲于外謂盜曰汝速去恐捕者至盜慙委物而逝由是邑中無盜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遊 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 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見之晚昭素謝不能 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爻正當 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 上甚悅即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 上愛其語書屏几間留月餘數求歸故有是命年八十九乃卒于家（[illegible]）

（[illegible]）乙未宰相趙普屬疾 上親視疾賜銀器五千兩絹五千疋又賜其妻和氏銀二千兩衣著二千匹 夏四月己卯詔三司諸路兩稅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又詔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竿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勿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 令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等各舉見任前資幕州縣官內舉任常參者一人 五月改廣政殿爲大明殿 六月甲戌皇長女封昭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王承衍承衍審琦之子也 秋七月壬寅詔民訴水旱災傷者夏不得過四月秋不得過七月 壬子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奉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內州縣官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奉月增給五千諸州凡二萬戶者依舊設曹官三員戶不滿二萬止置錄事參軍司法參軍各一員司法兼司戶不滿萬止置司法司戶各一員司戶兼錄事參軍不滿五千止置司戶一員兼司法及錄事參軍事縣千戶以上依舊置令尉主簿凡三員戶不滿千止置令尉各一員縣令兼主簿事不滿四百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令尉事 丙辰詔西川竊盜至死合奏裁者並部送赴闕 詔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川例省減員數（[illegible]） 丙寅唐中書侍郎韓熙載卒初唐主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任情棄禮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唐主以此難之俾被劾奏左遷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即路且上表求哀唐主喜留之妓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唐主曰吾無如之何矣及卒唐主歎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贈以平章事問前世有此比否近臣對曰昔劉程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手書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家無餘財棺槨衣衾皆唐主賜之（[illegible]）

八月庚寅以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隰州團練使（[illegible]）謙溥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甚厚得其死力常往來境上以少擊衆北漢人患之爲蠟彈封書以間進遺其書道中晉州節度使趙贊得之以聞 上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召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爲北漢人所惡故乃反間也奏至 上悟遽令釋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進感激願擊賊自効上嘗命有司爲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甋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 上怒曰郭進控扼西山踰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

上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進以建隆元年…一月為西…）烟（烟據別錄…事未…此年也）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書數千言諭南漢主以歸款於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囚慎儀驛書答唐主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 上始決意伐之 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illegible]）（美等…八月二十二日…今…[illegible]）甲辰詔周文王成王康王秦始皇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二十七陵嘗被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先是南漢舊制多以宦者…（[illegible]）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人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為宮

六百廿 二 四

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王師次于白霞賀州刺史陳守忠（[illegible]）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illegible]）將士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以大加賞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眾皆解體王師拔馮乘前鋒至芳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癸丑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彥柔…）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眾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為所乘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冑率所部

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畚鍤作壍且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以納王師（[illegible]）督戰…流…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為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王師經昭州崇徹但擁衆自衛而已 冬十月癸酉詔前代功臣烈士（[illegible]）元積等三十一人各置守冢戶禁樵采 辛巳[illegible]州管內（[illegible]）王師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珪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 上聞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初契丹六萬騎寇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 上謂欽祚曰彼眾我寡但背城列陣

三百廿 二 五 文

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小却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下馬以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甚眾夜入保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乃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 癸亥捷奏至 上甚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先是詔諸道舉有德行者於是皆集闕下命學士院試問史理而曹州所舉人孔蟾所對稍優丙寅以蟾為章丘縣主簿 是月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眾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十二月庚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贈右僕射陶穀卒命中使臨護葬事穀文翰冠一時自以久次意希大用然為人

傾側佷媚魏仁浦在中書穀自言出於魏氏以舅事仁浦每見輒望塵下拜妻孫氏淫恣穀不能制 上素薄之選置宰輔未嘗及穀穀不能平一日使其黨因事風 上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 上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乃諺所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乎穀因作詩題翰林壁頗怨望 上益薄之遂決意不用 瀛之高陽舊屬契丹與定之博野相隣博野人數侵擾之乃於東北三十里置行縣周世宗既克三關行縣寔通邊徼距州治絕遠民訴其不便轉運使以聞辛未徙行縣歸舊治 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陣於蓮華峰山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以身免遂取韶州禽其刺史辛延渥[illegible]及諫議大夫鄧文遠[illegible]延渥潛遣使勸南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器使李託深沮其議國中震怒南漢主始命斬東塲為距守計頗諸將無可使者宮嫗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illegible]統眾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抗王師距番禺才百餘里 是冬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illegible]密表言淮南諸州戍兵各不過千人 宋朝前年滅蜀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北渡徑據正陽因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疆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而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于 宋朝事成國家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懼無成功徒速欺不從 初宜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青春晏之據為本院承旨遷沿江巡檢召募亡命習水戰屢要吳越兵於海門獲其艦數百其說唐主曰吳越仇讎也它日必為北朝鄉導腹背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能用[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二

太祖皇帝紀十二

開寶四年春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
丙午，詔諸道州縣自今並不得更差攝官，凡有闕員，即具聞奏，當從與注授，前所差攝官皆罷之，職事以見任官權管。
通判閬州殿中侍御史平棘路沖言本州職役戶負恃形勢輸租違期，已別立版簿於通判廳，依限督責，從其請，遂為條制。
詔諸州府並置形勢版簿，令通判專掌其租。
禁河東諸州民徙內郡者私齎兵器。
戊午，命知制誥盧多遜等重修天下圖經，其書訖不克成。
是月，王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甲子，至栅口。乙丑，至馬逕[illegible]
[illegible]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栅，游騎數出挑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南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漼[illegible]中書舍人卓惟休[illegible]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即令部送漼等赴闕。漼既入不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距[illegible]
[illegible]卷之勢，且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涉水而陣，崇岳殿後，與其奔潰。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栅。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栅，若以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栅，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illegible]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illegible]
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縶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豚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illegible]
庚寅，群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illegible]
辛卯，放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
知制誥盧多遜權知貢舉，進士合格者十人。上以令尉捕賊先定日限，其已被批罰者或遂絕意追捕，乃詔自今雖限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于籍，以除其罰，但不得敘為勤績。其累經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illegible]
三月，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去。詔前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二戶。前右監門衛將軍趙玭既勤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玭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玭以為言。上怒，促閤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

閤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 上意頓解反詰責玭命武士撾之御史鞫於殿庭皆力營救 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夏四月丙寅朔責為汝州牙校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 以嶺南儋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令廣州擇官分知州事 潘美遣使送劉鋹及其宗黨并偽官屬于京師鋹至八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鋹鋹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德昭曰向皇帝在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于玉津園 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鋹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崇譽 上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詰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先獻 太廟太社 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 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鋹罪并其官屬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等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伏其該博遂用之 以右補闕王明為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府軍但以丁夫負荷糧糗數萬眾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謀 上嘉其功故擢用焉 上使軍器庫使楚昭輔按左藏庫金帛數目而畢條對稱旨 上嘉其心計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 辛丑宴劉鋹於崇德殿 六月辛未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僭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去帝號及宮名易以一品之服繼芳 壬申初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兼使通判謝玭兼判官 詔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益之（[illegible]六年書乃成） 命學士院試廣南偽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 初上征晉陽命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率眾巡邊至上谷漁陽虜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生口牛羊數萬口計已而 車駕還京令仁瑀歸治所明年群盜起兗州賊首周弼尤兇悍自號長脚龍監軍率兵討之為所敗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數人入泰山擒弼盡獲其黨嘗郊以寧夜從仁瑀為瀛州防禦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擾也但醉誤耳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横非過失也豈敢以己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 成都布衣羅居通表親屬墓日誦佛書有芝草生甘露降守臣表其事於是以居通為延長縣主簿 壬午以劉鋹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真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尤為精妙詔示尚方諸工官皆駭伏 上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鋹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 上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

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见太平為大梁
布衣矣頃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
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别酌
以賜鋹鋹大慚頓首謝（鋹獻酖事錄在五年汴川今移入）上既平廣南
欲行報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乙
未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 上
難其代終不許及被病 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溫叟
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
叟焉父名岳非侍宴終身不聽樂 皇弟開封尹光義聞溫叟
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
中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黍角紈扇所遣吏即前
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
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它日光義因侍宴諭當世名節士具
道溫叟辭錢事 上歎賞久之溫叟既卒 上難其繼曰必
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
居半歲始自為中丞 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
每一石外别輸二升為雀鼠耗先是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
民凡輸一碩乃為一碩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 戊
戌賜皇弟開封尹門戟十四枝 內侍養子多爭財起訟戊
午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
院違者準前詔抵死 建武節度使判桂州何繼筠來朝癸
亥卒于京師 上親臨其喪慟謂左右曰繼筠捍邊有功
朕不早授藩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旄鉞未幾果至淪沒豈
不哀哉即命中使護喪事别賜寶劍甲冑以葬繼筠深沉有
智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北邊前後二十年善揣知
虜情虜憚之必畫像拜之 八月甲申群臣奉

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詔答曰余雖以興化為心未能力
致儻便以成功自大寔所難安群臣拜表訖不允 冬十
月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并已悉命除之邕
州俗重淫祀被病者不敢治療但殺雞豚徼福於淫昏之
鬼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親為和合民有言病者給之
獲愈者千計乃以方書刻石置聽壁部內化之會偽漢
所署知州官邵存忠劫上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
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賊遂小却旻創甚乃堅
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
圍解旻疾未平詔肩輿歸闕所過役丁夫皆給直旻質之子也
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
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日言太宗時每歲將郊祀前下詔又竊盜依赦律恩宥法乃 詔不以徵了史館日曆并言竊盜竊贓等不可與赦盜）
（同科今並刑名遂宜在前中而史官執筆不能日歷舊文 寔宗曰當御前書曰小司言殺之 上曰理數如然不）
（可改當從文官錢傳今 刑法所書賞用肖聖語云）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
陛下親郊上帝以覃赦宥旦以天下至大其間有慶澤所未
及節文所該者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
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荊潭桂廣之地
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
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 上嘉納其言（此詔論周翰恩加恕在此）
（何已今附見申戍後 蓋情因明所從之）周翰嘗監綾錦院杖錦工過差為所訴
上怒甚召而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而忍肆
其酷毒耶將亦杖之周翰自言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 上
乃止 上初識周翰父彥溫於軍中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為
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亦與彥溫善守信入朝 上因
語及之守信微露 上意周翰遽上表謝 上不喜其命遂

寢二事必不假在此年無可繫書并書之因從推恩論之後 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
煩苛賦斂並除之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詔
應州有公使庫知州與通判同上曆支破今州軍公使庫并本會十月事 十
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
去唐號改印文為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
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
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
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
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 上偉度它日 上因出
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
會 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 上顧見問何物普以
實對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皇
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卻之

十二　七

上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
而受之二事不知的在何時蓋是開寶中李燾賜書記開典故事不書年故據此事相類故并書於從善入
覲之 丙申吳越王俶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
庚戌詔曰取才之道蓋非一端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
慮脊吏民政或著吏能雷同退棄良可惜也宜悉令有司按
其歷任績三攝無贓敗即以名聞受偽署者不在此限 河
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 上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按
鞫庚戌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左驍衛大將軍杜
審肇免歸私第恕博興人事皇弟光義於開封為判官頗盡
押積嘗謁宰相趙普會普宴客閽者不即通恕怒而去普聞
之亟使人謝焉恕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恕及 上為審肇擇
佐貳普即請用恕光義留之弗得居澶州幾二年竟坐法誅
投其尸於河恕家人初不知也偶於中流得其尸朝服故在

後數日乃知恕所以死人謂恕罪不至此普實報私怨耳
戊午親饗太廟始用繡衣鹵簿 己未合祭天地于南郊
大赦蠲開寶元年以前逋租 初上擇偽蜀親兵習弓馬者
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禮畢
行賞 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
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 上怒遣中使謂之曰
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
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
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 上問曰莊宗以英武
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
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
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
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

八

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
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三

太祖皇帝紀十三

開寶五年春　正月丁酉禁民鑄鐵爲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　上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　前鄆州盧縣尉鄢陵許永詣闕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七十有九而永年七十有五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　上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上悅因厚賜之即授永鄆城縣令　吏部尚書致仕陳國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謚及立碑以重吾過也　二月乙亥以荊南荊門鎮爲荊門軍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熙古守本官參知政事　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修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從善爲南楚國公從鎰爲江國公從謙爲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二月辛卯朔皇第二女封延慶公主　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　上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爲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爲戰守計　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象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庚子延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保吉守信之子也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俊（仁俊未見）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州隸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俊擇偽官因其俗治之　辛卯仁俊列上騎崇瓊等四人（[illegible]）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効可也　三月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爲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子以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甲申詔所在嚴禁之　夏四月　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州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常樂州　己亥以參知政事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樞密副使沈義倫子繼宗並爲西頭供奉官　五月乙丑廢澄竇淨欽富思明康繡禺順宰黨羅等十三州前後所廢縣又四十九　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以石縋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至并府庫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真珠來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　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頴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　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爲災也　癸酉　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　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

因告諭頡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多皆等皆稱萬歲　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含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　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　乙巳發鄭州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蚤覽經決滋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即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　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受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先是女真寇白沙寨略官馬三疋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勃海郡等三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俘白沙寨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寇略之罪而嘉其効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秋七月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　上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　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効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　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談苑載此事以為魏國長公主按魏國太宗第九女也當太祖時魏國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抑此事實錄載咸信言之因附見公主出降之後或更考）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　上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為計度今倉儲垂盡乃請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給餽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安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衆昭輔皇恐計不知所出乃徑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泣告乞於　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光義許之　昭輔出光義問左右知客押牙永城陳從信曰唯將奈何從信對曰從信嘗遊楚泗間見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於所歷州縣勘給故多凝滯若自楚發即計日併支往復皆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宜各宿備運卒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七十商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儲物亦隱匿不糶是以米益貴而民將憂其餒殍也光義然之明日具以告　上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陳從信事在開寶三年秋寶訓云在二年按楚昭輔權判三司實四年五月安得三年秋已有此事今載於五年秋庶免抵捂冬十月江南米十萬石至京師即具從信所議行也）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

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　上嘉之秩滿歸闕

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

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

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王明為副

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為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隆平集言開寶六年始以徐舉為嶺南運判恐誤）　九月庚午復濮州　樞密使李崇矩與

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　上聞之不喜先

是樞密使宰相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　上始令分異之有

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之漸薄

伸怨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羲叟黃金私託翰林

學士扈蒙與羲叟甲科引軍器庫使劉審瓊為證　上

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　上怒稍解癸酉崇矩罷

為鎮國節度使賜伸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伸死其母

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匄久之就前訴遂繼昌獨召見與白

金百兩時稱繼昌長者　禁玄象器物天文圖讖七曜曆

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冬十月

復東州　戊戌詔邊遠官歲滿三周即與除代所司專閱其

籍勿使踰時　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

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

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旱必召於

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　上甚重之　是月運江淮米

十萬碩至京師皆汴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十一月　癸亥

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　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州

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如從他處至者先投牒開封府奏請

旨方許就試其國學亦不得妄冒監生參預為送　甲戌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三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四

太祖皇帝紀十四

開寶六年春正月甲子以雲安監爲雲安軍又以渠合渝瀘昌開巴榮□達資戎涪忠萬夔施十七州及廣安梁山雲安三軍別置水陸計度轉運使仍以知雲安監太子中允張顯爲之

二月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碩賑淄州飢民 辛丑以□郎陸才衛爲在京糧料使大僕寺丞趙巨川爲西京□使汴糧料見 國初承舊制用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 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鄭王殂 上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帝 辛酉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一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 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濬材質最陋應對失次黜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舉 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當 上以問翰林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 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爲考官乙亥 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預焉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爲太常少卿考官右贊善大夫楊可法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爲常式 十年以數舡泄爲講武池閑河北患民同五丈河爲膺灘可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夏四月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係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義案安其通否以驗放不得優假庶至終場中禁私

薦屬舉人嘗告者其賞有差與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
科場 復置南義州 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
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詔改鄉貢開
元禮為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 是日遣盧多遜為
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
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
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鍇等通
夕讎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
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 上
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壬寅命知制誥張澹權判翰林院
事澹本傳云權直學士院今從實錄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
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
卷 上制序摹印以頒天下 癸丑詔曰堂後官十五人從
來不曾替換宜令吏部流內銓於前資見任令錄判司簿尉
內揀選諳會公事有行止無違闕者十五員具姓名奏當議
差補仍三年與替若無違闕其令錄除升朝官判司簿尉除
上縣令 五月丙辰以前武陟縣尉婁宣又為宿州別駕充堂
後官又得新成州錄事參軍任能前鄆縣令夏德崇前三
原縣尉孔崇照皆授諸州上佐用之 上知堂吏擅中書權
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
劉仲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猶有
殊恩重實其罰 供備庫使李守信受詔市木秦隴間以官
錢鉅萬及代歸為部下所告守信至中牟縣聞其事自剄於
傳舍 上命司勳郎中監在京商稅務蘇曉按之逮捕其衆
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守信女也守信嘗用木為筏以遺
適曉獲其私書以進 上將赦之曉固請寘適於法適坐棄

市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盜官錢 上憐
癸亥以曉為右諫議大夫復監在京商稅務曉無子有一女
甚愛之亦先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云 樞密副使沈義倫
居第卑陋處之晏如當時貴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
私宅及主者敗皆自啓於 上前義倫亦嘗市木為母營佛
舍因奏其事 上笑謂義倫曰爾非踰矩者知居第尚不葺
因遣中使按圖督工匠五百人為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願得
制度狹小使有以聞 上亦不違其志 戊辰詔曰朝廷立
取士之科分胥吏之秩所以辨等異乎編民苟真偽以相參
俾名實之斯監宜有釐革無容混淆自今諸州有冒稱鄉術
攝官並不得以客籍謁見州縣官吏假冒文牒所在官司追
毀之其有經試舉人及歷承之視事之官不用此制 甲戌
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史臺事 上
留意聽斷專事欽卹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
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
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鞫開封府
舊以牙校分掌其職 上哀矜庶獄始詔改任士人六月癸
未朔以前館陶縣令李蕘為光祿寺丞兼左軍巡撿安豐縣
令趙中猗為太府寺丞兼右軍巡撿 辛卯召京百司吏七
百餘人見于便殿 上親閱試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蜀民
所輸兩稅皆以疋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
例 上慮其傷民壬寅詔西川諸州凡以疋帛折稅並準市
價 初雷德驤責商州司戶參軍刺史以德驤舊為尚書郎
頗賓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反參德驤不能
堪出怨言嶼聞之奴打言德驤嘗為文訕朝廷嶼因召德驤
與語潜遣吏絣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

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寔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於其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多請託受賕而秘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於洞洞多委以家事 一日託有鄰市白金半挺因語有鄰曰此欲賂胡將軍胡將軍謂贊也有鄰亦嘗出入贊家故洞語之時又有詔榷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引試錄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經三攝而一任欠其解由偉兄前進士侁爲偉造僞印得送銓遂上章告其事并言宗正丞趙孚乾德中授西川官稱疾不之任皆宰相之庇 上怒悉下御史獄鞫實 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癸卯偉坐棄市孚及洞侁贊可度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其家財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鄰號呼聲聞于外數日而死 廢灉州復春州丁未復舜州賀州 趙普之爲政也專廷臣多疾之 上初聽趙玭之訴欲逐普既上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 上訪諸李昉昉曰臣職司書詔普所爲臣不得而知也 上默然自李崇矩罷 上於普稍有間及趙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在易州首尾十年撫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用兵所向與敵名震北虜十餘年間不敢寇邊民皆賴之及卒 上甚嗟惜即錄其子昭度爲供奉官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爲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多失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爲司寇院以新

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敘相當者爲司寇參軍 中書擬左補闕辛仲甫爲淮南轉運使 上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戶部判官賜錢百萬有榷酤之吏武帝連等二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連年被繫竭資産不能償餓死者數人榜箠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 八月草澤王德方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 泗州軍事推官侯濟決杖除名濟嘗應拔萃科當試判時假手於人至是爲人所發故也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爲己任 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 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 上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 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 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弗聽起普隨之 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 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 上不悅雨良久不止 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於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 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 上意類此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閤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緼焚之其多得謗怨始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訴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 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 願賜昭鑒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

行入宴皆用教坊不知是何年廢昔行狀乃乾祐五年春事今附此 是月流内銓上言請復
四時選應引對者毋季一時引對詔從之時國家取荆衡克
梁益下交廣闊土旣廣吏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人向曹投
狀判成送銓司依次注擬其後選部闕官又特詔貢取解非
時共集謂之放選習以爲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
案原本不書月會要乃載四時選在九年八月今訂 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
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爲尚書左丞餘慶 上霸府元
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處耘獲罪時餘
慶知江陵還朝 上委曲問處耘事餘慶具以實對及普忤
旨左右爭短之餘慶獨爲明辨 上意稍解時稱長者 己
巳以吳開封尹光義封晉王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爲永興
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爲門下侍郎樞密副
使戶部侍郎沈義倫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
守信兼侍中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
同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爲中書舍
人參知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爲樞密副使
辛未靜江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義爲建武節度使殿前都
指揮使自韓重贇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乃
以命義 壬申詔晉王位居宰相上詔西京諸鎮門列戟如
東京之制 江南内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裕元千規輯
最相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鍊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
特信之佑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甚貴重
而已及佑亦仙官也各於其家置淨室圖像神怪披髮裸袒
而祭人莫得窺平語佑曰六朝大臣冢中多寶劍及寶鑑得
而佩之可以辟鬼亦入仙矣佑求之甚切不能得會張泊亦

好方士之說乃共買鍾龍山前古冢地數十頃以爲別墅遇
休沐則相與聯騎造焉僕夫負畚鍤而往破一冢得古器必得
之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冢其怪誕類此佑嘗
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化俗是務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
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
闢曠土以種桑又以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於星火
百姓大擾國主遽罷之佑疑皆出政汎己乃歷詆大臣與陛
下者兩府爲朋且夕將謀竊發其言國將亡非己爲相不可
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興澄
可任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
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誡之佑遂不復朝謁告家
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彊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助收河東
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答佑
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爲狂悉置不問冬十月壬午佑
上第七表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
連貢封章指陳姦宄甚一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
白詞窮理盡忠邪洞分皆陛下黨庇姦回曲容諂僞使賊臣
之儔得保祿位如骨肉使國家愔愔如日將暮不絕僅孔之
忠不及古往之暴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爲君無道行矣古有
桀紂孫晧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
姦回以敗亂其國家是陛下爲君不及桀紂孫晧遠矣臣以
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
旦爲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爲罪則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
怒排其狂訐謗訕始由李平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使收佑
佑即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亦縊死獄中國主尋復謂左
右曰吾誅佑思之踰旬不決蓋不獲已也明平皆有其家廩

紛之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之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不雙立稍相持佑嘗咎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因論莫二請輝殿在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汝郡公徐遼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參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illegible]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丁酉除名人雷德驤為秘書丞分判御史臺三院事 甲辰特赦中書批答院三司及諸司吏自前隱欺未發者並使之自新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朗為官所譖 上怒立詔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先命去冠帶仁朗神意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鳳州路都巡檢伐木除官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用之令主藏禁中豈復為欺利以自污 上怒解乃已以仁朗為[illegible]易使 十一月癸丑令常參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有文學者一人 少府監致仕盧億有高識恥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疾卒丙午多遜起復 女真遣使來貢馬 是歲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格貢舉及流降制書等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參詳議取堪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有旨限選數集人取解出身科目銓司檢勘注擬加選減選之狀南曹檢勘用闕年滿使術考課存問雅處分[illegible]凡二十條總二百八十七事循資格一卷制敕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 [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五　　五

太祖皇帝紀十五

開寶七年二月 壬辰夔州言刺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斌在夔州踰十年邊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悍勇如虎也 四月丙午命左補闕南皮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兼宜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 五月甲寅以斧州所舉貞廉德行忠孝人齊得一為章丘縣主簿得一初以五經教授鄉里子弟自遠而至晉末遭亂其家為州將所害得一脫身免訴諸朝廷州將坐黜得一乃還家布衣蔬食不復仕進於是應詔來京師策試中選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渤海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馬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擒置於法壬戌命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 秋七月盧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 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 上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 上始決意伐之[illegible] 初江南人樊若冰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約魚釆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 上令學士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冰告 上以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 上即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召若冰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荊湖如若冰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 八月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 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

藏人言亡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時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
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偫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
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
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
以詔草示文贄遂遣文贄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俶遣其
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
師期承祐俶妃之兄本伶人以妃故貴近用事專其國政時
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
曹翰領兵先赴荆南　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
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
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
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與參知政事盧
多遜同門生　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之外無所預

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
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丁卯遂遣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
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
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清
輝殿學士右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
掌機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冀全
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
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慮無自貽後
悔使還具言其狀　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
己（穆使還當在此月今附此）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
步軍都虞候潁州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
冬十月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
儀重帑入貢且買宴　上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

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
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　上
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illegible]）
（[illegible]）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
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
俶前鋒且監其軍　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
軍戰櫂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
自趨池州繇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
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其異於它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
走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
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
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

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illegible]陸萬友往
守之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
艘生擒八百餘人（[illegible]）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
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
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今最詳備後唐明宗亦
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館近朝以來
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
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
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疏遠是階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
之事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
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
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魏羽以城降雄遠即
當塗也江南置軍於其縣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

石磯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
明日　上謂宰相曰昨覽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跡乃
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
於采石磯生擒一千餘人及其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
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與
百匹至是驗為前鋒以拒王師既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
賜者也　十一月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
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初為浮梁國主聞之以
語清輝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成
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爾於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
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
將行國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illegible]〉
戊子吳越王俶遣使脩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
主所遺書其略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
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爾　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於
權知雄州內園使孫全興其略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
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為鄰國不亦休哉辛丑
全興以琮書來上　上命全興答書許修好焉〈[illegible]〉　鄭彥
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不救真衆敗十
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
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六

太祖皇帝紀十六

開寶八年春正月乙酉　上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雖能正身
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
義如唐太宗受人諫諍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
使天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
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
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
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
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
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所部
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
梁美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　二月甲子
上謂宰臣曰年穀登豐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
所宜共思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　丁卯知制誥
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秘書丞雷德驤
並權同知貢舉命權同知貢舉始此　戊辰　上御講武殿覆
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
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平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
可否進退之盡革疇昔之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內出詩賦
題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江南進士
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嗣宗汾
州人也　初授秦州司寇參軍時侍御史路沖知州事為政苛
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閒極言其失沖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
民之無賴而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者按劾
具得訟者誣罔之狀以聞嗣宗始獲免〈[illegible]〉

事差以宇揮衛教坊神衛檢兀　是月江南知貢舉戶部員外郎伍喬
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訖于是歲凡十
七牓放進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經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　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蟲
蠅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
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
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己丑有
司言自二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夏四月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　上曰
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効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
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
樂部遷轉爾乃命為太常寺太樂署令　五月初陳喬張洎
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師入其境國主弗憂
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講經講易高談不卹政事軍書告
急非徐元楀等皆莫得通師傳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
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効死意但欲
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强勁誰能敵之
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
繼勳故亦為巡檢使親近繼勳皆令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
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
背拘囚之由是衆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
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柵城外旌旗
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責以流言惑衆
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軍士爭臠割其肉頃刻都盡繼
勳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自等掌之也於是遣

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並未之行也
[illegible]擁十萬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
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為
害將不小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
已病遷延不行令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不從克貞
[illegible]　六月壬寅朔鳳翔節度使太師兼中
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事彥卿武勇有謀善
用兵契丹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呪
曰豈彥卿在其中耶契丹既滅晉北歸耶律德光問其左右
曰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耶曰不與彥卿來何失策之甚
也　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壁
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江南捷書累至御史
督李從鎰入貢賦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有[illegible]是群
臣修復從鎰即奉表請罪　上嘉其得禮遣中使劉援供帳
宰臣[illegible]從鎰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
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
受賂不法為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
自度緊法又病甚乃私遣人求哀於多遜時金陵未拔　上
頗厭兵南土卑濕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　上議令曹彬等
退屯廣陵休士馬以為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陟新從廣陵
來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　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
上令皇城卒挾入見即大言曰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
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請夷三族　上屏左右召陟升殿
問狀遂寢前議故陟罪不治　八月[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
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澄[illegible]國主尤親

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未合離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副孤心澄泣涕奉辭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功業國主聞之甚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攜貳堅曰兵勝則可不勝立爲虜矣救至而後圖戰未晚也國主遣命凌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卻絳方入城閉門復合因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爲絳所謀紿謂絳曰聞首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爲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惟絳可爾澄僞爲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既得出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將不生矣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將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降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奈何澄曰事急矣當自爲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而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已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今進此今已去澄徧召諸將告曰澄忠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何如將吏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耶彼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爲衆戒丙戌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爲樂或勸赴難皆不荅　乙酉除名人宋惟忠棄市坐私習天文妖言切害爲其弟惟吉所告故也　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爲陳符命以爲金湯之固未易取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既還　上復

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illegible]

道士周惟簡者鄱陽人也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於紫極宮宿以祉祠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兵鋒復召爲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猶冀朱令贇舉湖口兵來援謂鉉曰汝既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置臣於度外爾國主泣下即拜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操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賜宸奏曰令惟簡乘間求衣侍謝政養病久之十月己亥朔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説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盡於是大臣亦先白　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　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　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説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説累數百　上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自進　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曉也　上雖不爲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illegible]遣莊宅使王仁珪

內供奉官李仁祚與知河南府焦繼勳同修洛陽宮室，上始謀西幸也。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三百以襲令贇。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艦，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幟，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蹙，因縱火距鬬，會北風，其火反及之，其衆遂潰。己未，生擒令贇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本紀及劉遇傳皆云獲令贇於皖口。王明傳云小孤山，江南野錄又云[illegible]，未知孰是，今從本紀及劉遇傳。

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頗任數詐以卜人主之遇。蟠時領染院，乙丑，車駕臨幸，蟠伺上將至，輒衣短後衣，甚蔽，持從親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上以為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

十一月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復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它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彊遣臣來爾。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他日願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將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它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丙戌，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絕，兵又數敗，城中聲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剋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鬬，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初，陳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於是攜妻子及橐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責，請以臣為辭。國主曰：歷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何面目以見國人乎？遂縊。洎乃告國主曰：臣與喬共掌樞務，今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illegible]

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群臣迎拜於門，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令曰：有欲

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則盡
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
廣當厚自齎裝既爲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
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
諫曰苟有不虞誰執其咎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力爭不已彬
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百人
爲煜載輜重煜方懽戴國主無言審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黄
金分賂近臣獨右内史學士張佖不受皆彬自陳頃奏其事
彬謂佖邀名奏不許但取金輸之官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
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爲軍士所掠者即時遣
還之因大蒐于軍無得匿人妻子者庶府庫悉封軍使許仲
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　十二
月己亥湖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
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群臣皆稱賀　上泣謂左右曰宇縣
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
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　辛丑放
江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文武官吏見親務者並
仍其舊　令大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
書送闕下　己未以恩赦侯劉鋹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
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祜判門下
省與判吏部流内銓侯陟不協陟所注擬祜多駁正陟訴於
盧多遜多遜初爲學士陰傾宰相趙普衆謂祜助已祜不聽
多遜曰昔唐宇文融與張說有隙爲融所譖而出說復集賢
融遂敗罔以傳示多遜見勸擇之多遜不悅奏祜坐陟事
黜爲鎮國行軍司馬（小注）
先是　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

知杲令諭旨於其王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
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
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
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
丁卯俶請以長春節朝覲詔許之　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
特以所來請解許首薦貢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七

太祖皇帝紀十七

開寶九年[illegible]

春正月戊辰朔御乾元殿受朝 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奉露布以聞 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來獻 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 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 上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鉉從煜至京師 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 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 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 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宗屬皆授諸衛將軍 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湯悅為太子少傅[illegible]太子大保徐遊左右史侍郎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illegible]為太子中允[illegible]在江南守道中立國人稱其長者鉉性質古無矯飾 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于南郊 二月己亥群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 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群臣請易以立極居尊 上不得已許之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去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 上許彬以使相爲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何必使相也 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illegible] 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班於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敕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illegible] 己未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遣東[illegible]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賜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也 上初即位以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積弊為我修整之即擢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 上討澤潞幷揚下荊湖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丕增造至千步 二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與作坊舊京師有作坊諸州有作院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 上親閱之列五庫以貯焉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illegible] 庚午命吳越王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辛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 上曰行自我朝

表異恩也即令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 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敘兄弟之禮俶伏地叩頭辭得止 上將西幸俶懇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且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泣涕願三歲一朝 上曰川塗迂遠俟有詔乃來也先是群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 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袱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塗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illegible]）丙子車駕發京師丁丑次鄭州庚辰上謁安陵奠獻號慟左右皆泣既而登闕臺西北鄉發鳴鏑指其所曰我後當葬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illegible]）辛未上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召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勳面獎之加彰德節度使 夏四月 有司言準令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祀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圜丘增十六虡餘如前制 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illegible]）初雨彌月不止 上遣中使齋三木與[illegible]祈（[illegible]）約宿齋日雨不止當[illegible]又使禱（[illegible]）[illegible]三藏塔不如約則毀之及期始晴霽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 上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 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 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 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 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 上不答王出 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illegible]）甲辰始下詔東歸（[illegible]）丙午車駕發洛陽宮 辛亥至東京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牙將宋德明殺刺史謝彥實城不降詔先鋒都指揮使曹翰為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眾丁丑始拔之翰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 翰因請輸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歸至潁川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盡載金帛置鐵像於其上時號為押綱羅漢 己未詔自今旬假不視事賜百官休沐 六月己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上以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指示役夫為大輪激金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 上雖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 上數幸其府恩

禮其厚嘗疾病殆不知人 上亟往問親為灼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夜至丙王汗洽蘇息 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之賜以龍鳳鞍勒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 上起送至殿階親扶之王帳下士蒙城高瓊左手執鐙以出 上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illegible]

武寧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聞達之聞寬而容衆軍旅樂為之用其然居外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 八月丁未命攻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為都虞候 壬子以樞密副使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事自後宣徽使闕即命樞密使副兼領院事[illegible]

冬十月有神降于盩厔縣民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為道士 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illegible] 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illegible]

十二 五

[illegible]

天地宗廟出周不然也設如所言則　太祖傳立晉王約已
定於建隆初矣開寶未命宰相又何請耶宗復而則太於謝
旨也且遺事乃一人所者其首毛圖當柔詞今弟七草館去
欺其第十一章又太爾宣不自相矛熱印日書實疑度按宏
此章盍吾之怨家兄人多遽親黨所爲欲肆其爲畏故云合
爲傳亂寄書事中實非素爾作也禹併臣　太宗史直室實
無族小且之然爲得豆衆遂埋害囊人也史不敢鑿爲室
虛汚暖君父若是不斷緩爲罪業戶書表華多代晉作實併
傳亦將晉雖愛重爲得不爲爲書愚不爲晉遂乃凌喙此傳
信方　大由晏舜時晉其在州並七大夫統不知之而覽章
乃云與盡多趣若入宮作非爲併有著蓋明甚嫌多遂它當
不當朝廷之故所使章也日非綱是章焉有可皆其修學
曾不今是蓋爲偶罪文白名天下令斗漳遣事語多設李啓
不例爲將中日心輩故遷賣寫有疑爲持書莫同應王士
夫夫以書託名爲偶財鄉宣之不獲推究占
此最言義者故河可不以懷求止云

癸丑　上崩于萬歲殿時夜四鼓　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　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程德玄先坐於府門德玄者滎澤人善爲醫繼恩詰之德玄對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扣關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恩異之乃告以故扣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　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　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

山漆司馬亢王闕部以王繼
謂爲無隆程德然爲誤遽之
今依國史改定按開寶皇后以開寶元年二月
開貢八年七月娶焦熟熟女出閣衍年十七
爲閑實皇后尊亦下古有寺惠芳試德芳
芳西史方拔傳馬習平祿人晉天文式之
宗以晉乞尹京邑時朝延申爲不習天大之
宗斯吏稔愈云昇德乞無戒詔杰令及門几
既夕部契道德玄德玄恐其日害莫漸以來
王閉見之辰生德玄程與呂止宵汝一室中
太宗命專玄以人陽守之將闕丁　太祖及
洛果奖遣殘亦數月部以藏究後此與得諾
婁坊夜有扣關疾吟娓赴宮卿事不同議
本有一蔬今且提陪玄傳及司馬光記聞

甲寅　太宗即位

群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　帝號慟殞絕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　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爲之防曲爲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　以開封府判官著作郎陸澤程羽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推官右贊善大夫賈琰爲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門人襄邑郭贄爲著作佐郎正諫即諫議也避　上名改之　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爲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爲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帝友愛尤篤不欲德芳輩異其稱呼并詔王石魏氏三公主皆依稱爲皇子皇女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倫即義倫也參知政事盧多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爲樞密使

十一月　甲子追冊故尹氏爲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爲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　上微時娶焉　丁卯詔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　宰臣薛居正上　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昌詔恭依　庚午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爲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關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如故　國初并益廣南各僭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伏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漢超及進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每來朝

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 太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盛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illegible] 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多內忌擅發麾下兵入虜境略奪生口羊馬由是二將交惡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illegible] 進守西[illegible]山凡二十年少貧賤與類休舒應富人家富人子欲殺之其婦笠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為邢州即使訪笠氏婦笠時已死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己子將嫁為大校妻女辭以世本農畝進乃擇民家子配焉在洺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詔諸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將大行誅賞焉 以太子少詹事湯悅率更令徐鉉並直學士院太子中允張洎直舍人院直舍人院自洎始 以供奉官薛惟吉為右千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士盧雍並為水部員外郎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即與繼宗同多遜時方寵幸 上特命之非舊典云 是月劉鋹封衛國公李煜封隴西郡公

煜去違命侯之號 十二月己巳朔翰林學士李昉上 大行皇帝諡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 太祖 太宗皇帝紀一[illegible] 大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甲寅 上御乾元殿受朝賀而不樂大赦改元 上以親政踰月特與天下更始非[illegible]也 丁巳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琰為三司副[illegible]置副使自琰始 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八

太宗皇帝紀二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丙寅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
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
爲一藏吏倚爲姦始命分之詔侍臣曰朕以涼德纘守鴻圖
務遵世業皆未行 先帝成規不敢輒有改易然財貨充
牣苟非官吏使各專其職爾黃中等出知昇州嘗案行
府一室扃鐍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其價
直數萬萬乃李氏宮閤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 上曰
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汚法而害人矣賜錢二十萬
按昇州不得月日據本傳在二年十一月所見 平州除發國時事之一月庚子不知何時也 上初即位以
彊宇至遠吏員益衆思得振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
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
爲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千三百餘人命太
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右補闕石熙載試進士左贊善大夫
侯陶等試諸科戶部郎中侯陟監之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
人名戊辰 上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賦成平側
相間依次用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爲三等得河
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
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
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 上憐其老特賜同三
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綠袍靴笏錫宴開寶寺 上自爲
詩二章賜之擢用禮部放牓之後醵飲於曲江號曰聞喜宴
五代多於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爲主之 上命中使典領
供帳甚盛第一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
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

資職事判司簿尉寵章殊異歷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 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乃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裝錢人二十萬[illegible]或曰太祖之幸西京也洛陽人張齊賢[illegible]獻下幷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謹刑十策 太祖召見便坐問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 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皆可書 太祖怒令衛士曳出及還語 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齊賢舉進士 上決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適在數十人後 上不悅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釋褐除盡為齊賢故也[illegible] 乙亥賜鄉貢進士孔世基同本科出身褒先聖之後也 庚辰詔以美名易禁軍諸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 初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復稅其什一然後給符聽其貨鬻商人旁緣為奸輸江涉淮頗紊國法轉運使樊若冰請禁之仍增所市之直以便民李煜稱用鐵錢於民不便二月壬辰朔若冰請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並取以給官鑄諸州官所貯銅錢盡發以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糴銷鐵錢既不度江益以新錢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且除銅錢度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illegible] 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乙未詔賜錢三百萬煜雖貧乘洎猶出索之[illegible]頻問煜與洎洎意歉然時潘謹修掌煜記室洎疑謹修教煜素與謹修善由是亦稍疎焉 戊戌詔京朝官出知節鎮者借紫知防團刺史州及通判並借緋罷日依舊 庚子 上改名炅詔除已改州縣職官及人名外舊名二字不須迴避

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勳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櫝貯其骨出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民甚苦之而不敢告 上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會有訴者亟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鞫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今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乙卯斬繼勳於洛陽市并斬女僧八人洛陽民三輩皆為繼勳強市子女者長壽寺僧惠廣嘗與繼勳同食人肉 上令先折其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 三月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榷易局大出官庫香藥寶貨稍增其價許商人入金帛買之歲可得錢三十[illegible]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有所出 上然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貫[illegible]至五十萬貫 戊寅命翰林學士李昉等[illegible]書為一千卷小說為五百卷 初節度使得補子弟為軍中牙校因父兄財力率豪橫者縱民間苦之洛下有十衙內放恣左驍衛上將軍太原田景咸子漢明其一也 上雅知其弊始即位即詔諸州府籍其名部送闕下至者凡百人癸未悉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餘五人老病不任事遣還 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夏四月 甲寅契丹遣鴻臚少卿耶律敞等來助葬 乙卯葬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于永昌陵 太祖晏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吏不知典故豈有為丞郎而判寺乎若言判寺自丞以下

至簿皆可判也何假別命官乎唐朝丞郎兼判他局者甚多或官高則言判某官事或官卑則言知某官事或未即真則言權知某官事或言檢校某官事唯太常卿尤爲重任未聞可攝而判之必朝廷不以吾不才苟言攝知太常卿事可矣然近者竇儀判大理寺猶須判國子監此蓋失之久矣宗諤因問凡制敕所出必自中書但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某事判心不經心惟堂吏舉近例使押字爾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輟於選補後進者多不習故事由是臺省官規漸成廢墜云 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于契丹右贊善大夫穆彼副之仲甫至境上聞朝廷議興師伐北漢而北漢實倚契丹爲援遂留未敢進飛奏求罷有詔遣行既至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上喜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者使得如仲甫數人朕何患也 己卯詔 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庚辰詔修鳳翔府終南山北帝宮宮即張守真所築以祀神者也 丁亥詔太子中舍陳鄂等同詳定玉篇切韻（與本志實錄不同[illegible]重詳定篇韻在乾德中恐誤也今不取） 秋七月初周太祖以中書舍人魚崇諒爲翰林學士時崇諒母留陝州求解官歸養詔予長告辭日賜坐冠帶且發其母衣物甚厚百日屢遣使存問之尋拜禮部侍郎復爲學士詔書諭令本州歸闕崇諒再表辭以母老不願離本土優詔不允屬歲暮寒冽崇諒請俟春末入朝許之未幾周祖喪乃奔赴京師世宗舉行前詔崇諒辭曰先帝許臣至春末就職若因奔喪遂受命非禮也因請如前約及期崇諒將母即路會世宗征高平崇諒未至闕聞言曰崇諒頓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就養陝州訖 太祖朝不起 上雅聞其名欲召見之崇諒復辭以疾上不奪其志丙子授崇諒兵部侍郎致仕（崇諒北海人[illegible]） 閏七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程德玄往宿州迎勞之 丁巳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圖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皆上尚書省國初以閏爲限所以周知山川之險易戶口之衆寡也（實錄於此下[illegible]） 八月丙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優渥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 上初即位以少府監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晉爲節度使保寅素與晉有隙事多爲晉所抑保寅心不能平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虢州刺史許昌裔（[illegible]）亦訴保義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illegible]）往察之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 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聯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戊辰 上納瀚言詔邠寧涇原鄜坊延州陝虢襄均房復鄧唐陳宋亳鄆濟滄德青單貝淄兗潞冀滑衛鎮深趙定祁等州並直屬京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按此時已罷節鎮所領支郡[illegible]） 九月吳越王俶將入朝先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壬辰詔戶部郎中侯陟至宿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甚等 唐大府中兵

亂寖之始令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又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 國初因漢制其輸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丁酉詔所在悉用七十七為百每千錢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錢民先有藏蓄者悉令送官官據銅給其直 上留意戎事每朝罷即召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取伉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彊乃令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辛亥大閱 上與文武大臣從官登臺而觀殿前都指揮使楊信初董其事 上以信病瘖不能言命天武左廂都指揮使崔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為進退之節每按旗指蹤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 上甚悅即遣中使密以金帶賜翰謂之曰此朕藩邸時所服者也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朝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隳紊故也楊信即楊義避 上名改焉丙辰 上始狩於近郊作詩賜群臣令屬和 國子監主簿郭恕先決杖配隸登州禁錮恕先即忠恕也初事貢乾州司戶參軍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岐雍陜洛之間或逾月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人皆異之尤善篆得其書者藏以為寶 上雅聞恕先名既即位召為國子監主簿賜襲衣甚厚令於太學刊定歷代字書仍待押班壽神與賓館之恕先美鬚髯一日忽盡拔去神與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爾神與大怒白 上以恕先無檢局放縱敗度 上稍疎之恕先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且擅鬻官物取其直上怒故及於禍恕先行至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將改葬但得其衣衾若尸解云 冬十月辛酉命衛大將軍李崇矩為邕貴潯橫欽賓等州都巡檢使未幾徙瓊崖儋萬暨下軍上感悍於從行崇矩盡出器用金帛凡直數百萬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至洞穴撫諭以巳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在嶺表及海上凡四五年恬然不以炎荒嬰慮昔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皆一日而度未嘗留滯從者亦皆無恙人謂崇矩純德之報云 十一月鎮安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党進出為忠武節度使進掌禁衛凡十二年嘗徼巡京師閭巷間有畜哥禽獸者進或見必命左右取而放之罵曰買肉不供父母反飼禽獸乎 上時在晉邸有名鷹為親吏養之進適見詰責將取放吏亟走白晉王進遽止且與之錢令市肉謂曰汝謹視此無使為它物所傷京師傳以為笑及鎮許下幕府吏小忤意必命左右批其頰其愚詐暴皆此類也嘗為杜重威家奴重威子孫貧賤進月分俸錢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十二月甲戌靈州通遠軍界諸蕃族剽略官綱詔知靈州宋守忠通遠軍使董遵誨討之遵誨部分將出諸蕃族大懼盡歸所剽略肉袒請罪遵誨即斬撫之自是各謹封略秋毫不敢犯上命遵誨兼領靈州路巡檢在通遠軍凡十四年 初南漢人取昭州偽政酷累民不聊生周渭率鄉人六百逾嶺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又為賊所敗渭奔黃北走不暇與其妻莫氏訣二子年幼留莫所莫少父母欲嫁之莫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乃親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嫁凡二十六年於是渭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使人訪求得之渭時已改娶欲復迎莫莫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與婦孫居此久矣不宜舍去時人嘉歎為著莫節婦傳渭亦具奏詔特爵命之并其二

子皆賜以官（南漢取昭州乃騎興運元年）　是冬北漢邊候言晉潞邢洺
鎮冀等州皆治戎器及攻城之具又轉漕芻粟北漢主甚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九

太宗皇帝紀三

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己酉命翰林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錄直學士院湯悅等修江表事迹　建隆初三館所藏書裁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多凡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二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帙稍備自梁氏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纔蔽風雨周廬徼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即移於它所始能成之　上初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自經始至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

三六十

麗甲于內庭　二月丙辰朔詔賜名為崇文院西序啓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廡為昭文書庫南廡為集賢書庫西廡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辛未　上幸西綾錦院命近臣觀織室機杼還幸崇文院觀書悉召親王宰相檢閱問難復召劉鋹李煜令縱觀　上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盡醉而罷　以吳越王俶將至癸酉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迎勞之　太平興國初詔以卒三萬五千人鑿池引金水河注之於是臨幸賜役卒人各千錢布一端遂名池曰金明（[illegible]）　三月己丑以吳越王俶將至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　吳越王俶又先遣平江節度使孫承祐入奏事　上優禮之己巳即命承祐

護諸司供帳勞俶於近郊又命齊王廷美宴俶於迎春苑
己酉俶見於崇德殿貢奉甚厚即日賜宴於長春殿俶係佐
崔仁冀黃夷簡等皆預坐　夏四月乙卯朔召華山道士真
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年百餘歲隱居于華山潼谷中與
陳摶齊名摶亦真源人然少微志尚清默專奉科儀摶嗜
酒放曠雖居室密迩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
等獻上留數月遣還[illegible]　己
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
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
萬八千七百二十七[illegible]　癸未以
陳洪進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洪進子前漳州刺史文顥
爲房州刺史前順州刺史文頊爲登州刺史守復以平海節
度使副使文顗爲通州團練使仍知泉州泉州衙內指揮使文
顓爲滁州刺史仍知漳州[illegible]　五月乙酉朔
御乾元殿受朝德音放漳泉管內給復一年　初吳越王俶
將入朝盡輦其府實而行分爲五十進犀象錦綵金銀珠貝
茶綿及服御器用之物道鉅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
以悅朝廷會平漳泉多遊勸　上遂留俶不遣凡三十餘進不
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兵甲獻之是日復上
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
名之制且求歸本道　上不許俶不知所爲崔仁冀曰朝廷
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
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爾俶
獨與仁冀決策是日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　上御乾
元殿受朝如冬至正儀俶朝退將吏僚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
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

一萬五千三十六　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左
贊善大夫侯陟著作佐郎崔繼宗檢閱兩浙諸州錢帛刑部
郎中楊克讓充兩浙西南路轉運使宗正丞趙齊副之祠部
郎中河南劉保勳充兩浙東北路轉運使右拾遺鄭騤副之
右衛將軍太原侯贇按行兩浙諸州軍儲芻糧太子左贊善
大夫孟貽孫通判兩浙事旻初自淮南歸朝　上謂曰江淮
之間漕運相繼實致倉廩卿之功也旻曰唐正元中淮南歲
輸米才十萬石今每歲輦運倍於正元　上曰知爾勤績將
用爲翰林學士盧多遜言杭州初復非旻不可治　上乃謂
旻曰卿且爲朕行即當召卿矣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
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
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按吏人各持其簿列于庭
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量爲笞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
[illegible]
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民苦其
政旻既至悉條奏請蠲除之詔從其請　丁亥徙封錢俶爲
淮海國王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爲淮南節度使奉
國節度使惟治爲鎮國節度使平江節度使孫承祐爲泰寧
節度使威武節度使沈承禮爲安化節度使浙江兩道監識副
使崔仁冀爲淮南節度副使[illegible]　戊子德音放
兩浙管內諸州給復一年　六月　上注意治本深懲贓吏
己巳詔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乙卯以後京官幕職州縣官
犯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所在不得放還已放還者有
司不得敘用　詔嶺南縣百戶以下者止置主簿一員兼
令尉事　秋七月　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
六日非其制也宜復用七日　壬辰贈太師吳王李煜卒
上爲輟朝三日初鄭彥華之子文寶仕煜爲校書郎歸朝不

復敘故官煜時在環衛文寶欲一見處守者難之乃被褐荷笠爲漁者既得入因就煜以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 上勿爲它慮議者咨其忠 庚戌改明德門曰丹鳳門 八月上先詔權罷貢舉復恐場屋間有留滯者乃詔諸州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禮三傳學究外餘並以秋集禮部九月甲申朔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題爲準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酉得諸科七十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禮部惟春放牓至是秋試非常例也 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依次用韻 冬十月 司農寺丞孔宜知星子縣因獻所爲文 上召見問以孔子世嗣擢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辛酉詔兗龔封文宣公家租稅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至是孔氏訴于兗州以聞 上特命免之 上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 先帝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薛居正等聞 上言皆喜於是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爲景福內庫 [illegible] 初 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爾會晏駕不果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 乙未親享太廟 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御丹鳳樓大赦改明堂號爲乾元殿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 上即位但以 宣祖 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 太祖升侑皆從直王操獻南郊頌 上悅之召問曰汝在江南與誰等操曰與張泊同 上問泊今爲何官左右對曰太子中允己酉即以操爲太子中允 鹽鐵戶部度支三司所掌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 上慮使副判官督察有所不及而商稅胄案木鹽四按最爲繁劇十二月丙辰各置推官命右贊善大夫張仲容等四人分領之諸案寺亦皆置推官或置巡官悉以京朝官充 乾德中左補闕薊人宋琪爲開封府推官 上時尹京初甚加禮遇琪疑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多遊其門 上惡之白 太祖出琪知隴州移閬州 上即位由陵州節度判官召赴闕程羽賈琰先白府邸攀附至顯要琪爲所中久不得調丁巳 上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乃授太子洗馬 乙丑幸講武臺觀飛山軍人發機石射連弩 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午臘有司請備冬狩之禮 上從之因謂左右曰老子云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夏書曰外作禽荒爲人上者不得不戒歷觀前代多惑於此而致奔敗朕今順時蒐狩爲民除害非敢以爲樂也 是冬諸州貢舉人並集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 初陳洪進納土 上即命其子文顯知泉州議擇能臣關掌州事殿中丞南郊喬維岳方居父喪詔起維

岳爲通判維岳始至會仙遊莆田百丈草寇乘虛嘯聚十餘
萬來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
盡屠其城焚庫而遁維岳抗議以爲朝廷任以綏遠之寄
今惠澤未遍盜賊連結反欲屠城焚庫豈詔意哉承矩等因
復堅守時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楊克讓在福州遂率兵往
救之圍既解監軍軍器庫副使王繼昇率精兵二百騎夜出
追擊悉擒其魁首械送闕下草寇悉平承矩繼勳之子也勳
未知的在何時今附見是年之末　是歲初置文思院本志在六年今從會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

太宗皇帝紀四

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　上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
我必取之及議致討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我　太祖
皆親征太原以當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
近乎彬對曰世宗時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
太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可
近也　上曰我今舉兵卿以爲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
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　上意遂決
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興兵太原倚北戎之援堅壁不戰
以至師老而歸及　太祖破虜於鴈門關南盡驅其人民
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
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　上曰今者事同而勢異
王子十
彼弱而我強昔　先帝破此虜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
日事也朕計決矣卿等勿復言乃先遣常參官督諸州軍儲
赴太原行營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爲北路都招討制置使河
陽節度使崔彥進攻其城東面彰德節度使李漢瓊攻城南面
桂州觀察使曹翰攻城西面彰信節度使劉遇攻城北面遇以次
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要翰欲與遇易地
自言伐觀察使位宜在節度使下遇不可翰必欲易之議久
不決　上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
不能當也翰始奉詔　八作使郝守濬充四面壕寨都監馬
軍都虞候米信步軍都虞候田重進充行營馬步都指揮使
西上閤門使郭守文判四方館事蘄州團練使尹迺監其軍
信應州人重進幽州人也　辛卯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爲太
原石嶺關都部署西上閤門使田仁朗閤門祗候供奉官劉

緒按行太原城四面壕寨閱視攻城梯衝器用　癸巳以樞密直學士石熙載簽署院事仍賜宅一區簽署樞密院事自熙載始　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　上親授方略以遣之時劉鋹及淮海王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鋹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　上大笑賞賜甚厚鋹談諧類此　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學生巴中張思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鍾鼓樓以思訓爲渾儀丞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轉新制成於自然尤爲精妙己酉命左屯衛上將軍張鐸爲京城內外都巡檢　車駕將北征也　二月辛亥詔以此月內暫幸鎮州　丙辰命宰相沈倫爲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從信副之　上初欲以齊王廷美掌

留務開封府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　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請行　甲子　車駕發京師　戊辰次澶州方渡河有持手版求綠邀　車駕者前驅斥之不退號呼道旁自言獻封事　上令取視乃臨河主簿宋捷　上甚喜即以爲將作監丞　三月庚辰朔駐蹕于鎮州命郢州刺史尹勳攻隆州隆非古州北漢人依險築城以拒王師故先分兵圍之　郭進言契丹數萬騎入寇大破之石嶺關南於是北漢（佳增元漢主攸遣）使間道齎蠟書走契丹告急進捕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　夏四月壬戌　車駕發鎮州幸太原　甲子解暉等攻隆州西頭供奉官袁繼忠武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均中八創殺三百餘衆擒招討使李詢等六人以獻繼忠前護隰州白壁關屯兵前後入北漢境破三十寨擒僞將校二人得鎧

甲鞍馬牛羊生口數萬討近戍閒之懼無功受譴乃以誠告繼忠悉分隱獲使列奏焉繼忠太原人均開封人也　丙寅次但石頓作聞捷奏平隆州詩　庚午　上至太原駐蹕于汾水之東　辛未幸城四面按視營壘攻具錫賚諸將以手詔諭北漢主繼元俾降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　壬申夜漏未盡　上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荊嗣率衆先登手刃數賊足貫雙箭手中礮碎齒二　上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嗣罕儒從孫也先是　上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呈其技北漢人乘城望之破膽　上每躬擐甲冑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　上曰將士爭

効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聞之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輿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每詔給諸軍箭數百萬必頃刻而盡捕得生口云北漢主城中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隻凡得百餘萬隻聚而貯之　上笑曰此箭爲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田欽祚在石嶺關恣爲姦利諸不法事郭進不能禁止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癸酉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聞　上悼惜良久優詔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命貝州刺史牛思進爲石嶺關部署思進無賴人也有膂力常以彊弓絃於耳引手極前張之令滿又負壁立二力士撮其乳曳之不動軍中咸異焉　甲戌幸諸寨　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洞將李漢瓊率衆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甚猶力戰　上促召至幄殿

視其創傷以良藥。上欲親幸洞屋中勞士卒，漢瓊泣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將用命，戰士賈勇，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上乃止。丁丑，幸西連城樓。五月己卯，制幸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攻。遲明，附羊馬城，北漢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超出戰，禽之以獻，斬於纛下。既而北漢主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於城外。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郭萬超來降（[illegible]）。壬午，幸城南，上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矣。自草詔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illegible]）。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麾衆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臥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北漢主乃夜漏上十刻，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上喜，即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入城撫諭。夜漏未盡，幸城北寨，從臣於城臺受其降。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乃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聞車駕親臨，即欲束身歸命，致陛下鑾輿暴露，尚敢以孤壘拒戰，蓋亡命卒懼死劫臣不得降耳。上令籍亡命者悉斬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illegible]）。命劉保勳知太原府。乙酉，赦河東管內，常赦所不原者並釋之，諸州縣偽署職官等並令仍舊，人戶兩稅特與給復二年，王師所不及處給復一年。分命常參官八人知忻、代等州，右贊善大夫臧丙知遼州，秘書丞馬汝士知石州。其後汝士與監軍不協，一夕剚刃於腹而死。丙上疏言汝士之死非自殺，願按其狀。上覽奏疑駭，遣使鞫之，召丙赴闕詰狀。丙曰：汝士在牧守之任，不明有大罪，何至自殺？若寃死不明，宿負者又不加譴責，則自今書生不復能治邊郡矣。上嘉其言。丙，大名人，汝士其同年生也。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徙僧道士及民高貲者於西京（[illegible]）。己丑，以劉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辛卯，宴劉繼元及其官屬，繼元獻其宮人百餘人，上以分賜立功將校。丙申，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門樓，遣使分部徙居民於新并州，盡焚其廬舍，民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丁酉，發隆州，毀其城。丁未，次鎮州。初，攻圍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乏，會劉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而上將復伐契丹，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轉載。將領阻留在道，兵房吏張質洪計數部分軍馬及將校（[illegible]）。六月庚申，車駕北征，發鎮州。扈從六軍有不即時至者，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軍頭趙延溥諫進曰：陛下巡行邊陲，本以胡虜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譴將士，若舉後圖，誰為陛下戮力乎？上嘉納之。延溥，晁之子。

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地也募其民能爲鄉導者百人人賜錢二千遣東西班指揮使傅潛孔守正等先趣岐溝關守正夜踰涿河過巨馬臨斷橋說關使劉禹以大軍且至宜開門出降禹解懸橋邀守正入據命守正留撫軍民還詣行在所　丁卯　上躬擐甲冑督兵次岐溝關契丹東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留兵千人守之東易州即岐溝關也（[illegible]）　東西班指揮使衡水傅潛與孔守正先至涿州擊虜敗之生擒五百餘人　戊辰　上次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命供奉官張懷釗領其兵　己巳次鹽溝頓民有得契丹之馬來獻賜以束帛　庚午遲明次幽州城南駐蹕於寶光寺契丹萬餘衆屯城北　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illegible]）　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定國節度使宋偓南面河陽節度使（[illegible]）孟玄喆西面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事　秋七月　癸未幸城西北隅督諸將攻城初命諸將攻城桂州觀察使曹翰與洮州觀察使米信率兵屯城之東南隅以備非常軍士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虜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　甲申　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　車駕夕發命諸將整軍徐還（[illegible]）

（[illegible]）次金臺頓內供奉官閻承翰馳奏大軍不整南嚮而潰　上令殿前都虞候崔翰率所部兵千餘人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方略衆遂定不戮一人　上甚嘉之翰真定人也　庚寅命崔翰及定武節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南得以便宜從事　上謂諸將曰契丹以來寇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可大捷也是日　車駕發定州　辛卯次鎮州　丙申次邢州　乙巳　車駕至自范陽　初議伐北漢宰相盧多遜言西蜀遠險多虞若　車駕親征當先以腹心重臣鎮撫之則無後憂給事中程羽嘗知新都縣及興州興元府有能名　上即命羽知益州及　上駐太原郫縣夜有群盜送府獄已具會有朝旨强盜未再犯免死送闕下蓋用武之際急於壯勇之士也法吏援勅以請羽曰人之惡悖於始爲盜凶聞見令皆[illegible]可制矣判[illegible]省巡江山澤僻不除凶惡易静方隅逐什本縣戮死於市即論奏其事於是遷羽去無盜賊羽之在新都州遣牙校至見羽禮慢不數歲羽領州任人爲校懼羽至則擢校統戍守塞上其才可任也（[illegible]）（[illegible]）　八月守中書令西京留守石守信從征范陽督前軍失律壬子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illegible]）　初劉繼業爲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　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　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丁巳以業

為鄭州防禦使（[illegible]）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其事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間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宮中不敢帶德昭因入茶酒閣拒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illegible]）是月以贊善大夫李寶等十五人為諸鎮節度判官寶等太平興國初擢第即通判諸州至是受代還朝上以兩使判官得賢者尤鮮故多闕員乃以寶等為之且令綜覈觀其佐治之才也秩滿並復以通籍處焉　九月乙酉命內酒坊使張紹勍南作坊副使李神祐等率兵屯定州　初劉繼元降之明日左拾遺大名宋白獻平晉頌上夜召至行宮褒賞之且曰俟還京授爾書命之職丙戌與右補闕郭贄並為中書舍人　戊子詔改京城內外二十五門名　丁亥初置皇子侍讀以左贊善大夫楊可法為之仍賜五品服帶銀勒馬銀五百兩錢五十萬尋遷右補闕仍侍讀　庚寅戶部郎中侯陟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此　癸巳嘉州言夾江縣弱漢鎮民王諝得玄石二皆有丹文其一云君王萬萬歲其一云趙二十一帝織其石來獻　契丹大入寇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浚儀劉廷翰帥衆禦之先陣於徐河崔彥進潛師出黑蘆堤北緣長城口銜枚躡虜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大軍次滿城虜騎坌至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尾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士衆疑懼略無鬬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虜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翰等猶以擅改詔旨為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翰等意始決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虜衆崩潰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追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獲馬千餘疋生擒酋長三人俘老幼三萬口及兵器軍帳羊畜甚衆冬十月庚午捷書聞手詔褒之　乙亥齊王廷美進封秦王宰相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樞密使曹彬兼侍中文武官預平太原者皆遷秩有差初行賞功之典也（[illegible]）馬軍都虞候假節順州節度使米信親族多在塞外時兄之子金自朔州挺身來歸　上召見厚加慰撫遣金乘傳詣代州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金宿留踰年虜境斥候嚴終不能得信慷慨曰我聞忠孝不兩立受恩遇至重方思殺身報國安能復顧親戚哉北望號慟以決戒子姪勿復為言　十一月辛卯以建州邵武縣為邵武軍　己亥以河北轉運使高繼申為河北南路都轉運使監丞王在田為陝路轉運判官（[illegible]）　辛丑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寇鈔邊境刑部郎中許仲宣為西川

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其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在職踰
三歲會有言仲宣當江表用兵時乾沒官錢者是月召還令
御史臺盡案財計簿鈎校歲餘卒無欺隱乃以仲宣爲嶺南
轉運使仲宣有心計能辦大事江表用兵軍中須索皆端仲
宣皆豫儲畜與闕曹彬怪之夜攻城因取陶器數萬事分給
攻城卒然燈自炤仲宣已預辦置數付之他物類此　先
是詔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
得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疋（本志載市馬事在四年十一月乙巳故正月出師恐在四年前矣實錄則不載趙守倫市馬數在四年十一月己巳今因之蓋市馬前此矣又此乃上其所得之數也）十
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爲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爲司理院令於
選部中選應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爲之秩滿免選赴集又
置判官一員委諸州於牙校中擇有辭局曉法律高貲者爲
之給以月俸如舊馬步判官之例秩滿上其殿最以定黜陟
（事見七年）十
有踰濫者坐長吏而下（司理判官置坐別本實錄在六年十月庚午今從本志并書之）尋又
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鞫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歲
匿不舉者罪之（雍熙二年八月庚辰詔或即此也更詳之）是歲命有司取國初以
來敕條纂爲太平興國編敕十五卷行于世　契丹主明記
改元曰乾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一

太宗皇帝紀五

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　國初但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
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
復孳息　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爲牧放
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廄之馬始備　上既
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疋國
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廄名曰天駟監右左各二
以左右飛龍使爲左右天廄使閑廄使爲崇儀使仍領馬既
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改崇儀使實錄在甲申今從本紀月書之）　庚寅以禮部
侍郎程羽爲文明殿學士序立於樞密副使之下文明殿學
士即端明殿學士也國初雖改殿名而學士領職如故於是
并改爲文明殿學士自羽始　二月丙午京西轉運使程能
（本紀十月）
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諸分等處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
運司差官定爲九等上四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戶並與免詔
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　諸州馬多死殿直李誨
坐監牧許州盜官錢二百五十七碩馬死者千五百疋械繫送
闕下甲子并內侍梁守忠及主吏三人悉斬於市　三月先
是令有司詳定打毬儀戊子始用其儀召群臣會鞠於大明
殿　上獲多籌　閏三月甲寅　上御講武殿覆試權知貢
舉程羽等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以下百一十九人
又得諸科五百三十三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
座之制進士第一等授將作監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評事
知令錄事首科授初等職事及判司簿尉時劉昌言顏明遠
（明遠里未詳見此）陵張觀貝黃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
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唐者有勅賜錄以表特恩開

賓以來御試甲第一者皆稱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以因獻文別試以敕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士及進士出身之目其後復賜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一等進士之下　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稱權知兵馬留後遣使修貢夏四月丁丑詔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歸義節度使又以其弟延晟爲瓜州刺史延瑞爲牙內都虞候母封秦國太夫人妻封隴西郡夫人遣供奉官雷贊使交州時丁璉及其父部領皆死璉弟璿尚幼嗣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因而加寘甚成漸不可制劫遷璿於別第舉族幽錮之代總其衆（會要及本傳皆云[illegible]始有[illegible]之師蓋[illegible]其端[illegible]今不取）有補國昌者求應百篇舉癸未　上親試之出雜題二十字令各賦五篇篇八句逑至日旰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　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來者仍詔有司自今應百篇舉約此爲題　戊子襄州言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法及第　詔瘞汾河晉祠水淮太原故城　是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獻白金三百斤爲謝　五月丁卯作端拱攢宮包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白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僭竊時割善田數十頃歲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授以他官俾領洞事日爲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矣　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寶因其父益居洛陽有大第良田優游自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之妹也普爲宰相仁寶得分司西京盧多遜與普有隙因白　上以仁寶知邕州（[illegible]）命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愁困循邦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奏其狀庶得詳悉疏至　上大喜令馳驛召未發多遜遽奏曰交阯內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擊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寶必泄其謀蠻寇知之阻山海預爲備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其事選將發荊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易於摧枯拉朽也　上以爲然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爲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郝守濬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僎爲廉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討庚戌全興等入辭命引進使梁迥餞行營將士於玉津園湜玫之子也　濠州言金鄉縣民李延家自唐武德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世世結廬守墳墓或父母病截指割股刺血書佛經詔旌其門賜以粟帛八月甲戌鄉貢進士孟瑜爲固始縣主簿瑜長沙人嘗著野史三十卷石熙載之在湖南待瑜甚厚至是來獻所著書熙載爲言於上故有是命　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既至厚結執事者悉官市之多取其直　上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illegible]）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上貫市竹木入官端爲秦王府親吏喬瑀請託執事者己丑貶旻爲房州載歸州端商州皆爲司戶參軍因詔自今文武職官不得輒入三司公署及不得以書札往來請託公事門吏謹察之違者以告　戊戌幸錢俶第視疾賜俶銀萬兩絹萬疋錢百萬金器千兩又賜俶子惟濬惟治銀各萬兩　九月甲辰史館上　太祖實錄五十卷　詔有

司徧告百官凡遇朝會皆恭虔每內殿起居日即須躬踏
趍門維容就列稍不端謹便當劾奏之懲戒慢也　冬十月
甲申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中元　上將巡北邊己丑詔自京
師至雄州發民除道修頓　十一月庚子朔黎桓遣牙校江
巨湟王紹作齎方物來貢仍爲丁璿上表自言徇將吏軍民
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眞命時
孫全興等出師既踰時　上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不報
丙午以秦王廷美爲東京留守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爲大內
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從信副之己酉詔巡北邊　壬子發京
師　癸丑關南言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即以河陽
節度使崔彥進爲關南兵馬都部署　戊午駐蹕於大名
府雄州言契丹皆遁去　開寶末右補闕賈偁爲開封府判
官與推官賈琰同事　上琰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常疾之

上與諸王宴射琰侍　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
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　上亦爲之
不樂因罷會　太祖出偁爲彰義節度判官至是　上思
見偁促召之行在癸亥以偁爲比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偁因抗
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爲後圖　上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
偁爲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也　十二月庚午宴從臣　甲
戌畋近郊因以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袴時禁盜獵有衛
士獲鹿違令當死　上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
人釋其罪　宴從臣於幄殿　丁丑以鄭州防禦使楊業領
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　契丹畏之
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
其短　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上因契丹遁去遂欲進攻
幽州戊寅以保靜節度使劉遇充幽州西路行營壁寨兵馬

部署雄州團練使田欽祚爲都監威塞節度使曹翰充幽州
東路行營壁寨兵馬都部署登州防禦使趙延溥爲都監復
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上奏曰北
虜微妖自古爲寇乘秋犯塞往往有之一昨輒率羶腥來援
疆場陛下雄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患蠢茲醜
類畏威而逃因而剪之易於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匪人慕
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弔一方徯后之民
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
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荐偶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
爲國家者孰益復罷勞況今虜寇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
震耀威容固足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伏望申戒羽衛旋
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勅邊郡廣積軍儲時習武經
繕修攻具葺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完期歲之間用師

未晚　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illegible]）
（[illegible]）命曹翰部署修雄霸州平戎破虜乾寧等軍城
池開南河自雄州達莫州以通漕運築大堤捍水勢調役夫
數萬人拒虜境伐木以給用遣五驍騎爲斥候授以五色旗
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煙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陂
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先是虜入寇必舉狼煙翰分遣人舉
煙境上虜疑有伏即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負擔而還
大濟用焉數旬功畢召歸潁州　庚辰　車駕發大名府因
校獵　乙酉至京師　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
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
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
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

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
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盖力不
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
頓失援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
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
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
舉事動在萬全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
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
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
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
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
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
廣務耕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

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
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
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
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
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
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群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
就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劾相習已久至于
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
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
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
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
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
陛下之仁載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薊竊地

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　國初以來犯
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通州海門島皆有屯兵使
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
隸東北洲兩處悉官煮鹽是歲始令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
之而沙門如故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二

太宗皇帝紀六

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乙巳，詔曰：百里之長，字民之要官也。今縣邑僻而闕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補，非所以拯淹卹惠吾民也。適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諸路轉運使下所轄州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焉。　丁卯，令諸道轉運使察訪部內官吏有殊行著聞、政術尤最及文學茂異者，各舉一人。　是月，遣八作使郝守濬等分行河道，並于平虜境皆疏導之，又於清遠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由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此據河渠志）

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溪谷險絕，虜之所保，多由此入寇。潘美嘗師襲之，虜棄城遁，軍使安慶以其族來降，因積粟屯兵守之，自是虜不敢侵軼，邊民以安。（安慶來降實錄無之，據潘美行狀及宋琪傳）六日二，（正月置令□片承給興國初置之四年八月癸亥又云三交口即固軍城也）

二月癸丑，詔曰：古者樹建庶官，分治百職，考其幽明之狀，以申黜陟之典。今則無聞焉。故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而有司不能彰明臧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循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為勞績，其殿犯無有所隱。　丁酉，令群臣居喪被詔復者，須卒哭朝謁，其俸料自詔下日給之。　國初以供奉官、殿直、承旨為三班，隸宣徽院。三班多貴族子弟，豪縱僥倖，未立程準，而奉使者多務勞逸不均。是月，始命御廚副使洛陽楊守素等點檢三班公事，權以內客省使廳事為局，總其名籍，差定其職任，而考其殿最焉。（此據會要及楊守一傳也。實錄於雍熙四年六月與此書置三班院以蔣與掌其事，必後書。三班勞逸不均，蓋謂此也）

三月己酉，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芳卒，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康惠。　癸丑，詔曰：峽路轉運使言知渝州路憲、知開州郟士堯、知達州張亢等弛慢不治，並已衝替。宜令諸路轉運使察部下官吏有罷軟不勝任、怠惰不親事及滑貸擾民者，條其事狀以聞，當遣使按鞫；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亦以名聞，必加殊獎。　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鎧以萬計。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村，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為所害。凡二敗卒先至邕市奪民錢，轉運使周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民乃安。時諸軍皆癘，又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宜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貨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俟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劾澄等。會王僎病死，澄與賈湜並斬於邕州市，徵全興等下獄，全興伏誅。陳欽祚、郝守濬、崔亮皆責授團練副使，欽祚慶州，守濬磁州，亮嵐州。贈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據全興伏誅陳欽祚等責降實錄在明年二月庚寅，獨不知賈湜劉澄等是何月日，今并書于此）

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左滋蔓，踰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　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無過三日。（三限別本實錄繫之五月丙辰，今從本志）　又詔因當訊掠，則集官屬同問，勿委胥吏榜決。（別本實錄在四月丁丑，今從本志附三限後）

夏五月癸丑，令內侍省細仗內先衣黃者並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為白衣選人。　六月甲戌，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居正風度瓌偉，操行方正，為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悍妬不生育，惟吉其養子也，有勇力，不習文，與沉繼宗等俱

拜官獨授諸衛將軍書贊色交遊非類居正不能止於是
上臨其喪出涕其妻拜於喪側 上存撫數四素知惟吉之
行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
伏喪側聞之慚懼愧赧不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絶素與交遊
者居喪甚得禮既而多延接賢士大夫亦稍涉獵書史 上
知其修飾故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累遷左千牛衛大將軍
遭母喪故事卒哭當起復惟吉懇求終制優詔不許時論異
之 秋七月 上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渤海王詔書令發
兵以應王師其略云聞爾國本是大藩近年頗爲契丹所制
爾迫於兇醜强膝事之讐怨滋多誅求無巳雖欲報怨力且
不能所宜盡出族帳一助予攻取俟其剪滅當行封賞幽薊
上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以相與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壬寅以左拾遺直史館田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
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曰 臣職在箴規理難循默
敢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惟陛下留神察之夫賞
不踰時國之令典頃歲王師薄伐克平太原未賞軍功逮玆
二載今范陽跂壁切據疆封攘寇蕩搽居不修朝聘若煩再駕
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
平晉之功而賞之則駕馭戎臣莫玆爲重此要機之一也〔按四年十月乙亥已行太原之賞錫今猶以爲言或者賞未徧及故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
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
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嘗讀韓詩外傳周成王時
越裳九譯來貢周公問之曰本國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
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知不必加兵自然內
附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
度之廣愛人惜力無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無略內以勤遠

亟詔執事寬其靈誅又何必取爾蠻陬勞於疲兵於此大體之
一也按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
便者小則上封大則廷爭給事中職在封駁詔書封謂封還
不行駁謂駁正所失起居郎舍人立於墀之上記錄言動郎
古左右史之任也邇來諫官廢職制詔有所未當給事中不
敢封還駁正遺補亦不聞直言其次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
紀錄動聖朝美事或有所遺陛下德音或有不錄又御史不
能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中書舍人與掌書命未聞訪之以
事臣竊謂各有所蓄欲待顧問至因清燕召而詢求俾盡悃
誠以觀器業又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
官而無圖籍伏請去年九月丁未詔書戒勸百官並於朝堂
旨儀及委憲司糾察斯蓋復古道振朝綱然但見旨儀未見
舉職若職業各舉則威儀自肅陛下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
此大體之二也今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
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
昆明未足爲比唯尚書省前代所建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
尚書無本廳官司相參無以區別至於九寺三監寓天街之
兩廊俠室蕭然其體而已禮部無貢院每貢士就試或就武
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欲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
體之三也每於衢路頗見羈鎖或荷以鐵枷不覺自駭按獄
官令枷杻有長短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有以
鐵爲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
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
體之四也即賜詔書曰省所上書陳古諷今有犯無隱居獻
替之地揚蹇諤之風尋繹久之深所嘉尚然邦國之事抑有
由焉朕以交趾稱藩代修職貢昨聞賊臣篡奪害其主帥之

家耶舉師徙用申討救非貪土地尋罷干戈京西開田勢本窪下不可樹藝止爲防潴因而鑿池用停水潦戈舡習戰可威夷狄調役軍卒不煩農民髡鉗之刑前王所用比之剿刖蓋有等差朕以誅死之囚貸其斷頭之戮遂設斯法以全其生實免鈇質之誅且非炮烙之酷其餘申明經制皆是舊章方鎭承平漸期振舉覽茲獻納嘉乃忠勤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斷人在獨出自朕躬勉於盡規以副虛佇因賜錢五十萬或謂錫曰今日之事辭矣宜少悔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至河北復驛書言邊事曰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而敗事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啓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稱斬小勝爲功起釁召戎實由此始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還所俘掠許通互

市使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不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前歲俶擾邊陲親征革輅今茲張皇聲勢願動人心若獫狁來侵六龍夙駕胡羯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頓耗斁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謹始戎狄未亂無煩彊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願考古道務恢遠猷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輕發理在深謀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窮兵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伏以臣下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又謂

利害相生變易不定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則聰以天下之目視則明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先知之神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思慮不可以不精國家圖燕以來兵連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前代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舍無使曠日持久　丙午詔應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郭贄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滕中正戶部郎中雷德驤同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類能擬定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按前代常參官自一品皆曰京官其未常參止曰未常參官今謂常參曰朝官秘書郎而下未

常參者曰京官舊制京官有員數除授皆云替某官或云填見闕京官皆屬吏部每任三十月爲滿歲校其考第罷任取解赴集國初以來有權知及通判諸州軍監臨物務官無定員月限既滿有司住給俸料而見釐務者申牒有司復支所釐之務罷則已但不常參除授皆出中書不復由吏部至是與朝官悉差遣院主之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普遷太子太保正史實錄及百官表並不記其時以太宗所撰神道碑云既辭疾氣毛賈爵責盡普從征晉陽以功遷狀中書舍人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云三年平晉後遷太子太保合從行狀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　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　昭憲顧命及　先朝自愬之事　上於宮中訪

得普前所上章并金匱，遂大感寤，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illegible]

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將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恭授貴州防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是日，以樞密副使、刑部侍郎石熙載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自熙載始也。[illegible]

詔中外文武官並言令或知民間利病及時政得失，並得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冬十月癸酉，群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

庚辰，詔自今下元節宜如上元，並賜休假三日，著于令。

甲午，蘇州言太一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故令築宮以祀之。

十一月甲辰，改武德司為皇城司。

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還其官。[illegible]

庚戌，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號。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癸丑，諸州長吏察部內民有輕薄無賴、不恭孝義、不務農業、追隨蒲博者，深加勸誡之，或閭里不服，為民蠹者，條其姓名以聞，當置於法。

壬戌，詔封太平宮神為翊聖將軍，從道士張守真之請也。

十二月癸酉，詔諸州士庶家有藏醫書者，許送官。願詣闕者，令乘傳，縣次續食。第其卷數，優賜錢帛，及二百卷以上者，與出身，已任官者增其秩。

壬辰，詔中外官

不得以告身及南曹歷子質錢違者官爲取還不給元錢朝廷患官文書落規利之家故禁絶之　先是諸州罪人皆錮送闕下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　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強官慮問若顯負沉屈則量罰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屬別俟朝旨　齊賢又言刑獄繁簡乃治道弛張之本于公陰德子孫則有興者況六合之廣能使獄無冤人豈不福流萬世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爲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委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閱視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爲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摧賞之齊賢勤究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與語多得其情僞江南人久益稱之

太宗皇帝紀七

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　二月丙寅以江州星子縣爲南康軍　以給事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　甲申改關南爲高陽關　三月金明池水心殿成　上將泛舟往游或告秦王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若不果則詐稱病於府第候車駕臨省因作亂　上不忍暴其事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廷美每從南府入朝過學士院門見鎖院必令人詗罪問之孔目吏即白其姓名率以爲常是日當直學士恐廷美問則難答因大啓院門廷美過已乃復扃之當翰學士姓名錄李昉扈蒙皆錄實埸學　壬子賜秦王廷美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疋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　夏四月甲子以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贄並守本官參知政事　上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　上曰非也乃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　翰林副使楊守一爲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　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自琪始　趙普既復相慮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早晏

賀盡心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我亦願宮車早晏駕私遺多遜弓箭等多遜受之閻密初給事廷美左右 上即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横不法言多悖戾王繼勳廷美尤親信之嘗使求訪聲妓繼勳怙勢取貨賕亦狼藉樊德明素與趙白游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廷美又累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閻懷忠嘗爲廷美所遣詣淮海王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釦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盌錦綵羊酒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璘營燕軍校至是皆伏罪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咀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皆斬於都門之外籍入其家財此句舊在丙戌今并書 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内未敗前一夕震雷摧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媪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媪固不知與語者多遜也多遜曰媪何自來乃居此媪嚬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盧相者蔽賢怙勢恣行不法無所避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瓊州遣牙將知崖州事輒求婚於多遜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卒與爲婚 詔江南民私鑄錢及輕小錢頗亂其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錢須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 五月甲戌宰相趙普等以 上親決庭獄察見微隱相率稱賀 上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詞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苟賞罰無私内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則致太平不爲難事 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 陛下恤念生民灼開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癸丑詔諸州縣長吏今粟麥將登宜及時儲蓄其令曉諭鄉民常歲所入不得以食犬彘及多爲酒醪嫁娶喪葬之具並從簡儉少年無賴輩相聚蒱博飲酒者鄰里共捕送官 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 丙辰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 庚申詔禁投匿名書告人罪及作妖言誹謗惑衆者嚴捕之寘於法其書所在焚之有告者賞以緡錢 詔京朝官出使所給印紙委本屬以實狀書不得增減功過阿私同上其闕涉書考之官悉署姓名違者論其罪 六月初上以字學訛舛欲刪正之學士少能通習或薦趙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唐相方慶之後書有家法乃召爲衛尉寺丞史館祗候令詳定篇韻在史館逾四年甲戌遷著作郎充翰林侍書 上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法爲意諸家字體洞臻其妙嘗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 上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學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 上亦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規益於侍書待詔中絶無其比 先是舒州懷寧縣有老僧過民柯翼家寄宿嘗入山中取竹僧以杖於古松下掘得甎石上刻誌公記云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趙號二十一帝散醮潛山九天司命眞君社稷永安僧忽不見翼以石刻來獻於是

詔許州修司命真君祠黃門綦政敏往督其役總成六百三
十區號曰靈仙觀（政敏天禧二年三月有州牌不詳邑里） 唐自元和已後不
復譯經江南始用兵之歲有中天竺摩伽陁國僧法天者至
鄜州與河中梵學僧法進共譯經義始出無量壽尊勝二經
七佛贊法進筆受綴文知州王龜從潤色之遣法天法進獻
經闕下 太祖召見慰勞賜以紫方袍法天請遊名山許之
上即位之五年又有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烏塡曩
國僧施護繼至法天聞天息災等至亦歸京師 上素崇尚
釋教即召見天息災等令閱乾德以來西域所獻梵夾天息
災等皆曉華言 上遂有意翻譯經命內侍鄭守鈞就太平
興國寺建譯經院是月院成詔天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擇
梵學僧常謹清沼等與法進同筆受綴文光祿卿湯悅兵部
員外郎張洎參詳潤色之內侍劉素為都監 秋七月癸卯
幸譯經院盡取禁中所藏梵夾令天息災等視藏錄所未載
者翻譯之 八月涪陵縣公廷美既出居房州趙普恐李符
漏其言乃坐符府中用刑不當癸亥責符為寧國軍司馬
冀州言南宮縣民王翰母喪明翰自抉目睛補之母目如故
九月 上以諸道進士很雜或挾書假手僥倖得官所至多
觸憲章欲懲革之甲寅詔所在貢舉等州自今長吏擇官考
試合格許薦送仍令禮部自今解貢舉人依吏部選人例每
十人為保有行止踰違他人所告者同保並當連坐不得赴
舉 冬十月上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
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
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
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初有司言應天歷氣朔漸差詔
司天監王處訥等重加考定處訥別上新歷詔付大監集官

詳會冬官正吳昭素徐瑩董昭吉等各獻新歷處訥既卒
所上歷遂不行於是遣內侍李元應集本監官翰學士參校
昭吉等三歷之疎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歷差誤昭素及
瑩二歷以建隆癸亥以來二十四年氣朔驗之唯昭素歷氣
朔稍均可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與元應等冊集官及
明歷術者重定象宗等言昭素歷法考驗無差可施之永久
上乃自制歷序號乾元歷仍賜昭素等束帛 唐藩鎮皆置
邸京師以大將領之謂之上都留後改為上都知進奏院五
代已來支郡不隸藩鎮者聽自置邸隸藩鎮者則兼領焉國
初緣舊制皆本州署人為進奏官其軍監場務轉運司則差
知後官或副知掌之及支郡不復隸藩鎮遂各置邸而外州
將吏多不願久住京師故長吏募京師或以親信為之歲集
右掖門外廨受制敕及諸司符牒將午則各還私居事頗猥
幾漏泄是月始令供奉官張文璨等簡閱進奏官副知等凡
二百餘人得一百五十人並補進奏官每人掌二州或三州
軍監事其不中選者為私名副知去知後之名置都進奏院
於太州側近文璨等領之 十二月戊寅權高麗國王治封
高麗國王命監察御史李巨源 著作佐郎直史館貽
慶奉使 上喜諮求辭學之士初得須城趙鄰幾擢掌制誥
才數月卒 上歎其窮薄因問近臣誰可繼鄰幾者楊守一
與貽慶友善薦之由主簿召對令中書試文稱旨即命以
官 上知貽慶貧故使副巨源使高麗貽慶以母老辭乃留
不行詔國子博士孔維代之貽慶萊州人也高麗王治
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曰今
日復見中國夫子也 先是知桐廬縣太常寺太祝刁衎上
疏言近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

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殺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於務役最非其宜神皋勝地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徒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乃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從前引見司錯斷決具並付御史廷尉之獄救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刖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愚民昧於刑憲冒陷於衣食偶然爲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此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其瑞矣 上覽疏甚說降詔褒答焉衎昇州人也初仕李煜直清輝殿閱中公章疏甚被親昵歸朝授太祝稱疾假滿落籍尋居檀下者數歲李昉但若家在翰林勉其出仕因獻聖德頌乃復故官出宰桐廬凡七年不遷搢紳服其純澹夷雅多推尊之 契丹主明記卒諡景宗孝成皇帝有子三人曰隆緒隆裕隆慶隆緒封梁王繼立號天輔皇帝尊母蕭氏爲承天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隆緒才十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初蕭氏與樞密使韓德讓通明記疾亟德讓將兵在外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蕭氏易置大臣立隆緒遂以策立功爲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番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都部署徙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誓於北斗下以賜之遷尚書令又徙封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衛百人護從惟國主得置之隆緒每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裕一問起居望其帳即下車步入本傳載明記死在三道入寇及息兵之前也三道入寇時明記未死也或明記死亡字因詔息兵然皆不得其實今錄見本末二書入寇在五月息兵在十一月或稱明記死在三月未審孰本

傳今不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三

太宗皇帝紀八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契丹主隆緒改元統和 壬戌 上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 涪陵縣公廷美之親母也 [illegible] 兩京諸道州府貢士一萬二百六十人 甲子 命中書舍人宋白等十人權知貢舉 先是 上念征戍勞苦 月賜緡錢士卒白金 軍中謂之月頭銀 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弭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 上 云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 能得士衆心 臣適從塞 上來 戍卒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 微曹公我輩當餒死矣 又巧誣以他事 上頗疑之 參知政事郭贄極言救解 上不聽 戊寅 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己卯 以東上閤門使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 德超為北院使 並兼樞密副使 顯初隸殿前為小吏 性謹介 不狎同輩 不踐酒食之肆 上愛之 於是召顯謂曰 卿世非儒門 少罹兵亂 必寡學問 今典掌萬機 固無暇博覽群書 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顯曰 讀此 亦可免於面牆矣 大理寺丞孔承恭言 儀制令有云 賤避貴 少避長 輕避重 去避來 望令兩京諸道各於要害處設木刻其字 違者論如律 庶可興禮讓而厚風俗 甲申 詔行其言 承恭 河南人 三月癸亥 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宋琪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始分三司為三部 各置使 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王明為鹽鐵使 左衛將軍陳從信為度支使 如京使郝正為戶部使 正平選人也 上嘗語宰相曰 三司官吏奏事朕前 紛紜異同 互有所說 此固不為私事 但迭執偏見 不肯從長商度 朕每以理開諭 若帝王躁暴 豈能優容 朕於目下務在將護才用 優劣一一可見 隨其器能各加任使 奏對之際 無不假以辭色 善惡甚聽 未嘗峻折之也 宋琪曰 人之才用罕有兼備 陛下聰明照臨 短長俱露 茲又初見天威 內懷慚懼 若不賜之辭色 何由畢其款誠 先帝晚年頗傷嚴急 聖心深鑒 事理曲盡物情 臣下幸甚 己巳 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 翊善 侍講等官 以戶部員外郎王遹 著作佐郎姚坦 國子博士邢昺等十人為之 先是 詔丞郎 給諫以上於京朝常參官中舉年五十已上通經者備官僚 遹等被舉 坦 昺皆濟陰人也 丙子 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貢舉人 擢進士長沙王世則而下百七十五人 諸科五百一十六人並賜及第 進士五十四人 諸科百十七人同出身 賜宴始就瓊林苑 其後遂為定制 [illegible]也 詔虔州歲市鉛錫六萬斤 斤為錢二十九 增六錢 信州市鉛 斤為錢十五 增五錢 饒州市炭 秤為錢十 增三錢 從轉運使張齊賢之請也 齊賢初除轉運使 辭日 上面命曰 江左初平 民間不便事 一一條奏 齊賢曰 臣聞江南舊以錢為弊 今改用鐵錢 民間雖得 而官責課頗受艱擾 此最不便 上曰 時吳王即山鑄錢 江南多出銅 為朕容經營之 初 李氏歲鑄六萬貫 自克復 增冶匠 然不過七萬貫 常患銅及鉛錫之不給 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釗 歷指饒 信 虔州山谷產銅 鉛 錫之所 又求前代鑄法 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 堅實可久 由是定取其法 歲鑄三十萬貫 凡用銅八十五萬斤 鉛三十六萬斤 錫十六萬斤 齊賢詣闕面陳其事 詔既下 頗有言其妄者 令中書召齊賢問訊 齊賢詞甚確 乃可之 丁釗亦得復毀前承旨掌銅場 或又言新法增鉛錫多者 齊賢因引唐朝舊法為言 始不能奪 然唐永平錢法肉好周郭精妙 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 而稍為麤惡矣 夏四月 上嘗覽福建版籍 謂宰相曰 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 貽數萬衆

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此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悅朕亦不覺
自喜　又嘗謂趙普曰前代亂多治少皆繇帝王所爲朕撫
御寓方固不能家至戶到但持其綱領行其王道以齊一之
鄉者偏霸掊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矣更歲五七年當盡
蘇民租稅御記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
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閤門
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丁未令閤
門於朝辭日宣旨勗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坐壁以爲戒初
弭德超詣曹彬事成明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大失望官與柴
禹錫同而禹錫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
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名位汝
輩何人反居我上更令我拜汝輩所爲我實恥之又大罵曰
汝輩當斷頭我度　上無執守爲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
上怒命膳部郎中知雜御史滕中正即訊之德超具伏壬子
德超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右拾遺直史館開封李昌齡德超壻
也亦坐責爲殿中丞知升州徙縣德超始因李符及宋琪之薦
得事　上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任樞府屢稱其冤會德超
敗　上惡其朋黨令從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
普宋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
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於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
德超既敗　上悟曹彬無它待之愈厚諸朝累日不懌從容
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媿于心
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
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
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　上由是釋然改講武殿爲崇政殿
六月丙戌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邊珝卒珝彊力有吏幹

上方欲倚任甚嗟惜之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
開封府穆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
敢干以私　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　戊申以進士王世
則等十八人送中書門下特授大理評事知令錄事餘送流
內銓並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諸州爲簿尉者改
試大理評事知令錄明年郊禮畢遷守大理評事　上因謂
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材技而用
之庶使巖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每見布衣搢紳間
有端雅爲衆所推舉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爲擇
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　上又謂宰相
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
則權勢大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
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愼選群才各分任使有功有
過賞罰分明且　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
徧識必須採訪若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
爲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若
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才以
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采擇
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賢謂觀過各於其黨不
可不愼也　上然之　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彥超與文明殿
學士李昉翰林學士宋白善先是昉白語之時彥超年六十
九謂昉白曰人言七十致仕出何書昉具告之故彥超遂託
白草致仕表於是再上得請七月丁卯以太子太師致仕千
牛衛上將軍許田吳虔裕時年已八十餘性簡率發言多輕
肆嘗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
人傳以爲笑　中書舍人參知政事郭贄飲酒過量遇入對

行險未解發言輕易　上怒辛未責授秘書少監李出知荆南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悉命撤去投之江流不數日大雨　郭贄既罷中書惟趙普宋琪昉皆恩禮稍替昉復命相廷臣獨工部尚書李昉宿舊　上欲用昉參知政事以琪先入當班列昉上庚辰琪加刑部尚書昉守本官參知政事　八月辛亥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爲百字平謚七字爲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爲三十字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上奏所增五十五字皆可用其沈約賀琛續廣謚請廢不行詔可　太祖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録時政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復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中書即委　丞相樞密院即委樞密直學士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内庭日曆自後因循闕廢史臣無憑撰集望今樞密院依舊置内庭日曆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錄送史館　上采其言辛亥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也（會要云時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錄事件至景德元年始題云時政記）　先是每歲運江淮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率用官錢僦客舟役夫頗爲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與舟人俾自召募事良便既而舟數百艘留河津月餘不得去　上遣期門卒偵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料買皮革赤垩鉛錫蘇木等物守職者不即受故也　上大怒詔書切責度支使奪一月俸九月癸丑朔初置水陸路發運於京師以洛苑使許田王賓領滑州刺史與濮州刺史許昌裔同知水路發運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李

供官外駕部郎中劉蟠同知陸路發運凡一綱計錢幾緡每綱計以給挽舟之直悉以付主綱吏令自雇民勿復調發凡水陸舟車轉送官物及財貨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滯矣　乙丑　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急行轉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凡政治善惡既書於吏部考曹督于仍別以其狀聞當申與際之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留不發州縣處賦斂違期日行鞭箠民亦咲檢覆改推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冬十月　上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凡爲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即釋氏所謂利他者也庶人無位縱或修行自苦不過獨善一身如梁武捨身爲寺家奴百官率錢收贖又布髮於地令桑門踐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見之甚爲後代笑爲君者撫育萬類皆如赤子無偏無黨各得其所豈非修行之道乎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　上又謂宰相曰近日内外臣寮漸成修營崇近宮吏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曰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所假如飯一僧誦一經不知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爲己每焚香推禱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斷不爲也大凡爲君爲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

世宗次河朔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為鑑戒宋琪曰陛下勤儉于己勵精政務以百姓心為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戊戌衛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儁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孫德雍改名惟吉魏懿王子也　太祖甚愛之視如己子故與諸叔聯名　上即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閤始改名焉己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休封韓王元儁封冀王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朔以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　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勒五代

【六十四】

苟為無術勒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於是　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辯釋　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　上由此益重之甲寅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等頓首請遵故事　上不許琪等又扣頭固爭久之　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官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琪等拜舞稱謝　上撰蓮華心輪回文偈頌十部一百五十卷同文閣十軸示近臣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戊午　上召見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塞築城為備　上謂宰相曰戎人以剽略為務乃修築城壘為自全之計耳嚮者劉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　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為世宗

太祖刷恥親舍繼元今日視之猶机上肉耳當其保堅城結北虜為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虜廷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彊盛然種族黨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元緣邊諸郡頗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亡久之　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知虜中事自朝廷增修邊備虜人甚懼戎虜帝王財吏盜官錢盡室奔入虜中至涿州州將不敢受悉追還晉漢微弱邊陲無重臣之臣率張皇事勢以要恩寵為自利之計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琪對曰范陽界前代求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平定幽薊止於此數處

【二十四】

置戍可也況奚族是契丹世仇以恩信招懷之俾為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己未太一宮成凡千一百區命張齊賢等奠獻於五福太一五帝之位天神之至貴者也請用齊天之禮殺其半又小損之　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　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　上動容答之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力朕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臥治因詩以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來世得効犬馬之力臣既聞普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盡善矣　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等侍側觀上樽上堅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俱斷　上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　上因言此雖區區下已

甚益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爲天下先也顒等拜舞稱謝
壬申以翰林學士李穆呂蒙正李至並爲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爲右諫議大夫同簽署樞
密院事至真定人沔齊州人也穆等對于玉華殿 上謂之
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
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茲擢用推公也因思閭里間
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豈得不日
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耶穆等咸再拜謝 上又曰朕覽前
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則道合故事皆
無隱言必可用朕屬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
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采訪外事條白於朕雖浮泛之說亦
以聞也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則快快于心旣
列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蘊蓄矣或所言不中程度
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文之尋
繹唯自咎責耳固不以爲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琪曰前
代君臣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鱗今陛下諭臣等以事無長
短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苟要未能比方聖德也
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
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
倦 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此書千卷朕欲
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爲難臣盡改總類名曰
御覽先是 上數召廷臣新安呂文仲丹陽吳淑無錫杜鎬
等入禁中令讀古碑及文選江海諸賦於是命文仲以著作
佐郎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
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湍以字
學有孫景瑤者本杭州水軍篆千字文爲五十餘體以獻

上賞之詔取去縣文隸御書院宰相宋琪請授以官秩 上
曰爵祿朕非所惜也顧此人面痕尚在豈稱冠帶乎琪因言
之乃授國子書學博士此事不得其時今附見 十二月 上謂宰相
曰適來場屋諸科頗有僧道還俗赴舉者此輩不能專一
於教可驗操履他日任官必非廉潔之士進士先須通經遵
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之道當下詔切戒之
甲辰令諸州禁還俗僧道赴舉進士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
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爲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法書
墨義十道進士增試律義據本志增入實錄會要並闕之雍
熙二年又復貼經罷試律 又詔諸道下第舉人依舊重請
文解不得準近例常赴貢部別本實錄在八月癸卯今並書 丙午右補闕
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言逐盧多遜出趙普其序略曰賊
臣多遜陰覆天政與皇弟廷美呪咀不道其造大難彊臣普
恃功貪天違理背正則廢大典架豪傑罪飾帝王之非擯賢
士之路使恩不大賚澤不廣洽頌復有逆遜投荒姦普屛外
等語 上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旦詞意悖戾朕自擢置甲
科歷試外任所至悉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
適會大赦朕錄其才而舍其過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今朝
多君子旦豈宜尚列侍從耶亟逐之去旦下其頌史館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王祐等奏旦指斥大臣謗讟聖代下流訕上
宜加竄斥丁未責旦爲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戊申 上
於禁中讀書自巳至申始罷有蒼鶻飛上殿鴟吻逮掩卷而
去 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 上好學之感也昔有鸛雀銜
三鱣魚墜楊震講堂下抑亦類此 是月權知相州右補闕
直史館田錫上疏言竟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
頻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

剩不詢出剩之由或伊有虧縣必責虧縣之過遞年比撲只
管增加遞月較量不管民折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數多課
利不得不如此徵收先榷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
莫甚於茲既通殖貨之源未聞適變似不知止殊無定期今
乞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其常數酒麴之利授以常規或偶有
增加不可於增加上更求出剩或偶有虧折即不可令於出
剩時補填宜如州縣徵科農桑務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
則許之倚放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所謂綸旨稍頻者君
有居上之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
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憂民
太過視事太勤每月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未日午於講
武殿視萬機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繫囚或
親觀戰馬自晝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撾鼓以聞者或詢彼冤
誣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王之心
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孳孳於日新然陛下何不移此
勤勞而勞於求賢何不改此精專而專於選才諫官則寘之
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誥起居
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才千官如是各
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
劄子取聖旨官員注擬必須引見勅勘叙事若允當則既由
宸衷事若未當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安用有司致陛
下視事太勤憂民太過況宮闈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
班可以延行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來囚繫或揀軍人
或慮詞訟許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顏陛
下則隨事指揮臨時與奪其間有驟承顧問上懼天威或偶
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寒賤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辯

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賜之恩澤或寘以刑名然
被臨問通出令固無於枉濫而帝廷清肅終朝豈稱於喧囂
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頻併施行詔勅迭至稠重書曰臨下以
簡又曰御衆以寬見御衆不以寬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
從令者少況帝王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乎必行設禁
貴乎必止若令之無節奉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
之者亦寡臣所謂網利太密既如彼綸旨稍頻又如此願陛
下寬臣敢言之罪察而審之望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
之臣復有未諭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二未諭者
今內職諸司各有公署若禁林近侍各有本廳中書是宰相視
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廡置磨勘一
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睹言是職本屬
考功豈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
綱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一也其文御史臺本不禁人
今為繫囚之所大理寺舊來置獄今為檢格之司况授人之
職者本貴多材鞫獄以情者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
姓有深冤乃命臺官委為制使憲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
鞫無疑今則或撾鼓聞大虛詞若關多差殿直承旨使為制
勘使臣殊非理公之才驟委鞫人之罪其間有未明推劾因
致淹延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刻既臨以制書之命寘乎縲紲
之中人畏嚴威誰敢拒捍及當錄問皆伏疑詞雖罪至徒流
必該申奏然按既圓備即據施行豈無陷於非辜豈無失於
有罪將陛下慈仁之旨損朝廷欽恤之恩此臣所謂未諭聖
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至於文集或匹婦有貞廉之節
野人有孝行之風尚旌彼門閭或賜之粟帛將以勵澆漓之俗
亦以行風教之規修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立節今

天祿琳琅
乾隆御覽之寶

國家官僚遠宦不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衰絰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諭聖意者三也河朔數州衙前軍將應合差配來者多江南兩浙之人雖曾有赦文許令自便然各無去者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請衣糧只與差使設有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餓無食老小捐聚束餓貧窮羈旅徂隔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捨之而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國家封疆甚廣州縣至多令錄關員據資考而遷授簿尉兩任循歲月以除移其間廉吏雖多抑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有升聞旌酬弗及丞宰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遍令申奏州有幾縣縣有幾員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或就加獎飾或聊與轉遷則廉能者既有所歸猥濫者寧無自愧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宜自親民之始此臣謂可言者二也疏入不報此錄錫奏議錫自注云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自相州入遷又據錫牒所上疏言六年九月十二日上疏蒙詔獎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再上疏即不報其不報者乃此疏也

是歲賜譯經院額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梵字從天息災等所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四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五

太宗皇帝紀九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　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
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逸尚多乃詔三館以
開元四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
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
者借其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　甲
司上竊盜贓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常重
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取其甚者論報多爾
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也　乙丑　上御丹
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　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
朕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此下民今海宇乂安京師繁
盛殊以爲慰朕居常罕飲今夕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
每舉酒以虛爵示群臣　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煩自咎責
因憂悸成疾而卒　丁卯房州以聞　上嗚咽流涕謂宰相
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
俾居房陵冀其思過中心念之未始暫忘方欲推恩復舊遽
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乃詔追封廷美爲涪王
賜謚曰悼爲發哀成服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
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使廷俊朕以廷
美故令廷俊屬鞬左右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曰者西池竊
發之謀告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
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
于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爲
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
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瀘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
蠲稅者所在多請勿受其訴　上曰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
不及矣災沴蠲稅政宜窮困豈以多少爲限耶猶慮諸道不曉
此意　辛未詔自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少悉與檢視　左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穆性至孝母嘗臥疾彌年動止轉側
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未嘗少懈初坐涪陵事罷職穆子惟
簡紿母以穆奉詔鞫獄臺中及責官還家竟不敢白其母間
日輒出訪親友陽爲入直暨奪復母終弗知執政月餘遭母
喪詔強起之穆不食葷茹哀戚過甚因致毀瘠癸酉穆晨起
將朝風眩暴卒　上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操履已守道擇履
純正真不易得朕注意已久方此擢用遽至淪沒非斯人之
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丁丑　上謂侍臣曰朕讀晉史見武
帝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蓄殆數千人深爲煩費殊失
帝王之道朕常以此爲深戒今宮中自職掌至於灑掃使不過
三百人朕猶以爲多矣　三月壬午朔　上御崇政殿親閱
諸軍將校自都指揮使已下至百夫長皆按名籍參考勞績
而升黜之凡踰月而畢自是率循其制（實錄稱終日而畢今從本紀）謂
近臣曰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
自謹飭則士卒不畏服雖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又曰兵雖
衆若不簡擇與無兵同　先帝訓練之方盛盡其要朕因講
習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止患將才難得耳舊制
諸軍辭見或行間驍果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散員左班
都頭魏能戍邊不爲衆所保　上曰此人才勇朕可自保之
由是稍加進用能鄆州人也　以右補闕喬維岳爲淮南轉
運使先是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所過
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湖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
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十綱上下其重載者皆

卸糧而過舟壞糧失率常有之綱卒旁緣為姦多所侵盜雜岳乃命創二斗門于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懸門蓄水俟故沙湖平乃泄之建橫橋於岸築土累石以固其趾自是盡革其弊而運舟往來無滯矣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閔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覆茲法掾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　三月壬寅大宴於大明殿　乙卯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自其國來入朝奝然言其國王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其文武僚吏亦皆世官　上聞之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爾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之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惟恐庶獄有冤未嘗敢自暇

逸以田遊聲伎為樂蓋亦上穹降鑒庶幾作子孫長久計使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因賜奝然紫衣存撫之甚厚　丙午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　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崇尚儒雅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為善政也宋琪曰秦彭一郡守耳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招也延慶　丁巳　上謂宰相曰夏州蕃部並已寧謐向之強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西蕃二百七十餘人種族五萬餘帳十年以來戎人所略生口羊馬數萬計悉還其主朕前後遣師將皆諭以柔服之旨戎人畏威故不煩戰伐皆相率內附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齎本於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又謂李繼捧曰

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蕃部對曰戎人狡佞臣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先是塞房村決河用丁夫凡十餘萬自秋踰冬既塞而復決　上以方春播種不可重煩民力乃發卒五萬人命步軍都指揮使田進揔督其役翰林官劉吉自請行且言若河決不塞願夷族　上壯之使副重進吉親負土與役徒晨夜兼作戒從吏勿言使者至密訪乃得之歸以白　上甚喜內侍石全振者領護河堤性苛急號為石爆裂數侵侮吉吉默不校一日吉與乘小艇至中流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已甚我不畏死當與君同見河伯耳將蕩舟覆之全振號哭搏頰求哀吉乃止自是不復敢侵侮吉矣已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群臣稱賀吉之功居多即授西京作坊副使賜予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成功蠲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乙丑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　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

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明年四月賞花釣魚又賦詩此但賞花會要以為曲宴自明年始今兩存之）　壬申幸含芳苑宴射宰相宋琪曰陛下控弦發矢一如十五年前在晉邸時　上曰朕比曩時筋力誠未覺衰然少喜馬射今不復為矣且謂琪曰此地三數年不一至固非數出遊宴也時劉繼元李繼捧等皆侍坐琪因贊頌神武與李昉等各賦詩上為和賜之　是春宰相奏事退　上謂之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唯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關而猶虛懷聽納所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詣闕請封禪戊子群臣上表請封禪表凡三上甲午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是日幸金明池觀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

後施用時習之亦不忘武功耳 因幸講武臺閱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絕者咸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從臣飲擲錢於樓下俾伶人爭取極歡而罷 丙申詔翰林學士承旨晁迥學士賈黃中散騎常侍徐鉉等同詳定封禪儀 己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祐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路 庚子以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宋白為鹵簿使賈黃中為儀仗使宋琪等議所過備儀仗導駕 上曰朕此行蓋為蒼生祈福過自崇飭非朕意也乃詔惟告廟及至泰山下用儀仗所過不須陳設 甲辰布衣趙垂慶詣闕上書言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後唐至 國朝亦合為金德矧自禪代已來符瑞押至羽毛之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服旗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其有明文頊者唐末喪亂朱梁篡代莊宗早編屬籍繼正世功親雪國讎天下稱慶即比梁方羿浞王莽之徒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運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 皇宋運膺火德況國初便祀火帝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而又圜丘展禮已經六祭自是日盛一日年穀豐登干戈偃戢若於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玄降祐清廟垂休致成恢復一統之運也豈可輒因獻議便從改易恐違眷命深所未安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我朝上繼唐統宜為金德且後唐已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今便廢絕理實無謂且五運代遷皆親承授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 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包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之後依舊為三恪崔昌衛包並皆遠貶此又前載之甚明也況今國家封禪有日正從定制上答天休伏乞 聖宋永為火德從之

是月王延德等至自高昌延德具言初發京師越明年四月乃至高昌國師子王避暑於北庭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對曰持朝命而來雖見王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乃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北庭歷交河州上金嶺凡十四日乃至師子王又先遣人致意當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乃見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受賜遂張樂宴飲為優戲又連日與延德泛舟遊佛寺高昌猶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二社冬至亦然佛寺多唐時所建額及經藏亦唐所賜七月令延德先還國王九月乃還時有契丹使者來謂師子王曰聞漢遣使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因言漢使來覘王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知其語因謂王曰犬戎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延德初自夏州歷玉庭鎮黃羊平所過蕃部皆以詔書賜其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其君長各遣使謝恩又明年延德與其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於是至京師 延德初至達靼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為逸豫不恤士衆妄生猜忌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豁以戒

甲子以監察御史宋瑫爲陝西轉運使瑫先知泰州於是道
章夐代之瑫去泰未旬日夐坐事繫獄 上以瑫前有治績
再命知泰州賜錢五十萬瑫守棐諸部內清肅就轉比部
員外郎凡六年乃召歸瑫渭南人也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
災是日既久陰雲四合風雷暴作夜漏初上天雨震雷大發
自月華門抱關者不之覺延燒漸北翌日辰巳間乃止 是
月廢諸州農師 詔廣南轉官並給印紙令本州依正官例
批書在任功過以將作監丞李元吉丁顧言爲堂後官賜緋
衣銀帶象笏錢百千京官任堂後官自此始 鹽鐵使王明
請開江南鹽禁計歲賣鹽五十三萬五千餘貫二十八萬七
千餘貫給鹽與民隨稅收其錢二十四萬餘貫聽商人販易
收其算從之 丁亥詔求直言其略曰既延災於正殿盍示
譴於眇躬豈非刑賞有紕措置乖當或近習升薦致物情壅
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于此足斁政經中外
群臣各期無隱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讜直以規己失昔禹拜
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夏禹之拜
乎且爲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別善惡朕御天下兢兢業業
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深居九重人情未能盡達若不采
聽則官吏能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古者懸鞀設鐸用廣聰
明若行於今世則未盡理國之道宋琪曰王者明四目達四
聰所以高視廣聽導達物情陛下博訪時事刑獄繫滯者伸
理之官吏情偽者懲儆之條制未便者更張之勤行不倦遂
致和平天下幸甚（本紀以明日下詔聰韓附七） 壬辰詔天下
幕職州縣官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並許於本州附傳置
以聞所言可采必行旌賞若無所取亦不加罪先是轉運使
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言事而州縣官屬則否 上慮下情
壅塞故降是詔 丙申 上謂樞密使王顯等曰今年風雨
雖調猶慮禾稼未得豐茂遣中使分往京畿百里外拔取
粟豆數十本皆長數尺大是好苗因此以示群臣喜形於色
是日草澤有上書言時政者引對其詞狂悖 上不之罪慰
諭而遣之 丁酉謂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儼然
顏色左右無敢輒進一言朕每與卿等款曲商榷時事蓋欲
通上下之情無有所隱然直道而行杜絕請託勿以衆口鑠
金爲慮比來中外議朝廷政理爲何如宋琪曰陛下勞心致
治遠邇無間言 上曰雖妄言如昨日草澤上書者朕亦未
嘗加譴琪曰狂瞽之人當置嚴辟但朝廷不棄以開言路上
聖之德也 庚子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 壬寅 上謂宰
相曰封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
災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人徐圖之亦
未爲晚也乃詔停封禪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秋七月壬子
改乾元殿爲朝元殿文明殿爲文德殿 先是南郊五使皆
權用他司印癸丑始令鑄印給之 乙卯 上謂宰相曰御
史臺閤門之前四方綱準之地頗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
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柄委在胥吏求民之不冤法
之不濫豈可得也乃詔自今鞫獄御史必須躬親毋得專任
胥吏 庚申改匭院爲登聞檢院東延恩匭爲崇仁檢南招
諫匭爲思諫檢西申冤匭爲申明檢北通玄匭爲招賢檢仍
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八月戊寅朔 上謂宰相
曰每閱大理奏按或節目小有未備移文按覆封疆悠遠動
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自今卿等詳酌如非人命所
繫即與量罪區分勿須再鞫始令諸州笞杖罪不須證逮者
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群臣受詔鞫獄獄既具騎置來上

有司斷訖復騎置下之諸州所上疑獄有司詳覆而無可疑之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當奏疑按亦騎置以聞　癸巳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　上覽之皆常事也且詞多狂妄上弗加責因謂宰相曰比下詔訪民間利病然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不切機會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蔽雖狂悖亦與容納自古人臣諫君因是好事然須言當其理國家擢任亦須平化之人如賣直沽名僥求陞進悉非良善宋琪曰小臣章疏陛下盡與披詳善惡賢愚難逃天鑒若百事之中一二可采國家之利也　右補闕知睦州田錫上疏曰伏念臣才謀不逮於古人職次忝居於諫列敢不貴思補報用荅休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詣閤上書昧死言事陛下於是下御札俾人直諫降勅書與臣敢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又再上奏疏入遊而不知達與未達直言雖不用而不知行與未行今日陛下有所因方洞聞至言有所為方切待直諫引咎自誠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輩而不在陛下日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勑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駮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勑若詳之封駮則所下之勑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事無不精則垂為典常勑無不當則編為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豈有不精不當之虞也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也臣又見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侍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章自此國家有舉事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有不合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邇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

非賓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一謂湯武可侔陛下行一事乃一謂堯舜可繼自纘大位于今九年四方雖寧謐萬國雖款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為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太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于禁中將警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輿人近臣聞陛下感悟之言莫不惕厲諫官聞陛下憂勤之詔誰不傷惶臣所以謂過在近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然臣兩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臣數年在外而陛下委之以分憂蒞祿隨衆多曠遺之罪服違遑有誤諫諍之未能令幸天啓聖心神替皇道感陛下虛佇特北顏之諫致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復伸蔀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置而尋廢者衆師禁而不嚴者服也臣所謂陛下有捨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也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既依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由規畫未當者如前年勑下令鄰近州府互差司理判官至今年勑下却令本州仍舊差置又如前年勑下應諸官吏限前得了即與超陞限外未了即當降黜即不以縣有大小之分稅有難易之徵土田沃瘠之不同歲時豐稔之不等風俗勤惰之各異官吏能否之各殊而一槩以程限所拘一例以昇降為定自後未聞限外久者降一官限前了者昇一人此無乃彰之空言示之寡信乞今後凡有所奏或有所陳幸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

變變易不定是乾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得師者王今宰臣若賢願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百官各擧其職願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陛下是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爲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臣謂百職若擧則萬務從而自理百官未修則萬務從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非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則疑能生謗謗能生疑疑從謗生則父子之道或偶虧於慈孝謗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於怨仇魏文侯篋謗書陛下故嘗知之令狐楚有辯謗論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保得臣下始終全得君上恩信方謂君爲元首臣作股肱也

此疏見[illegible]傳

九月初李繼捧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及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獨繼遷不樂內徙時

道 廿五 十一

年十七勇悍有智謀僞稱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實棺中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彛興象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繼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族帳稍稍歸附嘗遣所部來表請麟州貢馬及橐駝等敕書招諭之繼遷不出是月知夏州尹憲偵知繼遷所在與巡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發兵掩襲地斤再宿而至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僅以身免

本紀實錄載此事於十月與實蓋據奏到耳今移見九月呂端正惠公補傳云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 太宗喜甚時寇準爲樞密副使 上獨召準謀準退過宰相幕次不入公覺人邊至曰陛下召公何爲事曰議邊事下公曰陛下戒公勿言於其乎準曰不然公曰若邊鄙常事樞密之職其不必與聞若軍國大計其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公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公曰陛下以爲如何準曰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公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公少緩其事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之請對 上召入公見 上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其母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 上曰然則奈何公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安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亦可以繫其心而其母死生在我矣 上從之開精書曰戚獨幾款我事即供公謀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按司馬光記聞有此呂端傳母其祖嘗傳所義並同考事乃与正史不合獲繼遷實雍熙元年九月此時端猶未參政準亦未入樞府淳化二年四月準始爲樞副九月政同而淳化四年六月準罷端始參政五年九月事亦參政与復在中書至道元年四月故拜相準參政如故至道二年七月準罷參政端若相位知政咸平元年十月端罷相端在中書首尾凡六年其初寓參俱準寧康樞副矣補傳及實貫以叢況黃雖遷母病寓又事率未聞聞令不取事化五年四月詔前專並遷所母姓名或率因是史筆發罰堂遷母而端義之然是年九月革弟參政所此事於九月復乃可或冊至道元年九月復專所鴉姓名時蔡二人並居政府所云宰相及揃等等寺仍須鬪政事不甚拾居便詳之也

上謂宰相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皆上天垂佑致當與卿等力行好事以荅天意又嘗謂宰相曰昔楚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荊五十跪加王背者再申趨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矰務治國事并國三十九朕觀書

道 卜五 十二

至此未嘗不嗟賞數四自古君臣非道合何以及此若君不信用雖有直臣亦無以行其道宋琪曰此事數百年來人君亦罕有知者非陛下博覽安能得茲監戒然臣聞知之非難行之惟艱願陛下勉之 上深然其言又嘗謂宰相曰朕於百姓孜孜訪問務欲令其得所感悅人情固亦不難且虎狼之性最難調伏者如苑中畜虎以時飼之使知養育之恩每亦馴擾況於人乎

二事不知的是何時按實錄此月乙亥上云已讀御覽八百卷恐因是言及殺狗獵事今并養虎事書之別本養虎事在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壬辰殺狗折矰事在八年十月甲子皆云与宰相論此按宋琪八年十一月壬子乃爲宰相恐別本誤今不取

冬十月 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於是復至 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當百歲自言經五代亂離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摶曰先生得

玄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於世　主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練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　上益喜甲申賜摶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　上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　上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爲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卧至於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脈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繫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攝養也（考異朔云此事在九年不知月今附見據實錄）壬辰禁布帛不中度者有違詔復織募告者三分畀其一　癸巳嵐州獻牡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甚馴人莫能辨詔群臣參驗之且諭旨曰符瑞之事非朕所尚也右散騎常侍徐鉉右諫議大夫滕中正中書舍人王祐等皆援引圖史以爲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　上曰珍禽奇獸豈益於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爲上瑞耳比年四方所獻禽獸之異者甚多上令畜於苑囿以遂其生生之性琪等因請宣示於外凡瑞物六十三種並圖付史館　辛丑詔閤門自今應承受到中書劄子如有錯誤措改者未得施行却送中書照會　十一月丙寅親饗太廟丁卯祀天地於南郊大赦改元　初太祖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　上即位禮官以爲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雖有父之尊而無彼配天之法故三年六年再郊並以　太祖配天於禮爲允　上將東封詔扈蒙定禮儀蒙

吾九十五　續通二十五　八一三

乃奏議云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　宣祖配天而　太祖配上帝及罷封禪爲郊祀遂用蒙議議者非之自張昭嘗議卒朝廷諮訪典故草立儀法皆蒙專焉　唐制散官二品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及都督刺史皆帶魚袋　國初其制多闕丁卯赦書初許升朝官服緋綠及二十年者敘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升朝文武皆帶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　癸酉以建州進士楊億爲秘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徽之從孫七歲能屬文　上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赴闕連三日得對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　上深歎賞命中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略不停思宰相驚其俊異削章爲賀　上曰可與一官留京師時詔令賦詩於前以適意故有是命　十二月癸未召京城耆老百歲以上者凡百許人至長春殿　上親加慰撫老人皆言自五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各賜束帛遣之丁亥廢嶺南諸州采珠場自是唯兩船互市及受海外之貢壬辰立　德妃李氏爲皇后（后以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至是立爲皇后詔辭但云麗□李氏未封德妃也按本傳及會要等亦德妃之號不知本紀何故云耳當考）丙申大酺集開封府及諸軍樂人自丹鳳門前至朱雀門東西凡數里還西市作角抵五方士女大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爲魚龍曼延之戲音樂雜發觀者闐咽　甲辰大雨雪先是　上謂宰相曰今冬氣和暖開春恐有疫癘郊祀酺宴之後若得三五寸雪大佳至是陰雲四合積雪盈尺　上嘗語宰相曰統制區夏自有道理若得其要不爲難事必先正其身則孰敢不正若恣情放志何以使人禀懼朕每自勉勵未嘗少懈至於內外官吏皆量才任職喻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

孑十五　續通二十五　八一四

宋一曰近見陛下自供奉官殿直承旨三司大將諸州郎吏
咸加選擢璟獎功勤振拔淹滯內外無不知勸　上曰此輩
久歷艱難皆無曠敗若曾有瑕玷人不保者不預茲選朕非
但振舉湮沈亦欲激厲使爲好事耳琪曰陛下不以卑冗躬
自搜訪是材任職無有棄人所謂竹頭木屑亦不遺棄者也
選用三司大將等事實錄云在九年因稱其才幹任使如倣佺等語職書之選用三司大將別本亦在此年七月朕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六

太宗皇帝紀十

雍熙二年春正月癸亥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九人權知貢舉
上謂宰相曰大設科取士之門最爲捷要然而近年稍涉冗
餘人得無濫進者乎己巳詔自今諸科並令量定人數捐參
引試分科居坐命官巡察監門謹視出入亦以文字往復與
吏爲奸者寘之於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伍保預知
亦連坐進士倍加研覈貢舉人勿以治經御試不考而薦始
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又罷進士試律復帖經
上覽諸道轉運副使知州通判奏章有不聯名者謂宰相曰
當官共事須叶心從長且條陳利害動輒變改今不聯名此
必任其獨見未爲允當也二月戊寅下詔戒之　丙戌　上
謂宰臣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
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于戎狄馮道趙瑩位居宰
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戎狄貪婪餌之以利可耳割地
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覺歎惋宋琪等奏曰晉高祖遣馮道
奉使張筵送之親舉酒灑涕曰達兩君之命交二國之權勞
我重臣之彼窮塞息民雖好宜躬此懷勿以爲揮也及道回
有詩曰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方今亭鄣肅清
生靈安泰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時　上然之
己未　上御崇政殿覆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須城梁顥等
百七十九人庚申得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及第唱
名自此始此據科記癸　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
從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
進士試皆入等　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
謂朕爲有私也皆罷之青州人王從善應五經舉年始踰冠

自言通誦五經文注　上歷舉本經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經及第面賜紬袍銀帶錢二萬時左右獻言皆有遺材壬戌復試又得進士上元洪湛等七十六人癸亥得諸科三百二人並賜及第　夏四月丙子復置明法科分周易尚書各爲一科附以論語孝經爾雅三小經毛詩專爲一科明法亦附三小經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又以鎖廳求試者率多繆濫始令諸道州府自今擇才學優茂而歷官無過者乃奉之仍先奏俟報　是日召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已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自是每歲皆然賞花釣魚曲宴始於是也（此亦會要賞花賦詩已見雍熙元年三月）　五月庚午中書門下奏請官在外而累經赦宥者欲令歸闕責其後効　上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辯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身不正則家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致敦叙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惡處甚多竄逐郎理已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務行嘰喻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沮其毁譽如害群之馬豈宜輕議哉（選舉志言詔從其議蓋誤也）　六月己卯詔兩街供奉僧於内殿建道場　上謂宰相曰今茲夏麥豐稔比聞歲歉則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或有災患故令設此未必便能獲佑且表朕勤禱之意云　丙戌命右諫議大夫劉保勳兵部郎中楊徽之屯田郎中孔承恭與判吏部流内銓王祐同就尚書省以新及第進士諸科名次先後鄉里遠近之便注擬自是爲定例　秋七月　上謂宰相曰　國家以百姓爲本百姓以食爲命故知儲蓄最爲急務耶江南災旱甚亟遣使振貧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貿易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鼎州言江水溢害稼　八月庚辰　上謂宰相曰朕於獄犴之寄尤所繫心分遣使臣按巡諸道蓋慮或有冤滯耳因思新及第進士爲司理參軍彼於法律固未精習宜令諸州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癸巳　上謂宰臣曰近代以來政理乖紊無如晉漢兩朝外則侯伯不法恣其掊斂内則權倖用事貨賂公行百姓未納王租先遭率斂縣令官吏歲有年常之求鎮將人員時爲乞索之名鄉胥里長更迭往來吸嗷衆民何所告愬惟望天道順和其可得乎近年以來頗革此弊官寮守法兆民舒泰雖未能還淳反朴亦可謂之小康矣每念百姓寒耕熱耘勤衣食　國家若非[illegible]當於納稅亦不忍催督而況非理誅剝乎宋琪等對曰陛下恤民求理敢希漢賢天下幸甚（[illegible]）　九月初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　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經時不朝請（[illegible]）屢爲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縱弓射之　上誨甚屢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　上深以爲憂是月疾小愈　上喜因降德音庚戌重陽召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迄明煙焰未止

上意必以元佐所為也令擒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百姓於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實 上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 國家典憲我不敢私父子之情於此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已下洎宰相近臣號泣營救 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恨豈知我家自有此事朕為宗社計斷不捨之遂下制廢為庶人送均州安置顧謂宰相曰比者內外安寧方思自適而元佐縱火實挑朕怒也琪等對曰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累聖德元佐若無心疾當不至是惟陛下開釋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閤拜表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置于南宮使者監護不通外事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遹翊善戴元以輔導無狀皆請罪 上曰朕教誨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贊導耶並釋不問元佐[illegible]

準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自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illegible]

九月虞部郎中知制誥鄭人韓丕有文行朝廷稱為長者然詞命非所長於稽緩一夕須詔書甚急丕停筆既久聞索舊草吏以本與寄戶出宿不可搜檢丕乃破鎖取改易而撰遣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謔丕不能平中書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多凌辱面折之乃表求外任閏九月甲戌丕罷知虢州 上覽邕管雜記歎其風俗乖異乙未詔嶺南諸州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長吏漸加誡厲俾遵條式其殺人祭鬼病不求醫僧置妻孥等事深宜化導使之悛革無或峻法以致煩擾 己亥坊州獻一角獸 上召近臣觀之咸奏曰按瑞應圖牡曰麒牝曰麟昔嵐州進麟也此乃麒也請宣示中外 上不許但令委於苑中遂其飲齕之性且謂宰相曰時和年豐兆民安泰斯為上瑞鳥獸草木夫何足云冬十月辛丑朔上錄京城諸司繫囚多所原減決事遂至日旰近臣或諫以勞苦過甚 上曰不然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江況人君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十一月辛卯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常參官奏聞待報然其後亦頗有特追出者 十二月 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親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開寶中賊攻綉州知州饒陽王躬死焉躬子濟時從行賊將并害之濟擁尸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活為但恨力不足殺汝以報父讎耳賊感其言捨之濟遂拾父骨匿山谷間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其誠遣以東帛奏假驛置而歸先是濟母終於岳陽權殯佛舍并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太祖召見為其尚少且俾就學於是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頗急至一翎直數百錢者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諭民

取鵓鴿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七

太宗皇帝紀十一

雍熙三年春正月戊寅德彝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判汾州時年十九蝗飛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災守土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而蝗自殪 先是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繼昭軍器庫使劉文裕崇儀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伐太原而北虜渝盟發兵以援非天威兵力決而取之河東之師幾爲遷延之役且虜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 上遂以令圖等言爲然始有意北伐 上初議親征給事中參知政事李至上言曰幽陵虜之右臂王師往擊彼必拒張攻城之人不下數万兵多費廣勢須廣備餱糧假令一日克平當爲十旬準計未知邊庭可充此乎又賊城之旁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非石莫碎則發機總石將安得乎若聖心獨斷睿慮已成則京師天下根本願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閑暇慰億兆之瞻仰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張兵勢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戎援可虞南有中原爲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二賢之後也

刑部尚書宋琪上疏曰伏以 國朝大舉精兵討除邊寇靈旗所指燕城必降而虜所趨徑術或落其便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投戈散地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必望回轅西適山路望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以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

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緣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鎗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然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胡馬之來二百餘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寨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徒涉河壖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戎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把截此是新州嬀山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水屬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北橫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郝亭淀三五日彌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戎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

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慶澤以懷之奚霫部落劉仁恭及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為義兒伏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强事虜俱懷殺主破國之心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雜霫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嫩封冊為王仍賜分器旗鼓車服戈甲優而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宜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鬬一以當十兼得奚渤海以為外

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略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醜虜悉為王民釋左衽以服衣冠去腥羶而被聲教願歸者俾復舊業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粗知虜帳甲馬山川形勝所言悉有歸趣復又一疏言晉末虜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步軍兵約三萬人騎皆精甲也為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阿保得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晞涖廷勳屯河洛者也（奚王撥剌也三此阿保得當考）又有渤海首

領大舍利高模翰兵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達靼尉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戎之地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虜主南侵其衆不啻十萬虜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王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也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

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彊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破虜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緣邊柵寨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戎主親行胡群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氊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其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於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戎羯此以一郡貔貅雖勇懦之有殊虞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在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掎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戎虜計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已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臨事分布所責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廂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口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手槍一百條餘並弓劍骨鍒其陣身解鐙排之候與戎人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交進虜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以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鎧弩俱進爲回騎之舍也陣廂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領之進退賞罰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腹實心有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虜寇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謹重之誠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掎戎不曾拔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并兵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張彥澤所誤如將來殺獲驕捷之後

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以難甘亦和戎而爲便魏絳當陳於五利奉春僅得其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結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兵事況幽州爲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討虜乃宜矣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麨二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疋給生二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勝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執力津搬裹送之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舍然圖轉餉亦未爲晚臣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前奏願如省覽踐奏頗采用之（本傳及會要 試聖墨皆在）

太宗

（端拱二年詔文武羣臣各言邊事其上此議按端拱二年 舊方略書通此朝廷所食豈暇遠謀此劉此議蓋錄應點三年 詩營等出師時所以故事亦幽薊事 寺令岳出門見子以備戍吏部亦賜也）詔三司錢穀公事自今並須詳定合行與否具狀聞奏不得復持兩端取旨如依奏施行後無益於民不利於國皆當劾罪有大事非本司能決者乃許本使面奏彫潘美出鴈門自西陘入與虜戰勝之斬首五百級逐北至寰州斬首五百級神衛右第二軍都指揮使平城薛超體被金瘡數處流血漬甲縷部分軍士自若庚辰刺史趙彥章舉寰州降詔以彥章爲本州團練使曹彬進壁于涿州東復與虜戰李繼隆范廷召等皆中流矢督戰愈急虜遂敗乘勝攻其北門克之辛巳取涿州潘美進圍朔州其知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詔以希贊知本州觀察使田重進至飛狐北虜以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等帥衆來援行營都部署上閤門使袁繼忠謂重進曰虜多騎兵利於平地

不如乘險逆擊之。蘄州刺史朝城譚延美曰：虜恃衆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重進陣壓東偏，數交鋒，勝敗未決。日將夕，命荆嗣出西偏薄山崖，以短兵接戰，虜披崖而下，手斬百餘級，虜勢稍散，卒千餘人在野，嗣呵止降之，虜退屯土嶺。裨將黄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曰：汝第頓兵於此，為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克之，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拔小冶直谷二寨。嗣因留屯直谷，居數日，虜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卻之。虜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才五百人，虜衆二萬餘，力不敵矣。重進爰之，問嗣計策安出，嗣曰：譚延美方屯小冶，有兵二千，願間道往邀其策應。遂馳見延美，延美曰：虜勢如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全軍就平州列隊樹旗，別遣三二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所部五百人疾驅往鬭，彼見旗幟綿亘，遠甚疑大

スフ

道二七　六

軍繼至，虜雖衆可破也。延美許焉。癸未，嗣還，力戰一日，五七合，虜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虜騎崩潰，失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頵、副將何萬通，并契丹渤海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老幼七百人，獲馬畜鎧冑萬計。大鵬翼貌壯偉而勇健，名聞邊塞，既禽之，虜奪氣。曹彬入涿州，遣部將侯儀、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虜勢。乙酉，虜帥衆來攻，繼宣擊破之於城南，斬首千級，獲馬五百疋，殺虜將相賀斯。　丁亥，潘美轉攻應州，其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舉城降，即授正本州觀察使，雄為鴻臚少卿、同知應州。雄，幽州人也。　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呂行德尚欲堅守，重進急攻之。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舉城降。詔升其縣為飛狐軍，以行德為左驍衛將軍、順州防禦使，繼從

為右屯衛將軍、並州刺史，知進為左監門衛將軍。重進又圍靈丘。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降，以超為右監門衛將軍。實錄在四月癸卯，今附書之。　是月，始用士人為司理判官。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斬首千級。田重進破虜援軍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人。　壬寅，米信破虜於新城，斬首二百級，虜衆復集，信兵稍卻，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人禦之，被圍數重，矢下如雨，信□□殺數人，麾下多死。日將暮，信持大刀，率從騎百餘人呼突，□□殺數十人。會曹彬遣李繼宣等援之，遂大破虜於新城東北，斬首千級，獲馬一百疋。　乙巳，田重進遣牙校部送大鵬翼等至闕，上責而宥之，以鵬翼為右千牛衛將軍，領平州刺史。丁未，以駕部員外郎梁裔知應州，監察御史張利涉知朔州，右贊善大夫馬務成同知寰州。　乙酉，田重進又破虜衆於飛狐北，殺酋

えす

道二十七　七

長二人，斬首千級，獲馬三百疋。　壬子，命左拾遺張舒同知雲州，契丹大同節度副使趙彀為右千牛衛將軍，領儒州刺史，節度判官張日用、觀察判官宋玄並為殿中丞，掌書記崔從善為右贊善大夫，皆仍舊職。　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虜酋蕭啜理及其守卒千人，執監城使同州節度使耿紹忠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啜理不詳邑里。授存璋順州團練使，彥欽平州團練使，同知蔚州。初，王師入虜境，所向皆下，啜理、紹忠等懼不自安，謀欲殺城中將吏，盡率其衆徙歸虜中，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發。紹忠父美，為虜奉聖節度使，弟紹雍為三司使，紹忠領同州，州在西樓南數百里，方從虜主至遼樂河，聞王師至，遣為蔚州監城使，於是被執。存璋等初請降，真偽□□，先命荆嗣率猛士數十人縋而入，得實，乃納其款。重進軍乏食，嗣部降卒輦州

虜絕之存璋等既殺虜黨虜孤城難守乃盡率其吏民奔重
進軍重進厚撫之虜援兵大至副都指揮使江謙妄言惑衆
嗣即斬之悉收城中輜重還保重進軍與虜戰戰時軍校江
鞏其四悉以戰死至大嶺嗣力鬬虜始却遂守蔚州[illegible]
[illegible]
州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嘗團結以禦寇虜或夜入城壘斬
取首級來歸 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鬬若
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
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會虜中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
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
千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
應募者益衆 初曹彬與諸將入辭 上謂彬曰但令諸將

二十七 八

先趣雲應州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
利以要虜虜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爲援於
山後矣既而潘美果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
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
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 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虜斷糧
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 上
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
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
兵畜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趣
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虜必勝之道也而彬所部諸將聞
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
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虜騎出其前
且行且戰去城才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有虜酋萬騎與米

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乞降上蔡令大名柳開督饋餉
隨軍謂信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也彼將有謀急攻
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虜復引兵挑戰後復知果以矢
盡復取於幽州也[illegible] 彬雖復得涿州時
方炎暑軍士疲乏所齎糧又不繼乃復棄之還師境上[illegible]
[illegible] 彬初欲令
所部將開封盧斌以兵萬人戍涿州斌懼言涿州深入虜地
外無援內無食丁籍殘失守必不利不若以此萬人結陣而
去比於固守其利百矣彬從其言令斌擁城中老幼並狼山
而南彬等以大軍退無復行伍爲虜所躡 五月庚午至岐溝
關北虜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易
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虜始退追奔至孤山方涉巨
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甚衆知幽州行府事右諫議大夫

六千六百五十五 一百一十二 九

劉保勳馬陷淖中其子開封兵曹利涉嘗舉進士隨軍常從其
後盡力救之不能出遂俱死殿中丞孔宜亦隨軍督芻粟溺
於巨馬河詔錄保勳孫巨川爲秘書省正字宜子延世同學
究出身 癸酉潘美遣使部送應州朔州將吏耆老等赴闕
上召見慰撫之老人皆云久陷戎虜有菜不得食有子不得
存養不意餘年重覩日月並賜以衣服冠帶 丙子宮苑使
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 上始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
兵分屯于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
州潘美還代州 曹彬等未還武勝節度使兼侍中趙普手
疏諫曰伏覩二月中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敕命知取幽
州邇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稍克復猶及炎蒸師老民疲
實增疑慮伏念陛下聖略神功舉無遺算平取浙右力取河
東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獶誠非我敵盡遷徙焉舉點

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
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謟附會家殷蝝聦致興不急之
兵頗涉無名之議臣竊見漢武將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
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校是非
必然無異尋其錄奏願賜覽觀伏自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
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所謂以
明珠而彈雀為鼷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就其得少
之中措難入手況是失多之外別有關心臣又聞聖人不凝
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謂兵久則變生此不可不
深慮也苟或更圖後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
先困邊庭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留此際或
誤指呼臣今獨與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願頒明詔速議
抽軍聊為一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伏望陛下安和寢膳惠

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鋒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
歸仁料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貪費貨力有道
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萬全臣又思陛下
非次與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
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為主謀虛說誑言
摠懲彰露願推首惡置正刑章所冀詐偽革心忠良盡力共
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逡疑數
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尸諫微臣未死寧忍面諛
固知逆耳之言不是安身之計但以恩由卵翼命直鴻毛將
酬國士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從此日之誅竊祿
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明聖特賜參詳又以劉子言鄧州
五縣其四在山三分居民二皆客戶於來年二稅約共出十萬
貫錢乃可運二萬碩糧至莫州與參量半年十閏六七亦有般

鬬力共參性命者力加善誘偶逢小捷最其深切至今所費益貲如
或再行徭役決定廣致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轉虞干戈未息
又言兹人但說契丹時逢暗主地有災星以此為詞曲中聖
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俱罷生涯土宿照臨外夷不可征
討若彼能同意縱幼主以難輕不順群情無災星而亦敗誠
宜守舊章責無私如樂禍以貪功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
少昌言之士亦甘緘默無絕聾瞽之人而況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規
諫天文官亦須預定於吉凶成兹誤失之由各負蹤遺之罪
若無懲罰必恐後來又言勿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鬭志一
則彼有離心須作過防免輸鞍使但令周施捍禦亦作程途
縱過交鋒何憂大舉只應信宿便取城池又言臣猥蒙二
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唯此世應係前生禮絕限於
君臣情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關啟沃罔避危亡寧負陛下本

是天人暫來歷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
盤中戒肉今者願居一朝之分常隆萬世之基如或未止干
戈必恐漸多殺害即日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
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姦人願不容
於首惡興言及此涕泗交流 [illegible]

上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
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
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俾契丹之黨遠

道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燕民陷於胡羯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邊防之事已大爲之備將來敢肆侵撓必當盡殲醜類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復上表謝曰昨者臣未測事宜輒陳狂瞽陛下曲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思信爲上策將帥若克遵成筭固可平戎但不副天心致茲敗事今既邊防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康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以無爲無事保卜世卜年旨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塞與醜類較其勝負臣素虧壯志耗在衰齡固無功伐可稱惟竭忠純上荅觀者咸歎其忠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上以諸將違詔失律作自勉詩賜近臣初議興兵　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推誠悔過事更當考）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曰伏思用兵北伐蓋有其由良以晉朝生靈僅踰百萬遺罹否運沒於北戎迫其兇威害爲奴婢陛下內懷痛悼將圖拯救而倚任之際將帥非才莫遵廟勝之謀䓁致輿尸之敗天聲雖振雷霆未彌驕虜罔能救於淪胥乃自致於狼狽兩河生聚幾隕兵鋒然而悔既往以難追事已成而不咎未可輿爭灼著於前經姑務息民何嫌於屈己況天生北虜爲患中國漢高祖以三十萬之衆困於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親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彌篤外示羈縻內深抑損而邊城晏閉黎庶息何所傷雖多其利莫若伏況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儻陛下深念比屋之磬懸弗咸千金之日費密諭邊將微露事機彼亦素蓄此心固乃樂聞其事不煩兵力可弭邊塵此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此疏據實錄別本徵傳在幽州失利後不得實日月今附見本傳乃繫之王堂大敗以守將莫益陽勸上上論兵狀當知是此跡也）

上慮契丹必入寇命左衛上將軍張永德知滄州右衛上將軍宋偓知霸州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知雄州蔚州觀察使趙延溥知貝州廷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　上欲令奮自効故與延溥並命　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爲給事中參知政事　乙巳屯田郎中知制誥知大名府趙昌言遣觀察支使鄭宣奉表詣闕上書請斬敗軍將曹彬等　上覽奏嘉歎優詔褒之尋召拜御史中丞知制誥爲中丞始此昌言汾州人也（曹彬敗在七月日汾州書之）車駕嘗幸金明池特召昌言預焉會官從游宴自昌言始（官從游宴不得其時今附見于此）

丙辰曹彬等至闕戊午詔翰林學士賈黃中右諫議大夫雷德驤司門員外郎知雜事李巨源召彬及崔彥進米信杜彥圭行營都監郭守文馬步都指揮使傅潛押陣部署陳廷山排陣使蔡玉先鋒都監薛繼昭等九人詣尚書省鞫之秋七月戊辰賈黃中等言曹彬郭守文傅潛具伏違詔失律士多死亡米信崔彥進違部署節制別道回軍爲虜所敗杜彥圭不容士晡食設陣不整軍多散失蔡玉遇敵畏懦不擊易服潛遁陳廷山涿州會戰失期薛繼昭臨陣先誅引退軍情撓惑法皆當斬詔百官議之己巳工部尚書扈蒙等議如有司所定彬素服待罪殿內引咎庚午責彬爲右驍衛上將軍彥進爲右武衛上將軍信爲右屯衛上將軍守文爲右屯衛大將軍潛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彥圭爲歸州團練副使廷山爲復州團

練副使王除名配商州繼昭能文思使爲供奉官詔群牧判
校有殁於軍陣或陷於戎寇者宜加優邮錄其子孫百姓有
運糧不還者給復二年家賜粟三碩　初米信傅潛等軍敗
衆擾獨李繼隆以所部振旅成列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及
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於崇城下不
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　上嘉其有謀壬申
以繼隆爲馬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　甲戌以步軍都指
揮使靜難節度使田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自張令鐸罷無
步軍都虞候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
不敗故特命之師初自蔚州還袁繼忠爲後殿行列甚整至
定州有降卒後期至者重進怒將斬之繼忠論以殺降不祥
皆放免之　壬午遣樞密都承旨楊守一等詣并代等州部
所徙山後諸州降民至河南府許汝等州徙者凡八千二百
三十六戶七萬八千二百六十二口及牛羊驢馬四十餘萬
頭（此處所利九月戊寅出書）　左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張齊賢上言事
頗悖　上意於是　上問近臣以禦戎討策齊賢因請自出
守邊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緣邊
兵馬　癸巳階州言福津縣有大山自龍常峽飛來壅白江
水逆流高十餘丈壞民田數百里　甲午陳王元祐改名元
僖韓王元休改名元偁冀王元雋改名元份　國子博士李
覺上言秦漢以來民多游蕩趨末者衆貧富不均今井田久
廢復之必難曠土頗多闕之爲利且勸課非不至而尚多閑土
用度非不省而未免收賦此由各有主戶或無田產富者有彌望
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
雨露降而歲功不登寒暑遷而年穀無穫富者益以多畜貧
者無能自存欲望令天下荒田本主不能耕佃者任有力者

播種一歲之後均輸其租如此乃王化之本也　上覽而嘉
之　八月初徙雲朔寰應四州民詔潘美楊業等以所部兵
護送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
五押惕隱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寇鋒益盛
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
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
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
強弩三千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
矣監軍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
而畏懦如此但趨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軍器庫使順
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侁曰君
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
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
諸公先死耳乃引兵自石趺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
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
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
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
弩爲左右翼以援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
者無遺類矣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
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敵敗走侁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
美不能制乃緣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
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
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
重傷不能進遂爲敵所禽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
焉業初爲敵所圍貴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弮又擊殺數
十人乃遇害業既被禽因太息曰　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

以敎而反爲敵所敗還令赴死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於霧中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氊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吏民愛之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之用其敗也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亡益也儻鳥獸散尚可亡還報天子者衆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一人生還上聞業死甚痛惜辛亥詔削美三任侁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贈業太尉大同節度使賜其家布帛千疋粟千碩錄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貴子二人　九月戊辰戶部郎中張去華獻大政要錄三十篇　上嘉之降璽書褒美賜帛五十段去華初受命知陝州因留不行　判刑部張佖上言望自今應斷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削一任長吏並停見任從之（佖上言本志在五月後今移見于此）　嘗有犯大辟者詔特減上謂佖曰朕以小人冒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佖對曰先王立法蓋爲小人君子固不犯矣上以語宰相且歎賞佖以爲知言冬十月丙申朔　上出飛白書賜宰相李昉等因謂曰朕退朝未嘗虛度光陰讀書外嘗留意於真草近又學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猶愈於畋游聲色乎昉等頓首謝左拾遺真定王化基抗疏自薦上覽之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嘉士即命中書并化基召試庚子並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沆肥鄉人湜長安人時皆爲著作郎直史館　上又以沆素貧多負人息錢別賜三十萬償之　上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咨訪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贄南府門人朕初即位因其樂在文筆遂命掌誥頗聞制書出人或哂之蓋其素乏時望業已進用朕亦爲之靦顏然亦終不令入翰林也　甲辰以陳王元僖爲開封尹兼侍中戶部郎中張去華爲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並召見謂曰卿等朝之端士故茲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以去華就遷左諫議大夫又令樞密使王顯傳旨諭以輔成之意（陳載附見）　丙午鑄御前及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爲寶　戊午出御製新譯聖教序賜宰相李昉等　庚申以黎桓爲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覺齎詔往使桓制度論儻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戒以臣禮拜詔盡恭燕饗日以奇貨異物列于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却其私覿推取陷亦變使臣節君辦以歸桓又謂覺等曰此土山川悠遠中朝人作歷之不亦勞乎覺對曰　國家撫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也桓默然色沮（交[illegible]）（實錄在十一月今并書之）是月詔祠部凡僧尼籍有名者悉牒度之又詔自今須經業精熟閑試及三百者乃許係籍（太宗普度精技凡兩次太平興國七年及此年也實錄不記此年事今並書之等與經業實錄載其事於此月甲寅今亦附見末）　上留意字學以許慎說文差謬學者無所依據乃詔右散騎常侍徐鉉著作郎直史館句中正等精加讎校十一月乙丑朔鉉等上新定說文三十卷凡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　上稱善遂令模印頒行各賜器幣有差　十二月乙未大雨雪　上喜甚召近臣宴玉華殿謂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嘉雪殊慰朕心思與卿等同一醉也　上以諸家文集其數實繁雖各擅所長亦榛蕪相間乃命翰林學士宋白等精加銓擇以類編次爲文苑英華

一千卷壬寅上之詔書褒答　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虜圍廷讓數重廷讓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令後殿緩急期相救及廷讓被圍繼隆退屯樂壽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桑贊以所部兵力戰自辰至申而虜援兵復至贊引衆先遁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廷讓得麾下他馬乘之僅脫死先鋒將六宅使平州團練使知雄州賀令圖武州團練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于虜令圖性貪功生事復輕而無謀于越素知令圖嘗使諜紿之曰我獲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無路自拔幸君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為終獲大功私遺于越重錦十兩至是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為所紿意其來降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于越據胡床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重進力戰死之　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重進太原人也丙午瀛州以聞廷讓詣闕請罪　上知為繼隆所誤不責追繼隆令中書問狀尋亦釋之（契丹本傳以廷讓敗在明年春誤也）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聞廷讓敗恐虜乘勝侵入寇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糧十有五日而具始與役官吏居民皆不恍其生事既而虜果至見有備乃引去衆始歎伏　初契丹復自胡谷入寇薄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使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給事中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君無何間使為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慮美衆為虜所乘俄而美有候至云師出并師行四十里至栢井忽本寄詔東路王師屻於君子館令并之全軍无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虜騎塞川齊賢慮虜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虜兵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寨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二千餘級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衆齊賢悉歸功於漢贇己未漢贇以捷音來上　上優詔褒答後知漢贇未嘗接戰與鈐轄劉宇皆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漢贇罷在明年八月甲午宇罷在與子今并書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七

太宗皇帝紀十二

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創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鬭志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虜勢益振長驅入深祁觸易州殺官吏鹵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取村墅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禍 上深哀痛焉丙戌降德音 三司言嶺南諸州有積鹽二百三十餘萬碩約可支三十年歲復增十萬碩頗勞人而無所用乞權罷之戊子詔從其請補志是年廢朔州屯口等四場 二月丁未詔以故靜安軍為深州治所避虜禍也深治陸澤於是省陸澤入下博因改下博曰靜安縣本紀於去年十二月王師敗於君子館後書廢深州此月丁未乃書復置深州案實錄所載詔文與此略同未嘗有所廢置也地理志不云深州廢而復置本紀誤矣疑雍熙二年罷靜安軍故深州下博縣也軍則下博還屬深州於是自陸澤徙治下博而下博嘗置軍曰靜安故詔書以靜安軍為名而不云下博縣既而下博縣亦改名靜安實然疑靜安重實錄深不書故此詔也云以靜安軍為州治所其實靜安軍已前廢矣今併存之 右補闕知制誥范杲家貧負人息錢數百萬毋兄將寡為典元少尹棄官居京兆能殖貨家累鉅萬性尤吝嗇未嘗分故舊親戚人有從長安至者紿杲曰少尹不復靳財物揮金無筭矣杲聞之喜因請出守給養兄 上可其奏壬子授工部郎中知京兆府知制誥出領外藩自杲始杲既至睹吝嗇如故妻以不決事干公府杲大悔恨性踈俊放誕喜詼諧而治民御下非其所長時有叛卒劉渥者聚衆攻刼鄠縣關右騷然杲每見吏卒趨走即驚悸以為渥至幾成狂惑病乃移知壽州後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因召為史館修撰 三月庚辰詔天下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紙令書課績自今並條其事跡凡決大獄幾何凡政有不便於時改而更張人獲其利者幾何及公事不治曾經殿罰皆具書其狀令同條共署無得隱漏罷官日上中書考校 丙戌 上御便殿對絳州團練副使李度面錫五品服仍賜錢十萬度嘗知歙州坐事左遷十年不調有中黃門得度歙州所著詩石本傳入禁中 上見之因問宰相曰度今安在即召赴闕尋授虞部員外郎度進賀雨詩 上特與繼和令宰相召度至中書宣示之度洛陽人也 夏四月癸巳朔以客省使張平為鹽鐵使平臨朐人初以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隴平悉究利病更立新制建都木務計水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于京師朞歲之間良材山積 上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舊官造舟既成一艘調三戶守之以河流湍悍備其漂失歲役民數千家平遂穿池引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有賊首楊拔萃者往來關輔間為寇積年朝廷遣內侍督數州兵討之不克平遣人說之遂來降改崇儀副使領務如故凡九歲計省官錢八十萬緡及任鹽鐵使才數月陝西轉運使李安發其舊事為姦利事平聞之憂恚成疾而卒 上猶為輟視朝一日贈右千牛衛上將軍官給葬事建都木務不得其時因任鹽鐵從之并書之 己亥始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以右神武將軍王繼昇刑部員外郎直史館董儼同掌之先是 上以契丹頻歲入寇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東轉運使主客郎中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傳出外料兵自河東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戎行蓋國家以備禦戎事非獲已臣等頗聞輿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彼邊之民世習農桑罔知戰鬭遽茲括集皆匪願

為戎虜人情動搖因而逃避相聚為盜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竊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陛下若以明詔既出難即追回望嚴勅續遣使臣等所至之處若人情不安難於點募未即行法密奏取裁於是開封尹陳王元僖又上疏曰竊覩仲春以來分遣使臣於諸州點集鄉兵其數甚衆春氣方盛農事正勤況屬久安豈可遽擾且所取義卒乃是丁夫畎畝之氓本難拘率行伍之內豈易指呼雖教習之有方終驅使之無効若鳩集益廣即經費倍多以此思之止為勞弊今寇戎出塞邊境已寧至於防秋須預經畫望於將相之內選材謀之人付之兵權委以閫政精擇銳旅分戍連城優卹其妻孥激發其勇力至於保鄣城寨州郡官寮遞東當任責成倚辦此外深溝高壘炳烽鳴刁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衆何用況又河南久為內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實戎行河北累經戎虜頗有閑習騎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緣邊諸州點集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　上納其言陳王元僖不知的是何時上章其言又防秋則決非三月矣又云寇戎出塞邊境已寧殺虜報移暑故引去上因有中外無事之語旋當潘美等皆以四月末五月初相繼入朝至六月末乃同歸屯所美等所以能勢也所入朝皆在虜去後若虜未去美等必不能離所屯上亦不得云中外無事今因是備見此章次四月末更詳考之

詔詢文武禦戎之策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曰臣愚以為不用干戈不勞飛輓為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王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禮道信義自有與常不可廢闕也昔苗民逆命益贊于禹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又宣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如累卵生聚窮而入懷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宣諭果得一方歸命百姓歡心邇者北虜未賓全燕猶梗掠與軍旅將復土疆雖聞老師費財未覩休牛歸馬臣竊料犬戎暴露於原野豈是頑為兇猾也戍於邊陲故非獲已欲望朝廷精選使命通達國信遠則周古公讓地於西戎祈八百載之基業近則唐高祖降禮於突厥啓三百年之宗社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所宜詔侍從文章之士草國家禮命之書述邊鄙之提封及侵復之事理諭以禍福曉以恩威議定華戎之疆求息征戰之事立誓明著結好歡和彼以羊馬皮毛致誠此以金帛犀象為報有無相易彼此從宜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料夷狄去危就安之情厭勞就逸之意畏死貪生之性好利懼害之心亦與華人不殊也若曉諭周悉盟約敦固得其利而遠其害去其勞而獲其逸則無不率服矣來王之道豈遠乎哉在聖人行之而已故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若異議者曰一昨王師小衄蕃兵正驕使議通和事涉畏懦須是別施廟算申命虎臣總萬旅以攉征俾六騾之伃遁方可遣使介之命降咫尺之書此皆近樊噲之空言匪婁公之實効曷若內修戰備外許歡盟各有攸資兩無相礙其有聘書之楷式使品之高卑信誓之事機禮幣之豐約即繫聖心裁擇非微臣所知臣實何人敢有輕議但念祖習儒道之教粗知損益之方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勝而勿喜是惡佳兵師克在和貴乎協力若異議者又曰黠虜之性荒忽靡常貪而無厭狡而多詐終難得服必須力制如此說者蓋不知聖人勝殘去殺之道悅近來遠之心以欲從人用仁福物自可感天地動鬼神況夷狄之君犬羊之類乎其說須用兵力制者請詢以華戎步騎之利害地形險阨之機宜

出奇百勝之謀幾事可行設險萬全之策何時可就並令臣別各盡其言固亦無出神機盡在睿略然須更命詩書之上將勇智之能臣使定議其最長者而用之若天兵乘勝薄伐至要害之方可安亭障控扼之地則戢兵業農保大定功之德成焉此時猶須行禮命之書通和之事自然馴致率服永無戰爭復三皇道德之風廣一統太平之業　上嘉之實錄不載　五月初的長何時本傳云雍熙中詔撰之策手因奏之然實錄本紀亦無詔策書且附見此以俟考

乙丑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為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初開以殿中侍御史知貝州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及自涿州還詣闕上書願效死北邊　上憐之復授以故官開又上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微報年才四十膽力方壯今匈奴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朔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取幽薊雖身沒戰場無所恨於是　上亦欲並用文武擢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故開與宣等俱被此命實錄及開本傳皆云先是五代時事方鎮刺史皆用武臣率不曉吏事人受其弊　上欲兼用文士數復舊制故先擢鄭宣等為內職此事恐非當時本意蓋以文臣治州郡自　太祖始矣及今而後濟之不才廢牢按強暑所為開行狀云詔專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聞奏詔授崇儀使妄則開等換秩自以時方治兵講武急於將帥耳非為貴日不費要事人受其與光實錄從況退詔而罰受寶要姓名又不爽身宣等俱見殺狀書今輯用張景行狀及會要刪修會要亦編專等或負場澣之氣案蔡枝事故使狀狀游實錄附寶非當時本意明矣

初秦州長道縣酒場官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關通朝貴持吏短長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者數百家官為徵督急於租調獨觀察推官馮伉不為益伉一日騎出益遣奴捽下毀辱之伉兩上章論其事皆為邸吏所匿不得通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許　上大怒詔捕之詔未至權貴已先報益使亡去　上愈怒命物色捕益愈急數月得於河內富人郝氏家械送御史臺鞫之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其籍終身不齒州民聞益死皆醵錢飲酒以相慶　庚辰改日騎曰捧日　先是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皆承詔入朝庚寅出御製平戎萬全陣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并書將有五才十過之說賜之　秋七月詔即內客省使廳事置三班院以崇儀副使蔚進知院事太平興國六年初有要接三班公事之名今始正名曰三班院耳諸書或云太平興國中置三班院者皆謂職官寄又云咸平三年始置三班院宗實錄亦云三年八月乃書名三班曰三班院今不取

八月乙未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自今並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闕員即時具奏前所論薦多涉親黨故杜其徇私之門也　外州吏逋在京諸倉官米二十六萬七千碩　上疑倉吏與量為姦所致庚子詔並除之　己酉水部員外郎諸王府侍講邢昺獻分門禮選二十卷　上採其奏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入內西頭供奉官衛紹欽曰昺為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　上益喜賜昺器幣　九月起居舍人田錫獻乾明節祝壽詩　上覽之謂宰相曰錫有文行敢言事甚可賞也因和以賜之丙子錫又上書請東封泰山丁丑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　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　上悅益重焉案錫所謂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之語乃見於皆消於上疏中而石介聖政錄司馬光記聞則云錫從容面奏豈錫後更引此語以諫　太宗耶今兩存之　庚辰以國子博士范正辭為江南轉運副使先是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悉皆決遣之有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召正辭廷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州

饒實殷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御則臣無待罪之地
矣上壯其果斷故擢用之又遷膳部員外郎賜錢五十萬饒
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將
死正辭行部引問之囚皆泣下正辭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
鞫既而民有告群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願未至盜覺
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三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矟來逼正
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仆之賊自刃不殊餘賊渡江散
走追之不獲其被傷者有餘息傍得所棄贓正辭即載歸令
醫傅藥創既愈究其奸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正辭亦
州人也　辛巳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郊親耕籍田命翰
林學士宋白賈黃中蘇易簡同詳定儀注置五使如郊祀之
制　中書舍人王祜以疾家居告滿百日　上謂宰相曰此
人文章外復有清節不中理事斷不爲也當優獎之冬十月
庚寅朔拜兵部侍郎宰相以舊制舍人止遷後行　上特命
焉先是史館承詔集神醫普救方中使王文壽監督氣燄甚
盛館中學士日夕往謁祜獨不往時論稱之　翰林學士賈
黃中等上神醫普救方一千卷詔頒行之賜黃中等器幣有
差　詔諸路知州通判并監當物務京朝官使臣無得出城
迎送轉運使從河北轉運使劉蟠請也　十一月雍熙初貢
舉人集闕下者殆踰萬計禮部考合格奏名尚不減千人
上自旦及夕臨軒閱試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
於有司十二月庚寅朔乃詔自今歲命春官知貢舉如唐室
故事應已得解者明年春集闕下未得解者許至秋取解知
貢舉宋白等請已得解在千里內者委本處重加考試乃發
遣千里外者就西京仍乞戒勵試官務令精覈從之　山南
東道節度使趙普來朝召升殿慰撫普見　上感咽　上亦

爲之動容開封尹陳王元僖因上疏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
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
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
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宇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爲
心歷選前王誠無所愧而輔相之重未偕曩賢況爲邦本於
任人任人在乎公共公共之道莫先於賞罰斯政之柄也苟
賞罰匪當即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
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其得失然後彝倫式序庶務康濟
昔開國舊老謀參締搆蓋厚重有謀忠誠言事不苟求恩顧以
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聞檢
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
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舜用也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
之以政事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謀之朝有宏綱
使擧之四目未察使明之四聰未至使達之官人以材則無
竊祿致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
以馳騖務勢者氣索纖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冥廢滯
保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擧生民何患乎不
康匪踰朞月之間可臻清淨之治臣智慮庸淺發言寡直伏
望旁采群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賢邦國大幸　上覽疏嘉
納之普附傳云上耕籍田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諫因未入朝按十事乃普所引以諫伐幽州與籍田不相關傳誤矣蓋未嘗見普手疏故妄繫於籍田正傳則已改之　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虜
將犯邊急設備寧邊軍數日間連受八十餘牒知軍柳開獨
不信貽書郭守文陳五事言虜必不至既而果諜者之妄時
上亦將議親征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虜必不
至之狀　上乃止嗣宗上疏諫親征不知何時因柳開與郭守文書言虜必不至附見此月末開與守文書乃此月十五日今不著其日姑據遺相當時則親征之議恐或由此而發也　有白萬德者直突

人爲契丹貴將統緣邊兵七百餘帳挈族遂有漢僚即萬德酒
族往往出境外見之柳開因使說萬德爲內應挈幽州納王
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
徙開知全州事遂寢全之西溪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
掠民口糧畜朝命設峽口查烟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開
始至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
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盡入誅爾類矣
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俱來開厚其犒賜
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期并族而出不月餘
悉携老幼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
入朝授本州上佐詔賜開錢三十萬自萬德事本傳不得年月眞宗實錄附此年之末蓋因張
景所作行狀詞云今實錄附今從實錄 國子司業孔維上書請禁原蠶以
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奏曰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亭農桑之業以爲衣食之原耳一夫
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
親耕后妃親蠶蓋身以化下省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
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絲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維請
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
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畜視
遂至玄黃致斃之由難不階此今乃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
朝立留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況近降明
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
下事相違矣恐非所宜且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
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正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
資今若禁其後蠶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擾亂民業違空鬻并
絲綿所宜重慎 上覽之遂寢原蠶之禁維復抗疏論辨且
言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蠶
蟲之眼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且晚
蠶之繭出絲甚少非來之業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
亦損矣 上雖不用維言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八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九

太宗皇帝紀十三

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寅以大理評事王禹偁為右拾遺羅處
約為著作佐郎並直史館先是禹偁知長洲縣處約知吳縣
日以[illegible]賦五題蘇杭間人多傳誦　上聞其名召赴中書命
[illegible]唱和　御製雪詩序稱育故皆擢用為直史館賜緋
賜塗金帶特擇犀帶寵之禹偁鉅野人處約華陽人也
上祀東郊親饗先農以后稷配遂耕籍田始三推有司
言禮畢　上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於千畝豈止以三推
為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民年
七十以上有德行為鄉里所宗者賜爵一級　丙子上作東
郊籍田詩賜近臣因謂之曰國之上瑞惟豐年爾自累歲登
稔人無疾疫[illegible]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若是能無懼乎
庚辰詔諸道州府不得以司理參軍兼領他職　殿中侍御
史[illegible]綜歷代年紀為二圖來上優詔褒之　上以補闕拾
遺任當獻納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欲立新名使各修其職
業二月乙未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
言　先是有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
平章事李昉身任元宰屬戎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
酒并置女樂等事　上以方講籍田稍容忍之於是召翰林
學士賈黃中草制授昉右僕射罷政且令黃中切責之黃中
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遷非
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逸為辭庶幾得體　上然之
庚子昉罷為右僕射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為太
保兼侍中給事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
書平章事　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

能謹賞罰與賢能彌變增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
面從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
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　上嘉
其無隱故與曾俱命諸曹舊德爲之表率也蒙正既罷驟進
與曾同位曾甚推許之　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爲
荊南湖南節度使進封襄王冀王元份爲威武建寧節度使
進封越王益王元傑爲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御寧紀淳化二年
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昭
武皇帝南征屯於揚泰等州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
弦而踣者甚衆　太祖駐兵六合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
從周世宗　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亦在行陣洎　太祖
即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留守帝京鎮撫都下　上下如一
其年蒙委任權歲餘授開封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

通二十九　二

小人眞僞無不更諳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畋
遊之樂內鄙聲色之娛眞實之言故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
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恐未曉略說其本豈盡余
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情聽卑納諫每着一衣則憫蠶
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
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啓沃汝等勿
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
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樞密副使
王沔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張宏爲工部侍郎樞
密副使　甲辰置建寧軍於建州本紀但書建寧二字而不書建州會要建寧軍始誌　丙午
按會要兼領建寧乃在淳化四年今從本紀云 衛王身隸東西川錄越王不應獨第今從本紀云
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振之　上謂宰相曰朕以
阜自京師達於四方並無災沴五穀順成若非上穹降福何

以及此今郡縣至廣至幽甚衆每聞一方小有凶歉即命振
給雖不能遍亦表朕勤卹之意也趙普對曰文王葬枯骨天
下稱仁夫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若帝王用心行道上合
天意民自悅服臣等每聞　陛下發言必思爲蒼生建長利
寧憂和氣之不降也　己酉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爲庫部員
外郎充襄王府記室參軍礪鄠人周廣順初遊漳州時所爲
文謁世宗官獨處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目礪曰汝能從我
遊乎礪即隨往頃之覩宮衛嚴邃若非人間見大殿上眞人
服王者衣冠袞主南向據三千餘級礪陛殿禮謁最上者前
□□□□□錄人姓名礪見己名冠首因請示休咎眞人曰我
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爲汝主也當問之天尊
咲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矣礪再拜辭而志之礪
初名僞以夢覩籍中作礪字遂改焉至是受命謁見襄府歸

通二十九　三

語諸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來和天尊也　先是趙普所
入相方並班宜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課雷德驤聞
之手不覺隕笏遽上疏乞歸田里又請對具條所以　上勉
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勿以爲慮德驤固請不已
壬子罷知京朝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慰其
心　上厲精求理欲聞讜論以致太平慮羣下莫肯自盡以
奉其上三月甲子下詔申警之曰四聰旁達庶知乎物情百
職交脩用熙於帝載而有位之士頗尚於宴安納誨之任率
多於拱默擧格于道不亦難乎應兩省諫官等職在箴規任
司獻替至於政教之得失典章之闕漏國蠹民瘼悉當上言
無有所隱憲臺司憲貫綱維俾僚因循而備員夫尸職以可
其所宜振舉職業申明紀律正其彈射以警姦回凡曰中都
之官咸有攸司之局並當稱其祿秩幹於事任各揚迺績以

刑狀意其後上封事者頗衆有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殿中丞直史館謝泌抗疏陳其不可且言戎虜方熾民政未乂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行之不可者止之庶下情得以上達泌歙州人也

上嘗謂户部使李惟清曰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時天下治平指論時事尤爲激切至云長太息與慟哭者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鱗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 陛下登位以來親選貢士所謂俊彦盈庭者矣若言事中理少賜獎擢苟不開忌諱亦望含容即賈誼之流復出 上曰朕之聰明雖不逮漢文然每上章言事未嘗不再三省覽求其理道猶或益國便民即付宰相行之識淺事乖寢而不報未嘗加罪蓋欲開言路廣視聽若有言大事知大體者朕當擢以不次之位也 樞密副使工部

孕九十 通二十九 四

侍郎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顥常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京師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術者翟穎者姦險誕妄素與旦親狎旦知穎可使乃爲作大言狂怪之辭使穎上之仍爲穎改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薦可天子大臣及力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昌言內爲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知旦所爲也李昉既坐黜趙普秉政深疾之開封尹許王元僖使親吏儀贊廉得其事白 上捕馬周繫獄開封府判官張去華親鞫治之馬周具伏 上怒詔決杖流海島甲戌責昌言爲崇信節度行軍司馬象輿復州團練副使儼海州旦坊州顥虢州司戶參軍 上待昌言厚甚欲相之會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難制因是請加誅殛 上特寬宥昌言既責普又請行後命 上不許乃止昔始爲節度使貽書臺閣體式皆如中狀得者必封還之獨象輿不知昔謂其慢已故與顥等皆很重譴

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亟聞於 上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寵澤莫二遂恣横無復畏憚至於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於是趙普使人廉得其專殺人及它不法事力於 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乙亥詔除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有殿中丞竇諲者儀子也嘗監鄭州摧酤於是與班列言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將用爲詩題試解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遜普聞之召至中書詰得其實復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使宋沆初籍

孕廿八 通二十九 五

利用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 上曰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存之何益 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 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 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既而悔之遽使馳傳貸其死使者至新安馬旋濘而踣掀於淖而出換它馬及至磔於市矣聞者快之沆湜之從弟也普彊直疾惡類此或云普中書接見羣官必語次尋繹有言人短長者既退即命吏追錄之審發引以爲證由是羣官悚息無敢言者中書事益壅蔽 中書事益壅蔽[illegible]

夏四月庚戌遣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端起居舍人鉅野呂佑之使高麗假內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過風濤帆檣折舟人大恐端怡然讀書不輟佑之悉取

所得貨泛之迺止詔鞫其所貸　五月辛酉置祕閣於崇文院分三館之書萬餘卷以實其中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祕閣右贊善大夫史館檢討杜鎬爲校理泌湜之兄也　朝廷數以敕書招喻李繼遷及同惡蕃部繼遷亦嘗遣孔目官張浦詣知環州程德玄自陳歸順之意然繼遷終不肯降益侵盜邊境宰相趙普建議欲復委李繼捧以西夏故地令圖之繼捧時爲感德節度使卽召赴闕辛未　上親書五色金花牋賜繼捧國姓改名保忠壬申授定難節度使所管五州錢帛芻粟田園等並賜保忠壬午保忠辭之鎭錫賚甚厚命右衛第二軍都虞候王杲領兵千人護送之及還保忠以土物爲贐杲拒而不納　上知之召賜白金百兩杲冀州人也　閏五月己丑以襄州衙內都虞候趙承煦爲六宅使承煦普次子也普出入相未始爲求官

上特命之普常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爲其親屬求恩澤者　近制宰相子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呂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爲例（此事見[illegible]蒙正長子授[illegible]）　丙申賜諸道高年百二十七人爵爲公士秦漢以後不復賜民爵自藉田禮成始復賜焉　先是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人牓既出而謗議蜂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　上意其遺才壬寅召下第人覆試於崇政殿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令樞密院用白紙爲牓賜之以試中爲目令權知諸縣簿尉謂樞密副使張宏曰朕自卽位以來親選貢士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今封疆萬里人無

棄材日思孜孜焉臻理本也卿與呂蒙正等異者頗爲大臣所沮非朕獨斷則不及此矣宏頓首謝曰凡二牓貢士所取如蘇易簡王禹偁輩皆知名而罷黜者怨因致謗議將知制誥李沆亦同知貢舉謗議獨所不及舊制鎖院給左藏庫錢十萬以資費用是歲詔改支尚書祠部錢仍倍其數罷御廚翰林儀鸞司供帳先是開封府發解如諸州之制皆府官專其事是秋以府事繁劇始別敕朝臣主之定名籍送府發解如式遂爲永制（程宿衢州人此據登科記）　右諫議大夫李巨源責授都官郎中知朗州巨源性許直好言事　上屢加獎激將有大用之意會巨源恃舊恩日夕望召還嘗語僚屬曰會當思我等久居此後數歲驛遞堂帖令乘傳歸闕巨源啓封見之大笑喜極氣絕而卒（巨源以太平興國二年十月[illegible]卒[illegible]朗州今附見）　御史中丞管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于　上曰臣天子兒以

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　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爲開封府尹可不奉法耶罰如式（百官表載此事於元年不記中丞姓名及許王所坐事今并見李巨源後）　殿中丞江陵夏侯嘉正嘗爲洞庭賦右散騎常侍徐鉉見之曰木玄虛之流也詞采又過焉　上聞其名召試禁中擢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嘉正喜黃白之術願爲文字官常語人曰我得見鉛中銀一錢知制誥一日足矣嘗獻詩有歆羨青紫意　上和以賜之戒其褊劣好進嘉正尋病卒　復以湖南爲武安軍（本紀[illegible]實錄云[illegible]王恭領荊南湖南兩鎮至是復以[illegible]一月未嘗兼領湖南也[illegible]）　上既擢馬國祥等猶恐遺材復命右正言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丁丑　上覆試詩賦又拔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illegible]）　上謂宰相曰今歲炎

者尤甚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者迭
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秋七
月戊戌詔趙普曰卿耆年篤疾固應不易自今長春殿對罷
[illegible]歸私第頤養候稍涼延赴中書視事普頓首謝 八月乙
卯朔甲子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 上面
命之曰夫用兵者先須知敵彊弱明於動靜賞罰必當但戢
兵清野此大意也且朝廷以鎮定高陽三路控扼往來咽喉
若虜無所顧於驕而來則出奇兵掩之萬不失一且於騎士
一指揮內揀驍勇者間以弓矢槍劍分為十隊乃至三四百
隊皆可制也又選廷臣押隊虜若敢踰鎮定汝但勿戰陽為
怯勢騎置其事朕即以賀前精銳徑發格鬪仍竊取虜號俟
有必勝之策則分布隊伍縱兵擊殺若其未捷各保城寨皆
百戰百勝之謀也自能隨機設計為之便宜即不繫於此 中
書堂後官闕宰相欲選於百司以補之 上不許辛未以河
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丘縣主簿喬翊等五人並為將作
監丞充中書堂後官堂吏按選人授京官為之自此始 戊
寅武勝節度使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鄧王錢俶卒 上為
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喪事葬洛陽俶
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為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
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庚辰 車駕幸國子監謁文宣王
禮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白博士李覺方聚徒講
書 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 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
陞高坐 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
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 上甚
悅特賜帛百疋遂幸玉津園宴射辛巳 上謂宰相曰昨聽
覺所講文義深奧足為鑒戒當與卿等共遵守之趙普頓首

謝 九月丁未秘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告饗宗廟及諸祠
祭祝文稱尊號唐惟開元禮有之稽古者以為非禮且尊號起
於近代請罷舊典饗宗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稱皇帝某為
得禮從之 冬十月甲子特置馬步軍龍衛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殿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振州防禦使孔守正澄
州防禦使范延召為之[illegible]特置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授之[illegible]指揮使[illegible]名與守正並命今附見更須考詳 癸未
上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
之外更不於近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庶表好生之意
遂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 是月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
為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古始知古即若水
也 上為改名焉[illegible] 十一月虜騎
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
定州監軍冉四方館事袁繼忠曰犬戎在近今城中屯重兵
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
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虜矣辭氣慷慨眾皆伏
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閫
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
耳乃與繼忠出兵距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
以隸麾下留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
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虜果入寇易州遂
陷卒妻子皆為虜所掠[illegible] 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
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眾皆感悅繼忠因乞
之隸麾下至是推鋒先入虜騎大潰追擊踰曹河斬首萬五

千級獲馬萬匹已丑捷奏聞羣臣稱賀 上[illegible]詩以賜

子甚厚 [illegible]

十二月國子博士李覺 [illegible]

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略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厩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旋逐水草騰駒游牡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 [illegible]

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爲常故多生息日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大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爲患由馬之多也世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爲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千百成羣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

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病則瘠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產駒之率有非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轆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竊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上覽奏而嘉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著作郎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 [illegible]

月甲子 [illegible]

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於御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 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係[illegible]書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伏既廣綱條宜繁非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中之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之權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是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任以處之優其祿以委之羅俛從事者姑務其因循甚庠事國者或生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叶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爲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爲身謀竊恐相沿爲日久矣今若如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從權救弊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爲垂世之法臣嘗讀

傳說之書以爲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皆謂
順考古道致平治平以百官窺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
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
司錢刀粟帛筦榷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
存可以責其作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储廪帑藏之盈虚
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常況
此復部省之事下臣猶能敘知其可伏況　陛下聰明睿哲
乎然議者以爲不行已久難於改更若斷自　宸心下於相
府都省之制故與存焉上令下從孰爲不可蓋人若可與習
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
時成此言能改命而創制及小人樂成則與革面以順上矣況
三司之名與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曉之乎復三
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源矣今三司句院即尚書
省比部元爲句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　陛下若欲復之則
制度盡在治及九寺三監多爲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
職伏望　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須更差使臣別
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
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
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俟萬斯年垂衣裳
而端拱矣　上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五
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
王室微弱享國不久　太祖光宅天下深救玆弊及朕纂位
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　上
又曰至公之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固不難致也
昔曰天發生於春夏肅殺於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長久
王者所宜法也　卷第二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

太宗皇帝紀十四

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詔文武群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右
正言直史館河南温仲舒意獨先上　上覽之乙未賜仲舒金
紫　戶部郎中張洎奏議曰[illegible]
[illegible]伏自北戎犯順宋載于玆其故何哉蓋
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不用命也犬戎爲患中國
自古而然夏商以還[illegible]之術簡冊具存或度塞
以禦戎或和親而結好或誘部落以分其勢或要盟誓以固
其心討議紛紜咸非得策舉其要略唯練兵聚穀分屯塞下
來則備禦去則勿追是矣夫中國所恃者險阻而已朔塞而
南地形重阻深山大谷連亘萬里蓋天地所以限華戎而絕
內外也雖冒頓之盛稱雄代北控弦百萬與大漢爭鋒擁衆
南侵才及白登而止自昭帝以後逮至隋唐匈奴突厥或犯關
塞終未有窺兵中夏侵越邊防嘯聚犬羊長驅河洛者盧漢
兵守其險而絕其後也昔李牧破滅澹林收功於雲中王恢誘
致單于伏兵馬邑即其事也然猶百代而下侵漁不已邊鄙
罕及五代之戎中原多非食之虞天下騷然屢至空竭國家比
於前代力又倍焉何則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塞垣巨險皆
爲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
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國家制禦之道不可以常理
在乎審察利害爲萬全之略今河朔郡縣列壁相望朝廷不
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築壘分師而守禦及乎賊衆南馳長驅
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
傷殘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蹈無人

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壁國家嘗以一邑之兵當百大戎
一國之師既衆寡不侔亦敗亡相繼其故無它蓋分兵之過
也昔劉備據緣江之栅魏帝料其必亡吳漢分副將之營光
武知其必敗高帝會三王之戰則擒滅霸楚繼叛總四國之
衆則盪定全齊兵聚則功成兵分則禍集蓋自然之勢也吾
敗之迹其理昭然臣今伏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
鎭各統十萬之衆鼎據而守焉仍環其城廣斥新兵俾土馬
擊戎逐北使於出入然後列烽火謹晨夕之候選精騎爲報
捍之兵千里之遙若視掌內虜之動靜我必先知仍命親王
出臨鎭府控河朔之要爲前軍後拜自餘郡縣則留在城丁
壯以文甲俾官軍統轄而城守焉制敵之方形勢斯驗三
鎭分峙隱若長城大軍雲屯虎視燕趙臣知契丹醜虜雖精
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衆南侵矣茲所謂兵勢也

通三十　六二

利後實得焉臣請驗前聞足見明驗昔漢景帝梁孝王之邑則
吳越七國之叛不敢越睢陽而西攻唐寧濟帝之師則吐
蕃百萬之衆不敢自涇原而入寇蓋以聚兵成壘折衝大敵
縱或契丹尚尋性轍復入近疆則堅壁當其前大軍躡其後
從容擒擊舉必成功臣以爲制敵之方盡於茲矣天鑒無惑
在斷而行焉夫命將統戎前王所謹國家士馬非不精強也
甲兵非不堅利也以順攻逆以中夏攻外夷而聖慮尚勞王
師未振者臣甚痛焉軍志曰凡臨敵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
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又曰將從中御
兵無選鋒者必敗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
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
効用戮一拒命者軍志曰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
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臣頃聞涿州之戰敵人未至萬

弩亦張虜騎既還矢如山積乃知戈戟刀劍其用皆然其驗
天兵發矢拳而對勍敵也軍志曰三軍耳目在吾旗鼓臣頃
聞涿州之戰陣場既布或取索兵仗或遷移部隊萬口傳呼
嚣聲沸騰乃至轅門亂離莫知收往昔湯武戡定天下威文
攘却四夷項羽之滅嬴秦闔閭之摧勁楚隋楊素削平禍亂
悉以兵鋒而定戎業臣頃聞涿州之戰王師將移旗旌但強胡
然而兵刃未交奇正先亂嗚呼軍政如此孰救敗亡尚賴天
威震臨全師以濟　陛下懲覆車於既往收大功於將來若
不揭重賞以圖其勞示嚴刑以齊其衆置三軍於死地然後
用則不能集大勳而摧勁虜矣軍志曰凡出師臨陣一夫
不用命則斬一夫一校不用命則斬一校一隊不用命則斬
一隊故穰苴戮莊賈以盪寇之動魏絳戮楊干顯臨戎之効
諸葛亮誅馬謖定庸蜀之士李光弼斬崔衆摧燕薊之師咸

通三十　六三

以能舉嚴刑方成大略臣請陛下申命元帥自裨將以降有
違犯命令者並以軍法從事其殺敵將校所得鞍馬財貨等
悉以與之仍優加錫賚嚴刑以制其命重賞以誘其心示金
鼓進退之宜謹三令五申之號將不中御衆知嚮方而不能
震　大宋之天聲制單于之醜類者未之有也兵不以衆勝
以理勝惟陛下裁之又沿邊郡縣久被寇戎春無耕黎元陷茲
鋒鏑暴骨血塗於原野老弱填於溝壑生人之苦莫甚於斯然
而接界耕民常時向背昔高帝北討陳豨猶以列侯印綬慰
趙子弟之心向來國家雖有安撫未能擢蕩臣聞吳越遐壤
其大郡有至十萬戶者臣竊料兵戰所歷之地凋殘戶口未
必能過此數臣欲乞陛下悉與放免秋夏兩稅直候事寧之
日方仍舊貫朝廷所失租賦未及毫芒且以沮胡虜誘掖之
謀慰吁民係懷之望時方用武民不離心轉危就安且留聖

念前史有言曰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不以私怒而傷公義臣今夷狄內侵兵連禍結以權濟用蓋有前聞請陛下抑至尊舉通和之策然今内外群議尚或否臧臣以爲契丹違順兩途咸社稷之利也夫時極則轉物盛而衰其或醜類懷仁上天悔禍覩邊庭之擾效奉大國之歡盟結好息民以寧寓縣固邦家之望也脫若戎狄先猷貪殘是務肆長蛇之毒而不已屈大邦之命而不從曲實在戎我又何咎臣請以天下利害形勢始終而言之昔晉德不綱幽都淪沒陛下膺期受命念切遺甿旻舞干羽於禹服順天致討豈陛下之佳兵乎及將帥非材干戈暫頓措兆人之性命露大國之威稜申命虎臣謹固王略訓農偃革期洽和平而匈奴陸梁侵犯滋甚天下黎獻皆知咸詠聖造始結怨於犬戎矣今又大君降志通好穹廬憬彼龍荒復拒天命臣知天下閭閻婦女亦當爲陛下荷戈執戟効死於戰場矣況六軍之人哉奴衆執仇實在茲舉伏望陛下内總群策外杳先戎易舊謀新畫禦戎之要則河朔之地漸可圖安然而黠虜未誅幽薊未復中國終不得高枕而寢矣伏願陛下思安危之大計念攻守之良謀內修政經外勤戎略罷天下不急之務停土木之功減官吏之冗員省錫賚之優渥收聚財貨訓練師徒然後親御六戎俟時大舉飲馬於長城之窟勒兵於單于之臺梵老上之龍庭血烏桓之蜀幕暫勞永逸殲厥渠魁則天下可得而定矣儻或爭鋒燕薊之郊委衆凡庸之手徒淹歲月莫計否臧臣恐上帝不降靈中原不解甲方從茲始害敗之道揭諸日月惟明王擇焉　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奏議曰伏以中國之病匈奴其來久矣臣今獨引漢文帝時事以爲證戒望留意垂覽則天下幸甚且漢十四帝言聖明者文景也言昏亂

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强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耶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豈單于歷數而不由于道德耶臣以爲不然矣且漢文當軍臣强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修德使不爲深患者是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是繫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犬戎之强盛未及軍臣單于時至如撓亂邊土觸犯天威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矣以臣計之外任其人內修其德之道各有五焉外有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无權陛下國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緣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万則每軍十万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立功者行賞无功者明誅犬戎不能南下矣二曰偵邏邊事能用小臣用之則邊情有所隱而不盡知也伏見往來邊上多是閤門小臣雖有愛君之名而无愛君之實邊疆深遠而不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言誠能用老成大僚往來宣撫賜以温顏使盡情無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犬戎中婦人任政荒淫不法謂宜委邊上重臣募邊民諳練蕃情者間諜蕃中酋長啗以厚利推以深恩蕃人好利而无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四曰以夷狄伐夷狄中國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爲國心腹可宜敕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犬戎懼而北保矣此實不用但張其勢而已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邊民頃歲弔伐燕薊盖以本是漢疆晉朝以來方入戎寇既四海一統誠宜取之而邊民蚩蚩不知聖意皆謂貪其土地致犬戎南牧陛下宜下

哀痛之詔告諭邊民則三尺童子皆奮臂而擊胡矣然得蕃
人一級者賜之帛得胡地一馬者還其價銜兩師者與之散
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也內有五者一曰併省官
吏惜經費也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設六
言僚屬漸廣秦併六国郡縣益多食祿者日增用力者日
耗降及漢魏以至隋唐員數有加職名無減清介者止于奉
料貪濁者又恣侵漁是以約人署官斯爲中矣今百官二班
口若備言冗食恐有煩聽覽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
千餘家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
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縣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計之天下
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庶僚併省群吏賢者得以陳力不肖者
得以歸耕誠能省去三千員減奉數十萬以供邊備寬民賦
亦平戎之大計也二曰艱難選舉抑儒臣而激武臣也自陛

長編三十　八六

下統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年
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官常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錫
之數動逾千萬不獨激十家之進抑亦起三軍之心臣亦其
人固自言耳但恐投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
均戰士之恩三曰信用大臣參決機務蓋分閫外之事者在
乎將帥用堂上之兵者在乎相臣宜資帷幄之謀以決安危
之策方今君臣親愛宰執賢明振古而求未之及此然而限
以常禮隔以朝儀情恐未通言恐不盡臣每見千官就列萬
乘臨軒中書樞密三司歷階而進禮成而退爲定制也望陛
下坐朝之暇聽政之餘頻召大臣共議邊事定而後行無容
小臣間厠其議四曰不貴虛名戒無益也且聖人無名神人
無功跡用不彰而物自化道德既喪功名始生五帝猶能不
伐三代多或自矜討蠻夷則重困生靈得土地則空示史策

禍敗之本何莫由斯今萬國駿奔四民康樂惟茲北狄未服
中原以臣思之恐宗廟之靈天地之意慮陛下驕于大寶怠
於萬機用廣聖謨以爲儆戒誠宜作備邊之計不憂民之心
不必輕用雄師深入隴虜竭蒼生之衆力務青史之虛名如
此則天道順人心悅年歲之間可緩圖也五曰禁止游惰厚
民力也夫牧民者君也聚人者財也産財用者土地也闢土
地者人民也人民衆則土地闢財用足則國家安今雖務農
桑尚多浮薄耕織者鮮衣食者衆如飛芻輓粟之勞妨農并
耕田之力若無條禁曷御凶荒臣請訪聞有司則輸稅之家
可見矣食祿之人可知矣軍人受食者可數矣僧道蠹人者
可明矣復有台寺小吏府監雜工總其數而計之聚其人而
校之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待衣食之輩欲
求民泰不亦難乎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除河北備邊之外

長編三十　七

民力可用者惟東至登萊西盡秦鳳南抵淮泗而已此數十
州者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
勸風俗務田農則人力彊而邊用實也昔軍運勞於外游惰
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在外
而在乎內也惟陛下熟計之　上覽奏深嘉歎賞宰相趙普
尤器之禹偁疏亦丙寅已上書乃上本傳云在端拱初誤矣端拱元年禹偁猶在長洲也五月始降夏州節度不應復言之
知制誥田錫奏疏曰今之御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
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
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昔漢時西羌犯塞趙充
國年七十矣上使丙吉問曰誰可爲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
以是言之則今宰臣已下各舉堪爲將帥者宿舊武臣素有
聞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趙充國老將尚云
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

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良將及令素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又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爲將得賞賜盡與軍吏李牧爲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今將帥能効奢牧者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億轉運師老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近代侯伯各有驍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爲腹心每出入陣敵得以隨身後來不敢畜置所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己腹心以致爲狄人所獲今雖時異事殊然廢置利害亦宜詢訪行之又可於沿邊諸郡擇有勇智者命爲刺史委之自用方略警急利便事並乃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爲陛下各立殊勳控制侵侮如後漢郭伋張堪之守漁陽也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衆寡若陛下省罷塔廟之費耗廻充軍旅之賞給則孰不革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臣聞先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劄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入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宰相共其規畫此乃國家大體君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姦獨任成亂侯利用賀令圖等既悞 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侯利用賀令圖者復悞 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一一與宰相謀議事事與宰相商量極自前獨斷之明行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矣又宜辦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夫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決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匈奴爲讎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戎狄自亂戎狄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莫能往絕域刺名王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綏陛下憂邊之心也凡徵發兵士或儲備糧草亦宜須靜勿使喧傳臣竊聞去年以戶税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紬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校科者又聞汴河乾淺若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通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臣即不知國家見在軍儲又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爲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爲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濟運也昔吳起爲將爲士卒吮癰霍去病爲將漢帝欲爲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豈以家爲未諭陛下以今之將帥有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見即將帥以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皆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皆不要乎將帥非材即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然以臣所見凡小小公事不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爲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百職舉而紀綱振委良將於外則四夷靜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已然之患既陛下彌訪直言未然之憂乞陛下常切留意 改軍頭司爲御前忠佐軍頭司引見司爲御前忠佐引見司（軍頭司二志將毀前衛司後蓋因命步也）

（朝志後附皇城司後　御試院前朝志見九）二月以國子監爲國子學　三月先是翰林學士知貢舉蘇易簡等固請御試壬寅　上御崇政殿試合格舉人得進士閩中陳堯叟晉江曾會等二百八十六人並賜及第諸科博平孫酉等四百五十人亦賜及第七十三人同出身賜宴始令兩制三館文臣皆預賜堯叟等箴一首勉以修身謹行稽古刻官之意堯叟及會並授光祿寺丞直史館第三人以下分授職事州縣官越州進士劉少逸者年十三中選既罷復試又別賜御題賦詩數章皆有趣授校書郎令於三館讀書時中書令史守當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既而　上知之令追奪所授敕牒釋其罪勒歸本司　夏四月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昔李悝有言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其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所謂民者謂士工商也晁錯亦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者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歲以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物露積紅腐陳陳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夫西抵三峽南極荊湖包舉江吳旁達浙右歷風濤之險踰歲月之期始達建安軍歷楚泗泝汴流以達于京師其設溺耗損亦已多矣凡運米一斛計其費不啻三百錢侵耗損折復在其外而挽舟之夫彌涉冬夏離去鄉舍終老江湖亦可傷矣夫其粮之來也至重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易歲之豐儉不可預期儻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患其何以救之古者有九年之蓄謂之太平

水旱人無菜色蓋謂天下之民皆有九年之蓄謂非專兵食足也諸軍廩人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斛爲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爲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直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即官復給糧軍人難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交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粮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也上覽而嘉之　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戊戌　上親錄京城諸司繫囚多所原減即命起居舍人須城宋惟幹等四十二人分詣諸道按決刑獄是夕大雨　上因謂近臣曰爲君當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卹國事唯務畋遊動經旬浹大傷苗稼及還乃降敕蠲放租賦此甚不君也樞密副使張安奏曰莊宗不獨如此尤惑於音樂縱酒自恣樂籍之中獲典郡者數人　上曰凡人君節儉爲宗仁恕爲念朕在南府時於音律粗亦經心今非朝會未嘗張樂晨夕下藥常以鹽湯代酒常服澣濯之衣而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親飛走是皆所不許朕常以爲誡也　上嘗謂直史館句中正曰卿深於字學凡有聲無文者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上　上曰朕亦得二十餘字可并錄之因命中正與史館編修吳鉉等撰定雍熙廣韻六月丁丑廣韻成凡一百卷詔書嘉獎焉　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邽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　上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府推官　上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耶宰相請用爲樞密直學士　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可也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

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
上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或以越王府
記室參軍考功員外郎畢士安對　上曰正合朕意遂命以
本官知制誥越王元份請對願留府邸不許　先是宰相趙
普奏疏言臣久縈疾苦近者始復朝參竊疑大限非遙深思
未報事當開陳敢不盡誠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衆中之
文軌雖同塞上之干戈未息防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材定難
扶危宜選詭譎之輩此時機務須藉其人去年醜虜侵邊生
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羣官無翊贊之功最是微臣偏懷
媿恥即目同寮共事無非謹畏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
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
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
識者盡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爲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

六·四十八　遼三一　十二

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
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
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實淹經國之
才堪副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此疏特乞留中所
貴全繫君恩免貽衆怨復以劄子言齊賢倜儻素爲鄉里所
推而又深知輻輳謹擇交遊中外鄉士舉無出其右者伏念
臣全族叨榮半身入仕未諧報荅常恐奄忽斷無致主之能
但有薦賢之志觀茲方正方敢舉明君朝廷委任忠良真社
稷增添柱石朝行夕死是所甘心亦聊遂微臣報德酬恩萬
分之一也甲申以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齊賢復入樞府趙普力薦之也兩國史略考今據普奏筆曾入普奏當是在五月丙閒其因丙齊與官乃建記之按梁泰東書定稱太祖普書語太宗以齊賢可任轉相矣觀普此疏則齊賢月在推薦實並言事件旨故出外非普力薦豈爲不召耶然則奏亦或未必得實世當考）
戊子有彗出東井積水西青白色光芒漸長晨
見東北旬日夕見西北歷右攝提凡三十日至亢沒　上避
正殿減常膳謂宰相曰長星示變蓋天所以警人君之失固
宜恐懼修省晉孝武反舉酒勸之如此狂惑不亡何待今豈
非時政有闕物情難安乎百姓何罪責在朕躬敢不祗畏貶
損以荅天譴　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欲竊取之詔定州路
都部署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輜重凡數千乘虜將于越
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來逆崇儀使北面緣邊都巡檢尹繼
倫會領步騎千餘人按行塞上正當虜所入道虜不擊而過
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虜視我猶魚肉耳南出而捷乘勝
驅我北去不捷亦洩怒於我我無遺類矣今卷甲銜枚躡
其後虜銳氣前去必輕我不虞我之至萬一有所成縱死猶
不失忠義豈能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
秣馬會夜遣人持短兵潛躡虜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河

六·十四　遼三下　十三

之間天未明虜去大軍四五里繼隆列陣於城北以待之虜
方會食既食則將進戰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虜將一人
號皮室者虜相也衆遂驚亂于越食未竟棄匕箸爲短
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虜衆見大軍遂崩潰自相蹂踐
死者無數繼隆與鎮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過徐河十餘
里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虜戰曹河之斜村
梟其帥大盈相公等三十餘級虜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
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丁未授繼倫洛苑使領長州刺
史他如故（范廷召孔守正事各自本傳斜村見恐曹河之捷蓋在異時史官誤考）初命繼
隆等發兵護送威虜軍饋餉戶部郎中張洎復奏封事曰古
者築邊城將以禦衆蓋所以控要害之地制戎狄之侵故周城
朔方以取河湟唐築受降臨涇等城即其事也開闢以來終
古賴焉今聞威虜軍等城置在平川地非險阻帶甲之士不滿

萬人議者謂國家比創此軍以捍蔽定州此軍若發則犬戎立至城下臣以爲議者不究事實蓋謀慮之過焉今請以敵勢言之若犬戎舉十萬之師長驅深入量留數千騎當於威虜勇等軍城隍之側則威虜勇等軍閉壘不暇豈能出城野戰哉識略地則既无邀截之期賊攻城則自有敗亡之禍而望施爲鎮定不亦難乎是知威虜勇等軍設之非有利於犬戎置之又無益於我國曩者匈奴乘隙牧馬於德州去歲匈奴犯邊頓兵於深趙威虜勇等軍嬰城自固僅同閉邑徒分兵勢何益邊防且契丹騎兵利於馳逐欲致敵於野戰此彈衍而望也王師堅壁固壘持重以待之既沮其謀茲所以未得志於中夏也今聞兵騎近塞阻絶糧道而王師遽爲之出是犬戎致敵之謀行矣夫兵者勢也勢之所向利害形焉若諸軍合謀乘機奮發援旗鳴鼓決戰中原則殺敵摧鋒士知用命矣今之

聞三鎮之衆冒炎酷涉郊坰荷戈而趨者裹送飯糧而已既充防護軍儲之役則本無鬬心以援送怠惰之師當胡虜輕揚之騎且行且戰必貽敗衂一軍小却衆或隨之則威虜軍等軍堅壁而自下矣且威虜勇等軍朝廷既發大軍與之饋運假使所送兵食得達本城然則歲月之間飯糧又竭犬戎既未退運路亦未通國家不可復起三鎮之師與之累送也況威虜勇等軍所守城邑逼近邊隅犬戎來侵既不背城出戰犬戎入寇又不能謹守封陲但虛聚甲兵費耗糧食而已古者邊城受戰煙塵警急或益甲卒以增其衆或運芻糧以資其食者蓋敵人遠涉吾境雖有十倍之衆終不能曠日持久與我爭鋒茲所以添給戎資以待其遁也今威虜等軍與蕃界連接犬羊之衆朝夕往來朝廷豈能以月繫時調兵饋食也安危事勢昭然可觀儻尚因循必成腐殁夫臨機制變轉危爲安天與其時間不容息若此際運糧之衆得達本城其威虜勇等軍但因此時乘大軍之勢保全士旅拔壘而旋如此則三鎮之衆出既有名威虜勇等軍免覆亡之禍矣今犬戎逆命河朔未寧國家控禦之方且舉其要臣以爲凡在邊境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以上者且從廢罷既省朝廷供給又免戎狄吞侵以所省之師外移緣邊大鎮緣邊大鎮甲兵既聚士馬自彊以守則無易州傾陷之危以戰則有蕃漢力均之勢臨夫分兵邊邑坐薪待焚豈可同年而語也朝廷儻能如此制置向去契丹或昧於機變尚務攻侵則相觀堅壁當其前諸鎮連衡躡其後野無所俘略資儲易匱之我軍既聚形勢用張契丹雖恃凶殘臣以爲終未能果爲中國患也

八月辛亥趙普上疏言陛下非爲妖星謫見深自引咎臣與同列親奉御批劄子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之

謬列三台之長數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踈遺寧免妖星謫見撓至尊之懷抱皆臣下之作爲都緣蒙蔽聰明隱藏疾苦彼罹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奈皇情而莫測隱蔽之咎唯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深罰今則人心頗懼上象仍差忽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有今年倍須保護伏望陛下初彰妖異親諭德音使縉紳與軍內外優加賞賜發此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全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緩經旬朔似有改移切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之聽假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思似是謟諛未明真僞今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陳來處按何經典件具分析親賜看詳真僞之情灼然易見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至於五嶽四瀆皆居中國不在四夷尚書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謂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

臣今老邁豈解陰陽惟將正理參詳復以前書正驗三墳五
典必可依憑今錄到左傳漢晉梁唐五事件具進呈冀將師
古之文聊證順情之說伏望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渙焉
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隨倘伏望䖍當
能常定　聖朝開國已三十年國富兵强近古無比物禁大
盛前聖不欲次情今則垂象頻差兆民未泰戰爭勞役皆有
了期雖哲后修仁李意固無於虧闕而群生造業隨緣應有
於感招竊聞陛下自觀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思覃
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但傳聞於往昔殷憂啓聖方實見
於當今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更有誠懇必須面陳伏限
步履艱難語言蹇澁又恐風涎發動遂令不措一詞乞於閑
暇之時略垂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因請依前代册免三
公故事明加黜責用激忠良　上覽奏嘉納之　丙辰大赦

丁巳司天言彗星不見宰相稱賀且言曰陛下引咎責躬損
禮肆眚妖星遽滅此甚盛德也　上曰天譴不遠當與卿等
砥礪以消去禍災　先是　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
置闕下度開寶寺西北隅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之上下三
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癸亥工畢巨麗精巧近
代所無也知制誥田錫嘗上疏諫其言有切直者則曰衆以
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　上亦不怒[illegible]
[illegible]　丙子　上謂宰相曰爲君爲臣作一惡事簡册所載
萬祀不泯可不戒耶自古未嘗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君子
常少小人常多呂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　國家興隆則君
子道長其晦迹丘園蓋畏小人用事爾有　國家者尤宜早
辯　上深然之　九月戊子以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王化基
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上嘗召至便殿侍坐甚久膺

奮昔令措紡導翰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樹焉所患
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邊部何患乎不
安　上然其言詔京朝官有明於律令格式者許上書自陳
當加試問以補刑部大理寺官屬三歲遷其秩　自河北用
兵切於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爲其
直執文券至京師償以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謂之折中
有言商人所輸多弊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萬計冬十
月癸酉復令折中如舊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請
茶鹽於江淮駕部員外郎范正辭洛苑副使蔡仁濬作坊副
使尹崇珂同掌其出納每一百萬碩爲一界祿仕之家及形
勢户不得輒入粟御史臺糾之會歲旱罷[illegible]
[illegible]
上以歲旱減膳

遍走群望皆弗應是夕手詔賜宰相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久愆雨雪朕爲人父母心不遑寧
直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
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佑時普被疾請
告即以授呂蒙正等壬申蒙正等詣長春殿謝曰陛下臨御
以來躬親萬機勤卹民隱未嘗有纖微之失蓋臣等調燮無
狀致此愆亢漢制水旱策免三公臣等實任其責願上印綬
避賢者路　上慰勉之知制誥王禹偁上疏曰臣嘗讀墨子
有七患一條言水旱凶飢之事雖本小說似有裨於時政大
抵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
穀不收謂之饋五穀不收謂之飢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
五分之一旱則損其二凶則損其三饋則損其四飢則盡無
祿廩惟食而已今旱雲不雨宿麥未立既無九年之蓄可憂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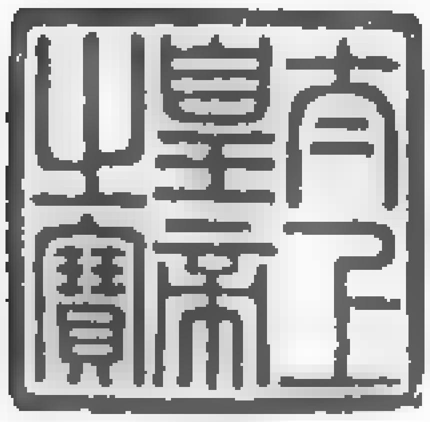
姓之勞與陛下對陛詔書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朕以來與
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
答天譴下獻人心候雨足如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料得以
頗首減來以贖耗蠹之咎勝哉市肆造皮甲筋角之類亦望
權停一年事材八作文思雜賣工巧之技亦罷其作近遣與
土役墓者悉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戒州縣
吏以古昔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境內山川能興雲雨者並委祈
禱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
感人心召和氣變災爲福惟聖人行之　知制誥田錫言臣
今春勅差在太一宮用青詞致醮祈雨者緣以時雨愆亢望
齋焦勞自秋涉冬祠禱皆遍陛下親降輿輦躬謁寺觀者以
見仁君憂民之旨聖人卹物之心雖災沴流行何代蔑有而
帑廩儲積可備不虞然自今歲以來天見星妖秋深雷震繼
以旱暵之沴可慮飢饉之災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
下之職而獨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所以成茲咎
徵彰乎降鑒或玄文示變或沴氣生妖昨陛下以上天垂譴
告之文御樓行赦德音朝發妖彗夕消天不言而感報昭彰
神幽贊而應若流速今以宿麥未種甘雨未零人心不寧農
望已失或聞小小寇盜聚散靡常劫奪黎民當此行陽
既爽於寒沍厲疾乃生於癘疵民或流亡穀必翔貴尚賴陛
下聖德宗廟垂靈天地福祐或獲豐稔息然諂因疾貢交修
不然則人心一搖盜詐斯得何以禁潰洪并兵之喘噬何以
禦胡馬南牧之奔衝唯是秋冬久無雨雪此乃天意尚欲垂
誡聖心諒亦深思豈刑獄之間尚未平允法令之設尚爾煩
苛或力役未悉矜獨或奢靡未盡樽節道路雖容塞謗者未
必一一聽從王道雖行瑣言者未必人人受賜或刑賞過於

常理因息然失於獄中嘉言納忠或見破於朋議任賢待下
或鮮然於至誠若然則雖旰食疚懷宵衣軫念孜孜勤務適
足勞於聖躬精誠所以尚未臻於至化今舉大略上犯宸嚴
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今朝廷
所行或異於是誤始稍散於稽違令出無愧於改更自勅下
方得尋即罷之用御札謂清劇尋罷銷沼刷以耳如之涼繳
務寧無錯行臣之愚忠不敢道於誅括臣之沿遲迴忍負於
聖明其以門對上言狀稱萬一伏望陛下因此時旱更降詔
書引咎責躬以答天戒進德革愛以安民心蠲減征徭簡約
科禁俾宗祠祀登進才良精擇守令命使臣乘驛將朝臣典
郡正宜選廉任能或旌別勤勞或省閱淨選振賑以救
饑殍加估收儲以備闕乏蕃戎殊域之類士庶陷殁之家哀
亡卹存撫以錢帛賜瘞置其資給彼況究閭里再命於復除孤
寡欲俟其給賜但約奉己以合禮讓罷息民以安邊計延忠
鯁之臣詢弭災之理弭災求理正在此時使沴祲作當
今日若旱沴不已歲歉相仍盜聚難消何以御而動秋寒邊塞
幸災而虞此則國家之憂實深朝廷之憂何以臣縣炎之
不恤辛伯亦慙錫職有變周例置等以戶部
郎中出知陳州　中書門下以所銜時政記纂　自是宣御
前樞密院已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合論聖語裁制令都者
與同聞知成流略欲望自今左樞密副使二人逐旋抄錄
送中書承旨樞密副使張宏承同共抄錄自後樞密院
事皆送中書同修爲一書而授史官使知院二員同掌之
樞密院時政記蓋始此　十一月辛丑鎮州都部署宣徽南院使贈侍
中郭守文卒守文沉靜有謀略知書善筆札恭謹自敕與人
無忤及卒累朝始終如一尤是將臣以重兵戍邊者多生事

致死必矣我乃可守諸川皆在寧戍以曹彬等不虞乘勝長
驅深入乃命守文以內職總禁衛鎮常山以經略之守文既
卒有中使道從北邊來言守文之卒也武夫悍卒咸為流涕
上曰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俸俸皆市牛酒以犒軍士卒之
日家無餘財 上聞嗟惜良久即賜其家錢五百萬仍補其
子為五品正員官其後 上追念舊勳復擢守文次女為襄
王夫人 上擇將帥可使代守文鎮常山者侍臣交奏或近防史
寄不宜輕授 上默然良久乃曰劉廷翰其人也是日號召
廷翰與語甚悅即命以殿前都指揮使武成節度使出為鎮
州都部署 廷翰七年十月加殿前都指揮使不書加殿此月或就加節度今附見
三司都磨勘司以左贊善大夫劉式主之式袁州人也 庚
申詔曰古先哲王託居人上蓋務求於至治豈有尚取虛名
矧乃帝皇之稱已極崇大之美自唐室始加美號洎臣子之爰
戴著方策之與常建事增華積習無改朕亦博考載籍追法
古道既異三五之舊制深懼寡昧之有踰慨然自思不足當
題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辛酉呂蒙正等奏曰陛下
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省去羣情無不震駭 上曰
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蓋起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沈欲
止稱王蓋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朕志已定卿等毋勞確奏
甲子趙普率百官上表請復尊號表凡再上皆不許改元又
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 上謂宰相
曰國家取士歷級而升下位韜晦才行者多矣當勿以此為限
庶成朕急賢之志因言為人臣者治平之代功勛難見若亂
世則止用其才不顧其行如陳平韓信須刻能立勛業當治
平即德所施其謀略故孔子四科以德行為長又言下位卑
秩不可謂無良士大凡君子含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聞達

故常患其不能知也呂蒙正曰臣試事任則能否洞分 上
曰性之善惡何由知之蒙正曰人之為善終不能掩久則彌
著至於為惡亦然苟暫聞善惡或徇愛憎恐誤任使必久而
察之則賞罰無濫 上善其言國初有樓店務太平興國中
改為左右廂店宅務其歲併為都店宅務以所收錢供禁中
之用日百千明年復分兩廂尋又併之仍號左右廂店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一

太宗皇帝紀十五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御朝元殿受冊尊號曲赦京城繫囚改元　己卯改乾明節爲壽寧節　丁亥建虔州大庾縣爲南安軍　太保兼侍中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　車駕屢幸其第問賜予加等普懇辭疾篤三上表致政　上不得已以普爲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庚寅命戶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趙化成使高麗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使交州以加恩制書賜王治及黎桓也高麗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治必擇良月吉日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逾月乃貽治書責其牽於禁忌泥於小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彝大非巫祝之能曉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粲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治覽書慚懼會霖雨不止乃請俟晴霽成務復貽書開諭治即出拜命　宋鎬等抵交州境黎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涉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從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爲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爲誇詫盡出舟師戰擢謂之耀軍自是宵月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柔征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千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

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柘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陷目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汶以爲娛賓之遊柘跣足持竿入水摽魚得一魚左右皆呼謝萬歲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柘多衣花纈以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爲飾或自歌 勸酒莫能曉其詞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焉又羈送二鹿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卒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月給令自春爲食其兵器止有弓木牌槍竹槍弱不可用柘輕脫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爲親近左右有小過即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笞之三十至五十黜爲門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柘請同登遊覽乃相顧而言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鎬等明年六月歸闕 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柘事迹鎬等自敘云爾 初殿中丞清豐見迥通判鄂州坐失入囚死罪削三任有司以殿中丞右贊善大夫并上柱國通計之丙申詔自今免官者並以職事官不得以勳散試官之類舊制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代以來初敘勳即授柱國於是詔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歷級而升又詔古之勳爵悉有職奉以之蔭贖宜矣今之所授與散官等不得用以蔭贖 二月己酉改大明殿爲含光殿 辛酉詔自今遊宴宜召直館其集賢秘閣校理等並令預會先是 上宴射苑中三館學士悉預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閤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 述其事故有是詔國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人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其職務略同閤門拒校理不得預宴蓋吏失之也 三月 上以寺監副貳品秩素高舊制以郎吏選授頗聞搢紳之流以宴閑自許目爲散地欲振起之夏四月乙未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爲太常少卿魏羽爲秘書少監户部郎中柴成務爲光祿少卿魏庠爲衛尉少卿張洎爲太常少卿呂端爲大理少卿臧丙爲司農少卿宋沆爲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爲太府少卿屯田郎中雷有終爲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爲將作少監有終德驤子也 癸丑江州言德安縣民陳兢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餘口常苦食不足令歲貸官米二千石 甲寅詔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每二人共舉常參官一人充轉運使員外郎以上二人於京朝官內舉一人充知州通判 自趙普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辯善敷奏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群官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皆怨矣 乙巳賜太子中允陳省華及其子光祿寺丞直史館堯叟五品服先是堯叟舉進士中甲科占謝詞氣明辯 上問宰相此誰子呂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爲樓煩令即召見擢太子中允於是父子又同日而賜章服 五月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遣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辭日 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爲例凡滿三歲考其殿最而黜陟之 甲午詔致仕官有曾歷中外職任者給半奉以他物充 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乙未又改鑄淳化元寶錢

上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太僕少卿張洎上疏言邊防曰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賢論之詳矣綏後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櫜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鋋而肆戰決勝負於一時策之下也國家自戎馬生郊邊防受敵兵連禍結累載于茲邢鄴致蹂踐之虞上谷失藩籬之固飛芻輓粟千里而遙丁壯斃於轉輸膏血塗於原野尚賴聖君宵旰廣運宸謀自今夏以來方隅稍定饒糧以濟城邑粗安然而胡虜之情變詐難測或慮朔風漸勁塞草具腓乘大漠之苦寒率穹廬之醜類南下燕趙復恣憑陵則善敗之幾未可量也況河朔之地村墟其空邑里丘

墟黎元蕩析儻後日之戰復有殺將覆軍之禍則趙魏鎮定疇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事去矣國家素失薊北之險亡控守之處是上策不舉也屯兵平原與匈奴轉戰勞敝已甚勝負未分是下策不足恃也審觀天下之形勢憂患未已唯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近不交戰訪聞匈奴已還其庭宜因此舉通和之策夫屈伸變化與道汚隆轉危就安聖人之務也昔高祖奮布衣起豐沛誅暴秦滅強楚不五七年平定天下出師朔野困於白登爰從說士之詞遂舉和親之策迨及文景秉先代之業開太平之基至道興行兆民胥說海內田賦三十而稅一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數巍巍功業與三代比崇及其火照甘泉軍屯細柳乃飾宗室之女出嫁單于夫以高帝之雄材文景之淳化豈力不足而德不至耶而與之通者蓋以夷狄猶禽獸耳

安肯拒絕中國事无用之虜傷害仁義以蛇豕之鋒乎觀典策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惟聖人能之若姑息只止在今日儻或上天悔禍醜類懷仁奉大國之歡盟息邊城之烽燧誠宗社之福也夫盛衰之理有數存焉聖賢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季版蕩唐室勃興高祖太宗肇升天位突厥方壯爲佐命之雄頡利可汗還犯京邑太宗躬挺單騎以數其夙好貨輸財貨以厭其貪心歲月荐更犬戎浸弱李靖數萬之衆擒而滅之此王者蒙垢候時殲殄敵之明効也今契丹嬖臣擅軸牝雞司晨單于幽閉權歸母后于越強大處於嫌疑犬羊之衆雖繁攻奪之形已兆滔天猾夏揆惡窮凶以人事言之則歲紀未周冒頓之謀必興於虜帳矣國家暫時降屈以濟艱也而取亂侮亡其則何遠若契丹遞恃種落張皇侵暴逆天悖理不奉綏懷然聖人屈己濟物之誠已彰於天下矣。

秋七月丁酉以御製詩文四十一卷藏於秘閣　八月癸卯朔秘書監李至與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秘閣觀書。上聞之遣使就賜宴大陳圖籍令縱觀累日甲辰又召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並賜宴秘閣先是遣使詣諸道購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跡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以官數歲之間獻圖籍於闕下者不可勝計諸道購得者又數倍乃詔史館盡取天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卷并內出古畫墨迹一百一十四軸悉令藏於秘閣圖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　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卒皆毀之　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賀曰聖意如是天下大幸　上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

褐紬絛內服惟絁絹成累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焉　癸亥李至上疏言晉宋以來皆有祕閣之號設於禁中唐室陵夷斯文流蕩陛下運獨見之明下惟新之詔復建祕閣以藏奇書總群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非因臣下之建議也況耆藻神翰盈溢編帙其所崇重非復與群司爲比然自創置之後載經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叙其先後著爲永式其祕書省既無書籍元隸京百司請如舊制　上可其奏列祕閣次于三館　丁卯以起居舍人直史館呂祐之等分直昭文館太子中允和嶸直集賢院先是但有直史館於是始備三館之職嶸峴之弟也　九月戊寅以鄉貢進士呂蒙叟爲鄆城縣主簿蒙莊楚丘縣主簿蒙巽沈丘縣主簿皆宰相蒙正諸弟從其請而命之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亦誓志不嫁及蒙正始仕乃迎二親同居異堂奉養並至云　崇儀副使郭載言臣前任使劍南見川峽富人多召贅壻與所生子齒富人死即分其財故貧人多捨親而出贅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禁之詔從其請

冬十月乙巳以同州觀察推官錢若水爲祕書丞直史館若水文敏之子也初佐同州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奏按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媿謝然終不改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害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掠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即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賜則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謝若水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求獄事正人不冤死其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媿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　上亦聞其名會樞密直學士寇準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學士院而命以此官　乙丑賜知白州蔣元振絹三十疋米五十碩元振江東人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於潭州盡留俸祿供給元振啜菽飲水縫紙爲衣頗以簡易爲政民甚便之秩滿遞轉運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采訪使言其狀　上嘉歎久之故有是賜　丙寅又賜知鄆州須城縣姚益恭絹二十疋粟二十碩益恭臨濟人初爲興國軍判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千餘人遮道不得發至有涕泣者益恭遂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鞭朴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相率如浮屠宮飯僧以徵福頌益恭未代采訪使言其狀故有是賜　初樞密副使張齊賢與微時嘗從其父依河南府佐史張懷信以兄事及貴常

兄事之鄉里推其篤行趙普因是力薦之於是齊賢上言以懷信爲兄詔授鄭州司馬　上遣殿直張明至定州諭都部署李繼隆曰若虜復入寇朕當親討卿勿以爲慮繼隆上奏曰建侯行師乃　國家之舊制臨陣忘死亦臣子之常規豈有身握重權坐食豐祿不念扞城而禦侮更煩清蹕以省方夙夜自思啓處無措伏自犬戎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以臣治兵之謀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志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瀝愚衷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今者遂聆聖誨將決龍行長驅組練之師徐按和鑾之馭宜戚朔野問罪穹廬且一人既行百司景從千乘萬騎雷動風趨郡縣供饋以斯勤驛傳驅馳而甚遠況乃窮荒殘孽醜類微妖責在帥臣決期殄戮臣雖駑弱誓死爲期仰望鴻慈特

寢玆議是歲虜亦不敢大爲邊患云　十一月丁丑知安州侍御史李範上言故殿中丞通判州事金行成本高麗人賓貢舉進士中第高麗國王表乞放還行成自以叨仕中朝思有以報不願歸本國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之恨祿養弗及命畫工圖其像置於正寢行成與妻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行成疾且革召臣及州官數人至其卧內泣且言曰外國人任中朝爲五品官佐郡政被病且死無以報主恩瞑目於泉下亦有遺恨二子宗敏宗訥皆幼家素貧無他親可倚行委溝壑矣行成既死其妻誓不嫁養二子織屨以自給臣竊哀之詔以宗敏爲太廟齋郎禮部即與收補俾安州月以錢三千米五碩賑家長吏常歲時存問無令失所　十二月時羣臣升殿奏事者既可其奏皆得專達于有司頗容巧妄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辛酉詔從泌請遂著爲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大理寺丞王濟爲刑部詳覆官嘗上封事會遣使提總諸道茶鹽酒稅且察訪民間利病及吏治能否　上顧問左右刑部有好言事者爲誰左右以濟對　上即授之既踰月改命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挫屈戍卒頗恣暴未嘗夜或焚民舍爲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覘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　上大喜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軍府畏肅連三詔褒獎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二

太宗皇帝紀十六

淳化二年春正月先是供奉官殿直有四十年不遷者乙酉始置内殿崇班在供奉官之上左右侍禁在殿直之上差定其俸給以次授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端拱中置借職承旨於此改為三班借職舊有文班承旨準以責授有材武試弓箭中選者為之端拱後各遷秩或物故因不置 上嘗與近臣論將帥因言前代武臣難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發兵備禦然後降詔若恩澤姑息稍似未遍則四方藩鎮如羣犬交吠周世宗時安審琦自襄陽來朝甚不自勝親幸其第今且無此事也呂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為合宜儻尾大不掉何由致理 上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盡識朕意苟稍聞彼有過固無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務檢身也王沔曰周李穀以宰相招討淮南李無顯効 上曰朕當時在兵間備覩之矣穀但深居高牀列校稀見其面苟見之則且省吏揖而退以介冑之士為趨揖之容其疎闊也當拔寨之際非李重進以步卒援之幾狼狽矣 二月 上修正殿頗施彩繪左正言直史館謝泌上疏諫癸丑命悉去彩繪塗以赭堊丁巳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劉福卒贈大傅忠正節度使福武人不知書御下有方略為政簡易人甚便之在雄州五年境内寧謐百姓遮轉運使願追述治迹以其狀聞詔許立遺愛碑於牙門外福既貴諸子嘗勸福建大第福怒曰我受祿甚厚足以庇舍汝曹因當以身許國未有尺寸之効以報恩豈可營居第為自安計乎卒不許沒後 上聞其言以白金五千兩賜其子令市宅以居焉 三司嘗建議欲外賦稅輕詔監察御史張觀乘傳按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易動難安專意撫之猶慮其失所況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充牣用輸京師亦須漕輓之力固不可也分兵就食亦非全安之策徒致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 上深然其言因留不遣其後觀復上疏言臣愚竊見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儀者舉奏之因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以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日旰臣竊意將帥畫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實亦虧紊國體況帝王之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列於緗素垂為軌範不可不謹也若夫方今之急者匈奴未滅邊鄙猶聳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囹圄猶密陵寢未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與之揚搉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貞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皆儒業貞直互進聽朝之暇則引入内殿講論文義商搉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為不朽況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幸望端拱凝旒收視反聽繹彝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侍闡揚眞風上為 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為子孫建不拔之業自然成康文景不獨專美於昔時堯舜禹湯自可追蹤於今日與夫較量金穀割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 上覽而善之召賜五品服以為度支判官閏二月以鄭文寶為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悉用庫錢會戎撫文寶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飢者八萬六千餘人戊寅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三百八十卷 上因從容謂之曰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遠取前古秖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於是近習窺測其意爭獻鷹犬

君卿悅附借之其下因恣横侵陵故知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至拜舞稱賀　庚辰以瀛州防禦使安守忠知雄州守忠嘗與僚屬宴飲有軍校謀變袁甲及門閽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即時擒獲人頗服其量　己丑詔京城無賴輩相聚蒱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銷鑄銅錢爲器用雜物令開封府戒坊市謹捕之犯者斬匿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爲櫃坊者同罪　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黄中蘇易簡句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史臣[illegible]論其失[illegible]今不取）　内出御製飛天峨大海水明珠二韻勢示三館學士皆不能曉　上召中使裴愈授以指要史館修撰范杲等相率上表稱謝　三月己巳　上以歲旱蝗手詔呂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蒙正等皇恐謝罪匿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先是　上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贓數萬計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于私室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旱之咎殆不虛發也　上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　是月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新定淳化編勅三十卷　夏四月庚午朔詔罷端州歲貢石硯　辛巳以樞密副使張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事張遜爲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寇準並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張宏罷爲吏部侍郎宏懦謹無他策略居内廷見胥史

必先勞拊性吝嗇好聚畜不爲時所重　度支使李惟清爲鹽鐵使惟清嘗以帳式奏御　上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曷由滿省即使裁度惟清曰比開寶興國之際兵數倍多蓋以邊事未寧故兵至廣臣觀將帥誠未得人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戎北狄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國家精擇將帥以有威名者護塞庶節費用　上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之擐統羣衆變詐與古不同朕每計之自有成算至于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如韓彭雖古名將若以彼時之見便欲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縱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時委之能成功業此乃機事卿所未悉　初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王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於沔沔先與張齊賢同被進擢宰樞務頗不叶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爲副使參知政事陳恕亮鹽鐵性苛察亦嘗與沔忤於是衆賢與恕並在中書沔心不自安慮群官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己丑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群官詣宰相及樞密使並須朝罷於都堂請見不得於本廳延揖賓客以防請託沔吾即白　上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正言直史館謝泌上言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陳而接物内則諱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群官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有執事於都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强臣擅權當此之時可以爲慮今陛下鞭捷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大臣爲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
言溫室中木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棋捷
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謹密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他人
乎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
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他
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
道也王禹偁識量庸淺昧於大體妄率胸臆以蔽聰明狂躁
之言不可行用　上覽奏嘉歎即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
表送史館 國初不喜人附會權勢故大臣不於私第見客百官亦罕造門以詣中書請謁日不下自畢留飯 至午際不得就食數謀或未卯罷中凡家政事繁其中于以親者意十八九議者以爲廟所論不爲不當但辭其要 叅政事堂嘉宰相都見肩雜个世據章奏會要王琪因之當考
五月乙巳復置折博倉 指揮舍人會中舍人也端拱二年九月初置學以賞早中止爭乃復之
左正言謝泌以數奏章論
時政得失　上嘉其忠蓋丙辰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

萬泌一日得對便殿　上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
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
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　上動容久之　六月甲戌忠武節
度使同平章事潘美卒贈中書令諡武惠　乙酉汴水決浚
儀縣壞連堤浸民田　上昧旦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
使迎謁于路　上謂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轉漕仰給在
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　車駕入泥淖中行百步從臣震恐
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　車駕回興遂捧承步輦出
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昳而堤岸屹立水勢遂
定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事宋炎亡
匿不敢出　上特赦其罪　丁亥詔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
殿中丞直史館王旦張復殿中丞直集賢院程宿贊善大夫
史館檢討兼秘閣校理杜鎬秘書郎直史館李宗諤等檢討

皇太子親王皇族后族等故事仍令史館修撰賈黃中等編
錄進呈復開封人也　都官員外郎知雜事范陽張郁上言
正衙之設謂之外朝羣臣辭見及謝皆先詣正衙見訖御史
臺具官位姓名以報閤門方許入對此國家舊制也自乾德
以後始詔先赴中謝後詣正衙至今有司遵行而文武官中
謝辭見之後多不即詣正衙致朝經之頓廢欲望自今內外
官中謝後次日並赴正衙內諸司選領刺史者及閤門通事
舍人已上新授者皆同百官例並赴正衙辭謝出使急速免
衙辭者亦須具狀報臺違者罰一月俸郁又言案令式每假
日百司不奏事陛下孜勤萬機雖遇旬假亦親聽斷邇來文
武百官多就假日辭謝貴就便坐以免舞蹈之儀望自今假
日除內職級將校閤門不得引接辭謝其受急命者不在此
限又言內殿起居百官皆露立於廊廡之下望自今前一日

設幕次於閤門外及復令御史重戴詔皆從之重戴者大裁
帽之遺象也本巖叟野夫之服以帛為之後魏文帝自雲中
從代以賜百僚國初但御史服之其後詔兩省及尚書省五
品以上皆服樞密三司使副則否 太宗初即位申嚴正衙謝之制張郁乎令備以爲言當太平興國之詔盖未施行故郡當考
秋七月己亥　上謂三司使李惟清
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
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無致厚斂於下 己亥初二日也本紀 事著上語不因知事實錄無之寶訓則以此語繫之端拱一年十一月告諭請調河南民運糧之後不知實錄何據然實謝於午月告後或多不得其實本紀又要著此必不及今從之
李繼遷聞翟守素將兵來
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
保吉趙保忠又薦其親弟繼沖　上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
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 王禹偁草繼遷制詞　先是祠
祀文命著作局官屬臨事撰進多不合典禮祕書監李至撰

成數百道號正辭錄凡三卷以進詔求爲定式 八月丁卯朔詔兩浙諸州先是錢俶日募民掌榷酤酒醨壞吏猶督其課民無以償湖州萬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萬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台州千一百四十四碩越州二千九百四碩七㪷並毀棄之勿復責其直 上欽恤庶獄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己卯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蓋重慎之至也會要稱去官議讞慶居道安獄人審慮莽皆坐遷謫因置審刑院今實錄八月己卯初置審刑院己卯十一日也九月戊戌王禹偁等始免官戊戌初二日也先是或失其序並禹偁等繫獄二十餘日乃當失不然會要誤也今但依實錄所書更須考之司馬光記聞稱趙普出鎮太宗言中書曰大事且事宰相不能決多自中出以爲言上請分中書刑房置審刑院屢實錄向敕中路以左日微物不聞有此議國史及他書亦并載不知先何所據也已七年置審刑院其意不過欲盛獄耳豈能分中書權省其事耶疑其說或誤更須考之湯覺亦云審刑院本中書刑房宰相所領之職於是析出亦不在中書權太重故也 丁亥并州言戎人七十三戶四百餘口內附 上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九月丁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給事中參知政事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中樊知古累任轉運使甚得時譽及爲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雅與恕親善 上每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 上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 上怒恕泄禁中語嫉知古輕脫并知古皆罷之沔以弟淮故數爲樞密副使寇準所詆 上亦竊沔任數好詐非廊廟器遂與恕同日俱罷沔奉詔見 上涕泣不願離左右不數日鬚髮盡白 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

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且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臣宮僚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少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左右朕亦自揀擇不令姦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書咸有課程待其成長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於是右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閤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皇太子詞意狂率 上怒甚將加竄殛以懲躁妄而沆又宰相呂蒙正之妻族蒙正所擢用己亥制詞責蒙正以援引親暱竊位偷安罷爲吏部尚書初溫仲舒與蒙正同年登第情契篤密仲舒前知汾州坐私監軍家婢除籍爲民窮棲京師者累年蒙正在中書極力援引遂復籍及驟被任遇反攻蒙正並蒙正以之罷相時論醜之命左僕射李昉兼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張齊賢爲吏部侍郎並平章事 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並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上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不數月遂與黃中俱參大用 上嘗召黃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 庚子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爲御史中丞化基嘗慕范滂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略言五事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並建官聯以尊王室且尚書省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所著政事具明方今省曹之名未稱朝廷之盛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省州郡官司吏胥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爲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

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踰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其州郡職局鄙俗之名也六卿如闕本官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考權其尚書郎官如闕本官則於兩省三院選明幹有清望者依資正除所貴尚書省無駁雜之官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官衙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謹公舉曰朝廷頃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別立名籍先擇朝官有聲望者各令保舉所知其舉到職官負數仍置簿籍并舉主名姓錄在籍中其受舉之官如經任使實著績能所司舉行賞與特旌舉主若所舉官貪贓敗露舉主並當連坐臣又思陛下自登寶位十有餘年七經選掄拔得英俊淪擢受沉下位或處遠官望令採訪及州長吏察廉以聞次第　擢亦同置籍中其三懲貪吏曰夫貪吏臨民其損甚大或則烈法或則濫刑或因公以逞私或緣事以行虐使民受弊其於蠹害盛則未空吏貪則民弊若乃不求人聽不以法繩則夷齊不能守正廉之規顏閔不能持德行之操蓋中人以降其性如水器方則方器圓則圓固無定質惡由拘制也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令覺察部內州府軍監長吏俟資清一部見其實效到闕日待以殊常不次之命望以殿旌作從之名所貴額問知四方之事抑亦勸外官之求治也其四省冗官曰昔唐虞建官惟百亦克用乂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乃率從簡易去其煩擾也國家封疆民物僨逾前世恢張萬務分設庶官方之近朝實倍常數意欲豐財厚利盡入牢籠其如蠹雜國耗民轉加殘弊臣嘗思二十年前客游江淮諸郡其間揚楚最爲要衝水陸兩塗咽喉數國務穰事衆地當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在衙區分其餘通判本州判官及州官等並皆

分掌監酒商稅倉場庫務當時亦聞辦集無少刑獄爭訟臣昨十年前任揚州職官時見朝廷添置監臨事務朝官及使臣等有逾本州數倍實恐天下諸州似此繁多虛傷費用兼長刑名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所費高卑相半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過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更倍約之萬又過倍此或皆是廉白之吏止傷於公府之費爾若或貪婪之吏布於天下則兼更取於民間者又數倍焉祖吉之類是也如此則得非蠹國耗民乎望令逐部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及諸縣令簿尉等自前多不置縣尉以主簿兼之亦乞令相度逐省其冗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或貪婪暴虐很踰違若授以遠地親民之官或秉性不悛用情自任事叛避僻毒縱傷殘遠民羅殃辜莫上訴甚非撫人懷遠之意也望自今凡負罪人不許任四川廣南爲長吏害民矣　上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　辛丑責宋沆爲宜州團練副使　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檢校官爲之秩與副使同　初宋沆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洪湛共伏閤請立皇太子沆既先黜乙巳命黃裳知嶲州拯知端州世則知象州湛知容州黃裳世則湛皆直史館並解其職湛上元人也　上聞殿中丞鄭延澤右贊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學博通典籍詔宰相召問經史大義條對稱旨冬十月丁卯並命爲史館檢討延澤廷渭之子也（董元亨附延澤傳末見己里）　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　上嘉之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　上復爲眞草行三體書書其詩命待詔吳文賞刻之因徧賜

近臣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牓於廳額 上曰此永爲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沖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官上甚嘉重之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爲翰林學士 十一月丙申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閤門受其章實錄云唐乾林三年給事中載奏乞俾五日轉對詔皇朝因之隨熙轉對之事至是上事積十日轉對言路詔復舊本據太祖新舊錄及本紀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次對若有急務不限此但不得妄陳言辭之事乃選官轉對遂寢太平興國八年乃復轉對百官又置百官入閤之禮若不知有工部書建隆三年八月辛亥詔百官次對其後不復行若元年至此又四年夏四月壬午翰林學士承旨給事中馮元亦次對所對之事明入月甲辰朔給事中侍御史大夫崔頌等對其後遂不復書夫祖宗時常使臣僚次對入閣及自食已後常一不見也至淳化二年給事中復令若次對官姓名臣未嘗見記也直言化遂無朝廷對之事亦遂廢矣 庚戌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其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 上頗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眞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矣 刑部郎中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爲學士又嘗出制誥一編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故以付杲不敢失墜昉每開釋之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 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濠州以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初執政欲用右諫議大夫張洎因對言洎文學又次不在士安下 上曰極知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執政乃退

上以入閤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圖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實錄又云唐恭宗如於紫宸殿入閤之而五代以來紀亂多闕國朝又廢其禮至是始復舊制謹以按太祖即位之年八月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仗衛如儀是歲賜百官廊食至乾德四年四月朔御講武殿其儀非文衛

殿也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閤會雨而止實此二年十二月一日乃復行之若水僅指太宗朝則可耳 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會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閤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勤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候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承正統守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稽古惟視朝之禮尚有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欲請改此殿以爲上閤作隻日立仗之其崇德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司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宣徽使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後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

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
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
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誡訓儻君父焦
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
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
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
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
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疏分奏入不報　辛卯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與學士韓丕畢士安秘書監
李至史館修撰楊徽之知制誥柴成務呂祐之錢若
水王旦直秘閣潘謹修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等觀御
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并三體書詩石　上聞之賜上尊酒
太官設盛饌至等各賦詩以記其事宰相李昉張齊賢參知

政事賈黃中沈亦賦詩以貽易簡易簡悉以奏御　上謂宰
相曰蘇易簡以御等詩什來上斯足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
貴也可別錄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　先是左司諫直史
館謝泌奉詔發解國子學舉人黜落既多羣衆喧訴懷甓以
伺其出泌知之潛由他徑入史館數宿不敢歸請對自陳
上問何官騶導甚肅都人畏避有以臺雜對者癸亥命泌爲
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國子學發解舉人別敕差官
主之蓋自泌始也　是歲女眞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
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朝貢之
路於是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
即先赴本國預聚兵以俟　上但降詔撫諭而不爲出師其
後遂歸契丹時定安國王子大元因女眞使上表後亦不復
至　上又以渤海不通朝貢詔女眞發兵攻之凡斬一級賜

絹五疋爲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三

太宗皇帝紀十七

淳化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朝元殿受朝畢改服通天冠絳紗
袍復升坐受群臣上壽酒三行用雅樂宮縣登歌御大明殿
上壽之禮　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闕下辛丑命翰
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
求後遂為常制　乙巳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人充升朝官
丙午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又詔
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外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
才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此詔州本在二月壬申今移見乙巳下
戊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今糴華庶務乎及獄訟漕運金穀成
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所在州府軍監每歲終
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二月杭州掌庾吏余榮孝安
五百十一
等百二十三人欠錢假曰官倉米八十四萬八千四百石鹽五
萬四百四十六石甲申詔並除之　監鐵使魏羽等言諸州
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　上曰當案問其負若水旱
災沴致負課課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賦卿等
司計當以公正為心無事割剝勿令害民而傷和氣焉　三
月戊戌　上御崇政殿覆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簡
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
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將作監丞莆田陳靖上
疏請糊名考校以革其弊　上嘉納之於是召兩省三館文
學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內出卮言日出
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乞上請會稽錢易時年十
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特黜之得汝陽孫
何以下凡三百二人並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　上諭之

曰爾等各負志業中我廷選效官之外更勵精文翰勿墜前
功也何等旅拜稱謝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並
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錫御製詩三首箴一首進士孫
何而下四人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餘及諸科
授職事州縣官入辭於長春殿　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籍
群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擢此等但能
自檢情表替而歸則馴致身衛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儒行
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為座右之誡
初內殿第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敦勉
勵自孫何則詩箴並賜時論榮之史館修撰梁周翰直昭文
館安德裕並為考官　詔有司詳定秤法別為新式頒行之
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帛而太府寺權衡舊式輕重失
準吏因為姦上計者坐逋負破產者甚衆又守藏吏更代校
五一九十
計爭訟動涉數載及是監內藏庫劉承珪等推究本末改造
法制中外咸以為便承珪宦者山陽人也　監鐵判官左司
諫韓國華等言備位諫官兼職計司獨不得從宴遊願兼領
館職乙巳命國華等直昭文館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
始也　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先是近代相承
用四月蓋誤以豳詩四之日為今四月也秘書監李至請改
之　上曰四月韭長可以苫屋矣何得謂之薦新與乃從至
請　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閤舊制入閤惟殿中省
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　上以為儀衛太簡命有
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令諸州所
上案牘勿得通封轉運使案部所至州縣先錄問刑禁　上
復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己亥以印本頒天下每州
擇明醫術者一人補醫博士令掌之聽吏民傳寫　壬寅詔

御史臺鞫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一人
親往慮問　己酉　上以久愆時雨憂形於色謂宰臣曰元
陽滋甚朕焚禱精至罔走羣望而未獲嘉應者豈非四方刑
獄有冤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
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刑獄是夕雨庚戌宰臣相率稱賀
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內省於心無所負矣而久愆時
雨蓋陰陽之數非朕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司臣聚斂掊
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鄉士莫肯修舉職業爾李昉張齊賢
及賈黃中李沆勉懼拜伏退上表待罪　上曰朕之中心苟
有所懷即欲與卿等言之既言之即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
等尤宜盡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焉（續資錄於本傳作大宗時時詔諸王擇
符稽禊撤）　辛亥置理檢院命右正言知制誥錢若水領之
復匭制也（[illegible]通三年六月附五月末臓不得）　甲寅始命增修秘閣　六月

二三王　通廿三　三

甲申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　上謂宰相曰朕素
不識此蟲群飛而過其勢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
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蟲對曰蟲螟因旱
乃生須雨則不能飛為災與否亦繫歲時聖心焦勞憂念
黎庶固是感通大抵臣等職在燮調伏增慚懼是夕大雨蝗盡
殪（[illegible]）　時
京畿大稔物價至賤　辛卯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
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俟
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遂為永制　秋七月　壬辰朔置三
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佖判之　乙巳太師贈尚書令
真定忠獻王趙普卒　先是普遣親吏甄潜詣上清太平宮
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爾究累
蓋指涪陵悼人也潜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語涕泗感

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怨矣但願速死血面論
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　己酉　上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
事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人
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優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盡忠國家社
稷臣也聞其喪逝悽愴之懷不能自已因出涕左右皆感動
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
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　上再三諭之不能奪皆
賜以名號又親撰神道碑書以賜焉（按神道碑皆以七月十四日乙巳卒
紀始以十八日非耶）　八月壬戌朔秘閣成秘書監李至上言願比
玉堂之署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秘閣二字賜之仍詔宰
相樞密使與近臣就觀置宴閣下直館閣官皆預又賜詩以
美其事　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能屬
文沈默好學與其母俱隱豹林谷中以講習為業學者多

六卄十五　通二十三　四

從之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會陝西轉運
使宋維幹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
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
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研焚之與放轉居窮僻
人跡罕至　上嘉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
之不奪其志（續宋載放事與國史不同今從國史）　戊子詔杭州民一千五百
四十九人共欠錢假日息錢六萬八千八百餘貫並釋之
九月壬辰詔以今年十一月冬至有事于南郊　鹽鐵副使
謝泌嘗升殿奏事　上謂之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
殿庭兵卒能剩掃一席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名也（補寶訓
按初泌為鹽鐵判官因奏事上有此語年號與官名皆訛也然不知此語的在何時姑自鹽鐵移度支乃寧之日今附
見此日後）
乙卯馬步軍都頭保州刺史呼延贊出為冀州兵馬
總管贊太原人勢悍輕率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文

其體爲赤心報契冊字至於妻子僕使同類皆然鞍韉器用什物亦刺繡刻朱黑爲之與諸子爾後別刺文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又作降魔杵破陣刀鐵折上巾兩旁有刀皆重數十斤乘騾馬絳抹額北征時 上惡其詭異惑衆欲斬之得免至是言於 上曰臣服飾詭異所至觀者必衆經過願敕州縣遣卒遞迎清道 上笑而不許黃至屯改言其無統御才改遼州刺史既又以不能治民復召入爲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復爲都軍頭在五年月己未今并書之） 丙辰群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 上曰但時和歲稔百姓阜康朕之願也溢美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 己未 上幸秘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官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馬步軍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縱觀群書 上意欲使武將知文儒之盛也（此據職官志會要淳化四年始置昭宣使以特未也此因以爲皇城使行實錄并會要又志皆誤今改之） 冬十月癸亥秘書監李至言願以 上草書千文勒石 上謂近臣曰千文蓋梁得鍾繇破碑千餘字周興嗣次韻而成詞理無可取孝經乃百行之本朕當自爲書之令勒於碑陰因賜至詔獎諭旨 戊寅詔諸道知州通判簽務京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涖事明敏鬪訟衰息倉庫盈羨寇盜剪滅部內肅清者委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置赴闕親問其狀旌賞之反此者亦具奏當行貶斥 上慮中外官吏清濁混肴莫能甄別 壬午命戶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謝泌秘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吏部侍郎張宏戶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又命左贊善大夫魏廷式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著同較三班院殿直以上功過仲華巴丙人象先宋城人廷式

三二 道六二 三

宗城人著東明人也 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坐殿廬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 上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 上哭之慟左右皆不敢仰視追贈太子謚曰恭孝詔以將有事於南郊前十日而許王薨按禮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緦親謁太廟恐非便集公卿議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初王沔罷政歸私第會中書小吏犯罪發事連中書因有奏毀沔者 上詰之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慚而退於是 上欲甄別官吏能否故命沔同知京朝官考課所奏條目尤細碎不識大體視士君子猶卒伍胥吏設關格以防之物論甚譁而沔自謂直清無私因結人主求升入庚子沔視事省中暴得風眩疾舁歸第卒 上嗟惜之優詔贈工部尚書 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姿貌雄毅沉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上尤所鍾愛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有言元僖爲嬖妾張氏所惑張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爲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誤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 上怒命縊殺張氏捕元僖左右親吏繫獄令皇城使王繼恩驗問悉決杖停免掘焚張氏父母冢墓親屬悉竄遠惡 丙辰詔罷冊禮但以一品鹵簿葬焉及 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illegible]）

三二 道六一 六

及臣諺禱特存今不敢講刊事蓋因　禮儀使蘇易簡所上言
衆王元佐已見雍熙二年九月
曰伏以　聖朝親祀圜丘以　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
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　太祖皇帝光啓丕圖恭
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謹案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
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丘奉　宣祖　太祖同配其常祀孟
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　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
皇地祇孟夏雩祀以　太祖崇配詔從之李燾云易簡以正月上言動太史今移入此
罷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官各一人從戶部使樊知
古請也尋合兩司為一今為一司年今并附雍熙五分左藏庫為左右
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歲久右藏既盈即復以給曰錢
曰金銀曰疋帛凡六庫更為給受明年仍發右藏入左藏分
為四庫曰錢曰金銀曰絲綿曰生色疋帛雜色疋帛至道元年六月
考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四

太宗皇帝紀十八

淳化四年春正月庚寅朔親饗太廟　辛卯合祭天地於圜
丘以　宣祖　太祖升配大赦天下度支副使謝泌條上郊
祀賞給軍士之數　上曰朕愛惜金帛止備賞賜耳及因曰
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
陛下躬御萊蕪賞賜優厚真爲代王者之所難也　二月上
以江淮兩浙陝西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恣據奪抵冒禁法
乙卯遣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授考功員外郎直祕閣潘慎
修等八人分路巡撫所至之處宣達朝旨詢求物情招集流
亡俾安其所導揚王澤使得上聞案決繫獄率從輕典有可
以惠民者悉許便宜從事官吏有罷軟不勝任苛刻不撫下
者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　丙戌以磨勘京朝官院
為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
磨勘之名非興訓也故易之　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
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故費浸多
上孜孜庶務或親為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為本　戊子有司
言油衣帟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　上令煮浣染以雜
色刺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機之外聖
智高遠事無小大咸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而用之物有
萬殊陛下博而通之雖在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
及　先是左司諫張觀因對言揚州民多闕食請格殘稅
上曰近已免貧下民秋稅何爲復有理納觀曰細民多孤稍
或以佃戶託名貧下僥倖蠲減惟實貧下者尚有殘欠　上
再三歎息曰兩稅蠲減朕無所惜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放
却亦不恨也今州縣城郭之內則并兼之家侵削貧民田畝

之間則豪猾之吏隱漏租賦虛上進帳此其弊非安得良吏
為朕規制使無重疊無欽貧稱朕之意乎須仍詔轉運使副擇判非其人者又知某州
三月辛亥詔
諸道知州通判限一月具如何均平稅賦招輯流亡惠卹孤
窮窒塞姦幸及民間未便等事并為一狀附疾置以聞他有
所見聽別上疏論列委中書舍人詳定可否若可采取當議
旌酬苟務因循必申懲責　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
議上意頗嚮之既而河朔頻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壞城
壘民舍頗復言為陂塘妨種藝於是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
田種稻以足食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於河北諸州興作
水田懋自言閩人本鄉風土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
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
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案視復奏如懋言　壬子
以承矩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段
從古同掌其事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
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
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江東晚稻常九月熟
河北霜早又地氣遲一月不能成實江東早稻以七月熟即
取其種課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
者頗眾又武臣亦恥於營葺佃作所種稻又不熟群議益
甚幾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部送闕下議者乃
息自是葦蒲蠃蛤之饒民賴其利（小注不可辨）
戊午成德節度使田重進改授永興軍節
度使　上謂陝西轉運使鄭文寶曰重進先朝宿將嘗有功於
國卿宜善待之文寶再拜奉詔始　上在藩邸時重進忠勇

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者曰晉王賜汝汝安得拒重
進曰我止知有陛下耳不受　上嘉其質直故始終委遇又
以涪王女長壽縣主適其子守信焉（小注不可辨）
詔大理所詳決案牘即以送審刑院勿復經刑部詳覆　詔
銓司循舊揀選任無殿累者注司法參軍自今許參選有公累
者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初有司調退材給東窯務為薪
上還東閣視擇其可為什物者作長床數百分賜宰相樞密
三司使因謂李昉曰此雖甚細碎然山林之木取之極勞民
力乃以供爨亦可惜也昉曰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
在于此唯憲臣下不克盡副天心爾　五月甲午詔諸道轉
運副使知州通判知軍監等各於所部見任幕職州縣官內
舉吏道通明及儒術優茂者各一人　壬寅　上謂宰相李
昉等曰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人殆未進用
時皆以營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為緘默曾不為朕言事朕日
夕焦勞略無寧暇卿等之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懼拜伏　上
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爾　丙午張洎起翰
林　上謂洎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
不得為之故事七日有敕設及弄獮猴之戲久罷其事然亦
非宜今教坊有雜手伎跳丸擲珠之類當令設之仍詔樞密
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　丁未廢京
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
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降皆其職也又以判
流內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
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殿
累者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為當從易簡
之請也（小注：宋會要……何以不言……上謂判銓王旦曰此人文學政事俱長）

[illegible]雍熙二年　戊申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三部勾院但置判勾官一員判官一員其屬吏並仍舊其廨分行牒並令判官推官通署須行三司使但於案檢署位從殿中丞馬應昌之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　初京西轉運副使虞部員外郎邢人靈之翰建議以湨水泛溢侵許州民田請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湨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於是役成之翰以勞加戶部員外郎爲陝西轉運使[illegible]　[illegible]乃書之　六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張遜責授右領軍衛將軍左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與準不協數爭事上前　上將罷之他日準與溫仲舒同出禁中歸私第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判左金吾王賓故與遜俱事晉邸遜嗾賓雅相厚善又知遜與準有隙因奏言民迎準馬首呼萬歲既而遜等奏事　上詰之準乃自辨云賓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遜執賓奏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　上怒故貶遜而罷準[illegible]

[illegible]

以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劉昌言爲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爲時望所歸或短之於　上前且言其詞語難曉　上曰唯朕能曉之　甲戌尚書省重定內外官參集儀制及比視品秩以聞詔付有司頒行　戊寅命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準故事封駁以聞所下制敕悉具編次事當與行者條奏之從左諫議大夫魏羽之請也　秋七月先是　上急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鄄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己酉並命爲樞密直學士　庚戌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　上謂宰相曰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濟世爲心視妻妾如脫屣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王喬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貽萬代譏議李昉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等家人皆預中參備見宮闈節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妄言　上曰朕豈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爾　八月丙辰朔　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　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新茶獨召黃門官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　上曰卿所玩得非新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游所作即取至便坐　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因薦壯其業則天下幸甚　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凡內外奏覆文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外則內官及樞密院吏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爲姦禁中莫知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召還即上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疏多不報恐失事幾請別置局署命官專涖校其簿籍以防壅遏　上嘉納之癸酉詔以宣

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内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滞矣發敕司舊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戊寅詔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丞郎兩省給舍以及三司判勾各於京朝官内舉廉勤强幹明於錢穀堪任三司判官者各一人其見任轉運使副及作坊庫藏者不在擧之限 初黃州團練副使王禹偁量移解州因左司諫呂文仲巡撫陝西疏言父老求徙東上 上即詔禹偁還朝己卯授左正言謂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是月命直昭文館 九月 乙巳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臺司應詔敕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時泰寧節度使張永德爲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永德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一小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爲言 上改容勞之 丙午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白郭贄簡給事中陳恕左諫議大夫魏庠右諫議大夫趙昌言起居舍人知制誥呂祐之等於幕職州縣官中各舉堪任京官者二人左司諫呂文仲等九十七人各舉堪任五千户已上縣令者二人時天下庶富 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閲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舉官至祐之名熟視良久宰相因言祐之前舉東野日宣頗狀 上曰此正可令贖前過爾遂以祐之預焉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泥深數尺朱雀崇明門外積水尤甚往來浮罌筏以濟壁壘廬舍多壞民有壓死者物價湧貴近甸秋稼多敗流移甚衆陳潁宋亳間盜賊群起商旅不行 上以陰陽衍伏罪由

公府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御[illegible]亂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慚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illegible] 冬十月庚申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疾不願離左右 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毋入謁禁中 上嘆其孝詳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錫與搢紳以爲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界民有峙芻茭者皆沂圍屋利積茭人皆穴河隄歲仍決溢知府事趙昌言識其故一日限吏告急昌言命從取豪家所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爲穴藏利者獨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率吏負土填數不及千乃索禁旅佐其役或假寐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栗趨事不浹辰而城完 上聞而嘉之壬戌除樞密直學士 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 上躬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者亦遣臺使乘傳案鞫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然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 上以爲徒增煩擾罔助哀矜詔悉罷之歸其事於轉運司 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之請也 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先是 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平章事洎上言曰昉因循保位近霖霪百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於色昉居輔相之任在於調陰陽登時災如此而昉晏然自若無歸咎引退之意秉中臺僕射之重百僚師長右減於左位望輕重不侔因而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宜加黜削以儆具

臣　上以昉耆舊且不欲深譴但令罷守本官制詞乃以久壅
化源深辜物望責之黃中謹厚廉潔召充臺閣政事後進知
名士多出其門然在中書畏慎過甚政事頗稽留不決時論
弗許之　是日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
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　上曰
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有求於紳不能如意
致其罪耳　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
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為相　上謂曰張
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為給事
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
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與紳倫等或一日至
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
賚與參政等　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
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
易簡代之易簡毋辭入禁中　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
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　上顧左右曰
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是日又以樞密都承旨趙
鎔為宣徽北院使樞密直學士向敏中為左諫議大夫並同知
樞密院事敏中自嶺南召還當途者忌為會有言敏中在涪等
時綱千使士會郎隱監無為軍榷務以贓敗發私書歷詆朝貴求為末
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具實以有書及門狀中去其書詩狀納第其名不奏詩遣吏削補僧傳私偏乾之
中承臨江傳舍驛發啟擿得封識如故　上大驚異召見慰諭厚加賞激
遂決意登用與鎔俱命皆鎔等入對　上曰昔中等以循默
守位故命能適歃泣敘謝朕亦為之悽然昔周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人臣事主可不念此以保始終古人尚欲立功名於
亂世況盛世乎卿等宜各勠力以副擢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　上顧準厚既行念之
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為
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旨復召用準
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念陛
下否　上默然　丁丑以右諫議大夫知大名府趙昌言為
給事中參知政事令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視事時京城連
雨昌言請出廄馬分布外郡以就秣言事者或以盛秋備虜
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瀰漫必無南牧之患乃從其議
是歲雱亦不劾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趙昌言女婿也
昌言既參政旦以官屬當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
職　上重其識忝未命為禮部郎中集賢院修撰及昌言罷
乃復命旦知制誥　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引對選
人　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詞藻至今尚苦心讀書江
東士人中首出也然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侍文學亦無
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楊王盧駱政為其無德行爾德
行為先誠如聖論　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豭豚
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
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
閏十月己亥　上謂輔
臣曰朕嘗聞孟昶在蜀日亦躬親國政然於刑獄之事優游
不斷錯用其心每有大辟罪人臨刑之時必令人伺其言
苟有稱屈者即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間遷留不決者以
為愛尚汰草竊倣之而不明古聖之旨朕歷覽前書必深味
其理蓋大禹此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
車而泣令犯罪之人苟情理難恕者朕固不容爾參知政事
蘇易簡趙昌言對曰臣等俱嘗於江南效官聞李煜有偶之

曰亦如此每夏則與罪人張紗幮以禦蚊蚋冬則給與衾被恐其安眠遂至滋蔓淹延以爲矜恤如犯大辟者仍令衛士燃燈以卜之苟數日間燈不滅者必移司勘劾恐其寃枉至有冬月罪人戀其溫煖而不願疎放者 上笑曰俳諧如此不亡何待 丙午 上曰清靜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爲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 參知政事吕端等對國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吕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擾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 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之言賢者擇之古之道也 十一月甲寅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 上孜孜爲治每旦御長春殿受朝聽政罷即御崇政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己

未金部員外郎謝泌上言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決事 上不荅既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此自有故事然泌此奏亦臣子愛君之忠也又嘗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爲善百年之内亦無幾耳可不勉乎 上謂侍臣曰朕自即位已來用師討伐蓋救民於塗炭若好張皇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宰相吕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軍陷沒唐太宗躬率群臣運土填塹身先士卒終無所濟 上曰煬帝昏暗誠不足語唐太宗猶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朕往歲既克并汾觀兵薊北方年少氣鋭至桑乾河絶流而過不由橋梁往則奮鋭居先還乃勒兵後殿靜而思之亦可爲戒蒙正曰兵者傷人費財不可輕動漢武帝及唐太宗俱英主然用兵皆不免於悔爲後世非笑

陛下及其未有以恤之也而早辯之校二主豈不遠哉 上曰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懷遠此則清淨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淨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illegible] 丁卯宴近臣於長春殿以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也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舊制每命將帥出征勞還宴於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開寶中梁迥爲閤門使白 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蘇易簡之請也易簡又言故事皇帝御丹鳳樓翰林學士承旨得升樓之西南隅自今御樓肆赦望令與樞密使侍立御榻之側亦從之易簡數

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爲承旨時 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 上不復有欵接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也 十二月壬辰 上謂宰相曰周太祖爲人多任權詐以胥吏之行圖帝王之位安能享國長久如史肇出於行伍專事殺害後勇猛之爲非將赴大名乃謂肇曰兄處於内余處於外則朝廷安如泰山矣朝廷密議肇一一録報以此窺伺漢室可謂姦雄吕蒙正曰昔陳平佐漢之功雖高然以多用陰謀自亦悔之隋文帝陰以賄遺人尋發其罪則知推心險忍不係其後故平則嗣絶隋亦祚促 上然之初殿中丞華陽梁鼎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爲民患鼎暴其姦狀杖脊黥面徙遠郡上賞彊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齎靴帶 上特以犀帶賜之且記其名於御屏於是爲三司右計判官上疏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堯舜所

以得賢人而化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于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相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得人思激勵績效著聞化及蒸黎和平自洽五代以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只拘州縣之卑輩黜陟既怠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古之刺史雖有審官之鑑絶無考績之條彊明者無以自言庸懦者得以爲隱治狀顯著朝廷不知方略蔑聞任用如故既失懲勸之理寖成苟且之風致水旱荐臻獄訟盈溢望天下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舊典或條目未備即隨事增修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　上嘉納之吳傳云真宗咸平中上此疏今年二月始改審刑院曰審官院疏言及審官則必不在二月以前既不可考因附此年末罷爲右計判官貢令

詔審刑制選人年六十不任川峽廣南官或有非本土人而願者聽之年十月甲戌

先是緣江多盜詔以内殿崇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時因捕逐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挐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通州境上躡海賊賊條衆舟張幕發勁弩短兵允恭兵刃所向多爲幕所縶中允恭右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作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鉤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太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管勾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劃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檝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士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辦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據會要允恭往江淮管勾般運至泗州乃淳化四年事今附見年末官銜則依本傳所載會要又於至道元年七月書以江淮兩浙都大發運兼捉賊擘劃茶鹽揚允恭爲

江淮兩浙發運使兼捉賊制置茶鹽公事然則本傳所載官名蓋得其實而會要先稱管勾般運茶鹽數帛者似略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五之一

太宗皇帝紀十九之一

淳化五年春正月甲寅朔　上製求元旦除夕詩各二章賜近臣俾之屬和翰林學士張洎上表解釋詩意凡數千言上甚悅命宰相召至中書獎諭　先是　上謂翰林學士韓丕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丕以田誥及楊朴爲通對　上悉令召之誥下而誥卒朴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鄉適最後至公車拒之不得見寓居京師十年幾至寒餓不時已罷翰林因爲上言其事甲子命適爲宰縣主簿始受命大醫趙自化怪其色變爲診脉曰君將死矣適猶治裝赴朝謝擧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果卒朴圍田人適宛丘人俱以歌詩得名自化洛陽人也

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罹掠奪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亢直它日　上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　上不許他日又問後以前所選對　上亦不許他日又問發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　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　陛下未諒爾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　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推後命大稱旨

上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illegible]

右諫議大夫許驤知成都府及還言于　上曰蜀土久安其民流蕩易擾願選擇忠厚者爲長吏使鎭撫之時東上閤門使吳元載實代驤爲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爲盜元載不能捕滅於是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防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其李順引衆攻成都焚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戊午己未兩日連陷之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己巳城陷載與運使樊知古斬關而出師餘衆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曰應運遣官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焉　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焚積聚　上聞之怒曰保吉叛換砂磧中十年矣朝廷始務含容賜以國姓授以觀察使賜予加等俸入優厚仍通其關市又以銀州委其弟兄可謂恩寵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決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爲都監以誅保吉　甲戌　上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爲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贓悉得以便宜決遣（實錄及會要並於此下書以張[illegible]）

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在延州節度使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

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戎夷之事孰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讎不相往來遇有戰鬪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從順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消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跋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川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門四五百里方入平夏是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界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為鄉導其之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陿不得成列獨此鄉導踏白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援護夏州因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遂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為戎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勍敵疏如鷄肋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川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唯養勇亦足安邊乃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鬪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之粮糗感實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己有官司不問如此則利誘於心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人使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部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諸所過蕃族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圖盤閒之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路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與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奏入　上密寘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等擇利而行　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伏覩國家出偏師討李繼遷臣有便宜此欲論奏忽奉差使仍放朝辭奔命已來在公少暇必料天威大振逆豎已擒尚恐猶誅敢伸前志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團練使程守素向曾夏州駐泊因與臣同看報狀伏見李繼遷進奉事是時臣離闕下幾是數月守素因問臣云繼遷幾時有銀州觀察使之命臣遂言七月間在中書當直曾除此官兼賜姓改名恩澤優異守素言此賊未是由衷恐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損骨移鼻偶然不死今面上瘡痕尚存臣自聞此語常貯於心以為此賊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況討伐之義權變為先引古至今取則不遠漢光武時彭寵據有漁陽攻伐未下家奴子密

竊發肘腋斬首而來唐元和中李師道父子盜據全齊亡五
十年屈彊難制其裨將劉悟倒戈攻城遂至族滅近代梁太
祖時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入李茂貞梁祖下詔曰有捉得
知俊者賞錢一萬貫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錢五千貫與刺
史一月之閒生擒其弟諺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法曰使
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今繼遷本非匹夫
偷生假息苦無財利以結人心伏望聖慈察臣愚見明數罪
惡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邊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
與官資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兄弟信賞必行使左右生心
蕃戎併力繼遷身首不梟即擒恐小蕃力所不加則少以官
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王師且自陝已西歲非大稔加
之餽餉轉恐彫殘河北雖是豐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通連北
虜朝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

可忿茲小豎弗顧遠圖臣本自草萊擢居臺閣雖罹譴放尋
沐甄收每欲酬恩恨無死所智小謀大雖徒懷實報國指軀豈
復顧慮此廉為厲奏蓋戡昆本傳云竇氣卜賊遷便日世誥忌其一也又本專云自廨州召呈耳主不言徐直部
又館木外任以便奉養賻使曹庇戌錢覓知第州賜錢三十高至部十五日召為遣訪貞外擬貨苗封詳敗貢閒又賞匠
乃年十一月改遣外知誥在五年四月此云番罪書後尋本覽放富足召還另左正言直閉文陪以淺又云忽孝考使依
放朝齊當呆武曹冊睢眩九月命宰遂陵討緒遷故附正月末 二月甲申朔 上始聞成
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獗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去年以來連雨數月此亦兵氣之
應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
御史裴莊並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
郎周渭為峽府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勤州
刺史王果帥兵趨劍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元見元本帥兵由
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非本蜀人不宜役

遣入蜀 上益倚信之 李順分遣數千衆北攻劍門劍門
疲兵纔數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開封上官正發屬士卒出
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騎未領麾下投劍門適與正
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二百人奔還成都順
怒其挫衄悉命斬於城東門外初朝廷方以援路為憂正等
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 上喜
甲辰以正為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為崇儀
使昭州刺史 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為吳王領
淮南鎮江節度使先是諸王領節度使必兼大都督府長史
翰林學士張洎草元傑制上言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
置傅相內史佐王為理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
內史行郡事唐以揚益潞幽荊五郡為大都督置長史司馬
為上佐即內史之職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或親王

遙領別命人臣臨郡者是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今吳王實
居大都督之任復加長史乃自為上佐其名不正望行中書
門下商議施行宰相呂蒙正曰襄王越王皆領長史今吳王
獨為大都督居二王之上恐亦非便 上曰業已差誤異日
別有除授亦改之 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好
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
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
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
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
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時 上亦為假山未成
有以坦言告于 上者 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毀
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
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 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

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
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　上怒
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爾今王不能用
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
少未知出此必尔輩為之謀尔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
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
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石介聖政錄謂坦語斥毀山者真宗也又謂以元佐此事為封兗王時耳據本傳乃元傑為吳王時[illegible]二十三歲自[illegible]乃自吳陵封兗其封發時才十二歲故[illegible]宗得云年少不知出山也本書[illegible]此事不詳[illegible]召戒[illegible]令[illegible]大字也李傳但去上不法真宗實錄傳亦以上為太宗也今從聖政錄又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續以益王為兗王爭毀之）令諸
路轉運司每歲部內諸州民租轉輸他郡者通水運處當調
官舡不通水運處當計度支給勿得煩民轉輸（此據本志無此月）
上謂宰臣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
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卻得
官物至京无侵損尔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无魚人至察則
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蓋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昔
曹參以獄市為寄政恐姦人无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諭深合
黃老之道（據寶錄本今附此二月）　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
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
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以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
直舜封父善奏聲隸教坊為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島舜
封舉進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
廷評尔因奏事言辭頗捷給舉止類倡優　上問誰之子舜
封自言其父　上曰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為
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　宋亳民市牛江淮閒
未至　上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

允成獻踏犁以人力運之不用牛　上亟令秘書丞直史館
陳堯叟等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戊辰復
以國子學為國子監改講書為直講從判李至之請也
詔兩京諸道州府軍監管內縣自今每歲以人丁物力定差
第一等戶充里正第二等戶充戶長不得冒名應役民所納
夏稅錄相隨其數各異已名以輸不得異戶合抄其有疋帛
零丈尺者止依時估上等價折納緡錢（食貨志云里正戶長[illegible]今補其制蓋此大要錄作也[illegible]）　趙保忠聞李繼隆將兵來誅趙保吉乃先遣其母
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
兵　上怒　立遣中使命繼隆移兵擊保忠於是繼隆兵壓境
保忠反為保吉所圖欲并其衆牙校趙光祚夜襲保忠帳
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披髮塵以身免騎駿馬走還城中資
財器用保吉悉奪之初保忠再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
嗣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
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誘以
效順保忠既還光嗣執之幽于別所　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
入夏州擒保忠繫以銀鐺鏁檻送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
萬保吉引衆遁去稗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又出兵追保吉
繼隆曰保忠机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磧
難於轉餉宜蓄威持重未易輕舉也延廣等伏其言（[illegible]）初環州民與
吐蕃相貿易多欺奪之或致鬭訟官又弗直故番情常怨及
崇儀使析閒知州事乃命一其物價平其權量擒民之奸奪
者寘於法部族翕然嚮化是春徙知邠州時調民送軍儲環
州歲凡再運民甚苦勞妨產業而轉運司復督運民數千人入

州界號訴且曰力所不逮願就死矣開寶移書轉運使曰開
近離環州知其多欺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春農方作再
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
闕下白於 上前矣卒罷之 此據張景行狀開寶鄭非功 渭北五年書故開用予此 夏
四月壬午朔詔應天下主吏先逋欠官物令元差官與及旁
親人均配填納若凡四十五萬貫定斤石勿復理自今守藏
掌庾從元權掌者有欠官物止令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 此實錄乃載
太始令官吏均償蓋本志則官吏均償 孟聽舊不及勞實錄今從本志 癸未以吏部侍郎
兼秘書監李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右諫議大夫史館
修撰張佖范杲同修國史先是 上語宰相曰 太祖朝事
耳目相接今實錄中頗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蘇易簡對曰
近代委學士扈蒙修史蒙性懦怯逼於權勢多所回避甚非
直筆 上曰史臣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爾昔唐元宗

欲焚武后史左右以為不可使後代聞之足為鑒戒因言
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昔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
窺伺神器先邀九錫至於易世方有傳禪之事 大祖盡力
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
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緝故有是命 上因謂呂蒙正等曰
朕以宰相之任所職甚重欲倣唐朝書考之事以責卿等輔
弼之效又念差第之設亦空言爾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
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
其任乎 甲申 上聞趙保忠既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
團練使高文岯為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
稽古錄載復李繼遷姓名在至道元 年九月與實錄本傳不同今兩存之 上以夏州深在沙漠
本姦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遷民於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
建置之始呂蒙正等對曰昔赫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

夏天王白大繳赦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剛銳如
鐵可以伐人蒸土築城號曰統萬言其統須眾多也自赫連
築城已來頗與關右為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乙酉詔毀
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以官地給之長吏倍加安
撫李繼隆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宜究秦翰等入奏以
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
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見為內屬蕃部之藏而
斷賊根運皆不報 丙戌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佖言史
官之職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
域之分昭穆繼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政本於起居注以為實
錄然後立編年之體以伏覩 聖朝編年謂之日歷推紀報
狀略敘敕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群臣之忠邪善惡庶
務之沿革殊張汗簡無聞國經爲紀詳案六典故事起居郎

掌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
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
旌賞以勸善誅罰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起居舍人
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制詔德音如事之制臣欲請置起居
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
館以備修日歷如此則 聖朝猶古必垂發於典墳信史成
文同塵軌於周漢矣 上覽而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命
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秘書丞直昭文館李
宗諤掌起居舍人事 參知政事蘇易簡言故知制誥趙隣
幾留心補唐武宗以來實 錄其家今寓睢陽詔遣殿中丞
直史館南安錢熙乘傳往取其書熙得隣幾所著會昌以來
日歷二十六卷及它書凡百卷來上實錄蓋未成也詔賜其
家錢十萬 丙申以虢州團練副使梁鼎為鎮國行軍司馬

初王化基治祖吉獄詢其土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酬率爲一日之壽豈知其犯法哉悵歎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以來唯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梁都官乃鼎也有文詞 太祖常欲令知制誥爲時宰所忌遂止化基因言於上時鼎已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俸料餬口 丁酉判起居郎事梁周翰言請自今崇德殿長春殿 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修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無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 上嘗謂左右曰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爲蓋好虛名者也每爲一事必豫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册此豈自然乎且史才甚難務撰實而去愛憎乃爲良史也 壬寅王繼恩言王師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強嶺遂平劍州（[illegible]） 先是陳滑蔡潁郢鄧金房州信陽軍皆不禁酒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自能建榷酤之議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醞釀以官錢市樵薪及官吏工人役夫俸料歲計所費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衆酒多醨壞不可飲至課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被其害州縣苦之歲或小儉物貴殆不償其費 上知其弊戊申下詔募民自酤輸官錢減常課十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其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者均償之是歲又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後民催募者寡猶多官釀（[illegible]依本志并書之） 五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衆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甲寅繼恩言克綿州（[illegible]） 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陵萌趨老溪賊黨餘衆依險爲寨習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溺死者甚衆遂克閬州（[illegible]） 又言巡檢使胡正違率兵破賊五千人克巴州（[illegible]）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攻其城即拔之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及僞樞密使計詞吳文賞等并甲鎧僭僞服用甚衆順方欲盡索城中民黥其面以隸軍籍前一日城破民皆獲免（[illegible]書之） 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銀夏宥州蕃漢户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 先是歲用高數十萬圍供甄官及尚坊染作造弓弩必用牛觔癸亥詔自今染作以木柿給之造弓弩其纏理用牛觔它悉以羊馬觔代之 上孜孜政理慮物有橫費恐吏督責急而民或屠耕牛以供官故下此詔自是歲省牛觔千萬 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 上詰責數四保忠不能對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爲給事中仍知并州都巡檢內殿崇班盧斌爲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爲太子中允監軍供奉官辛規爲內殿崇班節度掌書記趙調爲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爲掌書記權監院判官謝濤爲觀察

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李順亂西川即諜爲城守計創練城中兵得三千餘又募強男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鎔銅鍾爲箭鏃伐木爲竿紡布爲索守械悉備遣觀察推官盛梁請兵于朝既而賊以十州之衆援戎都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爲江水所毁賦役勸諭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遣其黨相貴帥衆二十萬來攻雍與賊營壘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瘠無鎧甲賊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羸形設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賊所乘則内外墮其姦計矣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賊相應亟斬以徇賊遂突出與賊戰擊刺三十餘合賊少却俄復大設梯衝大軍夜鼓譟攻城城中大恐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雖下賊稍復却治攻具於城西北隅雍紿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幷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出乃設伏於山之東隅衆萬餘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爲神兵衆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賊等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進世衡素義勇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圖全之計世衡正色謂曰食君祿當身先報國奈何欲避難爲他圖耶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存之適足惑衆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内殿崇班石知顒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賊出兵追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衆解閬州圍斬三千人平蓬州於是雍使謂馳騎入奏　上手詔褒美自雍以下悉加賞焉世衡南劒州人濤當陽人也賊在川峽六年以孤軍禦寇屢立戰功表請赴闕　上遣使諭曰俟妖

三九六　通三三之二　八三

孽殄盡當召汝既而賊黨擾梓綿漢三州境上賦促往平之 辛卯[illegible] 以少府少監雷有終爲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鬭將士渴之會天雨軍人以兜牟承水飲之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軍邑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撚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離擾赴水火死者無算 [illegible] 詔降成都府爲益州　壬申以右僕射李昉爲司空致仕大朝會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不絕每遊宴多召之　戊寅　上著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爲勞績率官月俸並給實錢又別書三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召知審官院錢若水等謂曰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因而生事可語之曰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故有是言也若水出召尹玘等一一諭之　上語近臣曰朕雖德慚前王然於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多若躬親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者而況唐來帝王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當得知每一思之誠可慚畏呂蒙正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難處之地唐來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機臣下止於奉行聖旨臣常與同列等言曾知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　上又曰唐來帝王臣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被中人在側何曾君臣言得一事道爲言當日延英苟踰數刻史臣書之以爲美談今天下苟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illegible]　上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循吏假選及二三百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渴儒因

通三三之二　八四

猶之人並與諸州副使分司西京或且給俸祿不與虛遣然此輩又如何銷國家祿食也（此劉本在丁今附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五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五之二

太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淳化五年五月　丁繼恩之克劍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爲先鋒知節將家子每以方略自任繼恩挾勢驕倨惡知節不附己摩小從而間之繼恩遣知節守彭州配以嬴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乎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衆敗去　上聞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援益州鈐轄（劉錫益州鈐轄靜傳作集鈐轄）臏肹（今附見）　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十餘衆於新寧遂深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拔成都而郛門十里外猶爲賊黨所據僞帥張餘謂王師孤絕無援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閱城既久危蹙且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爲監軍當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裝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既而賊勢日盛傳序度力屈終不能拒賊乃爲蠟彈帛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矣城既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　上復遣如京使白繼贇爲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贇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顒腹背夾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爲之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萬計六月壬午朔繼贇等捷書聞　上降詔嘉獎傳序家寄荊湘間其子亶泝峽求其父尸比至變

五八十　二十　元

州船殁於死出以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 上嗟惻久之
錄傳孕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傳孕江寧人也
甲辰詔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自今序立班位依舊在丞郎
之上（[illegible]） 庚戌高麗國王治遣使元郁來乞師
言契丹侵掠其境故也 上以夷狄相攻蓋常事而北邊甫
寧未可輕動干戈秋七月壬子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荅
治高麗自是絶不復朝貢矣 丙寅詔兩浙諸州民先負錢
俶日官物計錢十一萬七千五百緡並除之 己巳詔三司
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因上殿奏事如聞宜諭民間利害並令
錄送中書門下付史官以存勸戒從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
援之言也 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勾當
轉運事廷式後嘗入朝奏事 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
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宰
六 六【三十五之三】 二
相而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乙亥李繼遷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捕擒所賜姓名荅詔
因稱之（[illegible]） 先是李至以目疾辭史職張佖亦以
早事假邦不能通知本朝故實辭乃詔禮部侍郎宋白與張
洎同修國史於是洎等請特降敕命詢問 太祖朝舊卒勳
臣之孫及門人故吏知舊親戚并班行耆老能知先朝故實
及周朝軍中事者並許直言令史官參校不至謬妄者寄於
國史從之 詔三司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
八月五日書勞績歲終校其優劣以申黜陟 以殿中丞丁顗
言寺本官後充堂後官堂吏自唐至漢周宰自京百司以有
人材能書札行止稱幹者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即授檢
校少卿監同正將軍至 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檢校諸曹
郎中員外以來屢懲其貪而數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科第

班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蓋矯昔之枉也（[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壬午 上謂近臣曰孝者人倫至重古
之人三年守墳墓今百僚子弟以祖父亡歿或與叙用意在
繼其後嗣然有不俟百日便預朝集者朕每覩之中心不忍
趙昌言曰陛下如此宜諭乃敦厚風俗之旨也遂詔文武百
官子弟因父兄亡歿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參令御史
臺專知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 甲申
詔有司講求大射儀注 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已以得御
書印紙上表獻詩白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
目 上喜甚批紙尾曰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虛
已先受詔知榮州因改知遂州又別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
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
賜蓋五百緡 上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虛已父寅舉進士年
六、五【遐洲五之二】 三
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郎有詞學清苦虛已亦純孝
篤謹家極貧雖一時誤恩人以為猶天賜也 癸巳詔改內班
為黃門以宗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竇神興充莊宅使兼黃
門左班都知內官領諸司使始此（[illegible]） 甲午詔自今京朝
幕職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若指陳時政闕失民間利
害及直言極諫書即許通進其有宏才異學為人所稱者令
投獻於中書宰相第其臧否上之 以劍南招安使昭宣使
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
議欲以為宣徽使 上曰朕讀前代書史多矣不欲令宦官
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懇言繼
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賞 上怒深責宰相等因命翰林學士
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在昭宣使上以授之
丁酉左神武大將軍權判左右金吾街仗事魏丕以新募街

司卒千餘人引對於崇政殿　上親選得五百七十人分四營設五都都有員寮隊長一如禁兵之制先是　上以京師浩穰六街巡警皆用禁兵非舊制特命左右街各置卒千人優其廩給傳呼備盜至是始分營部仍令丕更募以充其數焉　左諫議大夫知審刑院許驤等上重刪定淳化編敕三十卷詔頒行之　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棊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轉餉稍不給軍士亦無鬪志餘賊併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　上屢遣使督戰意頗厭兵會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書因召對滋福殿　上謂之曰西川本自一國　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　上意遂言國家士馬精彊所鄉無不克顧此草竊不足仰煩宸慮即於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癸卯命昌言為川峽兩路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辭上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扎數幅親授方略焉　李繼遷窮蹙於漢北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詣綏州見黃門押班真定張崇貴求納款崇貴會浦等於石堡寨椎牛釃酒犒諭仍給錦袍銀帶乙巳繼遷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　上召見延信而加慰撫錫賚甚厚　知延州王顯　上疏言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逖然改圖懷音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開懷容納許其內附示之以德信申之以恩錫深得綏和之道矣然而戎狄之性本無其常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伏候妙擇才勇付之邊任縱其緩急變衝後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至若蜀寇未平人靈共憤伏望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抑事久則變生功緩則師老又況邛蜀之擾物產繁富其間息兵驕卒或遲留未進或顧戀是圖莫若勿擇往來措為更代一則均勞役之使一則免遷延之役至如河北關防亦望常令固守虜以國家方事西南容謀興舉分中朝之勢力長外寇之姦計此之機宜不可不謹也顯知延州月日未詳　是月兵部員外郎田錫奏疏曰錫自注因甲午詔書顯此疏具附見措置要切故後錄今附入上月末　臣伏聞去歲或霖潦作沴或癘疫為災陛下憂勞大切勤儉過中乃至進蔬薄之膳著御浣之服飾又復發倉廩減價以饑濟衆損民抑理以粟爵人今聞自淮又選被原隰秋稼大稔流庸復歸苟非英聖之至誠豈至豐年之上瑞所慮者河西尚阻劒外未寧此則天機制禦之時眷聖慮探討之際固大臣之與議豈微臣之敢知惟聞靜以徐清則將反定動無遺策不日又寧若以民間利病臣不盡知時政闕失臣不備見所思者唯制科可設鄉飲可行制科設則賢良方正之人得伸其志直言敢諫之士得罄其懷鄉飲行則孝悌之行自修淳厚之風自復儲闈建后用尤宜宅心不容王府設官宜制正名之秩館殿之職可補吏員樞近之司亦要編錄其次講求典禮更訪諸儒俊卿耆黎可詢群彥久年可以立仗俾儀衛之式聆雨雪可以被朝廷禮容之允肅邦國輝序與復宜先州郡城池增修亦使常平之廩因稔加儲蓄貢之財因時立制或為民祈穀耕于籍田或幽冑尊儒行之國學徭稅寬則與民偕足法令簡則俾人易從抑臣聞君子恐懼乎於所未聞戒慎乎於所未至故未萌者所以易慮未兆者所以易謀謀於外則先靖於中制於遠則當思於近

叢薄聚攏，既勞我師，少漠乘秋復寇王略，師老則民力重困，寇虞則狄心甚萌。今河湟委輸方寧，國用并給，凋弊實彰，危秉安之，既在於睿謀，討之亦勞於神筭。夫理絲而棼之則愈亂，寬弊而擾之則彌全。御衆以寬，惟新聖德；臨下以簡，素在帝心。臣之至愚，但思報國；臣之寡識，安能合時？管見之辭庸，以塞詔；忽言之拙，仰冀留中。九月，有司詳定大射儀并圖來上。上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上以蜀寇未平，工部尚書辛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與疾招撫，會疾甚，不可遣。仲甫亦上章告老，乃授其子少保致仕。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西川事，詔詠知益州。既而留半歲不行，於是始命赴部。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詠知益州在九月，不得其日也。按書憲後傳詠先牧劉紹銜元雄至，故因仲甫致仕遂書其事。張詠集有傳蜀詩，乃云至道元年春正月受命，夏四月二十八日抵蜀，華亭客邵亦業貢詩，年月與諸書皆不同，蓋誤也。詠自作詩記年月，不應誤，疑傳寫錯繆耳。至道元年正月，則詠已在成都矣。

先是，京兆劇賊焦四、焦八等常嘯聚數百人，攻劫居民，爲三輔之害。上令縣賞招募，待以不死。至是請罪自歸，秦民慶相聚供佛飯僧，喜免侵暴之患。上引對焦四等，各賜錦袍、銀帶、衣服、緡錢，並擢爲龍猛軍使。先是，有峨眉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嘗言於上曰：「趙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上亟召宰相謂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蓋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爲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紹欽齎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記聞稱昌言至鳳翔時，寇準知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使以精兵入蜀。上大獻籌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耳。」國家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繼恩，罷政事，知鳳翔，召寇準。

參知政事。按傳自青州召入即參政，方昌言出鎮，學士不知鳳翔乃辭帶古也。則言昌言不可委以利柄，昔必攻上曰，其言與昌言當同，審問已事，亦必不爲。昌言但繼恩、紹欽代昌言者。北百餘日當時記聞實已狀，王繼恩續令爲紹欽代昌言者。蜀此事蓋記聞所載，實不取，不闕國史，不出昌言。乃傳茂貞事，有道釋志，又云茂貞依國史，不在京師。今不取。頗搜未然，可哉？宗主帥頗有張詠，知益州，招安使，道主神道碑，錄云川界。謂後主者，紹衛會鳳翔，因奏乞遣賊，招安使自許。然與其頗緝張紹銳，紹，齎手書，安，許。載此事與張詠同，知益州，貢賊。在九月，然則紹欽蓋相州後，爲知傳上日，依日接。張詠寇入傳。怒賜人，故求乃辭之。二月，先後入益州，言事。即有賊爲書，不爲明辨。之詔已上，昌言至成都，行當在九月十一日。十二月，昌言以八月二十七日甲發京師後，甲寅正其餘也。五日

乙丑，崇儀副使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河南人，以方技進，起布衣，授使職，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表自陳不願久居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爲觀。上悉嘉納，賜觀名曰壽寧。得一皆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爲皇太子焉。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

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準言見至道元年八月。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illegible] 新錄不書壽王尹開封日，別本亦在十月己卯，今並從本紀。乙亥，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同德者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呂端爲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丁丑，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己。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爲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爲精當。詔辭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復推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擾我烝民，起爲狂寇。又

曰念疚失德是務責躬攻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廿戊
燕京余 詔升壽州為大國列於晉國之下燕國之上 是月
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于路
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
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
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
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
吾今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
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
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
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
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亦以詔書來督捕餘寇
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破賊於學射山攻拔雙流等寨招降
數萬衆別將西河楊瓊趨邛蜀盡賊巢穴遂克蜀州曹習等
又破賊於安國鎮誅其帥馬太保斬獲甚衆繼恩嘗往二十
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
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頗
恃勢掠民財或訴于詠卒縋城夜遁詠遣吏追之且不欲與
繼恩失歡密戒吏曰得即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
恩不根而其黨亦自斂戢云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
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 上喜曰卿者益州日以乏糧為
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詳此詠
神百錄云王繼恩軍士剽奪民財詠召繼恩用事吏而戮之
具遇將繫之更般粟求活之因令繼恩分兵討賊
日分兵克除州富置京師者遣之此事圖善但恐不欲詠
繼恩帥下卒十豬不給洪欲若果如此則雖降卒令且諫
將載詠在蜀事或先
也大辛今不取之
募富民出粟千石濟饑民者爵公士
階陪戎副尉千石以上迭加之萬石乃至太祝殿直 冬十

月 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與右諫
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
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並為推
官徽之等入謝 上召升殿賜坐諭以輔導之旨 給事中
賈黃中出知澧州 上諭之曰夫小心謹慎君子皆當然若
大過亦失大臣之體非分之事已固不為又何假如此乎黃
中頓首謝 上因謂左右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衰
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顧參知
政事蘇易簡曰卿母亦然自古賢婦人蓋不可得多易簡曰
陛下孝治天下重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倍蒙恩賚此人子
之榮耀也 丙午翰林學士張洎等獻重修 太祖紀一卷
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撫之事即朱以別之
史未及成洎遷參知政事宋白獨領 史職歷數歲史卒不
就洎等所上 太祖紀亦不列於史館云 十一月庚戌
上遣張崇貴持詔以喻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物等先是翰林
學士錢若水撰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
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上大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
我意又是又草賜繼遷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
勢 上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
辛亥令入院言先是除授內殿崇班及諸司副使只樞密院
吏送除目閤門閱實里並不得而知乞自今詔樞密院作析事
狀送中書作詞頭乃付院草制從之會要云此制二十八日
以為云云詔中明之
丙辰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別賜參知政事
寇準飛白草書一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已受賜準出
使在外至是始及焉 上因謂蒙正等曰書札者六藝之一
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聽政之暇聊以自娛爾 丁巳 上

賦詩一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賚以賜翰林學士張洎餞若水洎因撰學 上意上疏稱述凡數千言 上覽而嘉之賜詩嘉獎召宰相等命坐於崇政殿西廡 曰張洎所上表深諭朕旨足以戒躁競之輩矜澆薄之風矣 付史館許衆人就觀因嗟嘆流俗不安義命者多之既又別 自詩一首及四體書前所賦詩各一幅草書尤絕妙蘇易簡 自之蒙正亦欲得焉易簡前奏曰臣先得請蒙正已不及 上笑而賜之 張洎性險詖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為學士使內侍裴愈為副使 上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慚懼而退然以文彩清麗巧於逢迎 上卒喜之 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上曰誠哉是言也 上意欲切勸輔臣因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別賜奭束帛 丁卯大雪雨近臣稱賀 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衆比於其中求一材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為宰相呂蒙正對曰臣等職在辯論官材總領衆職而使陛下孜孜勞於求賢臣等之罪也 上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使卿等何由盡知朕常謂求賢之要莫若書舉去年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廣也 上曰前代亦令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既而有司具以歷代故事來上 上復召蒙正等謂曰虞丘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嗣故事為一幅以賜蒙正蒙正

望退而各奉所知以聞 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雲蒙蔽自巳及申而散群臣稱賀曰不食蓋始此 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恣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還腹心近臣可以彈壓王師者亟來分師旅幷已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繼恩後先鬥面授方略鑑至益部前後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 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倨然不肯朝廷聞其縱肆鑑之行 上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戍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皆繼恩等所親信殘虐而鑑等招輯反側蜀民始賴以安矣 初內侍趙守倫郭承諭川牧龍坊畜其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郡畜息未幾守倫復上言牧龍諸坊牧馬及萬五千者歲生駒乃十今歲止及二千五百實由主者失職不能謹視及斃[illegible]之法以致不登其課自今諸坊使臣伏望嚴加條約督其勤慢如牧馬百匹歲約駒子七十者等級遷擢否者則亦如之以為懲勸又聞諸坊馬生駒子未即附籍復其經年與署者任畜牧然後聞奏欲望今後駒子生即時附籍又聞在牧盡心養飼無補遷又牧馬不給芻粟自逐水草閒皇尤籍軍人放牧防其越逸其兵士欲望選簡去老弱少壯者增補詔並從之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六之一

太宗皇帝紀二十之一

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德音改元　端拱初詔於昭陽門內道北建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時太祖特鍾友愛嘗賚宋阿勝紀令參貿易以佐此宮爲百姓請福不用庫錢也時王化基知機務奏曰土木之工必有勞費不免取百姓脂膏願[illegible]數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有詔中輟後歲餘內設[illegible]道士言及之乃復出南宮舊貯金銀器用數萬兩鬻於市以給工錢訖其役丙辰宮成摠千二百四十二區　上親爲書額車駕即日往謁焉　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遺利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方之士分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千人人給牛一頭治田五萬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爲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傅子曰命縣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之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災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選盧江人亮南充人也　始命司

門員外郎開封孫蠙爲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請改爲奉諸王講讀今皇姪皇孫皆列職環衞請以教授爲名從之故浩陵悼王廷美諸子之在京者皆令肄業焉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嵬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汊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訐爲府州兵躡其後虜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德威僅以身免甲子御卿遣使奏捷　上召見使殿問破虜之狀笑謂左右曰契丹小醜輕進易退朕常誡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奇兵以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今果如吾言左右皆呼萬歲初并代都部署張永德聞虜入寇以太白萬

勝訣占之語其僚佐曰賊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彼當自斃不足慮也坐客皆憮然及是乃歎服　端拱末詔以興道坊　宜相舊第建道宮乙丑成凡二百六十五區賜名曰洞真宮選京師諸州女官得胡又玄等三十一人使居焉初趙贊自京兆罷歸纔數月　上復令贊專鈎校三司簿領會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鄭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與贊親比互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職由是益橫恣所爲皆不法丁卯詔削奪贊官爵并一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於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快　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爾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廷則三代以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

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爲自安之計如昌嗣輩本走賤吏不足言也諸州奏案頗有官典盜用庫物者　上謂近臣曰夫人之善惡在乎原情假如官典私竊庫物雖至鉅萬止一盜爾亦何害於民政哉若黨庇憸人稔成姦惡以欺蠹政其爲盜大矣　詔諸州長吏無得擅斷徒刑杖以下聽與通判官等量罪區分二月　甲申命宰相及群官分於京城寺觀祠廟禱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以遣之翰林學士王禹偁上言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爾天子稱名恐非古制請自今更不御署庶尊卑適序典禮無差　上親批其紙尾曰昔唐德宗猶爲拜風雨且國朝典禮素定豈可廢也朕爲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所憚至於親署又何損乎　初將作少監袁湘爲河北轉運使有訟其擅易庫絲以自用者坐責膳部員外郎知相州時有群

盜聚西山下謀斷邢州河橋入攻磁相白晝輒揭旗伐鼓鈔劫閭里隣郡發兵千人捕逐無敢近湘擇州軍之勁銳者得三百人伺其入境即掩擊盡擒而戮之河北轉運使王嗣宗以其狀聞詔復前官爲河東轉運使　丁酉詔除兗州歲課民輸黃蒿荊子茭芟十六萬四千八百圍因令諸路轉運使檢按部内無名配率如此類者以聞當悉蠲之　三月丁未朔詔以官倉積數千萬石貸京畿及内郡民爲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　上曰時雨既降土膏初起民無種則不能盡地利但竭廩以給之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芻藁可矣　庚申詔諸路轉運司告諭部下幕職州縣官等應公私利害並許上言附傳置以聞送中書舍人閱視可否　己巳上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張誦觀之先是李繼信還　上賜李繼遷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　繼遷意　上欲

威示戎虜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 上笑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固已逃遁況敢拒敵乎 上因謂浦曰戎人皆畏懼獻食被服粗惡無可戀者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求保富貴 流內銓引見選人內秦可觀者常勇微讀占對之際詞氣慷慨帝目之數四又陳廉者自陳前任冀州蓨邑籌防援城壘有勞詔並補右班殿直授監押差遣各賜紫袍靴笏銀百兩帝謂之曰汝等苟能副吾任使朕固不惜恩澤他年勤幹有勞願復天資者亦聽（會要三月事今附此月末）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癸未吏部尚書平章事呂蒙正罷為右僕射參知政事呂端為戶部侍郎平章事 上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爾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使為稱職矣卿宜勉之 先是 上作釣魚詩斷章

廿六之二

四

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也後數日遂罷蒙正而相端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 上常恨任用之晚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為務奏事 上前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謙讓不敢當（[illegible]） 參知政事蘇易簡罷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張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洎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遷中書洎多攻其失易簡去位洎因代之初寇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俟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薦洎於 上上亦欲用洎又知其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實預謀心疑焉翰林侍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皆善待之 上一夕召熙古等侍書禁中（[illegible]） 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分佑諫說太直爾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洎不已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事一決於準無所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戊子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墩先異位宜合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議軍國大政並得升都堂先是趙普獨相 太祖特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復有釐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未嘗與宰相同願復故事 上特從其請亦以慰準意云（[illegible]） 庚寅詔御史臺告諭內外文武群官應父母在川峽漳泉福建嶺南等處並令迎侍就養專糾察違詔者重寘其罪 丙申賜布衣潘閬進士及第未幾追還詔書以閬所為狂妄故也

廿六之一

五

辛丑 上謂宰相曰自春不雨至今並走群望而未獲嘉應豈獄犴之際頗有冤繫乎即日命侍御史元玘等四十四人乘傳分往諸道案察刑獄除十惡劫殺故殺鬬殺官典犯贓及損敗官物外其劫殺止除為首者餘悉減死配本城流以下遞減一等翌日御崇政殿親決京城諸司繫囚獲原者數百人因謂宰相曰刑罰者不得已而用之能不失有罪而得中道者斯為難矣東漢劉寬止用蒲鞭人知恥格所謂威而不猛足以輔成德化也後二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數尺 乙巳知通利軍錢昭序表獻部內赤烏白兔各一云烏稟陽精兔昭陰瑞報火德番昌之兆示金方馴服之徵念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望宣付史館從之 上謂侍臣曰烏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昭序倣

之從子也五月上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
錢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病不可以口占願得條對許之
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具奏　上因謂宰相曰凡財賦之
通塞蠹弊於制置之臧否見於簿領李溥等略陳所見亦各有
所長朕嘗謂陳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至於錢
穀利病此輩自幼即枕籍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
以顏色引令剖析宜有所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
呂端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
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　上然之溥河南人也　翰林學
士王禹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敕有不便多
所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群臣不成服禹偁與賓友言后嘗母
天下當遵用舊禮戊以告　上不悅甲寅禹偁坐輕肆罷為
工部郎中知滁州　上謂宰相曰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嘗
戒禹偁令自修飾近觀舉措終焉不改禁署之地豈可復
處乎禹偁嘗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疋備濡潤禹偁
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在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
才及別去為買一馬或言其買馬虧價者上曰彼能却繼遷
五十疋馬顧肯虧價哉　己未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
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于籍其十九事令陳
恕等議定而後行之　癸亥　上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朕
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但為救世養民所以錢穀細務亦自
與用心區分朕若更不用心則如何整頓也只如前代帝王
昏弱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於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
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貨德宗遣其子皐往求得百
萬斛斗以救艱危即當時朝廷事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
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猾民吾畢牽攻之患不可

併也　丙寅參知政事寇準奏曰近者邊上易置主帥增修
甲卒深合事宜　上曰天下無政日新滔滔如流水朕固不
怠於聽覽至於疆場戎事既安危所繫亦皆共朕一一躬自
籌度預為制置以防其漸若臨事蒼卒則無及矣準對曰自
非睿略淵長籌遠馭則安能坐制黠虜使邊廷無事也因
語及用將帥　上曰前代任人責望既深又不知勞苦如漢
貳師將軍長驅士卒深入西域以未得汗血馬遮玉門關却
令反旆後以巫蠱事坐族誅致廣利沒身戎虜又蘇武陷單
于庭十九年備歷艱辛能終持漢節及歸朝受賞止於典屬
國朕則不然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
節鎮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
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釁所以各務
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自梁氏已降君弱主失
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
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臨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輩假使李
廣復生亦無姑息之理也　丁卯　上謂宰相曰國家歲入
財賦兩倍於唐室且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於
公家下凌上替經制隳壞苟前代措置得宜則已致太平豈
復煩朕思慮也因召三司使陳恕等責以職事曠弛恕等對
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國家諸州每
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時舉利權朝廷以優民悉皆抑而
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才力駑下惟盡
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理　上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
終不能為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
改職簿領有一處節目未備即十年五年不與斷決以至公人
無資給轉死溝壑此卿等之過也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

稱罪　戊辰開封尹壽王元侃言太康縣昭慶鄉華陽村民獲玄兔一以獻　上謂宰相曰玄兔之來國家之慶也呂端等對曰玄者北方之色兔即陰類夷狄之象華爲中國中國陽也將有夷狄解辮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六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六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詔重造州縣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凡一縣所管錢戶夏秋二稅苗畝桑功正稅及緣科物用大紙作長卷排行實寫爲帳一本送州覆校定以州印印縫於長吏廳側置庫作板櫃藏貯封鎖自今每歲二稅將起納前並令本縣先如式造帳一本送州本縣納稅版簿亦以州印印縫給付令佐　乙酉遣內侍裴愈乘傳往江南諸州購募圖籍願送官者優給其直不願者借本於所在州命吏繕寫以舊本還之　上嘗草書經史三十紙召翰林侍讀呂文仲一一讀之列秘閣官署名位刻石摸印裝飾百軸於是付愈齎詣名山福地道宮佛寺各藏數本或在圓泰素好古博雅之士爲鄉里所稱者亦賜之（賜石刻實錄在六月丙戌今并書）　丁酉詔募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爲永業仍蠲三歲租三年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八月乙亥荊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望自今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司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　上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要郡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未可輕改也宜仍舊貫　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天下文武常參官子爲父後見任官賜勳一轉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斯禮之廢將及百年　上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　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　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

下之望者　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
知也　上遂以元侃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太子京
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眞社稷之主也　上聞之召準謂曰
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顧
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也　上趣宮中語后嬪以下六宮
皆前賀　上復出延準飲醉而罷準嘗奏事切直　上怒而
起準攀　上衣請復坐事決乃退　上嘉歎曰此眞宰相也
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三朝名臣準傳）
（帝表請對事乃爲貴郎時蓋隣從地令從李傳）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
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
皆諮詢至等上表懇讓詔不許至等入謝　上謂至等曰朕
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爲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
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

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如禮樂詩書之道可以
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爾至等頓首謝
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
繼英少以筆札事趙普普自河陽罷爲太子少保常從者皆
去惟繼英奉事逾謹普再入相遂隸名中書五院皇太子在
藩選爲導吏兼內知客事　上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
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東宮建故有是命然謁者本
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
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爲蓋執政之失也　丁
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爲冊皇太子禮儀使有司既定冊
禮又言唐制宮臣參賀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
及東宮接見祇呼皇太子上牋啓即稱皇太子殿下百官自
稱名宮官自稱臣常所行用左春坊印宮內行令又按唐制

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令左右庶子以下署
姓名宣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傅書不用此制今請如
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伏緣皇太子兼判開
封府其所上表狀即署皇太子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牒
判官等署餘斷按及處分公事並畫諾改諾爲準餘皆從之
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
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
見之儀其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
子受冊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　九月先是汴河歲
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
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
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是歲汴河
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丁未　上因問近臣汴水疏鑿之由

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且曰今甲兵數十萬戰
騎稱是萃於京師仍以亡國之民悉集于輦下比漢唐京邑
民庶十倍其人矣甸服時有水旱而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
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會于天邑舳艫相接贍足京
師以無匱乏也唯汴之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
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
大禹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畎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
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若其上天之意乎（汴渠分黃河自晉逮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江 [illegible]）

丁卯上御朝元殿冊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
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
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
百官常服詣宮參賀自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
臣等畢集皆序班於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內臣奏簾皇
太子常服出次就坐諸王宗室參賀再拜訖坐兼皇太子降
坐還次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使內職師保賓客而下以
次參賀皆降階答拜訖升坐受文武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
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　冬十
月乙亥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　上嘗謂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
別造新譜二十七卷俾太常樂工肄習之以備登薦乙酉出
琴阮示近臣且謂之曰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古人之意或有
未盡琴七弦今增為九弦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
克諧而不亂矣阮四弦今增為五曰金木水火土則五行並
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齎琴阮詣中書彈新聲
詔宰相以下皆聽由是中外獻歌詩頌者數十人　上謂宰
相曰朝廷文物之盛前代所不及也群臣所獻歌頌朕冊三
覽之校其工拙唯李宗諤趙安仁楊億詞理精惬有老成風
可召至中書獎諭又曰吴淑安德裕胡旦或詞采古雅或學
問優博抑又其次矣安仁乎子泳冊陽人也朱文濟者金陵
人專以絲桐自娛不好榮利　上初欲增琴阮弦文濟以為
不可增蔡裔以為增之善　上曰古琴五弦而文武增之今
何不可增也文濟曰五弦尚有遺音而益以二弦斯足矣
上下恍而罷及新增琴阮成召文濟撫之辭以不能　上怒
面賜蔡裔緋衣文濟班裔獨衣綠欲以此激文濟又遣裔使

道六八之二　四

劍南獲數千緡裔甚富足而文濟益貧困殊不以為念
上又嘗置新琴阮於前考設緋衣金帛賞裔等物誘文濟文
守前議及遣中使押送中書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弦撫之
宰相問曰此新曲何也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　上嘉其有
守亦賜緋衣文濟風骨清秀若神仙　上令供奉僧元靄畫
其象留禁中　十一月己未上閱武於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
五斗者矢二十發而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事有當異稱聽
者此是也方今寰海無事美才間出委在吾曹中矣朕向於
行伍中選氣質端謹者而知禮進退有度者授以挽強之法
俾相講教所以弧矢之妙曼無偏比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
東西列陣挽強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　上曰
此殿廷間數百人爾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
乎　初梁氏建都草創閭巷皆因舊號丁外詔參知政事張
洎改撰京城內外坊名八十餘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
制云　十二月癸酉　上以時和年豐寇盜剪滅顧謂宰相
等曰國家自近歲已來鍾茲艱運水旱作沴連年不稔河西
蜀川相繼叛亂飛芻輓粟千里騷然而又京邑之中霖雨彌
月百物湧貴道殣相望于茲時也百姓嗷嗷然朕為其父母
居億兆之上位尊責重莫遑寧處每日與卿等相見雖不形
於顏色然而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由是內修政經救萬民
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邊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職米鹽細事
朕亦不憚勞苦並躬親裁斷遂致上天悔禍否極斯泰巴蜀
餘妖貢伏黠水繼還獯鬻襲沙漠而又普天之下九穀咸
登塞北江南紅粟流衍朕豈望纔經災歉之後便覩茲開泰
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稱賀　先是司天秋官正韓顯符
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擇工鑄焉庚辰渾儀成詔於

道六八之三　五

司天監築臺置之（張思訓及韓顯符並有渾儀本志但云思訓所作而顯符所作則專之獨著其實故）（燼法不知何也）丙申 上顧侍臣曰自晉漢以來朝廷削弱主暗臣强紀綱大壞僅成邦國朕承喪亂之後君臨大寶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覩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于時遠近騰口咸以為非至於二三大臣皆舊德耆年亦不能無異朕執心堅固確與動搖晝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為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海晏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絶姦幸固亦無慙於前代矣上又曰近代誠為亂世豈有中書布政之地天下除授皆出堂後官之手責官當時習以爲常中外官吏賢愚善惡無所分别時政如此安得不亂也 上又曰當此之時諸侯各據方面威福由己世宗自淮甸廻有許州百姓於駕前訟節度使向訓世宗遽械此人付向訓令自鞫問訓得之即活沉於水其輕蔑憲章決擅不法也如此然則今日天下即昔時天下也今日人民即昔時人民也朕自君臨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於百司庶務雖微細者朕嘗亦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也固無壅蔽凌替之事呂端等對曰臣等待罪廟堂曾無裨益拜謝而退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虜諜知之韓德威復為李繼遷所誘遂率衆入寇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遣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家世受國恩虜寇未滅御卿之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蓋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 丁酉 上聞御卿之殁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其子供奉官惟正為洛苑使知府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忠勇威懾常欲立功以報恩朝廷亦以麟府逼近胡羯倚為一面捍蔽自子河汊 戰戎人喪氣不敢深入為寇矣 戊戌斬馬步軍都軍頭滄州刺史孫贊坐護石隰戍兵擅率兵入賊境失利故也 上因謂宰相曰軍旅情狀朕盡識之但信賞必罰人自知勸贊近請往河西効用及與蕃賊接戰違主帥號令陷却百餘人朕已遣使臣就斬之以戒將領稍失律不與寬貸則編裨行伍安敢更不用命也 是日詔內外文武臣寮及諸邑人自今起請制置事須有益於國無損於民乃得聞奏如施行後顯有利濟當議獎賞如對損公私亦重行朝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六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一

至道二年春正月己酉親享　太廟辛亥合祭天地於圜丘
大赦天下先是禮儀使宋白奏曰伏詳儀注朝享　太廟
皇帝先詣罍洗後奠瓚其祀天地望先詣罍洗後奠玉幣
上遂召宰相以問呂端等曰王者親執玉帛以事上帝玉帛
者接神之物若未盥而後奠獻亦足以表虔潔之意白曰如
允臣所請止一次升壇上從之然改容曰朕親奉大祭蓋為萬
姓祈福若對禮為先當依卿奏如合典禮得典故不以登降為
勞端等皆言白所陳得禮之中也遂從其議　上以文物儀
衛之盛遠邁前代詔極望無際因詔有司畫為南郊圖　二月
壬申朔贈司徒謚文正李昉卒昉溫和無城府寬厚多恕為
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江南平士大夫歸朝昉多與游
雅厚善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力攻昉之短佖朔
望詣昉第人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佖曰
我掌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有所請求於我我故重之昉
素病心悸每一發必彌年不瘳嘗語諸子曰我前後典誥命
三十年勞役思慮而致是疾爾卒後　上嘗謂近臣曰昉本
以文章進用及居相位自知才識任重無所彌綸但憂愧而
已　祠部員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尚書省國
家藏載籍與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里廣袤風土所宜
民俗利害之事當成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即其源也
漢唐因之執筆斯著簡策所載煥然可觀蓋自唐末以來亂
離相繼急於經營不遑治教故金穀之政主於三司尚書六
曹名雖存而其實亡矣謹案六曹凡二十四司所掌事物各
有圖書具載名數藏於本曹謂之載籍所以周知天下之事
白中制外敎道官吏興利除害如指諸掌臣故曰藏載籍與治
教之府也今職司久廢載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
部有諸州僧道帳職方有諸司閏年圖刑部詳覆諸州已
決大辟案牘及旬禁奏狀此外無舊式欲望令諸州每年造
戶口租稅實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本送尚書省藏於
戶部以此推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廢置祠廟甲兵徒隸百
工難計封洫之類亦可藉其名數送尚書省分配諸司俾之
緘掌俟恭成之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教望選大僚數人
博通治體者參取古今典禮令式與三司所受金穀器械簿
帳之類仍詳定諸州供送二十四司載籍之式如此則尚書
省備藏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如秘閣藏圖書國學藏經典
三館藏史傳皆其職也　上覽奏嘉之詔令尚書丞郎及兩
省五品已上集議其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官
法天地四時之柄文昌列署體象緯環拱之文是為布政之
宮王化之本典教所出何莫由斯然而古今異宜沿革殊制
或從權而改作亦因時而立法唐之中葉兵革聿興始建使
名專掌邦計權去省闥政歸三司五代相循未能復舊今聖
文垂拱書軌無外將循名而責實庶稽古以建官悉舉舊章
以蹈前軌而歲祀寖久曹局僅在有司失傳遺編多闕臣等
欲望委崇文院檢討六曹所掌圖籍自何年不係都省詳其
廢置之始究其損益之源別俟討論以期恢復上以其迂闊
竟寢之王炳奏不得其日宋琪自吏部尚書二月今附此事於二月末
本方藏此事在二月乙未　夏四月　甲申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司
馬遷史記王起五位圖歲次朔閏皆與經傳不合以為唐堯
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歲亦在丙子凡三千
三百一年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

每七十六年得一朔旦冬至此即古曆一部每一蔀積月九
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春秋魯
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冬至了無差爽用此為法以推經傳
縱小有增減乃經傳之誤皆可發明也古曆到齊梁以來或
差一日更用近曆校課亦得符同恭惟　聖朝文教聿興禮
樂咸備惟此一事久未刊修伏望　聖慈許臣撰進不出百
日其書必成儻有可觀願藏秘府詔許之書卒不就　先是
遣使采訪川峽諸州守貳之能否多不合者獨知夔州袁逢
吉知遂州李虛己通判查道知忠州邵曄知雲安軍薛顏等
七人以稱職聞戊子皆賜詔書獎諭逢吉鄢陵人顏河中人
道元方之子也道事母至孝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
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脫巾下取之得鱖尺許以饋焉刺臂
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及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

三二一之一　三

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乃
從進士得官為館陶尉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
飢稅違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桎之既出門布衣脫去追獨
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枵其
富民於是餘民大驚逋稅立辦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賣
藥會都運使樊宗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其縣主簿
葉齊宗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不敢當公薦
也宗古不得已兩薦之齊緣是得改光祿寺丞直史館道尋
自遂州徙知果州（是日為維尚得薦主寺葬齊也建祠馬日　日昆乃以道為主簿葬齊得令張湖）
（齊以館陶主簿改光祿寺丞直史館　實錄載於咸平二年十月日）時寇盜尚有伏嶺谷依
險為柵者其黨何彥忠集二百餘眾止西充之大木槽數出
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始懼罪
欲延數刻命爾其黨豈無詿誤耶即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

閭關林嶺間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
自若據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常聞其仁是
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
帶驛奏之又賜詔書獎諭（此七人者又有朱台符劉隨二人名遂　顯因削去但存其目朱協必即）
（是朱昌符本傳亦　不著曾為川峽何官）　先是五品以上官任子皆攝太祝
上謂宰相曰崇梁之族官勳固已崇貴子孫仕宦者多至四
五人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十數年通闈
籍此甚紊政要宜革之乙未詔自今止賜同學究出身依例
赴選集　五月辛丑令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三人按行管
內諸州民田旱甚者蠲其租及徽之等上所蠲租數參知政
事寇準曰東畿夏苗成收三十萬斛今蠲免皆五分以上其
間貧下及新歸業者理當蠲免內形勢戶慮成僥倖　上曰
自秦變阡陌井田之制不復故豪猾并兼租稅減耗遂致棄

卄一二　四

本逐末朕常念生人衣食之源貧富不均訟端四起俟三五
年歲時豐稔民庶康樂必擇強幹有執守之人先自兩京立
法止取地土頃畝不以見墾及荒田繁重者減省僥倖者增
益之嚴其法制務在必行庶使百姓皆足訟端永息也（此據實）
（訓忽集既有此言御史因請遣使覆按故不均然更宜於丁　宗實錄王史皆略之亦不詳其故明年六月丁　酉載此事與實錄　不同今從實錄）
李繼遷師萬餘眾寇靈州癸卯四月館
使曹璨自河西入奏　上召宰相等於北苑門語其故曰繼
遷因劫掠輜重之後頗猖獗自恣輒窺靈武驅烏合之眾頓
堅城之下固無持久之理却緣城中人竊表皆急為賊所獲
賊以為危窘因數兵未即引去朕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算
矣呂端曰靈武軍儲之少賊黨又據瀚海津要環慶三道各
發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必顧惜巢穴
望風引退如此則靈武圍之解饋道得通矣　上曰不然三

道起兵深入所發甲卒凡幾萬人何人爲將領何人將輜重况塞垣表裏沙磧三道兵馬於何處會合須更熟籌其事不可輕舉向者芻粟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持弓矢自衛兵給拒馬勁弩令爲方陣而行寇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成列以待之誠能遵守紀律豈至敗衂而將校皆自率胸臆不用條教當寇之暴集戰具未暇施設而丁夫已潰亂相蹂而死豈謀之不臧蓋違朕節制所致也參知政事張洎曰盛暑之月水泉乏絶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陛下以爲未見其利誠如聖旨 府中使竇神寶在靈州賊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糴河外霄遣以入闔出兵擊賊卒全其城按實録上月乙卯命曹璨知靈州以救延賓爲益二月延賓卒據傳璨未至賊已敗焉將存翰璨以經延州靈州部署都部署亦已卒而寶復自河西入奏至六月戊戌乃命嘉春德豈後知靈州不知春夏間嘉內寺臣果是何人據實神寶傳略見此因録出州載更於考尋

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民災害之象 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殃五星凌犯朕常候之未嘗無其應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寧州救接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必盡爲此賊所屠戮自閉壁以來居人乏食餓死者必衆 上因嗟嘆久之辛亥 上降手詔曰靈州孤絶救援不及賊還猖蹶未就誅夷居廟堂侍幃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妙畫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議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擧兵深入賊境以分其勢又合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陳所見恐乖詢謀僉同之義望共

爲一狀述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 上不所詢乃緘默而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必無逆鱗忤旨之事 上默然壬子洎上疏曰李繼遷違天逆命跋扈邊陲旣掩截於軍儲復攻侵於藩鎮孤恩負德夷夏共知政當殲殄之辰復起轉輸之役臣恐緣邊民庶役死之不暇豈敢有望於安堵者乎况靈武郡城介在河上饋運艱阻臣請備陳始末一二條列以言之昔在唐朝吐蕃最盛乘安史之亂陷河隴之地肅宗用靈武之師克復兩京者緣党項率先順命靈武地界與党項接連自長安出鄜畤度塞門經鹽州抵廻樂東坂入靈武東門迄至近代以來謂靈武可以控守者緣路在党項內地無鈔略之患故也今繼遷以党項餘孽爲邊防黠虜據平夏全壤扼旱海要衝倏往忽來若居衽席之上國家若兵車大出則獸驚鳥散莫

見其蹤由若般次斂騎則蟻聚蜂屯便行於劫奪向來轉般芻粟旣下失地利又上違聖謨致此奔衝理甚明顯其事一也甲馬行役樵草飛輓軍須所急莫若井泉自環抵靈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荷戈甲而受渴乏雖勇如賁育亦將投身於死地又安能與賊群爭鋒哉其事二也自邇虜寇天靈州閉壘犬羊之衆蹂踐四郊因嚷日荒樵蘇路絶負戶而汲易子而食備禦理盡飛走望斷豈能復爲國家堅守者乎其事三也假使靈州圍解旱海塵清朝廷當須召發甲兵裹送根草未逾終歲輦運復興乃是以日繫時而轉輸無已驅秦雍之百姓供靈武之一方使無辜之民膏塗原野朝廷大計豈若是乎其事四也况繼遷或成或敗未足致邦國之安危靈武或存或亡豈能繫邊隅之輕重得失大較理甚昭然或者謂臣曰今朝廷以天下之力而不能救靈武之

一郡豈不爲恥乎臣對之曰聖智宏深牢籠宇宙處聖之務盡妙窮微何來臣下但於宸筭能舉一二而遵行之則繼遷不足擒而靈武安有攻守之慮也今則事機已失奔馳難追豈可不問否臧惟謀克取昔漢武以英材雄略征伐天下然而以浩陽亹之地百里舉而棄之高宗棄王險之城元帝棄朱崖之郡咸能與時消息垂裕無窮豈德不至而力不任故事有不利故也或者又曰靈武如不能守則環慶等郡便與蕃戎接境得不危殆乎臣應之曰靈武居平夏西北曾絕一方逆賊制旱海之衝斷飛輓之路議者尚云可守而不可棄今環慶等郡居山南之腹非受敵之所乃云甚危不亦過乎況四裔郡城皆在邊上若以外壓戎境便曰阽危其非公論也或者又曰繼遷逆衆尚在靈州官兵數千未出城邑豈可不謀救援而坐觀陷没也若國家於環慶丹延鄜府等三處各出兵馬邀驅賊境分頭牽拽繼遷必顧惜巢穴望風而旋城內官軍定免淪胥之禍況環慶一路雖乏井泉清遠軍大有糧草可以就而食焉丹延麟府兩路河水已足供用但所經蕃部旋加撫綏則餱糧亦無闕矣若以救靈武戍卒後起三道之師當盛暑之辰涉不毛之地芻粟何自而計度水泉從何而卜射茫茫沙塞千里而進復指何方爲所詣之處大軍一發不可停留害敗否臧安能復保若繼遷探三路兵馬取一路可爭之處聚蕃戎之衆據險隘之津以逸待勞以我師之困乏則轍亂旗靡豈比前日之退衂也一道蹤失則兩道不戰而自潰矣謀謨之拙莫甚於斯今者果奉德音俾陳方略臣以爲牽拽賊勢兵甲不可令輒離本處但密傳宣旨令排激士馬張皇氣勢聲言赴巳三道齊攻剪賊聞之必不能驅已老之師頓堅城之下若狃於進退則去年拱之勢可見矣又何必冒兵馬之所忌犯盜賊之所長卒易啓行自貽後悔以臣愚見所謂靈武封壤必不可以即時保守靈武士伍必不可以深入應援牽拽兵馬必不可令輒離本處若踰此道縱使良平復生亦不能爲謀矣比來河西形勢所謂謀不及者稽其始末蓋緣違聖君指畫致虜猖狂賊方修謀事皆倒置養成邊禍傷我國靈乃臣子之罪也然則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不以細故爲嫌則棄地戢兵事非獲已乃從權之道也況繼遷窮凶極惡罪已貫盈雖假息穹廬怙亂沙塞一旦上天降禍首列支分財貨土田咸歸聖日亦由晉侯壁馬暫寄於外府復何異焉　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乃厭見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退　上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　上言果爲呂端所料朕以其跡還之矣　己未詔西京作坊使叙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普下御史府案問坐爲西川巡檢擅離本部入奏事故也　上謂宰相曰石普性在朕左右不畏王法徑赴闕廷朕已令繫治使知有刑獄艱苦昔蕭何周勃韓安國皆將相大臣猶不免於縲紲況此小臣乎既而召見赦其罪復遣之任時賊黨王鷁鵲復聚集剽略僞稱邛南王普因言蜀之亂由賦斂迫急農民失業不能自存遂入於賊望一切蠲其租賦使知爲生則不討自平矣　上許之普既還揭牓告諭蜀民無不感悅部內以安普太原人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六之一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二

至道二年六月甲戌　上遣中使資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秘府字皆方圓徑尺呂端等相帥詣便殿稱謝　上謂之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硯乎中心好之不忍輕棄歲月既久遂盡其法爾向來有江浙人號能小草書因召問之殊未知向背但務填行塞白裝成卷袟而已小草書字極難工亦恐此書遂成廢絕矣　庚辰溫州言永嘉縣民陳侃五世同居內無異爨侃事親至孝爲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粟帛　上謂侍臣曰德安陳旭一族孝友恭儉未見其比參知政事張洎奏曰旭家長幼千口餘卌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府　上曰近聞本郡歲或小歉以官倉米二千石貸之旭但受其半且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或謂之曰曷不受而糶之可得善價旭曰朝廷以旭羣從聚居特出王賦貸私室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此深可嘉賞旭兢之從父弟也　壬辰駙馬都尉魏咸信上言以其父仁浦郊祀覃慶自晉王封齊王私有所避乞改封他國　上以問宰相呂端奏曰晉國之上唯秦國爲大寇準對曰自來中書不與朝廷執紀綱如魏仁浦進封王爵當用三等以次追叙豈合便封晉國況晉國是陛下藩邸舊封用爲贈典非允乃致適來自晉封齊猶不滿望託以他故求改　上曰可因此下詔以近世多故憲章隳壞不遵古道者若干事並從釐革有司不能遵守者許憲司彈劾既而宰相卒不能奉行上旨云　先是詔徙河北轉運使祠部郎中陳緯未見爲陝西轉運使緯入對盛稱大名府通判著作佐郎濟陰任中正之才請以代己　上曰朕自知之乃召見遷秘書丞乙未授江南轉運副使賜五品服上以中正頗長自擇大務又命內臣取緋衣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賦租平糴皆有羨盈發運使王子輿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雖有餘而後或小歉則數不登將悉取吾民乎子輿乃止　秋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先王之欲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司判官每覆進對伏聞聖訓以爲稼穡農耕政之本苟能勸課田畝康濟黎元則鹽鐵榷酤斯爲末謹審天下土田除江淮湖右隴蜀河東等處地里夐遠雖加勸督亦未能遽獲其利況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逃亡既衆則賦額日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俗阜地平天成者乎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知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爲副執事于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且又嘗奉使四方深見田民之利害汙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常租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役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避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言歸姦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則望借

以門閥之地廣募浮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磽肥均配俾之無煩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使立於保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縣以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略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餘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估納之於倉以其成數關白戶部　上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革其弊俗駈民南畝致於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闕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靖此奏甚諳理可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乏種糧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民輸稅外有荒田願附司農之籍者民有牛敵責以租課願隸籍受田者並驗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有水旱之虞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墝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授田如丁數以給五丁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二十丁三十丁者爲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令常參

官於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分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民頗已久未能信服更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自領五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攜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於逐部擇判官一人通知農田利害者與靖同議其事恕與戶部使張鑑度支副使樂崇吉戶部副使王仲華鹽鐵判官譚堯叟（末見）度支判官李歸一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爲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　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爲費官錢多方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靖爲勸農使在八月辛酉今并書之）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爲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敘進焉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官與準有隙故準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惟節於拯　上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怨曰　上日閱萬機寧察見此細事蓋寇準弄權爾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而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具奏且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愞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皆準所爲也　上大怒準適祀太廟攝行事召端等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爲也準性剛彊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　上又曰前代中書有

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　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帖勢重於敕命尋亦令削去今何爲却置劄子劄子於堂帖乃大同小異爾張洎對曰劄子蓋中書行遣小事亦猶京百司有符帖關刺若廢之則別無公式文字可以指揮　上曰自今大事須降敕命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施行也既而準入對前殿　上語及馮拯所訴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　上曰若廷辯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矣準猶力爭不已　上先已厭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　上前　上益不悅遂罷之尋出知鄧州戩高麗人附國子學隸業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歷官以清白聞其爲轉運使蘇易簡所薦也拯初責知端州言事不已嘗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又獻番禺紀異集上欲召還準素不悅

スヲ四五

拯乃徙知朗州道改通判廣州準既罷拯以母老請內徙始命江州[illegible]　閏七月庚午有司言諸州闕釐務官五十餘員詔尚書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於州縣幕職官中舉廉恪有吏幹者各一人以補之　上謂宰相曰夫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畏謹務在不欺闇室執持名節造次弗渝小人則不然內荏外剛雖善談忠信而覆行頗僻所以真僞難辨然久而必敗其在官贖于貨賄罔畏刑辟及贓狀露驗雖爲小吏所持亦不恥拜以求觧至薛智周爲侍御史知婺州敗以賄成土俗多以羅帛爲獻智周聚斂不知紀極州民謂之羅端公即其爲治可知矣御等職在掄材今令朝臣舉官已是逐末更不擇舉主何由得人也（拯別本見七月庚寅今附舉官後）　辛未

卅七之二　五

詔自今中書門下（敕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與[illegible]）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敕並以開寶六年六月庚戌詔書從事　先是內侍白承睿點檢三司所造衣物欠數甚衆上顧輔臣曰朕須令三司每端午初冬誕節所造衣物各爲一界則帳籍易明可杜情弊無由而生今三司總爲一界何也因言事得其要則簡而易理今三司但欲增置關防以塞姦幸不知綱目既衆簿書愈多姦幸彌作朕欲并三司爲一命官總判及減省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當令鹽鐵使陳恕議其可否張洎曰明王爲政雖步驟不同及其緝熙庶績莫先於簡國家秉五代之後百度陵遲三司掌邦計故多剏司分以謹關防果能刪繁就簡深合古道也於是恕準詔上奏曰伏以封域浸廣財穀寖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負吏人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

六十　通長七之三　六

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制自適久失存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蠲赦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公事其主轄支收早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然驗稽延妨滯京城得替主吏遂設此司專行撿轄凡是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本司置簿紀錄催到收附文記即勾銷簿書最捷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癸未詔三司都憑由司理欠司宜併爲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納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科校之簽提點司首悉從恕之奏忽

省直守公性壅阿順每便殿奏事　上或未察必詳詢詰恕
斂版蹙縮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　上意稍解復
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　上察其忠亮多從
其議嘗御筆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當時言搢職者亦以恕
爲首焉劉攽本在　八月　審官院引大理寺丞宜城烏惠連面
授朝官　上欲肅清中外臨軒親擇官吏如有績用由無私
累者必加獎擢焉　江淮發運使楊允恭捕販私鹽賊三十
九人送闕下　上悉貸之因顧左右曰此等越逸江湖習性
已久因不能工作矣可團爲一軍以備舟檝之役號曰平河
九月　右僕射贈司空謚惠安宋琪卒琪粗有文學頗諳給
周知人之情僞尤通明吏術在相府每百執事謁見有所求
請多面折之以是人咸怨焉　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
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獲未慕軍

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匹兵器鎧甲萬數賊首
李繼遷遁去先是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
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潁州丁罕自
慶州西京作坊使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
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銀夏鈐轄
盧斌求對懇言曰蕃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他
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粟
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皆星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周
圍之策　上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二萬爲繼隆前鋒
斌謂繼隆由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抵路才
十日程爾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檉路回遠乏水
請自清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　上怒召繼和於
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

命引進使周瑩齎詔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不俟
報既而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
不擊率兵歸本部本部不知是何州將當考獨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與
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
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
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虜銳甚超不敢進德
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虜既却德用曰歸師過險
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
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虜躡其後左右望其師整不敢近
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超等初抵無定河水源涸絕軍士
病渴河東轉運使索湘亟輦大鍬千枚至即令鑿井衆賴以
濟　上初以方略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爲攻擊之狀
剌射之節且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

其技矢才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悉焚蕩之
賊中老弱不能走者繼遷悉埋於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
皆曰人馬死者過半不能化矣夷謂活爲化言不能自活也
上因顧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等曰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
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越逸朕自即位未嘗
如此殺戮蓋事不可容耳師興以來夏秋之際朕躬自詳度
炎熱尤甚未嘗寧息大抵行軍布陣當務持重雖有勇者率
數千人以先犯賊亦無能損益適足撓亂行伍朕每深戒之
違令者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
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爲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
超回日汝可取圖觀之潛等拜謝而退　初命五將出師衛
州團練使河陽李重貴皆爲麟府路濁輪寨都部署得對便
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便於戰鬬利則進不利則

走令五路齊入彼閒兵勢大或不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
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且輩何顏以見陛下
上善之賜以御劒又累遣使撫勞及諸將果無大功重賞還
上恐前言命爲并代副都部署（寶爲并代副部不其月日今附見）　甲午
詔壽寧節賜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以上一子出
身先是近臣因誕節或以疎屬求蔭補至是始爲限制非其
子孫及親兄弟多寢而不報　乙未詔建州歲貢龍鳳茶先
是研茶丁夫悉髠去須髮自今但幅巾先滌手爪給新淨衣
更敢違者論其罪　冬十月己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爲永
豐監先是饒州有永平監兵匠多而銅錫不給知州馬亮請
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詔從之於是歲增鑄錢數十萬
緡亮合肥人也始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資
猶不足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期不踰月

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其後蘇易
簡薦其才任繁劇自福州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磨勘憑
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持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
驁橫爲里閭患亮發其姦誅之部中懾服（馬亮除福州事不得其時因附錢附見）　甲子併三司勾院爲一工部員外郎劉式專領之
上面命式曰以汝一人當三人之職宜勉盡力副朕所望式
久居計司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積逋租至多奏
免之人以爲便然多所條奏檢駁過峻卒爲下吏所訟免官
（按劉式家傳云李惟清爲鹽鐵使其女婿盜用官錢數十万吏畏惟清不敢劾式發其事惟清其業亦皆怨式推官錢不得入欲置之太宗以其才故不罷式太宗召生不得入其女婿坐黜惟清其業之司貪得太宗以式宗嘗問其情吏所告皆反坐推其清官家傳與本傳出宗朝事如何日宗清獨閩乃吏吾不以坐推清察官式不同發事推清女婿事當宜考疑然朗辦之矣光官事當考疑不）
十一月　丁卯朔司天冬官正
楊文鎰上言請於新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

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爲無所稽據不可行用　上曰支
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儻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
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曆以百二十甲子爲
限　初河東轉運索湘遣憲州錄事參軍宋康朝部送芻
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以一月計耶湘
遣則以其事入奏　上因問以邊策捋稱旨　上顧左右曰
州縣豈乏人遂令記姓名於中書及李繼隆討賊兵久不解
湘曰繼子幾敗我事繼隆復移文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
謂湘曰彼師老欲歸爾但以有備報之已而果然　先是淮
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餘則不商人由海上販鹽官倍數取
之至禁地則上下其直民利商鹽之賤故販者益衆至有持
兵器往來爲盜者發運使楊允恭以爲行法宜一即奏請悉
禁之而官遣吏主其事事下三司三司言其不可允恭固以

請甲午詔從之允恭又請令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
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貨歲課增五十
萬八千餘貫　礼部侍郎蘇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告謝日
飲已半酣其後沉湎不已　上嘗因接見諷約深切易簡暫
滯拜翌日復其表舞謝　上親批答以申獎勸又草書勸
酒戒酒二詩賜易簡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
休暇在第賓客候之則已醉矣十二月乙巳易簡卒　上曰
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　辛亥有司言鳳州出銅鉚充州
出銀鉚請置官掌其事　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不
許　故事知制誥以先入者居上不繫於官次丁巳始命工
部郎中胡旦立於祠部郎中馮起之上非常例也　戊午詔
自今州縣官部內流民及士失租調什之一者並書下考令
民間所織縑帛非鬻於市者勿出算　是歲大有年天下戶

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七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八之一

太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一

至道三年春正月丙子以戶部侍郎溫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參知政事給事中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張洎罷爲刑部侍郎化基寛中有度量所在僚屬或慢於禮者不以介意前知杭州掌書記張賀尤傲忽化基每優容之上知其事及歸朝詔子化基化基但稱其才詔不及它對視舊亦未嘗短賀也時邊境多事 上垂欲相仲舒而罷呂端會不豫乃止化基因入對備言頤生服餌之要翌日 上語左右曰化基愛君無隱至於修養之道亦爲朕言之 辛卯以步軍都虞候傅潛爲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諸州軍儲知制誥張秉馮起翰林侍讀呂文仲等持節催督之鑑上疏曰伏以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至畢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劫原州之役又致邊延非獨令之弗從實緣力所不逮況復先棄糧草見今逐歟追科本戶稅租至濟它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怨之歎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糧糗之絕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使驅迫而前復恐逼撓而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競東作慎固邦本詳求武經況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陲之要地實爲中夏之憂隘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事當深遠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救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本傳云鑑上年冬自靈州還即上此疏又移入再往陝西調發之後鑑奉詔已往陝西不當再往因再往乃以此疏奏事理或然也且疏言首春亦恐指此時原州之役若云書奏事隴並不要原州將英所錄不可從故云遷延也 二月辛丑上不豫始決事於便殿 是月供奉官兩浙轉運司承受公

事劉文質入奏察舉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未見）文仲儒梅詢高貽燮（未詳姜與未見）戒綸等八人有治迹並降璽書褒諭 上曰文質著於采聽特遷文質西京作坊副使文質保州人簡穆皇后從孫父審奇為武寧關使嘗從 太祖討李重進戰死輔之保寶子仲孺頴之孫商官城人綸桂丘人也初知漸川王濟按版籍得逋戶脫口漏租者甚衆從知太和縣民險悍喜鬭訟綸作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申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復 三月癸酉伊灣等言護送二十五州軍芻粟已入靈州會 上不豫因止其出師靈武用兵諸州皆發丁夫餉軍儀州推官薛奎部糧至鹽州下虎寨會久雨陝清饋奎因白轉運使盧之翰曰今兵糧不可食頃令民還州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奎徐曰用兵久罷能轉餉今至軍食有餘安用此陳翰以困民哉之翰意解聽還與皆感悅既又悉奏除之奎絳人也（一本事不得其時今附此之翰一年七月白映清 貞恐刺司馬今年正月徙為工部同管僧事） 壬辰不視朝癸巳崩於萬歲殿參知政事溫仲舒宣遺制 真宗即位於柩前初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 上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佐嬪間 上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 上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 上入侍及 太宗崩繼恩白后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 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 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 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論 后默然 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王繼恩等謀廢立實錄國史絕不見其事迹蓋若有所隱諱今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及司馬光記聞增修猶所載比之記聞尤詳也） 夏四月乙未朔尊 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制曰朕紹承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然而纂圖伊始懼德弗明所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撫綏鰥寡惠復疲羸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京朝官衣緋綠及二十年並與改服色官未階朝亦聽叙賜緋紫自此始 戊戌始見群臣於崇政殿西序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 甲辰太子賓客李至為工部尚書李沆為戶部侍郎並參政事 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贄再日求對懇辭 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贄退 上召輔臣問曰郭贄顧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 上曰朕初嗣位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上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之人如梁周翰（自當）詞名三十年蹤於衆僚甚可念也朕在宮府多令揚億草牋奏文理精當世罕偕者宜即加獎擢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梁周翰為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為左正言館職並如故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每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李應機者嘗知咸平縣 上以壽王尹開封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王勢詬辱於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於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位擢應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卿此官此未足為大任也卿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買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又使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 上旨愈怒彊應機曰詰明日使人請應機曰其治裝

已具月行矣頗得所賞之疏應機曰應機疏不可與人伸也
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甚意欲損其驕抗之狀且奏焉 上
乃詣應機辦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非殿 上迎問曰李應機
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措即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
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如何走馬蹶踖轉辭
更稱譽之 上曰汝還語李應機九所言事皆善已施行
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與事行召御矣須之召入遷擢
數歲中至顯官應機貪吏彊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
其人浸疏之 乙卯群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從之 己未宰
臣呂端上 大行皇帝陵名曰永熙 辛酉兵部郎中知制
誥史館修撰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
邪謀既露 上新即位未欲窮究之而旦草行慶制詞頗涉
譏諷多所溢美語復詆 上故先黜之 五月丙寅詔御正
殿視朝退御後殿閱事如常儀 丁卯詔御史臺告諭內外
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否臧民間利害並
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 庚午詔以國家大本足食為先今
億兆至蕃不聞有九年之蓄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又
詔三司及茲歲稔大為市糴以實倉廩 壬申詔江淮發運
使諸路轉運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悉召歸闕 上初聽
政務從簡易也 咸平四年五月當考 甲戌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昌
齡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宣政使桂州觀察使王繼恩責
授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安遠節度行軍司馬胡旦削籍流
潯州 太宗之即位也繼恩有力焉 太宗以為忠自是寵
遇莫比繼恩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事薦外朝臣故士
大夫之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為期潛相得
官亦繼恩所薦也閣者傾險士嘗說繼恩乘間勸 太宗立

鎬貳為已日計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即議所
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 上也繼恩入其說頗惑
太宗 太宗竟立 上 閣寄坐狂妄黜 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
及旦更起邪謀呂端覺之謀不得逞 上既即位加恩百官
繼恩又坐討旦為係節旦已先坐黜於是并逐三人者詔以
繼恩潛懷凶慝與昌齡等交通請託漏洩宮禁語言也籍繼
恩家財多得當土僭修之物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結
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
[illegible]
甲申 上謂輔臣曰宮中嬪
御頗多幽閉可閔朕已令揀給事歲深者放出之呂端等曰
陛下踐祚之初首行此令實哲王之懿範也 丁亥立 秦
國夫人郭氏為皇后 上為皇太子每事謙讓郭氏未嘗正
妃號也 庚寅追尊 亡母隴西夫人李氏為賢妃妃真定
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 太宗在藩 太祖為聘之殁於太
平興國二年 上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也 追尊賢妃實錄庚寅二十七日
六月乙未詔以 太宗御書墨迹賜天下名山
勝境 己亥翰林學士宋白 上大行皇帝謚曰神功
聖德文武睿號 太宗 戊戌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
守兼中書令秦王贈皇兄魏王德昭太傅岐王德芳太保
上謂宰相曰諸州多以珍禽異獸祥瑞之物來獻此甚無益
在朕薄德非所敢當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為瑞也辛

丑詔天下勿復獻珍禽奇獸及諸祥瑞 先是南康軍言建昌縣民洪文撫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院舍求學者 太宗遣內侍裴愈齎御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譽詣闕貢土物爲謝 太宗飛白一幅曰義居人以賜之授文譽江州助教於是詔旌表其門閭自是每歲入貢必厚賜荅之 甲辰以皇兄元佐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賜養疾不朝 上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由是終身不復見 上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爲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効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 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 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 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 太宗曰大率如此當進用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潛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蓋鎔等迎合上意爾呂蒙正罷 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亦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也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挫悒當今巖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但苟貪官祿誠不足以自重 太宗默然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故決將俟滿歲即移疾會春旱 太宗焦勞甚若水不敢言既而西邊用兵越明年 太宗晏駕竟不果上 上

即位若水以毋老請解機務竟再之乃得請名謝便殿命坐賜券入對苑中從容數刻 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 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嘗中謂如此其在樞密同年生有爲縣佐者每詣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 類聞又欲以劉昌言蒙正莫事爲劉昌言按蒙正罷相前三月蒙正罷相昌言已在家之又田蓋若本年六工曾羅相實望薛居若水偵而出陵肩士服韓嵩山出劉今不取 上嘗對輔臣於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頃命元老朕安敢上比 先帝又以端等體洪大宮庭階陛頗峻命梓人爲端納陛 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 上甚嘉納 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以民間利病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親決政以仁接大臣以禮聞奏山陵諸事必泫然流涕聞奏靈州往事必惻然動容聖智淵深臨事能斷察機知速取下以寬濟之以嚴明小人知退而斂迹君子得以諫訪大臣皆愛而推誠臣未見時政之是非亦未見人君之過失若軍旅措置之宜非臣所能知若黎民利害之本惟臣輒敢議民之利莫先於省征徭寬賦役民之害莫大於用兵甲輕動要利害有大小須濟有先後今利害之大者但先於取捨靈武康濟之先者莫重於安關輔捨靈武則甲兵不興甲兵不興則輓運自息輓運既息則關輔必寧關輔必寧則四方無虞四方無虞則四夷無事臣今所憂者關西二十五州軍版經靈武之役不勝困弊加以時雨稍愆秋田失種府庫未實倉廩尚虛若西戎輒敢擾邊比秋忽來犯塞則朝廷何以備之關輔何以寧之臣慮此患必生一旦謂此災必有何以知之

臣竊聞去年九月十九日未時來與環州慶州延州清遠軍
隰州同日同時六處地震塌損城墻毀壞廨舍往與州府不
敢不奏所圖轉運不敢不申洎靈州送糧草迴來死者十有
餘万議者即云地震已應於此臣則未以爲然夫天垂象動而
不息地生物靜以爲常苟當靜而動是失其常若以雍環延
慶隰清遠軍六處地震臣亦竊見報狀延州路捴候公官正
揚文謚奏稱其月是戊月又是戊日未時自北上來臣以爲
當靜而動動之方位既在關輔將來慮至戊年豈無在下者
輒動乎關輔若有寇盜并兵萑蒲聚嘯誘連州郡僭稱王公
則臣慮西川復保劍閣之危南方復恃重江之險閩中越中
淮南湖南豈無見利忘義之人豈無幸災乘便之者斯陛下
思之望陛下圖之據此災者在修德除此患者在早圖德之
修者以誠信感神明以言行動天地以簡易理機務以清靜

安黎元圖於早者減關市之征放筦權之利蠲減稅賦優復
流亡鄉閭與人爲害者募之入軍郡縣在官未理者命之移
任設制科使懷方抱器者爲朝廷所用置屯田偶棄本説末
者盡爲戶籍所收鑄農器以給之儲時種以貸之况五年之
租徵葉十年之生聚如此論民民無不安如此安民民無不
泰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既知禮節又知榮
辱則豈敢爲寇盜豈敢犯禁令禁令既不敢犯盜寇必不敢
爲又何憂嘯聚之虞又何慮侵擾之患此置屯田其利一也
制舉科目不可具陳今略舉可設者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道侔伊呂科才比管樂科傳道
經典達於教化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文堪經邦科武足
安邊科臣伏覩 太祖朝曾設制科于時勑限三千字已上
成字數既多書寫不易賜食之後就試以來既對天顏豈無

疏擢又值日晚因不遑寧雖有經邦之謀豈能周述設有安
邊之策豈暇敷陳今若設此科條但以漢時公孫洪董仲舒
所試則往復問答既盡見其才謀品藻甄升信無遺其器業
此設制科其利二也與人爲害者募之入軍則鄉閭靜謐在
官未理者命之移任則臧否詳明稅賦蠲減則民稍蘇流亡
優復則民不敢散放筦榷之利則米麥可充於邊備減關市之
征則商旅交通於傷物暫如此五年則關輔之民必安暫如
此十年則黷武之役必息陛下若以此下宅者若以是問有
司必以臣不達時機必以臣不諳世務必以臣只知蠲減稅
賦以息黎元而不知供軍日費之多少必以臣只知除放筦
榷以安疲俗而不知歲計備邊之盈虛臣豈不知沿邊有屯
兵豈不知備邊須積粟豈不知歲時衣裳之賜錫豈不知將
卒[illegible]賞之[illegible]賞豈不知上供京師之貨財豈不知 量留州

郡之物色然以臣所見則帝王所務當務廣大官吏所守各
守職司所職爲主計之臣不得不聚斂供億所司在主計之
職不得不經度有無然天生時而地生財下用方而上節用
時不可失故授時勸農使不失時財生有數故務嗇勸分使
不乏用財之生也有數數之用也有節則民力不困國用常
豐今未喻國家有九年之蓄乎未喻西北隅邊郡有六年之
蓄乎未喻陝西二十五州軍有三年之蓄乎訪聞糴麥糴穀
以充折變將無作有以應供輸消供輸不得不然不然則軍
儲無備謂和糴不得不然不然則軍食不充若如是可見陝
西二十五州軍無三年之蓄加以民憂再浜靈州糧草臣慮
變故從此生臣亟恐禍亂從此起變故未生陛下得不慮之禍
雖未起陛下得不思之若以靈州送糧草之人死者十餘萬
已應地震之災即國家昨已降勑牓撫諭矜恤也若未應地

震之災則臣慮變故起於關輔關輔既有變生則西川上供錢帛必未能上供南北當責物貨亦未得當責上供既有此當責復未來乃是國家只知督責關輔之貨財只知供備襄武之糧草甚急小利而忽大利捨遠圖而勞近謀願陛下謀之於未兆則易謀理之於未亂則易理臣又聞朝廷昨差使臣往諭濮賊以禮義則來意以恩信導其姦迹心李繼遷既忽聞朝廷告哀亦能舉部扶大臨縞素受命貢奉謝恩即未聞乞守塞垣又未聞乞歸朝闕大臣必有擬議必有臧謀謨之允藏計必先定今山陵既在近邊寨雖與寬恕尚未蘇倉庫尚未實邊防或有搖動朝廷何以枝梧關輔或自亂離朝廷何以制禦謀之正在今日理之正當是時時不再來又不可失無使有心者知關輔亂而知劍閣可　守但徒適變者見關輔亂而謂天塹可憑無使關輔所得之貨財不併吳蜀

所得之貨財無使關輔所守之疆土不併吳蜀之疆土關輔靜則蜀貨吳財必至關輔亂則劍外江南各有所守此所謂捨小利而必得大利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錫注云至道三伯七月二拾敍曰翌日錫又奏臣未諭陛下降詔以來有人　上言否未審下詔之後有人抗疏否若未有人上一言未有人抗一議即望陛下再降優詔曲諭聖心虛佇以待賢良務容以求有亮則懷才抱器者安敢有所隱蹈忠履信者必盡有所伸臣昨日所上奏章所陳鄙見止為開右一時之弊止為河西一處之言餘未悉陳慮煩聖覽須至備述庶補聽聆今靈州閉堅壁以待饋糧無外援不敢樂寇昨聞百姓饋送糧草死者十餘萬人糧草二十五萬到者七八萬糧草不到者非戎人劫掠之百姓不來者非戎人殺戮之是自相蹈藉或困被劫奪飢餓凍死亡遂多大雖援之以甲兵廻即害之者士卒今

關西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聲感動行路冤枉之苦軫惻聖心臣謂非十年未見生其民生十年方可充力役臣謂非十年未能聚其財財聚十年方可備供億於三十年間陛下生之聚之教之化之然後致太平然後臻至理今臣年五十八事陛下十二年年七十已當休退十二年間願伸微勞以荅聖恩願罄貢誠以報大造然犬馬之年未必保餘齡葵藿之心幸得承安照則未退休間有合言不敢不言未預發問有合奏不敢不奏願陛下所務者廣大所圖者幾微幾微者事之先廣大者君之體陛下方欲求至理致太平無忽事之未萌勿輕事之未兆臣聞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之君與厮役處與師處則爲無爲事無事與友處則機務簡易德業光大駁雜者霸道不足爲陛下言之其慢者亡國安敢對陛下陳之道尊德盛者帝之師才高

識遠者王之友今陛下睿聖既與天同極聽斷乃與日偕新若道尊德盛者陛下勞謙以師之才高識遠者陛下推誠以友之友之則四友斯來師之則三師可致師道見尊則天下何憂不理王道得友則天下何慮不寧臣昨日所奏望陛下且留中不出爲言地震災祥之必有爲言下動叛離之非外人所可得知非大臣不可得而詳留中未出之際大臣言之其中可行之事決令近臣議之擬之而後動天下無異議中外無異言擇善而從之從長而行之不爲橫議所非不爲非理所破豈獨微臣之幸其實國家之福社稷之計　上召謂宰相呂端等曰近詔中外咸貢直言庶聞朝政之闕以警朕心而群臣奏對多及瑣細之務曾無遠大之略甚非所望也惟田錫康戩陳詞不繁指事尤切張齊賢頗留意於兵政乃出其疏示端等曰卿等詳酌行之朱

延鐫以加恩官告賜崇信節度使王顯於秦州觀關右之民
困河西力役故連上章極言其事云此據[illegible]
上此據自注今並附月末錄傳云顯使秦州[illegible]告觀關右之民困河西力役生民重困連奏[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己亥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罷權鐵[illegible]戶部侍
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並為樞密副使
上謂之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謹厚者處
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以著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佐助
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先是西
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於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
周知嶠仕藩府最為清故首加擢用焉　舊制宣徽使者位在
樞密副使之上於是以客省使簽書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
公事周瑩為宣徽北院使瑩請居樞密副使之下詔從之瑩

初與劉承規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瑩既遷承
規亦罷自後不復置此職　乙巳令曹彬赴中書禮上彬請
就樞密院上以彬位兼左相特寵異之　先是上以漢唐
封乳母為夫人邑君故事付中書因問呂端等曰斯禮可行
否如不可行則止朕不敢以私恩紊亂法也端等奏曰前代
舊規斯可行矣或加以大國或益之美名事出宸衷禮無定
制己酉詔封乳母齊國夫人劉氏為秦國延壽保聖夫人　是
月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行部至懷安軍遇武卒劉旰謀
作亂逐本軍巡檢景祐遁還旰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
軍蜀州所至城邑望風奔潰時益州鈐轄馬知節亦兼諸州
都巡檢領兵三百追旰至蜀州與之角鬭自未至亥賊懼走
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還成都計議知節曰賊黨
已逾一千若破邛州必越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軍雖倍

剿之亦勞不如出兵迎擊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
井鎮與賊遇而正亦引所領軍至共擊斬旰其黨悉平旰自起
至滅凡十日　庚申詔以正為南作坊使賜知節錦袍金帶將
士錫賚有差遣使按驗景祐及諸失守官吏等第貶降之正始
無出兵意知益州張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
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家國厚恩無
以報此行當亟殄賊無使延逸若師老曠日即此地還為爾
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戰及凱旋詠迎勞大出金帛行賞士
重傷者先賞之獲級者次焉衆皆悅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八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八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二

至道三年九月丙子 上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蓋地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 上曰在德不在險儻官吏得人善於綏撫使之樂業雖無城可也〔實錄以蜀城為輔臣之言然輔臣已罷惟寇準今不取李允則傳載允則自蜀賊既平請則上官正議築城當別一事是時與朝議偶及此耳故不可並書〕 初 上命左藏庫使楊允恭等并衛副使竇神寶等馳傳往西邊圖上山川形勝丙寅 上御滋福殿召輔臣以圖示之歷指州縣堡壁謂曰朕已令屯兵於內地且簡其閑冗轉餉當遂減省矣允恭因建議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才七日程芻粟之運其策有三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至少莫若用諸葛木牛之制載以小車令鋪卒分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于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于外卒為議者所沮而止〔[illegible]圖形勝[illegible]自圖[illegible]非寇攻時[illegible]實錄[illegible]方云言用其[illegible]昔者允恭指陳利害上[illegible]實錄不然今不取〕 戊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為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并賜九經及 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之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延世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壬午左正言直史館孫何表獻五議 上覽而善之其一參用儒將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晉漢至唐皆選儒臣統兵當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五代始分事任交相是非古謂元戎無不統攝矣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者往返託稱 上旨動必中覆實成算陛下於文儒之中擇有方略之士試以邊任委之勿使小人撓其權閫外制置一以付之境內租稅推利一以與之臨陣先鋒之類悉任偏將受其節度文武參用必致奇績其二申明太學曰士風偷薄世態銷冠古道於儒官蓋他岐於天府闈胄

之士始入泮林英豪之流例趨京兆而又兵文繼起經制莫存弦誦之義皆云郡縣之學並廢盡以定令之初綱條疎闊六館升降止限門蔭之高卑兩京薦論曾無科禁必權勢遂令淺俗翕以成風外地則絕無學生神州則悉號鄉貢下至工商雜類方游六學廣文青青由是不歸擾擾於焉輿刺近降明制懲科場之積弊立貢士之新規申命有司十取其二然臣以為尚有未盡者國家必欲開孤進之路闢至公之門莫若再舉令文復嚴經術使寒售之士由鄉里以升聞世祿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鄉士之門貴介緒紱府送者有罪莫若章布監收者黜官其在外郡或驕繁縣如富庶者皆按舊典重立學官俾選耆儒碩生為之博士助教精加課試公與薦延歲終仍依新條限以人數發解必有軼群之異行拔俗之英才匪由鄉庠亦許公議夫以文取士既已失之取之非方將安救今士子自為鄉舉其實自媒贊投於郡府之門關節於公卿之第屬詞比事合格者不過雕蟲任傳業經入流者未逾章句若不收之學校選自州閭責慮他時益成薄俗並事體大惟陛下特達而行臣出身之初亦自府解其敢忘本遠陳此謀蓋臣擧輕浮心知謬濫是以冒不測之罪罄狂大之言焉其三整華還轄曰伏見國家撫有多方並建輿職外則郡將通守朝士代行關征榷酤使者無掌下至幕府職掾之微咸自朝廷選補而授用人既廣推擇難精京都上下動踰千計門資入仕又不在焉遍著職勞則陞京秩將命而出亢長尤多每躬祀圓丘誕敷赤澤無賢不肖並許叙遷至使評事寺丞未數載而通閨籍贊書洗馬不十年而登臺郎編計今之班簿署者官寺凡八百員玉石混淆名品猥濫異夫虞書考績周官計治

之紘也臣誠至愚竊所未諭有唐舊制每郊禋赦書有但進階
爵而已今若十年之內肆赦相仍必恐京僚過於胥徒朝臣
多於州縣豈唯進車平斗之制抑有販材假器之失況祿廩
所賦必自正征地征所來須從民力何必空竭公藏附益斯
人已授者朘削既難未遷者除開宜峻古人所謂損無用之
費罷不急之官正在此也伏願特降詔書自今郊祀群官不
得一例遷陟必若績用有聞才名夙著自可待之不次豈紙
歷階而升至於省併吏員上軫宸衷已舉其四復制科曰唐
室參古今之制取天下英俊失在禮部得於制舉猶謂則進
士明經解詁句讀聲病偶對者也制舉則賢良體用等科對
成制度實亮經綸者也國家彌士關守在太平之基然而制
舉未復清途英俊官惟進士明經遠貧以升豈不念林壑非常
之士有遺棄臺閣所進之人有僭濫乎其五行鄉飲曰鄉

飲之禮所以示尊卑長幼賓主之序秦燔詩書其禮隨廢因
循未復實有遺恨望詔禮官舉故事而行之　監察御史王
濟上疏陳十事一擇左右二分賢愚三正名器四去冗食五
加奉祿六謹政教七選良將八分兵戎九修民事十開仕進
其略曰賢愚治亂之本也大賢則能盡治衆務兼通百職其
次但懷一長負一奇亦可矣愚者不公塊然無厭貪婪為民
蠹守小謹者似德懷詐懦者似恕容姦惡者似仁蘊諂諛者
似恭忿傾險者似智好詆訐者似直樹朋黨者似義肆苛刻
者似忠貪祿位者似勤忠斯之流雖愚而類賢用之則迷亂
之基也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位以德舉不以序遷苟
能慎選其人各守其官則紀綱必正又曰官多則事繁吏多
則民殘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
未格清淨者由官吏多之致也為陛下計宜減分局之官省

監臨之數擇百司之吏選技術之工去纖巧之匠停老弱之
卒汰緇黃之流自然無曠土無游民公庭肅而百事舉矣又
曰官多奉薄不若奉厚而官少若盡去冗食復其全奉則二
人之奉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既足廉恥自興又曰今民政
之闕者田稅未均權酤未寬土木未停牧宰未良
田稅不均則兼并之家私土多而公田少剝上損下在於此
矣權酤未寬則民多犯禁而為盜且山海酒麴之利皆民所
共今盡奪之是與民爭利反害之也苟少寬之國用必未乏
而民且不犯矣土木未停則民困於力役而國用多費且廣
興寺觀冀將祈福曾不知求福在乎修政又何土木之為夫
賦斂不平則民受刻削而刑禁濫施蓋簿書所謬遂至償納
或父祖所負延及子孫或本非主守而均於干繫或不自侵
欺而類於失陷經年累歲摧楚日加無益於官徒傷於衆夫

牧宰不良則民受弊而政不行蓋貪殘者貨賄公行殘暴者
刑罰不節執滯者通變莫適怯懦者於吏肆毒又曰銓選之
門徒有其名莫著其實有殿者雖加厚罰有最者莫見明揚
或緣遇宥恩則不限其功過雖逢薦舉則終困於徒勞又曰
貢舉不嚴則權勢爭前而孤平難進必欲均之莫若令　皇
朝三品及見任文武升朝官子孫弟姪薦名於西監而未升
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於州郡然後升於禮部第其可
否亦兩分之若然則權勢異途孤平自進矣　刑部員外郎
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寬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
往宣視又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為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
非所以布宣恩澤也　國朝故事以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
重疑隙易搆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寇河朔蕭然請
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　比部員外郎刁衎上疏言陛下纂

圖伊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邀善以去惡避毀而來譽道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官無及於小人私謁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流遊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 太祖之勤儉若 太行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恩思 祖 考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擬議也 庚寅閤門奏每月朔望群臣赴萬歲殿哭臨十月朔在 壬辰請改用九月晦 上問呂端曰此何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爲忌 上曰哀戚之情寧有所避乎不許 先是壽州獻綠毛龜金文粲然界道上以爲介蟲而毛天意或有所警戒令宰相詳考以聞於是呂端等言曰臣等竊聞安能究知天意然嘗聞於師曰聖人之意與天合符苟養四靈而偏愛於一物必神靈肸蠁有所啓焉今神龜所得之地地名壽春陛下頃升皇儲實自壽邸由是言之則是龜也特爲陛下而生將使陛下後天而老旣壽且昌乎又龜在水族義主于陰介者剛物也毛者柔物也夫戎狄之類皆稟陰氣天戒若曰將有剛猾不賓之虜柔伏來庭乎且陛下自即大位首念西人困於飛輓繼遷兇狡亦降使推恩不問前罪且繼遷亡命日久亦厭兵矣脅從之黨亦厭亂矣悛心革面匪朝伊夕北戎保險爲逋逃淵藪部族攜離復薦飢歉必恐相率懷柔願伸款附望陛下欽若天意彌闡皇猷雖休勿休日愼一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哉 上曰卿等所陳甚爲詳備然朕以爲龜有毛者文理之象八卦著文理之資也附卦生毛文理之華也豈天意有所屬也卿等其悉心修輔毋怠朕意焉 冬十月陳宋州並言先貸民錢千萬令市牛償納外所負尚多許償來歲夏秋稅輸送詔悉除之

知益州張詠奏屯駐兵士所請錢乞依元降宣旨銅錢一文與折支鐵錢五文是時峽路轉運使韓國華到闕又言川峽州縣幕職官等所請月俸銅錢一文止支錢二文乞增加鐵錢分數帝令支銅錢一文易給鐵錢五文（會要至道三年十月事咸平二年五月又五年七月可考） 己酉葬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于 永熙陵十一月甲子祔 神主於太廟（太宗廟未見然諱名當考）以懿德皇后配又祔 莊懷皇后於別廟 上初踐祚告天地宗廟有司請署祝版上涕泗交下不能署者久之羣臣驚懼引 上與諸王徒步號慟從至乾元門禮官具儀遣官畢改吉服 上不忍哭踊盡哀衰服迎於郊 神主至京迎拜涕咽觀者莫不歔欷祔廟前霖雨至此頓止咸謂孝德所感也先是 上謂參知政事李至等曰神主至京朕欲親導及拜辭於禮可乎至曰此禮前代所闕陛下行之足以爲萬世法矣即具儀以聞

時有建議請增損舊政者 上曰 先帝賜名之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於其道也因極之訓朕何敢忘因涕泣沾衣左右無不感咽（此事出寶訓考異門云是咸平二年事附見寶訓正錄之後未知此云予請訓與政實訓御名點） 丙寅德音降兩京死罪以下因緣山陵役民賜租有差復分三司勾院爲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王欽若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欽若新喻人初爲亳州判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民自遠來輸租食穀且盡不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即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獎答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十七縣民租時有飛語聞 上言按田官司欲收民情所蠲放皆不實 太宗不悅御史臺探帝意請遣使覆實乃詔東西諸州選官廉視亳州當按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行欽若覆按甚詳抗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既而他州

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爲欽若危之踰年而 上即位於是擢用欽若因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既爲三司屬度支員外郎毋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啓而蠲之欽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 上大驚曰先帝頗不知耶欽若徐曰 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 上感悟卒從其言[illegible]

[illegible]

己巳詔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修 太宗實錄若水舉官同修起居舍人李宗諤與焉 上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須直筆若有爲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可餘悉許之 是日同判官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封駁事田錫又上疏曰臣昨七月二十五日所進封章爲言地震之災是彰下動之象臣經宿思慮以其事非外人所可得而知非大臣不可與之議臣遂冒犯懼以所奏請陛下且留中不出乞陛下與大臣略言至二十六日再上封章並貢疑慮若審陛下曾以其事與大臣討議否不知大臣曾聞其事爲陛下商較否今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見銀臺司諸道奏報自九月初至冬節前申奏賊盜不少今不一一具奏慮煩聖聽且據其可言者一二而言之九月四日滄州奏群賊四百餘人驚劫人戶十月七日滑州奏有賊四十餘人過河北十五日衛州奏有賊七十餘人過河北十九日絳州奏垣曲縣賊八十餘人殺縣尉成捕西京奏十月二十三日有賊一百五十人入白波兵馬都監廨署并劫一十四家至午時奪舟船往向下垣曲至河陽華縣界濮州奏群賊入鄄城縣單州群賊入歸思指揮營濟州奏群賊劫金鄉鉅野縣郭十九家永興軍奏虎翼軍賊四十餘人劫永興南莊今月二

日西京奏王屋縣賊一百餘人白高渡潰散軍賊六十餘人七日陝府奏集津鎮群賊六十餘人並驚劫人戶至午時乘船下去峽石縣軍賊自河北渡過河南八日西京奏草賊見把截土壕鎮官私往來不得甚有京師咫尺而賊盜如此邊防寧靜而叛卒如是臣所謂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爲陛下憂之臣每見宣命指揮以詔慶夫報但令巡檢使臣掩捕但令巡檢地分襲逐而安之討之未見其深謀備之禦之術見其遠慮若其勢漸盛而有謀者與之爲謀其力難制而思亂者衆之爲亂乃是國家失於早圖乃是朝廷失於輕事今地震之災漸見陛下何不早謀而杜其漸下動之象已萌陛下何不熟慮而防其萌臣七月所奏望再取披詳今所奏望必垂聽信防其萌正在今日杜其漸不可失時近京盜起既如此向西民困又如彼昨楊允恭請置粮草車三千

皇要推車兵士一千人盧之翰納狀奏乞自京支撥錢四十
五萬貫度支奏靈州五戶兵旬米每勝一貫文要車子運糧
是邊上倉廩素無儲備矣請自京支錢是關右帑庫素無積
蓄矣奏米每斗十貫文即靈州軍民今已餓殍矣未審朝廷
借靈州有何所得棄靈州有何所失若因力役未息而中原
難起制禦失宜而外方變生實謂所得不如所失也今陛下
宜精於所慮斷在不疑若借靈州必然有益於國家即乞明
降勑書曉諭天下使天下知之棄靈州必然有損於國家亦
乞明降勑榜曉諭使天下知之曉諭之意以蘇息萬民爲貴取
捨之謀以憂卹萬民爲謀令戎狄知取捨之謀使中外知損
益之理示朝廷之大體表王道之至公此所謂陛下修德以
禳地震之災此乃是陛下早圖以防下動之象若賊勢漸盛
民患未除而謀慮之不深取滅之未得彼賊輒據州郡僭稱

公侯河北倉敖能先占取河西部落來與結連百姓力役之
未休四方覬望而相效此事非細繫於社稷之安危此事非輕
繫朝廷之治亂今廟堂之上必有嘉謀樞軸之間必有善計
若言小小寇盜不勞聖意憂慮若以遍遍指揮只令使臣捕
逐如此則群盜終難取滅如此則諸處終未平寧若賊徒聚
得三二千人徑度淮南往保吳越則遐邇騷然不至京師矣
若賊徒取得一二州郡善據要衝則　上供錢帛不充國用
矣因此則人情必有向背人情必有向背則軍情豈無動搖
當此時北狄輒來擾邊陛下不得不憂西戎輒來犯塞大臣
不得不懼臣今所言激切不爲身謀所慮安危實爲國計
先是西鄙運糧詔以諸軍代民輓送己卯士卒亦令放歸仍
賜緡錢若寒故也　上御便殿閱殿前指揮使內殿直騎射
閱豐擢精銳者千餘人遷其職先是詔弓二百斤放長箭者

謂之大弓箭止能步射有千貫者矯健出入自言能馬射於
是躬親引滿綽有餘勇衆咸歎服加賜緡錢　乙酉廢理欵
院　是月有司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
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　太祖配上辛祀感生
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　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　太祖
太宗並配詔可　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言所修　太宗實
錄自太平興國八年以前君臣獻替不著於話言淳化五年
以前親決萬機不聞於衆府請降詔許臣等於前任見任
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使二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文
許之　丙申追尊賢妃李氏爲皇太后后喪先殯於普安院
於是議改卜園陵立忌建議有司言案周禮春官大司樂之
職奏夷則歌仲呂以饗先妣先妣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
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宮晉簡文宣后既不配食築宮於外歲

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肅明二后於儀坤廟又玄宗
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稽於前文咸有明據望令宗正
寺於后廟內修奉廟室爲殿三間設神門齋坊神廚以備薦
饗從之又言先遠之吉時序尚賒猶處殯宮未克遷祔薦饗
之制處有闕如徧討禮經甚閒前範稽情起義自我而初欲
望自今朔望及諸節四時薦新並就拱宫權設幄殿命內臣
奉事又從之　辛丑詔諸路轉運使申飭部下令長勸課農
桑　先是　上訪宰輔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疏曰
伏以河隍之地夷夏雜居往者唐都長安密邇京邑猶復置
叛不常其事蓋戎狄狡詐萬變人面獸心古先聖王置之度
外惟羈縻而已亦何必使慣義之鄉竭膏血以奉無知之俗
較其勝負哉且賊繼遷蕞爾賊類騷動疆埸然猶不大以卵
然擢髮不足以數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于人蓋

所損者小所益者大耳臣不敢廣引前史上煩聖聽直以唐
憲宗時一事明之王承宗擁鎮陽叛命邀旄鉞未獲遂使盜
刺武元衡傷裴度其爲罪逆大矣而憲宗以百姓之故下詔
雪之伏自先帝厭代陛下肇位捨繼遷之罪厚推賜與降尺
一之詔刻其反側命一介之使諭以綏懷此時中外之人皆
曰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大憝介意斯無異元和之君不能遂
過臣料彼兇狡亦厭兵久矣苟朝廷捨之不問待之如初以
厚利啗之以專制綏之亦安肯迷而不復詎於今日哉至於
靈州自鄭文寶爲國生事致朝廷財食懷西顧之憂開輔生
靈困轉輸之役積骸蔽野十室九空饑殍滿城邊壁盡發歸
然空壁老我師徒而張頤待飼者不下五千人送糧四十萬而
止獲六萬此則求欲固守不可得也臣料繼遷若急攻不已
則城危可知今緩而來者意欲竭我財用困我民力隳彼之

計也當此之時若不能改絃易張則前日之患未艾也請料
吾之鄉者鄭文寶絕其青鹽不入漢界禁其粒食不及番戎
使彼有辭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可追於是熟戶之人亦
同叛渙今若復令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
兵之意也且獸窮則搏鳥窮則啄若秉秋入寇伺隙窺邊則
朝廷安可不發兵以禦之師興矣必須務於關輔之人又不
遑命展轉東運則隳函西洛亦佃聊生陛下何不深思遠慮
防未萌之患臣嘗見唐田承嗣久拒王命代宗念百姓無辜
罹患每含忍之初興師討伐元載在縉聞魏州鹽價高許於
要路加兵收捉禁鹽入以弱其人代宗曰朕意與卿全殊卿
欲禁鹽朕欲開路從鹽入承嗣一人負朕魏州百姓何辜朕
爲之主不能卹養致使兵戈塗炭有姚良猝焉得更扼喉命
以重其敝乎而承嗣抗表束身歸朝臣謂陛下宜行此事以

安邊境使其族類有無交易貨鹽以資其利通糧以濟其命
彼雖蕃夷必歡然向化互相告諭皆感恩服德背逆効順則
繼遷小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爲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堅守
萬口同詞非臣獨然皆以爲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權
道也且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
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孑遺矣安可復守之使我民無完
膚聖德廣被流沙黃壤皆爲內地何止朔方一郡哉或曰靈
州者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亡爲敵有臣應之曰凡
謂咽喉者必金城湯池屯兵積粟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扼之
今則閉壁而已自固不暇何咽喉之有哉且螫手斷腕事非
獲已蓋所保者大况繼遷之衆行逐水草居無定所豈有如
漢兵守陴以不然矣又曰設使靈州既棄必爲繼遷所據若
且耕且戰足食足兵或求請無厭若爲應副或事勢轉大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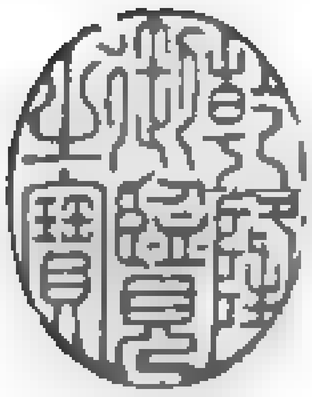
以救梧臣又對曰假如靈州不棄何以絕其求請何以弱其
事勢且激朔方而取張浦求請已多蓄戰馬而聚甲兵事勢
已大但諸番和則事勢弱事勢弱則求請絕故臣前謂使其
族類有無交易貨鹽以資其利通糧以濟其命使曲在彼而
直在我聞有罪而罰有名天地亦所不容鬼神亦所共怒繼
遷不日當自滅亡何耕戰兵食之云乎於是李繼遷遣使修
貢求備藩任 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
其請復賜姓名官爵甲衣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爲定難節
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賫詔賜之甲寅又以張浦爲
鄭州防禦使遣還 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
上意必欲歸其事於 太宗因進辭曰 先皇帝早深西顧
將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及眷茲遺命付予眇
躬爾宜望予勉以拜恩守封疆而効節 上甚悅繼遷入貢史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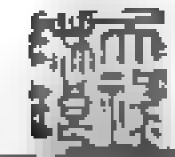
今要並不書其月日不知何也此係蔣載對雜編與會要並載之然疑史官或加潤色耳雜編云疾用斯易簡等制不用呂端當也今削去初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準詔上疏言五事禹偁奏議云二月八日上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北侵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饋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嗣位之始當順人心宜勑疆吏致書虜臣使達大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奉拓拔氏祭祀先朝雖有批答允許鄜州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闕今嗣統之始大振皇威亦恐繼遷遣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詳慎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為人也或曰富國彊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忘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以天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止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人今司門員外郎孫貴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illegible]推官李[illegible]監庫沈繼明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謂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建其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東師以濟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行修于家推于鄉然後薦之于朝故政和而民泰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此道隋唐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終 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周祖之後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子有貧寒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 先帝[illegible]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者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 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至於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 太祖以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便見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於農工以作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而兵不在其數蓋井田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所以農益困然而

兼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也唐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備言其事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猶日費萬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又富者窮極口腹一齋一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 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深鑒茲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修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言大哉堯之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雖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惟有唐之政可損益而行之元和中憲宗嘗命裴垍銓品庶官垍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陛下之明擇宰相數人猶有非其人者況臣之不肖擇數十人諸司長官亦恐不逮若吏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垍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取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垂衣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結韈者言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除禁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亦得升知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或亂天聽無甚于此願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以爲今之所急在先取其使衆寡得其宜若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疏奏即召禹偁還朝既用其策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賜趙保吉[illegible]曰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與兵部郎中史館修撰李若拙並命[illegible]

四月戊午祕書丞何亮當京兆府三白渠孫冕上書言九事一擇賢才二詢讜議三遠邪佞四務節儉五明賞罰六慎號令七重使介八崇勸學九推恩信賜詔獎之尋召試授直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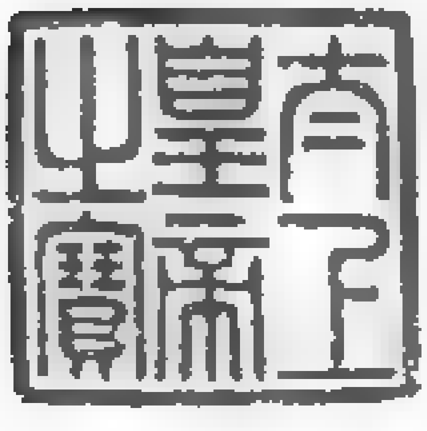
自陳恕以下明年大同今冊書國初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使領諸路事其今別宋有定制京西或爲兩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東西路陝西分爲陝西河北西南兩路又爲永興府西北路淮南分爲西路江南分爲東西路荊湖兩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爲東北路其兩南路寶鑑福建湖南初曰西川後分陝路西川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爲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荊湖南路九曰荊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illegible]凡租稅有穀帛金鐵物產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金





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鑞四曰銅鐵物產之品六一曰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茭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至道末歲收穀二千一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碩錢四百六十五萬餘貫絹一百六十二萬餘疋紬絁二十七萬三千餘疋絲線一百四十一萬餘兩綿五百一十七萬餘兩茶四十九萬餘斤芻茭三千萬圍蒿二百六十八萬圍薪二十八萬束炭五十萬秤鵝翎雜翎六十一萬餘莖箭幹八十七萬隻黃蠟三十餘萬斤此皆踰十萬數者他不復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八之二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九

眞宗皇帝紀一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癸亥賜近臣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爲例　丙寅有司上　皇太后李氏謚曰元德　翰林學士楊礪等受詔知貢舉請對　上召坐語久之曰學重任當務選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礪建隆中爲牓首　上在開封時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然後知之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益重焉礪性剛很傲僻爲文尚奇無師法每作詩一題或數十篇在翰林制誥迂怪大爲人所傳笑　壬申詔宣使王延德上　太宗皇帝南宮事迹三卷命送實錄院　癸酉始令諸王府記室翊善侍讀等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北宅始此當考詳時南北宅又有伴讀然無定員按此年十一月國南宮伴讀李文並禁不九年明詔令冊貝百官表鬻之祥符二年復置也　甲戌詔諸路場務通欠官物令主典備償者監臨官非同爲欺隱勿令塡納　初李至判國子監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孫奭崔頤正皆苦心強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除去舛謬　太宗從之　丁丑蔡州學究劉可名又上言諸經板本多誤　上令擇官詳校因訪羣臣通經義者至復以頤正對　上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因召頤正於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他日謂輔臣曰頤正講誦甚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脩之士一二人具以名聞自是日令頤正赴御書院待對講尚書至十卷頤正雍丘人也　戊寅　上御崇政殿召御龍直二百七十餘人閱試武藝遷擢者二十六人　庚辰審刑院詳議官監察御史韓見素表求致仕時年四十八　上問輔臣曰見素齒髮尚少遽求致仕何也呂端曰見素性恬退寡慾　上難之李至曰近世朝行中頗競求進者多知止求退者少今見素請亦足以激勸薄俗　上默然乃授刑部員外郎致仕見素鳳翔人退居華山年八十餘乃卒　甲申有彗出營室北光芒尺餘　二月壬辰詔禮部貢院考試畢日籍合格人姓名以聞當議降敕放牓及第如覆試有纖濫知舉官重行朝典　上謂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暇逸庶洮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其異唯將奈何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　上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耶李至曰陛下以卻妖星矣　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避正殿減常膳　乙未遣使詣諸州長吏平決獄訟申理冤濫　先是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　出知泰州未之任會彗變錫上疏言臣自去年七月至冬節已後三上章所言者朝廷急務所陳者國家大體識見雖淺不足動於宸聰果敢所陳亦足伸於忠節每至奏覆公事咫尺天顏亦望聖聰略賜宣問豈謂陛下略不詢所陳之事殊不訪所貢之言退有憂遑慮獲罪戾進無聽納固不遑寧所以輒拜封章乞歸館殿旋承勅命令知泰州臣蒙聖恩給與假限許至三月初進發臣既受勅不合立班唯候朝辭以赴任所於二月八日方覩御札許百官詞臣子之事君黙愚直之逢明聖有所見聞豈敢緘黙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臣去年所上第一章下在中書第二第三章留中不出臣慮外人窺其曾有貼黃乞未付中書見宜召宰臣樞密使問其可否然尚有不敢形於奏疏擬俟面陳所慮者非輕陛下失臣所憂者非細變微臣失身

今日陛下若許臣面言容臣口奏即乞宣召必得敷陳臣於正月十二日得實錄院牒要臣　太宗朝所上諫疏臣已繕錄於二月二日送實錄院訖其間可行之事可用之言　先皇帝亦聽納而行之亦優容而用之伏乞陛下令實錄院進呈略賜披覽有　先朝未行者乞擇而行之有今日可用者乞取而用之御札云良由時事舛誤政化鬱堙臣謂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雖賜姓與名已自　先朝然狼子野心終是異類昨以陛下登極雖來進奉錫之優詔受以來上識其姦謀辯其詭計則可錫之土宇授以節旄則非以臣愚蒙料彼變詐必不肯久奉朝命必不能永保塞垣臣恐如此惠之懷之而弗來討之除之而未得讎成姑息似失機宜臣謂關輔勞擾從此生國家費耗從此起若時事舛誤之大者樞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相承既久驟改固難致兵謀不精國討未善求之近驗即去年靈州之役関西之民死者十五餘萬生民無辜而死者十五餘萬罪在何人而不問咎將誰執而不知此政化鬱堙之大者也臣今為陛下言其大者遠者自餘瑣細之事何足為陛下言之（[illegible]）疏奏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責封章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有當面論者聽承傳赴闕再遣中使賜與之甚厚（準行封事未見當考）戊戌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為例　改太平軍為廉州先是吏部銓擬官告身悉書其過犯　三月癸酉詔自今勿復書　淳化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別廟祭饗懿德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臣未測升降之由乃有司亂昭穆為逆祀請改正之　太宗不許及議合食有司咸請以　懿德升配安易又言百官論議若其瀆尊卑若序以後先當用　淑德配食　詔尚書省集學士兩省知雜御史諸司四品南省六品以上及禮官同詳定之議曰　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沒始追崇況在初潛早已薨謝　懿德皇后饗封大國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且夙彰賢懿之美若以二后之內則升祔當歸　懿德伏請奉　懿德皇后神主升配　太宗室又按張昭等議以周世宗神主祔廟必若　宣懿同祔即正惠神主請加太字若升祔　懿德即請加　淑德太字仍舊別廟詔曰禮非天降地出酌於人情都省以　懿德皇后雖未正位中宮亦合配饗　先帝恭依所請庶協從宜至於太者尊極之稱加于母后施之宗廟禮即未安　淑德皇后不加太字仍舊別廟祭饗　夏四月己丑朔詔州長吏案除牢獄疏理淹繫有疾病及貧乏者療治資給之　甲辰改御帶曰帶御器械以授供備庫副使張旻等三人旻開封人嘗給事藩邸云　上謂宰相曰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不認朝旨尚更理納頗聞細民愁嘆此甚亡謂也己酉遣使乘傳與諸路轉運使州軍長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始用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上由是眷欽若益厚　五月壬戌始命內侍充宮闈令限年與代令居廟中與知廟官同掌宗廟祀事從屯田郎中揚延慶所請也史官曰宮闈令但掌遷皇后神主豈宜輒居廟中專掌廟事乎延慶不知典故君子非之　六月庚寅密州發解官朝傳坐薦送非其人當贖金特詔停任仍令告諭諸道以警官吏　上謂輔臣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宜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令外官要切推轉運使卿等可先擇人令舉之辛卯詔三司使學士兩省尚書丞郎知雜御史各於常參官

內舉材堪轉運使者不限人數　上又言諸州長吏奏舉官屬或有請託并須條約之　乙未詔諸路知州軍通判自今舉管內京朝幕職州縣官各具勤績實狀如經擢任有違犯並連坐之　先是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　僖祖稱高祖　翼祖稱曾祖　宣祖稱祖　太祖稱伯　文懿　惠明　簡穆　昭憲皇后並稱祖妣　孝明　孝惠　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　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於是禮官言伏請　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　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並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　太祖室曰皇伯考妣　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　太祖　太宗　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按太宗饗祀　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　太祖　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　太祖位仍舊稱孝子奏可　秋七月壬戌詔京朝官非公事不得輒入制敕院犯者論如法凡中書堂後官以下所聚吏舍總名曰制敕院（院中書吏舍總名制敕院且推二廳及兩廂）（正史職官志闕入）　先是有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廣西轉運使陳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之綿誠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産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耳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幹俟枝葉裁茂則刈穫是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因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

五

止售百錢蓋織者衆而市者少故也有遺利而民艱於今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數今所得何止十倍其多今樞錢之民相率競勸紡績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歷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先是黎桓加恩爲交州國信使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斂往往斷民手足趾堯叟知之遂奏請召其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又言嶺表炎蒸人多瘴癘請官給紙墨寫攝生藥方散付諸州從之　八月丁亥朔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賦斂重困黎元諸色費用並宜節約并條析未盡事件以聞　辛卯京西轉運使姚鉉上言諸路官吏或傴昧從事更凌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所更之弊事多不使於役胥候其罷官悉藏記籍於公署政莫甚於茲欲望應知州府軍監通判幕職州縣官於所在有經畫利濟事可經久者歲終書歷替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不得擅改下吏輒有改更若灼然不便州以上聞幕職以下聞於長吏俟報改正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此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詔從之　乙巳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等上　太宗實錄八十卷　上覽書流涕賜詔褒諭賜賚有差時若水判集賢因用院印史館無所預纔九月而畢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上仙犬輒號叫不食因送永熙陵寢宮李至常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云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爲載呂端雖爲監

六

修而未嘗涖局書成不署端名至抉其事以為專美若水稱詔旨專修六録史局又援唐朝故事若此者甚衆時議不能奪　己酉　上謂輔臣曰朕觀士大夫中多有名無實何言行之相違也對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矯詭既久亡當見矣　上然之　癸丑　詔監倉京朝官無得以羨餘為課　九月己未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劉氏卒　上即時臨喪輟朝三日親奠哭遣東宮官暨給使輩素服內哀改號曰成聖繼明　上以乳保之恩事之如母自被疾親調藥餌者逾月既終將舉哀以　太宗喪始朞頗疑其事令礼官定議遂發哀於苑中群臣奉慰葬日給鹵簿前一日又臨奠焉　初錢若水受詔修　太宗實錄引左正言直集賢院楊億參其事億所獨草凡五十六卷故奏篇最速億自言母老求出守就養命知處州既而　上以億有史才留不遣億固請往甲子召對加賜而遣之　先是　太宗命張洎重修　太祖實錄其書未成會洎死己巳詔宰相呂端集賢院學士錢若水同領其事若水表辭　上曰卿新修　太宗實錄甚為周備　太祖事多漏落故再命卿毋多讓也　豹林谷隱士种放母死貧不克葬遣僮奴告於翰林學士宋湜等湜與錢若水王禹偁同上言　先帝嘗加召命今無以葬母欲行私覲是棄朝廷之美也壬申優詔賜放錢帛粟丁丑　上謂宰相曰轉運使按察官吏事權甚重任非其人則州縣受弊近地猶易為聽察遠方則難使聞知大寬則強橫太猛則苛刻必須擇和平之吏寬猛適中卿等其謹擇之　綾錦院有錦綺機四百餘　上謂左右曰錦綺非軍國常須可令還改織紬甲巾始以新織紬進御舊制國子監開封府舉人有與發解官親戚者止兩司更互考試　上慮涉私徇是秋特選官別試　冬十月宰相呂端久被病詔免朝謁就中書視事累上疏求解戊子罷為太子太保初李惟清自知樞密院左遷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有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教人訟堂吏過失欲以累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媿風波之言不足慮也[illegible]戶部尚書張齊賢加兵部尚書與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　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至罷為武勝節度使至以目疾解機務及授旄鉞入見懇辭　上曰此唐明故事廢之久矣特命振舉示優賢也又賜御製詩寵其行　己丑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溫仲舒為禮部尚書　樞密副使給事中夏侯嶠罷為戶部侍郎　樞密副使戶部侍郎向敏中加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為工部侍郎宋湜為給事中並為樞密副使　先是有攀附居近職者衆寵放恣民家子既定昏彊取之其家詣開封訴焉知府事畢士安即請對白其事竟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昏焚所著日夜訴士安於　上前士安內求解府事　上許之復入翰林為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嘗獻擬陸贄榜子集　上察其意欲干事任乃命白權知開封府既而白乃倦於聽斷不二歲亦求罷云[illegible]詔縣尉司無得置獄　庚寅　上謂輔臣曰羣臣中有訴言達於朕聽者詢之於衆似得其實然人誰無過但能循省遷善則為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身之用也　乙未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　上諭之曰上下和睦同濟王事忠孝之誠始終如一齊賢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一體豈有不同其心而

能濟國家政事者哉　上曰推其公共思而後行推此謹審無至差失庶幾朝廷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爾

先是朝議以淳化後盡至道末續降宣勅頗為繁密張齊賢時為戶部尚書詔齊賢專知刪定與御史王濟等同知刪定舊條持仗行劫不計有贓無贓並抵死齊賢議貸之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死懼之尚不畏可緩其死乎因與齊賢廷諍數四濟詞氣甚厲手疏言齊賢儒者不知適時之要齊賢復表陳濟當同議定而復有異論　上問輔臣孰可從者呂端對曰立法尚寬恐於嚴急周官刑平國用中典此經制也然利不百不變法當改革者宜從衆議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議之并劾濟未幾齊賢入相丁酉齊賢奏臣今在中書不欲與庶寮爭較曲直願收前詔上欣然嘉其咨物遂罷集議濟得免劾而刑名卒如齊賢之請自是犯盜者歲亦不增先是三班不免杖罰齊賢請以贖論遂為定制論者稱其平允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又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　上許焉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乃命各署狀結實即遣兩吏送甲入乙家乙入甲家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遂止明日以聞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乙酉崇政殿視事至午而罷　上自即位每日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聖政錄）（[illegible]翰林學士　[illegible]不相妨）　癸丑命修　太祖實錄官錢若水等覆考開封府得解進士試卷故事京府解十人已上謂之等第非文業優贍有名稱者不處時以何輔元為首錢易次之易頗為流輩所推許輒不平遂上書指陳發解官所試朽索馭六馬賦又詩論策題意涉譏訕又進士數百輩詣府訟為送不當輔元亦投牒遜避請以易為首開封府以聞故有是命仍令兩制議所訟題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深佑易考官度支員外郎馮拯奏易與白交結狀　上大怒遣中使下拯御史獄拯力言易無行不可冠天府多士上亦以為士流紛競不可啓其端且欲鎮壓浮俗乃詔釋拯罷兩制議并黜易止令若水等據文行稱著者一人為首乃以孫賁為第一輔元第二易第三然並如舊貢開封人賁之孫輔元佇之子也易初以輕俊被黜既而　太宗與蘇易簡論唐時文人且歎不與李白同時易簡言易能為歌詩殆不下李白　太宗驚喜曰誠如是吾當白衣召置禁林會盜起劍南事乃止　是月詔以緣邊屯戍之兵日勞饋餉令三司議定經久之制無致擾民仍令鹽鐵使陳恕監議（[illegible]）

十一月丙辰朔河西軍右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逋遊龍鉢來朝河西軍即西涼府也龍鉢四世受朝命為酋長號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龍鉢自言河西軍東至故原州一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舊領姑臧神鳥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今但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回五十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也加龍鉢安遠大將軍（[illegible]）　戊午　上謂輔臣曰國家所謂儉約為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好儉則國有餘財下

不惟與國家有餘貲自然廉讓興行盜賊衰少刑罰之設幾至于
留意詳也臣等恭聞聖訓則共遵守　三司上經費之數　上
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必諸中道而爲其求制輔臣
曰先帝非止愛人惜貲至於節儉服用躬御浣濯之衣蓋前
古哲王莫能倫也　上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
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
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　上聞而善之〔此事附恕本傳〕
〔劉刪二詔討之〕內侍裴愈監三館秘閣書籍歲久不治命內品
劉崇超代之仍詔知制誥朱昂與秘閣校理杜鎬直使劉
承珪排整著爲目錄　戊辰西京左藏庫使楊允恭言準詔
估蕃部及諸色進貢馬價請鑄印詔以估馬司印爲文置估
馬司始此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
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

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
招馬之類秦渭階文之吐蕃迴紇麟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
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渭儀延鄜火山保德保安
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敕書委緣邊長
吏擇牙吏入蕃招募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三十千己上
至八千凡二十三等其蕃部又有直進者自七十五千至二
十七千凡三等有獻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焉
先是詔給事中柴成務等重詳定新編敕丙午成務等上言
曰自唐開元至周顯德咸有格敕並著簡編國初重定刑統
止行編敕四卷洎方隅平定文軌大同　太宗臨朝聲教彌
遠遂增後敕爲太平編敕十五卷淳化中又增後敕爲淳化
編敕三十卷編緝之始　先帝親戒有司務存體要當時臣
下不能申明聖意以去繁文今景運重熙孝心惟纘自淳化

以後宣敕至多命有司別加刪定取刑部大理寺京百司諸
路轉運司所受淳化編敕及續降宣敕萬八千五百五十五
道編其披閱凡敕文與刑統令式舊條重出者及一時機宜
非永制者並刪去之其條貫禁法當與三司參酌者委本部
編次之凡取八百五十六道爲新刪定編敕其有止爲一事
前後累敕者合而爲一本是一敕條理數事者各以類分取
其條目相因不以年代爲次其間文繁意局者量經制事理
增損之情輕法重者取約束刑名削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
道准律分十二門并目錄爲十一卷又以儀制車服等十六
道別爲一卷附儀制令違者如違令法本條自有刑名者依
本條又以續降赦書德音九道別爲一卷附淳化赦書合爲
一卷其釐革一州一縣一司一務者各還本司令敕稱依法
及行朝典勘斷不定刑名者並准律令格式無本條者准違

制分故不躬親彼受賄區分臣等重加詳定衆議無殊伏請
鏤板頒下與律令格式刑統同行優詔獎答之　刑部郎中
知制誥王禹偁預修　太祖實錄或言禹偁以私意輕重其
間甲寅落職知黃州〔案禹偁首州專上末別此出端主知事而本傳乃云宰相張齊賢惡其不實讀禹偁撰其問責罷令色從定閣吏考之或云禹偁真太祖增上實錄文字諫書試此大臣為悔復云禹偁初郎黃州也此事罪讀真言知黃州而嘗與宰相事真封事直言有當其貴州者入當其責出矣封事相去〕是歲以如京使柳開知代州開上疏言國家創業
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
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
必須望重有威即群臣畏服又西鄙令鑾歸明他日未可必
保苟有翻復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此議爲患更深何者契
丹則君臣久定蕃漢有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
鄙積恨未泯貪心難悛其下得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

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
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忿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
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侵掠令彼有後顧之憂又可制
其輕動今兵革雖衆不及　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諳臣猛將
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
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戎使如往日士伍必求於勇敢指
顧無猶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
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龍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
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
至當銓總察屬評品職官內則主掌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
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
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
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
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
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院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
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
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才宜委之外藩擇
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臣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
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
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
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祿利仍均濟於職
方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
寮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至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
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迴化源永敦政本
恭惟　太祖神武　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
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

行變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邑久塵著位侵荷恩寵辭
狂狸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叶
閑謂其從子曰吾觀胡星有光垂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
矣吾聞師亢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我其危哉因上言
請徙他州尋改知忻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之一

真宗皇帝紀二之一

咸平二年春正月甲子詔尚書丞郎給舍舉升朝官可守大州者各一人限一月以名聞俟更三任有政績當議獎其舉主舉有贓私罪亦連坐之　乙丑命禮部尚書溫仲舒知貢舉御史中丞張詠刑部郎中知制誥師頏同知貢舉刑部員外郎董龜正太常博士王涉同考試及封印卷首仍當日入院禮部貢院封印卷首自此始　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楊徽之以表疾求解職甲戌授兵部侍郎依前兼秘書監及占謝便殿命坐拜左右勞問久之且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可以養性也徽之純厚清介守規檢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自為郎官御史朝廷即以舊德目之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搉擊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世謂其知言亦以是寡合於世云　二月乙酉朔賜故彰信節度使周謂家錢十萬錄其子太廟齋郎建中為棗氏主簿令百日外赴任　上謂謂有倩勤召還將復用之詔下而謂已卒故優卹焉　丙申以太師贈尚書令韓王忠獻公趙普配饗　太祖廟庭　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表述　上登位以來放天下逋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實錄本紀及後志並云繫囚萬餘數大欽若本傳）請付史館　上謂近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成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　己酉　上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己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儆御史臺糾察之　秘書監楊徽之薦著作佐郎通判泰州戚綸文學純謹宜在儒館三月甲寅以綸為秘閣校理綸父同文隱居教授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徽之與門人追號同文曰堅素先生　丙辰命度支郎中裴莊等分詣江南兩浙發廩粟賑飢民除其田租莊使還言池州興國軍得良吏餘無足稱者且言朝廷所命知州通判率以資考而授至有因循偷安無政術而纔得親民者其素蘊公器有政迹者偶緣公坐則黜司冗務貞偽莫辨僥倖滋深自今望遴選其人勿以資格授其有政迹者優加恩禮　癸亥詔今歲舉人頗衆若依去年人數取合格者慮有所遺落進士可增及七十人諸科增及一百八十人禮部尋以孫暨等二百五十人名聞內諸科一舉者六人特黜去之餘並賜及第　京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朱台符上言曰臣聞蠻夷猾夏帝典所載自周而下數為邊害其人如禽獸係之而無所用叛土多澤鹵得之而不可居聖王知其然也或振旅薄伐勢不窮極或和親修好意在羈縻歷代經營斯為良策至於秦築長城而黔首叛亂漢絕大漠而海內虛耗是一時之心為萬代之笑此商鑒不遠也頃者晉氏失御而中原亂離犬羊之性益驕豺豕之威孔棘　太祖深監往古酌極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罕聞入寇大省戍邊之卒不興出塞之兵關防謐寧府庫充溢信深得制御之道也幽薊之地實為我疆尚隔混同所宜開拓　太宗平晉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厭亂螗蜋拒轍用稽靈誅重興弔伐之師又作邊廷之役自茲厥後犬肆兇鋒略虜邊民攻拔城寨長驅深入莫可禁止當是時也以河為塞而趙魏之間幾非國家所有既阻歡盟乃為備御屯兵馬益將帥芻粟之飛輓金帛之委輸賂給賞賜不可勝數縣具國之食貨匱於河朔

矣陛下自天授命與物更始授鉞遣以節鉞加黎桓以王爵
咸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蒙渥澤非所以柔遠能邇
昭王道之無偏也今已訖諒闇將終祥禫中外延頸觀聽德
音臣愚以為宜以此時赦契丹之罪擇有文武才略習知邊
境辯說之士為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禮當修好鄰國往告
諭之彼十年以來不復犯塞以臣料之力有不足志欲歸嚮
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使必驩悅慕義
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棄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
如 大祖故事結之以恩彼必畏之兩國既和則無北顧之
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當自革心而束手是一舉而兩獲也
西北無事然後備邊之兵可議減省夫邊兵省然後費用可
節費用節然後賦斂可緩賦斂緩然後黎庶可安黎庶安然
後政化可致原其根本非他也在安邊弭兵而已設使尚稔
其惡盈貫罔悛者不過三途或皇華至邊拒而不納或留我
行人不遣復命亦未至於失大體損威重而示弱戎狄貽羞
國家也然背義絕約曲在彼矣又使天下之人知陛下為元
元故日新改作屈萬乘之尊以圖長久庶幾就彼去危殆則
聖德巍巍與天無極億兆之民愈歸心而懷惠矣又何傷於
明哉陛下若欲訓兵練將與之力爭臣不敢復有所云也若
欲繼好息民以安社稷不以此際乘便而行之屬他日噬臍
無名發端昔揚雄有言曰北狄之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不
能致故其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何者天性忿鷙形容
魁健其彊難屈其和難得真中國之雄敵也矧苞桑之繫安
不忘危兵家之勝貴於不戰今守文繼統欲致太平法堯舜
之垂衣體湯禹之罪己好生惡殺務德化事有損一毫以利
天下者又可不思制變而與不識禮義之俗爭先後角氣力

哉昔西漢高后時尉他自號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賁
[illegible]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即位先遣陸賈馳書使之他乃頓
首願為藩臣奉貢職夫漢文天子之尊也尉他小國之君也
其所以然者蓋中國務善且以息戰伐也今契丹之勁過於
南越陛下之聖出於漢文跡而行之事豈相遠哉誠朝廷之
大計不可忽也台符又自請使虜時論辯之（本傳云咸平元年從戎為擾經武聖略云批戎寇叢按元年書未始動觀台符此疏可知也既云已訖諒闇將終祥禫則台符上疏用乃二年春矣今附此三月末）
閏三月丙戌宰相張齊賢等言春候已強雨澤未降北
乃臣等燮理無効願正譴黜以塞天下之責 上曰朕獲纘
承基緒賴卿等輔翼庶或有闕失宜相規以道無惜極言也
初秦悼王旅葬汝陵於是詔擇汝鄧間地改葬 庚寅詔有
司力役之無名營繕之不急者悉罷之（實錄在己丑日今從本紀） 皇太
后居西宮嘉慶殿宰相引漢唐故事上宮名曰萬安從之
[illegible]二十五 乙丑宰相張齊賢言于 上曰臣受陛下非常之恩當以非
常報因述皇王帝霸之說 上曰朕謂皇王之道非有迹但
庶事無撓則近之矣 上以亢旱詔中外臣庶並直言極諫
詔書略曰朕累降詔書大開言路頗多章疏罔副詢求思得
讜言以答天戒善者必加甄賞否者亦為優容勿尚暴詞復
談鄙事時有上封指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 上覽之不悅
謂宰相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李沆進
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
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如蒙罷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補朝廷
上曰卿真長者矣（實錄以此事繫之咸平二年今削此） 以河北轉運使右諫
議大夫索湘為戶部使湘在河北時屬郡有幹蠱者歲輸課
甚微而不逞輩多聚歛其中為姦盜湘奏廢之德州舊率民
馬以備驛傳又役民為步遞湘罷其事悉以官兵卒代之會

內殿崇班臨後閤日新建議請於靜戎威虜兩軍置場鬻茶收其利以資軍用緗上言若是則奪民利臣恐榷場商旅自茲阻絕甚非便也遂止又言事者請許榷場商旅以茶藥等物任於北界販易復招募北界商旅於雄霸州市易北戎飢獲厚利則邊患可息矣詔緗詳議以聞緗言北邊自與榷場商旅臻湊制置深得其宜今若許其交相販易則緣邊商人深入戎界竊以為非便又北界商人若至雄霸其中或雜以姦偽何由辯明況邊民易動難安蕃戎之情宜有羈制望且仍舊以為便會有詔總度復修定州新道緗陰兩縣緗以其地迫窄非屯兵之所遂奏罷之緗質朴少文而長於吏事然任邊部所至以廣儲蓄為備豫計出入軍旅間頗著能名先是自京輦茶至榷場歲為煩擾又多所損敗緗建議請諸商賈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算之益又減

虜靜戎軍歲燒邊草地以虞其南牧言事者又請於北寨山麓中興置銀冶緗以為召寇亦奏罷之　詔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來上一置禁中之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備觀覽（此據本志實錄但云寫一本置禁中不及龍圖閣也東京記云大中祥符初建龍圖閣據此則咸平初閣已建矣）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曰臣聞皇天無親[illegible]上下合符有如影響若王政缺於下則天譴見於上竊惟陛下受先帝之顧命膺兆民之樂推大孝彰聞小心恐謹動遵禮法不愆舊章所宜得天心獲嘉應而踐祚以來二年之內彗星一見時雨再愆者豈非咎醜未盡服政令未盡順天所以示茲警戒也夫災變之來必以類應故彗孛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今北虜未賓而戎作梗荊蠻有犯狂之寇江淮多飢饉之民慮其求犯必陸梁變為盜賊蜂屯蟻聚之衆須使討平鼠竊狗偷之群亦勞逮捕此彗星之所以見也自即位肆赦臨朝聽政覃恩宥罪施惠及物然未嘗蠲免殘租許行榷利山海之貨悉歸於上酒稅之饒不流於下元元之民未蒙其澤此時雨之所以愆也陛下宜深惟二者之所以然設備以禦之修政以壓之不然則事有可慮者聖朝享國四十年括地一萬里經營非不久統御非不勞而治或未至政或有闕意者法術制度尚有可改而更張者乎臣雖不敏輒敢條奏其事臣聞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此兩者存亡所繫也方今患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戰未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多則用常不足故儲蓄空虛而聚斂煩急矣民利盡歸於國國用盡一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周公之制國積九年此堯湯水旱而民所以無飢色也今郡國闕三年之糧貧民無終歲之食緣一不熟則有飢死者軍儲自贍不足何暇賑之乎且地方百里

每畝收粟一斛歲計得粟五百四十萬斛今甸服之內凡方里者百所得曾不能供足軍食而區區運糧於江淮間終歲所得不過百里之出者由是而論有以見農政之不修也臣愚以為宜省徭役以寬其力驅游惰以增其眾男悉心於畎畝女盡力於蠶桑種必以時養必紡績不出數年自然家有餘食而人有兼衣矣賈誼有言曰積財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人樂其所矣此農政之修也國家養兵百萬士馬精彊器甲堅利可謂無敵於天下矣然自拒馬失律以還夏廷逆命之後軍聲不震廟勝無聞一紀于茲蒙恥未雪何者將帥非用命而委任不專也卒既驕惰而不習知邊事也有以見軍政之不修也大將帥

者三之爪牙登壇授鉞出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制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繼遠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孫武曰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此之謂也臣愚以爲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謹擇其人專委其任有功者寵以爵位有罪者戚以斧鉞明示刑賞斷在必行孰敢不用命哉古者井田之法兵則民也民則兵也出則戰入則耕人各自供官無所贍今農不習戰士不務農離爲二途絶不相用臣愚以爲古制不可全取宜參驗當今便利酌中而漸制之況江浙舊有義軍秦鳳隴見有強壯執柯取則茲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衆各于郡縣量置義軍本户略與復除歲時少加簡閱動則就便召發靜則任從營養又於王畿千里之內蓄兵十萬以制之天下孰敢動搖哉州縣本城隨宜額定溢剩者不合招置疲老者盡放歸休果行此道則天下之兵減太半矣緣邊之人便於弓馬勇於戰鬥蓋天性也妙選有文武才略之士爲長吏以統之仍以厚利召募願爲正軍者隨郡大小差發數以備城守止於趙魏之間少屯王師以策其後亦足減戍卒之太半矣且耕且戰足食足兵削調斂之煩省免飛輓之勞苦此軍政之修也臣愚以爲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寬民不寬民無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刺史縣令親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蓋三代之諸侯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光武亦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弊誠重之也頃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其差委也上自僕射尚書下至京官奉職率多輕授

四十之二

未盡當任權不足以威吏民祿不足以惠鰥寡之政皆苟且事由因循意者國家以刺史之官爲武夫之任有支賜公使之費委處侍從之例重其事而不以授人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文武登朝官諸司使副不知千餘員代不乏才豈無循吏但未選任之耳臣愚以爲宜詔執事精練名實明揚俊賢各以檢校官出爲刺史但不得支賜公使奏薦侍從而縣令乃子男之任與民最親功者也將來除授率多冗從請司吏人分掛大邑識暗則莫能燭理祿微則鮮克持廉州縣之職大抵相類欲其盡誠於奉上極力於字民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宜詔有位舉所知銓司擇才諸司吏人不得擬大縣爲長吏凡牧宰者復奉户以增月入受空土以爲職田俾其衣食足以恤家車服足以示衆多其任以勸效委其權以行事漸敦教導專務勸課毋歲用令文考課之法以户口增減墾田多少定其殿最而黜陟焉如是則人民受賜矣簡易者事之體節儉者財有餘今畧置之冗也官吏森羅於郡邑差命之煩也使者旁午於道路禀祿之費耗驛務之供給何可勝數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亦無限量土木窮其盤工巧極其淫侈費百端動計千萬故兩稅之外悉取山海之貨酒榷之饒而用猶不足也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立奢侈之俗未甚變流亡之民未其來稅租未甚均刑獄未甚簡藩籬之備未甚固帷幄之謀未甚盛法有濫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且徐州地偽消復文自於茲非爲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而舉也願問大臣以當世之務如上所陳湯沐而御治之順臨而針砭之使百度正彝倫叙生靈泰社稷安上下協和章程明備建皇極之道樹太平之基陛下坐九重負斧扆南面而聽斷端拱而無爲垂子孫之貽謀光

四十之二　八

祖宗之大業豈不休哉陛下自視當今事勢何如唐漢盛時有士者不可言貧有人者不可言弱以陛下神聖聰明負以天下之大而未比隆於唐漢竊為陛下惜之奏入優詔褒答夏四月丙辰上謂輔臣曰近覽言事封章日不下百數時亦有得御筆更詳之如文理可采者別取進止又詔文武群臣封事閤門畫時進入勿致稽留 辛酉御史中丞張詠上言請自今御史京朝官使臣受詔推勘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詣中書咨禀從之 丙寅河東轉運使掖人宋摶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供諸州軍數十年請權罷采取以紓民詔從其請時西北二邊未平師其廣摶絕制餽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丙子上謂輔臣曰庶官中求才幹則不乏論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為百行之本德行之門必出忠臣孝子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務多不修舉而招拾他局利害以圖進身若能自幹本局則百職不嚴而肅又何患乎政事之擾瀆哉 御史中丞張詠為工部侍郎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覩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其故託汝儻遂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壻皆服詠明斷拜泣而去 曹濟州言旱先是左正言耿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十頃宜城縣有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堤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荊湖市牛七百頭分給之 上曰屯田之廢久矣苟如此亦足為勸農之始令望躬按視即以望為右司諫直史館京西轉運使與副使朱台符並兼本路制置營田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望初請以大理寺丞武程總營田務事程上疏言其不便詔移程於他郡別選官代之俟異日務成較其利害取進止行賞罰焉汝州舊有洛南務內園兵士種稻雍熙中以所收薄且擾人廢之賦貧民於是從台符之請復置募民二百餘戶自備耕牛就置團長京朝官專掌之墾六百頃導汝水溉歲收二萬三千石 主客郎中知虢州謝泌上疏曰臣竊謂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太平耳唐姚崇獻明皇為太平凡十事雍熙末趙普嘗錄以獻今命普復入相于時天下之人皆以為致太平之策無出於此尋而普薨又北狄擾邊所以因循未行其一事今北狄已息繼遣請命則太平十事正可以行於今日矣臣以為先帝未盡行者俟陛下為之耳陛下自臨大寶不加兵於戎狄使西北肅然加以風雨時叙民安土著則太平之象復何遠矣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之風開直言之路斯皆致太平之術實見行其八九矣又豈讓唐開元之治也議者或謂方今西戎用兵與開元不同且開元時戎狄亦孔熾耳明皇卒與之和至如漢高祖豈弱主耶及在平城之日亦與之和此皆不得已以寧天下豈大國自輕而與犬戎競小忿乎且人君覆載萬方豈責狗犬之馴狎乎夫犬狗之俸但善呼之以食誘之必搖尾而至伏地向人苟驟而逐之則吠跳愈甚愚臣請以近事言之往歲討伐交趾王師一動南方幾搖 先皇以為得之無用棄之實便乃授以

宫侠保爲蕃屏則至今是火石晉之末聽景延廣之言耻與北虜和遂至天下横流此豈得爲强哉臣本州監軍室种者燕人也嘗言虜中所嗜者食邑所貪者財利此外無他智計先朝平晉之後若不舉兵臨之但與財帛則幽薊不日納土矣察此乃知虜情古猶今也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消虜心矣臣伏以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陳述者皆明問閒隙之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於邇言者蓋廣視聽雍蔽故採此以達物情亦罕聞用其言而行其事也語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時有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賴 先帝聖聰尋各誅剪然爲患已深矣臣又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得老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蓋從周召之謀文景清淨亦用蕭曹之畫明皇太平復是姚宋之策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麤走之吏可當其任也望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賢則治然後小人不敢萌大賢得以畢力也 五月丙戌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必求有藝無使冒濫當議奏名朕親臨試 上謂宰相曰近睹臣上封所述頗言風俗侈靡有傷淳儉公卿士庶服用踰侈至有銷金飾衣或以珠翠者詢之曰費金數甚多且金至寶也使之爲泥誠亦可惜張齊賢曰近歲風俗尤薄奢侈相尚毋爲事恐不過人此弊當亟懲戒或先責大臣之家使各遵朴素則可以導民宜化矣丁亥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鋪金之飾違者坐其家長 丁酉以殿中丞郭城馬元方權戶部判官從戶部使陳恕所奏也元方嘗建言方春民乏絕時請預給庫錢約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公私便之朝廷因下其法於諸道今預買紬絹蓋始此（馬元方爲戶部判官 [illegible] 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錢 [illegible] 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便因下其法於諸路 [illegible] 咸平二年五月後 [illegible] 三司判官 [illegible] 預買紬絹蓋始於 [illegible] 乃知預買紬絹 [illegible] 李士衡 [illegible] 陝西 [illegible] 以錢貸民 [illegible] 民出息本 [illegible] 請令官司預給其錢 [illegible] 輸絹則民獲利 [illegible] 天下 [illegible] 諸道 [illegible] 九年春蓋 [illegible]） 乙巳幸曹彬第問疾賜白金萬兩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虜謀寇邊 上以問彬對曰 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時承矩曾發書通意臣料北虜終復成和好 上曰此事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illegible]） 皆有詔聽民越拒馬河抵虜中市馬知雄州何承矩言緣邊戰櫂司自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里許天設險固真地利也 太宗置寨二十八鋪百

二十五命廷臣十人戍卒三千餘部州百艘往來巡警以弭
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
非便宜若然則寨鋪為虛設矣 上納其言即停前詔[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丁巳宰臣監修國史李沆
等上重修 太祖實錄五十卷 上覽之稱善謂沆等曰向
來史臣不能勤盡閱張洎修國史止成一卷今茲可謂備矣
仍降詔褒獎賜龍茶金犀帶銀帛各有差錢若水而下又加
散官食邑沆獨懇辭詔許之 戊午樞密使兼侍中贈中書
令濟陽武惠王曹彬卒 上臨其喪哭之慟言必流涕錄其
親族門客親校拜官者十餘人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
朝廷未嘗抗辭忤旨博覽彊記善談論被服雅同儒者尤疎
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仕兼將相不以名等威自
異造其門者皆為損答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見其為潘
帥遇朝士於途必引避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出征之失
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知延州還因事被劾未得
入見彬在近密遂為 上請乃許朝謁彬歸休閉閤門無雜
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秘書丞何亮初通
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同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乞召
對因上安邊書曰臣竊料今之議邊事者不出三途以靈武
居絕塞之外宜廢之以休中國飛輓之費一也輕議興師深
入窮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
以為靈武深入絕塞有飛輓之勞無毛髮之利然地方千里
表裏山河水甘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戰之地一旦捨之
以資戎狄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以豺狼之心據廣饒之地
以梗中國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環慶至靈武僅千
里西域戎狄剖分為二故其地隘其勢弱而不能為中國之

大患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為一此戎狄之患未可量
者二也[illegible]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狂之後無疋馬南來
備征帶甲之騎取足于西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
之東偏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
北諸戎是也夏賊之衆未嘗以疋馬貨易于邊郡是則中國
備征帶甲之騎獨取于西戎之西偏如捨靈武復使西戎合
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秦涇儀渭之西北戎人復不
得貨馬于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此捨靈武而戎
狄之患未可量者三也若夫深入窮追則夏賊遷勢不能抵
必奔逃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師退而賊復擾邊所謂有
大費而無成功深寇讎而速邊患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一
也師進則無功師退則寇至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寇
至而戰則邊郡之兵不足以當戎狄之衆此輕議興師之不
利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盡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
奔敗之地也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之路
以阻絕河西振首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三也自國家有事
于西戎已來關右之民疲亟困苦未能息肩而一旦復伐無
功河西路阻則必轉運飛輓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
盜賊多有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四也若示恩信姑息而羈
縻之則又戎狄豺狼貪婪無厭雖存臣屬之名終多反覆之
志或當首牧放以阻吾軍民或征虜族帳以侵其部落如國
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此不
可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
而分據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墾闢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
譬猶伏虎見便則動如國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則一朝之患
卒然而作此不可二也夫以三患四不利二不可為防邊之

晝既未見其可則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州有溥樂有耀德蓋水草之地為河西之糧道而未有古城之跡存焉夏寇西掠諸戎則此其要害之路也故每揚言曰朝廷如修溥樂城我必力爭其言不恭之甚其實懼朝廷之城溥樂以通糧道而扼其往還要害之路也如朝廷以修護清遠為名而時納修城創守之具延環清遠多積軍儲且以數歲為計之使民無所傷而賊不能知一旦興師數萬以城溥樂朝發清遠日未中至焉其師也戰士三居其一以備寇也役卒三居其二以荷器具而齎軍儲也凡戰士萬人使役卒萬人人齎糧六斛而行凡戰馬千疋使役卒七千五百人自齎糧三斛馬粟一斛草一束士馬皆有半月之食備計城之功不過十日而使戰士自齎三日糧則城畢功而食有餘矣自清遠輸粟亦如之賊之修城而敢悉衆來寇是謂中吾上策者

也何則夏賊為梗有年國家未能剪滅者非兵力不足而然誠以深入窮追則賊奔絕漠師久則民不堪役師退則賊復擾頻征討則關右耗竭故也如使賊來犯邊而敢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久矣且國家之城溥樂也必潛師于延環清遠以覘賊之變宜分環州清遠為二道一道傍山而北東于賊之後一道過長城直趨溥樂軍于賊之前而使城溥樂之兵軍其中賊以溥樂孤軍故悉衆來寇而卒然三軍齊奮則其心駭矣又令延州之師入其境險其窟穴俘其老弱而害其巢穴靈武之衆收河外之地復賀蘭之境扼三山之口以斷其奔路則其衆雖堅鐵石之心必起攜二之志其將雖有孫吳之術必無制勝之方而獨使保吉桀黠志在決戰能無敗乎破而擒之此萬世之功也國家之城溥樂也必使一介使于夏諭以明詔曰溥樂耀德本有古城之基蓋靈武往還之路也今城深缺壞而輸粟之卒暴露在野軍民愁苦朕甚不忍今少發士卒脩其郛郭詣山取材慮蕃部不察畢宜互相警擾以顯背國因克紹祖烈茅土節鉞書誓汝躬宜以朕此意接撫之賊知動無所利仰怖天威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雖存靈武而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城溥樂耀德為之脣齒則戎狄之患亦未可量與舍靈武無異而加之有運糧供給之浮費無防邊尺寸之微功但亢然孤城以困極關右者也今特城二城而賊不敢動則可建溥樂為軍耀德為寨縱其刁斗眡其兵之備發天災之貧民營田于塞下以益軍儲然後謹命將帥謹守邊防而以恩信撫臨之則數十年之利也議者必曰國家贍靈武猶曰困饋而更供給二城其費益大此不練事之深也夫有清遠而無二城則靈武無援一日戎狄服從合而為一有不測之患焉當是之時國家雖

累千百二城亦豈遽能割分戎狄以弱其勢使賊斂跡自竟而不為邊患乎且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絕殊于清遠者以度越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憂輸糧日益穀能無賤乎以賤穀之價供二城之費足矣又何疑焉二策之外復有一說焉白鹽池夏賊洎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溥樂而令延環之師入其境取烏白之池而據之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貪擒保吉者衆矣至於前徒倒戈亦未可量為王師之助不亦多乎但不知國家所命上將軍者果何如人爾[illegible]令秘書省正字邵煥於秘閣讀書從其請也秘閣讀書自煥始煥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至京師上令賦春雨詩援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睦州人也

癸酉都官郎中劉蒙叟上言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伏望愈盛孜孜謹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夷夏且萬國已覩其始惟陛下謹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則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召試學士院命以本官直史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之二

真宗皇帝紀二之二

咸平二年秋七月 上聞契丹將入寇甲申以馬步軍都虞候忠武節度使傅潛爲鎭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西上閤門使富州刺史張昭允爲都鈐轄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爲排陣都監萊州防禦使田紹斌爲押先鋒崇儀使石普同押先鋒單州防禦使楊瓊爲策先鋒甲申初四日[illegible]

宰相張齊賢請給外任官職田詔三館祕閣檢討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悉免其稅佃戶以爲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原例州縣長吏給十之五自餘差給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鎭三十五頃防禦團練州三十頃中上刺史州二十頃下州及軍監十五頃邊遠小州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轉運使副使十頃兵馬都監監押寨主釐務官錄事參軍判司等比通判幕職之數而均給之初三司欲令職田戶依例輸稅度支部郎中杜鎬等言推尋故事歷代並無輸稅之文乃止 甲寅 上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登祕閣觀 太宗聖製墨蹟賜偓佺緋及其監祭酒以下器幣偓佺頤正弟也

丙午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工部郎中呂文仲爲之既翰林侍講學士以國子祭酒邢昺爲之初 太宗命呂文仲爲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首建此職擇耆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中使劉崇超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八月辛亥朔 上御文德殿百官入閤右司諫直史館

孫何次當待制獻䟽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
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
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然畢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書令史
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焉辨其績而育人
材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焉正版圖而阜財賦
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
工部焉繕宮室而修堤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正
觀之風最為稱首于時封彊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別分利
權創使額而軍須取足元宗侈心既萌貪吏無已此事寖
勢丹南征閣羅鳳之役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炅楊釗始以
他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漸
作然版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之世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
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門本于專置使
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成
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
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
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定五代短促曾
不足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
假也所宜詔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待百辟賦六軍皆具物
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筦榷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
須假有益戶部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
賦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聚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
押專一相沿置之耳今莫若謹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
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掌度支戶部事各以本曹
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消判官雜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
司郎中員外總知帳分句稽遺失或曰事有便宜行之已久

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通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會
則進無措刈之慮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
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難在陛下行之與否耳　癸丑右正
言知制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按常有五十至七
十道近者三十日內絕無昔漢文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放罪
三百九十人然猶書之史冊號為刑措當今四海之廣兆類
之多而刑奏止息逾月足彰恥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
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從之　癸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
寺按牘簡少請罷詳斷官四員止留八員從之國初大理正
丞評事皆有定員分斷獄訟其後擇他官之明法令者若常
參則兼正未常參則兼丞謂之詳斷官凡六人漸加至十二
人尋去兼丞正之名於是始以八員為定　丙寅大閱先是
詔有司擇地於含輝門外東武村為廣場丁丑夜三鼓殿前
侍衛馬步軍二十萬分出諸門遲明乃絕　上按轡出東華
門宗室近臣尚書侍郎御史中丞給諫上將軍節度觀察防
禦團練刺史並賜戎服以從　上至行營諸軍陣于臺前左
右相向步騎交屬諸班衛士翼侍於臺後有司奏成列　上
升臺東向召從臣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
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去使人執旗以應之初舉黃旗
則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
鼓作而士譟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再拜呼萬
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勵欲再舉　上曰可止矣遂舉
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
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以歸　上御東華門閱
諸軍還營顧謂王超曰士衆嚴整戎行練習卿之力也丁卯
近臣諸軍將校內職皆賜飲部大閱所殘民田蠲其租　癸

西經略副使工部侍郎楊礪卒 上謂宰臣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悼也即日兩臨其喪礪私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 上爲步進嗟閔之賻兵部尚書中使護葬 乙亥以樞密使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武惠公曹彬配饗 太祖廟庭司空平章事贈太尉中書令文懿公薛居正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武惠公潘美右僕射贈侍中元懿公石熙載配饗 太宗廟庭 丙子以司封郎中知制誥朱昂爲傳法院譯經潤文官始 太宗作聖教序 上亦繼作並編入經藏 上又嘗著釋氏論以爲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惑則正矣不妄則信矣不醉則莊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又上生三途之說亦與三右在天鬼得而誅之言其實也 鹽鐵使陳恕等建議以爲傳法院費國家供億乃請罷之言甚懇切 上不許 九月樞密都承旨王繼英以契丹入寇請車駕北巡 上嘉納之丙戌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路視行宮頓置宣慰將士 江淮兩浙制置茶鹽度支員外郎王子輿言江淮兩浙賣茶鹽都收錢三百九十七萬餘貫比舊額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尋詔子輿兼制置發運仍領荆湖路[illegible] 初傳潛遣先鋒田紹斌石普等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虜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即領兵援之普嗣果爲賊所困渡滾良河頗喪師徒及紹斌至即合勢疾戰斬首二千餘級獲馬五百及兵仗鎧甲稱是嗣信之子也 冬十月先是福建路不置惠民倉庫部員外郎成肅以爲遠俗尤宜存撫請增置焉戊午詔從肅請 丙午令諸路轉運司申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飢歉則減直而出之 如京使柳開上言臣去年蒙陛下差知代州今年移知忻州每見北界歸明人言契丹排比入寇次第甚大臣初未敢決然信之伏自八月以來聞河北邊上醜虜兆結甚衆數侵犯鴈門瓶形寧化軍虜其兵謀必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胡騎轉肆衝突臣愚乞陛下郊禋既畢慶賞才行五七日間速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六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我 太祖 太宗近事皆可法也況陛下諒陰三年禮無違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夷入貢與思不服政在此舉矣 十一月詔自今親王領大都督節鎮州府者勿復兼長史 丙戌合祭天地於圜丘奉 太祖 太宗並配升壇奠玉帛訖方[illegible]再升壇如禮儀大赦天下御朝元殿受冊尊號 丁亥宰相兵部尚書張齊賢加門下侍郎戶部侍郎李沆加中書侍郎 太宗時郊祀行慶群臣率多進改故孫何有鸞輦還轉議左司諫耿望亦以爲言於是內外文武官止加階勳爵邑云[illegible] 乙未詔以邊境驛騎取來月暫幸河北[illegible] 命宣徽北院使周瑩爲隨駕前軍都部署邕州觀察使劉知信副之內侍都知楊永貞爲排陣都監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爲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磁州防禦使康廷翰副之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爲鈐轄[illegible] 己酉以宰相李沆爲東京留守濮州刺史李著爲大內都部署權知開封府魏羽判留司三司鹽鐵使陳恕爲隨駕轉運使 上以太子太師分司西京張永德宿將召入對使坐屢訪邊要十二月辛亥命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使 甲寅車駕發京師 甲子次大名府 上御鎧甲於中軍樞

密使王顯副使宋渥分爲後陣擴亘數十里　威虜軍言契
丹來寇出兵擊敗之殺其酋帥寇姓至知軍石保興擅收庫
物分給戰士主者固執不可保興曰城垂陷此何暇申覆事寧
之後願償家財及寇退具以聞　上赦不問保興守信長子
也　上登大名之子城南門樓問知府事劉知信曰城中老
民幾何知信對曰主客合數萬家　上顧謂輔臣曰河朔諸
鎮茲爲都會矣　初河北轉運使裴莊屢條奏傅潛無將略
恐失機會樞密使王顯與潛俱起藩邸庇之莊奏至輒不
報潛屯于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
餘咸自置鐵撾鐵鎚爭欲奮擊虜潛畏懦閉門自守將校請戰
者輒醜言罵之無何虜破狼山諸寨悉銳攻威虜軍晝夜不
勝遂引兵略寧邊軍及祁趙大縱鈔劫游騎出邢洺淄百姓
驚擾攜挈老幼爭入城郭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屢間道

遣使督其出師會諸路兵合擊虜其都監秦翰及定州行營
都部署范廷召等屢促之皆不聽廷召怒因詬潛曰公性怯
乃不如一嫗耳潛不能答都鈐轄張昭允又勸潛潛笑曰賊
勢若此使吾與之角適挫吾銳氣耳聞者莫不扼腕廷召促
潛不已潛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令於高陽關逆擊虜
仍許出軍爲援然潛固無出意矣　上遣石保吉上官正自
大名領前軍赴鎮定與潛會擊虜潛卒逗遛不發乃手詔御
史中丞魏庠諭百官各上封章直言邊事（此事本附見十月二十日劉出）
於是戶部侍郎集賢學士錢若水言陛下躬擐甲冑駐于魏
郡已踰旬決戎捷未至今所切者大率不過即今禦戎之策
將來安邊之術爾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上漢高將將以
法爲先伐謀者何蓋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何蓋朝
廷能賞罰不私也今　則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戎

馬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矣蓋潛舊人
能仗勝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
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
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禮務令分路討除雖能
敢不用命犬戎聞我將帥莫不用命退則有死豈不懼哉懼
則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
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則天威愈振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
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犬戎入寇遣大將楊袞領騎數萬
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知之
翌日大陳宴會斬愛能徽等擢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
崇聞之股慄不敢出犬戎即日而遁是以兵威大振後收淮
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耳陛下睿聖神武豈愧于世宗乎
此所謂即今禦戎之策也其將來安邊之術臣不敢廣引前

事止以近事言之　太祖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
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
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王彥昇在原州但得緣邊巡
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
者厚加賞賚其位或不過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
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
追所以十七年中北狄西蕃不敢犯塞以至晏然邊民休九家
文知此皆在耳目　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　太祖故事遴
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臨置巡檢之名俾
遞相援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邊烽罷警
矣起居舍人直史館李宗諤言國家禦邊之術制勝之謀將
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悉宸筭廟略盡在聖中今之言事者不
過請陛下大出甲馬益貯糧儲并力驅除分道掩殺此蓋言

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惟以攻堅陷陣為壯鬬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門為上計辜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倒植與言及此誠可太息以臣所見有異於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者不必居上鎮握禁兵者方付以閫外之事必先觀其取與察其智謀能總千人者委以千人之權能敵萬人者授以萬人之職各令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雄爭據要害來則急擊去則勿追又豈須置三路部署之名制六軍生死之命使有材力之士不得施為縮欲立奇功畏罪遇為人所制莫可得也今秋陛下推轂命將委以北面之事精兵銳旅悉萃中山緣邊諸城皆受其節度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賞罰非不專也及匈奴犯塞河朔騷動冀趙之地生民罹災田園一空老幼四散以至嚴沍之月輿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人一騎為之救援即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利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正在此時也有功者賞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臣不敢遠引古事上煩聖聽近者周世宗西取秦鳳南平淮甸北取關南二數年間威振天下北戎屏氣不敢南牧其故何哉誠由高平之戰斬大將何徽樊愛能數輩耳繇是將校服乘知法令必行無所假貸人人爭效死力所向成功今驍騶全軀咫尺鑾易其久望有捷奏止留思陳破虜之策者可但引責歸之言迂懦之辭無益於事威令不振軍法不行雖有甚且之功焉非長遠之道設若今茲醜虜遁去明年乘秋復來蹂踐田苗憑陵郡邑陛下復命前將使之扞禦乎此非臣所知也邊臣得以相效必曰彼為大將握重兵堅壁端坐不聞獲罪吾輩欲何為哉此則行姑息務因循之政致河北數千里精甲數百萬坐餌於匈奴也前所謂易帥拔將罰罪賞功時不可失惟陛下速行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踰復之恩廻鑾上都垂衣當守豈不盛哉　右司諫直史館孫何言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足以斷匈奴之右臂受呼韓之來朝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滅遺君父為恥而列城相望堅壁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縣城係纍我疲氓無陛下慮心人神之憤怒河朔之生靈委衛六師親臨澶淵天聲一振虜騎四逃雖鎮定瀛路已通而德棣大半焚蕩此殆將帥未甚得人邊奏或有淮河郡近不相救援糧須候輦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畏前苟免但全城堡不恤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許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城邑地比犬牙如輔車脣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或託稱兵少不出或要之奏可乃行候輦輸者何虜騎往還猋馳鳥逝芻糧悉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賊已遁去此四者當今之急務也簡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護關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施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糧糗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蹻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匈奴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寇鈔者惟東北無備之城善完周防不可不謹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蕃寇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勁兵扼其要害則單于係頸不日可俟矣　右正言直集賢院趙安仁言臣以為當今有急務者三經久有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勸戎臣舉賞罰之典自防秋已來有保一軍守一壘而有功者有擁重兵居重地而無功者故未能屏黠虜之迹上

猾夏之誅今若有功被加等之賞益以彊兵使居要害之地無効者奪主兵之柄賜之重罰儆逗撓之失則軍威自振虜塵自消故賞罰不可不舉也其二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自大戎入寇以來邊民有闘敵之時没於兵刃者遣使収瘞之有骨肉支離廬舍焚毁者本部撫卹之有保守城壁失於棲薜者有司給復之故優卹不可不行也其三請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陛下光宅中區明照四海以一方騷動勞萬乘撫巡今封彊之臣既行信賞邊鄙之俗又叶來蘇所宜歸奉宗祧以安遠邇神武不可不重也大要者五其一選將略當今士卒素練而其數甚廣用之邊方五功至少誠由主將之無智略也豈非有一夫之勇者不足以爲萬人之敵乎昔郤縠將中軍敦詩書說禮樂杜預平吳馬上治春秋盡儒學之將則洞究存亡深知成敗求之當世亦代不乏賢 太祖 太宗親選天下士今布在中外不啻數千人其間知兵法可爲將者固有之矣若選而用之則總戎訓旅安邊制敵不猶愈於有一夫之勇者乎况其識君臣父子之道知孝弟忠順之理與夫不知書者固亦異矣其二持兵勢京師天下之根本也澶魏河朔之咽喉也鎭定股肱之地也是知根本在乎深固咽喉在乎控制股肱在乎運用兵衆實貴得其宜若支大於體末重於本是以利器授人也其三求軍謀古者用兵必有成筭詁謀籌畫以贊戎機比來用軍都無此選自今凡命將守邊仍取識孤虛成敗知寇戎情狀者參謀令閤門資優與遷陟况今武舉已議復行其軍謀宏遠武藝絶倫科望依唐室故事復開此選其四修軍政古之名將必得衆心師克在和戰則必勝投醪挾纊史冊具陳若非畏愛兼行豈得士卒樂用故穀梁傳云善爲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言敵人畏其

四十之二

法令也今之將帥請先以軍政能否黜陟之則人人自謹於法令矣其五愛民力國家邊備尙殷經費尤廣今歲荐遭閔巳重勞或未議蠲租與免緣科折變不須給復可息疲羸仍望特敕有司務令省事用全民力以備軍須陛下以上聖之資兼神武之略邊鄙平醜虜正在朝夕臣之狂言姑以竭愚忠之一効爲足資廟勝之成筭哉 右司諫梁顥言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二柄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小失故兵法曰罰不行則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又曰善爲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遷延縱寇守陴閉壁選擇之自全銳卒精兵局束而不用以至胡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未息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鑾輅親省延聖君櫛沐殘妖未殄餘寇尙在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人怨神怒罪不容誅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横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戒用兵之將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前史漢李廣屯兵於邊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衛綜爲名將匈奴畏威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禦北虜也選勁兵爲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爲得策臣望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有武勇謀略素爲衆所推服者取十人人付騎士五千器甲完備輕齎糧糗逐水草於境上往復掉襲不得入郡邑亦不得一處相聚遇有虜寇隨時掩殺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

四十之三

城兵師即堅壁以待之遇遊騎近城掩殺虜寇即城內量出
兵甲援救如此則乗城者不堅閉壁門免坐觀於勝負抒邊
者不苟佽郡郭行備於寇擾雖賊良籌且殊膠柱蘭[illegible]仁學謂[illegible]上書
恐在明年春今悉附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一之一

真宗皇帝紀三之一

咸平三年正月己卯朔王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屬
設貢舉以神術小挍張鍇爲謀主鍇本名燕太原舊卒也
辛巳王均率衆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先是詔廷召自中山
分兵擊虜來援於高陽關都部署馬軍都虞候彰國節度使
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至瀛州西南裴村而廷召後陣已
與虜遇使來邀兵保裔選精鋭與之會日暮約以詰旦合戰
及夕廷召潛師以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騎圍之數重左右
請易甲而逃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此吾効死之日矣遂大呼
決戰凡數十合兵盡矢窮士卒以勁弩擊虜殺傷甚衆所蹤
踏塵深二尺而救兵不至保裔没焉虜遂自德棣濟河掠淄
齊而去 上既聞保裔死其部曲畏誅聲言保裔投賊寄詔
駕前走馬承受楡次夏守贇察之守贇變服入軍中廉問既
得其實發兵優詔贈侍中以其子寄班供奉官繼英爲六宅
使順州刺史餘三子及孫悉加寵秩繼英等奉告命占謝曰
臣父不能決勝死於敵陛下不罪臣等又蒙非常擢用因悲
涕伏地不能起 上惻然曰久知爾父忠孝今死王事追贈
賞延之命所宜加等顧謂左右曰保裔父死疆場而身復戰
没世有忠節深可嗟惜且聞其母年八十四矣即遣內司賓
勞問賜白金五千兩封爲陳國太夫人又封其亡妻薛氏爲
河東郡夫人保裔遜孝多禮好賓延儒士騎射尤妙嘗握矢
三十引滿以射箸鏑相連而墜人伏其能屢經戰陣身被七
十創又中手砲傷鼻毀臂而未嘗言功所賜金帛輒分其麾
下積貸公錢數十萬以勞軍役後親吏鬻器玩以備償 上
知其家無遺財乃復厚賜之 乙酉鎮定高陽關路行營都

部署馬步軍都虞候忠武節度使傅潛都鈐轄西上閤門使
富州刺史張昭允並削奪官爵潛流房州昭允通州潛二子
內殿崇班從政從範亦除名隨父流所仍籍没其家貲先是
上駐大名既踰旬邊捷未至且聞驍將楊延朗楊嗣石普
輩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之不以聞衆皆大
怒命樞密都承旨王繼英召潛與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石
保吉等各以所部兵赴貝冀路行營潛至貝州乃遣高瓊單
騎即軍中代之令潛等詣行在至則下獄命工部侍郎錢若
水御史中丞魏庠知雜御史馮拯案鞫之一夕而獄具罪當
斬百官議論如律上封者請正刑典詔特貸其死中外公議
無不憤惋　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　丁亥至莫州東三十
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所虜老幼數萬鞍馬兵仗不可勝
紀餘衆遁逃出境　庚寅范廷召等遣使奏捷羣臣稱賀

通四十六之一　二

上作喜捷詩題行宮壁廷召以功加檢校太傅餘將校恩賜
有差　王均自漢州引衆攻綿州不能克直趨劒門先是知
劒州秘書丞李士衡聞寇作以州城難守即焚倉庫運金帛
東保劒門是日均至士衡與劒門都監左藏副使裴臻逆擊
敗之斬首數千級民之脅從者率多奔潰士衡揭榜招降得
千餘人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衆乏食疲勞不敢由故道徑
陰平還成都　甲午車駕發大名府是日次德清軍上始聞
王均反即以戶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終爲瀘州觀察使知益州
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招安巡檢捉賊轉運公事御廚使李
惠洛苑使富州團練使帶御器械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
並爲川峽兩路捉賊招安使帥步騎八千往討之　庚子車
駕至自大名府李沆爲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癸卯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楊徽之卒徽之先以

足疾請告　上自取名藥爲賜郊祀不及扈從特命加賜如
侍祠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力疾辭於苑中　上顧謂曰卿勉
近醫藥當不久相見駐驆大名特降手詔存諭還京又遣使
臨問及卒　上甚嗟悼贈兵部尚書諡文莊賜其家錢五十
萬絹五百疋又遣中使護喪事錄其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
二姪皆賜出身徽之有集二十卷上令夏侯嶠就其家取進
內徽之無子而宋氏婦賢明知書有禮法子綬能自立於時
人以爲善慶所及大中祥符中徽之妻王氏卒及葬再以緡
帛賜其家綬平棘人也　乙巳王均復入成都　二月辛亥
翰林學士王旦等三人權知貢舉　壬子翰林侍讀學士呂
文仲上新編　太宗御集三十卷　己未命宰相李沆爲
元德皇太后園陵使餘四使並如例禮官初議用　孝章皇
后故事止差監護使一員特降是命始議女陵名禮官言唐

通四十六　三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順宗之母始葬崇陵睿宗肅明皇后始
葬惠陵後祔葬橋陵周顯德末都省集議引故事帝后同陵
謂之合葬同塋兆謂之祔葬漢呂后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
同塋兆而無名號又按穆宗二后王氏生敬宗蕭氏生文宗
並祔葬光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内恐不須
別建陵號從之　辛酉詔翰林學士給諫知制誥尚書丞郎
郎中御史中丞知雜館閣三司官舉員外郎已下京朝官有
武勇才器堪邊任者知雜而上各二人郎中各一人限五日
奏畢時不如舉狀者譴之　癸亥樞密使王顯罷爲山南東
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旦爲給事中同
知樞密院事　甲子諸軍校以次遷補多自陳其勞績者御
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康州團練使呼延贊獨進曰臣月俸
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望升擢

政恐禍過災生拜謝而退衆頗嘉其知分贊初爲鐵騎都指揮使從太宗平太原時方決策北征左右因言自此取幽州猶熱鏊翻餅耳贊獨曰此餅難翻言者不足信也　太宗不從卒無功而還君子謂贊寡廉黜異尚能識此武臣中不可謂無其人也　丁卯王均閉益州城僞爲遁狀雷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等率兵徑入李繼昌疑有備亟止之不聽因獨還官軍多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床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頗爲賊所殺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隊獲免遂退保漢州　丙子曲宴近臣於後苑　上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亭盡懽而罷自是著爲定制　三月　上之在大名也有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鹽鐵判官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十之七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畢於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若用得其人可以剿致今則未也　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濟曰陛下承　二聖之基撫萬方之衆蠢兹醜虜敢爾侵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胡人將飲馬於河渚矣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於是選官判大理寺　上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苟非其人或有寃濫即感傷和氣王濟近數言事似有特操可試之甲申以濟權判大理寺　禮部上合格舉人甲午　上御崇政殿親試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與館閣王府三司官二十一人於殿後西閣考覆國子博士雷說觀鎖著作佐郎梅詢封印卷首親覽入等者賜陳堯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進士及第一百四十三人同本科及三傳學究出身堯咨堯叟之弟也又命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十五人考校諸科得四百三十二人賜及第同出身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及嘗經御試或年踰五十者論一篇得進士二百六十人諸科六百九十七人賜同出身及試校書郎將作監主簿賜宴日以御詩褒寵之以堯咨等五人並爲將作監丞通判第一等并九經爲大理評事知大縣第二等爲節察防團推官餘爲判司簿尉試銜者守選　上連三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八百餘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是春　上以手詔訪知開封府錢若水備禦邊之要翦滅番戎之策若水上言曰臣聞唐室三百餘祀魏博一鎭當日戍兵尚少於今時而犬戎未嘗侵境者何也蓋當日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扼其險阻是以胡馬不敢南牧由晉祖割地之後朝廷自定州西山東至滄海千里之地皆須應敵是以設三關分重兵以鎭之少失隄防則戎人內侵晉末直渡長河漢初屢侵邊徼周祖在位復援中山世宗臨朝來寇上黨此皆見於史氏陛下之所明知也今御扎云翦滅番戎臣愚以爲不得幽州城大戎不可滅今若有陳翦戎之策者誠可斬也何以明之臣以爲後唐莊宗善用兵者也在河北時先令周德威攻取幽州及得其地知犬戎不足慮然後南面爭天下向使幽州未下安敢決渡河之計乎臣聞前代翦戎之策不可恃兵彊皆須達變隙單于爭立宣帝所以得志頡利縱欲太宗所以成功若恃兵彊則高祖有長平之圍是也臣不敢爲陛下陳翦戎之畧直以今之急務陳備邊之要望陛下開懷而納之夫邊備之要有五一曰擇郡

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
擇郡守夫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必望陛下選沉厚有謀
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廵檢恣其召募驍勇之人
爲隨身部曲優贍給不充則官爲廪賜可也然後嚴亭障明
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寇北則討除去則
不令滋蔓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
賞如此則戰守必同心苟戰守同心則戎虜不敢近塞矣何
謂募鄉兵夫今之所患在不知戎情望陛下召邊民爲招收
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緣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探意
來布心腹彼若舉兵此必預知其事苟預知則百戰百勝矣
何謂積芻粟夫今之所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
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領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旗鼓以旌
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緣邊入粟儲鎮戍有三年之備
則匈奴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夫今之數患患在重兵在外
輕兵在裏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
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願陛下遴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
依舊事節制邊兵恐未能削部署之名且望減行營之號遇
舉動則暫廵邊徼當事平則却復舊藩嘗猶不啓戎心況復
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邊備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
不屯一處此實機事言難盡陳望陛下細而詳之何謂明
賞罰夫今之所患患在戍卒驕惰臣自知府已來見侍衛殿
前兩司送到自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
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
下特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軍令務戒其徒古人云賞不勸
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離令不可違臣嘗
頃修國書見　太宗用郭進在西山每遣戍卒則必諭之曰

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臣下如此故郭
進所至兵未嘗小衂　陛下鑒前事之不王即後事之元龜
也臣今舉此五事皆是略陳大綱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知泰州田錫上疏曰臣伏見去年十一
月十四日赦文欲與行武舉令所司條奏以聞今年二月一
日又見轉運司行下御史臺牒限五日內舉自外郎已下見
任京朝官有武勇才器堪任武職安排充沿邊親民差遣者
以臣所見若爲邊上要人訪求有武勇才器者急遽如此竊
慮未得盡理嘗見往年朝臣中求武藝者得劉墀鄭宣等數
人劉墀以易州陷沒契丹鄭宣卒無勞効今又朝臣中求人
臣慮朝臣中武勇者少設使有武勇多願在武職況限之以
五日奏舉若非相諳識豈易得人臣恐舉非其人有誤　陛
下任使願　陛下與宰相近密商量別盡選求之策也若且
於見今節度防團刺史諸司使副中有智見勲勞者選擇使
用在　陛下以賞罰二柄使之而已臣又以江南兩浙自去
年至今民餓死十八九未見國家精求救療之術伏乞　陛
下訪有兼并之家能出財助國者優獎之有儲蓄之家能發
廪救民者差酬之又宜放一二年稅賦免三二年徭役非富
商大賈之稅不用稅非摘山煑海之貨不用徵用此以安民
心以防盜起也去年淮南地震臣已畫時奏說又聞江南地
震尤甚望　陛下宜御札降德音以禳災異訪問撫綏以放
稅賦減課利若不可減臣請以近事比臣讀五代史梁朝後
唐晉漢及周封疆不及千里江南西川兩浙湖南荊南各有
主帥當時中國多事尚欲制御小番戎自　太祖平吳取蜀下
嶺南　太宗平河東吳越王舉國歸朝廷此國家封疆萬里
稅賦課利百倍於前除邊上所費外但減省不急之用則倉

廣府庫自然盈餘何必於江浙饑饉疾疫之後藉其所出稅賦課利以贍軍國易不云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又兵法曰攻其東南備其西北謂敵若攻城之東南當先防備其西北慮敵人出其不意也今若西北沿邊未息侵擾東南沿海復有稍動則臨時制禦必費力臨事籌度難成功今諸處城池多不修葺壞垣填壍往來如平地萬一卒有盜起逐處官吏何以固守加以在營兵多士非精銳在庫甲仗少有堅牢道路出入之要衝山川險阻之形勝有不相統攝之處而不相叶同之人況太平既久士卒不慣行陣將帥不知戰守加以士卒驕而將帥鄙致耽來俾清董臨事而苟且遇敵而進退伏望　陛下以選求將帥爲急務以博訪謀猷爲上策經心於遠者大者圖事於未萌未兆霈恩於飢饉疾疫之處布德於月食地震之後況臣憂國之心非今日言事之疏非一章自前年將赴任秦州蒙宣召時後致面奏　聖旨令臣令後有事入遞奏來今具實封進呈伏望　聖慈特賜留在禁中披覽可行可止斷在宸衷　夏四月先是詔知雄州何承矩入朝州民百餘詣闕貢馬求承矩再任壬子復遣承矩知雄州遼民所貢馬承矩上言曰臣聞兵家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爲陂塘亘連滄海縱有胡騎何懼奔衝旅若戎虜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入順安西山地雖數軍係才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爲塘埭則可戢胡騎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心不知書耳不聞善不守疆界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伏望精擇忠孝撫教邊民厚之以俸祿使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蓄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掠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且邊郡之人多負壯勇識蕃虜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勢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萬人俟契丹有警命智勇將統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算也　丙辰王均自升僊橋分路來襲官軍聚兵於東偏雷有終率軍逆擊大敗之殺千餘人奪其纛蓋杖等物以出清遠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一之一

史186-262

真宗皇帝紀三之二

咸平三年四月己未下詔戒敕朝士使各務進修毋得自恣
號供備庫副使李允則知潭州將行 上召諭曰朕在南衙
畢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允則始至州大火民無居
舍多凍死允則亟取官竹假民爲屋及春而償民無流徙官
用亦不乏初馬氏暴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及潘美定湖
南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
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
十五斤允則請除之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又山田可以
蒔木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
墾會歲飢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
須報必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轉運
使固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
堪任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御郡州蠻允
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者未
任出戍遂奏罷之於是民列允則治狀詣安撫使者請留使
者以聞詔書嘉獎及召還迎對三日 上曰畢士安不謬知
人矣 壬戌賜雍熙制舉人林陶同進士出身陶就試學士院
不及格上方欲來俊茂故特獎之 右諫議大夫知益州牛
冕削籍流儋州 初張詠自蜀還闕冕代己詠曰冕非撫衆
才其能綏輯乎既而果然 五月先是宰相張齊賢上言今
之所患錢少未至多望擇使臣往逐處相度添價及招誘人
戶淘採鉛錫仍按行銅山易得新坑處置監鑄錢如此二年
間可得百五十萬貫即遣虞部員外郎馮亮與內供奉官白
承睿往蒞其事庚申亮等言饒池江建州歲鑄錢百三十五

萬貫銅鉛錫皆有餘羨乃以亮爲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點江南
福建路鑄錢事承睿同提點焉 六月戶部判官右司諫直
史館孫何出爲京東轉運副使何上疏曰國家共治之任牧
守爲本親民之官令長爲急前代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
百里其遴選可知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
制然而將發於卿相者千騎之長足以徒秩從令百里之封或曰不
知書或心推清貴當盛世尤宜稽古望委審官院吏部銓
凡京朝官雜蔭入仕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
出身者非有殊行殊常不擬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又三
司筆錢刀籠天下貨財古之桑孔耿壽昌劉晏第五琦之流
雖名聚斂之臣頗負經通之畧皆民不加賦兵有羨糧寢後
三建使額分其利權胥吏千餘官僚兼倍各爲刑獄迭下符
彩案牘堆積務以決遣爲事行之于外滋章頗甚臣權御計
荀嘗與聞其令符其要三部文移之類可以減半望擇近
臣識治體幹敏者與三部使官減省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
太宗嘗降詔書諸州司理司法峻其秩益其俸今吏部擬受
之際但問資歷相當精律令者或令捕盜簿音程者或使詳
刑動致紛挐即議停替小則民豢含冤大則主贖延災欲望
自今司理司法並擇明法出身者授之不足即於見任司戶
簿尉內選充又不足則選閑書判練格法者考滿無私過越
資擬授庶臻治古之化用闡太平之基未幾從兩浙轉運使
何學名教勸接士類然性卞急不容物爲使者專任峻刻所
至州郡刺察苛細吏日有撻楚官屬多罹譴罰人不稱賢
秋七月戊寅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丙申江南轉運
使任中正言准詔以饒州置場買納浮梁婺源祁門縣茶不
便於民令臣與三班借職胡澄審行計度今臣等親到饒歙

二州茶倉詢問逐處民俗皆言深慮險惡轉輸艱阻頗多侵
往上倉鼓說便輸納及得綿州民李忠亮等各願自備材木
起創倉數從之仍降詔曰山澤之征所冀公共苟便於民豈
圖爰議而言革之旨不明大體務為改革因循蔽誤特命使
車往詢疾苦用循舊制式遂輿情已令制置茶鹽江南轉運
司並依任中正所奏　八月乙卯以濟州賊魏捷補龍猛軍
隊長捷矯勇過人衆目為截動山至是詣登聞自陳爲惡黨
所脅制願得首罪効力　上召見賜錦袍銀帶而録之　王
均自升遷之敗徹橋塞門雷有終等以官軍進至清遠江浮
梁而度直抵城下於北城門之西奪薦草場因築臨臺依壕
為土山分設砲角造梯衝洞車攻具石普專主之高繼勳張
昫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阮攻城西楊懷忠與祕
撿馬貴攻城南賊衆越延順盡驅兇黨以拒官軍既而延順

中流矢死仲衛軍使丁萬重代延順據東城門樓官軍又射
殺之然每攻城則雨甚城濕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為洞屋攻
城者戕又鑿地道出掩之多斃壕中死者千餘賊勢小卹賊
大宴其黨鼓吹之聲達于城外時方暑濕攻城之人多被
疾有終市藥宅州自和合療之詔復遣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
翰為兩路捉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叶議於城北魚橋別
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敵棚覆洞車以進
過羅城賊亦對設敵棚號喜相逢樓　九月戊寅官軍焚其
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起與夫贊愕無計其偽宰
相張鍇者性狡獪粗習陰陽以熒惑同惡先是均每自言大
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鍇聞之即擇軍中子
弟習守陴以防守均不令與人接於是詔遣均之姪親族至
城下招降官軍射箭開諭鍇拜其言即返禁之均皆不知也此

丁亥初改置群牧司命樞密直學士陳堯叟爲制置使
馬政舊皆騏驥兩院監官專之於是內外廐牧之事自騏驥
院而下悉聽命于群牧司也　王均多爲藥矢射官軍中者
必死雷有終募敢死士北城間道夜縋索而入悉焚其守
具甲午令東西南寨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上二洞屋以
進普以北城爲暗門門成賊橫戟擁路衆未敢進有二卒出
請行許以厚賞乃揮戈直衝賊鋒稍靡遂克其城有終登樓
下瞰賊猶以餘衆寨於天長觀前街設架於文翁坊高繼勳
白轉運使馬亮願得猪羊油柤乃合衆執長戟巨斧束炬以
進悉焚之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太安門復敗焉
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二鼓均領餘衆出萬里橋門突圍
而遁有終尚疑兇黨潛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詰朝與秦翰登
門樓牙吏有受賊署爲三司使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於旁

置火其上盡索男子點兆者令辨之曰某嘗受偽署其職不
復推究即命左右捽投火中自辰至晡焚數百人頗爲冤酷
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分兵守
衛事定還其家　冬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圍走渡合水尾
由廣都略陵榮趣富順監所過劫軍民斷橋塞路焚倉而去
雷有終先命楊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
軍爲援先是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肴犒內屬蠻
酋是日設具而均黨適至皆就食焉將結筏渡江趨戎瀘
蠻境聞懷忠追騎且至甚易之均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之衆
今負糧以行懷忠距富順六七里地名楊家市小憩爲賊衆
在後者邀戰市側有高原懷忠遣親信五騎登原覘賊懷忠
語若曰縱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
江列陣擊之賊衆散走有挐舟將渡江而遁者懷忠令彊弩

射之溺者數萬懷忠張旗鳴鼓入城均方在臨羅井其黨參酌
均縱焚死其軍校蔡斌斬首以詣懷忠又獲偽法物
旌旗甲馬甚衆禽其黨六十餘人逆徒職馬懷忠旋軍出屯
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于北市賊初署親衛為天
降虎翼終為虎翼軍所殺云 辛亥雷有終遣右班供奉官
楊崇勳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銀帶器帛崇勳薊人也初給
事東宮嘗嘆曰若目不識字手不解書其何以成立 上知
其志即東宮建學視宦教授因命張旻為學長張景宗為副
學長崇勳與夏守贇為學錄次守忠以下為學生景宗守忠
棣州人也 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 乙丑雷
有終言王均伏誅德音赦川峽路死罪囚以有終為保信留
後秦翰等九人並遷秩初上官正與石普不協朝廷恐生變為
號令和解之正尋移疾歸東川故賞弗及是役也楊懷忠之

四一七三 五

功居最為官所掩上微聞之遣使按視戰所盡得其狀既而
懷忠被疾受代歸闕復以供備庫副使擢崇儀使領恩州刺
史 己巳 上謂宰相曰人有言清而行濁者實有之雖知如雷
有終須居三司每因奏對自謂公幹廉潔一代之良臣非以
兩川盜起因命剪除頗聞有終乘其擾攘多取財貨以緡錢
計之僅數萬緡如是則王澤安得下流遠俗何由不變言行
相違乃如是耶 十一月 壬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詔
曰間者深詔朝倫大開言路而循默相尚杳然無聞豈朕誠
之未孚耶然官狃於因循耶今順考舊規佇聞讜議凡朕躬
過失時政尤遺教令之闕遺人情之壅滯並可條上毋或緘
藏言近訐者亦許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其未預次對官
聽封奏以聞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齊賢李
沆並相情好不叶自以為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議者
以為嫌 辛卯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欹側顛
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賢自陳因感寒飲酒禦之
遂至醉頓首謝罪 上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
憲朕不敢私 甲午齊賢罷守本官 十二月壬子詔有司別
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午十一月後朝對 丙寅兵部郎中直昭文
館知兗州韓援上言伏覩近詔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羣臣未
預次對者各許一封奏事此蓋 陛下克勤念慮旁採蒭蕘
幅員之間歌詠斯極邇者微有亢旱頗傷稼致天其或者得
無以 太祖 太宗二聖在天 陛下春秋鼎盛兆民樂業
萬國來王萬一聖心忽生驕佚故曾加戒昔用儆睿聰昔魏
鄭公對唐太宗曰正觀之初聞善若驚五六年間猶悅以從
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此蓋識其漸怠於政也則知勤儉者
守驕佚易生人之常情也玄宗開元十五年後深居高視倦

長編四十七之一 六

于臨御內寵嬪嬙外事征伐連起詔獄無辜誅夷遂至大盜
猖狂中原板蕩蓋亦升平之後驕怠使然也臣伏覩 先帝
福祚延洪享國長久孜孜勤儉未嘗一日曠於萬機自端拱
已來益勵精為理臣嘗權鹽鐵判官得與本使上殿奏事一
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
卒刺掃一席地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先
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類 陛下守 太祖之丕圖遵 太
宗之遺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治國者在乎遠佞人
放讒口書曰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取彼譖人投彼豺
虎臣觀今之朝廷自公相已下皆忠恭方正無邪佞之徒然事
生隱微宜防未兆以 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虞然願
開倦燭幽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居安念
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據史館

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
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
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為彊壯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百
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
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謂其戶役弓募其勇敢團結附六
軍為柵官給鎧甲（此據兩朝兵志實錄無之[illegible]大軍志又有咸平年[illegible]）初漢州
有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黃州王禹偁聞
之以為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輔因奏疏曰伏以體
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侯設險以固其國又曰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傳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教也自唐朝之
季天下亂離各據城壘結兵甲互分爪割七十餘年 太
祖踐祚之初則復關南平淮甸受禪之歲再駕伐叛取潞揚
荊湖克吞蜀討金陵是十分天下而有其七矣 太宗纘
嗣丕業克勤大勳平定并汾虜來閩越天下一家無不臣妾
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
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
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強幹
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按司馬遷天官書云天運三
十歲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此常數也古聖
知其如此設備以待之雖變不亂國家以建隆甲子歲下西
川甲午歲復亂三十年之驗也當時西川止益梓眉遂有城
可守惟郭載棄而先走為賊所據餘皆固守無城之處求為
賊據此有備無備之明効也陛下纘服 二聖咸隆長世必
有非常之制改轍更張因時立法固無所執 太祖削諸侯跋
扈之權不得不爾 太祖平偽國剪妖巢本以杜覬望之術
其如救世設法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漢高懲秦孽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四十之二

郡縣之失封建其子弟及七國勢強文景乃行削奪唐德宗
承安史餘孽遂有貞元姑息之政憲宗觀蔡齊巨猾遂有元
和討賊之議蓋見幾而作為社稷遠圖豈若轉規不可膠柱
今江淮諸郡大患者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兵不
服習三也今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 陛下特行神斷察之
[illegible]且因而修治[illegible]張皇凡江浙荊湖淮南福建等郡約
[illegible]之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
[illegible]出止城中閱習弓劍然後漸[illegible]郡國
張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疏奏 上嘉納之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四十二之一

真宗皇帝紀四之一

咸平四年春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衆詔樞密直學士馮
拯陳堯叟詳定利害以聞　以寶知河南府武勝節度使駙
侍中卒子只三子皆遷秩授官給俸然衆至好賢樂善方
乃外剛徽闕貴人士罕得近其門利否嘗任既通顯盡
發冢今而取其骨賣財娶妻須出郡封告身納采之日送
有識者所嗤戒曰至爲參知政事辭位不受祿制行其
爲養子偵納妻封告盡毀之或損其真也對曰疏乎　己
亥秘書丞查道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商度金穀蓋
亦兼察郡縣庶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未盡公蓋無
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
薦舉才識者若干姦贓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爲賞
罰從之　宗正卿趙安易翰林學士梁周翰上新修屬籍三
十二卷唐末喪亂譜籍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創意爲之頗有
倫貫　上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問以蜀事
當有以既平賊誅殺不已亮所全活踰千人城中米斗千錢
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樞密爲賊所詿誤
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
衆此特百分一二爾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此次例之人聞
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上悟悉宥之　二月
加直史館後選部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
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三部舊逋官物二
百餘萬　宰相李沆等以旱隶求罷不許　戊午雨自去冬
旱上每御蔬食憂閔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而沾衣左右
進蓋以而不御　壬戌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上言請令

羣臣子弟奏補京官或以身者並試讀一經寫家狀以精熟爲合格從之秘書丞知金州陳彭年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者臣請言之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官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夫置諫諍之官開獻替之路堯舜湯武所共然也何者以正直之臣忠信之士參近左右尋奉箴規有事必言有闕必諫足以達四方之壅蔽資聖主之聰明今雖有諫官且無言責或出居外任或兼領餘司皆緘口以自安少危言而替否是同虛器何補聖猷臣請依六典員數置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並選孤立無黨忠直不欺言行相符名實相稱者爲之俱以才授不以敘遷使其常立朝廷專居諫署入觀朝政出聽輿詞或作事失中或出令未當或遷舉無狀或獄訟有冤小則上章大則廷諍然後　陛下察其所言可者從之否者罷之歲終以言事之多少爲課最之高卑忠讜盡規者甄升依阿固位者徵責自然人皆竭節以必無邪臣下不敢偷安朝廷得以覆庸矣又人命所繫在於法官官或非才人必無告古者按大獄議大刑雖本於法律亦輔以經義故釋之定國之爲廷尉則無冤人張湯趙禹之列九卿乃名酷吏今國家重文學之選輕刑法之司故其屬僚未得盡善用忠恕之道則爲職官徇深刻之文乃名奉法唯格律而是守豈經義之能詳若是則囹圄何由空虛鈇鑕何由偃息臣請今後廷尉官屬咸委所司嚴加銓擇不拘資敘唯擢才能使其理一成之刑務於平允用三尺之法志在哀矜無以愛憎舞文無以高下希旨自然民知恥格時洽和平又法令者國家之權衡生民之銜轡貴於簡易惡乎滋章又用則民知適從數變則人無所措近者

陛下刑制之頒降條貫科之太繁欲敕聖謨特令刪定既經頒之者皆是名臣則措置之間固皆合理而詔書頒下方及踰年後勅施行又將累吉或刪去者重爲修貫或已有者更示申明無益憲章徒繁簡牘且理道貴一則吏無以欺民令或頻更則人得以弄法損益之際豈不明哉古人言利不十不變法誠爲此也況先朝求理之心陛下繼明之志詔令一出夷夏同歡縱少有於闕文亦無妨於大體豈煩改作以致多門臣請今後有上封言事請變格法者非有大益無改舊章庶使號令信明刑辟澈措又理川之端審官爲本審官之道用賢爲先不在員多但期得俊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今國家州郡至廣官員太多無益公方空費國用使有才者莫盡其力不肖者得容其姦請以臣所親經證其利害臣前任蘇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疾病獨占與判官崔端共事次任壽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發亡支使王瑀漸差出獨臣與推官陸文偉同官此時刑獄訟行遣文書皆得及期亦無闕事即今蘇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三員壽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四員官既衆事益煩增將吏之衙參添簿書之擁滯又臣本州泗陽縣計主戶一千一百有官三員漢陰縣計主戶六百有官二員率皆人戶彫殘路岐荒僻詞訟絕少租賦甚微徒使安閑固無勤績臣每見支郡揺官軍監判官並名初等職事然有令雖支郡而事倍藩方額則並監而務多州府或當要路或在邊庭其間支郡則有推官而闕判官軍監則有判官而無通判監當錢穀詳斷刑名凡所責成莫非繁劇然其請受少於判司勞逸不均賢愚非見臣請特選明幹朝臣與諸路轉運使相度管內州縣有公事簡少官僚過多處並量減省以所減之奉依司理司

法察並例添給初等職事則先長之處既已減員要用之官
又各加本自然官無虛設人皆竭誠剗此新沉益光至理又
爲邦之道莫切於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舉然況例不峻
則濫進之路興憲綱稍嚴則明揚之典廢期臻多士在振宋
綱臣請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並進狀舉官自代
各隨所長具言其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彊明或以清
白務存撫實不許飾詞儻所諳知無避親黨既經御覽即付
等司候至年終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在京者委本
司官長吏審其能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操聽非虛則與量
才各加進用其後或不修操行故黷彝章則舉主依法科刑
以懲濫舉或政績殊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賞以褒進
善賞罰既信清濁自明蓋衆舉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
皆知勸倚原正本其在於茲臣又伏見唐太宗嘗令公卿詔
六

道四十三之一　四

詢政理羣臣多拘近俗莫有遠謀獨魏徵成請行王道文皇
既從其議果致太平中華則外户不扃四夷則重譯來貢獻
雖屢作而歸架益新豈非盛德在人餘慶及後所致歟以
陛下之德夸越古先誠宜鄙晉魏而不談小尚光而獨出行
清凈神明之化恢仁義慈儉之風然後舞干戚以爲甲兵畫
衣冠以爲刑辟建明堂而朝萬國登岱宗而禮百神則天下
之民鼓聲而應海外之俗不召而來矣疏奏詔馮拯陳堯叟
參詳之拯等上言稱往例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刺史
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
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
量而授之今緣官品制度沿革不同伏請令兩省御史臺官
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
閤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者授訖三日內具表附驛以聞仍

內御史臺具表並付中書門下籍名每闕官即取舉多者以
名進擬如授川後顯有器能明著績用其舉主特與旌酬不
如舉狀者即依法科罪如讓表不到委閤門御史臺糾舉以
聞其上封言事請變格法者望自今令中書樞密院史審刑
院刑部大理寺詳議仍照驗前後格敕儻須至改更即具開
奏更委中書樞密院詳酌施行並從之　上因謂輔臣曰自
今諫官宜精擇其人　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
人上親臨則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蠲所逋負物二百六
十餘萬已經督納而非理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歿者給其家
乃詔以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
內外京朝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各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三月兵
部尚書張齊賢上言終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遁榮孝行純至

道四十三之一　六

棲遲衡泌僅二十年願以備賢良方正之舉乃賜放詔及裝
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詣山備禮發遣放辭不至　先是三
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吏自
爲其屬俾正名而舉職　壬午以太常博士張巽爲監察御
史從新制也　上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
賦射宮詩　上歎甚詔羣臣極飲恕其沉醉凡節序賜宴則
宗室甚會大校牧伯諸司使皆令習射　庚寅左僕射呂蒙
正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並守本官平章事中書侍郎
平章事李沆加門下侍郎初乾元曆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
京兆史序等考驗前法研覈舊文取其樞要編爲新曆於是
曆成來上賜名儀天命翰林學士朱昂爲曆序頒行之修曆
官遷秩改服章賜帛有差　辛卯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化
基罷爲工部尚書化基任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能訓導

皆有所立　以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王旦爲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並爲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梁鼎左司諫楊億並知制誥

上初欲用著作佐郎直集賢院梅詢命中書召試映鼎及詢等宰相李沆素不喜詢言于上曰梅詢險薄用之恐不協羣議　上曰知此則何人可沆曰楊億有盛名　上乃驚喜曰幾忘此人仍以億望實素著但召映鼎就試翌日與億並命會要云至道三年四月丙周翰不召試而命知制誥其後薛映梁鼎楊億陳堯叟馮拯陽等知此例亦試而後命召試會要誤也

以國子監經籍賜潭州嶽麓山書院從知州李允則之請也　夏四月丁未以吏部員外郎陳省華爲鴻臚少卿時省華子堯叟擢任樞密故特優寵之　壬子審官院初引對京官于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對自此始　己未翰林學士王欽若使西川還對于崇政殿即日以欽若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辛未　上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充考官得秘書丞查道進士陳越入第四等定國軍節度推官王曙入次等以道爲左正言直史館越將作監丞曙著作佐郎越尉氏人曙河南人績之後也　五月庚辰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罷爲工部侍郎致仕昂有清節後於榮利初爲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屑意及在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　上知其素守故驟加獎進昂累章告老　上不得已從之遣使就第賜器幣詔輔臣曰侍朕左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俸詔本府歲時省問如有章奏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使得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於是　上特延見命坐勞問久之令候秋涼上道復遣中使錫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比　上封者言

四十三之一　六

三司官吏積習依違天下文牒有經五七歲不爲裁決者詔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舉常參官幹敏者與三司使議減冗事及參決滯務拯等請以秘書丞直史館判度支勾院孫冕同領其事　六月癸卯太常丞直集賢院梅詢上言選者朝廷遣使減省天下冗吏今三司總括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八百二十人惜費養民足資治本請付史館從之　己酉殿中丞直史館樂黄目上言曰從政之源州縣爲急親民之任牧宰爲先今朝官以任數至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雖功過易見而能否難明臣欲望自今審官院差知州銓曹注縣令依各及三二十人一次引見依唐開元二年故事於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察言觀行取其才識明於吏理達於教化者選其有不分曲直罔辨是非者或黜之散務或退守舊資如此則官得其人事無不治矣　上頗嘉其好古然不果行黄目史子也　初黄州境二虎鬭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仲冬雷暴作知州刑部郎中王禹偁手疏言之且引史記天官書洪範五行傳爲證上亟命中使乘馹勞問醮禳之又詢於日官言封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名即命徙知蘄州至未逾月卒戊午訃聞上甚嗟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時所推重鋒氣俊厲以直躬行道爲己任遇事敢言雖獲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又爲文著書師慕古昔多涉規諷以是不容於流俗故累登文翰之職尋即罷去焉　初田錫知泰州幾三年不得代錫乃上章自陳即詔歸闕復召對言事嘗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願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

四十三之一　七

眞宗坐之側則治亂興亡之事常在目矣 上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仍免其集賢校讎之職每成數卷則先進內錫言臣所撰書每五日具草一卷校討并互寫爲治書已七八日大率十年絶筆臣慮朝廷俾臣涖事或委之一郡授一職不若使臣常以皇王之道致主於堯舜也 陛下春秋鼎盛好古不倦若師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十年之內必致太平臣雖衰邁得見其時私幸足矣即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屛風五卷手詔褒答之秋七月甲戌以左掖閤門祗候焦守節爲閤門通事舍人故事閤門通事舍人通事舍人隸中書省其長一人判四方館謂之館老劉赴閤門祗候者則兼稱閤門祗候今直授閤門通事舍人始更舊制矣天禧二年可考十 己卯邊臣言契丹謀入寇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顯爲鎭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太平節度使馬步軍都虞候王超

爲副都部署 八月上以邊臣玩寇朔方餉道愈艱辛丑命兵部尚書張齊賢爲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保安鎭戎清遠等州軍安撫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即日馳騎而往己酉復親試制舉人得成安縣主簿丁遜衡州團練推官柴僅入第四等並爲光祿寺丞直集賢院秘書丞何亮懷州演推官孫暨入第四等以亮爲太常博士暨爲光祿寺丞遜湖州人也暨湖州人亮並州人 壬子上觀稼北郊便幸含芳園都人望見乘輿抃躍稱萬歲呂蒙正曰車駕游幸百姓歡呼如此物情不可強致蓋 陛下臨御五年務行仁政所以中外感悅 上曰下民但不擾之自然快樂蒙正又曰今秋大稔太平無象時和年豐即爲上瑞 上曰朕以邊事未寧勞民供饋蓋不獲已也苟能選將練兵驅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民亦獲安泰矣 咸平初太常丞陳堯佐爲開封府

推官坐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潮去京五千里民俗鄙陋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爲魚所噬堯佐以謂昔韓愈患鰐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鰐爲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卒使捕得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潮人以比韓愈三歲召還獻詩數百篇大臣亦稱其文學於是命直史館 甲子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收掌近者並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又詔土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中蕭何獨收秦圖籍由是周知險要豈可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閏所納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可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

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 九月知封駁司陳恕言請鑄本司印詔如有封駁事取門下省印用之因遂改知封駁司爲知門下封駁事 壬午以國子監校勘官前知永年縣劉士玄爲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南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本志云大中祥符二年又自侍教之名按劉士玄已見於咸平四月矣本志或誤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又命太學頒時七雨北宅侍教排北宅侍教矣 丙戌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續通典二百卷詔付秘閣仍賜宴以勞之賜器幣有差其書直取精醲大爲時論所非卒不傳布 上尋欲改作亦猶是也 先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摸印頒行賜宴國子監並加階勳於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遣御史吳僨與轉運使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

先是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咸平元年初置秦州[illegible]殺事見本年末吳蕃等所[illegible]殺事載實錄在明年上月乙酉今并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二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二之二

真宗皇帝紀四之二

咸平四年冬十月 上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昨司天奏熒惑犯輿鬼秦分野當有災宜戒邊將以靜且上天垂象示戒惟慮不知今既知之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 上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天文謫見每欲昭示時君楚莊王懼無災政恐其獲罪于天弗容自變亦人 陛下克己愛民常慮一物失所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 上曰天不欲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須防戒如荊湖比年艱食災沴滋甚尤可恤之 己酉張齊賢上言請募江淮湖荊丁壯八萬以益戍兵廣邊備 上曰此不唯動搖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亦非便也遂寢其奏 庚戌 上以陝西二十三州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外號為富庶且與羌戎接畛昨已命張雍出守冀其綏撫一方也次觀殿北壁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為周悉山川形勢如此安得知勇之士為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涼等州圖及東壁幽州已北契丹圖 上曰契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 甲寅北面前陣鈐轄張斌與契丹遇于長城口時積雨虜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殺獲甚衆漸近戎首伏騎大起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 詔高陽關三路兵增騎二萬為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于先鋒之前別命步軍副指揮使莫州駐泊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屯莫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擊萬步軍都軍頭北平寨駐泊部署荊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仍列繪為圖遣內侍副

都知閤承翰齎示王顯等且戒之曰設有未便當極言以聞無得有所隱也　主客員外郎直集賢院李建中言太清樓群書恐有謬誤請選官重校　上因閱書目見其闕者尚多乃詔天下購館閣逸書每卷給千錢及三百卷者當量材錄用建中洛陽人也　十一月丙子王顯遣寄班夏守贇馳騎入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衆餘皆奔北號慟滿野　先是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辛巳淑又言臣以車戰之利自古有之故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與虜戰皆用車而勝近事符彥卿破虜陽城亦以拒馬為行寨因大風出不意開拒馬出騎兵掩擊之惟天寶祿山之亂房琯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蓋狹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必須平原廣野雲布霧散飈逐往來士卒前無所依後無所據故胡騎雷動飈至易致退縮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布為方陣四面皆然東西鱗次前後櫛比車上置槍以刃外向又垂皮革以防火攻列士卒於車外前行持槍櫓後行持弓弩賊至令兵士上車每車載四人皆持弩車之內數十步間連六車或四車上為重樓施強弩賊至擊鼓為節以射之虜不能犯必當散去乃出騎兵擊之此中國制虜之要術也夫人乎居猶復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陣禦突騎之輕剽而無所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

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又臣以為大河之北民性勁勇皆習武技國家若蠲其租賦令盡力於耕戰可以滅匈奴矣河北之民每為胡虜所困者有之也不暇耕鑿有稼穡不暇收穫殺戮俘虜甘辱已甚兄弟父子流離絕滅人人於虜有不共戴天之仇但無路自奮爾今國家若除其戶稅使專耕戰以自給藉其防守假以甲兵下一制以喻其意云胡虜殘暴甚矣今使汝執兵守禦自防其家則人必感悅思自為戰如此則勇氣必倍而胡虜可平矣戍兵既多則可減官軍矣西討繼遷請遣並進窮其巢穴可一舉而定則邊境以安天下無事矣近者北虜犯邊天兵振揚匈奴必當逃遁繼遷必當退喪以此計之上也若繼遷退伏沙漠窮追不獲游魂假息猶為後患臣謂宜通西域之地以助靈武之勢可以掩其不意以誅黠虜宜遣使喻秦隴以西諸戎結其懽心令為前驅指導斯不難矣夫蕃戎雖不貪慕財賄國家誠不愛重幣珍玩以啗之爵賞榮耀以誘之則西戎宜其為用矣古人云以蠻夷伐蠻夷計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國彊盛喻之以中國富厚待之以至誠臨之以威重夷落豈敢不從服哉其有善水草之地或開屯田或置城邑若漢之置都護所謂斷匈奴之右臂如此則靈武不憂虜之繼遷不足殄滅撫諸戎而啓西夏以平蕩通寇此亦帝王之美畧若臣所獻車戰但平易之地則可為之不獨北邊也疏奏　上稱其博贍甚嘉納之　丁亥幸龍圖閣召近臣觀　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國田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嘗觀邊鄙稍寧兵革粗息則可以力行

其軍使吾民富庶也　十二月先是邊臣請城綏州大屯兵積穀以遏党項朝臣互執利害久而未決詔中書樞密院會議而呂蒙正王旦王欽若以為修之便李沆言修之便但恐勞民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皆曰修之便　上以境土遐遠不可遙度其事乃命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侍禁閤門祗候程順奇同往按視焉　乙卯工部侍郎致仕朱昂獻所著資理論論時政損益得失且言天下至廣宜急擇賢才以張治具儻惟以常牒則英俊無由自達矣　上曰昂已退居復貢直言亦可嘉也命以其書付史館仍錄一本留中時靈州孤危詔羣議棄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曰今靈州其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傳壤僻介西鄙邈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序道路不壅饋餉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扞蔽自胡寇作梗邊民屢驚雜虜為其脅從兇黨因而倡熾侍之以言辭則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芻粮之役必興俎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郡皆無闕心經涉長途多有菜由百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靡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實以數倍之價復於積石孤壘別築清遠一城邊城驛騷國帑匱之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爭心雖數年間必當逾盛寇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繼遷橫行沙漠假漢邊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慕戀無候望而誰知縱或遙陵但繕完而自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校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　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壞墜不塞將漏山河全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患過於壞墜無為毛之益有太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畧信悠悠之談臣竊見　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才五六千而已閫外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致命羌戎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郡之事者三數人各布諸郡畀其所將兵多少隨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稅恣其犒設令開幕府召髦俊為僚佐咨以策畧男力之士而責其捐軀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候賊遷徙邊郡軍城接內屬蕃部造唇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生擒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明立賞格厚酬戰功即邊賊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窮必將歸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讎哉若欲

謀成朝宜功在刻漏臣以為此虜方黠其財猶豐腥膻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須發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祇得兩二號將付三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還便可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抗無事矣　上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為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　上頗然之宰相李沆奏曰若遷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　上愕然曰卿何獨與衆異也沆曰臣謂莫若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閏十二月洪湛等使還言城綏州其利七而害有二丙戌詔城綏州城　甲午以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環慶路部署張凝副之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領步騎六萬以援靈州　上問超討策超上二圖其一置資糧在軍中布兵周防賊無以動畧

其一遇賊即變而為方陣陣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勁弩賊至三
則易聚而可并力圖禦宋李靖輜重法　上甚獎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二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三之一

眞宗皇帝紀五之一

咸平五年春正月壬寅詔啓聖院　太宗神御殿初　太祖
太宗每歲上元歷幸佛寺然後御樓觀燈　上自畢諒陰以
啓聖院　太宗降誕之地聖容在焉不欲為燕遊之所故前
期往拜至望夕乃幸他寺遂為定制　甲辰以右僕射張齊
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鎮戎軍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
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受齊賢節度（齊賢為經略使自此始[illegible]實錄以緣邊州東路行營部署內客省使丁罕為部署[illegible]非專命也）初慶州發兵
護芻糧詣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
為繼遷所敗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歿于賊（三年九月事）賊進陷清
遠軍（四年九月事）文寶時居母喪服未除即命相府召文寶詢其
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不可棄於是遣王超
西討乃詔復文寶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軍轉運使事
戊申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權勾當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駮事後三月錫奏臣昨見差張齊賢充經略使曾致堯為
經略判官鄭文寶為轉運使臣嘗讀孫子兵書云不盡知用兵
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今未論張齊賢曾致堯鄭文
寶等盡知用兵之利害否若盡知利與害動無遺策方可委
之經略邊事臣讀漢書高祖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張子房今宰相樞密使是陛下運籌帷幄之臣不
知曾議從邊利害然後差張齊賢等否昨楊瓊等不副陛
下任使致失清遠軍糧草既委棄不少人民殺戮驅虜去亦
不少今方當春時興發兵師雖救患防虞自合權變然聖人
動必順時則天道助順今戎狄為患非細陛下宜召宰相樞
密使更訪以決勝千里之外籌謀不得輕敵啟寇致戎狄謂

中國無人也若是宰相樞密使面言不盡即令直書利害必然之計畫一申奏必然謂蕃人至若干月必退若干月必來其來必勝其來必敗也若宰相樞密使有所見不同又不敢果決敷陳必然之策又慮見同列則乞陛下於便殿從上一人人獨召與語使盡其所見免陛下宵旰之憂也臣之此言言出爲入陛下若不容即失臣矣　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章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　上對宰臣稱錫爲得爭臣之體　癸亥改命張齊賢判永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罷經略使之職（故事不載其實）　上對宰相呂蒙正等於便殿謂曰每歲防秋全師聚于定州此國家舊制也若散也士馬分路進討又恐兵力不一難遏賊鋒去歲會兵列將遏近邊陲議者又稱飛輓芻粟不易暫行朕每遇將臣未嘗不與細論利害然多是衆所共知及已行之事未有能出

奇策者國家兵甲之數卿等具知今已復春時汲汲經營至將來猶慮不及中書樞密院可各述所見具今歲防邊宜如何制置條列以聞（此蓋據田錫傳此中所載）　丙寅（正月三十日此據田錫奏議）權管幹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田錫言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户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餓殺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户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斛𣁽價糶雖即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啓道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𣪠則是宰輔孤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與降德音下饑餓殺人處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尚未足即有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言以理道而責宰臣已下觀其何詞以對視其有無怍色有無憂色待三日後或次旬以來不上表待罪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爲乎既非良相而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爲心也若不別進用賢臣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內地也此是陛下纘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省覽詳徽臣之言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待下使饑餓地分知陛下憂恤之心也

二月京城衢巷狹隘詔右侍禁閤門祗候謝德權廣之德權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屋室僦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上不得已從之德權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皆復長安舊制乃詔開封府街司約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侵占　癸酉詔比司將額者多取羨餘以爲課績並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使復然三司嘗言衣庫副使兼守節監香藥榷易院歲增八十餘萬當遷閤門副使　上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遷橫行何以勸邊垂効命者止以爲宮苑副使　孫全照至綏州乃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　丁丑詔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詣度之儻有所利亟令施功如其不然即可罷役　三月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

州知州内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　戊申西面部署司以閤幸相等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己酉以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爲永興軍駐泊都部署莫州團練使石普副之徙永興軍駐泊鈐轄六宅使順州刺史康繼英爲邠州駐泊鈐轄與西南沿邊迭爲應援入内副都知秦翰爲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共事備戎兵之侵軼也始超等至環州戎云靈武已陷没鄭文寶乃衣胡服引單騎冒大雪間道抵清遠故城盡得其實遂奏班師　己未上親試禮部舉人得進士益都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一人並賜及第以曾等五人爲將作監丞通判諸州餘及九經爲大理評事知大縣諸科判司簿尉　先是貢舉人集闕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命吏部侍郎陳恕知貢舉恕所取士甚少以王曾爲首及是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

夏四月錢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内地民賦登集尚須勞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户口凋殘今欲復城之用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于曩日且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黃河及大小鐵碣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師輸送艱阻且其地無險若修葺未備寇奔衝則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焚毁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無巨木不堪采伐徒爲煩擾絕無所利已罷其役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　上甚嘉納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戎將所伏　上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尋復遣若水巡撫陝西沿邊諸州縣便宜制置邊事及還拜鄧州觀察使　癸酉命田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稽留朕皆一一親覽知雜之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修撰述或有所見即具奏聞　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臣昨蒙恩授以憲職按六典及百司舉要御史臺故事自大夫中丞已下及三院御史沿革各有人數今闕班簿既無定員有侍御史二人有殿中侍御史一十二人有監察御史七人除部畔在省司及施謂在患假餘皆差使在外却以他官在臺祇乞指揮審官院撿前後中書劄子應三院御史二十一人中曾有貪猥過犯者不得令在憲秩可改授他官其有清嚴勤幹者不得令在外官詔歸本職去推直固仍之賦抽兩省保擧之勅所貴復臺司之故事存朝廷之舊規使百執事各正其名群有司各親其職也　五月庚子馮拯陳堯叟言與孫冕同省去三司積滯文帳及諸州無例施行文字二十一萬五千餘道減河北向富守朝以使臣募職七十五員時以聚兵防邊供饋甚廣乃命本路轉運使條經費之數大凡出多而入少　上慮河南民輸送益勞故令籍州縣之少户口及數負益羨一務者并省之（緣四年五月初頒此事）　乙巳屯田郎中判三司催欠司楊覃上疏放天下逋欠計八百萬請付史館從之　庚戌皇城司言親從第二指揮使馬翰稱在京有群賊願自緝逐收捕上謂輔臣曰朕尹京日聞翰以緝賊爲名乃有三害都市豪民懼其糾察當厚賂之一也每獲賊贓量以當死之數送官餘悉入己且戒軍巡吏不令窮究二也常畜無賴十餘輩俾之偵察其擾人不下於翰三也顧其勢彰敗不欲去之自今捕賊止委開封府勿使翰復預其事　初禮部尚書溫仲舒知開封府以繁劇求罷又面陳不堪外任願優游臺閣乃命刑部侍郎寇準代之　乙丑詔仲舒兼御史中丞以尚書兼中丞

自任舒祐　六月工部郎中陳若拙知處州若拙前任京東
轉運使被召時三司使欽若拙自謂得之及至授刑部郎中
知潭州若拙大失望因對固辭且言嘗任三司判官及轉運
使今守湖外反類責降又言父母老不願遠適　上曰潭州
大藩朕爲方面擇人所委不在轉運使下輔相舊臣固亦有
出典大藩者卿其勿辭若拙懇請不已乃追所授告勑而有
此命　上謂宰臣曰士大夫操修必須名實相副若拙前使
鄆州就徙爲本路轉運使加賜金紫謂其幹事委以方面既
官未久仍令遷秩而貪進擇祿如此乃知取士擢才必須審
謹頃有薦觀者或稱其能選爲西川轉運使輒許免尋細知
閬州自後無敢然者今若拙固當譴降大凡朕之用人豈以
親疎爲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植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
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金明巡檢使李繼周擊之圍

未解麟州獨輪部署曾璪請濟師　上曰麟州據險三面孤
絕州將幾力足以禦賊但憂城中乏水既而賊果據水寨詔
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　初馬步軍都虞候王超自永興召
還　上屢問以北邊事超言今歲出師請止如去歲規畫若
欲交戰則宜寨於保州[illegible]置南　上曰不須力戰但控扼
備禦不失機便可也　乙亥以超爲定州路駐泊行營都部
署殿前都虞候王繼忠副之入內都知韓守英爲鈐轄　上
謂守英如腹心之臣遠戍邊鄙切須盡心令上下輯睦若知
虜中事宜尤當詳審不可虛發士馬以致擾動　李繼遷率
衆攻麟州四面負板薄城者五日知州閤門祇候衛居實屢
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賊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
傷萬餘人　丁丑繼遷拔寨宵去　上對輔臣於便殿出河
北東路地圖指山川要害曰北虜入鈔濱棣之民頗失舊業

今冬若再來朕必過邢洺之北駐逐出境以安生聚呂蒙正
等咸請精選將帥責其成效重駕無勞自行　上曰若此御
等宜各畫必然之策以聞　壬辰　上始聞麟州捷奏謂左
右曰邊兵猖狂以來未嘗如此喪敗加以威虐脅從其衆若
類有奔潰人心必離易爲圖也詔以衛居實爲供備庫使通
判以下並遷秩各賜錦袍金帶仍令錄立功將士以聞初城
內乏井泉而被圍之際暴雨沾洽人皆置器蓄池以貯之城
外雖有泉水列寨爲防而垣墻闊遠難於固守至是遣使於
河東部井匠至州開鑿　上因欲激厲邊將乃賜環慶部署
以下詔書諭所以賞居實等之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三之二
真宗皇帝紀五之二

咸平五年秋七月丙申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爲并代經略使判并州　上新用儒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　己亥殿前副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王漢忠坐率兵西討違詔無功責爲左屯衛上將軍逾月出知襄州未上道暴得疾遂卒　上甚悼惜之詔贈太尉命中使護喪事漢忠深沉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誥旦必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賊又輕財好施頗禮儒士慕賈島李洞爲詩居常讀書手不釋卷名稱甚茂以是自矜尚故群帥不悅之殿直安守忠鄭懷德皆乘馹詣闕受事漢忠待守忠懷德不厚遂相與詬擿漢忠過咎以聞漢忠黜死二人之力居多懷德洛陽人與守忠皆業郡舉附者也　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朝議病其煩擾詔戶部判官凌策與諸路轉運使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軍即泛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送之費策宣州涇人也　丙辰遣使齎詔書撫終南山召种放赴闕仍賜絹百疋錢十萬先是判永興軍府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且言臣前在中書親奉　先帝德音欲行不次之擢臣緣未知本末不敢奏陳今茲出守始熟其爲人故也　九月先是麟府屯重兵仰河東饋餉雖地望甚近而限以長河土人利於河東民罕至則芻粟增價　上嘗訪使邊者言河廣才數十步乙未詔轉運使鄭文寶於定羌軍府州河上經度造浮橋　戊申种放以幅巾入見于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于都亭驛太官供膳　上謂宰臣曰放亦有就祿仕意且言蹤孤朕諭以俟升班列必見朝廷清肅拔擢之事無敢爲者賞一人可勸天下矣己酉放表辭恩命　上令宰臣召問之又知放與同知樞密院陳堯叟遊舊令諭旨且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放至中書爲宰臣言主上虛懷待士所貪者安民如此放固不敢以爵祿爲念宰臣以聞詔遂不許其讓居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犀帶銀魚及御製五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酒食於學士院尤寵之盛近所未有也　庚戌鹽鐵使王嗣宗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顥同對嗣宗進曰嘗蒙陛下宣諭朕不合管錢穀細務然所憂者甚爲天下生民耳方今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雖陛下勤儉之德冠於古先其如冗食尚多耗蠹猶廣更宜庶事減節不然則用度不足復重撓於民矣　上曰朕所憂者正此耳嗣宗曰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在乎擇將帥嚴號令用之得其宜則何往不利臣等會議事有可減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　冬十月先是　上於龍圖閣藏　太宗御書己卯召近臣觀之　上手執目錄以示近臣謂曰　先帝聖文神筆朕集綴既久至於題記時事片幅半紙及書在屏扇或微損者悉加裝背已三千七百五十卷矣　初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不能齊其家妻柴氏無子惟吉有子安上安民素與柴氏不叶柴既寡盡畜其祖父金帛計直三萬緡并書籍綸告以謀改適右僕射張齊賢欲娶之自京兆遣牙吏約車來迎行有日矣安上詣開封府訴其事府以聞　上不欲寘于理命有司即訊柴氏柴置對與安上狀繆異上不得已下其事於御史獄柴因擊

登聞鼓訟兵部侍郎平章事向敏中賤貿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已不許以是敎安上誣告毋且陰庇之　上以問敏中敏中言實以錢五百萬貿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婚於柴也　上亦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并其狀下御史獄鞫之乃賚貨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爲詞遂驗問柴之藏獲發取瘞藏得金貝僅二萬計安上兄弟素不肖先是嘗爭競財貨遂有詔不許其貿易父祖貲産而敏中乃違詔貿其居第令安上日出息錢二千御史獄索要契驗敏中所署字非一體鹽鐵使王嗣宗妻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故駙馬都尉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上詢於王氏得其實因面責敏中以不直丁亥敏中罷爲戶部侍郎齊賢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削一任貶海州別駕柴用蔭贖銅入官安上坐違詔貿居第笞之以所得瘞藏金貝贖還其居第

仍令臺府常糾察焉既而　上謂呂蒙正等曰敏中所負如此騰於清議不可不加黜免朝廷進退宰輔亦非細事卿等更思持正守道以輔朕躬先是翰林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白金十挺敏中靳不與於是白草敏中制書極力詆之有云對朕食言爲臣自昧敏中讀制泣下　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伏覩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迭進今已踰年（轉對令旬二日）咋肝（一月壬午詔三館已降年當費百詔轉對三三件　乙未又令羣臣轉對當咸平五年當罷轉對二人件）綴班行之中頗有竊議今郊禋俯近慶賜將行可令中書檢尋轉對分其優劣奏其姓名或降獎諭勑書或與轉改官秩所貴知陛下察其用意感陛下賞其盡忠表明君好諫之心彰至仁待下之意臣又覩近物戒勸大臣謂其不守廉隅多買資産祿厚而不知恥者尚懷慊恨官崇而能自省者豈不憂懼斯乃陛下止之以止足之訓詞責之以貪黷之過

令勑命施行之後兼文武豪富之家可於赦書更布新令欽厚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居崇官者不得在處迴闠此乃申明舊章備載前史可師古制以戒貪夫臣又聞有勞績稍殊未與區別有刑禁久滯未與辨明今略舉一二言之有如都官郎中李部差在廣濟河令催督運訪聞自前界分每年般得八萬餘碩今來李部界分一年般得四十五萬碩未見酬獎却歸東京又聞屯衛上將軍王漢忠頗知儒書甚知方略輕財重義臨事有謀未嘗交結中官亦不由奔同列昨赴京闕似失聖恩遽令歸班又差與郡聞於輿論疑其被讒今已云亡孰不嗟惜良將之體漢忠得之未諭此時棄而不用又聞齊州制勘公事頗甚淹延著作佐郎張檢國子博士張瓘並是制勘使臣欲望宣令對揚問其事意或法寺受人請囑因稱奏案未圓或上司有人主張使令詣闕披訴張檢等

必一一審詳又訪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樞相商議別無遠謀無遠謀則多失失於邊計者去年失清遠軍今年失靈州失於邦計者不知府庫有無不知倉廩虛實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所以倉廩盈虛過不在樞密院邊防禦靜穩屬中書因此相承寖以成例聖恩若且任用則不失尊富貴聖旨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昔漢之三公若罷免則放之歸農若誅戮則賜其自盡其任用既重則黜責非輕操國柄者所以不敢不用心持兵權者所以不敢不盡節今則不然臣下得優逸而君上但焦勞勞逸失於尊卑實爲倒置也故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彰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以爲天不可欺御劄丁寧示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慰群情由是見宰相以

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蓋自來任重責輕之
所致也今知所急者國家將藏無餘財倉廩無積粟但急備
邊之用不思經國之謀也饑荒而黎民飢貧患彌斂於資積
彌少官吏自救過不暇國家欲求治實難若加以水旱之災
乘以戎夷之患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略總軍兵者作何籌
謀臣之愚蒙不曉機務但以稽古聞於達聰望陛下詳臣所
言聽臣所奏賞罰二柄不必一一問中書酒讌萬機不必一
一由密院然後所切者辨認讒謗察訪忠良免究危亂之已
萌早覺衰微之有漸也　十一月癸巳命度支員外郎李士
衡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溥詣陝西諸州增酒榷之課時士
衡言陝西榷酤尚多遺利今西鄙屯戍至廣經費實繁故遣
使經度其事可濟邊用而不擾民故有是命由是歲增錢二
十五萬焉　雄州言偵得契丹調兵將謀入寇　上曰北虜

知郊祀有日張此虛聲以聳邊境耳輔臣言北面雖有兵備
而押陣使臣猶在輦下宜令進發詔使臣有在河北河東及
近京諸州者可就遣之　辛丑饗太廟前一日微雨至是開
霽壬寅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諸路咸平四年已前殘稅
河北河東欠五年貸糧並天下逋負昇州廣德軍率分錢洪
筠州臨江軍酒麴腳錢婺州竹園歷收筆生竹四十億六千
一百五十一萬悉除之　初議南郊三司使王嗣宗等以郊
祀經費繁重請止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等有司以為前
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祀與禮無據　上曰不惟
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
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於是省應奉雜物十萬六
千功九萬九千　左藏庫監官郭守素言淮南昇潤州紬絹
價高望不給冬服留充郊祀賞給可獲數倍之利　上曰朝

廷行此大慶豈復規小利也罷之　丙午大雪　上謂宰相
呂蒙正等曰昨郊祀之際重陰歲晴今茲成禮又獲嘉雪朕
以薄德託於人上守　祖宗基業日謹一日不遑寧居至於
奉天事神未嘗不夙夜祗戒惟恐未臻治道而靈貺荐至蓋
天意表佑蒸黎亦卿等調燮之力豐年可期矣　庚戌左僕
射平章事呂蒙正加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李沆加右僕射
群臣咸以序進恩　十二月丁丑朔詔楚王元佐為左羽林衛上將
軍議者以唐德宗朝六軍置統軍秩從二品左右羽林龍武
神武是也十六衛置上將軍與上將秩同左右衛驍衛武衛
威衛領軍金吾監門千牛衛是也今楚王當為統軍而以上
將軍命之且王前為左金吾上將軍按儀制金吾在統軍上
將軍之上是則王乃降秩非遷秩也有司失於討閱矣　癸
丑以職方員外郎分司西京樂史直史館史年七十餘於是

奉留司表入賀　上召見嘉其筋力不衰且篤學好著書故
授以舊職悉取所著書藏秘府史與其子黃目俱直史館時
人榮之　庚申河陽節度判官清池張知白上疏曰臣聞今
古之言事者鮮不以防邊為急務故多舉西北二隅攻守之
事以獻方略由是奇兵之謀紛然競興夫五行之中金為兵
以五事配之則金為義兵之為用實不可去也乃知言兵
者罪莫大焉窮兵者亦罪莫大焉夫戎狄者亦天地之一氣
耳其性貪暴惡生好殺與中國絕異是以史籍所載京師為
陽而諸夏為陰蓋取諸內外之義也夫陽主生物陰主殺物
故知四夷擾邊不足畏也在制之有道爾又禮樂為陽兵若
為陰王者必先內和人心而後制四夷此崇陽抑陰之義也
臣伏見去春大雪今夏暴雨稽洪範之書則繫乎咎惡之文
伏惟陛下自即大位日謹一日而復溫厚恭肅讓畏勤儉討

論方辨恩廣治道聖德無鈌則咎惡何從而起豈非政令之
間有不便於天時者乎今夫人者萬物之靈豈不重於鳥獸
今建寅之月三元之始孟夏乃是正陽之月於卦爲乾況正
律所載有秋分已前不决死罪之制月令當春則曰無肆掠
謂不可以陰政犯陽又曰宜行仁而不可以舉義事及夏則
曰挺重囚出輕繫並無決死罪之文皆以爲天下列郡每歲
所决死罪雖不可禁春夏兩季亦可於立春立夏氣至之時
各禁十五日以應二孟之節全發生之陽氣若罪在十惡決
不待時者亦可改斬爲絞以免流血之刑自餘雜犯死罪若
有已斷具獄可取半月外行決其邊防屯兵之地以軍法從
事者不在此限又按禮經季夏中氣之後十五日不可以興
土功爲土將用事氣欲靜也請詔天下每歲起季夏中氣後
至立秋節半月內非邊陲防禦捍敵浚城及完治隄防以禦

四十三之二

水害餘並不得起創土功其數害隨類奏者不在此限臣又聞
周禮六官其一曰秋官主刑又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
司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橈此並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命使決
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三春或當九夏雖勤恤庶獄慮有滯
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也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降詔恤刑
外每歲自孟秋中氣後秋分前遴選周行分道決獄如此則
順天行刑萬務必乂而又四方之風謠因之得以知列郡之
綱條因之得以振且一歲之中必順令決獄與其行之於別
季不若行之於此時臣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所
以見王道之盛也今法令之文大爲時所推尚自中及外由
刑法而進者甚衆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也然則
刑法者治世之具而不可獨任必參之以德教然後可以言

善治矣夫德教之大莫若率循孝悌若捨此而欲使民從化[illegible]
釋利慨而求濟於無涯之津也是故將欲興禮義在行[illegible]
將欲舒民心先在均貧富欲均貧富先在正簿書欲養民之
道郡踈而縣親故知百里之長不可不精擇宜歷選周行
有經公舉者輟而用之使先莅大邑試其政事朞年之間較
其成績苟能正其簿書均其戶籍而孤窮之民得庇者爲上
然後酬之以不次之恩臣又聞聖人居守文之運者將欲清
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簡而有限其道粹而有益今之
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今進士之科
大爲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
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是故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探討
其所習泛濫而無着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何謂其
然且群書之中真僞相半亂聖人之微言者既多背大道之

四十三之二

宗旨者非一若使習而成功得不雜淳粹之性蕩中正之氣
其爲吏也安能分教治柄使教令不戾哉況夫儒者之術不
以廣記隱奧爲博學不以善攻奇巧爲能文若使明行制令
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於典籍之外參以正史
至于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
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捨聲病之小疵如是
則使夫進士之流知其所習之書簡而有限知其所學之文
正而有要不施禁防而非聖之書自委棄於世矣不加賞與
而化成之文自興行於世矣　上覽而嘉之召知白赴闕試
舍人院除左正言　十二月丁丑以宰臣呂蒙正李沆並兼
門下侍郎權制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
先是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書遺去權制既而
上問白等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不復降制止帖麻用舊

寫元白等各罰一月俸　上以龍圖閣及後苑所藏書籍尚多舛誤欲重加讎對甲申詔流內銓於常選人內擇歷任無過知書者十五人以聞命吏部侍郎陳恕知制誥楊億試之於是得館陶尉大名劉筠等七人給本官俸料太官供膳就崇文院校之踰年而畢並授大理評事秘閣校理　是歲契丹稍侵掠邊界所在擊走之卒不深入於十一月甲寅北面諸州奏虜騎悉已散去　上曰吾固知其虛聲也輔臣曰陛下頃者不令趣遣押陣使臣聖斷誠得之　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錫奏議無月日因咸元年附此）竊觀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士李絳等上言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己設百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

四丁四九

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開覬覦之端乖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敕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今陛下自纂承大位改元以來五年于茲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慮覬覦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大本人心預定為遠圖也

九　辛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二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四之一

真宗皇帝紀六之一

咸平六年三月辛卯朔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臣伏覩去秋已來霖雨作沴近畿諸郡水潦為災雖聞檢覆蠲免租稅又聞補葺低下開決溝渠憂民之心似有所濟而利害之半莫知爾從古者不奪農時處勞營繕或遇歉歲即念困窮故有賑貸糧儲除放徭役免令凋瘵不至流亡今國家為少鬬軍兵防備邊戍遂於曹單宋亳陳蔡汝潁之間點集鄉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即並抽赴京師昨近臣何以商量如此失信今下民寧無怨嗟假若外國差人在京探事事無鉅細境外既必盡知知而圖謀邊上未得安靜其所謀之大謂古者以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今國家取丁壯為兵已失邦本以此傷去

吾之十

食寧有民天糧儲何止無餘邊備亦恐不濟以此得計以此乘時此外國所謀之大者也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民為邦本不得已而取之今五七萬人並離農畝日近更差使臣揀點豈無物議憂虞以災沴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為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懷　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冊表乞暫歸故山詔許之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詔三館秘閣官宴餞於瓊林苑　上賜七言詩三章從官皆賦

夏四月先是自京師發禁旅戍河東數不足則取州兵材勇者補之十不得四三又行伍卑整部長多去將以義軍分隸州兵六指揮仍請增補如舊制於是命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延禧乘傳料簡得萬二千餘人立為神銳二十四指揮神虎十指揮常加訓習焉　庚午徙知益州西上閤門使馬知節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知節在成都有訟龍騎卒謀變

者，技引千數，知節率捕其黨，擒賈非誅，爲賊者七人，餘悉不問。自乾德平蜀，每歲上供綺綺動踰萬計，籍里民補子校部舟運，由嘉陵抵荊渚，沉覆殆半，破產以償者甚衆，川民患之。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爲一綱，以二人主之，三歲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有敗者。永寇亂之後，戰兵撫俗，其著成惠，然嫉惡太過，兵民有犯，多徙配他境，人頗怨懼。朝議務安遠俗，恐知節不叶蜀人之情，以其素有武幹，故移守西邊，仍手詔諭以委屬之意。舊制，士庶家僮使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使本傭雇良民，癸酉，詔有盜主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奏裁，而勿得私黥涅之。[illegible] 乙亥，參知政事王欽若上言，桂州通判太常博士王祐之近丁母憂，才踰月，連進五狀，請除廣南西路商稅分配河北補填，没納私下羅錦，權罷上供金銀，述荊南課額通虧，言陝西沿鎮請定凡蠶陳露皆匪擬，宜殊忘哀戚之容，苟懷進動之意，陛下方施孝治以厚民風，望加黜責，以勵有位。詔削祐之三任，配隸郴州，仍令御史臺牓朝堂告諭。丙子，契丹入寇定州，行營都部署王超遣使召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各以所部軍來援，超先發步兵千五百人逆戰于望都縣，翌日至縣南六里，與虜遇，敗其衆，副部署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常以契遇深厚，思戮力自効，與虜戰康村，自日昳至乙夜，虜勢小却。遲明復戰，虜悉衆攻東偏，出陣後，斷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赴，素衛儀服，虜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陷於虜，超等即引兵還定州，遣使入奏。辛巳，上始聞繼忠敗，詔發河東廣銳兵一萬五千由土門趨鎮定以援之。賜望都戰傷軍士繒帛。左衛上將軍信國公文祐

通四一四之二　　二

剳恪敏悟，上所鍾愛，及被病，司天言月犯前星庶子象，上憂之，屢設齋醮祈禳，是日卒，才九歲，追封周王，謚悼。後一五日，皇子生，兩月者亦不育。上乃取宗室子養之宮中。[illegible] 成都闕守，朝議難其人，上以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張詠前在蜀，爲政明肅，勤於安集，遠民便之。甲申，加詠刑部侍郎、充樞密院直學士，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自慶。五月，詔在京官物可備二年者勿收市，以良劣擬，仍命吏部侍郎陳恕裁其數。辛卯，定州部署王超言契丹出境。乙未，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爲左諫議大夫，太常博士劉綜爲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錫曰：第安心著述，必無差出，欲升殿者先奏。尋又命錫兼史館修撰。綜嘗言：天下州郡長吏，審官據資例而授，未爲得人，自今西川、荊湖、兩浙、福建、廣南知或地居津要，或口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臣及給舍以上知州郡亦擇通判。又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爲名，妄爲規免，請自今如父母實未經葬者，許請告營辦，審官投狀，並明言父母已葬，即許依例考課，敢詐妄及違者，並罷其官。從之。上以王繼忠實戰死，丁酉，贈繼忠大同節度使兼侍中，錄其子懷節爲崇儀使，懷敏爲崇儀副使，懷德爲內殿崇班，懷正爲供奉官。望都失利，上語近臣曰：用兵固有勝敗，然此戰頗聞有臨陣公然不護主帥引衆先遁者，今未能悉正其不推鋒者，何以懲後？命盡實于法，人次懷懼，當治其情理難恕者三二十人，或得中道。乃命宮苑使劉承珪、供備庫副使李允則馳驛按問。上曰：承珪峻急，允則和易，朕欲其寬猛相濟耳。癸丑，霸州防禦使、鎮州副都部署李福坐削籍，流封州，洪聖都指揮使王昇決杖配隸瓊州，因

通四一四之三　　三

降詔戒勵諸路將帥。自望都之失利也，上日訪禦戎之策，或言構兩揚延朗久戍邊練武事，遂詢以謀略，而所上不適機要，因命兩府會議，各以狀聞。或請合鎮定高陽三路兵據衝要；或請令三路分兵扞禦；或請以鎮定兩路兵陣於定州之北，又徙高陽兵於寧邊軍，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控扼，發強壯備城，彌縫其闕。上摠覽而裁定之。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內出陣圖示輔臣曰：今虜勢未殄，尤須過防，屯兵雖多，必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寇遠近出軍，樹柵以來堅守，勿逐。候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令先鋒、策先鋒誘逼大陣，則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亦勿離隊伍，貴持重而虜騎無以馳突也。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朗、張延禧、李懷昌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鬭，待其氣衰，背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虜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虜不攻定州，縱轶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虜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又令石普統兵萬人於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俟虜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領之，以張軍勢。朕雖畫此成謀，以授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共商搉。李沆等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犬戎猖獗，自非陛下制勝於內，諸將各稟成算，分捍邊要，會兵未易驅攘。今所裁制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上曰：任人擇才，頗亦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魏能性剛，張銳筆勤，故使佐能。威虜地最要害，白守素久習邊防，其司戎政，庶其寬猛相濟也。孫全照好陵人，取其特所保薦者與同事。三路都鈐轄韓守英柔無執守，當使閤承翰代之，承翰雖無武幹，然亦勤於奉公也。其他選用，悉皆類此。沆等曰：臣觀陛下所任，並中外素推許者，况捨短取長，必能協心成績矣。上曰：已令將帥別上方略，候其奏至，或無可采，即當依此施行。初，馮拯建議，以謂備邊之要，不能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沿徐、鮑河為陣，其形勢可以取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而虜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虜已去，而東路奏虜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沒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部署，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上多采用其議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四之一

眞宗皇帝紀六之二
咸平六年六月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
供奉官閤門祗候謝德權董其事一日乘傳詣闕求對且
言沿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匈奴犯境傅潛閉壘自
固頃保斋波命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爲今歲戎人必寇內地
今歲兵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
城壁闊遠請亟詔葺之仍置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隍塹以爲
備豫 上嘉之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家亞驅策
冒萬死求見願陛下留意且請董役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
矣 上慰遣之既而虜果圍蒲陰 知滑州曹瑋彬之次子
也始繼遷叛請將數出無功 太宗問彬誰可任者彬以瑋
對瑋時爲供奉官 太宗召見欲除諸司使知渭州彬固辭
乃以本官同知渭州數歲即眞累加閤門通事舍人 先是
三司各置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充濟以促辦爲務至於
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專各封執動相違戾或交摭利病以
邀功希進讓言日聞于 上頗煩親決文符充出莫知適從
丁亥始并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命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
寇準爲兵部侍郎充三司使復置鹽鐵度支戶部副使以刑
部員外郎卞袞領鹽鐵工部員外郎查道領度支祠部員外
郎林特領戶部判使非奏事及有所更張則止署按檢餘皆
本部副使判官主之三司副使自是始預內朝[illegible]
以吏部侍郎陳恕爲尚書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
十數年究其利病條例多所改創其從他官也嘗薦寇準可
用及準至三司即檢其前後所改創事類爲方冊其曉諭牓
帖悉以新版別書齋詣恕第請署恕一一爲署之不復辭準
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準始也 秋七月甲辰復併
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爲一命著作郎直史館陳堯咨兼
判之從堯咨所請也 己酉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信言其
國中事云戎主之父明記號景宗后蕭氏挾乃宰相之女凡
四子長名隆緒即戎主次名贊僞封梁王今年三十一次名
高七僞封吳王年二十五次鄭哥八月而夭女三人長曰燕
哥年三十四適蕭氏弟北宰相留住哥僞署駙馬都尉
次曰長壽奴年二十九適蕭氏姪東京留守悖野次曰延壽
奴年二十七適悖野母弟止育領延壽奴出獵爲鹿所觸死蕭
氏即縊殺肯頭以殉葬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
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嘗閱馬見蕃奴撻覽阿鉢
姿貌甚美因召侍帳中蕭氏聞之絷撻覽阿鉢挾以沙囊四
百而離之踰年齊妃請於蕭氏願以爲夫蕭氏許之使西捍
達靼盡降之因謀帥其衆奔骨歷扎國結兵以叛蕭氏蕭氏
知之遂奪其兵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寘毒蕭
氏爲婢所發蕭氏酖殺之蕭氏今年五十自景宗死領國事自
稱太后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
萬八千餘騎其僞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
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
百常衛戎主餘九萬三千九百五十即時入寇之兵也其國
境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遼陽
城即號東京者也又東北六百里至烏惹國其國用漢文法
使印八角而圓又東南接高麗又北至女眞東踰鴨江即新
羅也以信爲供奉官賜器幣冠帶 癸丑武寧泰寧節度使
太保兼中書令兗王元傑薨追封安王謚曰文惠元傑穎悟
上特所友愛好善考功郎中姚坦性木强固滯喜直諫 太宗

嘗贊爲王稍佚豫坦即醜言詆訐王頗薄其爲人坦由是益忌揚其惡　上嘗戒坦曰元傑知書好學亦足爲賢王矣少不中節亦須婉辭規諷況無大故而詆訐之豈裨贊之道乎他日坦爲衛尉少卿判吏部南曹因事得對　上以其舊人召升殿與語坦言及故府意短諸王而構己之敢言坦退上謂近臣曰坦在宮邸不能以正理誨諭事有微失則從而揚之此賣直取名耳　八月己亥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言國家自　先帝平晉之後與戎狄結隙將相舊人相次薨謝邊鄙州郡每爲戎狄所陷是威不振久矣時議乃以將相無人亦久矣近有差朝臣爲巡撫使及差朝臣以提點酒稅名目出外採訪採訪之事不過民間利病不過官吏能否所求者瑣屑而所忽者遠大陛下若以宗社爲憂以生民爲念即且以遠大爲務求將相爲急也　先是議北面防秋

罕之九十　【通四十七之二】　【二】

之策就定州爲大陣既而慮契丹知之潛爲姦計乃詔王超過神捷於徐曹鮑河別擇營柵之地標表其圖以疑契丹甲寅對輔臣於便殿　上曰今河北已屯大兵而邊將屢奏虜未有隙且聚軍塞費則民力何以充給朕切思之不若因有所制置以爲控扼之利靜戎順安軍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又得通漕極邊當令承此開浚使及軍城虜或犯我役即合兵擊殺李沆等咸曰設險興功守邊之利必邊守臣苟漸爲之制以增邊備善莫大焉　上曰營田河道自來建議多爲將帥所沮皆云甲馬雄盛不宜示弱殊不知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況國家訓卒練兵大爲之備亦非全恃此險況因功之難成蓋人人互執所見參驗而行實爲至便遂詔內侍閻文慶與靜戎王能順安馬濟共督其事從莫州路部署石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軍魏能保州楊

延朗北平田敏掎角以爲防遏　丙戌高麗國王誦遣其戶部侍郎李宣古來貢且言晉割幽薊以屬契丹遂有路直趨玄菟屢來攻伐求取無厭乞王師屯境上爲之牽制詔書優答焉　上謂輔臣曰晉祖何不厚利啗虜遂用土地民衆委之蛇豕遺患至今蓋彼朝之人故也　九月司空平章事呂蒙正凡七上表求退甲辰罷爲太子太師封萊國公　是秋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陣勢召近臣觀之日將午左右進膳　上令撤之親行伍校閱甚喜謂瓊曰昨日村民皆爲精銳矣擢材勇者三十人爲小校唯二人隸御龍直優賜緡錢左右有言此二人武藝絕優　上曰是新強壯始隸禁衛驟統舊卒故亦非便瓊言陛下發言舉事動有遠慮非臣等所及也　上又謂近臣曰比來備邊要兼西北至於遠方殊俗要不可忽如川廣荆湖常須訓齊軍

罕之九十　【通四十四之三】　【二】

伍以爲邊備也　冬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深七尺狀若連鎖東西至順安威虜軍界必能限隔戎馬縱或入寇亦易於防捍仍以地圖來上　上召宰相李沆等示之沆等咸曰必邊所開方田臣僚累曾上言朝廷繼亦商搉皆以難於設防恐有奔突今郎能議今專委邊臣漸爲之制斯可矣乞并威虜順安軍皆依此施行且慮興功之際虜或侵軼可選兵五萬人分於險要漸次經度之是日詔靜戎順安威虜界並置方田鑿河以遏胡騎　戊寅給軍中傳信牌先是右正言上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多失詳審復慮姦詐請令將帥破錢而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爲信　上以爲古者兵符既已久廢因命漆木爲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其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

或傳令則署其言而繳奏章吏之頸至彼合契乃署而復命焉 鄜州觀察使錢若水卒若水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上甚悼惜之贈戶部尚書諡宣靖賻加等特遣中使存問其母賜白金五百兩[illegible] 十一月戊午分同州沙苑監為二每監牧馬四千五百疋 庚寅詔監司之職刺舉為常頗聞慣官怠於行部將何以問民疾苦察吏否臧自今諸路轉運使令偏至管內按察 光祿寺丞李承錫奉禮郎王嘉祐坐交遊非類不修檢操並責監酒稅承錫和州嘉祐天長縣嘉祐禹偁子也嘉祐平時若愚騃獨寇準知之準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間議準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相則譽望損矣準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

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以太平責望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準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illegible] 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犯五諸侯歷五車入參凡三十餘日沒 上謂宰相曰垂象如此其咎安在李沆曰陛下修德布政實無所闕第恐分野有災耳 上曰朕德薄致茲譴見大懼災及吾民宜罷耕籍之會以答天譴沆曰星文變異陛下克謹天戒此盛德也然其咎乃屬臣等至於華夷上壽禮不可廢且隆寒未寧大兵在境所慮物情闕惻固請不已乃許之 十二月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卒錫耿介寡合嚴恭好禮居公廷必危坐終日未嘗有惰容慕魏證李絳之為人及居諫署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

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疏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族矣豈可藏副示後誇時賣直耶悉取焚之臨終自作遺表猶勸 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亂 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嬰疾以來朕日遣太醫診療卒不能起盡心匪懈始終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召與語以獎激之錫嘗慮奏疏不得達遂令每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而所條二書竟弗克就深可閔也 壬申優詔贈工部侍郎賻贈加等以其子將作監主簿慶遠慶餘並為大理評事給俸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其後錫妻亡亦詔二子不絕廩給 上手詔問夔州路轉運使丁謂如何得邊方久遠寧帖蠻人不敢為非 乙亥謂上言若所委之

官不邀功不生事以安靜為勝凡所制置一依前後詔條則群蠻必不敢抵冒妄干天誅矣 上然之 戊寅德音赦天下死罪降一等流以下並釋之除五年逋租萬安太后服藥故也 癸巳 上親閱逋負名籍釋數凡四千一百六人蠲物入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蠲放逋債減除率斂其數頗多三司必以恩澤太濫虧損國計為言 上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吝於出納固有司職也要當使斯人實受上賜 甲申日加午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國家發號布德未及黎庶 上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遍上天以雷警朕耶今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甚勞苦而三司轉運使賦斂益繁卿等宜悉取民弊著為條目大者隨事減省小者即為蠲免又諸道罪人為惡情重須令并其家屬者關委棄資產流離道路斯可憐憫自今止送正身自察有私過情輕

以身為累者委刑部特與除條其他卿等皆盡心講求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百四之二

乾隆御覽之寶
天祿琳琅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真宗皇帝紀七之一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御朝元殿受朝大赦改元　辛卯上謂宰相曰近者羣臣言事頗乎若有所規避何也因言唐室朋黨漸不可制遂至軍弱又言姦邪難辨李沆曰此盧杞蒙蔽德宗也　上曰雖一時難辨亦久自當露耳　乙後宮劉氏為美人楊氏為才人劉氏華陽人楊氏郫人

上初為襄王一日謂左右曰蜀婦人多材慧吾欲求之劉氏始嫁蜀人龔美美攜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張旻時給事王宮言於王得召入遂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不悅因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旻亦避嫌不敢下直乃以銀五百兩與旻使別築館而居之其後請於秦國夫人得復召入於是與楊氏俱封美因改姓劉為美人兄云　丙申威虜軍莫州並言契丹奚王及南宰相皇太妃令公各率兵四萬餘騎自鹽城川抵涿州聲言修平塞軍及故城容城上曰胡騎利野戰緣完城堡或非其所尚節詔邊臣謹斥候虜若有事於三城則併力城堅部以大兵攻雷河令威虜靜戎順安軍北平寨保州敬戎應援仍借開方田以拒戎騎若待未也則以修新寨為名儲蓄於定州是夜京師地震　於卯夜京師地復震　丁未夜京師地復震冀州土勛有聲移時而止　上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於安靜京師大衆所聚而震動若此皆朕聽覽不明所致夙夜内省中外之政殺不盡心但慮命令之出或有枉撓流頓首引咎　上又曰朝廷命令尤宜謹重每出一令衆人不免謗議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沆曰人之多言固可畏也　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井死其子阿移嗣位改名德明二月丁巳環慶鄜延部署著相繼以聞且言阿移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阿移及其部下能拘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鈐轄張崇貴先遣阿移書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今就便具奏崇貴因請遣使弔問仍令大臣至邊召賊所親信張浦面議事宜　上曰阿移既孤宜即招撫然戎狄狙詐内蕃猶恐許外示柔順止居靈州河外遣使修貢行商貿易私結兵革中求無厭少不如意乃竊發為寇則患益深矣宜令崇貴與約如果歸順則須納靈州歸夏州治所盡還蕃部質子放散甲兵即授銀夏節制仍以銀夏荒殘辭則河西先歸順人户見居河東管界者並追還之乃賜德明詔諭意且告以信人未至故未遣使弔問也遣中使齎手詔諭西面緣邊部署鈐轄等宜承賊還既死速圖攻之取策飛驛以聞　辛酉以河陽三城節度使王顯知天雄軍府兼駐泊都部署顯上疏請於文武群臣中擇曉邊事者擢為宣徽使委之方面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勳勞立又武臣先以罪免呦降者宜選擢用必能効死臨敵之際專當責成監軍監軍不須多任十年九牧古人所譏每歲防秋積於分屯三路因是合戰多違期會望申約束如遂虜近令犄角相應内外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尋乞入覲許之度支副使工部員外郎李道儒雅清靜緩治判非所長與塩鐵副使下家同候對行井漑遠出奏牘遺道向署及　上詢問則事本度支道素未省視錯遲不能對　己卯罷職道卒不自辦亦無愠色道為吏務行寬恕胥吏有過未嘗苦責民訟直負者或出己錢還之以故頗不治嘗為轉運使出行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挂錢於樹而去收養孤遺

篤於條舊祿賜所得散施隨盡搢紳服其篤行云　壬午翰
林學士梁顥等上新定閤門儀制六卷詔班行之　上以閤
門儀制多出於胥史之言殊無規矩故命顥等別加删修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招撫溪洞夷人頗著威惠部民借留凡
五年不得代乃詔謂舉自代者謂以國子博士薛顏爲請癸
未擢顏虞部員外郎夔州路轉運使召謂入朝　三月定州
民詣闕貢馬乞留知州吳元扆幷求立德政碑命還其馬賜
元扆詔褒之元扆在定州凡五年屬久旱州吏白召巫作土
龍祈雨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惟精誠可以格天乃集
道士設壇醮潔齋三日百拜懇禱信宿而雨　丁酉直秘閣
黃夷簡等上校勘新寫御書凡二萬四千一百六十二卷校
勘官六人賜繒帛有差 此年十二朔所命官校勘 　萬安皇太后疾未愈
上親調藥餌每對近臣憂形於色或稍加言必流涕以重賞
購民間善醫者以聞己亥　后崩於萬安宮辛丑群臣請
聽政三表不允乙巳李沆等兩詣宮門懇請又覩　上毁瘠
過甚繼上五表復詣宮門求見言西北用兵機務不可暫曠
上不得已從之　夏四月壬戌邢州言地震不止　上問守
臣謂誰宰相以上官正對　上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
牧守以道鎮靜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
知能以鎮靜欽恤爲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爲此爾
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賴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
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副之授
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畫大小皆
出崇貴而敏中實總其議焉 記聞云李繼遷兵敗被傷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廷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許之旣而詔向敏中知延州受其降[illegible]未德[illegible]其報張崇貴書云大夢難發表章觀其意甚強[illegible]朝廷多方招誘僅得其歲附耳雖還此等語疑德明假

云故三年後乃言之非其實情當由此時同未言此載中但直[illegible]德明此年十月仍在長安明年九月乃除[illegible]緣邊安撫使今從之 　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張
秘書監判吏部流內銓夏侯嶠引選人候對於崇政殿暴中
風眩詔亟取金丹汁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內侍召內外名
醫診視其夕卒贈兵部尚書賻賜加等中使護喪事錄其子
孫三人　嶠在近侍最顏甚異卒數月畢士安爲相上安撫坐
歎曰夏侯嶠極在台宜當先據此位也　六月丙辰詔諸州
民詣闕舉留官吏多涉徇私或非素積因小惠斂重有煩勞
自今百姓僧道吏不得輒詣闕廷及經隣部舉留官吏如實
有善政候轉運使到州即得舉陳仍委本使察訪能否以聞
如敢違越其爲首者論如律　上密采群臣之有問望者得
刑部郎中邊肅殿中丞鞠仲謀司勳員外郎朱協比部員外
郎郝太沖李玄太常博士馬景何亮周緯謝濤衛太素國子
博士陳昭度太常丞崔端高謹微秘書丞趙湘張若谷姜嶼
殿中丞皇甫選滕涉陸玄圭李奉天太子中允崔遵度中舍
曹度將作監丞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名令閤門祗候
崇政殿朔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旣對必往復紬繹其詞
氣或試文藝多帖三館職或命爲有府判官或升其秩使焉
仲謀高密人協昂翁華州若谷南劍州涉虞城導唐州川
人也好事者因號旋族等爲二十四氣以比唐修文館學士四
時八節十二月之數云 [illegible]
丁巳令諸路轉運使代還日條上在任興除利害升
黜能否凡所經歷事　秋七月先是　上召翰林學士梁顥
之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玄敏於吏
事　上不答徐問曰文行兼著者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

材識疏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既而顥卒乙卯以知制誥趙安仁為翰林學士玄餘杭人也（詳後） 丙戌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寢疾 上臨問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車駕方還宮而沆卒年五十八 上聞之驚嘆趣駕往哭其第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為人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畢泣下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三弟一子甥及妻之兄子皆賜同進士出身 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 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至或使至延訪或至旰昃不暇食旦慨然謂沆曰安得坐見太平吾人當優游無事乎沆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君其念哉（記聞稱和好成沆獨憂旦因此事深服沆死 今從鄧綰正諫錄） 上雖敬沆甚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 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 上深然之故終 上之世數人者卒不進用在中書未嘗奉進封章 上嘗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所啓此非讒即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為之耶（九月丁酉往往利賄所以上旨者） 上謂三藩賞沆重厚淳質退公輒終日危坐所居湫隘處之晏然未嘗問家事對賓客尤寡言人有請求無所辨別既抑退失望則多歸咎焉沆亦不介意弟維嘗乘間勸沆稍留意接納士大夫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群臣皆得升殿言事无所壅蔽封章論奏多下有司吾悉見之矣至於西北大計朝廷所欲聞者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

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希寵遷此又何足與乎苟然強顏啓齒則世所謂籠罩之事吾未能也沆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四方言利害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妄有更張所傷多矣常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戊子陝西轉運使言西面緣邊諸州於保毅軍內簡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 上曰數年前戰闘邠寧環州諸路部署遣人乘傳飛奏請援兵者曾無虛日當時河東兵不可減乃議立此軍也慮新闘未精況食邊廩甯不遣使臣精加選擇所存皆少壯奉勇漸習武藝朕詢于知兵及訪練邊事者皆云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懼不敢侵寇矣 李沆死中書無宰相 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衛以鎮之庚寅遷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 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準兼有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 上曰聞準剛使氣奈何士安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不限月逐與之俱用 壬辰以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卞衮卒詔錄其子弟衮明敏於事有吏才專掌財賦精心治劇以稱職聞然性慘毒嫉克嚴峻專行誅殺至有太歲之號於是上謂近臣曰衮自前月疽發於背朕累遣醫官療之卒不能起衮臨事首公無所畏避竭力盡瘁人罕能及然頃在外任頗傷殘酷所至州縣纖微之過无所容貸大凡將命部下糾逖僚吏若非大故所宜矜恕官吏自當畏威懷惠不敢貳過公家之事亦无不濟乃知為吏之方適中為善也 光祿少

州宋彬臨河除屯兵姑胥河渠利害因領護汴口均節水勢
以濟江淮漕運居十數年三遷至作坊使職務修舉
朝廷賴焉　詔以崇文院所校晉書新本分賜輔臣宗室
上曰昨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參知政事畢士安
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　上深然之
八月己未以參知政事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
寇準並依前官平章事是時契丹多縱游騎剽略深祁間小
不利即引去徜徉無鬭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師領簡
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王繼
英為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並為簽書樞密院
事仍詔拯堯叟序班恩例並同樞密副使繼英小心謹靖以
勤敏稱　上倚愛之特制樞密祖母母止追封郡太夫人特
詔悉加國封　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劉師道權三司使公
事自後三司除使多用此制　庚申知壽州陳堯佐自出米
為糜以食餓者而吏民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堯佐曰吾非
行私惠蓋欲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甲戌邊
臣言契丹謀入寇詔鎮州所屯河東廣銳兵及近南州軍先
分屯兵並赴定州　先是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求
兼相印　上以問李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
戚里無攻戰之勞驟擢台席必騰物議　上他日論之執奏
如初其事遂寢及沆卒保吉求請不已丙子以保吉為武寧
節度使同平章事　九月詔諸轉運使副辨察所部官吏能
否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
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者為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
伸之請也　河北轉運使劉綜言每歲朝廷遣使賜邊城冬
服諸軍將校皆給錦袍唯轉運使副止須皂花欲正拜賜之

際頗用厚顏丁亥并賜河東陝西三路轉運使副方勝練鵲
錦袍　丁酉　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
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議何時可
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
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然澶淵郛郭非廣久聚大衆深恐
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
勞聖駕暫幸澶淵進發之期不可稽緩王繼英等曰禁衛重
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諸路進軍臨事得以
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機宜不爾謹重所議進發尤宜
緩圖若遽至澶州必不可久駐　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
聞　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
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鄉者李沆或
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
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因言樞密之地尤須謹密循祕不中語
古人深戒若與同列及樞密彰不協之跡則中外但以伺其
間隙實所非便卿等志之　屯田郎中楊覃工部員外郎直
史館朱台符並為陝西轉運使台符性躁好詭多所更張覃
止欲因仍舊貫遂有隙交相論奏　上遣御史視其狀罷台
符並坐他事遣戍罷使辛丑罷覃責知隨州台符知鄧州
仍令御史臺以其事傳告諸路加儆勵焉　辛亥以永清節
度使周瑩為天雄軍都部署知軍府事代河陽三城節度使
王顯也命顯歸本鎮顯上疏陳三策一以大軍方在鎮定虜必
未敢引衆南侵若車駕親征望且駐蹕澶淵詔鎮定出軍會
河南大軍合勢攻殺或虜主與其母氏虛張形勢以抗我師
潛遣銳兵南下迫河與駕前諸軍對敵即望令鎮定之師直
趨虜帳攻其營寨則緣河遊兵自退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

或分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度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敵此亦出其不意也　先是洺苑副使李允則知滄州巡視州境川原道路浚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掘井城中人厭其煩是月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又取冰代砲石以拒虜虜遂解去　上乃謂允則曰頃有言卿浚井葺壘爲擾民者今始知卿善守備也轉西上閤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三路都監押大陣東面未見其所始）（此據本傳）請對自陳武技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　上曰卿爲我運籌可集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帷帳什物凡下諸路宜制必屬允則肯而後行允則亦請選武臣知祁州代大理寺丞高尹　上曰尹通判直定有幹職稱朕以祁州新建籍人綏緝故使任之其後頗聞城隍漸完州事粗治邊郡須任武臣非通論也（高尹事據續實錄附見當考）

三百二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五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五之二

眞宗皇帝紀七之二

景德元年閏九月癸丑內出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司貿易軍糧命國子博士張紳秘書丞陳綱大理評事秘閣校理劉筠同經度之（紳綱未見）　辛未北面都署王超等引大軍頓唐河揩營柵以備胡寇　癸酉契丹主與其母舉國入寇其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等帥兵禦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趣保州振武小校孫密領十卒偵事中路遇虜前鋒密等依林木穀弓弩以待之虜下馬以短兵格鬭密等射殺十數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印虜進攻州城不利而北是日（二十二日也）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于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虜勢益熾其輕騎俄爲我裨將所擊乃帥衆東駐陽城淀　寇準言邊奏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分或不足則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虜在近仰求便掩擊仍令間道約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強壯入虜境焚毀族帳討蕩生聚多遣諜伺以虜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震石普閻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爲犄角之用又曰邑從軍去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今天雄軍至貝州屯兵不過二萬人萬一虜騎已營貝州以南即自定州發三萬餘人俾桑贊等結陣南趣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州審量事勢那至邢洺間縱全與方可順動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陳以應魏能等

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
虜騎攔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洺之北漸被侵掠，須
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廻避東下，傍城牽
制，虜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帥
戕害生靈，或是革輅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
制置，會合控扼。（上得臣疏，此據國史，附九月，今刪見）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
議，參知政事王欽若以虜寇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簽
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堯叟
在旁，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
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
將帥恊和，若車駕親征，虜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
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
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

七·五十　【通四三三】　二

說疑，且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
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
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記聞載王欽若、陳堯叟之言，且云若事宋……按欽若以閏九月二十四日除判大名，十月初二日行，車駕十一月二十日方發京師，記聞蓋誤也。按欽若本傳及實錄，上在澶淵，欽若先出鎮大名……今不取。……）

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為虜所獲，即授以
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虜母老，頗有厭兵意，
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
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

詞甚懇激。興等言虜主與其母至車帳前，面授此書，試令速
至莫州，送石帥，獲報簡即馳以還。定日，普追使齎其奏至。
上發視之，即繼忠狀，具言：「臣先奉詔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
都之戰，自晨達酉，營帳未備，資糧未至，軍不解甲，馬不芻秣，
二日矣。加以士卒之飲，冒刃爭汲，翌日，臣整衆而前，邀其偏
將，雖勝負且半，而策援不至，為北朝所獲，非唯王超等輕敵
寡謀，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嘗荷邊寄，被以殊寵，
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為事。
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上謂輔
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
建議欲因太宗上僊，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
後達意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又念自古獯鬻為
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

六·十　【通四十五之二】　三

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款者皆
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
深入為寇。今既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
非妄。」上曰：「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
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遺
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
須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興
等賜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群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
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儻
偃革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審實
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國史契丹傳載此事凡朝守作彼中，及刪去王超等輕敵寡謀及諸臣宿衆息民已下等語，今依實錄亟著之，庶不失事實。）
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為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

潁州防禦使杜彥鈞副之供備庫使綦政敏（政敏未見）為鈐轄馬軍都指揮使葛霸為排陣西面都部署步軍都虞候中牟王隱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鈐轄　上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密視其西機事全照言若虜南過魏城俾得驍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　上賞其忠果足張兵威乃詔都部署周瑩等令全照以驍騎分兵給之　冬十月壬午以磁州刺史邠州駐泊部署許均兼永興駐泊部署仍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涇原同提總陝西諸州巡檢捕盜事　上既定議北征念關輔重兵多在邊郡自陝以西直抵兩川亦宜過為之防故有是命　甲申麟府路鈐轄韓守英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奏奉詔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朔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詔襃之賜錦袍金帶將士緡錢有

五日九十　通四十五之二　四

差時契丹方圍威虜軍聞敗即遁去　先是詔雷有終等取土門路與大兵會至是以戎寇東行逼武強縣復詔有終等率兵赴鎮州　王超言契丹引衆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仍令甘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　戊子祔明德皇后神主于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　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唯以昭成配饗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沾贈典王何二氏並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舒同又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侯氏羊氏魯公顏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

夫人並祔於理為宜共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饗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乃詔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后並配自是始也　庚寅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舉轉運兵馬又令齊賢謂與管內諸州山河道路廣狹形勢畫圖以聞既而虜騎稍南民大驚趣楊流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囚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以懼虜呼聲聞百餘里虜遂引去　乙未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命知永興軍府向敏中兼管鳳州駐泊兵馬以便宜從事　上將北征深念西鄙故有是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他日邊藩以安　上由是知其任重有倚用之意　丙申詔隨駕軍士先赴澶州天雄軍及緣

五日九十　通四十五之二　五

河駐泊者並就賜裝錢　乙巳保莫州石普威虜軍北平寨並言擊敗契丹群臣稱賀是役張凝田敏皆以偏師抵易州南虜獲人畜鎧仗凡數萬計獨魏能逗撓無功　先是王繼忠得　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以聞言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丙午　上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募神勇軍士李興持信箭赴虜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虜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儻得奉君命死無所避　上曰契丹先露懇誠求結和好使於兵間故亦無他然小臣聞命請行斯可嘉也乃授利用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利用趙州人也（利用本傳真宗幸澶州利用奏事行在王繼英薦之按初遣利用時車駕未發京師也特誤以行幸為遣耳）以雍王元份為東京留守　己酉初置龍圖閣待

制以都官郎中直秘閣杜鎬右正言秘閣校理戚綸爲之以衛州防禦使李重貴爲大内都部署初契丹自定州帥衆東駐陽城淀遂緣胡盧河踰關南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庫使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部署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礧石巨木擊之皆累累而墜踰十數日多所殺傷虜主及其母又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獲鎧甲兵矢竿牌數百萬驛書以聞十一月辛亥朔賜延渥及將士等錦袍金帶緡錢有差又特遷延渥本州團練使通判睦元凱推官李翔録事參軍蔡玎兵馬監押王誨及普並進秩普初自貝冀往援瀛州道不通傳言瀛州已陷普亦叛去　上召内殿崇班帶御器械王應昌問之對曰戎狄輒兵深入聞王師來援其勢同攻解去普亢故不應叛既而果然延渥進卿子旗禹東明人也[illegible]　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衆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　自虜入寇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常有禦寇之志日閱戎兵又集強壯練習之開門縱樵採如平日尋上言虜若至必可邀擊願勿以一郡爲憂於是虜遊騎遍城嶼擊走之有詔褒獎嶼疏發忻代州兵赴諸路會合　丁巳詔德清軍如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赴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應接以其介(遺)(之)間素不修完也兵寡勢少也　戊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陣使馬軍都指揮使葛霸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爲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爲鈐轄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石保吉爲駕前西面排陣使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入内副都知秦翰爲鈐轄王繼忠之戰於望都也張旻爲定州行營鈐轄率諸將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旻與虜戰身被數創殺一裨將遂明復戰而繼忠爲虜所敗旻還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是大舉伐胡并上興師出境之日　上以問輔臣皆言不可止亦以是車駕將親征旻方戍北代後奏邊事十餘條論兵措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　上曰契丹入塞與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拒橋而未得人如之何旻請行　上喜故命爲東面鈐轄先令至澶州候虜遠近旻即馳騎往秦翰既受命亟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戎馬功畢虜果至翰不解甲胄凡七十餘日云　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黄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有和解之象　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虜不誠勸王欽若留之虜既數失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繼忠又與葛霸等書令速達所奏是夕奏入　上因賜繼忠手詔云已遣利用又以手詔促利用行并付繼忠使告虜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繼忠尋亦聞利用留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辛未車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答焉　壬申次韋城縣詔知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並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冰以防戎馬之度　天雄軍聞虜將至閉城修守備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公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無地分弩手皆執朱

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而斃於是大開北門
下釣橋以待之虜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攻東門良
久舍東門趣故城（[illegible]）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
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擊虜伏起
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亡
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
傷虜伏兵略盡天雄兵乃復得還存者什二四虜遂陷德清
知軍尚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軍都虞候胡福
等十四人並死之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
虜益南侵　上駐蹕韋城群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　上宜
且避其鋒者　上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聞內人謂
上曰羣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　上
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者婦人之言

兵五之五　通四十三之三　八

今虜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
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　上意未決準出遇殿前都指
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
瓊武人誠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
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
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
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効死虜不難破準又
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　上顧之
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虜勢益張或
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虜當自退矣　上意遂決
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帽　上却之曰臣下暴露
寒苦朕獨安用此耶夕次衛南縣遣翰林侍讀學士潘謹修

先赴澶州詔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候車駕
（[illegible]陳堯叟[illegible]欽若[illegible]）
上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
奏附石普以達　普自貝州遣指使散直張皓持行闕道出虜
寨為所得虜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
雄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虜主及其母
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
和好事亦是皓以其奏入　上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
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詔諭
繼忠因謂輔臣曰虜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
之矣然彼尚率腥膻深入吾土又河冰且合戎馬可度亦宜

兵八之十五　通四一五之三　九

過為之防朕已決成算親勵全師況狄人貪婪不顧德義若
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剪滅此虜上天景靈諒必助
順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皓澶州人也虜既
陷德清是日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
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
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illegible]）幟
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潛發撻覽中額隕其
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撻覽死虜大挫衄退却不
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邏者或殺獲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使人告捷又言
澶州北城門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以驛舍
為行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
懼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

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城百姓如喪考妣簽書樞密院事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即麾衛士進輦抑陛　上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鎚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　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虜相視益怖駭　上臨覓觀營壁召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尉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illegible]館銷維曹利用自天雄赴虜寨見其國主及其宰相韓德讓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木橫車軛上設食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引進使何

（四十五之二）　十

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裁定云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於行宮之前殿跪授書函於閤門使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閻承翰受而啓封宰相讀訖命杞升殿跪奏云國母令臣上問皇帝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為請　上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唯將奈何輔臣等請答其書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懽盟惟陛下裁度　上曰朕守　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爾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趙安仁獨能記　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為答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而杞即日入辭遂與利用同往韓杞既受襲衣之賜及辭復左衽且以賜衣稍長為解趙安仁曰君將升

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即改服而入　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利用對曰臣鄉使曉胡語人察伺韓杞聞其衆間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苟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　是日日有食之德博州並言契丹已發寨由東北去晉公言景德中契丹犯澶淵[illegible]何承矩言臨河觀城縣民石興等數輩自虜寨逃歸具言虜師撻覽中矢死其父候騎自澶州繼至聞駕起衛南皆相顧失色復有馳騎往來傳報及擊鼓讙譟悉遁去民被驅掠甚衆無守視之者因得脫　上曰撻覽乃于越之儔也于越舊與野戰頗難制撻覽知勇不在其下而多矜城守

（四五之二）　十一

此所以不及也今歲入寇皆其首謀或聞犯邊以來累戰不利因號令部下凡獲男子十五以上者皆殺之虜既失其謀主朕親御六師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　癸未幸北寨又幸李繼隆營命將校從官飲犒賜諸軍有差遣給事中呂祐之齎敕膀諭兩京以將班師　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媿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息但欲歲取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始定虜復遣王繼忠見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

慮南朝或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
利用密奏請立誓書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中仍利用
即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國主書俱還并獻御衣
食物其郊勞館穀並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東之談次
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聞君多識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
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
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談東之又屢稱王
繼忠之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也安
仁敏於酬對皆切事機議者嘉其得體乙酉東之入對於行
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忠前議然利
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 上御行營之南樓
觀大河宴從官召東之與焉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
使獎州刺史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

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他亦依繼忠所奏云先是 上
謂輔臣曰韓杞與東之來皆言其國母附達起居而不述其
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其主也朕詢於利用其言亦同仍
云聞聽之間蓋母其主不惠如是則繼昌之行宜亦致書其
母可令潛以此意訪于東之既而利用言東之云國母比欲
致書以南朝未有緘題故寢而不議若南朝許發簡牘頗合
便宜遂并致兩書文各送衣服茶藥金器等以答東之所獻
者東之又言收衆北歸恐爲緣邊邀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
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 以殿直閤門祗候曹利
用爲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虜也面請歲賂金
帛之數 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召至
幄次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

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
上復使問之且趣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
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 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
了事亦可耳宮帷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對 上亟問之利
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 上曰幾何曰三十萬
上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記聞稍異兵既是來和詔劉[illegible]
命皆利用利用先與約[illegible]二十萬[illegible]上許百萬以下[illegible]三十萬[illegible]歲賂萬[illegible]即許[illegible]又云隆[illegible]此二書又不知[illegible]人當[illegible]
戊子 上作回鑾詩命近臣和幸北寨
勞軍召排陣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咸賜襲衣金帶
鞍勒馬仍舉酒屬之繼隆等皆引滿因再拜言曰契丹無名
犯塞此蓋將帥非才致勞陛下親駕戎輅冒犯雪霜當戎寇
之深入也羣議皆務城守若非決於宸斷不出奉衛驍卒陳

於北郊接以成算則前日虜衆侵突必不能殲彼渠魁遏其
兆勢又戎寇之退走也若會諸將襲逐必立奇功陛下復念
其請明詔許其修好安民息戰亦以好生不令邀擊開其歸路
臣等無以展尺寸之効 上曰北狄自古爲患儻思平憤悲
盡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
安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雖上
稟宸略至於戎人侵突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略皆出於繼
隆繼隆曰契丹之敗並出聖謨臣宣力用心躬率將士日不及
保吉 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勦絕軍旅之事朕復何憂
詔王超等分三路兵將在河南者北騎萬人赴澶州命李繼
隆石保吉領之天雄軍始聞超以大軍至頗疑懼孫全照欲
閉城拒之王欽若不可曰若果如此則猜嫌遂形是成其叛
心也乃命於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勞歡宴犒酒

連日既罷其所統諸軍悉已分散諸道盡矣魏郡皆不知焉按開此時當已久然日曆所見當考遣雷有終領所部兵還并州屯所時王超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張云 壬辰赦河北諸州死罪以下民經戎寇蹂踐者給復二年死事官吏追錄子孫 癸巳大宴于行宮宰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賂契丹三十萬為過厚士安曰不如此則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雍王元份呆得疾詔參知政事王旦權東京留守事即日乘傳先還時兩河之民頗有陷虜者旦上言國家肆四海之富不急之費動至倍萬頗出金帛數十萬贖其人或有沮議者遂止 甲午車駕發澶州 上謂輔臣曰昨儻從羣議發大軍會石普楊延朗所部屯布緣河諸州邀其歸路以精銳追躡腹背夾攻則虜必顛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傷且多雖有成功未能盡敵自茲北塞常須益兵河朔人民無日休息況求結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渝盟約復舉干戈因而誓衆中外同憤使其覆亡詎亦未晚今張凝等出兵躡虜遂但欲絕其侵掠耳左右皆稱萬歲 李繼昌至虜帳虜情大感悅館設之禮並厚即遣其西上閤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 戊戌車駕至自澶州

上初以 懿德皇太后忌欲徹鹵簿鼓吹不舉樂時龍圖閣待制杜鎬先還備儀仗遣騎馳問之鎬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凱旋用樂於禮無嫌也 上復詔輔臣共議皆固以請乃從之 寇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達旦 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 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爭之分軍事或違 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 上笑而勞焉 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州軍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 上將作監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漢始失乃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北朝亢立自是紛亂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啟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將倒植願如其國號契丹足矣 上嘉納之然事已行不果改 癸卯命知制誥李宗諤楊億直史館陳彭年等詳定正辭錄因令自今祝板當進書者並祕閣吏書寫 上覩先代帝王祝文有言商王湯者以問宗諤等上言經典之內堯舜禹湯或以名或以謚今正辭錄堯舜並稱陶唐有虞氏若從改避足表致虔其禹湯望止曰夏王商王中宗太戊高宗武丁並止稱廟號奏可 鄜州部署言李繼遷子阿移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闕 改威虜軍曰廣信靜戎曰安肅破虜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寧邊曰永定定遠曰永靜定羌曰保德平虜城曰肅寧 乙巳以天雄軍鈐轄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知軍府事召王欽若歸闕 戊申 上覽河北奏報諸州多被蹂踐通利軍傷殘尤甚惻然形於顏色乃下詔罪己與民休息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五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六之一

眞宗皇帝紀八之一

景德二年春正月庚戌朔大赦　甲寅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王欽若自天雄軍來朝　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有武幹善鎮
靜者乙卯命西上閤門使馬知節知定州孫全照知鎮州刑
部侍郎趙昌言知大名府給事中馮起知澶州洛州團練使
上官正知貝州莫州團練使楊延朗知保州滄州刺史張禹
珪知石州崇儀使張利涉知滄州供備庫使趙繼昇知邢州
西上閤門副使李允則知雄州供備庫副使趙彬知霸州
上親錄其姓名付中書且曰朕如此裁處當否卿等共詳之
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從之知節先
在鎮州方虜犯塞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
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每中使齎詔
諭邊郡知節慮為虜所掠因留之募捷足間道而行以達詔
旨會發澶魏邢洺等六州軍儲赴定州水陸並進時兵交境
上知節曰此資虜也因告諭郡縣凡公家輸輓之物所在納
之虜欲剽劫皆無及車駕幸澶淵大將王超擁兵數十萬屯
定州逗遛不進知節屢諷之超不爲動復移書詰讓超出兵
猶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為患知節先已命工度材一夕而具
上聞之手詔褒美　罷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
餘員　召輔臣觀瀛州所獲戎人攻城戰具皆制度精好鋒
鍔銛利梯衝竿牌悉被以鐵城上懸版才數寸集矢一百餘
因遣宮苑使劉承珪西上閤門副使李允則往瀛州按立功
將校等級以聞既而復命陞元凱為屯田員外郎史普為尚
食副使方城守時元凱矢中面背勇敢不避敵故也其後李
繼宣浚高陽壕得遺矢凡四十萬虜攻城不遺餘力蓋如此

癸亥命翰林學士趙安仁等九人權同知貢舉　步軍副都虞
候天平節度使王超[illegible]逗遛頓師詔引兵赴行在又違詔
失期[illegible]以超為崇信節度使
使[illegible]使道一往始超之敗也人心振搖行營都監李允
則[illegible]衰絰向師要以解衆惑復與超整師以進　上[illegible]之
賜允則詔書褒諭[illegible]
署鈐轄司使臣百餘人　又省河北諸州戍兵十之五緣邊
三之一　[illegible]參知政事王欽若加階邑實封[illegible]又賜襲
衣金帶鞍馬故事輔臣加恩無所賜　上以欽若守藩有勞
特寵異之　自是遂為故事[illegible]　令河北部署司各留指
揮使臣天文院官共十員餘悉遣還仍令計所在軍儲分兵
市[illegible]物價罷民飛輓　令河東發并代廣銳騎軍二十指揮
歸本道代自京遣[illegible]兵[illegible]七千餘人　甲戌以高品周文
質為殿頭高品[illegible]文質至北寨之西偏會張皓自虜
中還云虜將以[illegible]明來襲北寨文質即馳告李繼隆等為備
頃之虜果來文質與兵拒之其部下以弓弩射殺[illegible]
遁去及兇　乙[illegible]召見使殿[illegible]賜還[illegible]焉　二月癸
未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illegible]中書令[illegible]忠武
繼隆[illegible]命翰林[illegible]撫
詔焉有[illegible]之勳　上曰此子[illegible]明李繼隆知書
[illegible]逆命[illegible]　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總戎
政　上以[illegible]故不欲煩之[illegible]恩禮甚[illegible]繼
隆亦多[illegible]能用謙謹保身　明德寢疾欲面見之　上促其
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宮又嘗命諸王詣第候

詔繼隆不設場務第假王府從行茶鹽等名驗焉 咸平末河
北轉運使劉綜上言西漢晁錯以爲爵者上之所擅出於
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拜以爵塞
下之粟必多文帝從之令民入粟備邊六百石爵上造萬二
千石爲大庶長事存典故利及公家今河北諸州聚兵積餉
勞費請行漢制以濟軍儲詔水部郎中許玄別復言緣河
州縣和市邊穀數少望許進納仍依舊條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
奏請令河北定州廣信安肅軍邊上州軍入穀千碩授本州助
教文學二千碩賜出身三千碩授攝官職四千碩授奉職
五千碩授本縣主簿六千碩授校書正字七千碩授太祝奉
禮郎八千碩授大理評事殿直九千碩授諸寺監丞侍禁萬
碩授大理寺丞供奉官其定州洛邢趙貝冀博滄瀛雄霸等
州乾寧順安信安永定永靜等軍千碩以上四百碩授助教
文學二千碩以上復遞加二百碩至萬二千碩授大理寺丞
供奉官其滄州懷磁衛相洺澶等州通利軍千碩以上加五百
碩授助教文學二千碩以上復遞加五百碩至萬五千碩授
大理寺丞供奉官上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寧相言故事具
存行之無損乃請陝西諸州亦如此制既而有司復定環渭
涇原慶州鎮戎保安軍同定州等處沿邊例依鄜延秦隴鳳
州同洛州等處鳳翔河中府陝同華解乾耀丹坊邠成階州
同懷州等處詔並從之 癸卯命開封府推官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孫僅爲契丹國母生辰使閤門祗候康宗元副
之行李依次品從官給 時議遣國中客樞密學士
院求兩制遺草於內省悉得之凡所與之物皆約禮制而加
增損國母書外別置國主問候而已自是至國母亦其禮皆
然僅等入契丹境者刺史皆迎謁又令幕職縣令父老捧卮
獻酒於馬前民以斗挹茶香前迎門置水漿茶瓶於路側倖
者察使人中途所須即供應之見番漢食味漢食貯以金器
著蕃官貯以木器所至無得從貨食物受錢或匿亡家處斬國主
每歲避暑於舍涼殿聞使至即來幽州慶壽僅等宴會張樂
待遇之禮甚優僅等辭還賜以器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
勞至於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恭恪若以致勤厚之意焉禮
或過當僅等以抑而罷之其他隨事損益俾豐約中度後奉使
者率循其制時稱得體驛從而上閤門副使知雄州李允則
知瀛州 允則言朝廷不欲因軍民故屈己議和雖國書甚
多校之用兵其利固不侔也但擇邊將謹守盟言有和好
□利者請一切斥去 上曰茲朕意也邊將皆如是朕豈復
有北顧之憂乎 太子太師呂蒙正請歸西京養疾詔許之
丁未召見聽肩輿至殿門外命二子光祿寺丞從簡校書郎
知簡扶以升殿勞問累刻因言北戎請和從古以爲上策今
先帝誠意繼好息民天下無事惟願以百姓爲念 上甚嘉
賞之其二子皆遷官 詔緣邊諸州軍如捕獲北界姦人可
詰其事狀部送闕下當釋其罪厚賫遣也先是 上曰朝廷
雖與契丹通好然去邊備虜之動靜亦不可不知間諜伺候宜
循舊制又慮爲虜所獲歸曲於我朕熟思之彼因謀之而求
伺察自今貸獲當赦勿誅但羈留之待有詞則以此報答可
也 二月甲寅 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得進士
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第爲五等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
第第四等賜出身又得特奏名五舉以上一百十一人第爲
三等並賜同進士三傳學究出身翌日試諸科得九經以下
五百七十人第爲三等並賜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又得特
奏名諸科三禮已下七十五人第爲三等賜同學究出身授

試銜官（此據會要與實錄數略不同按七月戊寅論奏 進士諸科總三十人諸科萬餘人）上謂宰相曰昨親閱考官所定試卷止慮其入末等者過多即別令詳考往往合格此緣臨試多士糊名校覆務於精當而考官不諭朕意過爲等第欲自明絕私甚無謂也迪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聞其幼年母爲父所棄歸舅族諮日夜號泣求還其母乃至絕葷茹以禱祈又能刻苦爲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以迪爲將作監丞諮及夏侯麟爲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進士第一等爲試校書郎知令錄餘判司簿尉迪濮州人諮新喻人也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初安陽人陳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傅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今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鄉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罰明而士卒厲矣 上嘉納之將召試學士院執政謂貫等已即罷議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堿鹵所謂天隙天陷非虜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先至則佚後至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虜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概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爲方略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効也國家取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賜予厚豢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戍邊遇寇若芟草人請依太宗之籍丁民爲府兵使北兵捍狄西兵捍戎不獨審外敵情勢亦籍地形且皆樂戰鬭無驕心契丹盟後上言虜數北塞驅掠良民數十萬今東其初通宜出內府金帛以贖之虜嗜利必歸吾民白河之北敵徙深無窮矣於是貫舉進士以試廷得同出身 上識其名曰是數言邊事者擢置第三等賜及第

丙寅以殿直知雄州機宜司趙延祚爲侍禁雄州北關城巡檢賜白金三百兩延祚州之大姓自太宗朝嘗出家財交結虜中景德得其動靜即具白州將因授官任於是年七十餘召赴闕詢以邊事且言今之修和北戎先啓誠致國家動守恩信理必長久又言國母之妹曰齊妃與其姊不叶國家所遺金帛皆歸於國主及諸其下並無所及望自今推場貿易稍優假之則其下獲利必倍於慰又歷陳虜中風俗山川

曲折地理遠近及晉漢時事歷歷有據上詰其所從但云衰巧不遇任用有家屬寓居青州願使道得往省之上許焉且以其升通好不可復置巡檢宜司故命爲巡檢 上慮河北諸州緣兵罷遂弛備詔邊將戒有墮壞者即葺之 將作監丞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賜緋曾時制試文當擢學士舍人院宰相寇準雅知曾特召試政事堂

夏四月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爲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爲識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得預舉 上初欲含容不復窮理其事而師道固求辨理詔東上閤門使曹利用兵部郎中邊肅內侍副都知閻承翰詣御史府雜治之坐論奏誣罔與堯咨并及於責 戊戌幸龍圖閣近臣畢從起居舍人直昭文

館御敘頃岩閣　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龍圖閣在會慶
殿之西偏北連禁中閣上藏　太宗御書五千一百十五卷
軸下設六閣經典閣三千七百六十三卷史傳閣八千二十
一卷子書閣一萬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閣八千三十一卷天
文閣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圖畫閣一千四百二十一軸卷冊
上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此圖書以自娛耳　工部侍
郎參知政事王欽若素與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知
以面請　上欵諭不能奪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之仍
遷刑部侍郎中書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
五月戊申朔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
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
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本大備士庶家
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　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然
六、　四一六二二　六　王
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先是館閣博求群書精加讎校經史
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國志乃羣雄角立之事不當
傳布　上曰君臣善惡足為鑒戒仲尼春秋豈非列國爭鬭
之書乎先是印書裁截餘紙皆鬻之以供監之雜用詔歸
此錢於三司裨國計自是學者公費不給講官亦罷其說
云誠附此　宣徽北院使雷有終倜儻自任不拘小節歷任
藩閫能撫士卒豐於宴犒公費不足則假私帑給之咸曰其
無廉稱然奉身甚薄止有銅鞍勒京師崇仁里第亦以久次
驟所創有終在蜀嘗借用庫錢數百萬奏狀求以俸償詔蠲
免於是自并州入為宣徽使　上知有終家無餘財之內人今
特給張鎮公用錢二千貫至繼英時掌樞密頗以有終出入
屢言其在蜀及守邊厚費以收士卒之心　上終保護之然則
月卒身後宿負猶不啻百萬　殿前都虞候等

川防禦使張凝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訓士卒結字號仗
所至常有齎賜勁報之志前後賞賜甚厚多以犒師家無餘
貲京師無居第　上嘗與近臣論將師曰選用武臣無難償
未嘗更歷則不能周知其才　太宗所擢甚衆而優待者唯
凝與王繼忠王漢忠等數人每賜與絕殊倫輩乃知先帝知人之
明也於是凝為高陽關副都部署卒上甚惜之賻贈加等遣
中使護其喪歸葬（王漢忠未見工卒以本傳在元年四月附此）　知天雄軍府趙
昌言奏所部寇竊未除已下令軍民有能告賊者賞以金帛
及署牙校領軍職遣補軍職下其狀樞密院王繼英曰鄉閭小
有攘竊不當擅為賞格從之非便　上曰然則昌言所下令
反為虛語使長吏失信於下政教何以與行可使易其文止
去當為上言請行旌賞而已　知鎮戎軍曹瑋言軍境川原
夷曠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而東緣古長城鑿塹
六、　四一六二一　八　宗
以為限從之又言邊民應募為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
羌語能耐寒苦者警可參正兵為前鋒而官未嘗與器械資
糧難責其死力請給以境內閒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斂出兵
而護作之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
定設堡戍列部伍補指揮使以下校長有功勞者亦補軍都
指揮使置巡檢以統之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
各募置　以起復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晁迥起居舍人知制
誥李宗諤並為翰林學士宗諤在舍人院嘗謂御史臺不平
室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宗諤答以兩省與臺司非統攝文
仲不平聞於　上有詔辨析宗諤引八事證其不相統攝且
言中書門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正朝叙班
不與外司為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於通衢則與
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

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司之間不相統攝御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帖止憑吏人之言遽有聞奏且無典章為據伏况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姦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奏彈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卒如宗諤所言守職者韙之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种放為右諫議大夫放謝病乞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撫召對賜宴賦詩餞行恩禮甚厚

先是 上以天文地理陰陽術數之書率多舛誤乃命司天少監史序等同加編次掇其精要以類分之為乾坤寶典四百一十七卷丁巳序等上其書 上作序藏秘閣 先是詔禮部貢院別試何北貢舉人其曾援城者進士雖不合格特許奏名諸科例進二場至三場者許終場五舉及經御試并年五十者並以名聞雖不更城守應七舉年六十及瀛州有勞効者亦如之 庚申 上御崇政殿親試凡七日得進士范昭等五十一人賜及第四十五人出身諸科賜及第同出身并試秩署州助教者六百九十八人特奏名進士諸科賜及第出身至攝助教隸殿侍者六百六十二人 上以去歲河北用兵民甚驚擾其秉城捍敵奮勇力者多是士人從廣示甄采所聞經義有兩出者或具引為對考官將黜去 上親為發明焉特奏名進士李正辭論文武先後以為文者本乎靜武者本乎動以靜制動以治制亂而至乎靜則先後可知 上嘉其近理將擢上第會有言其嘗犯杖刑遂補三班奉職 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益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益試詩六篇殊屬詞敏贍 上深歎賞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益 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僻陋而棄置耶乃賜殊進士出身益同學究出身後二日復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所私習 上益愛其淳直改試他題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仍命直史館陳彭年詢其所學及檢察其所與游者 己巳 詔自今諸州官吏雪活得人命者並理為勞績先是著作佐郎曹定言官吏雪活乃其職分不當論課最於是太子詹事判刑部慎從吉言誤失用刑率皆受責雪活冤獄曾不示遠懲勸之間恐未叶理望須新制以前盡心從之時承平日久掌財賦者法禁愈密悉取遺利凡較課以祖額前界遞年增之榷務連歲有羨餘三司即取多收為額 上以其不便朝旨或致掊克癸酉詔增額皆奏裁 乙亥知雄州何承矩言將來契丹使入界欲令暫駐新城俟接伴使至迎於界首從之承矩又言使命始通待遇之禮宜得折中庶可久行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賜事有未盡者使宜裁處凡契丹使及境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分為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又賜及畿遣開封府判官勞之又命常參官諸司使館伴迓於班荆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灌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皂羅氈冠衣八件金鞊鞢帶皮鞾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疋副使皂紗折上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皮鞾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疋鞍勒馬各一疋其從人上節十八人衣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二十疋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疋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及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疋並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又加絲鞋就館賜生餼大使粳粟各十碩麪二

十頭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粇粟各七碩芻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通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云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節序則遣近臣賜設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毬暈錦窄袍及衣七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疋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疋並加金束帶雜色羅綿綾絹百疋從人各加紫綾花絁綿袍及銀器綵帛將發又賜銀餅合盆沙羅注椀等又令近臣餞于班荊館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使副復為送伴緣路累賜設初命內侍右班副都知閻承翰排辦禮信議者欲以漢衣冠賜契丹使者承翰曰南北異宜各從其土俗可也　上從承翰所議

三百九十

眞宗皇帝紀八之二

景德二年六月己卯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令吏部銓還內官一任三考以上謹幹無過不書判者具名引對試斷案五道中格者授之三司大理寺一年刑部三年無私罪者授京官先是法官令史遷補端拱中始準判銓奏用士人至是復舉前詔　曹州民趙諫與其弟諤皆凶狡無賴恐喝取財交結權右長吏多與抗禮率干預郡政　大理寺丞任中行本諫同鄉里盡知其姦歷寄表言之　上乃逮繫御史獄又詔開封府曹州吏民先為諫諤恐喝者得自首露釋罪命捜其家得朝士內職中貴所與書尺甚衆計贓鉅萬己丑並斬於西市黨與悉決杖流嶺外與之游執者並坐降黜因詔自今訟不干己事即決杖荷校示衆十日情理蠹害屢訴人者具名以聞仍配隸遠處　上初欲窮治與諫交游者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付獄中丞呂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　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讎豈公行黨庇耶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繫七十餘人悉得姦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發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為人置於冗散或與外任揚之自擯斥之未為晚也　上從其言　辛卯鄜延路鈐轄張崇貴言趙德明已奉表歸款令河西蕃族不得侵擾詔諸路部署如德明無所侵擾則勿縱兵出境　甲午張崇貴自延州入奏詔論以繼遷昔時變詐之狀今當使德明自為抵處納款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禀朝旨凡七事則授德明以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四萬貫疋兩茶二萬斤給內地節

三十五

度使俸聽回圖往來放青鹽之禁凡五事仍遣閤門通事舍人焦守節借往呼德明親信示之如能順命即降恩制既而德明使張浦詣崇貴等商議及致書疏但多徼求不肯自爲誓約也　乙未賜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衩衣本經史從所乞也上崇尚文儒留心學術故武毅之臣無不自化　是月　上謂輔臣曰殿前侍衛司禁兵老疾者衆蓋久從征戍失於簡練比因抽移至京師雖量加閱視亦止能去其尤者今多已召還宜精加選擇雖讙者恐其動搖亦當斷在必行昔　太祖亦常患其若此遂盡行揀閱當時衆情深以爲懼而悉從果成精銳樞密使王繼英曰禁旅比昔時數今踰倍若乘此息兵簡退疲冗實甚便　上曰然第以北虜請盟西戎納款若即行此則軍旅之情必謂國家便謀去兵措費不若先從下軍選擇男力者次補上軍亦可鎮壓浮言使衆不惑也其老疾者俟秋冬遣簡將臣令悉蒐去之　秋七月丙辰群牧判官王曙上群牧故事六卷詔藏於本司　甲子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等六科令尚書吏部傳告諸路許文武群臣草澤隱逸之士來應委中書門下先加考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將　上謂寇準等曰方今文武多士豈無材識優異未升進者耶至於將帥之任尤難得人前代試以制策觀其能否用兵猶當亦爲國之遠圖也因出唐朝制科之目采其六用之　丙戌西川轉運使黃觀言益州將吏民共舉留知州張詠詔褒之始詠爲北征四方擾心詠慮遠疾衆隙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從死於市衆皆懾服遂底寧謐詠每訊鞫使丈久不得判詠至爾署吏莫不允當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爲語錄鏤板傳布　壬寅遣使按撫西川因令諭指川州與在彼朕無西顧之憂也　八月癸巳命中使奉安　太祖聖容於揚州建隆寺從其寺僧之請也　九月癸丑趙德明始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　甲寅兗雍三府記室參軍祠部郎中朱協削一任以其輔導無狀藩邸左右人或踰紀未嘗開迨於斥故也於是協兄昂致仕踰五年矣尚無恙乃以書招協協亦告老而歸兄弟皆眉壽時人比之漢二疏焉[illegible]　戊午光祿寺錢易言竊睹文德殿常朝所見不及三四十人前後以朝官奉使者多權借館閣官常朝蓋以凡掌職務止赴五日起居頗違舊章望令並赴常參詔應三館秘閣尚書省二十四司諸司寺監朝官除內殿起居外並赴文德殿常參其審刑院大理寺三司官開封府判官司錄兩縣令司天監翰林天文官監倉場庫務等有職事者免常參　易賁通判鄆州奏疏言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兆堯仁之至乎蓋國之所諱莫先乎刑刑不可不本於法不本於法則刑黷黷而政紊刑黷而政暴則下無所錯手足矣古之肉刑者劓㓷黥刖皆非死刑尚以爲虐而絕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斷截手足鉤背烙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以此示人故四方長吏益殘暴不已又致鄆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檢使以賊殊於闤闠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戒於衆則秦天下無一黔首之亂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望從下除之　上嘉納其言　癸亥權三司使丁謂等上三司新編勑十五卷詔雕印頒行之　有賀蘭道兵者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間能啖肉至數斤始至嵩山

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於是　上遣中使
賫詔召赴闕及至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
金茶帛香藥雞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後五年
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丁卯令資政殿學士
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請以直秘閣錢
惟演等十人同編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欽若暨億參
詳欽若等又自撰集上進詔用欽若等所撰爲定未盡者奉
旨增之又令宮苑使勝州刺史句當皇城司劉承珪內侍高
品監三館秘閣圖書劉崇超典掌其事編修官非內殿起居當
赴常參者免之非帶職不當給賓俸者特給之其供帳飲饌
皆異于常等　十月先是詔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目及
臣民所陳農田利害編爲書謂乃與戶部副使崔端鹽鐵判官
張若谷度支判官崔曙樂黃目戶部判官王曾參議刪定成
景德農田敕五卷庚辰上之令雕印頒行民間咸以爲便
（行田敕民間便之據會要增其辭）乙酉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早朝至
崇政殿廬疾暴作　上聞之亟遣使撫問還奏疾甚　上即
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太醫診脈內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
第而卒車駕即臨哭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事朕於南府
東宮以至輔相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
詔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錄其子孫中使護喪事給鹵簿葬
丙戌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周漸爲契丹國主生辰使侍禁
閤門祗候郭盛副之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爲契丹國
母正旦使衣庫副使兼通事舍人焦守節副之鹽鐵判官秘
書丞張若谷爲國主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郭允恭副
之自是歲以爲常漸宗兄允恭崇孫也凡契丹主生日朝廷
所遺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

二量紅牙笙笛觱篥拍板鞍勒馬二疋纓復鞭副之金花銀
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疋
雜綵二千疋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蜜果
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母生日約此數焉正旦則遺以金花
銀器白銀器各二十件雜色羅綾紗縠絹二千疋雜綵二千
疋　甲午使臣自雄州入奏言榷場商旅貿易于北境契丹
國主弟曰隆慶者受其饋獻必還其直又設酒饌犒勞之且
言今與中朝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無虞矣　上諭輔臣曰
蕃戎之情茲亦可見然更宜謹擇疆吏謹守詔條也王旦曰
孫僅嘗言國主氣濁而體肥隆慶瘦而剛果國人多歸之隆
慶見本朝城有贈遺屢勸行賞國中其志欲激動衆心也
先是詔南郊壇行事官易用老疾幼弱者秘書省正字晏殊上
章願觀大禮　上憐其意許之因詔京官年未及十五願赴
南郊陪位者聽　十一月丙辰饗　太廟丁巳合祭天地于
圜丘大赦　上自散齋即進蔬茹禮畢御樓始飲酒焉　癸
酉契丹國母遣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留寧副使崇祿卿
劉經國主遣使左武衛上將軍耶律委演副使衛尉卿張肅
來賀承天節對於崇德殿留寧等將見館伴使李宗諤引令
式不許佩刀至上閤門留寧等欣然解之　上聞之曰戎人
佩刀是其常禮不須禁以令式郎傳詔聽自便留寧等感悅
謂宗諤曰　聖上推心置人腹中足以示信遐邇也又舊制
舍利從人惟上等入見自餘拜於殿門之外　上悉許令入
見節日上壽班在諸衛上將軍之下大將軍之上　十二月
己卯召輔臣於龍圖閣觀契丹禮物及　祖宗朝所獻者自
後使至必以綺帛分賜中書樞密院果實脯腊賜近臣三館
凡承天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衣七件紫

未用卻鼠御玻或銀鼠鵝項鴨頭納子並金鈒并金龍水晶
帶銀押副之錦緣帛皺皮韉金毬京皁白熟皮鞦轡細錦透
背清平內製御樣合線樓機綾共三百疋塗金銀龍鳳鞍勒
紅羅抑金線繡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氈韉二具綠褐
楮皮鞍勒海豹皮韉二具白楮皮重裹筋鞭二條紅羅金銀線
繡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皂鵰翎
羱角骲頭箭十青黃鵰翎箭十八法漬法麴麪麯酒二十壺
密曬山果十棟燔椴蜜漬山果十棟燔疋列山梨柿四棟燔
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子麪棗楞梨麪抗欒梨二十箱麪抗欒梨
糗十梡蕪荑白鹽十梡青鹽十箱牛羊野豬魚鹿脯二十二
箱御馬六疋散馬二百疋其疋且御衣三襲鞍勒馬二疋散
馬一百疋其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鈿錦刻絲透背合線御
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實雜料臘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
青白鹽國主或致戎器貫鐵刀鷙鳥命爲曰海東青之類承天節
又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辛
巳以刑部侍郎參政殿學士王欽若爲兵部侍郎資政殿大
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　上初見
欽若班在翰林學士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
對欽若因訴於　上曰臣向自翰林學士爲參知政事無罪
而罷其班乃下故官一等是貶也　上悟即日改爲資政殿
置大學士自此始欽若善迎人主意　上專見輒喜每拜一
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　癸未殿
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高瓊爲忠武節度使馬軍都指揮
使感德節度使葛霸爲昭德節度使並解軍職老疾故也先
是霸權步軍司事會在疾告令瓊兼領二司瓊從容言曰臣
衰老又有犬馬之疾則是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朝時侍

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熟
其名望邊藩緩急亦可選用　上甚然之普料簡兵卒請班
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者退爲本班剩員瓊曰此非激勸
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焉　甲午右諫
議大夫种放自嵩山來朝對於龍圖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六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四十七之一

真宗皇帝紀九之一

景德三年正月始置常平倉也先是言事者以爲水旱災沴有備無患古有常平倉今可復置請於京東西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計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總領三司無得輒用每歲夏秋準市估加錢收糴貴則減價出糶俟十年有增羨則以本錢還三司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而緣邊不增置於是司農官吏創廨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倉案大率萬戶歲餘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糶則回充糧廩別以新粟補之　二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等言唐宇文融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僞濫等事今欲別置慮益煩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閤門使已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銜自此始　辛巳命知制誥天長朱巽直史館開封張復取　太祖　太宗兩朝史館日歷時政記起居注行狀編次閒仍令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總之詔中書樞密院三司檢　兩朝宣敕聖旨文字進內將修國史故也　甲申以宋州爲應天府丙戌以唐張九齡九世孫元吉爲韶州文學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及九齡直閣告身故錄之　虞部員外郎馮亮爲度支員外郎淮南江浙荊湖制置茶鹽兼都大發運使都大發運使司自至道末省之及是復置　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　上亦以自得也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　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耶　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

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 上憮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
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澶淵之舉是
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 上愀然不能答初議親征未決
或以問準準曰直有熱血相潑耳於是譖者謂準無愛君之
心且曰 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
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 上顧準稍衰準
在中書喜用寒進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多自任
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
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戊戌中
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寇準罷爲刑部尚書以尚書左
丞參知政事王旦爲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便坐 上謂
曰寇準以 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
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陝州將行又遣近臣傳旨戒約(陝州)
(自三月更由今并書之自畢士安死專用論旦月李沆所 言同列宿省于旦隱欽若相左然已明又引士知此文 六月又之當英傳 史官[illegible]) 準 巳亥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馮拯爲兵部
侍郎資政殿大學士兵部侍郎王欽若爲尚書左丞刑部侍
郎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爲兵部侍郎並加樞密院事翰林
學士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趙安仁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樞密都承旨四方館使韓崇訓東上閤門使馬知節並簽署
樞密院事崇訓爲檢校太傅知節檢校太保詔叙以欽若拯
堯叟安仁崇訓知節爲次令即日視事 三月己未太常丞
直集賢院任隨上言曰(任隨)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士得士
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治道所由生
也是則將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明天下之
情者莫智於聖人成聖人之德者實由於良輔故漢書曰明
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也者所以達下

道四十二之二

情而求治致君道於無窮則爲臣有五諫之名前代有七人
之列陛下祗嗣瑤圖秉持金鑑布封之俗既阜成矣無疆之
化亦馴致矣尚聞焦勞庶政昧旦以視朝延覽羣書乙夜而
忘寐仍下賢良之詔旁求亮直之臣惟稽古之聖心軟前王
之令典雖求諫之路已見於洞開而掌諫之臣未聞乎公衆
今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雖有數員但充位尸祿而已其致見
獻之設寂寥而無聲柱解縱陳蹇諤而何効箱篋漫藏於諫
紙搢紳競寢於正詞罕遵及霄之風莫覩引裾之直願 陛
下擇賢士黜員臣懸賞罰之大立懲勸之道其兩省諫官並
准有唐故事定其員數優其俸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
職之否臧其或獻替惟誠彌縫勤節言事有裨於時政抗章
不避於天誅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則請行甄擢以勸衆爲其
或尸利無慙緘遍有闕務引腹非之咎多致面從之謀不啓
心而沃心罔思言而危行則請行降黜以勵衆焉夫如是則
賢者勸情者激懦者退懦者立俾朝廷之士咸願竭忠而報
國(國)矣上覽而嘉之乃降詔曰國家設諫諍之官庶詢求之
路蓋欲彌縫闕漏啓迪聰明而處職者姑務因循罕聞蹇諤
茲爲尸祿曷副虛懷自今宜竭節箴規悉心獻替(其兩省[illegible])之典
斷在必行 是月始命朝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其
後又增置一員以閤門祗候充(三初置[illegible])
([illegible])
(皆始也 當考) 夏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四庫圖籍及所修君臣事
迹徧閱門類詢其次序王欽若楊億悉以條對有倫理未當
者立命改之謂侍臣曰朕此書蓋欲著歷代事實爲將來典
法使開卷者動有資益也賜編修官金帛有差 壬辰命使
六人巡撫益利梓夔福建等路所至存問犒設官吏將校父

道四十二之三

老跡決配牽因除雜犯至死官典犯贓休法外流已下遞減之仍案察官吏能否民間利害以聞時屯田員外郎謝濤使從利路及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爲多濤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官自濤始 乙未復詔羣臣轉對其在外京朝官內殿崇班已上候得替先具民間利害實封於閤門上進方得朝見 五月壬寅朔司天言日當食 上避正殿不視事百官各守其司既而陰翳不見 上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但舊分野之民不被其災耳 司天奏周伯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知雜御史王濟乘間言於上曰瑞星實符聖德然唐太宗以家給人足豐年爲上瑞臣願 陛下日謹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 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永珍來貢馬甲辰德明又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喻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刼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他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無以爲誠請皆與之 上以德明變詐難信優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 丙午命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修時政記每次月十五日送中書度支副使李士衡言關右自不禁解鹽已來計司以賣鹽年額錢分配永興同華耀四州軍而永興最多於民不便請減十分之四詔悉除之先是內帑歲出緡錢三十萬助陝西軍費及士衡爲轉運使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 上將幸洛士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饋京西朝廷以爲材故召令佐三司（士衡傳云上謁陵因幸洛士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助京西路得度支副使士衡辭以謝衡乃召京陵三年三月丙申謝濤陝路運賈四年正月二日事未詳知是）

（矣分累知制誥使不知恤撫）萊蕪監判官歐陽冕求應賢良方正而大言自薦以媢且鼻斃爲比且云使臣日試萬言一字不改目覽千字一句不遺由其假召赴闕令中書試五論三頌諸詩四十首共限萬言題既出冕惶駭自陳止應賢良不應萬言冀假貸乃以所上表示之冕不敢復言至晡但成五論一頌共三千字既奏御 上令閤表中所陳條目冕伏辭妄之罪責授州司户參軍冕廬陵人也左諫議大夫陳省華卒省華辭智有吏幹妻馮氏嚴訓諸子尤力堯叟既貴孝謹益不衰太宗家祿賜且厚然不許諸子事華侈堯叟掌樞密時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客至堯叟兄弟侍立其側客多不皇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毋妻即封郡夫人堯叟初拜父以在朝止封其妻而母但從夫邑封堯叟表讓朝廷以舊制不聽省華卒既逾年 上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聞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爲上黨郡太夫人後進封膝國年八十餘尚無恙 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 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西顧而憂今方其國危子弱不即禽滅後更盛強難制願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闕下復以河南爲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向敏中等言德明終未推誠恐難使盡副元約但令遣長子親弟宿衛京師及貢納誓表章自今毋得攻刼內屬蕃部縱有爭競亦當奏裁如詔旨所指二事則爲要切候其親弟到闕並得誓章則先許五事悉願與之姑務羈縻以緩爭戰可也 上

竟許爲文慮德明空接續進奉肆其徼求在彼周無虧損而我漸失機會冀復賜敏中等詔令盈圖之并以邊臣及蕃部所奏德明迫脅攻刼事狀付敏中等且言所掠去蕃口縱不能給還亦當重作要約絶其後犯　六月丁丑京東轉運使右正言直史館張知白上疏曰司天奏周伯星見此聖德動天而辰象昭瑞也臣聞皇王之道在乎戒謹休祥荐至則抑畏滋甚蓋懼亂者治必興焉思危者安必久焉昔之君天下者患不恤黎元之疾苦不知軍旅之勤勞奢侈無窮田遊無度聲樂不節政事不勤壅蔽不除諫諍不納凡此八患　陛下悉皆無有固已超絶於百代矣誠能日新其德雖休勿休則瑞星不出臣亦賀嗚祥愈隆而青史增光苟異於是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衆人之賀也自古以還伏富彊之基居隆盛之運怠於政事以啓危亂者不可勝數況今西北二隅雖罷征戰之役然而比夫古者猶勝稱臣款塞內附則亦事異而禮殊矣得不慮哉　上覽疏納謂輔臣曰知白以諫官在外而乃心朝廷可謂知所職矣特詔獎諭之　戊子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改自今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先付有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苟因辯是非一切須布恐失重謹之道　上謂宰臣曰此甚識治體卿等志之且事有可否執政者所宜盡言無有隱也庚寅以殿中丞王旭同判吏部南曹旭旦之弟也向旦爲政旭避嫌不復釐事至是虞部員外郎王矩言旭前宰緱氏廉白有政績但以兄任宰弼遂使不用於時　上謂旦曰旭之幹敏朕亦素知且屢有言其才堪任京府僚佐者旦以避嫌懇辭　上曰前代兄弟並居要重者多矣朝廷用才不可以卿故使之淪滯旦曰必不得已願且令主判南省閑司

上復欲授三司判官旦又固讓上重違其意故有是命後數日旭引對選人　上面賜緋魚謂旦曰朕失照管不知卿弟猶衣綠也　秋七月丙戌益州張詠歲滿朝議欲以兵部員外郎直史館任中正代之中正前知梓州又新自契丹使還上以其憚於遠適令中書召問中正曰益部重地國家委使敢不竭誠以報　上嘉其自効壬寅擢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知益州在郡凡五歲遵詠條教人用便之宰相王旦初擬中正代詠識者多云不可　上亦以詰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規矩他人往往妄有變更矣　上其言久之衆乃服旦能用人也此據范鎮東齋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七之一

真宗皇帝紀九之二

景德三年七月忠武節度使高瓊卧疾　上欲臨幸其第先樞密院王欽若很瓊附寇準且沮準澶淵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然未嘗有破敵功乃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勳臣施之於瓊恐無以示甄别乃止及卒有司言當輟一日朝上以瓊未嘗有過特廢朝二日　己巳以應制舉人所納文卷付中書詳較初命翰林學士晁迥等考定又命侍讀學士呂文仲呂祐之龍圖閣待制戚綸陳彭年重考　上猶慮遺才故復委輔臣裁擇尋詔趙宗古陳越陳絳令孤滋陳漸陳貫等就試中書及儀尉初虜未就試先卒詔特賜其家錢五萬　八月种放既歸終南叙授山中表求　大宗御書及經史音疏詔悉與之因謂輔臣曰近中使還言放居草屋食野菜蔬糲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難也　丁丑　上謂王旦等曰凡裁處機務要當知其本末朕每與羣臣議事但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容之所貴盡其情也若果決行事豈足爲難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享祚不永豈不由此乎　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初司天言歲在丙戌乃可行　上曰朕遵用典禮意已決矣王旦曰春候和暖亦可順動惟行宮損壞要須修葺　上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至州縣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寮并百司供擬及供御之物並令減省　九月庚戌詔以稼穡屢登機務多暇自今羣臣不妨職事並聽遊宴御史勿得糾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陽并旬時休務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議放朝著于令　丙辰御崇政殿親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官石待問並入第四等以易爲秘書丞待問爲殿中丞待問眉山人也　上謂輔臣曰今封疆寧謐氣序均調所謂人情和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求治恭己爲民夷狄懷柔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稱賀　上曰亦卿等之功也朕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邊任　上令自擇其代承矩薦安撫副使李允則丙寅即命允則知雄州兼安撫使改授承矩齊州團練使便道之任承矩至齊州才七日卒緣邊洎涿易州民聞承矩卒皆揮涕有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者承矩習熟戎事有方略能綏撫異俗其後虜使至者言虜中皆畏服承矩之名尤好儒學賓禮賢士大夫嘗知潭州李沆王旦實爲佐屬承矩器以公輔待之絕厚　丁卯鄜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勗來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保吉臨終謂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一兩表未蒙聽納但連表上祈得請而已又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宜命未許然誓立功効冀爲異日賞典也　上賜詔嘉獎焉　冬十月庚午朔以趙德明爲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齎至西京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　辛未以六宅使獎州刺史內侍省右班都知張崇貴爲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右班都知賞其功也　乙亥以太常博士王曙爲契丹國主生辰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高繼忠副之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爲國母正旦使崇儀使雅州刺史張利涉副之太常博士段曄爲國主正旦使如京副使孫正辭副之維等使還言虜主見漢使彊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矣官屬院帳皆自辦器械糗糧始孫僅使時所過官屬路左獻酒及維至則已變改然而遇漢使

益厚又言蕃部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割慘毒虜主寄其孩弱乃
貪歛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擬賦辭 丁丑以內侍左右
班都知張崇貴爲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
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疋錢二萬貫茶二
萬斤 丁酉葬明德皇后于永熙陵 十一月庚子朔詔減
河北河東陝西諸州指使使臣以邊防無事故也 先是工
部郎中陳若拙接伴契丹賀正旦使若拙談詞鄙近丙午命
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孫僅代之若拙多誤妄寡學術雖以第
三人及第然素無文譽語第三人及第號榜眼因目若拙爲
瞎榜 庚戌徙知永興軍府永清節度使周瑩爲邠寧環慶
都部署東上閤門使邠寧環慶都部署孫全照爲四方館使
知永興軍府先是詔減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邊防不
可無備未卽奉詔 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

闕復何處爲故使瑩代之 己未上謂輔臣曰執政之地百
僚具瞻品藻擬倫當務公共輕諸寡信然是用長不可不戒
也寇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豈不由此焉旦曰呂蒙正嘗云
準輕脫好取聲譽不可不察上因言蒙正性淳厚李沆溫和
寡言嘗建議政事而向敏中獨無言沆乃曰敏中素同此議
何得對 上緘默亦足見沆之純識也 十二月壬午龍圖
閣待制陳彭年上言伏覩詔書來年正月二日上辛祈穀于
昊天上帝至十日始立春謹按禮記月令天子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注云爲上辛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
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
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
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
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以爲之又

云應在立春前然則左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舊章王儉
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
穀斯則盡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理有未安事當復古
伏望憲章三代取則六經常以正月立春之後上辛行祈穀
之祀從之因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其後有司言按月令立
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迎夏爲祀赤帝於南郊又云
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陽氣盛
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天以祈雨龍星謂角亢也立夏
後昏見於東方又按五禮精義云自周已來歲星差度今之
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則
惟用改朔不待得節祭於立夏之前違茲舊禮之意苟或龍
見於仲夏之時雩祀於季春之節相去遼闊於禮未周欲請
自今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歷節氣協

於純陽典禮符於舊史又按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
事備收藏帝籍之收于神倉是月也大享帝此則季秋之月
農事既終大享明堂報茲嘉穀或猶未得節尚當建酉因而
卜日有偏先時妨望自今並過寒露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
月乃卜自餘諸祠祭皆叶禮令無所駁奏可 辛卯以宰臣
王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 先是江淮歲運米輸京師未
有定制是歲始定六百萬石爲歲額從發運副使李溥之請
也本傳云江淮運米輸京師歲止三百五十萬斛李溥請至六百萬因除發運副使按實錄不書會要以景德三年十一月載定六百萬爲額則溥爲副使正是可疑也今從實錄所云歲才三百五十萬斛止一百萬黃未數目本紀要不爲未數見至道元年五月不知此之六百萬者遞歲專以之求專數當考 契丹上
其國母蕭氏燕燕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
開統承天皇太后其主隆緒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昭孝皇
帝 置中京於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

真宗皇帝紀十之一

景德四年春正月遣工部尚書王化基乘驛詣河中祭后土
朝用大祠禮告將朝陵也　甲辰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
東京留守　乙巳以權三司使事丁謂爲隨駕三司使臨鐵
副使林特副之　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中牟縣除道頓
釋囚繫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　甲子次鞏縣罷鳴鞭及大
常奏嚴金吾傳呼咸獻洛鯉　上曰吾不忍食也命放之
丙寅齋于永安鎮行宮太官進蔬膳　丁卯夜漏未盡三鼓
上乘馬却輿輦繖扇至　安陵外次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
奠獻之禮次詣永昌　永熙陵又各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
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内臣執事百官皆陪位又詣元
德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陵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上每至陵
寢望門而哭初有司具儀止常服　上特制素服禮畢徧詣
孝明　孝惠　孝章　懿德　淑德　明德皇后陵又至
莊懷皇后陵遂單騎巡視陵闕以内臣從及親奠燕王魏王
岐王恭孝太子鄆王周王安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復
詣陵奉辭有司以朝拜無辭禮　上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
復往焉及午而還左右進繖　上却之度昭應水乃許進至
行宮始御常膳又遣官祭一品墳皇諸親墓德音降西京及
諸路流罪以下囚釋逋欠賜緣路縣民租稅有差官吏應奉者
有司考上課績建永安鎮爲縣改　永熙陵副使守當都監
爲三陵副使都監度兩京及孟鄭州僧道籍有名者每五人
放一人不及者每院與一人　二月戊辰朔　車駕還如西
京夕次偃師縣始復奏嚴　上猶服韡袍不舉樂初朝拜前
連日陰晦及禮畢天地澄霽氣候晏温咸以　上仁孝之感龍

圖閣待制陳彭年請以事付史官及頒示中外從之　己巳
至西京始奏樂道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恭廟詔贈信爲
太尉恭爲太師　辛未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廟詔從
官先塋在洛者賜告祭拜　壬申謂輔臣曰前代内臣恃恩
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爲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
罪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迹昭然足爲
龜鑒　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内侍史崇貴嘗使嘉州還
上言有知縣王姓者貪濁有佐官名昭度者廉幹乞擢爲知
縣　上曰内臣將命能辨善惡固亦可嘉然以其預侍禁
密而賞罰外人未爲厭伏當須轉運使案察之　癸酉詔就
西京建　太祖神御殿又置國子監武成王廟　甲戌詔賜
酺三日　乙亥詔罷兩京榷酤官賣麴如東京之制命翰林
侍講學士邢昺等編集車駕所經古迹　丙子加號列子爲
沖虛至德眞人　辛巳以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孫利用
爲河南府助教常令修奉墳塋影堂　上之次鞏縣也太子
太師呂蒙正輿疾來見不能拜命中使掖之以進賜坐勞問
甚久　壬午幸其第賜襲衣金帶器幣藥物上尊酒悉如宰
相例　辛卯車駕發西京謂輔臣曰歸途陵闕在望雖已遣
官祭告　朕豈安然而過乎壬辰　上乘馬至孝義鎮吏皆
材設次與親王望陵祭奠近臣於幄殿東望拜每進酒食
上執爵舉匕箸哀感涕泗　三月己亥　上至自西京　太
清樓藏　太宗御製及墨跡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軸四部羣
書三萬三千七百二十五卷是日　上召輔臣對苑中遂登
樓閱視又至景福玉宸殿翔鸞儀鳳閣　上置酒作詩王旦
等皆賦焉知節辭以不能　上不許亦賦焉因賜食樓下玉
宸殿乃　上宴息之所中施御榻帷帳皆黄繒爲之無文采

之飾殿東西聚書八千餘卷　上曰此唯正經正史屢校定
者小說它書不須焉其後羣書增及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三
卷　太宗御集御書又七百五十三卷　乙丑以西上閤門
副使曹瑋爲西上閤門使賞其扞邊之功也瑋在鎮戎嘗出戰
少捷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還頗失部伍其下
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使軍不整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
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
瑋行愈緩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
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
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而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曰歇定
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
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
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痺不

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出談苑今附見拜官後）　夏四月辛
未　上曰比詔河東募土人爲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壘蓋
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
少嘗許續募今邊防罷警若遂令減去即爲弛備然豈可茂
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爲定額闕則補之　甲戌戶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判太常禮院李維言天下祭社稷釋奠長吏多不
親行事及闕三獻之禮甚非爲民祈福尊師設教之意也況
令禮官申明舊典詔付有司且言按五禮精義州縣春秋二
仲月上丁釋奠並刺史縣令爲初獻上佐縣丞爲亞獻州博
士縣簿尉爲終獻若有故以次官通攝又云祭社稷與釋奠
同牲用少牢禮行三獻致齋三日今請悉如故事詔從之
丁丑　上謂王欽若等曰近覽唐實錄恭宗即位坐朝常晚
羣臣班於紫宸殿有頓踣者拾遺劉栖楚切諫扣龍墀不已

宰臣宣諭乃退恭宗爲動容遣中使往勞諫臣舉職深可獎
也而史臣以逢吉之黨目爲傾險大甚無謂也今所修君臣事
迹尤宜區別善惡有前代褒貶不當如此類者宜析理論之
以資世教　辛巳皇后郭氏崩周悼獻王后所生也王薨后
悲感生疾遂不起后性謙約寬仁慈下尤惡奢靡族屬入謁
禁中或服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家事求言於　上者后終
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假資裝但出裝具給之　上嘗使觀
宜聖殿諸寶后辭曰國之貴寶非婦人所當入　陛下欲惠
賜六宮願量頒之妾不敢奉詔　上尤加禮重焉壬午　上
謂輔臣曰皇后自東宮事朕至正位中壼心遵順有內助之
勤降年不永深所嗟悼因言后之二兄皆年三十一而卒今
后亦止此齡短有數耶　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榷酤等有
奏報且言諸路各置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課

利爲功頗傷於甚　上曰醞釀當有定制且曰諸州雖各有
元定酒數然隨時增益不已　上曰地產財賦及民間費用
固不能相絕課利豈可歲歲增益此特官吏務貪勞績不卹
民困朕甚閔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爲定額自今
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　上聞京師民僦官舍安居
久復爲增直者舉償錢左右曰此豈不大刻　先帝嘗曾止
絕今當申戒有司無使復然　五月　上謂輔臣曰國家搜
訪圖書其數漸廣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也乃詔分內藏西
庫地以廣秘閣　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
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旁揚或稱其能而
情實排抑唐劉仁軌嘗忿李敬玄異己將以計去之乃稱其
有將帥材而擬玄卒敗軍事此皆不以國家爲意者也　上
曰若然則毀傷之輩世所不能絕也　戊申詔以鼓司登聞

閒鼓院登聞院爲登聞檢院命右正言知制誥周起太常丞
直史館路振同判鼓院樞密直學士吏部侍郎張詠判檢院
檢院亦置鼓先有內臣句當鼓司自此悉罷諸人訴事先詣
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駕如不給
判狀聽詣御史臺自陳先是上謂王旦曰開廣言路理國所
先而近日尤多煩紊市井萬侮出詞狀紛紜洎至披詳無可行
者故有此更置焉起鄆平人也　乙丑詔曰朕精求政治延
訪臣工咸欲盡規所宜無隱乃有一封而論事頗乞留中而
匿名多涉巧誣頗彰欺詆既虧公議當革弊風自今文武群
臣表疏不得更乞留中事涉機要許上殿自陳如或舉奏官
吏能否亦須明上封章當行覆驗中書樞密院揔該衆職宜
盡公詢訪可獲可黜以爲在廷諸路轉運使諸州長吏辨察
官屬有不法者事發不言當加譴責有治狀者亦勿隱蔽諫

王五　通四一八之一　二

官御史務遵職業無或懈慢令尚書都省糾舉之先是上謂
王旦曰臣僚升殿奏事劄子有不列己名請留中者皆攻人
之短發人之私苟偏聽之即不可信若顯行之又虞違其意
比令杜鎬陳彭年檢上封密諫故事可著條約并數有位令
各舉其職乃降是詔　是月初置雜賣場　閏五月壬申御
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澠水縣令史良丹陽縣
主簿夏竦先是　上謂宰臣曰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
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用安得而知朕今爲
六經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
時務王旦曰臣等每奉清閒語及儒教未嘗不以六經爲首
邇來文風丕變實由　陛下化之　上因命兩制各上策問
擇而用焉絳竦所對入第四次等擢絳爲右正言竦爲光祿
寺丞竦德安人承皓子也　庚寅上與輔臣談五代事因曰

馮道歷事四朝十帝依阿順旨以避患難爲臣如此不可以
訓也　六月丙申中書門下樞密院上言伏覩近詔宰執近
臣咸令旌別淑慝其如中書樞密院接待賓客舊無條約未
得允當蓋樞機之任誠務謹嚴而政事之間亦資詢訪若朝
暮接納慮機務因茲滯留如或延見艱難亦利害無由啓露又
分辨言事或有異同將徇至公顯須永式欲請自今外任得
替到闕及在京掌事官有公事許已前至中書樞密院聚廳
詣見其事關急速者不在此限非應公事不許到廳詔從之
戊申上謂輔臣曰近詔諫官御史各令舉職言事昨右正言
陳彭年請條制貢部復宏辭科采經術之士御史賈翔使還奏
宿州買綾擾民此皆可採中書宜置籍記之自彭年翔爲始
仍具案覆可行及不可行者歲終以聞若有改轉即不俟歲
終錄奏　壬子司天言五星當聚鶉火既而近太陽同時皆

五九五　通四一八之一　六

伏按占云五星不敢與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歷千百
載所未曾有望付史官以彰殊事從之　癸丑以樞密直學
士戶部員外郎劉綜知并州同管句并代兵馬事初　上謂
馮拯等曰太原地控北門令邊境雖安亦要大臣鎮撫如張
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受命之後或有固辭
又須改易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則授之及召齊賢問之對曰
并州重鎮兼領雁門兵馬朝廷腹心之寄也但前知荊南青
社皆是內地尚爲近臣所譏欲置曠敗今若守邊鎮領武事
安敢自保無過耶然報國之心死而後已異時有急難之地
敢不盡力復召仲舒問之對曰藩方重鎮非敢有辭但任尚
書班已十年又晚有嗣息年皆幼稚若得改官端揆挈家而
往賜以郡部署添給敢不承命拯等以聞　上曰齊賢言爲
人所譏斯過矣是皆不欲往也勿強之乃命綜焉　上又謂

拯曰府賢仲舒每言朝廷當選任英俊勿使沉滞下位及令
舉官不即應詔治罪之亦後於衆人豈不畏言行之笑耶
乙卯葬　莊穆皇后于永熙陵之西北初定謚命宗正卿告
廟王欽若疑其事因對具言王旦曰國朝故事昭憲之謚太
祖率百官告廟　孝明之謚止宗正卿告廟今當以孝明
爲比上顧欽若曰皆有故事不足疑也　庚申知樞密院王
欽若以五星聚東井盜蓋見奉表稱賀詔付史館以召五星非聚事權
事不驗鑿若何據或則王子非所奏乎遠考樞密直學士吏部侍郎張詠瘍生於
腦頗妨巾櫛求知潁州　上以詠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著
聲績不當處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使自擇
詠辭不就又問金陵詠欣然請行　辛酉以詠知昇州　是月
徙敏中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　嘗有僧暮過村民家求
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
文門5

通甲全之一　七

自牆上扶一婦人并一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
主人所納而强求宿宿而主人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
詣縣矣遂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間忽墜智井則婦人已
爲人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
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
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失足亦墜井中贓在井旁亡失不知
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
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
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
店嫗聞其自府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
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
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
傷矣彼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

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
以爲神先是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
所至終日宴遊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
樂之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
至尤不治　上聞之皆不以爲善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
稱　上曰大臣出臨方面不當如向敏中耶　秋七月丁卯
祔莊穆皇后神主于別廟殿室在莊懷皇后之上　己巳
上謂輔臣曰王濟上刑名敕五道煩簡不等朕常覽顯輯敕
語甚爲煩碎當是世宗嚴急出於一時既已行下無敢諫者
又言魏仁浦嘗作敕草云不得有違堂吏白敕命一出違則
有刑何假此言也仁浦是之王旦曰詔敕理宜簡當近代亦
傷於煩瀆拯曰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一一指揮
又有不得慢易之語方今已簡畧也　上曰大凡職官苟叶

通四八之一　八

心商議事皆中理若一人異同雖不得慢易等字去之亦難
自今事理有關輕重不係者當先訪有司具陳可否然後降
敕　又謂輔臣曰近日諫官御史言事殊少豈未熟典故或
不知朝廷行事耶苟能糾彈論議切中時務則中外聳聽矣
壬申詔開封府判官推官各增置一員以獄訟刑法爲生事
戶口租賦爲熟事分掌之仍加俸給如事有枉抑未及公理
非吏人受賕者自今並以推判爲首先是　上之爲開封尹
置判官二員推官三員及即位止各置一員於是出筆記六
事與王旦等議之其二條以府事繁劇欲增置推判官既有
是詔仍令旦等擇人而任之其後推判官止分掌左右軍廂
無生熟事之別也無生熟事之別在天禧四年今且并書之高班內品裴愈出隸
唐州愈前監廣州網與交州使相遇因言龍花蕊難得之物
宜以充貢至是州採之爲獻且言愈嘗道詔旨　上曰朕與懷

撫遠俗何嘗有所宜蒙耶即下俞夫盡勿問而有是責仍以龍花蕊還交州愈蒙與知雜御史王濟有隙 上初怒甚濟力為辨理遂獲輕典人多稱濟焉 上謂輔臣曰近見詞人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說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也俟有太甚者當黜以為戒 初知宜州劉永規馭下嚴酷課盜傳巫伐木葺州廨數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孥趣山林以采斫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役六月乙丑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永規及監押國均擁判官盧成均為帥僭號南平王據城反廣南西路轉運使舒貢移牒招撫發桂潯等州兵趣柳城之甲戌奏至詔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張煦為廣南東路安撫使如京副使張從古內殿崇班張繼能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顏同句當廣南東西路轉運使發荊南湖北路先屯禁 兵歡黃州虎翼荊南雄略等軍赴

桂州閱集行陣俟利用等至合勢攻討無得先進 上謂王旦曰司天屢以占候言當有兵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此賊果作廷議擇官且言利用精於方畧悉心王事煦多歷邊任尤熟用兵從古頗知嶺外山川險阨繼能勇敢可任然朕料此賊不出三策若保其家屬據城距守一也畧城中貨以遁山林二也用此二策皆不足慮若遷寨驍果立謀主直趨廣州此賊之上策也然其知識必不及此但慮為人誘教爾又遣入內高班內品于德潤馳驛將詔諭賊中能束身自歸者並放罪仍舊收管遂州長吏倍加安撫如敢違拒即令利用等進兵會戮將士務令整肅無得妄傷平民焚燒閭舍蹂踐田畝立功者所在以官物給賜即時遷擢使宜從事諸州縣官屬如敢至所部能規畫禽戮者厚加酬賞隨軍將校日給肴酒務令豐飫增置自京至宜州馬遞鋪命內侍高品

周文質為廣州駐泊都監諭之曰番禺寶貨所聚民庶又安萬一賊沿流東下則其患深矣爾亟往與本州官吏密設備禦緩急寇至即集近州兵馬巡檢使臣控要路以扞之仍許便宜從事 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收戶三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總舊實管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一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口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總六千三百七十二萬一千二百二十九貫石疋斤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欲望特降詔旨自今以咸平六年戶口賦入為額歲較其數具上史館從之 先是將作監丞李迪大理評事李諮范昭同召試 上覽所試詩賦謂王旦曰迪稍優諮昭又其次也迪可與著作郎直史館諮太子中允昭著作佐郎並

直集賢院仍於制詞述朕此旨庶使知勸 黎龍廷自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其弟峯州刺史明昶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給以旌節又追封黎桓為南越王明昶等皆進秩及含光殿大宴明昶等與焉 上以成雅遠人 欲稍升其位著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管仲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綏靜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五品之次[illegible] 知制誥周起言諸司定奪公事望令明具格敕律令條例聞奏或事理不明無條可據者須件析事其從長酌中之道取旨不得自持兩端逗遛行遣如挾情者望許人論告重行朝典或止是畏避亦量加責罰從之戊子 上謂輔臣曰比詔庶官上殿不得以無名劄子奏事蓋慮邪說因緣交聞而近日已來殊無獻言者卿等宜勸

擬中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 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路圖
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
備檢閱 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 上出筆記六
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卹民隱遴柬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
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
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
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具名
進內 上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須得人取性度平和有
執守者故親選授太常博士陳綸等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
對於長春殿遣之所至專察視囚禁審詳案牘州郡不得迎
送聚會所部每旬具囚繫犯由訊鞫次第申報常檢舉催督
在繫久者即馳往案問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聞
諸色詞訴逐州斷遣不當已經轉運司披訴未允者並收接
施行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敢有庇匿並當加罪仍借
緋紫以三年爲任增給緡錢如轉運使之數內出御前印紙
爲歷書其績效中書樞密院籍其名代還考課議功行賞如
刑獄枉濫不能擿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寘以
深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八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之二

景德四年八月己亥詔自今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大將軍
刺史已上知雜御史諸司史被疾請告三日已上者入內侍
省遣使將太醫診視之舊制文武官屬疾咸遣醫療然頗有
自陳微恙請不命國醫者 上不欲因例有異故定制焉捡
校太傅簽署樞密院事韓崇訓長厚謙良未嘗忤物素有目
疾多請告 上謂之曰朕在東宮時嘗見醫眼工言內外障
眼須俟翳老實撥而藏之功易而効久若翳小而嫩撥之即
復生復生無以療之矣此頗近理卿宜志之崇訓再拜謝自
是累表求解庚子授泰州防禦使 辛丑詔審官三班引對
京朝官使臣不得過三人京朝官差遣不得過五人使臣差
遣及吏部銓選人各不得過十人其後三班引對使臣增至
五人吏部銓選人差遣增至十五人 上因謂宰相曰如聞選
人於所由司頗有廢滯若非主判官精心舉職則愈爲下吏
所撓朝廷既責以廉節豈得更容其淹滯也 壬寅 上幸
崇文院觀新編君臣事迹王欽若楊億等以草本進御 上
編覽之入四庫閱視圖籍謂宰臣曰著書難事議者稱 先
朝實錄尚有漏落從進曰史臣記事誠合詳備臣須修 太
宗實錄凡事有依據可載簡冊者方得紀錄 太宗之賜修
書官器幣有差自罷監之後議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緡
雖市得元衆而損失亦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謂羣牧之
設國家巨防今慮淺之說以馬爲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
而還農也作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 乙巳置羣牧制置
使命堯叟兼之堯叟初爲羣牧使及掌樞密則罷其任於是
內侍副都知閻承翰爲都監堯叟自陳職居近密而與承翰

聰事令避物議　上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不可避也堯叟等以本司事多請但署檢其帖牒委使副判官印署施行從之尋又增置判官一員增置判官在九月丁亥今并書之　上謂近臣曰前命諸路提點刑獄官察所部官吏蹤迹不治而廉幹之士未令稱舉遠方聞之或謂朝廷但求人過又恐不識治體者因而生事乃降詔若有能吏亦許薦論　詔編修君臣事迹官秘書丞陳從易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大理評事秘閣校理劉筠月增給錢五千以從易等修書服勤而俸入比同僚尤薄故也　丁未以右監門衛上將軍錢惟治為右武衛上將軍月給俸錢百萬仍許在家養疾時惟治弟太僕少卿惟演上聖德論　上覽之謂宰臣曰惟演文學可稱且公王貴族而能留意翰墨若是嘉者可記其名并以論付史館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如聞惟治頗貧乏尤可軫恤也遂有是命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付三司市菽麥時宰臣言今歲豐稔菽麥甚賤爲富民所蓄請官爲斂糴以惠農民故也　己酉以三司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林特爲祠部郎中依前充職皇城使勝州刺史劉承珪領昭州團練使崇儀副使江淮都大制置茶鹽發運副使李溥爲西京作坊使充發運使並以議茶法歲課增溢故也朋馬錄載此事於丙申乃受詔計日先是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萬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得二百八十五萬貫特等言所增益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於是特等皆遷秩仍下詔三司行新法毋得輒有改更　賜孔子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聖佑延世子宜孫也　翰林侍讀學士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邢昺以衰老步趨艱梗見　上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禋　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昺曰便可權知本州何須假耶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已沒皆贈尚書上憫之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壬子即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遷其班在翰林學士上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　上作詩二章賜之預宴者咸賦昺因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九經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　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翰林侍讀學士外使自昺始　癸巳　上謂王旦等曰前詔羣臣言事除機密外不得用無名劄子非合面奏公事不得上殿蓋防人之多言寖成妄菲也且必有顯狀封章彈奏有何不可近日咸綸面陳詔旨不便因出綸奏示旦等曰綸意以疎遠之人難得面奏然自下詔巳來升殿奏事者未嘗有阻朕於羣臣豈得公共不欲令潜行交鬬構陷有可傷朕思天下至廣自惟寡昧常慮闕政豈不虛懷求治亦當惕然而懼前代帝主好窮兵黷武構於機務惑聲色事奢靡此其大過朕固不爲人臣論事若衆人所不敢言獨能言之信可嘉尚王旦曰飛語讒言聖慮固不爲惑但近日論利害者差少亦宜留意省察王欽若曰臣下升殿一二次即希恩澤比來中外章疏若以前詔條約皆當付所司鞫問　上曰綸性純謹有學問此奏乃大謬詔旨爾時討賓言民有自賊中逃歸者言盧成均陳進等以衆心攜貳棄宜州泝家屬之懷遠者五百人於江寨其衆才三千趣柳象將圖守禦曹以劫廣州初至柳州限江不能度知州王昱堅賊遂去城遂陷又言成均始謀挈屬來降夜潛出城至江見舟小乃復還　上曰柳州既限江長吏何至怯懦如此信所用非才耳朕慮利用等以官軍勇銳輕視賊黨役遇官軍勤必奔迸雖當殲殄遂不可使無節制且不測山川險易地理遠

近苛師人勞頓則事益可慮也軍行遠地宜守萬全之計今賊勢日蹙終當自潰所遣使以手詔諭利用等時居州駐泊都監周文質增築城壘繕修器甲集東西海巡檢戰棹刀魚船據端州峽口以扼之賊知有備遂不敢東下乃掣房處恩順州分兵以攻象州詔責遣内侍于德潤率兵千人倍道趣逐之 丁巳詔修 太祖 太宗正史宰臣王旦監修國史知樞院事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翰林學士晁迥楊億並修國史景德二年畢上安卒時寇準止領集賢殿大學士旦以參知政事權領史館事及旦爲相雖未兼監修且領史職如故於是始正其名 置龍圖閣直學士以龍圖閣待制司封郎中杜鎬爲右諫議大夫充職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工部侍郎呂文仲呂祐之並爲翰林侍讀學士文仲周密兢畏會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置其俸於是與祐之俱罷轉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趍兢然備顧問不能有所發明也 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稽錄六卷詔獎之以其書付秘閣 壬戌 上對輔臣因言世宗每遣使馳傳必限以晷刻有先期而至者皆盤旋於外俟時復命不爾罪在不測性雖嚴急而智略雄武當廣陛王時親征下瀛莫非遇疾班師則克復幽薊矣 是月諸路皆言大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粳米斛錢二百詔三院御史令本臺承聽舉不稱職者具以名聞 九月甲子朔知華州起居舍人張訏與官屬率民錢修孔子廟爲民所訟並坐贖金因詔諸州縣文宣王廟自今並官給錢完葺無得輒賦民財 庚午三司請令左藏庫出次色金爲帶以備賜與 上曰朝廷優寵近臣惜費豈在於此即詔以成者悉鎔之別用上色金改造 上以承平既久賦斂至薄軍國用度之外未嘗靡費

自奉且以廉儉勤事 壬申遂詔自今文武官月俸應折支者並給實錢在京六分在外四分若願給它物者亦聽 上封者言愚民無知佞佛過當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以可滅罪蠹害斯甚宜行禁止 上曰習俗既久安可遽絕然佛之爲教本於修心若能悟理爲益滋大又其教尚忍則國君含垢亦其義也國君苟能恭勤政治惠養兆民不必像設自爲功德耳 丙子詔廣南路提點刑獄官許乘傳按部若炎瘴之地盛夏許移牒點檢至秋乃出巡及大中祥符末轉運使副亦聽准例（時運使請刪此例 五年所行七年五月） 丁丑上謂輔臣曰宜州賊聞官軍至柱州勢頗窮蹙可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以便宜從事仍降敕榜四十付利用等遣人齎示賊衆及揭于要路諭其徒並歸順免於屠戮 己卯詔羣臣家有藏 太祖舊實錄者悉上史館無得隱匿宰相班位與樞密使參知政事重行上每見王旦班與王欽若等立位太迫謂左右曰殿廷儀石以南頗爲隘狹故朝集僅若同行即詔閤門移宰相班位於儀石之北餘立其南 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濟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 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密疏上言吳越俗尚華靡濟矯以質素用瓦缶木杓爲樽設之具吏民竊哂之濟不爲變 上初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重地爲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鎮撫有方威惠兼著小寇不能爲患 上深然之時薛映知杭州歲滿議擇其代馮拯曰餘杭比諸道易治 上曰方面之寄古諸侯也常時無事則爲易治吳人輕巧苟備預非常安可謂之易也如宜州止因劉承規虐用其下聚爲寇剽延及他境若長吏得人豈致是邪因越班簿指孫僅王濟謂王旦曰二人孰優旦曰濟有吏幹可副是選賊圍象州久不克曹利

用等以大軍趁救之會中貴與賊遇於武仙縣之李練鋪賊初不之覺已而陳進獨率衆來拒直犯前軍寄班侍禁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擊賊衣順水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攢鋒不能卻前軍郎持棹刀巨斧破其標牌內侍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心動衆遂潰逐北至象州城下賊寨猶有援長竿以瞰城中者盡成灼始擊其族持敕榜來降遂斬進并其黨生禽賊帥六十餘人斬首級獲器甲戰馬甚衆利用等遂入象州安撫軍民分兵捕餘寇遣子德潤馳奏其事　壬辰令中書樞密院檢閱建隆已來行事可書簡冊者送修史院　冬十月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稽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於是　上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示王旦等曰此庫乃爲計司備經費其計司有闕必取於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濟因言漢武外事四夷北伐登單于臺西田車師勞內地以勤遠方此所以財用不足也陳堯叟曰漢武末年戶口減半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是亦悔於用兵也　上然之　翰林學士晁迥等上考試進士新格詔頒行之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誇毀宋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於是更定條制多意白舊事而設關防所取士不復綠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寘甲等者或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詔翰林學士晁迥等各舉常參官堪知大藩者二人　上親閱班簿擇朝臣有公望者得迥等五十人令保任焉　丁未以工部郎中直史館馬亮爲右諫議大夫知廣州亮自昇州代還表言栢欓在肥上求典壽州以便營奉及請對但曰如國家必有驅策豈敢以私自便屬

初平宜賊　上問以桂廣之政亮曰高謹微高紳皆循謹非牧守之才宜審擇其人如張詠劉綜可也　上曰詠有疾不可遠適綜在幷門寄任已重初欲命楊覃知廣州　上察亮頗行乃謂宰相曰亮之幹敏不下覃也故授之亮由兵部員外郎改官才數日擢升諫垣以重其命（覃訓鶚紳初曹利用言）方宜賊之擾楊覃知潭州蒞事皆有備　上與輔臣語共英任職王旦曰覃素以吏幹稱江浙人中罕見其比　上曰是嘗與朱台符同任陝西者否旦曰然當時所爭雖多曲直然覃頗有愛民之意也　詔以曹利用爲引進使張耆爲如京使張從古爲莊宅副使張繼能爲供備庫使白餘進秩有差又以知象州大理評事何亦爲祠部員外郎賜緋郎三子並賜出身親屬同捍寇者悉甄敘之升象州爲防禦　前譙縣尉陳齊者獻封論榷茶利害詔送江淮發運司指使爲亮李補爲齊任京官而判吏部銓御史中丞王嗣宗言齊乃豪家子以問中書馮拯曰若選用有才何必限貧富　上曰卿言是也比來選人往往指言此某人親某人故必若有才當以此不用　丙辰齊遂補初等幕職官以前鄠縣主簿洛陽高志寧爲大理評事志寧明經中第請應識洞韜鈐科且求日試三千字既而不能成　上察其屢官無過特命遷秩　庚申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集賢院學士郭贄爲工部尚書兼秘書監充翰林侍讀學士先是　上謂王旦等曰昨召郭贄與語移時頗記朕在東宮時事贄純厚長者昔贄於輔導在府中三年楊可法繼至可法介然有守其輔導不及於贄朕早年嘗至其家贄今已老欲召寘近職自吏部侍郎當爲何官旦等曰陛下念舊推恩皆繫特旨　上曰可授尚書故有是命　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　上謂輔臣曰放比高

尚其事每詢訪多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
議未厭因令陳堯叟諭意旦曰朕慮放卷而懷之能副朝旨
識爲奏也既而堯叟言放云自被聘召及遷諫署無所補報
其幸已甚今　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若更叨處之顯位則重增
其過矣堯叟復手筆訊之放答辭如前　上乃遣內侍齎詔
賜放略曰卿宜體茲眷遇罄乃誠明敘經國之大猷述致君
之遠略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
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亡表固讓　上曰放能守分益可嘉
也　十一月辛未右正言知制誥孫僅知永興軍代四方館
使孫全照也以全照知許州先是　上謂王旦等藩方長吏
尤賴循良全照馭下峻急當擇其代如邊肅孫僅誰可比授
馮拯曰僅嘗佐京府熟於民政可用也從之僅純厚長者爲
政頗寬　上謂王欽若曰君臣事迹崇釋教門有布髮于地
乎之十　【四十八之二】　【八】
令僧踐之及自剃僧頭以徼福利此乃失道惑溺之甚者可
並刊之　丁丑刑部尚書宋白爲兵部尚書致仕白年踰耳
順圖進不休御史中丞王嗣宗屢使人諷之知樞密院事陳
堯叟其子婿也亦數懇勸白不得已始上表　上猶以舊臣
眷然未許再表乃許焉　上謂王欽若等曰近有西北使還
者言順安軍西至定州懷土盡墾闢苗稼豐茂民無差擾物
價甚賤惟宜愼擇守臣使不生邊隙也馬知節曰西北二方
久爲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　陛下威德所致且如
唐室正觀開元稱爲治世然措置兵甲樹立屏翰皆不得其
宜終成尾大之患當今兵柄盡出　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
士皆由旨授　上曰前代求治之君亦多如德宗思欲威加
天下知書自任羣臣雖復上言多所不愜以是人頗循默此
亦可深戒陳堯叟曰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

者太宗退有憂色蓋以天下至廣深居九重不能周悉而羣
臣之見亦未及遠此太宗所以憂也今　陛下聽斷如流尚
以爲戒茲實天下幸甚　庚辰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
禪中書以聞　上拱揖不荅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
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　上曰朕之不德安敢輕議　初
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
曰今將奈何欽若度　上厭兵即繆曰　陛下以兵取幽薊
乃可刷此恥也　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
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　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爲大功業
庶可以鎭服四海誇示戎狄也　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
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爲既而又
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若人主深信而崇
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　陛下謂河圖洛書果
之、　【四一八之三】　【九】
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上久之乃可獨憚王旦曰王
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間爲
旦言之僶俛而從然　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它日晚
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　上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
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　上旨漫應曰此聖人
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　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
飲於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
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此據蘇轍
龍川別志及沙作宣集儒略參修）　辛巳　上謂王旦等曰昨暮降雪遽止朕
憂其未足夜分使人於宮庭視之乃云復降其勢甚密今果
盈尺來歲麥苗應有望也朕每念稼穡艱難昔與邢昺言力
田者多值災沴昺云民之災患大約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
三曰水四曰牛瘴必歲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

曠為甚盡田無畎澮潦不可救所損必盡即傳所謂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者也曷又居田里尤熟農事自古驗之多矣比
歲稼穡屢豐朕常以災沴為慮蓋聞今年宿麥甚廣得此時
雪殆豐家無冬旱之憂也遂賜近臣飲于中書又宴館閣官于
崇文院上作瑞雪詩令三館即席和進兩制次日來上 戊
子令樞密院條上南郊承天節皇族諸親延賞恩例先是每
有朔慶皇族皆過希恩澤 上謂陳堯叟等曰若盡從所請
即勤勞王事之臣能不以此為辭自今有越例者即令尚書
內省勿下堯叟等曰頃歲陳國長公主為男求近地刺史已
有官者亦歲歲改轉諸院回圖舟車求免抽稅去年程繼宗
掌致遠務坐事制勒晉國長公主為奏求代凡似此事臣等
以其國戚但取進止 陛下皆寢而不報自此所保任親戚
有官者限以品秩各定所止中外之人盡知國家推公以待

臣下 上曰諸親中亦有引 太祖 太宗朝事為言者朕
但答以 祖宗功業至大安可比擬況庶事皆有制度朕遵
守之何敢失墜邇來漸亦知非各安其分矣 庚寅賜太廟
守衛人等承天節不服歲以為例（緣嘗入拜正月充除上辭例） 辛卯契
丹遣使左領軍衛上將軍耶律元昭德節度使耶律諧里副
使左威衛上將軍李琮殿中少監李操來賀承天節即賽俗取
重貪提狸郛發土得之唯以供毋主至是使者挈數頭至獻
以（貔狸）遂令包人造膳食以獻 上許進入擇其味佳者再索
之使感悅接伴契丹使王曙等言臣嘗奏使北朝群臣每見
競來趁揖問本朝群臣曾至其國者動靜安否臣察其情無
猜阻即一一以實對今北朝使至群臣中有曾使契丹者亦
乞諭令與北使交接問其動靜安否庶幾得其歡心從之（贈
事此事於四月今移契丹遣使之後）耶律元館于京師嘗詢左右曰館中日

閱鼓鼙嘗習戰陣耶或對以俳優戲場閭里蓰設 上聞之
謂宰相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閱習武藝亦國家
常事耳且可以示無間於彼也 十二月乙未手札賜王欽
若曰編修君臣事迹官皆出遴選朕於此書匪獨聽政之暇
資於披覽亦乃區別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鑒戒
（起今後自初供官主揚修官依新式逐旋摽撥其內有脫誤門目不類年代帝號失次者並）署歷仍書逐人名下隨
卷奏知異時比較功程等第酬獎庶分勤惰委劉承珪專差
人置曆欽若為人傾巧所修書或當 上意褒賞所及欽若
即自名表首以謝或謬誤有所譴問則戒書吏稱楊億已下
所為以對同僚皆疾之使陳越寢如尸以為欽若石中立作
欽若妻哭下其旁餘人歌虞殯於前欽若聞之密奏將盡黜責
王旦持之得寢億在館中欽若或繼至必避出他所然及欽
若出知杭州舉朝皆有詩獨億不作欽若辭日具奏訴億

令作詩以䜛遷延不進（此據四朝億傳） 上初嗣位即詔諸路勿
得祥瑞來貢其後頗有進獻者乃詔尚書禮部舉舊制申禁
禮部上言福應之至以顯盛德雖睿德謙沖務於自損若史臣
不記來世何觀請止報省閣史館奏可 賜近臣契丹錦綺
綾縠新羅酒蕃肉等先是 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
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 上曰若此則
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臣必須審擇晁迥競畏當以委
之周起王曾陳彭年皆可參預拯曰封印卷首若朝廷遣官
主之於理亦順尤宜用素有操守之人且曰滕元晏於士大
夫間少交遊 上曰今當以朱巽代周起知舉令起與元晏
同掌封印事於是命翰林學士晁迥知制誥朱巽王曾龍圖
閣待制陳彭年同知貢舉既受詔 上諭以取士之意務在
至公擢寒進有藝者又命監察御史嚴穎張士遜監貢院門

都官員外郎喬穎太常博士鄭舜舉太常丞陳既濟延試編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著作郎陳覃點檢進士程試大理寺丞馬龜符等六人考覈諸科程試又命知制誥周起京東轉運使祠部員外郎滕元晏封印舉人卷首用奉使印殿中丞李道監封印院門進士諸科試卷悉封印卷首送知舉官考校仍頒其式知舉官既考定等級復令封之進入送覆考所考畢然後參校得失凡禮部封印卷首及點檢程試別命官皆始此元晏中正子士遜光化軍人也（按周起傳云起初名[illegible]今名又[illegible]傳亦云[illegible]）（今考[illegible]）

庚戌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覩來年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按春秋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云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即上辛郊天地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儀並先云上辛祀昊天次云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上辛祀昊天）後亥日享先農仍勒著令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既而判寺李宗諤言宋書後魏書所載並以上辛後日享先農請如奭奏從之

上謂輔臣曰比者武將戎臣多言與虜和不便王旦曰儒臣中亦有此論然國家與虜和二年于茲矣計其不勞干戈不費財用之外河朔人民頗息飛輓　上曰議者或謂虜徇河朔幽邊實乃動耳馮拯曰邊方不寧武臣幸之以爲利　上曰國家雖懷柔示信亦不廢戎事虜亦安敢渝盟但當清淨致治以安吾民也邊臣嘗有奏請招市戰馬者　上顧左右曰今蕃落安輯久通互市河忽招之且畜馬太多費用尤廣契丹請和今已三載河朔生靈粗爾息肩撫御四方當務遠畧苟止信淺識爲國生事則害滋甚矣（寶訓以此事係四年今且附見更俟考詳）　詔諸路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省蓋凡遣戍兵必預度所在資儲豐約故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八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九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一之一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　上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於崇政殿之西序　上曰朕寢殿中帟幕皆青絁爲之旦暮間非張燭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朕曰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洩天機朕悚然起對忽已不見遽命筆誌之自十二月朔即蔬食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結綵壇九級又彫木爲輿飾以金寶恭佇神貺雖越月未敢罷去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於鴟吻之上朕潛令中使往視之廻奏云其帛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仁孝奉　祖宗恭己愛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鄰修睦獫狁請吏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之所致也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告先期靈文果降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言啓封之際宜屏左右　上曰天若譴示闕政固宜與卿等祗畏改悔若誡告朕躬朕亦當側身自修豈宜隱之而使衆不知也　上即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illegible]升屋對捧以降王旦跪進上再拜受置書輿上復與旦等步導紉緘蓋徹輦蹕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諱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旣去帛啓緘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　上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稱

賀於殿之北。翼日又命旦宿齋中書。既詣道場，旦趍往，而
上已先至。丙寅，群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上與輔臣皆齋
食，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
懷政，并州人；繼明，開封人也。丁卯，設黃麾仗于殿前，陳宮
縣、登歌，文武官、契丹使陪列，酌獻三清天書禮畢，上步導
入內，行避黃道。司天監奏：三日五日有瑞雲覆宮殿，乞付
史館。從之。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為
左承天祥符門，擢護門親從官徐榮為十將，賜衣服緡帶、緡
錢，榮先覩天書故也。詔東京賜酺五日，以二月一日為始。
壬申，邊臣言趙德明遣牙將白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
擾回鶻，今歲夏州飢饉，此衰敗之勢也。上曰：朕知其旱歉，
已令榷場勿禁西蕃市糴食者，撫御夷狄，當務含容，不然
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王旦曰：前代帝王如漢光武能屈己
來遠人，所謂柔服也。上曰：光武亦善保全功臣。旦曰：光武
待遇功臣，不假威柄，封國不過四縣，所以全終始也。上曰：
高祖分封過制，七國罹患，光武得以為戒。旦曰：晁錯之謀忠
而先見，不能免禍，議以七國反狀素著而忽誅錯，是杜忠臣
之口也。上曰：此所以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向使錯思而能
密削之，有漸，豈至是耶。朕每讀前史，必究事之終始，有未見
本末者，必記之，它日異書中可以質正。趙德明嘗以民飢
上表乞糧數百萬，上出其奏示輔臣，衆皆怒曰：德明方納
欵而敢逾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王旦獨不言，上曰：
卿意如何？旦曰：臣欲降詔與德明言，爾土災饉，朝廷撫御荒
遠，固當振救，然緣塞屯戍者多，不可輟易，已敕三司在
京積粟百万，令德明自遣衆來取。上喜從之。既而德明受
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illegible]

京河渠因言夏，小署附見之。勾當八作司謝德權言京城外城
圮缺，水道淤塞，發兵完葺，計工六十三万五千六十三。詔
可。己卯，詔以天書降申儆在位，俾各揚其職，以荅天意。
太僕少卿、直秘閣錢惟演獻祥符頌，上嘉之。甲申，擢司封
郎中、知制誥。交州黎至忠預加恩，中書既進熟狀，晡後畫
付學士院草制，而通進司新易主者，不時送，中夜漏欲盡，
上訝麻卷不入，手札付院促之。李宗諤奏以未見熟狀，上遽
批問，乃知其故，遂明宗諤即進制草。上對輔臣大加稱獎，仍
命密通進司主者易之。天書降之翌日，宗諤上皇帝奉迎酌
獻樂章，復詔荅之。時學士晁迥知貢舉，楊億被疾，參知政事
趙安仁兼草詔云。己丑，應致仕官並許赴都亭驛酺宴，御
樓日，合預坐者亦聽，朝官已辭未見，皆令赴會。凡賜酺，命
內諸司使三人主其事，於乾元樓前築土為露臺，設門扉，上
設教坊樂，又駢繫方車四十乘，上起綵樓者二，分載鈞容直、
開封府樂，復為棚車二十四，每車聯十二乘，駕之皆駕以牛，
被之錦繡，縈以綵絧，分載諸軍京畿伎樂，又於衢中縛木為
欄檻，徙坊市邸肆對列御道，百貨駢布，競以綵幔鏤牓為
飾。上日御乾元門，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樓下，傳言問其
安否，賜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則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
給諫。上舉觴，教坊樂作，二大車自昇平橋而北，又有旱船
四面之以進，棚車由東西街交騖，並往復日再焉。東距望春
門，西連閶闔門，百戲競作，歌吹騰沸。宗室諸親近列牧伯
舊臣家，官為設綵棚於左右廊廡，士庶觀者駕肩疊跡，車騎
填溢，懽呼震動。第二日宴宰相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親王
宮。第三日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宰相第。四日宴百
官於都亭驛，宗室於外苑。第五日復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

近臣於後苑　上多作詩賜令應制和及別為勸酒詩并示軍將
校同會於殿前馬步軍之廨　三月上巳朔　上御乾元門
觀酺詔諸營教閱諸司工作各賜假五日　戊戌　上謂王
欽若曰古今風俗悉從上之所好國家法令不可不慎欽若
曰近者四方之人頗工習筆札益由　太宗崇尚文教精於
書翰所致也五代有朝臣書絕無楷法今則盡學鍾王歐柳
之迹矣　上因言王著侍書能盡規矩嘉歎久之　上語輔
臣曰京師士庶近來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雖累
加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鍊金爲箔其徒日繁計所費歲不下
十萬兩既壞不可復收以成風俗良可戒也乃詔三司使丁謂
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
須用　舊制節宮錫宴惟宗族近列諸帥內職三月甲子始
詔自今上巳重陽三司副使判官及館閣職事並別置會其後

知雜御史三院御史法官開封府判官推官亦預焉　宋摶
等使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
多蔽以牆垣宮中有武功殿國主居之文化殿國母居之又
有東掖西掖門大率頗慕華儀然其性無檢束毋多集者不
拜不拱手者惟國母頗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國主奉佛其弟
秦王隆慶尚武吳王隆裕慕道見道士則喜又國相韓讓專
權既久其下多疾　上曰敵虜約和已來武臣屢言虜本疲
困懼於兵戰今國家歲贈遺之是資敵也爲拙口儒臣中亦
有此言　上曰武臣無事之際喜談策略及其赴敵罕能成
功好勇無謀蓋其常爾儒臣豈不知利害耶前代多用儒將
然亦難其才也　甲戌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
詣闕請封禪對於崇德殿　上令引進使曹利用宣旨而諭
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

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昭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嶽
以報天地　上復曰此大事不可輕議良等又曰歲時豐稔
羣黎安泰願上答靈貺早行盛禮詔賜緡帛遣之知州邵曄
又率官屬抗表以請亦不允　丁丑　上謂輔臣曰朕常聞
太祖隨周世宗征淮南戰于江亭有龍自水中躍向　太祖
人皆驚異　太祖見而惡之折所持矢不顧其謹如此馬知
節曰　太祖在周朝以忠勇竭節常務於畏任殿前點檢與
同列習射既中的有以金帶鞍勒馬爲贈者　太祖却之曰人
臣宴集以此爲禮能不避嫌乎遂擲矢不揖而去　夏四月
辛卯朔天書又降于大內之功德閣[illegible]
不載也　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
耆壽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詣東上閤門凡五上
表請封禪甲午詔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楊億草詔有不

求神仙不爲奢侈等語　上曰朕不欲斥言前代帝王遂改
云朕之是行昭答玄貺匪求仙以邀福期報本而絜誠珪幣
牲牷並資豐備服御供帳悉從減省遂遣官告天地宗廟嶽
瀆諸祠甲午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爲
封禪經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　上以經費問權三司使
丁謂謂曰大計固有餘矣議乃決即詔謂計度泰山路糧草
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相度行營道路翰林學士晁
迥李宗諤楊億龍圖閣直學士杜鎬待制陳彭年與太常禮院
詳定儀注丁巳請依郊禮故事命五使　上曰封中大禮
五使之職當於中書樞密院以班次須之馮拯曰臣等叨居
重位又忝使名當兼爲允望仍舊貫　上曰大臣爲之益重
祀事也丙申命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馮拯爲儀
仗使陳堯叟爲鹵簿使趙安仁爲橋道頓遞使其禮儀橋道

頓遞使事令拯汭更分掌之欽若安仁並判兗州仍更迭往乾封縣并於泰山樵採者山下工役無得調發丁夫止用兗鄆州兵行宮除前後殿餘悉張幄幕金帛芻粮委三司規度收市或轉輸他州他所須物悉自京輦致無得輒有科率發陝西上供木由黃河浮筏鄆州給直頓之費 戊戌命皇城使劉承珪龍圖閣待制戚綸崇儀副使謝德權計度封禪發運事綸上疏言臣遐覽載籍驗天人相與之際未有若今炳煥者也請詔侍從大臣摹寫祥符勒於珪玉藏之太廟別以副本秘於中禁傳示萬葉世世子孫恭戴天命無敢怠荒然切謂流俗之人古今一揆恐託國家之嘉瑞寖生幻惑之狂謀或詐憑神靈或偽形土木妄陳符命廣述休祥以人鬼之妖詞亂天書之真旨少君欒大之事往往有之伏望端守玄符欽神正道參內景修行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丞人寶大和而延聖筭仰答天貺俯惠群黎上嘉納焉詔東都緣路禁采捕修建行宮無得侵占民田屋駕步騎輒蹂踐苗稼者御史糾之 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初於殿廊設幔列坐席標其姓名又揭牓表其次序令視訖就坐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八人為考官直史館張復等八人為覆考官侍御史周師望等二人糊名給事中張秉知制誥周起詳定等第 上遍至幄次諭宗諤等務極精詳勿遺賢俊 翌日又命宗諤等出諸科義題復令同判太常禮院兼判國子監孫奭詳審以進刻板模本遣中使就坐給之宗諤等上所定進士文書詔宰相覆考訖乃臨軒賜進士姚曄等一百六人及第三人同出身十五人同三禮出身八十二人學究出身九經以下及第出身試銜助教者六百五十二人先是謝恩始令釋褐是日特賜綠袍靴笏以

韡等三人為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第四第五人為兩使推官第六人已下凡五十人并九經關頭為試銜知縣餘為判司簿尉韡鄭州人也 丙午詔於皇城西北天波門外作昭應宮以奉天書 司封郎中知審刑院劉國忠言去年至今天下奏案定斷外止有十一道在寺 晉城縣令王琰其[illegible]時主簿苗文思皆坐枉法受財抵死 癸丑詔刑部以其事告諭天下 中書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草澤劉若中周啓明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呂夷簡草澤許中皆中等詔以由等雖敏贍可貸為理道未精不復召對若沖啓明中並許應舉仍免取解夷簡優與親民差使夷簡蒙亨子啓明虔州人也時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illegible]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於是悉罷吏部科目 丙辰詔 太祖太宗朝諸路所獻祥禽異獸皆於苑囿可上其數從封禪禮畢縱之 有司言巡狩有燔柴告至之禮 皇帝親行事又封祀至泰山下柴告昊天上帝于圜壇如巡狩告至之禮有司攝事即不載攝事之儀車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秩太宗以酒餚幣帛於山下壇告至奏可 又言車駕所過山川及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所經十里內神祠橋道並合致祭今參詳其數頗多處有司供祀不逮請除名山大川先代帝王功德赫奕者遣官外餘委本州祭告從之 遣使賜諸岳州米三斛茶三十束備犒給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識之授皓州助教賜束帛 戊午詔東巡取鄆州臨邑路赴泰山禮畢幸兗州取中都路還京先是自京抵兗州有路二由曹單者為南路 太宗乾嘗置頓于此由濮鄆者為北路時命王欽若曹利用由南路趙安仁李神福由北路同赴泰山計工用之繁簡具言兩路

雖近而用功多北路郵傳有素而功省故從北路　先是監察御史張士遜為貢院監門官時貢舉初用糊名之法士遜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　上是之記名於御屏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是月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卻　上乃自除士遜為之士遜詣宰相王旦於政事堂白言止歷縣道未親郡事今驟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曰此轉運識大體士遜後徙廣西河北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云　五月王欽若言泰山下醴泉出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罷內帑所助錢八萬緡於是又請輦本路金帛芻粟四十九萬赴京東以助祀事　上曰士衡臨事有心力可獎也遂賜褒詔丁謂因請留士衡於澶州管勾東封事詔從之　有司詳定儀注請於泰

山上置圜臺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上飾以青四面如方色壇外一壝廣一丈圜以青繩三周燎壇在圜壇東南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郊祀錄圜丘之制上飾以玄四面如方色設三壝燎壇如山上社首壇八角三成八陛三壝如方丘之制又為瘞坎於壬地外壝之內天地玉牒玉冊並刻字填金聯以金塗銀繩緘以玉匱置石䃭中配座玉冊緘以金匱牒廣五寸冊廣一寸二分厚三分金匱之制並長一尺三寸檢長如匱厚二寸闊五寸當纏繩處刻為五道封匱以金泥和金粉乳香為之印以受命寶寶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封匱當寶處刻深二分石䃭之制用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鑿中廣深容玉匱旁施檢處皆刻深七寸闊一尺南北各三東西各二去隅皆七寸纏繩皆刻三道廣一寸五分深三分又為石

檢以撚璽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廣深如纏其寫封處刻二寸取足容寶又皆為小石蓋與封刻相應其檢立璽旁當刻處又為金繩三以纏璽皆五周徑三分封璽石泥石末和方色土為之印以天下同文寶寶鑄以金制同御前寶距石十二分距四隅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尺斜刻其道與璽相應皆再累又為五色土圜封璽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其二寶其分寸並以今尺為準金匱四日奉置太廟本室詔皆從之　丙辰命王旦馮拯趙安仁等分撰玉牒玉冊文　上諭之曰其文當首叙上天降鑒符瑞登委次述為民祈福之意　初有司請依唐故事皇帝告廟出京至泰山社首山並用法駕　上以前詔惟祀事曲盡豐潔餘從簡約於是改用小駕儀仗尋改稱鸞駕　辛未趙安仁奏得太僕寺狀金玉輅合先赴泰山輅高二丈三尺闊一丈三尺所經州

五分寸

縣城門橋道有隘狹處請令修拆　上曰若此則勞人矣可於城外過有墳墓亦避之　三司假內藏庫銀十萬兩從之有司請於封日圜臺立黃麾仗至山下壇設爟火將行禮然炬相屬又出漆牌遣執仗者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　皇帝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即舉燎　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其社首瘞坎亦設爟火三為準從之始定公卿就位亦用傳呼為節　上以接神務在嚴靜恐趣為漆牌禮畢乃聽傳呼又恐傳付漆牌不即達辰刻或差先遣司天以漏壺設山之上下及以日晷禮使校候於壇側擊板相應又自太平頂天門黃峴嶺岱嶽觀各以長竿揭籠燈下照參候使不愆其節云　辛巳封王旦等於龍圖閣出封禪壇圖示之　上曰郊禋日祀昊天上帝位不以正坐蓋合祭皇地祇今封祀日昊天上帝坐宜當子位天書置其東側

太祖　太宗位比郊禋日次西北側向以申　祖宗恭事上
穹之意　壬午詔天書出京至嶽下日用道門威儀百人在
路三十人　有司言天書出京日創新几褥置玉輅中備儀
仗導從二百五十人前後部鼓吹中使二員夾侍仍命官充
使癸未以王旦爲天書儀仗使王欽若趙安仁副之丁謂爲
扶侍使藍繼宗爲扶侍都監入內高品周懷政入內高班內
品皇甫繼明並爲夾侍　甲申　上出御筆所記事示輔臣
曰宮禁之內人數亦多然幽閑可念昨令擇一百二十人厚
資遣之此亦節用之一端也朕方敦尚清靜以治天下符大
中之訓焉　六月壬辰詳定所上封禪儀注　上覽之曰此
儀久廢非典禮具備豈爲盡善即手札疑互凡十九事令五
使參議釐正而行之　初太平興國中得唐明皇社首玉冊
蒼璧至是令瘞於舊所　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兗州境上
告以將有事於泰山　有司言皇帝告廟准典禮出乘玉輅
歸乘金輅緣奉安天書於玉輅皇帝赴太廟往來並乘金輅
從之　先是五月丙子　上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
當賜天書于泰山宜密諭王欽若於是欽若奏六月甲午木
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
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illegible]之迹建道場
明日跪授中使捧詣闕奏至　上亟召王旦等諭其事欲自
出奉迎即命旦爲導衛使　乙亥旦與扶侍使而下具儀仗
奉迎天書入含芳園之西門庚子羣臣詣園迎導升殿安由
上致齋壬寅備鑾駕以出北面拜殿下導衛扶侍自徽上奉
天書置　上前　上再拜授陳堯叟堯叟跪讀其文曰汝崇
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
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召百官示之復奉以升殿酌獻畢
上先還旦等導衛扶侍至朝元殿　上迎拜入內時久雨頃
晴是夕澄霽苑中有雲五色覆天書次黃氣如鳳駐殿上
賜文武百官泰山醴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九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一之二

大中祥符元年秋七月　封禪用玉牒冊凡七文思玉工言用玉追琢難成宰相請代以珉石及階州采進　上曰此碔砆之類耳不足為玉以奉天於禮可乎即遣中使編詢玉工有趙榮者言太平興國中令與衆工治美玉為牒冊歲餘方就寘崇政殿庫亟取而用之　上曰此蓋先帝聖謨已成垂裕沖眇也仍出示輔臣時王旦宿齋中書即遣中使諭焉　八月己丑朔王旦上　太祖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　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詔恭依　有司言比來車駕行幸百司各稱隨駕按儀制令諸處車駕所自詣行在所蔡邕獨斷云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自今凡有巡幸望云行在某司從之

五之六十

詳定儀注官呂祐之而下習太山圜臺封祀儀於都亭驛　乙巳令天下禁屠宰一月自十月始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上景德朝陵地理記六十卷詔褒之　己酉王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　九月己未詔告太廟日芝草嘉禾瑞木列于天書輦前及陳於六室仍各標所貢之處　庚申命兵部侍郎向敏中權東京留守　皇城使劉承珪請於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有鶴十四來翔天書扶侍使丁謂奏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翌日　上顧謂曰昨所覩鶴但於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文則文矣恐不為實卿當易此奏也謂再拜曰陛下以至誠奉天以不欺臨物正此數字所繫尤深　皇帝徽猷莫大於此望付中書載於時政記　上俛然許之　癸亥奉天書於朝元殿　上齋於殿之後閤初有司撰儀止致齋一日特詔散齋一日甲子扶侍使等奉天

書升玉輅赴太廟南城門升帷殿有頃車駕至詣帷殿酌獻訖復告六室至　太祖　太宗室告以嚴配之意　上涕泗交下左右執事無不感動行禮次白雲如龍鳳仙人正在廟室上有鶴十四來翔　始丁謂請置隨駕便錢頭子司每賜諸軍韭錢但給頭子指定於某處支錢軍士各使其家人往請乃召殿前都指揮使曹璨問諸軍可否丁謂曰隨駕得錢難以將行得以在營得錢濟用聖恩厚矣遂置便錢頭子司車駕往還多賜略無關損　乙酉　上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初禮官再定肆習凡言職在有司無帝王親習之文　上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憚勞乎既畢謂輔臣曰適見典禮頗有未便如天書未下圜臺朕已先降又金匱先天書降壇送神畢始奉玉匱寘碱石禮儀使奏禮畢在望燎之所似未叶宜留匱碱中將作監即領徒封固權為啓難可與禮官再議以

五之十八

〔通四十九之二〕

聞有司言按開元禮則燔燎畢封冊開元故事則封碱後燔燎今若不對神封冊即未稱虔恭或封碱後送神則俟為喧瀆欲望俟終獻畢皇帝升壇封玉匱奉置碱中印訖次飲福送神樂止燔柴燎畢奉金匱降次金匱降禮儀使奏禮畢　皇帝還大次俟封碱訖升壇省視緘祀禮已畢更不舉樂從之又以亞獻終獻皆不作樂問禮官且言按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登歌亞獻升降奏舒和之樂飲福則作壇下設宮懸降神迎送文舞引武舞送皇帝則作亞終獻升降亦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三獻升降並用登歌令山上設登歌山下設宮懸二舞其山上圜臺亞終獻准親祠例無用樂之文　上以對越天地嚴配　祖宗不欲分等威特令亞終獻並同登歌作樂　是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路皆大稔米斗錢七文冬十月戊子

朔 上謂王旦等曰朕以封禪非常祀自今日素膳旦等曰
陛下方將冒寒涉道塗保衛聖體恐未得宜況南郊亦祀
天地不聞預禁葷茹望於致齋或散齋後議進蔬食遂三上
表懇請終不許 庚寅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
爲考制度使右正言知制誥周起攝中丞爲副使所經州縣
採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者舉
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論薦鰥寡
惸獨不能自存者量加振䘏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
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鄉里所稱者並
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爲錄奏 司天言五星順
行同色 辛卯有司宿設天書仗衛於乾元門晝漏未上三
刻自宮中奉天書出乾元門升玉輅黃麾仗前後部鼓吹道
門威儀扶侍使等導從而行從臣望拜於殿下有頃 上服

通天冠絳袍御大輦發京師次含芳園之行宮 辛丑次鄭
州 壬寅駐驛知制誥朱巽言奉玉冊玉牒至翔鑾驛有神
光起昊天玉冊上亟遣翰林學士李宗諤馳往致謝 丙午
次翔鑾驛命行宮都部署馬知節於山門駐泊都大管勾山
下公事殿前副都指揮使劉謙都大提舉山下軍馬馬軍都
虞候張旻步軍都虞候鄭城屯從升山提舉宿衛兵 行在
三司使丁謂言自京至泰山金帛糧草咸有羨餘又民間以
官司無所配率芻藁每圍不及三五錢粟麥每㪷不及十錢
丁未法駕入乾封縣奉高宮 上即詣昊天玉冊前焚香再
拜以謝神光之貺 占城大食諸蕃國使以方物迎獻道左
大食蕃客李麻勿獻玉圭長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
屈長者傳云謹守此俟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 戊
申 上齋于穆清殿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

五十本 己酉五色雲起嶽頂 上與近臣登後亭望之名
亭曰瑞雲知制誥朱巽奉玉冊牒及圜臺行事官並先升山
上以同馬鞍至天門路險絕人給擔板各二兩首挂綵帛還
親從卒推引而上詔河北京東轉運使及使還京朝官未見
者許門見陪位 庚戌晝漏未上五刻 上服通天冠絳紗
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鞾袍乘步輦以登鹵簿仗衛
列于山下黃麾仗衛士親從卒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凡兩
步一人綵繡相間洪春爲止于中路御帳亞獻寧王元偓終
獻舒王元偁鹵簿使陳堯叟從登有黃雲覆輦上道經險峻
必降輦步進有司議益扶衛者勑之導從者或至疲憊而
上辭氣益莊至御幄召近臣觀玉女泉及唐高宗明皇二碑
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幕遲明未已及 上之至天氣溫和
纖羅不動奉祀官盥訖自儀十圜臺祥光瑞雲交相暉映是

夕山下罷警場 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臺以 太祖 太
宗配命羣官享五方帝諸神于封祀壇儀衛使奉天書于上
帝之左 上服袞冕獻侍從道士衛悉斂去拂蹕止於壝門
龍燭前導亦撤之攝中書侍郎周起讀玉冊玉牒文 上御
福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
綏兆人三獻畢封金匱攝太尉王旦奉玉匱置于石𥓓攝太
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𥓓 上復位壇閱視訖
還御幄司天監奏寶雲遶壇月有黃暈氣宰臣率從官稱賀
山上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 上即日還奉高宮百官奉迎
於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郁 壬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
如封祀之儀上至山下服鞾袍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峻滑
請乘步輦 上曰搂神在邇敢不徒行五使等復固請終不
許而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然燭及行事風頓止天宇澄霽

烟熅凝然封畢訖紫氣蒙壇黃光如帛繞天書匣悉縱四方所獻珍禽奇獸於山下法駕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懽呼動天地詔以奉高宮為會真宮增葺殿屋務從嚴潔九天司命 上卿加號保生天尊青帝加號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仁聖各遣使致告（司命加號以王中正之言故也事見八年二月辛卯） 癸丑有司設仗衛宮縣于朝覲壇下壇在泰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 上服袞冕御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校四方朝賀使貢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 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泰山下七里內禁樵采大宴穆清殿又宴近臣及泰山父老於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始議肆赦 上為宰相曰此赦與常時不同但常赦所不能行者御等並錄出條目共議之務八、

〔通四十九之三〕 五

令實惠及民也 上齋於行宮晁迥進所草赦書故事召對學士天子著帽而學士止繫鞋迥以方行大禮乃束帶請對 上入內服見之 甲寅車駕發奉符縣次太平驛是日始復常膳賜從官勞宴及茶花茸袍 上勞王旦等以久食蔬旦等皆再拜謝知樞密院事馬知節獨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耳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 上顧旦等曰知節言是否又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知節為人質直類此（此無如此事） 詔以十一月朔旦幸曲阜縣謁文宣王 十一月戊午朔上服鞾袍詣文宣王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家屬陪列有司定儀止肅揖 上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子先儒暨叔梁紇顏氏 上制贊刻石廟中復幸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詔加謚曰玄聖文宣王祝文進署仍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

又訪孫觀與祭器登日又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以太牢致祭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疋以四十六世孫同學究出身聖祐為奉禮郎近屬授官及賜出身者六人又追封叔梁紇為齊國公顏氏為魯國太夫人伯魚母并官氏為鄆國太夫人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先聖故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比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淡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為稱 又追封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廟周文公曰文憲王曲阜縣立廟 己未 上御回鑾亭慶禮觀酺凡三日 壬戌發兗州 丁卯次范縣賜曲阜縣文宣王廟九經三史令兗州選儒生講說又賜太宗御製御書又以經史賜兗州 丙子發陳橋次含芳園時近輔及京東河朔之民自泰山迎候車駕奔走以望天

〔通四十九之六〕 六

顏者道路不絕 詔增大書仗衛六百人其後遂以一千六百人為定 刺詔六宅使衛使副扶侍使都監內侍等自今著令月過大禮即與九使並命從丁謂之請也 丁丑車駕至自泰山扶侍使丁謂奉天書歸大內 上御乾元樓召近臣觀衛士車馬還營賜百官休假三日中書樞密院一日 上之東巡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祥應紛委咸以為誠感昭格天意助順之致也 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為天慶節休假五日京師於上清宮建道場七日宰相先宿罷日文武官內職皆集賜會錫慶院是日京師張燈五日內無得用刑仍禁屠宰諸州建道場三日羣官亦賜會丁謂請以天書降後祥瑞編次撰贊繪畫于昭應宮詔謂與龍圖閣待制戚綸陳彭年同編次其首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兩制尚書丞郎給諫待制館閣官分撰 癸未 上

謂王旦等曰近覽邊奏皆言今歲物價甚賤每斗三錢易兩圍麥粟斛百餘錢此民間儲蓄之時歲有豐約固可常理古之善教不吾備預也況北戎頗保歡好頗見其情但固守封疆足以安吾生聚或言勇多詐緩急當為寇此非遠識也旦曰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校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昨陛下登封告成天地助順蓋人事和而天象應也　甲申命宰相王旦攝太尉奉上
太祖　太宗謚冊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馮拯攝中書令讀冊又禮畢親享太室　先是詔有司參詳百官拜表進名儀式且言慶成裔欲歸美　祖宗雖繫有封舊為吉禮比之祈上尊號理有不同按唐朝修八陵及憲宗獻二祖祔畢並詣稱賀欲望其日許百官詣閤門拜表賀從之　乙酉大宴含光殿勞旅也　丙戌詔自今祭告天地社稷宗廟岳瀆其官吏亦致祭者于令　十二月辛卯御朝元殿受冊尊號　命丁謂李宗諤戚綸陳彭年等編修封禪記從彭年之請也　丁酉內出泰山封祀　上尊酒及三丈白龍王母池水新醴泉賜輔臣　詔東京留守司及在京掌事內臣不該賜物者特給之　辛丑工部尚書平章事王旦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楚王元佐為太傅左衛上將軍依前春宸寧王元偓為護國鎮國節度使舒王元偁為平江鎮江節度使並兼侍中　廣平郡王元儼為昭武安德節度使進封榮王是日　上謂王旦等曰　先帝每命宰臣親王除制則不御崇德殿視朝聽有故事其旨以命宰相親賢示帝王不專耶王欽若曰　癸卯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馮拯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著樞密院事馬知節並進官一等太子太師萊國公呂蒙正進封徐國公群臣並以次霑恩　甲辰以宣政使恩州團練使李神福為宣慶使領昭州防禦使先是諸司使極于宣政　上特建使額以獎神福焉　詔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不限品秩及諸班諸軍都虞候並與一子恩　詔江淮發運轉運司部內各留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先是江淮米悉運送京師至是司天監言揚楚之分當水旱為沴防患故也　庚戌置京新城外八廂　上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　辛亥命戶部尚書寇準知天雄軍兼駐泊都部署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甲寅以南衙為錫慶院先是賜宴則集于尚書省或都亭驛誕節齋會則就相國寺　上以佛舍中烹飪僾褻有虧恭潔乃令內臣度館于頒政坊之南衙即　太宗尹京時府邸秦王許王

四五十

繼居焉廢後虛其正位故以為院　詔進奏院不得非時供報朝廷事宜令進奏官五人為保犯者科違制之罪仍許告賞
是歲天下戶七百九十萬八千五百五十五口一千七百八十萬三千四百一　契丹主追尊阿保機廟曰　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述明曰穆宗賢曰景宗又贈東丹人皇倍為讓國皇帝自在太子阮為恭順皇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九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二之一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丁巳朔召輔臣至內殿朝拜天書自是歲以為常因觀殿庭假花樹　上曰此花舊多剪繒綵為之今止用草自今郊禋青城圖苑亦令準例　乙丑置內殿承制在崇班上秩視殿中丞　改浚儀縣為祥符縣　己巳封皇姊故陳國長公主為大長公主皇妹魯國長公主為韓國長公主許昌長公主為陳國長公主先是　上謂宰相曰　先帝時公主初降月俸百五十千其後節增至三百千至道中先帝嘗許諸主增俸　明德皇太后為朕道　先帝語始增及二百千此不可復增矣今初出降者亦求此數皆未許諸主初給俸時俱未得此也東封行慶朕欲但加美號爾準制天子之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後漢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亦加號長公主唐制有以國名郡名或美名者而皇姊無長太之稱今有是命緣後漢尊崇故事也　詔諸路轉運使知州軍緣東封遣親屬牙校奉貢至泰山者並與遷轉未有官者令學士院試藝授試秩出身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　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學者自今有屬詞浮靡不遵典式者當加嚴譴其雕印文集令轉運司擇部內官看詳以可者錄奏　上自東封還群臣獻歌頌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　上嘉其言即召試中書庚午賜同進士出身孫籍　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　上深納之　去冬有詔京師賜酺五日以二月五日為始於是旱右僕射張齊賢言變樂陽事也肅經上元又將酺飲恐非所以答天意請俟雨足乃如詔　可從之　己卯詔龍圖閣待制班視知制誥在其下於是龍圖閣待制戶部郎中直昭文館戚綸工部郎中直史館陳彭年並兼集賢殿修撰　上既升待制之秩以館職弗稱又不欲罷綸等兼俸故有此授　初蘇州僧道元纂佛祖說近世名僧禪語為傳燈錄三十卷以獻詔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李維太常丞王曙刊定昭宣使劉承珪領護其事庚辰億等上其書命刻板宣布　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舒雅前知許州秩滿請監州之靈仙觀許之雅常慕王欽若至是欽若言其泊於榮利　癸未命雅直昭文館[illegible]　以殿中丞孔勗知曲阜縣兼掌校先聖廟賜緋魚錢日賜帛月給如通判例東封謁廟勗兄冕先掌廟事素不謹勗時[illegible]

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治行召而命勗在廣州以清節聞及被召省內宰持寶貨獻上勗遣之勗請就先聖廟創立學舍及於齋廳講說皆許之勗冕皆宜子也　乙酉命戶部尚書溫仲舒右丞向敏中與吏部流內銓注擬選人先是　上謂輔臣曰吏部銓引對群吏或經旬不入何也陳堯叟曰選人甚多稽閡稽滯因言舊有錄銓之制　上曰今員多闕少[illegible]時命選擇官[illegible]堯叟又請取前省員復監[illegible]曹官凡百州乃得六百員王旦曰今亦選州[illegible]纔增二三百人亦無益也乃命仲舒等同領選事以旨之是月以夫人劉氏為修儀才人楊氏為婕妤[illegible]　改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子孫弟姪[illegible]其請　二月己丑改入內內侍省內侍供奉官為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品為內侍殿頭高品為內侍高品高班內品

為內侍高班黃門為內侍黃門凡六等並冠本省之號其仍
補者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為黃門其內侍省供奉官殿頭
高品高班黃門惟此　先是詔吏部銓取常調選人通經者
為南宮北宅侍教銓司以新東關縣令李頌前武進縣尉時
大雅名聞令中書召問經義皆通於是擢授大理衛尉寺丞
充職李頌時人雅推讀其書志元正時俘矣酉蓋口此始用京亦令陝西發廩振糴早故
也　先是有汀川人王捷者咸平初賈販至南康軍於逆旅
遇道人自言姓趙氏是冬再見於茅山命捷市鉛汞鍊之少
頃成金捷即隨至和州諸山得其術又授以小鐶神劍密緘
之戒勿非遇人主切勿輕言捷詣闕求見不得乃詐以罪名
自達至信州陽狂大呼遂坐配隸嶺南未幾逃至京師官司
捕繫閤門祇候謝德權言為嶺南巡檢知捷有異術為奏請
得釋乃解軍籍劉承珪聞其事為改名中正得對龍圖閣且

六十　五十之一　三

陳靈寶符授許州參軍留止皇城廨舍時出遊鄽市常有道
人偶語云即受中正法者司命真君也承珪遂築新堂乃以
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堂之紗幬中戴冠佩劍服皆青色
自是屢降中正常達其言既得天書遂東封加號司命天尊
是為聖祖凡瑞異中正必先以告辛卯授中正左武衛將軍
致仕給全俸賜第通濟坊恩遇甚厚詞命勅號當考　辛丑分遣使
臣出常平倉粟麥於京城四面開八場減價糶之以平物價
乙巳幸大相國寺上清宮景德開寶寺祈雨戊申又遣官祀
太一又祀玄冥五星於北郊己酉雨　樞密院言昨奉詔賜
酺以愆亢權罷今時雨霑洽欲奉行前詔從之以三月十六
日為始　庚午布衣林虎伐登聞鼓上言國家遣官祈雨車
駕徧詣宮寺雖雨而未足願去邪佞尸素之臣明賞罰黜
陟之令則天必雨　上曰所言邪佞尸素當明斥其名賞罰

黜陟悉陳非常朕皆容納按其姓林名虎尚怪若也命中
書召問虎無以對罷之　以盧多遜子復州司士參軍察什
吏部銓注官以察景德二年舉進士禮部奏名在高等或言
多遜子　以盧多遜子特命為川掾及是乃授親民官明年察
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此據本傳見　應
天府民曹誠以貲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
千餘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　上嘉之詔賜額曰
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
又署誠府助教舜賓同文孫綸子也　癸丑太常博士知溫
州李邈言准詔禁金銀箔線裝飾服用之物伏見兩浙僧求丐
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塑塔像有高袤丈者毀碎珍寶資以
成俗望嚴行禁絕違者重論其罪從之　封太常博士陳從
易祖母詹氏為河間縣太君從易以東封恩例當封母妻請

六　五一之一　四

回封以及祖母故也非事始則削去當考據會　雄州言
歸信縣民柴如旻家二猶合為一如旻兄弟先已析居因復
同處　是月併香藥榷易院入榷貨務　三月于闐國主黑
韓王遣回鶻羅厮溫等以方物來貢厮溫跪奏曰臣萬里
來朝獲見天日願聖人萬歲與遠蕃作主　上詢以在道幾
時去幾里對曰涉路一年晝行夜息不知里數昔時道路常
苦剽劫自今瓜沙抵于闐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使安撫
遠俗　上曰命使益以勞費爾國今降詔書汝即齎往亦與
命使無異也　辛未　上御乾元樓觀酺自是凡五日　詔
曲阜縣玄聖文宣王廟木圭易以玉兗州伏羲廟圭易以玉
石　乙酉鑄龍圖閣印文曰龍圖閣御書記　夏四月　丁
亥賜金明池習水軍士緡錢先是每歲為競舡之戲縱民游
觀者一月車駕必臨視之時以酺宴方畢罷親幸故有是賜

仍許糾舉御史臺皇城司不得察舉　詔群臣保舉京
朝官不得以初任及無勞績者充數　武勝節度使駙
馬都尉吳元扆純謹謙退在藩鎮有愛民之心待賓佐以禮
處事畏敬所至能檢下未嘗踰矩奉身簡素雖聲色狗馬之
好所得祿賜皆分給親族之孤貧者於是受詔知徐州請對
言臣族屬至多其堪任祿仕者皆已奏薦不任者悉均奉賜
之公上亦私乳媼在得入參宮禁慮臣去後託以干祈望陛下
不納　上亦以元扆嘉歎帝婿中獨稱其賢　分定天書及大駕
儀仗別飾玉輅以奉天書題榜曰天書玉輅　壬辰江淮
發運使李溥言江淮歲漕米除留州約支及三年外當上供者
凡一千三百餘萬石每歲水運止及五百萬今歲當及七百
萬望少裁其數　上曰足食養人之本苟患太多即儲蓄甚彰
此可取償計會積蓄之然望不必盡其數亦不當有所裁當考溥又言糧綱卒隨行有少物
六
貨經歷州縣悉收稅算望與蠲免從之　給事中判集賢院
种放得告歸終南山是日召見宴餞于龍圖閣　上作詩賜
放命群臣皆賦且製序杜鎬辭以素不為文詔令引名臣歸
山故事鎬因誦北山移文其言意譏放也明日　上出兒適
已下詩序示王旦等因題品之以適詩及楊億王曾序為優
詔令別自繕寫以送放時論榮之　丙申入內供奉官鄭志誠
自茅山使還言至昇州見黃雀群飛蔽日往往從空而墜又
聞空中若火聲　上曰是皆異常而州不以言何也因出占
書示王旦等曰此皆民勞之兆若守臣知人疾苦能防於未
然則可免禍今張詠在彼吾無慮矣先是城中多火詠廉得
不逞之民潛肆燔爇者折其足而斬之由是遂絕　戊戌皇
城使劉承珪上內藏庫都帳凡置庫以來其出納之數纖悉
具在　上嘉其勤詔賜承珪馬二疋器幣二百掌事官典並

遷秩賜緡錢承珪初掌庫後又提總其經制多承珪所創云
乙亥以三司使丁謂為修昭應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為副
修宮使皇城使劉承珪為副使供備庫使藍繼宗為都監鑄
印給之初議作宮命謂經度謂欲殫國財用規摹宏大近臣
多言其不可殿前都虞候張旻亦言土木之修不足以承天
意　上召問謂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
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宮於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群臣
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願以諭之既而王旦又密疏諫
上上諭之如謂所對旦遂不敢復言於是特建使名令謂專
總其事　詔自今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所舉官如進改
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并舉主特加旌獎先是　上謂宰臣
曰舉官犯贓則連坐而舉得其人者賞亦弗及非所以勸也
故有是詔　戊申詔司農寺京師所糴常平倉粟前詔雖已
減價可更斗減五錢自是訖六月凡糶九千餘斛京市物價
以故稍平　壬子詔應以門資授京官年二十五已上求差
使者當令於國子監聽習經書以二年為限仍令審官院與判
監官考試藝以名聞長秋當引對者九人大理評事錢易中
奉禮郎陳宗紀以學業未精令且習讀從次年引對黜絀
尉　權知兖州朱巽言泰山修封畢詔獎之賜兵匠等緡錢
圓臺崩高一丈五尺又增社首壇高一丈六尺並廣五十尺
云　五月乙卯朔詔近封孔子弟子兗公顏回為兗國公費侯
閔損等凡八人為郡公成伯曾參等六十一人為列侯守捐群
臣分撰贊詞議加封十哲爵以公自爵以侯王旦曰顏子舊
封兖公並與公爵則無以異望封顏子國公爵為郡公
從之旦當撰顏子贊辭曰伏覩　太祖常御製贊今兗封爵
況陛下親幸闕里節先師門人俱宗贊號如顏子贊頌陛下自

爲之 上曰朕特命御製圖讚也 韶州獻頻婆果後以活
遠罷之此據本紀實錄作千歲何物也 丁巳內出樂及方賜王旦皆
上所織願以旦多疾體羸故也 詔修昭應宮自今八作司
不須兼領 復置東嶽務時停廢劾 初登泰山王欽若
言唐高宗玄宗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
聖製 上曰朕之功德固無所施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感
佑敷祖宗盛美爾戊午 上出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
銘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周文懿王等贊五女家記示輔臣
壬戌詔兗州長吏以天書降太山日詣天貺殿建道場設醮
以其日爲天貺節令諸州皆就醮從知并州劉綜之請也 其
後又禁屠宰刑罰賜會如天慶節之制
騎豹辨舥乙丑上封者言雜買務與內東門司出納同緣無
滅 上曰此二司舊皆制置給錢五百萬於本司以備支

〔通五十七〕 二

逭不發積滯償直也 先帝時給錢百萬命宋思恭掄校凡
宮中市物令即時面給其直用訖復增常滿其數仍聞思恭
亦不能盡副先旨近日宮中凡所須索並付左藏庫鈎勘須
變轉且免擾民爾
一人
丙寅召宰相至龍圖閣觀道像又觀崇和殿瑞物凡四
百餘種王旦曰祖宗以來瑞命叢集四方無不傳聞今復親
覩實爲符異上曰國家符命彰灼蓋 祖宗積德所致至於
寰宇混同干戈不用成封禪之禮有由然也朕每念前代雖
有德之君能行封禪者蓋寡朕乃克行此蓋由維城中嘗有
經度制置已備朕何力之有旦曰非陛下勵精善繼何以致太平則
不能奉成先志今又歸美 祖宗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
是日以昭應宮與工宴丁謂以下仍賜役卒緡錢 丁卯昊
廣平公德彝等及侍教特大雅於北宅以講書終篇也仍賜

大雅綵五十四皇姪等皆詣便坐占謝 上面戒其勵學
庚午 上謂輔臣曰今四方無事累歲豐登若所在得人則
何患俗不康阜哉朕孜孜求賢猶慮在下位者思有以庇民
報國而朕不能盡知且峻用之既久不爲朝廷所知因亦循
志御等有聞當即啓白苟得其人則國之利也 乙亥林特
劉承珪李溥上編成茶法條貫二十三冊 祠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楊侃請今諸州屬縣無遺胥吏下鄉追事從之侃錢
塘人虞集之後也 六月文思使萬州刺史閻日新起胥吏
好玄爲以進取嘗上言群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童齔已
受俸望自今年二十以上乃給俸又京城百官早朝而學士
丞郎舍人以上道從呵止太盛難於迴避望令裁損又屢請
對言時務自陳筋力尚壯願正授郡秩効用邊城乃命爲坊
州刺史知渭州兼涇原路鈐轄 東封歲獻文者甚衆命近

〔通三一 七二〕 八

臣考第得草澤薦中進士祖高洪矩令兩制試所業差第以
聞壬辰賜甲進士及第矩同出身而賜袍笏高以父吉坐贓
伏法補三班奉職 知制誥王曾上疏曰臣伏覩朝廷設諫
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己忠況當不諱之
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覩國
家誕受殊祥薦膺純錫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
寅畏寶符昭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爲至
矣而清衷渙發成命亟行就嚴城之北隅啓列真之祕宇式
昭丕應特建嘉名自經始已來庀徒斯廣攀伐山之石相屬
於道途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極
彌年費將鉅萬據祈年之舊制踰既日之前聞較貴近以董
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
宗飾臺觀之規不爲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

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爲今之興作有未便之事五焉雖欲偃已行未可悉罷尚或爲一采蒭蕘之說者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爲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楩楠稿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亦須擾平民況役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通者方興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谷祭之下工徒于吏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亂田無之所聚雖極豐盈猶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貴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難兵士多是下逞小民其或聚爲鄰郵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興

動必遵於時令財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工無伐大樹今營基下築衡日繼蒸假役尤隆坤乖違前訓致後旱暵爲災雷霆迅風拔木飄瓦濕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似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間將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識所修宮閣盡本靈籙而乃過興剖撅之功廣務雕鎪之巧雖邇殫於物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陛下思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還思回慮總徐念衆論將作之官息勤勞之衆輟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救撫淵衷心人祗快望必若光照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事要成績則臣敢効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瓌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肅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爲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

美燦昔 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謂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爲法制以示不敢踰則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逾 先帝之制作乎昔觀西京造 太宗影殿東岳置會眞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百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未足爲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爲海內承平邊隅清晏久康倖阜時和年豐遂議榮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瘡痍有妨且字虞民俗苟安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地比歲荐饑矣望雖令有司安集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叙撤是惟丞經營於神館慮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爲明鑒若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古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爲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

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處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逆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爲此也惟臣出自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爲侍從身服絳紫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效措驅恩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爲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狂瞽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監古先試垂採擇無輕創一靈宮爲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爲興役動衆尤繫事機不可不察也昔使鄉校之中豪爲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然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至曾踰在言行錄不得月日附見此富弼曾踰有云功西蜀年然今合爲東年正月庚戌辟寀今年五月庚戌遣官新而來年五月辛丑京師大雨然則附今年五月爲允

上自景德四年以來不復出撫

壬寅詔五坊鷹鶻量留十數以備諸王從時展禮餘悉縱之

先是工部侍郎張秉知制誥周起以殿試服勤詞學經明行修合格人名聞詔工部侍郎馮起給事中薛映龍圖閣待制戚綸陳彭年鏁宿於秘閣覆考定之庚戌 上御崇政殿試仍別錄本考較取王籍中字爲號始令第進士程試爲五等曰上次曰中上曰中次曰下上曰次取考官覆考官所定試卷參較等第有不同者命再考之考竟又付右僕射張齊賢等詳審仍以高第十卷付宰相重定賜進士梁固等二十六人及第同出身者三人同三禮出身者二人九經五經三禮學究明法及第者四十八人同出身者六人第五人以上除官同元年餘爲試銜知縣判司簿尉固顥之子也初以顥遺奏賜進士出身服除詣登聞鼓辭前命願赴鄉舉許之昭應宮初相地北盡內殿直班院丁謂等請增衍之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多黑土疏惡乃於東京城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日役工數萬上以道里稍遠憫其負擔之勞令謂等規畫有言載以橐駞驢車有言自東城北壕舟運由舊濟河入舊城可直抵宮門者謂等議用車載爲便 上曰役舟止役千人較之負擔省十倍之力而土可速致用舟爲便也壬戌詔三司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土仍浚治渠道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二之二

大中祥符二年秋七月甲寅朔詔右僕射張齊賢戶部尚書溫仲舒右丞向敏中御史中丞王嗣宗知雜御史盧琰各舉才堪御史者一人 先是開封府劾進士廖符械繫令曝裂其背訊之無狀上以炎暑之月罪未見情便罹楚罰良可嗟憫丁巳特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命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領之應御史臺開封府行及在京凡有刑禁處徒以上罪即時具收禁移報內未盡理及淹延者取款詞駁奏若曖昧不舉職致有枉濫因事彰露則重罰之 三司請出內藏綾萬匹以助經費從之 閤門祗候盧鑑言前知儀州有軍士亡命入蕃自首者皆從減等至有再亡命者盡罰輕寬辟望自今並從斬決 上曰首而戮之是使人無自新之路也遂詔緣邊諸州軍亡命入蕃自首者並械送赴闕其後法寺定制亡命者斬之妻子兒孫坐情重者論如律咸平初鑑爲鄜延路鈐轄李繼遷聲言石隰偵前有文曰大成爾勿爲中國患繼入奏其事且云賊許爲此以疑朝廷也宜早設備以待未幾靈州陷 上思其言擢知儀州諜者言繼遷將由制勝關大入寇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奏以爲搖民心且示虜弱不可徙已而賊亦不至鑑金陵人也 後以萬安宮爲滋福殿 先是有詔減鄜延路駐泊兵九指揮歸營乙丑鈐轄李繼昌等言邊防備禦望許如舊 上以夷落安靜寡有輕擾諭之勞不許（[illegible]於明年七月乙未復書[illegible]不同其事則一[illegible]重出之）庚午詔開封府界提點縣鎮官察舉諸縣刑獄 上諭宰臣曰京朝官諸司使副將赴外任有上殿者欲皆諭以治行之事期以舉職其不上殿者自今宜爲辭誡勸誨印賜之知樞

宰臣陳堯叟言幕職州縣官亦望試勸從之　帝曰先朝嘗
以儒行篇賜自僚今亦當復賜也會要以八月十日事　辛未
以昭應宮爲玉清昭應宮　初置養病院　上以宮衛有疾
者古有庭獄處之今不欲置于内遂以通遠門内官宅爲
之　戊寅詔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先儒曾史左丘明等十
九人爵爲伯贈蘭亭侯王肅司空當陽侯杜預司徒命近臣
各撰贊　改内衣庫爲尚衣庫　庚辰侍御史趙湘祠部郎
中判三司都催欠司彭惟節等條　上封禪赦前天下逋負
總十二百六十萬七千悉除之　八月初河北諸監言邢趙
洺州甚廣請就邢州置監群牧制置使遣判官拮視閑田得
萬餘頃可牧馬萬疋且言邢州去京稍遠乞就洺州置大名
第三監從之　上嘗議擇官知審刑院謂宰相曰當須詳悉
法令之人王旦曰今法官奏斷案牘則大理寺有法直詳斷
審刑又置詳議官分主其事知院者但能曉達事理詳究物
情不必熟法令者　上然之　秘書丞董溫其上言漢以霍山
爲南嶽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
定　上奏曰按爾雅云江南衡注云衡山南嶽又霍山爲南
嶽注云即大山潛水出此則非特霍山爲南嶽舜五月南
巡周之王制皆以衡山爲南嶽惟漢武帝以衡山遼遠取讖
緯之說而祭潛霍至隋復以衡山爲南嶽況奉祀已久國家
疆宇復廣難以改制其霍山如有祈請及特致祭即委州縣
奉行從之　上之後宮杜氏入道在洞真宮故與諸公主同
例杜氏　昭憲皇后姪女也　上禁銷金服其還自東封杜
氏乃服以迎車駕　上見之怒遂令出家爲道士由是天下
無敢犯禁者杜氏入道事國史不載今因江休復雜志增入江云大常宮觀也　知雜御史
趙湘言君臣之際禮義攸行朝廷之儀進止有度故辨

色而入或假寐以待時旨夙興之不勤何匪懈之能謂況
乎稱疾尤爲慢朝若無察視之規孰執辯官之咎伏見常參
文武官每日趨朝並早赴待漏院候開内門齊入今以夜漏
上始放朝故多後時乃入望許令知班驅使官二人常在正
衙門視之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風雨寒暑稍甚即多稱疾
請假望委御史臺酌量關奏遣官診視如顯有詐妄即具彈
劾從之　九月壬子朔入内供奉官王承勳言准詔於洺州
塞陣河水口本州差權推官祖百世監督兵夫頗見勤盡望
即授正任　上曰州縣官除幕職皆自特恩内臣豈當論請
即令吏部銓擬官代之　凡内侍有過者責爲洒掃院子乙
卯賜其名曰散内品　先是命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河
爲渠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繞太廟皆甃
以礱甓植之芳木車馬所度又累石爲梁間作方井官寺民
舍皆得汲用復東引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丁卯德
權奏功畢詔宗正告廟室賜役卒緡錢司天言太陰當食之
既望日　皇帝本命請禳祀之　上曰經避已定何可祈也
不許既而候之不虧宰臣表賀　庚午詔自今郊祀列周伯
星在氐宿壽星之次永爲定式從翰林天文邢中和所請
也　邵州防御使廣平公德彝言女適殿直郭中和家族頗
衆欲爲別置一第　上曰中和有父母若從其請則婦事舅
姑之禮闕矣不許　先是上謂王旦等曰朕在東宮講尚書
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
奏講尚書第五卷此甚可喜也於是召寧王元偓等赴龍圖
閣觀書日　上諭之以宮中常聽書習射最勝他事元偓曰
臣請侍講張穎說尚書問日不廢弓矢因陳典謨之義　上
嘉其留意命講日賜食命入内副都知張繼能主其事尚慮

元偓等輕侍尊經之士又加訓督焉　先是詔諸州有藏
太宗御書者悉詣闕以獻於是令樞密院標題用印復付其
家是秋京西河東陝西江淮荊湖路鎮定益梓利夔等州一百
豐稔京師粟斗錢三十　冬十月癸未雄州奏契丹改築新
城　上謂輔臣曰景德誓書有無創修城池之約今此何也
陳堯叟曰彼先違誓修城亦此之利也　上曰豈若遣利而
敦信乎且以此為始是當有漸宜令邊臣詰其違約止之則
撫御遠俗不失其歡心矣　蘄濠州民齊斧斫父惡逆逃亡
會東封首露州用赦原之知定遠縣王仲微言通判度支員
外郎直史館趙況受春錢三百千不以上聞請重責其罪詔
特斬崇論況枉法除名為民況范陽人右丞上交子也　御
史中丞王嗣宗言許州積水害民田益東民河不謹隄防每
歲決溢即詔閤門祗候錢昭厚經度之昭厚請開小潁河分
導水勢　上曰泄其上源無乃移患於下流乎昭厚不能對
判陳州石保吉復言此河誠當開鑿以備水衝為害之大乃命
白波發運判官史瑩視之瑩請修頓固雙斗門於濺水河口
為東水匯以均節隄溢奏可因詔三班選幹局晉事者巡
護隄岸緩急如黃汴法自是吏謹其職而水災稍息　甲午
詔諸路州府軍監關縣擇官地建道觀並以天慶為額民有
願捨地備材期蓋者亦聽先是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
劍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徧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張士
遜上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願因諸舊觀為之詔
從其請　遣內侍以御製太山銘贊賜編錄封禪記丁謂等
謂因援　太宗賜蘇易簡故事請就三司署集近臣同觀又
付崇文院朝堂示百官　上曰朕何敢上比　先帝謂等固
請乃可之又遍賜近臣　御史中丞權判吏部銓王嗣宗剛
果敢勇不從俊憚節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涉險
好訐深詆參知政事馮拯之短而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
於旦以為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恚知制誥王曾
有從妹適孔冕家而閨門不睦曾從東封因至冕家啜茗中
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曾密疏言方行大禮願罷推究宰
相亦以冕先師之後尚將有褒擢遂隱其事而嗣宗獨謂曾誣
構冕懼反坐乃求援自會赦而嗣宗請對言孔冕為王曾所
訟儻朝旨鞫問加之鍛鍊則冕終有冤枉又俟使昭援赦敘
雖年考未滿以敕許得之非吏部令史陳首亦無由知訟堂
行首李承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尋送銓授令錄　上亟
召王旦等詰其事旦曰孔冕之罪朝議特為容隱不令按問
識非冤枉也德昭據吏部奏驗乃行制命及其首露即已追
奪承錫先為本部節度使市羊不輸筭除名訟堂闕人李沆
以其資質魁梧因選擬官訖復用為副行首攝事四年陳牒
乞班行叙用因復送銓　上曰止此乃致旱耶嗣宗理屈復
以他辭侵旦旦等不之抗乃已是月嗣宗請對言去歲八月
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兗鄆苦雨河溢害稼蓋刑
政有失致成災沴因復言孔冕冤枉播在人口而王曾尚居
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且請露章以聞　上謂王旦等曰
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孔冕不善之迹甚衆
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冤枉感傷和氣殊未近理趙
安仁曰今若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王欽若曰已請審問嗣
宗或再鞫冕不能自隱則何如區處翌日嗣宗復對且謝前
言之失　上優容之其狂妄多如此類　十一月壬子朔知
鄧州張知白言陝西流民相續入境有欲還本貫而無路糧
者自誘勸豪民出粟數千斛計口給之以半月為準凡就路

總二千二百家爲二百餘口其支貸有餘者悉給貧乏詔獎
之　侍御史權判刑部張從吉言淳化三年勅諸州所奏
獄空須是司理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准後勑諸路自
今獄空更不降詔獎諭奏至委刑部以逐處旬奏狀點勘不
謬即具以聞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
舊勑外州妄報獄空飾詐虛名近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囚千
誑數人裁一夕即行斬決伏況前代京師決獄尚五覆奏蓋
欲謹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便決死囚朝廷比務審詳恐有
冤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間州府不體朝廷邀爲己功但務獄
空必無所益欲望依准前詔不行獎諭其諸州府軍監以公
事多少分爲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
十日並須州司理院倚郭縣全無禁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
爲獄空委提點刑獄司據等第日數勘驗詣實書於印歷從
之　甲寅遣使以　太宗御製御書各六十二卷賜輔臣人
一本皆未嘗頒示於外者後數日又出　太宗鏤文紅管筆
賜王旦以下人一雙　丙辰　上作文武七條賜文臣任轉
運使以下至知縣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暨監當州
縣物務官戒勵之　上謂宰相曰群臣奏事朕以職業戒之
因念漢制刺史以六條武臣有諸葛亮七戒朕今參求要道
以警勵群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此賜一一朕
躬行　庚申遣內侍分詣府倉仍緣邊州[illegible]兵錢
銀自西北罷兵已來久無是賜至是特命焉　甲子詔諸路
官吏有蠹政害民謫籍得實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不能
舉察者論其罪先是知晉州齊化基知鄭州何士宗皆坐贓
抵法監司初不以聞故申勑之[illegible]二
上嘗謂宰相曰爲國之要在乎賞罰賞當功罰當其罪不任情於

其間則賞罰必當懲勸必行萬方必理和氣必生自然天災
降祚四方無事以此思之可不戒乎　又言開隴州推官陳
逝不能謹潔轉運使以竟叟訴姪不即舉察昨因邊越被劾
竟叟特爲請令罷任自今儻如此必正其罪不復貸矣[illegible]
[illegible]　庚戌賜近臣宴于王
旦第舊制賜宴常以冬至今就旦生日寵之也　十二月
辛丑三司使丁謂等上泰山封禪朝覲祥瑞圖百五十卷宣
使劉承珪上天書儀仗圖一卷召近臣觀于滋福殿又示百
官于朝堂　癸卯命汾州旌唐白居易舊第　上與輔臣言
及居易嘉其能保名節故有是命契丹國母蕭氏卒年五十
七謚曰宣獻契丹主哭必嘔血遣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號
騎來告涿州先牒雄州雄州以聞甲辰詔廢朝七日令禮官
詳定服制內出賀禮爲蕃國發哀儀下輔臣使參擇而行後
命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允恭爲祭
奠使太常博士判三司催欠憑由司王曙供奉官閤門祗候
王承僅爲吊慰使賻以衣五襲綾羅布帛萬匹乙巳賀正使
耶律突曾姑初入見既還館令客省使曹利用以涿州牒示
之戊申告哀使耶律信寧至閤門使受書進內詔突曾姑等
就館賀等設位奠哭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學士知制誥
已上詣都亭驛吊之己酉　上於內東門制服發哀召信寧
入內親加慰問群臣進名奉慰蕭氏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
多得其死力先是蕃人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
仍沒其親屬爲奴婢蕭氏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入寇親被甲
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始歸政于契丹
主未踰月而卒無幾何耶律隆運亦卒隆運即韓德讓也內
外制服與蕭氏同柩而葬無子以其王隆裕子周王承業爲

後　是歲天下戶八百四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併左藏庫錢金銀絲綿三庫爲一庫淳化三年事未可據　趙德明帥所部出侵回鶻常星晝見德明懼而還此據實錄德明傳附傳舊無所不知何時也當考之飛求敏書

真宗皇帝紀十三之一

大中祥符三年春正月　丁巳邊臣奏韓德讓死　上曰德讓頗有智謀專任國事今旣喪國母德讓又死臣佐中未聞有其比者王欽若曰國主懦弱自今恐不能堅守和好　上曰朝廷始終待以誠信彼之部族亦當順從也　种放歸終南山有使來自秦雍者得放答陳堯叟詩丘草以聞　上嘉之謂宰相言放隱居力學嘗言古今殊時不當背時効古此最近於理乃詔放赴闕放表乞賜告　上許之詔書云儻再召勿後辭也　又作歌以賜并賚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放爲弟汶求官即授秘書省正字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此命獻官二員兼攝伏恐未副崇祀獨學之意望自今備差太常卿以充三獻詔可　丙子詔京朝官換武職諸司使以下換文資者並試時務策三道不習文辭者許直述其事其換武職問以邊事　又詔幕職州縣官須三任六考方得論奏　知天雄軍寇準言振武軍士援送契丹使過境臣已各給裝錢　上謂輔臣曰寇準好收人情以求虛譽卿等今見之矣乃詔諭準不當擅有給賜命備錢償官別錄本又云王旦對上以爲此論甚當今門無此語恐日累然以故爲也今二月契丹主閱駒自其母與韓德讓相繼死其弟隆慶尤桀黠衆心附之言事者請因還使特加賜隆慶　上曰柔遠之道務在大體正當講信修睦使之和協如其不法豈宜更加禮耶　辛卯詔三班使臣有才負材能久沉下位者聽其自陳　癸巳昇州民以知州張詠秩滿願借留即授工部尚書令再任仍賜詔獎焉　右僕射判都省張齊賢言王清昭應

宮續畫符瑞有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又罷要請罷土木之役
不聽辛丑齊賢出判孟州　詔開封府詣郊祭社稷玄聖文
宣王廟禮料並從官給　戊申社宴羣臣於王旦第先是社
日上賜會中書不張樂惟輔臣泊待制已上奉內朝者預焉
至是始宴私第張樂僕射尚書丞郎給諫悉集遂爲定制
閏二月甲寅文官正韓顯符造銅候儀成并上所著經十卷
其制州本唐李淳風及一行之遺法云　己未河北轉運使
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常春時民多匱乏常假
貸於豪右方納稅租又償逋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
給帛錢俾及期輸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詔從之仍令優與其
直其後遂推其法於天下 [illegible]　太
宗及秦王許王之爲開封尹皆在南衙視事至道初　上始
復居府廨　太宗命府東建堂習射於是權知府事周起奏
三五九五
曰陛下嘗所聽事臣不敢居遂空之　乙卯　上幸射堂宴
射又至西空閒　太宗御書圖畫上作詩從臣皆賦賜開封
府將吏器幣戊辰德音降東京畿內死罪以下囚餘吏建事
太宗藩府者並賜物赤縣父老令本府宴犒年九十者授攝
官賜粟帛終身八十者爵一級甲戌增[illegible]室設
帝張樂許士民遊觀三日學士院舊例赦書德音不鎖院及
是宰相召晁迥等問之迥等言[illegible]赦書緣事爲在外並
合預先進入降付中書門下以鎖院外自餘赦書德音請自今
依降赦例鎖院從之　三月國家每歲初夏節降詔恤刑
上慮守臣或因循怠忽丙戌特降詔申警之　丁酉　上謂
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場不聳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
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責躬食珍閔夫吟念農歌自戒箴歲
以示旦等　己亥　上謂宰相曰刑獄之官尤須遴擇朕常

念四方獄訟若官非其人寧無枉濫且單弱之人不能披訴
朝廷無由知之須愼擇有將吏醉酒與驛遞鋪卒相毆夜歸俗
路於路或以告卒言夜寒恐僵死卒或往視之則已死有司
遂執此卒遂以毆殺人論毋訴於州州不能察杖之母歸其
婦曰何忍子之死毋即詣闕伐鼓詔使案鞫及不能原其
情毋坐上言失實杖杖自放歸其婦已鬻貲而去私適他族此
不由官非其人以致孤弱受弊乎天書與屢有祥異　上以
語輔臣王旦等曰陛下至誠奉天天示寶符神物相之固其
宜矣　上作念邊詩賜近臣和　上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
文武中固亦有人盡不經戰陣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
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節曰將帥之才非可坐而
知之顧臨事機變如何爾咸平中將帥才略無聞措置未便
不能擒戮戎寇蓋以未得其人故也今朝廷士馬雄盛城壘
三五九六
堅固器甲犀利昔契丹渝盟邊候有警陛下得人授之成算
可使無唯擒矣　上曰自須契丹入寇備禦之策無日不講
求而將帥不能依禀將帥亦盡知此事堯叟曰咸平中契丹
侵軼深入國家成武防秋六年舉國而來群議咸請大爲之
防陛下親降手札諭于中外雖繼上謀畫奇未盡善乃特出
聖斷控守險要排布行陣又擇銳卒散爲奇兵俟戎首南侵
即命諸路直趨幽燕取其車帳俾邊郡接應皆以方略示之
而將帥非其人故殊動不集　上曰知節久任邊防以爲禦
戎之策何者爲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且雖長然據要以扼
其衆路仍順要害至兩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多設應
兵使其久莫能進衆將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邀而擊之如敢
來犯即命將深入力戰彼必顚覆不暇今諸將善用騎兵以
多爲勝且騎兵之多者布滿川谷而用之有限苟擣進而前

小有不利則莫之能止非所謂節制之師也臣常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爲貴但能設伏觀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逼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以爲旋師之所無不捷矣因自陳年齒未暮五七年間尚可驅策如邊侯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部署及良馬數疋輕甲一聯足矣 上曰誠知卿可爲此任但四方無事乃命製鋼鐵鎖子甲以賜焉 夏四月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石保吉卒于京師時夜寢已上計聞 上亟令入內都知秦翰開玄武門往視喪事廢朝三日贈中書令謚莊武保吉嘗晏饗太廟未即臨喪遣使諭其家禮畢乃臨哭之保吉姿貌瓌碩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家富於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繪性驕倨好殺歷藩鎮多擾細民待屬吏不以禮帥大名葉齊查道皆知名士悉命械頸以督糧運切程能將漕京西保吉

事乃于

託其治私負能不聽至是其子宿亦爲吏屬邑將加苦辱會爲張永德所辟乃止喜弋獵畜鷙禽數百令官健羅鳥雀飼之有規勸者輒加詬怒在陳州繕飾廨舍以逆貴主因字葺城壘踐牖于上以職衢路如前豪狀未常上聞賓佐諫之不聽頗涉誇議 上曰保吉用刑峻急惠不及下此謗議所從起也乃密詔戒之 丁巳龍圖閣待制陳彭年上承詔纂歷代帝王集二十五卷 上作序名宸章集 時京師竹有華司天言主歲不登 上曰數歲豐稔物價甚賤但小民不能愛惜飲食之餘多所棄擲須開封府嚴禁之 戊午詔曰朕以六合之大庶官推擇雖遵簡易而綱條所舉慮有抑揚則或滋奔競絕任保則慮失俊髦爰議酌中垂爲經久用防過聽庶協僉謀自今每年終翰林學士已下常參官並同罪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一人明言治行堪何

任使或自已詣委或衆共推稱至時令閤門御史臺計會催促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如十二月內差出亦須舉官後方得入辭諸司使至內殿崇班曾任河東陝西及川廣鈐轄親民者亦同此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結罪舉奏部內官屬不限人數明言在任勞績如無可舉及顯有踰濫者亦須指述不得顧避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已前到京如有違限委都進奏院具名以聞當依不申考帳例坐罪三司使副即結罪舉奏在京掌事官京朝官使臣仍並令中書樞密院先列舉人名銜次列歷任功過及舉主姓名薦舉度數一本留中書一本常以五月一日進內次年籍內仍計向來功過及歷舉變數使臣即樞密院置籍兩省尚書御史臺官凡出使回並須採訪所至及經歷隣近羣臣治迹善惡以聞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到闕各具前任部

內官治迹能否如鄰近及經由州縣訪聞羣官善惡亦許同奏先於閤門投進後方得入見或朝廷要人任使及有不治州縣難了公事並於上件籍內選遣犯少舉任及課績數多并資歷相當者差委仍於宣勅內盡列舉主姓名或能一任幹集即時與遷轉苟不集事本已雖不去官亦務閑慢僻遠處內外羣臣併舉及三人幹事者仰中書樞密院具名取旨當與酬獎如併舉三人不集事坐罪不至去官亦仰奏裁當行責降或得失相參亦與折當諸路轉運司諸州舊曾有未中倫理及繁難事務須朝廷選官滋治者三司審刑院有累經會問根驗未了錢穀刑獄公事委是州縣不能結絕須自朝命遣官者亦於籍內選差幕職州縣官三任七考已上使臣在班十年已上歷任無私罪實有課績無人奏舉者亦許經所由司自敘即令主判官驗問材業可否選人試刑名

時務各三道使臣願試邊事及刑名時務者亦聽招置者主司
取即送中書樞密院再加考覈取裁如流內銓三班院體量
得選人使臣別無殿累顯有勞績者并材識實堪任使者亦
許先送中書樞密院參詳別與引見每歲各不過十人不得將
勢家子弟充數近臣除郊祀承天節及委寄差使舊有因例
外更不得非次爲親戚陳乞恩澤 先是曹瑋及張崇貴上
涇原環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已未 上出以示王欽若
等曰處置咸得其宜至於儲備亦極詳悉宜令別畫二圖用
樞密印一付本路一留樞密院按圖以計事 辛酉賜泰山
隱士秦辨號貞素先生放還山辨自言百三十歲 上召至
京與語多言五代事亦無他術但能服食致長年爾 癸亥
詔幕職州縣官除廣南福建路令預借俸錢外江浙荊湖遠
地麟府等州河北河東緣邊州軍自今並許預借兩月俸餘
近地一月 是日後宮李氏生子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
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 上曰朕始生子即
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
莊重寡言 上命爲司寢既有娠從 上臨砌臺玉釵墜心
惡之 上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
上喜甚已而果生子後封李氏爲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
李氏所生子爲仁宗 太常博士石待問上時務策十數條大率言北
鄙因變非與中國渝盟即遭其殘冀其擇將練兵爲之備
豫又言先朝多任中人陵轢將帥故罕成功 上曰人臣指
陳時政有關朕躬過失雖不近理亦當優容之待問乃以
祖宗制度所無之事必爲矯誣是不可恕也待問制科策名
必將升用但謹其擇屢胡旋不可何乃自貽躁妄之咎乎即
命翰林學士李宗諤詰之待問辭窮已而責授滁州團練副

使不得簽署州事[illegible]
[illegible] 初封泰山命宰相王旦撰封祀壇頌知
樞密院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甲戌旦加
兵部尚書欽若戶部尚書堯叟工部尚書頌成示賞也 乙
亥出內庫錢五百萬贖故宰相呂端居第賜其子藩先是
上謂王旦等曰端諸子皆幼長子藩病足家事不理舊第已
質於人兄弟不同處者昨令中使視之藩扶杖附奏求賜差
遣朕思之不若出內庫錢贖還舊第令其聚居又慮舍日得
千錢可以贍養然藩頗懦當諭旨凡有支用置籍歲上內侍
省後六年藩爲弟蔚娶妻又表獻居第求加錫予且言負人
息錢甚多旦曰陛下恤孤念往以勸人臣而藩重煩聖念不
可聽 上曰宜別出內庫金帛賜之俾償宿負藩果荀仍與
西京差遣令藩同往自今無得借使他財命有司爲掌償課
給其家後詔樞密院察其妄費旦曰陛下推恩終始極矣唐
元和中罷魏徵孫與第上降一詔何嘗委曲如是耶王旦所云事在八年八月
今并書 是月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李允則言久戍邊乞給假
省親乘傳赴闕詔許之[illegible]允則過天雄時寇準實知府事謂
允則曰聞君在雄宴設特盛能爲準作小會否允則曰方入
奏不敢留還日當奉教及還準與之飲妓樂器用皆極華侈
意將壓之既罷謂允則曰許准作會來日可乎允則唯唯準
顧左右曰妓樂皆如今日其他蓋行可略具也明旦視其幄
帟皆蜀錦繡床榻皆吳越漆作物物稱是準已愕然及百戲
入允則曰恐外尚有雜伎使召之則京師精妓至者百數十
人準視之大驚使人詢之則床榻脫卸纏裹驛載雜妓變服
爲商賈以入準深服其才亟薦于上雄之僚吏尤允則曰寇
公尚氣奈何以此勝之允則曰吾非欲勝之姑示以軍行出

沒之巧爾雄之諜者嘗告虜要官陰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
爐允則使倍價直作之纖巧無毫髮差且先期至州挫乃入
榷場使茶酒李多口者李諒其巧令北商遍覩之如是者三
四知虜要官所市者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
賂之恐有姦變要官無以自明乃被殺其知術大抵類此
雄州五月辛巳內出手札編修君臣事迹官曰張揚爲大司
馬下人誅反輒原不問乃屬之仁愛門此甚不可若且將帥
之體宜收穿不同宣威禁暴以刑止殺今可謀發覺對之際
泣愈非將帥之事春秋息侯伐鄭大敗君子以爲不察有罪
宜其喪師今張揚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也可即商
度改定之　東封歲南陽郡康孝王惟吉有疾不克從發駕
手詔助以調養稍愈驅詣行在車駕還頓鄭州惟吉迎謁
上勞問再三喜形于色明年疾復作不能朝謁車駕臨省

之或親視其灼艾日給御膳爲設佛事設科醮令開封府揭
榜募能醫者及增劇八月之內臨問者五丙戌車駕方自其
第還聞其不起復往哭之慟翌日對宰相語及又泣下惟吉
好學喜屬文雅善草隸飛白性至孝初　太祖命孝章皇后
撫養之后親爲櫛沐及　上仙哀過所生咸平初賜諸王
太宗聖容又特以　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
薦饗哀慕不自勝每誦詩至蓼莪父母劬勞之句涕泗交下
宗室中有賢明之稱焉　丁亥度支判官曹谷言內外羣臣
上封者衆尤煩省決自今望令言錢穀者先檢會三司前後
編勑議刑名者引律令格式刑統詔條論戶稅者須案農田
勑文定制度者並依典禮故事各於章䟽具言前後詔勑如
已有條貫者即明言雖有某年月日詔勑今來未合便宜乞
行更改方許承接從之[illegible]　甲午詔契

知涇州任中正轉運使言吏民列狀願借留之也中正及并
州劉綜皆以善政聞上謂輔臣曰藩方重地切在得人朝行
中亦難其選自今須歷方面始可擢爲大官卿等志之　環
州高繼忠言國家西陲軍壘宜常完葺趙德明雖稱藩然頗
不遵誓約近有所部蕃族釀酒召內屬戶飲之欲誘其背畔
彼飲者皆以其事來告　上謂宰相曰方今四海無虞而言
事者謂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曰止戈爲武惟兵
者不祥之器　祖宗平一宇內每謂興師動衆皆非獲已
先帝時頗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且
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威望既盛即須姑息往往不
能自保凶于國而害于家此不可不察也　上深然之　丁
未封州刺史錢惟濟獻所爲詩　上以其王公之後留意文
學甚嘉之因謂王旦等曰今文章體格與近代不同館閣中

頗勤職業每覽歌頌皆以典雅相尚至於該洽之士如杜鎬
者亦少且言鎬雖老手不釋卷陳彭年亦勤於筆研嘗日書
萬字又曰彭年近令編次龍圖閣太清樓書又述編修君臣
事跡所以備討論仍掌三館檢討修起居注凡有詢訪應答
甚敏亦不可多得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二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三之二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 癸丑屯田員外郎知河中府楊舉正言得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 車駕親祀后土節度使寧王元偓復以爲請 上曰此大事也詔不許其父老僧道欲詣闕者止之 丙辰頒諸州釋奠玄聖文宣王廟儀注并祭器圖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郭贄卒故事無臨喪之制 上以舊學故親往哭之廢朝二日贈左僕射謚文懿錄其三子爲大理寺丞評事 辛未令南康軍長吏祭蛟時內侍趙釿信還言江中有蛟爲行人害舟楫多覆溺者因請飾其廟宇 上曰害及吾民而守臣不以聞何也乃詔轉運使按察之尋又作戒蛟文刻之江側（作戒蛟文[illegible]今并書之）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邢昺被病請告詔太醫診視 上親臨問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綵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行惟昺與郭贄以恩舊特用此禮儒者榮之昺四子皆爲外官即日命內侍傳旨中書召還視疾及卒廢朝二日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雍熙中昺獻禮選二十卷 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昺言家無遺稾願得副本 上許之繕錄未竟而昺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昺家一本俾置冢中昺在東宮及內延侍上講說孝經禮記者二論語十書十三易二詩左氏春秋各一據傳疏敷繹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洪湛之得罪也昺力居多王欽若德之昺絕寵幸亦欽若左右之也其後昺妻每至欽若家欽若迎拜甚恭昺子仲寶貪穢不才舉止率易士大夫無不鄙笑其爲人及欽若在中書用爲三司判官 秋七月戊寅朔玉清昭應宮紫微殿上梁車駕往觀焉

乙未鄜延路都鈐轄李繼昌等言准詔減駐泊兵九指揮臣等慮邊防失備望且仍舊 上曰趙德明方稟朝化必無事端致生侵軼邊臣殊不以飛輓勞民爲意可即依前詔（七月辛[illegible]） 置龍圖閣學士以直學士杜鎬爲之待制陳彭年爲直學士戚綸爲樞密直學士又詔（乙丑實錄[illegible]亦刪去之）龍圖閣學士在樞密直學士上給俸如之 詔南宮北宅大將軍已下各赴書院講經史諸子十歲已上並須入學每日授經書至午後乃罷仍委侍教教授伴讀官誘勸無令廢惰 辛丑文武官將校耆艾道釋二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不允表既三上八月丁未朔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先是上命陳彭年等討尋歷代修廢后土故事出示宰相曰前史爲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朕既升中太山脽上之祭要不可闕而河中父老亦再有斯請然封禪甫畢遽行此禮得不以地遠勞費耶試曰爲民祈福不憚櫛沐聖心始定固以達於神明矣 上曰但冀民獲豐穰於朕固無所憚也 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堯叟權判河中府宗諤權同知府樞密直學士戚綸昭宣使劉承珪計度轉運使綸尋出知杭州以龍圖閣待制王曙代之客省使曹利用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供備庫使藍繼宗修行宮道路 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李士衡鹽鐵副使戶部郎中林特提舉京西陝西轉運使事士衡又獻錢帛三十萬以佐用共詔從之 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赴汾陰給役置急脚遞鋪出廏馬增驛傳遞鋪卒增至八千四百五十人 庚戌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龍圖閣學士杜鎬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王嗣宗爲邠州觀察

使知永興軍府兼兵馬部署　上將西幸以京兆重地思得
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常任言知武事可
授廉車使當此任宜先召問觀其意既而嗣宗願奉詔即作
之又作詩賜焉　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民田如東封
之制　辛亥給并州公用錢歲千貫舊制五佰其時張詠知
州故優之　甲寅召近臣觀書龍圖閣　上閱元和國計簿
三司使丁謂進唐朝江淮歲運米四十萬至長安今乃五
百餘萬府庫充牣倉廩盈衍　上曰民俗康阜誠賴天地宗
廟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謂再拜謝又觀國初
已來所獲瑞物于崇和殿史官晁迥楊億曰此皆聖朝受命
之符不可不載於史冊望內降名件付修國史院　上許之
遂宴于資政殿　上作詩從官皆賦　庚申解州言池鹽不
種自生其味特嘉取其精明尤異者上進詔遣使祭池廟

賜大理評事蘇耆進士及第耆易簡子宰相王旦女婿也耆首
先舉進士及唱第在諸科皆振崇院陳堯叟為上具言之
上顧問旦旦却立不對耆曰曉修學既出堯叟謂旦曰公一
言則耆及第矣旦笑曰　上親臨軒試天下士示至公也旦
為宰相自應親嫌於兒孫之前士子盈庭得無失體堯叟愧
謝曰乃知宰相真自有體至是耆獻所為文召試學士院而
有是命（此八月甲子日當考堯叟本傳事類）旦長女婿殿中丞韓億億亦嘗獻
所為文　上亟欲召試旦力辭之億例當守遠郡　上特召
見改太常博士知洋州旦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
家勿憂也吾若有求于　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
遠適則其為損不細矣億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洋州豪民
李甲者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為它姓而專其貲嫂屢訴
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餘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

為證乃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對既遂辨僞雜正人也
（戩牟滿祀汾陰恩甚異進文知洋州以脩內年以後第冷日附之）　有司定封玉冊玉
匱廣廟庭擇地為壇中置石匱匱方五尺厚二尺中容玉匱
刻金繩道三周一寸深五分縢繩處刻深四寸方三寸五分
容天下同文寶侯祀畢太尉奉玉匱置其中將作監領徒舉
石蓋厚一尺縱繩積泥印寶悉如社首封禪之制　皇帝省
視訖又加蓋其上封固如小壇廣厚五尺從之　自京師往
河中府有二路一由陝州浮梁經白徑嶺一由三亭渡渡河
司天保章正賈周言二路嚴險湍迅不若出潼關過渭洛二
水趣蒲津地頗平坦雖興功不過數十里事下陳堯叟等請
如周所議而渭水當同州新市鎮多灘磧自此稍南而西紆
行十數里狹處可繫舟為橋又洛河上亦為浮梁直抵河中
後以獨桑舊路緣崖西南有峭壁或霖潦多摧圮乃從路自

靈寶縣南入虢州路至函谷關與漢武廟前舊路相合　九
月丙子朔　上幸左承天祥符門觀上梁賜從官襲衣金帶
役夫緡錢有差改含芳園為瑞聖園　戊寅詔西路行宮宜
令儀鸞司止用油幙為屋以備宿衛不須覆以蘆竹　解池
鹽自生凡數十里陳堯叟等所獻凡四千七百斤帝以分賜
近臣及三館祕閣官河東轉運使兵部郎中陳若拙請以所
部緡帛芻粟十萬轉輸河中以助經費許之　陳堯叟言築
壇於脽上如方丘之制朝北古雙柏旁起堆阜即就用其地
焉　丙戌對宰相於龍圖閣觀承迎天書圖　有司請祭前
七日遣官祀河中府境內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王武王漢
文帝周公廟及於脽下祭漢唐六帝從之　丁亥上作宗室
坐右銘并注賜寧王元偓而下從判宗正等趙湘請也　己
丑知華州崔端言父老二千四百餘人欲詣闕請幸西嶽詔

衣之類堯叟至汾陰數奏瑞物之祥　辛外得并白治闕拜表
稱賀　癸巳杖殺入內高品江守恩時守恩監牢七從載石
輸車駐鄭州祖村察因違制市青苗私役牢七六百人奴民
田麥穗及不奉詔擅董丁夫非理苦捶工逃者二百人令後
夫恭丈蓋而驕不護杖之致死　上怒甚詔監察御史王迎
授劾視成推遣之獄成抵法知州太常博士俞獻卿封劾不
下抗言論治坐削一任京西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本州通
判以不察劾坐入金贖罪仍令進奏院移告天下　上曰迎
推劾出於誠盡公方有是嘉者尋授開封府推官賜緋守恩
雖近侍　上不貸以法論者以為朝廷至治行罰不私中外
莫不悚慶　初有司議祠后土之勞難行覲禮欲俟還至河中
朝會肆赦於是陳堯叟等言實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壝如
東封之制詔如堯叟等奏　戊戌開封府功曹參軍張君房
二三之十　通考十二之二　五
上疏言唐土德五運相承國家當承統用金德王且朱梁雖
受唐禪而後唐克復不可謂承正統晉稱金德而江南李昪
時實稱唐漢承晉稱水德止四年而滅周承漢為木止九年
而四方分據　太祖以庚申歲受周禪開寶乙亥歲平江南
及　太宗即位定并汾自是一統是國家乘金德以受命其
驗明矣并獻所著論四卷　上曰言此者多矣且國初符群
議為火德今豈當驟改耶君房開封人也　己亥江淮發運
使李溥言今春運米凡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年支
用江南留百七十萬石外有上供五十五萬石淮南留二百
三十萬石外有上供五十七萬石所留以備賑糶兩浙各米
百五十萬石止供外有九十一萬石備淮南賑糶　甲本內
出手札示輔臣令頒下江淮南安撫使諭以綏撫之道凡十
二條　冬十月河中府民巨沼請陳堯叟言五世祖誠在德

宗時從夢人謂曰中條山蒼陵谷有靈寶真文以金札之明
當往取之天書亦篆出可用參會如其言入谷三四里夜覩
黃光下有塊石啓之得黃金一斤卷書帛以藏於家誠手筆
為識後二百餘年屢經火災飢家獨無苦其帛長二丈闊尺
寸通判曹谷驗之文篆文非常體詞類道經庚戌堯叟附中
使綺敬信入獻以沼為本府助教賜衣服銀帶器帛綵帛谷各
賜服有差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五十卷　上
製序藏秘閣賜謂等器帛　乙亥禮儀使王欽若言準儀注
祀后土地祇禮畢太尉封玉冊於廟庭石匱百官班于庭中
皇帝詣廟禮畢至石匱南北向省視翰林天文邢中和等請
置於前殿西間近北壬地或不欲神側與土則改後殿壬地
竊詳儀注本言封匱徹其蓋以密通神明昭明典禮若或置
之壬地叁於別殿緣於事為便亦在禮非宜且莫獻既周仍
三三之五　五一之二　六
版奠冕偏歷郯廟以由後廷往復遠邁於儀未有所詳盡到
廟閣未至直省欲望止於正殿欄楯之下奉安石匱庶令百
辟共觀靈壇詔付陳堯叟等詳定即請就正殿下安置仍設
欄護淨奏可　十一月戊戌從司天臺韓顯符所造銅渾儀
於龍圖閣召輔臣同觀因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教者授
其法　庚寅召宰相至龍圖閣謁　宣祖　太祖聖容遂內
臣奉安於永昌陵下宮　壬寅召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龍
圖閣學士杜鎬學士陳彭年待制張知白孫奭查道洎編修
君臣事迹官監察御史陳從易大理寺丞秘閣校理劉筠對
於崇政殿命坐　上顧敏中等曰從易輩屢進文字皆有可
觀因命筆硯令即席賦瑞雪歌祀汾陰詩　上命題彭年筆
授既進　上覽之曰筠辭采燦爛並賜緋魚又謂敏中曰今
學者易得書籍敏中曰國初惟張昭家有三史　太祖克定

四方 太宗崇尚儒學繼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國志
晉書皆鏤板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此實千齡之盛也
詔將來出西京經畿縣令羅平頭門改乘小輦其至玉輅大
輦並由城外初有司言至京西其繖扇儀仗皆有乘大輦而
城門卑陣不能容望高隳之 上慮勞人故有是詔李宗則
言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才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
之凝為堅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
以待之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為山林之
兵掩襲殺傷今契丹韜遼陽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
小契丹必不能勝也仍畫圖以獻又言契丹以丙羅為上京
遼陽為東京上東稍南其習俗既葬畢於墳或亡國主欲年
其母墳畢言伐高麗駐遼陽城也 上謂王旦等曰契丹伐
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于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

九十一之二　七

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數歲不一至 上曰
然可諭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諭以累年貢奉
不入不敢達于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不須以聞 初
高麗王誦卒其弟詢權領國事嘗築六城於境上曰興化曰
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契丹以為貳於己遣使
求六城詢不許契丹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
詢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為辭
詢即調兵守六城及是契丹又大舉來伐詢與女真合兵拒
之契丹大敗帳族卒衆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太半乃令幽薊
選常平計度及發知書以補其乏歸取介冑萬副隆慶以疑
間不給據其道歸高麗又於鴨綠江東築城與來遠城相望
跨江為橋潛兵以固六城 戊戌上作詩賜京西轉運使王
隨父母隨因對自陳父年八十餘母七十餘居河南今在巡

內 上嘉其孝養詔故撫美焉又賜粟帛羊酒令隨過省
為舞時人榮之 庚子陝州言寶鼎縣黃河清遣官往祭群
臣稱賀 十二月乙巳朔陳堯叟自汾陰來朝宴于長春殿
故事內殿曲宴三司使不預時丁謂計度糧草還特召預焉
雄州言契丹敗衄之狀 上曰戰危事蓋不得已非可好也
丙子寶鼎縣黃河再清經度制置副使李宗諤以聞 上作
詩賜近臣畢和 庚戌召輔臣於長春殿觀新製天書行殿供
物 壬子大宴含光殿軍校嘗任新城外者並令終宴至夕
遣內侍持綸往諸門放書頒諸關寨入綸遂為定制 舊制皇
帝謁廟入自正門至廷百官皆回班東向 上以為方尊事
祖宗當自聖祖甲寅詔自今謁廟由東偏門入至廷不得令
百官回班 乙卯告太廟奉天書如東封之制 丙辰以資
政殿大學士向敏中權東京留守三司使丁謂為行在三司

五十五之二　八

使曹璨副使林特副 丁巳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新修
諸道圖經千五百六十六卷詔獎之宗諤而下賜器帛有差
初胡旦編兩漢事為春秋言於太宗願給借館吏繕寫 太
宗語侍臣曰呂不韋春秋皆門下名賢所作尚懸千金咸陽
市曰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如聞旦所撰止用其家書寫與
出於胸臆豈得容易流傳耶竢其功畢且令史館參校以聞
旦懼不能上於是旦通判襄州書成凡百卷知州謝泌又為言乃
詔官給筆札錄本以進大聖二年始上之 上以汾陰展禮
有期詔太官進蔬食宰相自三司表請御常膳 上曰
太祖太宗每奉郊禋皆蔬菜茹朕三祀圜丘並遵行之頗外
庭不知爾東封亦自戒途蔬食無勞固請也 己巳作奉天庇
民述以諭王旦等旦以群情懇懇許西京始却肉味 詔天
書儀衛副使王欽若趙安仁扶侍使丁謂龍圖閣直學士陳

彰天下與夫帝禮院詳定奉祀事大書儀制以聞既而欽若等著
為五卷上之　知雜御史趙湘請依周禮置土訓誦訓纂錄
所經山川古跡風俗以資宸覽詔直集賢院錢易直史館陳
越秘閣校理劉筠集賢校理宋綬掌其事每頓進一卷龍圖
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
上嘗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上知奭朴忠每優容之[illegible]
是歲特命向敏中諭奭以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徭

七五十　通五下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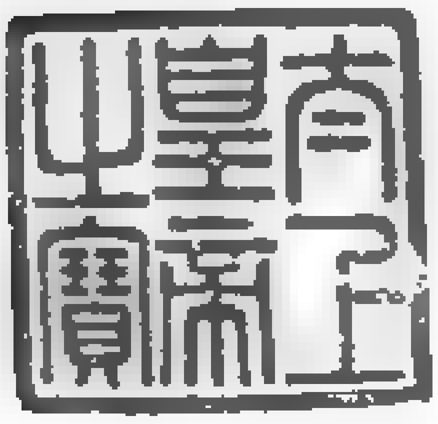
薄斂四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汾陰之役會歲旱京師近郡
穀價翔貴奭遂奏疏曰[illegible]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才畢東封更議西幸則非先王
卜征五年重謹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
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
巡幸郡縣遂有事于泰山矣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行此其不
可二也周禮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
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
元成已來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不
祀汾陰今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
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京師根本未易遠離
其不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間

幸河東因祠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特然欲祠汾陰其不
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
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
之大計慕簫鼓之盛遊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
育養萬物人君之象失時則為異今雷發在冬為異尤甚天
戒丁寧陛下未悟此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
存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
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行此禮不過如漢
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名也陛下天縱欽明神
資濬哲固當追蹤二帝三王之事豈止效此虛名乎此其不
可九也唐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兵纏魏

太　通五二一之二

闕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
竊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猶懼言不逮意願少賜清
閒以畢其說　上遣內侍皇甫繼明諭以若後有陳其具條
上之於是奭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
淮之衆困于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
奪攘之盜必行北虜治兵不遠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昔
黃巢出自凶飢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略唐高祖由
是開基晉少主智昧邊防耶律光因之猾夏今陛下俯從姦
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仍歲荐飢之地修違經
久廢之祠又安知飢民之中無黃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內無
陳勝之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肩胛之間無天驕
之覬覦乎陛下方祠后土駐驛河中若虜騎猖狂忽及澶淵
陛下知魏咸信能堅據河橋乎周瑩居中山能推鋒卻敵乎

又或兵兇使御崗聚京野劫掠州縣浸以滋熾行在遠聞得
不驚駭陛下雖欲申討群臣欲倂勸出奇以臣料之恐無
及也又竊見今之議臣以先帝嘗畏天災詔停封禪故勸陛
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也　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
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
先帝之志而乃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縻爵姑息于保
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撰造祥瑞假託
鬼神才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聖駕虐害生民然後遽往
謂已大成勲績是陛下以　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
資臣所以長歎痛哭也夫天神地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安在其逾遠祭祀淫昏乎春秋傳曰國之將
興聽于民將亡聽於神〔一〕詞非從臣妄議也時群臣數奏祥瑞
鄭文上當云五載巡狩考禮書禮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須
〔二三〕
萊氣芝芳紫葩能封狀嘉禾異實然後爲今乃野雞山鹿並
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
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
竊笑有識盡然上玷皇明不爲細也疏入不報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二

真宗皇帝紀十四

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　陝西提點刑獄司言邠寧環慶副都部署陳興縱所部兵劫盜又釋不誅　辛巳徙知永興軍府王嗣宗代之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風俗尤信仰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為之諱及嗣宗至燻而逐之盡塞其穴淫祀遂息　癸未代州言米斗十餘錢　乙酉親習祀后土儀於崇德殿初有司詳定止習壇上儀　上崇重大祀乃并朝廷及封石匱儀徧習焉　上以靈文贍禮盡志欽奉日欲垂訓子孫俾奉事無怠乃爲誓文乙未命刻石置玉清昭應宮寶符閣下　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日上有黃氣如疋素五色雲如蓋紫氣翊仗　壬寅車駕至西京　甲辰發西京至慈澗頓大官始進素膳　二月癸丑次河中府　丁巳發永安鎮有黃雲隨天書輦法駕入寶鼎縣奉祇宮　戊午致齋於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目皆至雖列祖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嚴蕃照耀郊次眺覽久之　庚申群官宿祀所　辛酉具法駕詣脽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導用道儀以黃麾仗初路由廟南　上以未修謁不欲乘輿過其前令鑾輅由廟後至壇從新路至壇次服衮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　太祖　太宗配　悉如封禪之禮先是脽上多風及行禮頓止司天言黃氣繞壇月重輪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鄈丘亭視汾河望梁山顧左右曰此漢武帝泛樓船處也一時之樂垂於千古卽日還奉祇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塞路民有扶老携幼不遠千里而至者或感泣言曰五代已來此地爲戰場今日乃獲親天子巡幸千載一遇之幸也詔以奉祇宮爲太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瀆　壬戌御朝覲壇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免賜如東封例河中府特給復一年半進寶鼎縣爲慶成軍給復二年　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幣　上作汾陰二聖配饗銘河瀆西海[illegible]　癸亥發慶成軍　命官謁謝行祠香道先還東京備鹵簿儀仗　甲子次河中府賜宴從駕諸軍緡錢[illegible]賜舜井名廣孝泉親作贊度河橋觀鐵牛又幸河瀆廟廟旁有西海望祭壇　上顧其壇制非廣令有司討尋典故增葺登陛見民有操舟而漁棄業而耕者　上曰百姓作業其樂乎使吏無侵擾則日用而不知矣　丞幸開元寺崇福宮眞源觀賦詩賜從臣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疾辭授巽大理評事致仕瀆賢子淳澹好古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屢勸其仕瀆皆不答於是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清亮宜優獎之既辭疾不至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撫　賜西京河中府陝鄭二州緡錢爲宴犒耆舊之費也乙丑御路歸宣德樓觀酺　加號西嶽金天王曰順聖金天王遣鴻臚少卿裴莊祭告又詔葺伯夷叔齊祠兩廟賜祝王輔臣百官臨宴於行在尚書省凡二日　上作祀汾陰禮成詩詵宴所賜之　戊辰發河中府　己巳次華陰縣幸雲臺觀謁希夷先生陳摶畫像除其觀田租庚午謁順聖金天王廟群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神　幸巨靈眞君觀蠲所其田租宴從官父老於行宮之宣澤亭紫雲如龍起嶽上　上作西嶽贊仙掌詩召見華山隱士鄭隱

敷水隱士李寧賜號曰貞晦先生隱自言始以經術為業
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修習頗驗遂居華山之王刀嶺二
十餘年冬夏常衣皮裘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每以藥施人
人與金帛多拒之延賜御詩并茶藥束帛隱辭所賜不受
辛未次閿鄉縣召承天觀道士柴通玄賜坐問以無為之要
賜詩茶藥束帛除其觀田租通玄年百餘歲善服氣語無文
飾多以修身謙行為說六　三月甲戌朔次陝州召草澤魏
野辭疾不至野居州之東郊不求聞達趙昌言寇準來守是
州皆賓禮焉為詩精苦有唐人風契丹使者嘗言本國得其
草堂集上秩願求全部詔與之野既辭召命即遣使詣其
所居令長吏常加存撫　乙亥幸順正王廟作鐵牛詩宴從
官父老于靈寶縣民樓又登北樓望大河觀山川形勝賜運
船卒時服作詩題樓間是日雨石普請駐蹕城中勿涉泥濘
上作詩賜普因令邑從至西京　陝州言芮城縣民樊景溫
異居四十八年其家樗樹分生五枝復合為一景溫等感之
復同居　[illegible]還也以貞遠嘗衛士有與執蓋之勞多乘馬
御馬藤帽　己卯車駕入西京　庚辰　上謂輔臣曰洛陽
宮闕壯麗然城北地險艱洛漕滯輦運艱阻誠非久居之所
第因行禮暫巡幸耳昨途中屢有甘澍之應皆久旱止從
官備上無雨服之憂又農務方興耕民瞻望歡動稱萬
上作喜雨詩賜群臣畢和　甲申幸太子太師呂蒙正第
賜賚之賜珍藥御酒衣帶鞍馬金幣[illegible]對曰
臣之子孫大闕猶子夷簡宰相才也[illegible]
[illegible]陳堯叟李宗諤自河中府
來朝言初經度祀事至禮畢凡工木工三百九十萬節止役
軍士積草供應頗遺亦未嘗差擾編民　上稱善　丁

亥[illegible]指德閣請殿出御製朝拜西京記示之　戊子丁謂
言有鵂二百餘州大書殿上又有五百餘飛集大清殿　車
駕將謁陵　甲午發西京次偃師縣輿輦繖蓋鳴梢警場奏
嚴金吾唱探悉罷之　乙未　上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
行宮　丙申謁　安陵　永昌永熙元德皇太后陵　上奠
獻悲泣感動左右初至永昌陵遇雨有司請設板位遙奠於
門旗閤　上不許親涉泥塗而進未明禮畢復詣　四陵率
辭者從見亦奠酌如初禮又編詣諸陪陵諸王墳致奠今中
使偏祭皇親諸墳及諸使州舍秦王墳　夏四月甲辰朔車
駕至自汾陰　戊申詔以時漸炎燠京師賜醴宜至今秋
己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為
試將作監主簿官諸闕請祀汾陰者也　乙丑尚書省三
月而畢自八月朔止客省使忠州刺史曹利用為內客省使領嘉
州防禦使曰此食於樞密院先是以內客省使聽事為三班
院於是令三班院分聽事之[illegible]
上謂宰相曰朕閱唐六典起居郎舍人司諫正言凡十二員
近者此官多闕可因事慶選有才望為中外所知者補之於
是直史館陳堯佐樂黃目孫奭王隨路振管遵度陳知微李
諮陳越等九人悉授兩省官[illegible]　五月
甲戌朔詔自今宰相[illegible]中書樞密[illegible]不帶
平章事者亦於本省廳[illegible]上令太常禮院崇文院檢討詳定
儀注先是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王旦遷右僕射止
於本廳受賀　上寵待輔臣遂命振舉舊儀　洪州言知州

刑部郎中王濟卒濟臨終自草遺表大率以進賢退諛佞罷
土木不急之費爲言餘不及私　乙未詔加上東嶽曰天齊
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帝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
天元聖帝中嶽曰中天崇聖帝命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
直學士陳彭年與禮官詳定儀注又作奉神述備紀崇事之
意　六月己酉詔諸路州府遣親屬奉方物詣汾陰者送學
士院量試本業授試銜齋郎不就試者補三班借職如東封
例　庚申命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待制張知白王曙同詳
定閤門儀制　上以歙州歲供宣勅大府其數甚多頗勞民
力思有以寬之知樞密事王欽若因奏諸房紙羨餘者凡一
十萬八千三百番望令三司罷給一年仍減本州造數從之
兩浙福建荊湖廣南諸州循僞制輸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
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爲僮僕或度爲釋老秋七

月壬申朔詔悉除之　國史院進所脩　太祖紀上錄紀中
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鍾鼓樓爲
漏室蠶務爲織室豈若直指其名也悉宜改正之欽若曰此
蓋晁迥楊億所修　上曰卿嘗參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
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无彼此之別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
草本編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看詳皆與載其名如
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數亦各於名下題出以考其勤惰焉
八月　上謂宰相曰朝廷宜守經制儻務更張則攀援者衆
乃知命令之出不可不謹今言事者有利輕爲釐革始則皆
以爲當久乃翻成有害洎加裁正是朝令夕改也又治官之
人不可過爲寬恕以致弛慢或採求罪惡不顧煩擾抑人甚
矣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陷
法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爲此也　甲戌兗州言蝻

虫生有虫青色隨齧之化爲水時謂旁不出自斃　上謂宰相
曰昨遣人潛視東畿苗稼大率所傷不過三四分王旦曰陛
下憂民之切上天固當垂佑矧連歲豐稔今茲小損亦未至
失所也　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楊覃勤於吏事所至以幹局
稱南海有蕃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謗議覃循謹清介遠人
宜之及卒父老有洒泣者　祖宗以來兩省御史臺官須文
學優長政治尤異者乃特除拜汾陰肆赦始以叙遷　上恐
循習非便乃詔自今遵守舊制不得以定官轉入三司使丁
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
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　上曰國家所務正在澤及下
民但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富富足矣　丁巳詔文武官有
言刑政得失邊防機事者並賜對其餘細務令條列以聞
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左承天祥符門　九月壬申

上作內藏庫銘　丙子秘書監向敏中等請集御製藏於館
閣從之仍詔不得與　太宗御集同類於是內出雜文篇什
付敏中等各以類分其繼作即續附之　三司鹽鐵副使林
特上從汾陰慶賜例冊上因謂宰臣曰外道所給比往年南
郊乃多十餘萬蓋募兵夫費爾其間老疾不任事者當令簡
閱之王旦曰言事者稱民間或有小欺及游手者皆冒募置
軍籍然亦軍門何由復業不若令田農有利自致蕃殖也
上然之　癸巳御乾元樓觀酺凡五日　冬十月戊申有司
設五嶽冊使一品鹵簿及授冊黃麾仗於乾元門外各依方
所又設載冊輅及衮冕輿於乾元門外羣臣朝服序班仗衛
如元會儀　上服衮冕御乾元殿中書侍郎引五嶽玉冊尚
衣奉御奉衮冕升殿　上爲之興奉冊使副班于香案前侍
中宣制曰今加上五嶽帝號遣卿等持節奉冊展禮咸承制

冊升奉冊使以次升自東階受冊于御坐前降西階副使受袞冕于丹墀王冊至乾元門列黃麾仗設登歌奉冊於車袞冕於輿使副從騎從遣官三十員前導及門奉置幄次以州長吏以下充祀官致祭畢奉冊袞冕置殿內　己酉觀玉清昭應宮正殿上梁宴從官賜物有差　甲寅詔自今決杖令衆者舊十日減爲三日以上者勿過五日暑月免之　丁巳　上以淮南旱歉而賤酒之價不等令三司與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有司執言虧失歲課　上曰苟便於民何顧歲入也　甲寅召輔臣至苑中山亭觀　太宗聖製及四部書由玉宸殿佛閣至東西洞觀古書讀御製奉詩籍記石　上作詩王旦等皆賦　戊辰詔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同修宮使李宗諤副使劉承珪都監藍繼宗視內殿功德及御書因命宴而承珪繼宗賜食于別次　上作詩賜謂等

〔通五十二〕　七

初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會飲私第酒酣氣盛必閉關苛留之往往侵夜畢讙者甚憚焉宗諤嘗預會日既夕矣而關不可啓遂於門扉下竊出得馬以走於是　上勸宗諤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　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間不須從門扉下出宗諤皇恐致謝　上笑而頷之因謂宗諤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　二聖基業亦如卿肇之保守門戶也宗諤頓首謝　上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揚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國朝新制翌日　上之手詔褒美降付內署　殿中侍御史薛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　上時飲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嗣位之初勤心萬務而歸於宜若今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爲朝廷重也　上善其言　十一月先是汾陰赦書舉服勤詞學經明行脩之

士如東封例仍不復考丙午　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十數科舉人時賦論題所出上令錄示之始令賦論中不得用小臣儒有守又以冬晝景短慮常務不決即令引試內新定條制舉人納試卷內臣收之先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訖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爲定始取鄉貫狀字號合之乃第其姓名告次其試卷以聞遂臨軒唱第其考第之制學識優長詞理精絕爲第一等才思該通文理周率爲第二等文理俱通爲第三等文理中平爲第四等文理疏淺爲第五等自餘字如貢院舊制賜進士張師德等三十一人及第十人同出身諸科及第者四十二人同出身者八人師德去華子也　汾陰路多獻文章者庚辰詔以前將州參軍許洞前彭

〔通五十二〕　八

武節度推官解旦等九人姓名付中書令召試中書言旦及進士並不陳矩詞學可采授旦著作郎本賜及第矩出身詔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言官市芻粟望增給其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從爲它州原飾爲稍留二萬今留七千自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孳澤監庶可省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從之歎不用今　上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他日可瞻民間言畜官中緩急以不直市之猶外廄爾且所費芻粟皆出民就少積馬食用資備不當此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精若十萬疋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兩多害焉請其可用者　上然之　工部侍郎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貽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亟辭祿位者嵩谷放不答求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

林賜既優皝部頒飾與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繼
市者亦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之出守長安始
甚敬放被酒猖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吾不猶愈於角力
而中第乎初嗣宗就試講武殿嘗因戲弁摧首科故放及之
嗣宗媿憾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漁衆民豪暴桀寡凡
十餘族而放爲之首且述放弟姪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二
百餘里奪編氓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而賜放終南田百畝徙
放嵩山疏辭極其醜詆目放爲魑魅且屢遣人責放不法
上方待放厚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於是放自
乞徙居嵩山天封觀側詔遣內侍就與唐觀基起第賜之假
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
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焉 戊戌詔加
上東嶽淑明后南嶽景明后西嶽肅明后北嶽靖明后中嶽
貞明后之號乃遣官祭告是月詔遣使臣一人管勾故太師
趙普家事普妻和氏卒因其家自請而從之三朝寶訓云晉邸舊僚之令子使請其家貲甚厚固辭左右曰昔大夫貢諭令亦儲嘉其子承宗已卒求帛向幼當達於臣爲臣家孫以令崩州步俊承宗死於淳化二年承宗憤卜入義今不得云向幼當貴詞因文遂失崇重爾今但及曾是 十二月
戊申太常博士江嗣宗言陛下躬臨庶政十有五年殿庭間
事一取聖斷有勞宸慮今請禮樂征伐大事出於一人自餘
細務委在大臣百司 上曰此頗識大體乃詔褒嗣宗於其
所請是歲天下戶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十四萬一
千四百一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三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五之一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癸酉命翰林學士晁迥樞密直學士
劉綜知制誥李維龍圖閣待制孫奭同知貢舉 上作詩賜
以倫材之意始遣內臣二人員承受奏報 乙亥贈左僕射宋
白卒有司議謚曰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不當獲此
謚遂改爲文安 賜處士周啓明粟帛東封初啓明與賢良既
罷歸遂不復有仕進意教授弟子百餘人時號處士於是韓逸
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故賜之 乙酉并州上芻粟之數
可給四五年 上曰河東仍歲豐稔儲峙尤廣自今諸路于
歲宜以時積穀爲凶年之備因言蜀中儲蓄甚鮮陳堯叟曰
兩川地皆膏饒而民不務儲蓄或小歉則有以藉芋充食
上曰河東北邊粟不可移積其實穀乃國家養民之道也 京
城常平倉置七場分糶米粳趨市者衆或至蹂踐詔分爲十
四場以便民 戊戌著作佐郎聊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三
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導披御河載其水勢
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
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折一渠正北稍西逕
衡漳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
入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
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敵如南窺無所入禹貢所謂夾右
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
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三十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
禹古堤徑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
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徑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
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

濟縣岸折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遠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西三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乃達于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有以見備塞限胡形勝之利出於中國矣兩漢已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制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兗泛濟接間於世夫平原而北地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間舊障皆完滑臺而東地形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棣之間游波亥出若放河北下則其利甚詳惜哉河朔平田背腹千里而縱容胡騎劫虜其間無山川阨塞之防無形勝類望之備雖將材兵盛未暇長驅可謂授勝地於凶奴借寇兵為虎翼漢賈誼朝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魏曹馬周不及此議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則御狄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賦篋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邊土歲饉穀飢乘虛入寇臨用為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際下民輕資奏力而成實與利除害之大者也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惡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沿流淤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十日至四十日

陵[illegible]為煩費其書亦闕略與行將易而何治可壯堂[illegible]從之　二月詔命王旦撰祀汾陰壇頌王欽若撰朝覲壇頌陳堯叟撰親謁后土廟頌　庚戌旦等以頌成並加恩進邑封旦自集賢殿大學士改昭文館大學士　上將如京封例並遷其官旦等固辭得免　詔貢舉人但曾省試者公罪聽贖　壬子詔獎知濮州劉仁縯仍留再任考滿更與有請故也仁縯首沂作歌十首述本州風俗以勸課農桑為每歲民唱於田里傳入溪洞錦州刺史向光州繼成十首以進　上甚悅　癸丑　上謂宰臣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其挾書頗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鍇請挾書者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并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令就殿試乃詔禮部別加裁定嚴同保殿舉之制　壬戌令禮部貢院錄濠州發解試題進內　上將親試貢士慮其宣洩故也自是用為常例　甲子以侍御史趙稹為兵部員外郎充梓州路轉運使　上諭稹曰蜀去朝廷遠民間事有可更革者悉條上之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究訪至一日章數上者盜發輒捕劫盜不得而官司返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彊服一又合其辭若無疑者稹適行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獄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三月戊辰朔詔自今諸州大理寺奏案情狀已正條目未備不致妨閡者並即斷遣[illegible]節未備即具指其事委元推官照會提點刑獄司得[illegible]駁使覆推宜詳酌可以結絕無別致追擾其元推官如事情不變未周備者亦不須問罪務絕滋蔓以稱欽卹之意焉　己丑　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殿之廊廡分列位次書其名氏仍揭榜使無得遷易始摹印詩賦論題以

賜官給紙起草得進士建安徐奭而下及第者百人同出身
者二十六人諸科及第者三百二十四人同出身者五十二
人凡是考進士卷入第四等者止九十人令取五舉已上者
再考乃及前數詔入第四等者以賦論爲先詩次之又以尚
等十卷命輔臣重定始召放焉　庚寅　上作諸王唱酬詩
集序示宰相乃命以集付秘閣　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立
之本名琉坐附瑕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之
詰問立之引伏命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　夏四月　辛
丑以太常少卿知潭州劉師道爲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仍
知潭州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嶺都
會剖煩析滯按無留事故增秩再任焉　癸卯令禮部貢院
取前後詔敕經久可行者編爲條例　戊申命資政殿大學
士刑部尚書向敏中守本官平章事敏中再留任以厚重
補、　〔道宗三之二〕　〔四〕
鎮靜人情恬然　上愈嘉之故復使相　三司請民有販茶
違法者許家人告論　上曰此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也不
許[illegible]　新及第進士彭乘與同年生
登相國寺閣皆嗔涕獨開有從僧之樂乘獨悵然西望曰親
老矣安能舍晨夕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守選侍
養　上嘉其意命依例注官遣還乘華陽人也　同州觀察
使王嗣宗知鎮州與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邊肅爲代二人素
不相能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又遣部吏強市民羊及買妾
嗣宗諷通判東方慶等列狀訴之嗣宗以聞有司請逮繫
上曰肅在近職朕不欲使之屬吏又念其頃守邢州有固禦
之勞乃命樞密直學士劉綜往中正以嗣宗奏示之肅盡引
伏乙丑肅坐奪三任授岳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嗣宗尋自
言從种放學術抵及案肅爲去三害　上謂王旦等曰去歲

令河中府陝州遣官召李瀆魏野皆以疾辭頗有言其踰垣
穴壁以避使者近因中使過彼各令存問瀆辭復自陳靜
退之意旦曰瀆野皆儒雅之士繼被疾不能從官若國家以
禮致聘必得奔赴也　五月戊辰朔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上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
稻三万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仍
出種法付轉運使揭榜諭民其後又取種於玉宸殿　上與
近臣同觀作歌毋和又遣內侍持稻示百官於都堂　癸酉
上以宗室所和綠毛龜詩示宰臣等因曰諸王暇日莫若讀
書綴文嘗有請讀史者朕諭以學古莫若讀正經皆聖人之
言也　戊寅制以脩儀劉氏爲德妃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　上曰若是則盡
廢耕農矣不許　六月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上新定閣
三、八、卜　〔道宗三之一〕　〔五〕
門儀制詔付有司　壬子脩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言天書閣
埿柱起直氣千餘條青紫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有
輕烟素霞後又假變五色　上作瑞應詩賜近臣和　諸州言
歲豐穀賤願請博糴　上慮傷農即詔三司使丁謂規畫以
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鏹數少　癸丑出內藏庫錢百
萬貫付三司以佐用度　脩國史院言所脩禮志舊自唐止
存事端非令禮院取索國初已來禮文損益沿革制作之事
及論議評定文字尚慮或有遺落致國家大典有所不備龍
圖閣待制孫奭見判禮院深於經術禮學精博望專委檢討
供報從之　錢塘人林逋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
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湖間久之歸杭
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轉運使陳堯叟以
其名聞庚申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問　壬戌令樞密院修

時政記月送史館先是樞密院月錄附史事送中書編入時
政記從之上欲其詳陳堯叟等請別撰從之樞密院所收日始
此 秋七月戊辰新作保康門于朱雀門之東徙汴河廣濟
橋于大相國寺前賜名延安又作橋跨惠民河賜名安國時
將建觀以奉五岳故闢此門 尋命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等
就奉節致遠三營地及填窪地之內興禁內侍鄧守恩董
其役 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竊見方冊見唐虞之制立
四岳十二牧於是百工允釐者揆時叙又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于道
之根本嘗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
示不朽後之人孰不稱頌哉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
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飲訴比遣
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
（五二三之一）
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具寮臣閤侍郎崇
嗣立向而請行逐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大郡方切
擇人苟有關負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紉方冊斐選
故事仍在備以為允乞舉而行 上曰知白援引故事請重
親民之官良可嘉也然以累吏外任方在要職不許 辛未命
知白同糾察在京刑獄 壬申上封者言諸州軍司法參軍
多不得其人致刑法差枉望令吏部銓講擇明法出身者授
之 上以示輔臣王旦言明法識習律文亦須有才識兼法
官闕多取屬縣簿尉習刑名者代之今請令銓司參酌施行
從之 丁酉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華百三十歲耳有重
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船至詔就賜錦袍銀
帶加束帛 癸未廣成軍大寧宮廟成總六百四十六區
乙酉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

兩省六品已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並前任須申敍銜
簽書樞密乃秀於東推而官有等差亦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
閣待制已上知州府無兼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署銜檢令通判
已下署銜供申如轉運使官秩在上者不用此令具從張詠
以禮部尚書知昇州有所部申皆申公狀詠因上言皆宜
參酌禮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
書丞郎知州若除中省外其本行皆為止署牒檢擬之
八月 詔學士院青詞齋祝祭文止稱
皇帝姓列前號 左僕射張齊賢前表請老 戊戌以司空致
仕還洛陽別業入辭使坐方拜而辭 上遂止之許二子扶
掖升殿命益坐賜茶三以優之 知昇州張詠頭瘍甚欲會
則療痛增劇御下益峻實察少不如意者動加詈詬判決
挽為吏勤率所詠上疏果刑訟多出獨斷恐失平允以法規正無
（五二三之一）
所阿徇詠不禮勞人頗少之詠累求分務西洛 壬寅命工部
侍郎集賢院學士陳堯佐代之詠使坐自言久罹外任求
領近職詔授樞密直學士仍令馳驛以往詠既還不能朝
謁即命知陳州 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
蠲 上覽奏嘆曰此豈朝廷所知耶遂詔諸州條上悉蠲
之 癸未 上因覽昇州奏謂輔臣
曰當時亦代彼方所以持久者蓋太祖約束曹彬不許殺人
故也彬尋遣李繼隆入奏收城之後且保全李煜一門 太
祖既可其奏又益戒其殺人及城破中使傳宣適至煜家族
保全城中人悉免戮 太祖深慈至仁皆此類 甲辰詔樞
密直學士限置六員 上初欲授薛映以此職 問王旦曰
口 先朝但置兩員今已九員矣 上曰且復除映自此當
為定限也故有是命 初議鑄

玉清昭應宮正殿聖像令江淮發運使李溥訪巧匠得杭州民張文昱等就建安軍西北小山置冶溥領視之丙午溥奏道場有神雀異光慶雲之瑞詔修宮使丁謂馳往醮謝宴賜官吏將校耆老賜役夫緡錢溥與謂相爲表裏多載奇木怪石盡括東南巧匠以附會帝意謂復言溥監鑄聖像蹤資者周歲請獎之　上作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辨賜輔臣人一本因曰如聞中外有議及朝廷崇奉祥瑞躬親細務者故著此以曉之輔臣請示百官立石於國學許之　丙辰知制誥王曾判大理寺判寺舊用郎官　上欲重其任故特命曾對便殿諭之曰天下之命繫於獄今以爲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群奏審覆著爲令　上作對照詩示輔臣有孜孜綏萬國不媿覆邊緣之句王旦曰陛下憂勤萬方勵精庶務發揮聖道形于天章臣等固當夙夜盡心上副求治之意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上編錄　太宗聖製合二百四十卷詔中書門下詳校奉安于大清樓資政殿崇文院秘閣西京三館各一本　甲子上封者言伏覩文武官以郊禋誕節補任子弟官者多年在幼稚坐食廩祿有窮經游倒之上下位沈滯之人當增浩勤望行條約　上令輔臣議其事特限年制議尋不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五十三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五十三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五之二

大中祥符五年九月　先是車服道從多踰品式或庶孝不避大臣詔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與禮官詳定儀制施行之　其庶官及技術之流以金銀爲方團帶京城除宗室外無得用青繖宰相樞密使亦禁之明年乃許復用　辛巳國子監請建閣藏　太宗御書從之　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並依前官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院使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爲副使學士晁迥草制詞尚未欽若堯叟本官詔各存之遂改制而行儒臣領樞密兼使相自欽若堯叟始　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罷爲兵部尚書安仁小心謹慎事精審特留意於刑名內外書詔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　上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　上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它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　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　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嘗諭王旦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毎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毎見臨時變易於　上前者皆不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　上曰能如此耶朕不知也卿可諭之使更宜力旦退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宜矣使與衆人騁辯取容安仁不爲也旦喜曰通保安仁於　上前不誤知人矣及罷政事仍命同脩史安仁雖在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籍手

自辟校近朝公卿大夫人物悉能記之每詢訪後進戍此公白璧
當世以重德推[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三司使禮部侍郎丁謂為戶部侍郎參知
政事仍領修玉清昭應宮使以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善
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旦曰當白
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甚多欽若
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
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
償己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 上變色不
許及趙安仁罷時本語亳州太清宮鑄未還所命請代
之盡欽若所薦云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
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己丑以鹽鐵副使右諫議大夫林
特權三司使 召宗室從官及宮僚宴射于相王元偓宮賜

以衛詩并衣帶有差日晡從官退 上獨以中官從幸舒王
元偁崇王元儼宮徙宴元偓宮如家人禮夜二鼓罷元偓首
冠戒藩能自修勵常召讀書日記所事歲月滋久為益多矣
上每稱其好學御書出以令繼和焉 先是洪州進士黃鼎
僞鑄印為軟牒稱朝官給娶婦利其資財事敗得罪禮部因
請定士庶及寺觀所用私記式詔許雕木為之大方一寸無得
私鑄 壬辰殿前司言諸軍[illegible]校[illegible]飾[illegible]什物
數少者多詔司劾之 [illegible]
朕常覽而不行若則論有司[illegible]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道中使挾太醫診之拜章為
謝 上作二韻詩批紙尾有副手側席待名賢之句尋以久
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罷兒朝直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
與李維路振刁衎陳越劉筠輩善當時文士咸賴品題或

被斥退議者多怨詬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為人欽若銜之
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己右相與毀訾之 上
素重億未始聽也 冬十月乙未朔詔樞密使帶檢校官平
章事不告引止於本廳贊喝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illegible]宰
制先是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告引曹彬以樞密使兼相
不告引故止用彬例 丁未 上以宗室所進和幸諸王宮
賜宴詩示輔臣因曰宗親皆學文是美事苟述作不已自得
指趣即忘倦矣然當戒令好奇而尚浮靡好奇則失實尚浮
靡則少理也 淮南北歲旱歉 上憂之振卹無所不至而
言事者以為流亡無算又丁謂使建安軍因令校其實數戊
申謂言轉運司具析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十五州軍逃民數
多者乃百戶餘止三十戶繼有復業者非起居舍人王隨為
轉運使戒所部出庫錢貸民市糧種歲終約輸絹以償故流

亡者多復業云 并代州承受公事李宗政言火山軍南五
十里或掊地尺餘則火出益火徙之應請建祠廟 上曰北
山有火因山名軍其所由來舊矣宗政妄言不可從也 己
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為契丹國王生辰使宮苑使榮
州刺史高繼勳副之[illegible]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李士龍為
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餘懿副之舊制北使必假官
繼勳本秩既崇不復假官自是為例契丹使邢祥張伴祥詭
其國中親賢賜鐵券曾折之曰鐵券者衰世以寵權臣用安
反側豈所以待親賢耶祥塊不復語曾使還言昇戴契丹改
統和三十一年為開泰元年以幽州為析津府國主弟隆裕
亦隆裕初封吳王後封楚國王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
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
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十里至涿州北度涿

水過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孫河，六十里至幽州，偽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游觀。城南門內有于越王廨，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出北門，過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爲隘束。然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爲名。又過墨斗嶺，亦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所居室皆就山牆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荊爲籬，鍛鐵爲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入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大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曰陽德閶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菴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爲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麋粥、粆糒。

辛亥，上作爲政歌賜輔臣。

丁巳，以知制誥陳堯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舉，乃得京官，而士有孤寒不爲人知者，堯咨特爲陳其功狀而升擢之。

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illegible]年志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即聖祖也。實錄於六年七月又書加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眞君，初封禪禮畢，詔上司命天尊之號，案是以聖祖臨降名揖娟頻諸段二高好上□對一司命，實又據陳聖記加上素議司命上冊眞君垂故但大京宅司命上卿眞君刊上卜賢其示命上冊佑聖君況先於又保生天尊字然數據證舊元年十月壬子詔也。天司命眞君書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有此六字，一本皆丁謂所編，乃如此不同，當考。）

先是，八日，上夢景德中所觀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將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夜，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即於延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聞異香，少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燈燭。俄見靈仙儀衛所執器物，皆光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又六人皆秉圭，四人仙衣，二通天冠、絳紗袍。上再拜於階下。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座，侍從在東階。　上升西階，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召　上坐，飲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時，七月一日降下，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及曙，

以語輔臣即召至殿庭觀臨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應宮
使李宗諤劉承珪都監藍繼宗同觀己未札示中外大赦天
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夏稅放十之二諸路十
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先經省者准增五百
負任滿即停 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
直學士陳彭年與太常禮院檢討官詳定崇奉天尊儀制以
聞庚申群臣詣崇政殿稱賀因賜酒五行而罷宴宗室諸親
于萬歲殿 辛酉 上以崇儒術論為君難為臣不易論示
王旦等先是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奏對上謂之曰儒術
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
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illegible]物最盛朱
梁而下王風寖微 太祖 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
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
玉海九一五 五十二之 六
也為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或君以寬大
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
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掌也誰謂難哉彭年曰陛
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頒之
上出二論示彭年彭年復請示輔臣旦等因請付國子監刻
石從之 詔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 天地宗廟社稷
閏十月丁卯命王旦為躬謝太廟大禮使向敏中為禮儀使
王欽若為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馮拯為橋道頓遞使
鑾駕儀仗舊用二千人有司請增為七千人從之 乙巳上天
尊號曰 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請
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為 聖祖正殿東位司命殿為治
事之所 辛未躬謝太廟六室詔 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
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

並休假五日兩京諸州前七日建道場設醮假內禁屠輟刑
聽士民宴樂京城張燈一夕改延恩殿為真遊殿重加修飾
有司言道場及奏告自今用青詞玄嗣皇帝臣署大享祀官
朝服常特奏告公服舊儀則太祝讀詞醮設止命道士備香
酒時菓碧幣詔可癸酉詔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
聖祖殿 乙亥詔上 聖祖母懿號元天大聖后 初宰臣
以 太祖謚號有與 聖祖名同者將議易之 上曰真祖
臨降皇家大慶也六室並當增謚乃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
謚二字中書門下請加 僖祖謚曰文獻睿和 順祖曰惠
元睿明 翼祖曰簡恭睿德 宣祖曰昭武睿聖 太祖曰
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 太宗曰至仁應
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 有司言 聖祖母未有
宮觀望遣官於兗州曲阜縣壽丘奏告從之 丙子出玉宸
玉海九十 五十二之二 七
殿所移賜輔臣 上曰禁中植穀假日臨觀刈穫見其勞力
愈知稼穡之可念也群臣上尊號曰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
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不允表伍上從之詔俟尊册 聖
祖畢受册 丁丑詔謝啓聖院 太宗神御殿禮畢詔於龍
圖閣取太平興國中舒州所獲誌公石以示輔臣 上作詩
紀其符應又作贊目曰神告帝統石乃加證誌公曰真覺大
知制誥陳堯咨請齊山致心耳後又加謚曰道林真覺令公
私無得斥誌公名 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為仙源縣建景靈
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 聖祖及聖祖母遣內供奉官周懷
政與本州長吏規度興作俟宮觀成日備禮奉册凡宮觀之
制皆南開三門二重東西兩廊中建正殿連接挾殿又置道
院齋坊其觀宇之數差減於宮 辛巳玉清昭應宮天書閣
上梁車駕往觀焉 有司言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所作今

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請　上自為之戊子內出樂章十六曲以示輔臣文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上新定閤門儀制十卷客省事例八卷四方館儀一卷詔奬之仍第賜金帛　十一月丙申　上於朝元殿恭謝玉皇奉天書行事致齋三日恭省牲備三獻薦玉帛薦俎配坐以　聖祖位在東禘用黃玉以四圭有邸幣也蒼　太祖　太宗位在西陳宮架百官朝服率如祀禮畢賜羣臣福酒有差有神雀及二鶴來集上作詩記之　庚子上作　聖祖降臨記宣示中外　詔定加文武官月俸有差　上承二聖恭儉富有多積承平既久賦斂至薄軍國用度之外未嘗廣費自奉且以庶官食貧勤事非厚其廩稍無以責廉隅故因行慶特議增給　上謂宰相曰汴水歲有流尸至淮而止然非理死者必有積惡以罹斯苦朕思

六百　五二　三之二　八

以善緣濟之乃作發願文遣工部郎中直集賢院李建中內殿崇班張承素齋詔泗州依道釋二教設齋醮宣讀及祭溺者仍詔本州每歲擇日禁屠宰就寺觀各建道場五晝夜仍設祭　宰相請以聖制刻石就州建觀乃得汴水東臨淮之地命內侍趙履信朱允中董役總衆舍二百七十四區賜名延昌　己酉詔黃帝故事自今凡降書詔非　聖母文字外不得引用時學士院撰承天節教坊宴辭中有大寵綏福之語上命宰相諭旨易之因降是詔　壬子改貞州為雄州玄武門為拱辰門　丙辰內出　太宗御集并法帖三百六十卷示輔臣王旦曰以文章化人成俗實自　太宗始也　上謂向敏中丁謂曰　太宗所用筆硯等獨未見也各賜一雙

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命宰臣王旦為之詔　上于本宮百官班賀如儀既而以使署未備權罷班賀　十二月　先是詔丁謂等於京城擇地建宮以奉　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之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郎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　己巳令三司出炭四十萬減市直之半以濟貧民時連日大雪苦寒京城鬻炭者每秤二百故有是命仍遣使臣十六人分置場以內供奉二人提總之自是小民負湊至有踐死者乃命都巡檢張旻遣軍校領徒巡護賜死者家緡錢無族者官為埋瘞仍令三司常貯炭五十萬如常平倉遇價貴則賤鬻之　有司言按周禮孟冬祀司民盾避聖祖諱改為司人今請改玄武為真武玄戈玄枵並為真字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詔可　壬申改諡玄聖文宣王為至聖文宣王　庚辰知應州張君谷言禎帝任六相而天下治伏覩詔示　聖祖臨降有斜設六

通五十三之二　九

位之文以日參詳必當時六相也按唐天寶敕三皇五帝各有配享黃帝惟以后土配望於祠內塑六相像并加謚號有司言神靈之事不可備知所云六相恐難勘據其六位仙官望令編道藏所增入醮位及於　聖祖殿設像從之[illegible]　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本末帝每巡幸必以從衣不纖靡與諸宮人無少異[illegible]宮靈位　上即欲立之后固辭良久將降詔而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它議復固辭於是中書門下請早正母儀后乃得立凡數賣宮閣事多引援故實無不適當者帝朝退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之周謹恭密益為帝所倚信焉[illegible]　編聯祥瑞所上祀汾陰后土壇朝覲壇親奠西嶽廟三圖及祥瑞圖百卷十

入晉館圖閣下召宗室輔臣兩制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三司副使刺史已上觀之王旦𧷖言於 上曰臣頃爲大禮使所奏祥瑞皆非親見也據司天監邢中和狀爾願令史官并書其實（此據遺事[illegible]）是歲詔二院御史除差出外任及在京近任尚外定以六員爲制（會要無月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三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四之一

眞宗皇帝紀十六之一

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庚子詔自今犯吏定刑名邊防軍旅茶鹽酒稅等事並令中書樞密院參詳施行以上封者言二府命令互出或有差異故也 令審刑院大理寺三司詳定酌謀法斷而取犯茶鹽礬麴私鑄錢造軍器市外蕃香藥挾銅錢誘漢口出界主吏盜貨官物及聚爲妖等十二條悉減從輕焉 戊申詔內臣將命于外干預州縣公事及所在官吏不即以聞並寘于罪凡內臣出使皆責知委狀敢干奏他事者當伏軍令祖宗舊制也（[illegible]） 庚戌詔諸州勝境曾賜先朝御製書者並降上所作 太宗聖文神筆頒刻石 甲寅 上謂宰臣曰羣臣出任受命之後多以商比非便爲訴向敏中曰國家任人豈容自便宜須釐革上曰若所任非所便則其心不安心既不安則何以久於其事王旦曰循從人欲實由聖慈中外素知未可遽改也上然之丁巳以監察御史唐肅爲梓州路提點刑獄先是肅爲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汚其衣爲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冤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眞殺人者於是羣牧判官缺或請以肅爲之 上曰朕方別有所委俄授此任肅錢塘人也 庚申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司倌令正四品在尚宮上著于令以婕妤楊氏爲婉儀 辛酉詔宗正寺以皇屬籍爲皇宋玉牒從判寺趙世長等之請也仍別錄本藏秘閣備檢討（[illegible]先） 榮王元儼嘗侍宴頗多言又嘗請召保吉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及赴北園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元儼遽叱之將

加撫諭宮僚皆莫敢求說而對　上復請此伶人作戲上
不悅已以語王旦等曰朕昔與諸王府官何敢如此弟兄
相接亦無游談唯共讀書或文交相質問即依以來每歲錫
宴不過開三政府宴喜昔之次言辭或致差失耳王旦曰今當
召記室崔遵度諭以親王喜怒過當必須規正向敏中曰　陛
下友愛親賢小或不當必以禮約之誠漸磨之深旨旦曰聞
王宮與宮僚相見　上曰朕在東宮常與宮僚款接楊礪邢
昺日夕講誦今當儆戒之也　上封者言武臣知州軍勢武
闕通判望令轉運司飛奏以聞付有司速差所差官未到仍
於京朝官知州通判有全員處權差從之　二月向敏中陳
堯叟馬知節丁謂等言自今聖制歌詩望各賜一本從之先
是每賜惟及班首故敏中等有是請　丙寅召宗室近臣諸
滋福殿觀聖祖臨降及衆真列侍圖又陳於含光殿以示百

通二四之二　二

官戊辰上御新元德殿鋪白是也五日　三月河北轉運使
右諫議大夫耿望言被疾故勸於出職所在以修葺間詔遣中
使挾太醫往視之及上甚悼之時望年八十餘無恙有詔致
仕子太常博士士宗特追出命知懷州次子秘書丞士倫爲太
常博士賦祿終喪　乙亥閤門奏從宮苑宴群臣有禮
容懈惰者　上曰飲之酒而責其盡禮亦人所難也宜且降
詔戒諭之　甲戌上作內侍箴賜高承翰等承詔刻石　因
本省從之　詔京城巡檢巡官兼用馬步軍士府州巡步行
兵食假借兼諸博既不勝其誤以下誠未盡何以防而止
人并以河流取衣物貿易以賄所貫　上曰人宗例巡檢宜責
用馬步軍士帶營校不同可以分相督察遂從其制焉　樞知
開封府劉綜言貴要者交結富民爲之請求或假託親屬嫁
娶扶緣此請見官司頗紊公政請加抑止　庚戌下詔風厲

各令自新繼今復然者重寘其罪　又詔富民得試衛官者
不得與州縣官屬使臣接見如的確聚及衣冠之族不在此
限　甲寅江南路提點銀銅鉛錫坑冶則言信州鉛山縣開發
水坑淹兵卒死傷甚衆詔遣使劾轉運司規畫乖當及提點
刑獄司不即聞奏之罪其役徒休息之鑄錢監得吏所匿銅
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之吏因而縱亡之吾豈重貨
而輕數人之命耶籍爲羨餘釋弗誅　乙卯建安軍鑄　玉
皇　聖祖　太祖　太宗尊像成以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
爲迎奉修宮副使李宗諤副之北作坊使淮南江浙荊湖都
大發運使李溥爲都監丙及加溥順州刺史旌其幹能之勤
也　環慶路走馬承受李希及言緣邊小蕃時縱人騎抄掠
熟戶　上言此亦邊臣少威望所致也因謂王旦等曰邊臣
恃勇多不得宜大凡若能禽賊敵人則可決策出奇不然莫

通二四之三　三

如鎮靜擇有方略者宜言諸戎之情誠偽相半但當伺
察其情偽苟存抱心厚待之苟偽者亦毒待而密爲之備彼自
以爲邊我疑也或有侵盜必擒其不虞而敗之　己未詔兩京
諸路場務津渡坑冶等不得令仕官之家護蔭贖人主掌先
是陳留縣民田用之爭奪酒務用之父見任幕職昭
一爲試秩故條約之　是四月詔雄霸州所
調鄉丁爲忠順指揮戍于河上歲月既久宜特遷轉之又詔
補填闕額俾及元數河北忠順自　太宗朝以瀛莫雄霸州
乾寧順安保定軍家丁置凡三千人自滄河至泥姑海口九
百里爲二十六寨一百二十六鋪沿界河分番巡徼隸緣邊
戰棹巡檢司自十月悉上人給糧二升至二月輪半營農
知四年八月罷　己卯出　太宗游藝集并親製樂曲九絃琴
五絃阮譜付史官及大樂署　庚辰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

李士衡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上曰議者言士衡用河北錢五十萬貫助東封致令管內闕乏丁謂曰士衡貢東封見錢止十萬餘即非五十萬緡上曰官吏輒於經費輒以此為辭當復任士衡責其集事以塞衆多之言故有是命其後積粟塞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　判大理寺王曾言自咸平編敕後續降宣敕千一百餘道及雜行者又三千六百餘道條件既衆檢詳尤難望選官刪定乃詔曾與翰林學士陳彭年同加詳定　五月壬辰詔伎術官未升朝特賜緋紫者勿佩魚　辛丑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芝生上燭長尺許判監孫奭以聞[illegible]

[illegible]

先是丁謂等自建安軍奉　玉皇　聖祖　太祖　太宗四像各御大舟迎奉使副分侍　玉皇　聖祖都監於　太祖、太宗舟檢校舟上設幄殿皆有內侍主供具夾岸黃麾仗二千五百人鼓吹四百人別列舟十艘載門旗青衣弓矢殳叉道衆幢節所過州縣道門設讚鼓吹振作官吏出城十里具道釋威儀音樂迎拜所過禁屠宰七日止行刑二月遣迎奉大禮使王旦詣應天府酌獻奉告詞於至故驛翌日至通津門奉迎先於京城升橋上設帟殿大次官懸甲辰　聖像至上齋於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堂乙巳　上袞冕朝拜羣臣朝服陳玉輅冊文酌獻具大駕鹵簿自宮城東出景龍門至玉清昭應宮大禮等五使前道載像以平盤輦上加金華蓋之飾以迎真迎聖奉真奉聖為名每乘一內臣夾侍其纓轡焉色　玉皇　聖祖以黃　太祖　太宗以赤　上具鑾駕從由宮城西出天波門就宮門望拜擁設幄奉安釋日令升本殿丙午羣臣稱賀曲赦京城建安軍揚州高郵軍楚泗宿亳州外罪囚降一等流以下釋之升建安軍為真州鎔範聖像之地特建為儀真觀真州放今年夏稅十之三屋稅十之二聖像所過州軍放夏稅十之一惟南災傷處去年秋稅並蠲之　己酉詔玉清昭應宮自今不得以策試入如有宴設即就他所賜迎奉聖像官行事官金幣有差　辛亥升真州為上州月給銅錢公用錢如泗州例　度支員外郎陳世卿罷荊湖北路轉運使歸朝屢述溪洞利害　上召對頗器其才復言頗勤用於命以判會知廣州邵曄疾甚朝議擇人代之丙午授世卿秘書少監知廣州賜金紫世卿至州奏除計口買鹽之制人甚便焉　己未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宗諤卒　上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曾彬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因厚賻其家子昭遘昭述弟宗諒並遷官及孫宗昭亦成又錄其幼子仍給俸終喪宗諤風流儒雅有醞籍內行淳至事繼母以孝聞二兄早卒奉嫂字孤閨門之內兄無常為貧所及必先羣從及沒而已子有未仕者好賢樂善獎拔寒素士大夫皆歸仰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甲子監察御史張廓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田　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稅賦不均富者地廣租輕貧者地狹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致或命近臣專領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民不擾而事

必集矣　詔宰臣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依舊用涼繖先是有
司定儀惟宗室得用輔臣悉罷故特有是命　己巳國子監
御書閣上梁詔近臣臨觀設會上作七言詩賜之　翰林學
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常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　上
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壤等字億遽改爲邦境明日引
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爲不稱職亟求罷　上慰諭之他
日謂輔臣曰楊億眞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　上欲
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爲此
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
江休復嘉祐雜志云改命陳從易使從易當此時爲翰林蓋不召草制當是翰林學士陳彭年也當時陳彭年當以翰林人爲翰林或特旨令深拔孫奭賢封除目與黃素補當改見與新不可知然江休復記姓名必有一家今但云改命它學士草制更須詳考之盡得當時人文集檢討方可攷求其姓名也
億雖頻忤旨恩禮猶不衰王
欽若陳彭年等深害之益加譖毀　上意稍息億嘗入直忽

長編五十四之一　六

被召至禁中既見賜坐從容顧問徐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
卿識朕書跡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
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趨出知譖者之言得行即謀退遁億有
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得疾億遂留謁告榜子與孔目
吏中夕奔去先一日　上聞億母病遣使者以湯藥金幣賜
之使者及門則億既亡去矣朝論諠然以爲不可　上亦謂
輔臣王旦等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旦曰億本寒士先
帝賞其詞學寘諸館殿　陛下拔擢至此責以公議誠爲罪
人賴　陛下矜容不然顛躓久矣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
罷之　上終愛其才踰月命弗下億素體羸於是稱疾請解
官辛未以億爲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仍許就所居養療俟損
日赴任黃寔宰學云改命陳彭年草制命下之日億全家奔陽翟其上台在去年十二月億以今年五月出奔其非不疑也國史修所定與江休復略同今用之錄推演金此書據云王旦乃二日奔陽翟使者及門始知億已亡去

別錄等爲攽非億事蓋賜也本傳云億不待報行上說篆所以其兼賜之善禮說也今用推演所載與得夾實字語三五云詔論陳億然王旦等其初其次必是職非命當考六句二一同至今月半未復明的始黃少近職非命當考其實矣此叫見而實錄正史並皆載落實際可惜也今特著之侯疾未罷因除分司本傳書不載得云有為憲官職則隙末也當言畫義尊也敢說方明年八月億除秘書監分司之義初不見憲官等結皆本傳別有所據當考
中書
門下請依宗正寺所奏降皇后三代父母名氏編入屬籍詔
從之　先天降聖節日令天下以延壽帶續命縷保生酒更
相贈遺　以御製大中祥符頌眞游頌　聖祖臨降記賜天
下道藏從中書門下所請也　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
陳彭年爲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職自彭年始也　甲戌
上作歌賜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頃命學士率皆賜歌詩彭
年不同他人故有是作因曰彭年詞華優長擢居清近久益
謙恭多聞好學人鮮偕者平居日寫萬餘言復精詳典禮深
明法令人或請益應答如流皆有依據常令檢討典故質正

長編五十四之二　七

文義每一事必具載經史子集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強記何
由至此敏中曰彭年蘊有器識丁謂曰彭年全才也豈止以
文雅雍容侍從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　上
然之因曰詳定所事無小大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此一司
不可廢也往者參酌典禮雖偏曆（？）有司而所見皆出胥史今
已爲定式矣　詔廣州知州所給添支錢自今以七十萬爲
添支五十萬爲公用時言事者云廣州本無公用錢而知州
月給十萬蓋兼備公費而長吏以其名爲添支但以自奉宴
設甚稀故特爲定式是月詔自今應京朝幕職州縣官已試
斷案者委考試官等就庫簽揀公案親自封記候試On於中
更選合要道數依元敕精加考試不得仍前令庫子檢簽致
有漏泄其所試斷案須是引用格敕分明方始定斷合得何
罪勿使鹵莽如違其所試官並重寘之法其大理寺應係新

甚莫稽官敕等庸自後並差官封鏁無使人吏擅有開啓故
中書以試人名進呈帝曰王旦言從來已有差遣或已授遠
官雖是法寺要人恐涉規避已不施行其間預試而中選者
亦其僥幸沿選人未經六考無兩人同罪薦舉則無階升陟
此輩雖云詳練格法或考試不精則僥幸者多矣或擢於審
刑院則例改京服歲滿又加等差使以此尤須得人盡公程
試 帝曰如卿所言誠有之所斷案往往先知泊至定刑則
第曰合入徒罪合入杖罪即不指陳犯何條格致得其罪自
今選官精加考試仍申條約故有是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四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四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六之二

大中祥符六年秋七月甲午賜諸路天慶觀逃田瀦鎮十頃
諸州七頃軍監五頃 改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東
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初封禪畢詔上保生天尊之號至是
以聖祖肇臨名稱相類故改上焉據此則保生天尊乃東嶽也佑聖真君[illegible]
[illegible]東嶽[illegible]今方知其別號[illegible]之 景
福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珪久病羸瘵 上爲取道家易名
度厄之義改珪爲規疾甚歸還私第皇城常務止印日內藏
庫有創制就取商量承規再表求罷丙申授安遠留後左驍
衛上將軍致仕 上謂王旦等曰兩使留後古非致仕官國
朝以來上將軍亦罕除拜以承規遠事三朝累著勤効故優
之也初承規使人私請于上欲求節度使 上諭王旦曰
[illegible]陛下所守者 祖宗典故典故所無不可聽也當問諸有司
翌日 上又曰承規言死在朝夕願聞在庭之告則瞑目無
憾旦曰 陛下若聽承規所請後必有邀朝廷求爲樞密使
者矣此必不可 上乃止承規尋卒乃贈鎮江節度使謚曰
忠肅承規性沉毅徇公 上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
上崇瑞命修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焉作玉清昭應宮尤爲
精麗屋室有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
計其費及宮成追贈侍中仍遣中使詣墳祭告二聖殿判官
饗功臣特詔塑承規像於 太宗像側 以權三司使林特
爲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勤於吏職善承上旨下每見修宮
使丁謂必拜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煦煦惟恐傷人
由是人皆盡力事無不集 至道末有司請以 懿德皇后
配享 太宗廟[illegible]成言 微德貴當升祔議久未決時元德

備未追崇而明德方在故也安官都官員外郎吳淑駁議曰禮
緣人情事資適變蓋處其事必有其義從其位必有其功淑
德懿德或佐潛躍之前或承潛邸之際並未嘗正位中宮母
儀天下配饗之禮誠爲未允至若孝惠其祔合無乃神理有虧
求之前古嘗有同例夫母以子貴義存在昔莊昭卽位追尊
母趙婕妤爲皇太后此聖賢之通義也賢妃李氏爽大任之
尊有彌月之實誕生聖嗣天下蒙福而擬議不及臣竊惑焉
唐開元四年睿宗昭成皇后祔廟而肅明初享儀坤至二十
年又遷肅明神主升於太廟知與睿宗同配明矣則並位崇
配於義何嫌伏請行追崇之命以賢妃李氏處升祔之地升
於清廟居同配之位其淑德懿德依舊享于別廟庶叶禮中
淑議卒不行賢妃李氏加號皇太后但享別廟而已大中祥符
三年十月判宗正寺趙湘復以爲請始令禮官參議之庚子
詔曰
中書門下言恭以元德皇太后翊贊先朝茂揚內則誕生聖
嗣纘紹中興撫臨萬國門有彰聞徽音仍合綿宇攸同陞
下頃者考古經遵遺憲訓太宗各以諡冊修時享於閟宮未升
侑於崇祊止奉祠於別廟誠違典故尚鬱孝思竊念后稷諸
侯故姜嫄異祭於帝嚳前凡王者故昭成祔饗於睿宗舊典
可知輿情難奪今與禮官參議請改上徽名曰元德皇后升
祔 太宗廟室近臣及文武百官繼表陳請詔從之有司言
按唐先天年祔昭成肅明二后于儀坤廟肅明雖睿宗在藩
之日正爲妃昭成以帝母之尊故位居其先今議升祔 元
德皇后於 懿德皇后之上詔曰尊親之道蓋惟極致在於
陟降非敢措辭唯以祔廟之歲時用爲合享之次序恭以
元德皇后神主祔于 明德皇后之次 初知濱州呂夷簡
上言請免河北農器之稅 上曰務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

河北哉癸卯詔諸路勿稅農器尋命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
己酉忻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六十人詣闕請車駕朝謁太
清宮召對崇政殿慰賜之 壬子詔自今文武官特奉制旨
專有處分卽爲躬親被受犯者以違制論自餘例受詔敕海
行條約非有指定刑名者各論如律無本條者從違制失斷
先是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翰林學士知審刑院王
曾建議乃降是詔未幾有犯者曾斷以違制失 帝不懌曰
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知制書儻如
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 上然之自是決徒者差減上嘗對
近臣稱其協中曾爲學士一日晩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旣退
使謁者諭曰鄕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其見禮如此 癸丑
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者於金明池按試戰棹立爲水虎
翼軍置營池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此選習置營初
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敎戰上以兵備不可廢
故復置焉 丁巳文武羣臣上表請車駕幸亳州謁太清宮
詔從之 樞密副使王嗣宗言請復天下幕職州縣官俸戶
帝曰頃年楊礪嘗疾嶠言若立俸戶便於官員於國亦無所
妨俸戶亦欲爲之但慮人或踰制科率則俸戶不任有受弊
者郡於擾人此爲不便中書更檢討典故從長而行王旦奏
曰此事恐未可遽行俟舍人詳閱參 八月庚申朔詔以來春
親謁亳州太清宮先於東京置壇齋日恭謝天地如南郊之
制 辛酉以參知政事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
陳彭年副之謂仍判亳州又命五使及遣討度糧草詳定儀
工部修行宮治道增置亳州官屬如汾陰之制 己巳以起
舍人知制誥陳堯咨爲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
軍府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蔭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有李大

監者堯咨召其父兄其子尤為強暴一日以事自至府庭堯咨問
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詰其勤至既而讓之曰汝不肖
亡賴如是汝家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終無恥矣我
與爾父兄善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使坐手自杖之
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訖桎
梏列於市置死乃止其勞傭負氣小豬輒死後來者數於先
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庚午詔加上真元皇帝號曰太上
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改起居院詳定所為禮儀院以兵部侍
郎趙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同知院事初置詳定所即命彭
年領之彭年時修起居注故就起居院置局於是從起居院
於三館（置詳定所自元年四月於是改名禮儀院）　壬申樞密使王欽若等上新
編修君臣事迹一千卷　上親製序賜名冊府元龜編修官
並加賞賚左正言直史館陳越前死無子同列為奏其事
上閔之錄其兄成固三傳出身故事中書告表皆舍人為之
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它務辭之乃擇三館秘閣官
得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及越分撰辭相當以名聞其後
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參知政事丁謂
上新修祀汾陰記五十卷　禮儀院請朝謁太清宮日設宮
懸二十架牙盤素饌樽罍籩豆悉如朝元殿恭謝之制玉
用四圭有邸幣用蒼璧一獻飲福鄭州長吏亞獻亳州長吏終獻本宮
道士悉陪位祝版用蒼璧備三獻以素饌薦於餘從之又言聖
號冊寶請就祠壇天寶宮壇下以石匱封祕中設玉匱長廣二
尺高如之檢厚一寸二分刻金繩道五封以金泥印以受命
寶石匱三層各長九尺三寸下層高二尺中層半之上層為
蓋皆刻深四分填以石泥印以天下同文寶奏可　丙戌出
御製靜居集三卷并汾陰寶鼎錄序示王旦等先是趙安仁准詔

編修職經表乞賜名制序詔從其請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
太（[illegible]）　九月先是有詔擇明經者補學官前江陰縣尉
馬元自陳通五經時右諫議大夫謝泌領銓事試之曰古治一
經或至皓首子能盡通之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泌嘉
其對因問以疑義隨輒辨析遂以為國子監講書於是擢大
理評事崇文院檢討國子監直講元舒州人也　丁酉出苑
中古城稻示百官　癸卯知荊南府朱巽獻銅二十斤坐擅
發驛馬與知廣州邵曄（巽令醫視疾）而曄死故也先是巽以
知制誥兼判將作監使出守諸郡兼領如故於是始解使職自是
不復有外任兼領者矣　辛亥　上謂輔臣曰掌法之官宜
務求中道勿用深文者如聞親民之官有酷刑以邀聲譽（以其）
無謂也御史等宜諭察而還徙之　乙卯以翰林學士晁迥為
契丹國主生辰使崇儀副使王希範副之龍圖閣待制查道
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祗候蔚信副之　上謂輔臣曰向者
東封西祀皆遣使賜書諭契丹今謁太清宮密邇京師重於
遣使欲令迥等以此意諭之可也迥等使還言始至長泊泊
多野鵝鴨戎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繞泊驚鵝鴨飛起乃
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戎人皆佩金玉錐號殺鵝殺鴨錐
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縱飲最以此為樂又好以
銅及石為槌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
帳藉草圍棋雙陸或（[illegible]）　有
言迥與戎人勸酬歡甚道醉而乘車皆可罪　上曰此雖無
害然使乎絕域遠人觀望一不中度要為失體王旦曰大抵
遠使貴在謹重至於飲酒不當過量　上然之（[illegible]）　詔龍
圖閣學士直學士結銜在本官之上初杜鎬陳彭年之為是
職也職在官下至是陳堯咨建言故更之　冬十月辛酉祔

元德皇后下　太宗室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助本祀絲綿絹帛各二十萬詔獎之　丙寅詔京城諸倉所納稅賦宜令均平不得非理侵擾仍委開封府糾察之　丁丑三司借內藏庫錢帛五十萬以備奉祀賞給　亳州言太清宮檜柏生真源縣赦麥兩岐上作歌示近臣　癸酉謁玉清昭應宮禮儀院請大初明發殿親行禮神御殿親焚香紫微已下諸殿遣官以素饌薦獻集禧不拜翊聖門遣官焚香詔令近臣分獻遂著為永式　甲戌命直集賢院石中立等修車駕所過圖經以備顧問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言　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　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　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二一四之三〕〔一〕誅楊國忠請塙語之罪乃詔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　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奏為無道其實全官名詔令郡縣猶襲天寶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群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己卯　上作步虛詞六十首付道門以備法醮　詔令歲秋成如聞諸路和糴不均民以煩擾可令河北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各端其平中等戶已下免之排判吏部流內銓慎從吉言格式司用十道圖較郡縣上下緊望以定俸給法官亦用定刑而戶部有登耗未嘗刊修頗誤程品請委官取格式司大理寺刑部十道圖及館閣天下

圖經較定新本付逐司行用詔祕閣校理直館路振校理戚綸校定翰林學士王曾總領之（大中三年書成　三屯詔付有司）初遂人試州多籍地而坐從吉以公錢市莞席給之臨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稱職故數請對言事　上嘉其無隱擢從吉子也　十一月都官員外郎知成州劉晟推官什鼎錄事參軍孫淡所竝勑停初同谷縣民勾知友妻張經殺其夫其子婦祀以有親言於其父父以聞州判勾張伏辨晟等論杜佑決父刑罪流三千里仍斷之張同自首原其罪轉運司移鄰州鞫斷杜亦律斷杜無罪詔劾晟等法寺言當贖金　上曰牧民之官用刑非當一至於此特命停官仍暴其事狀戒飭諸道　玉清昭應宮太初明慶殿有舍利出　上謂宰相曰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抵皆勸人為善惟達識者能總貫之滯情偏見觸目分別則於道遠矣遂作感〔五一四之二〕〔七〕應詩以著其事　癸丑賜御史臺九經諸史從所請也　甲寅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　十二月丙寅以兵部尚書寇準權東京留巳天書扶侍使趙安仁等上新製天書車輅鼓吹儀仗　上御崇政殿召宗室宰相觀之辛未內出丁謂所貢芝草列文德殿庭宣示百官從復準所請也　壬申酌獻天書于朝元殿逐告玉清昭應宮及大廟庚辰御史臺上言常參官失儀條內云謂諱入正衙門執笏不端至班門立不正趨拜言語交錯舉動不肅立訖坐杖罪復之又請祠祭官致齋日早赴齋所過入祀行事及陪位官並午前集朝堂宿齋違者坐之詔可　辛巳以翰林學士王曾攝御史大夫為考制度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段曄攝中丞副之　兵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孫奭自言父年八十二家居鄆州求典近郡以便侍養癸未命知密州奭

請急從還赴任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四之三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五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七之一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甲午高陽關言副都部署英州防禦使楊延昭卒延昭即延朗也智勇善戰所得俸賜悉以犒軍未嘗問家事性質素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苦不冒寒暑者不執盃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於下用任北邊二十餘年虜憚之目曰楊六郎訃聞 上遣中使護喪而歸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官其子三人其常從門客亦試藝甄叙然延昭不達吏事軍中牒訴常遣小校周正治之頗為正所罔綜為奸 上知之斥正還營而戒延昭焉 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 丙午至奉元宮齋于迎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 丁未令奉禮經度制置副使陳彭年詣宮殿大醮 戊申奉聖號冊寶于庭拜授攝太尉王旦持節載以玉輅詣宮奉上攝中書令丁謂讀並置玉匱中 己酉三鼓具法駕赴宮時密雪驟霽自奉元至太清十餘里夾道設籠燈藉臺左右執炬間之焜煌如晝五鼓 上奉玉幣酌獻讀冊文命太尉封石匱又遣官分獻本宮之元中法師三師真武張天師本殿之文子通元真人列子沖虛至德真人庚桑子洞靈真人莊子南華真人唐明皇文宗並如從祀例又遣宰相等分獻真源觀之三清靈寶天尊先天觀之元始天尊元冊經師廣靈宮之先天大皇洞霄宮之先天太后龍女雅色三清靈寶元始用碧太皇用蒼李母白皆如大祀禮餘同從祀 上又詣先天觀洞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真源觀周覽還奉元宮肆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並釋之死罪奏裁給復一年半永城穀熟賦十之二升亳州為集慶軍改真源縣曰衛真縣給復二年奉元宮曰明道宮賜道士六合宮紫服師名授度者八十人 詔三宮正殿民庶不得輒升官吏非朝修止拜庭中 上作朝謁頌先天太后老君像真武贊命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撰親祠頌並刻于石 司天言含譽星見帝作歌賜近臣屬和 庚戌發衛真次亳州謁聖祖殿御奉元均慶樓賜酺三日 甲寅發亳州 乙卯次應天府天書升輦有雲五色如花木又黃雲如人連袂翊輅而行占云卿雲如花木者木旺與德相生如人連袂色黃者子孫分土延祚之兆也扶侍使趙安仁請撰為樂章以備酌獻從之 丙辰升應天府為南京正殿榜以歸德仍赦境內及東畿車駕所過縣流以下罪追贈 太祖幕府元勲僚舊乃訪問參官逮事者並進秩欲授子孫者亦聽除民乾食鹽錢御重熙頒慶樓觀酺凡三日改聖祖殿為鴻慶殿 二月丁巳朔發南京 雍丘邢惇以學術稱嘗舉進士不第遂隱居不出 上之幸亳也考制度使王曾薦之及還自亳召對問治道惇不對 上問其故惇曰 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上說除許州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乃見其敕與發紙同束置屋梁間司馬光記聞與國史不同今從記聞 記聞云除四門助教恐誤今從國史

乙丑詔自今天書在朝元殿車駕由右昇龍門入自東上閤門就東階升殿焚香無陟廊廡以盡嚴恭之意所司著為定式 戊辰大風揚沙罷百官習儀於恭謝壇有帳幄者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 己巳 上宿齋于玉清昭應宮之集禧殿庚午行薦獻之禮遂赴太廟 辛未饗六室 上曰爾登歌始作而奏嚴不已此殊未安乃詔大祀將行禮嚴警皆於宮廟禮畢歸幄殿後奏嚴郊丘俟登車歌吹場鼓吹乃

振作 壬申恭謝天地于東郊還御乾元門大赦內外文武
官悉加恩諸路蠲放租賦有差 舉人因郊赦恩及永不得
入科場不經州貢者許將來依例取解自後大赦率下此制
以參知政事丁謂判禮儀院翰林學士陳彭年知院兵部侍
郎趙安仁初與彭年同知院於是罷之餘官悉從上命謂及
彭年二人凡禮儀院揭榜刻印移文他局並以銀臺司為准
制度文物及祠祭所用有未合禮者悉令裁定仍外書奏中
書禮房所掌者盡付之諸司職務相涉者咸得統焉 三月
庚寅以奉祀禮成大宴含光殿 乙未召宰相觀 太宗聖
文神筆於玉宸殿宴翔鸞閣泛觴曲水奏雲韶樂 上作詩
羣臣皆賦 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劉綜得風疾求典河中
上以太寧宮廟長吏奉祠綜艱於拜起慮不克恭事弗許己
亥命知廬州綜強敏有吏材所至抑挫豪右提舉文法時稱
幹治然涉學素淺又尚氣好勝不為物論所許 丁未以皇
子受益為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月給俸錢二百千初宰相
累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係望今朝修禮成願特降制命
上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舊制國公食邑三千戶今止千
戶有司之誤也皇子即後宮李氏所生於是五年矣劉皇后
以為己子使楊婉儀保視之故 仁宗常呼后為大孃孃楊婉
儀為小孃孃 是月丙辰朔令有司林新妄依將軍墓送入
閤圖有唐朝臣僚書志以之從東上閤門使劉昭亮之請昭亮
成信次子也 庚申三司借內藏庫絲十五萬兩 上謂宰
相曰聞京東陳堯咨用刑峻酷關中送方舉發郡縣尤苛緣
撫下宜嚴然有密遣者提點本路刑獄頗復伺察人過以激
怒之欲使內外畏憚成其威望此不可不責也 己酉徙隨宗
西路後數月堯咨言壅龍首渠入城以給民用有詔褒獎因

曰吳浪所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 辰州言溪蠻寇
縣發兵救援今已寧靜詔遣本路轉運使及辰鼎知州使臣
經度所須免今年田租張綸尋徙知辰州辰州吏民列上治
績提點刑獄以聞乃知洮擢審院擬狀不行 上出以示
宰相曰綸清苦自守接官三千里誠可念也李與高紳不叶
紳乃王欽若近親若此朋徇耶當特改官遣之 詔大理寺
斷獄而依條處罪其情輕法重者具狀實封以聞時上封者
言法官以臨時取旨為文飾於上故也 丁巳令羣臣詣
國子監觀 太宗御書又觀刻御製樂辨論遂宴本監 乙亥
禮儀院請以 聖祖降及迎奉聖像奉祀事迹各編集為記
詔可 亳州言自東駕臨幸後民復業者一千二百 丙子
鎮國寧國等軍節度使太保兼中書令許王元偓薨自景德
後每有大祀元偓皆為終獻素羸疾及 上幸真源時元
偓疾已甚懇求扈從至鹿邑先還 上數臨問之幼子先卒
盡其傷動救家人勿以告既薨即臨哭翌日對輔臣發言出
涕悲不自勝特廢朝臨之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曹王諡恭惠
醫官並坐視疾無狀貶責元偓好學善屬文奉佛尤謹性慈
恕嘗於僧舍齋集從者失金器未幾獲賊元偓請末減其
罪以所失器施僧寺有集三卷筆札一卷上為序之藏秘閣
是月中書言文武臣僚年終舉到京職州縣官令欲五人
以上同罪保舉者替月令吏部流內銓審勘引對從之會要
事辨符七年今刪此 四月 樞密使王欽若等言本院小吏以奉祀禮成
援中書堂後官在省日例求恩澤 帝以問宰相王旦等曰
堂後官本選士流從科者十年無遺闕改官為通判蓋朝
舊制也若內流外守職而堂後官即無此例直省官南郊何
得七人出職耶總已行首一人為供奉官亦定例也大凡中

書樞密院體制各異今知密院副承旨並爲諸司副使若轉
至副都承旨即使爲大將軍以至于事已下有特加俸錢及
十千者中書人吏所加不過兩三千以是不可比類並中書
守後官開寶九年以後多是優轉咸平以來惟有抑損帝然
之 五月丙戌以左諫議大夫陳象輿權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象輿病風痺步履艱阻朝謁屢失儀故軍巡使姜遵劾奏
之象輿即求對自陳可以治郡 上以語宰相宰相曰象輿
非幹器且被疾任以專城祇益其過耳 上然之故有此命
戊子知谷州凌策言谷州
民孫延世偽爲地符以田積三十年六經制勅官吏受賕枉法
毀中丞知華陽縣黃夷簡鞫之盡得其狀詔什夢松還引對
江鑑與第加進補明年擢夢松爲監察御史 壬辰
命右僕射平章事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 初錢塘江
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轉運使陳堯佐
日堤以捍患而反爲民病乃與知杭州戚綸議易以薪土有害
其事者言于朝以爲不便命知政事丁謂主言者以綸堯佐
已謂既徙綸揚州癸未又徙堯佐京西路發運使李溥
請復用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堯佐議堤乃成
甲午中書以逮事 太祖君臣名聞 上因
言開寶中舉人此曹有以武勇求較勝負王旦曰 太祖英
武之使賢不肖共知利病無藝者往往以換錢爲驗自陳
太祖勉從之縱有司科以名第不過責之州縣如朱準有文
行釋褐即授校書郎直史館蓋神機聖鑒非常人之所測也
乙未詔摸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命王旦爲天書刻玉
使王欽若爲同刻玉使丁謂爲副使兵部侍郎趙安仁翰林
學士陳彭年爲同刻玉副使入內押班周懷政爲都監 上

作恭祀禮成述懷五言百韻詩賜近臣詔閤屬和咸奏章以
免不許 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表請御製本宮碑頌及籍
書額從之 王旦言朝修景靈宮請用先天節設道場禮畢
詣至聖文宣王廟會真宮東岳廟真君觀行禮望下禮官參
酌儀制又言路出澶州欲詣河瀆廟致奠並從之 庚子太
常博士邵餘慶坐受請託故不及在法私罪當劾舉主召釋之
上因謂宰相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公坐猶或可矜若
有本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贓敗何以逃責王旦曰薦才實
難士人操行往往中變 上曰然拔十得五纔使徇私朝廷
由此得人蓋不少矣且國求人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
贓敗亦如其言而坐之 太祖朝有自員外郎與所犯州縣
官同除名者太平興國初耗能爲轉運使舉官至濫人多郤
之 上曰朝廷急於得人苟不令薦舉則才俊在下無由自
達求人之要固無出於此也 癸卯知雜御史王隨請以御
史臺弊除修官編爲儀制從之 丙午府州言知州與州刺
史折惟昌卒先是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時
已屬疾或請駐師旬日以俟少閒惟昌曰古人受命忘家死
於官事吾無憾也即引步騎屯寧遠寨冒風沙而行疾遂
亟將卒前一日坐齋中會賓佐人皆言其良愈惟昌退告其
母以病篤且曰強宴飲者正以境外之重慮貽朝廷憂爾
上聞之遣使撫問賻恤及於是命入內供奉官張文質馳
往護葬所須官給以其弟供奉官閤門祗候惟忠爲六宅使
知州事錄其二子官 禮部侍郎馮起請致仕 上顧宰相
問其年王旦曰起清名素著搢紳少及年實七十以誠引退
上曰起謹畏寡過亦可嘉也當特改官戊申授戶部侍郎致
仕知宿州李防言引見司科罰罪人於崇政殿門外切近帝

決杖罰錢蓋欲[illegible]自今送開封府或皇城司決遣 上曰外
人不知近年每月不過一二次決罰人皆杖笞以下此事已
久不欲遽改[illegible]五 六月乙卯朔詔內外文字不得斥用
黃帝名號故事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 丙辰詔曰眉
州通判董瑩知長安縣王文龜或酗酒濫刑或受賕撓法
投荒裔偶盈刑贖凡百指揮所宜申戒初孫延世僞作祖父
手疏奪孫朴田計直三百萬訴縣刑獄司命瑩辨之眉山縣
尉高用錫處世錢七萬易其丁簿以爲證佐瑩又取黃金三
十兩獄成文龜江令李幹等貸之又取金四兩因逐朴悉以產
付延世朴詣登聞鼓院訴詔劾得實瑩等當死用五年十月戊
午赦特除名配本城軍瑩隸白州幹滑州用韶州文龜涇長
安縣出廻顧市民有路坐者即其所杖之三十計贓而定法
寺準罪當加役流特命除名配隸濱州因布告天下初有司

以劾草上第言市民路坐 上曰文龜欵中有廻顧二字此
最非理不可不栽視之果竄益之 編敕所請自今刑部舉
駮諸州誤入人死罪劾斷官吏並具事布告天下俾其曉悟
從之 壬戌遣使齎御藥賜景靈宮朝修使王旦癸亥旦
入辭又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賦詩以寵其行詔自京至兗
州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從事 [illegible] 河北
緣邊安撫司言民有自北界市馬二疋至者已牒送順安軍
上曰如聞彼國擒獲潛販馬出界人皆戮之遽配其家甚可閔
也宜令安撫司自今如有此類俟夜遣人牽至境上解放縱
之 乙丑河北緣邊安撫司上制置緣邊浚陂塘築堤道條
式畫圖請付屯田司挨排邊寺從之又言於緣邊軍城種柳
蒔麻以備邊用詔獎之 丙寅召天書刻玉使副等詣內殿
觀待詔盛京篆寫本三函上皆跪受置案向敏中陳堯叟

謂消災仁壽詩上旦與王欽若對讀陳彭年詳字體所未詳
見儀 上躬之增跪受觀啓封又加上香皆三再拜者八
庚午延京師新作五岳觀東北黑雲中見星如書有赤氣連
壽殊甲仗之狀觀者讙賀修觀使丁謂以聞詔建道場 以三
班奉職鄭捨爲劍城將王準國子監說書檢明經諸科朝士
以其名聞試于國學而命焉 壬申封婕妤楊氏爲淑妃始
皇后爲修儀妃爲婉儀位幾與后埒 上封泰山祀后土祠
太清宮凡巡幸皆從恩寵莫比妃通敏有智思周旋奉順后
無所忤后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爲已間及受冊 上一
不欲令藩臣貢賀其不降制外庭止命學士草制付中書翌日
宰相言宮掖加恩朝廷慶事臣下可闕禮賀今各省依例受
貢賀 上勉從之 乙亥樞密使王欽若罷爲吏部尚書陳
堯叟爲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爲穎州防禦使欽若性傾巧

敢爲矯誕知節淳直其爲人未嘗詭隨 上嘗以喜雪詩賜近
臣而誤用字韻王旦欲白 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
格校之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
詩微欽若言幾爲衆笑旦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 上亦不
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
則以己意稱 上旨行之知節嘗於 上前顧欽若曰懷中
奏何不盡出欽若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爲之下爭於 上前
者數矣又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賞欽若等[illegible]請
轉一資知節以遠方立功當厚賞以激其餘議久不
決 上趣之知節忿恚因面訐欽若之短既而不暇奏禀即
超授懷信等官 上怒詔向敏中等曰欽若等請懷信資與
堅稱與侍其旭例不同當須加等朕語之曰爵賞有勞國家
不惜若懷信來告樞密院畧無酬獎止依侍其旭例爲者

欽若等奏當具取進止今乃止與所奏不同不具劄子亦不
進卷便直劄送中書懷信與供備庫副使始則趨宿累行終
又擅自遷擢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為己任近位如此朕須束
手也又曰欽若等畢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競朕於臣下
止可如此爾其知事君之禮人所具曉何知節又屢詆朝列
審刑審官兩制三館諫官御史鄰州其父其嫌人乎己也如
此於是三人者俱罷欽若堯叟各守本官知節以檢校太傅
宣徽北院使兼副使但除防禦使平出知潞州王旦遣[illegible]
股肱[illegible]
可任信今[illegible]
尚書寇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準未生謝命向
敏中權發遣樞密院公事自是樞密皆能御命宰臣權發遣
[illegible]
州防禦使鄭延鄭誅署曹利用丸闕　丁丑司空致仕張齊
賢卒　上甚悼之遣中使致奠賻以布帛五百疋粟麥稱是
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坐晚歲以三公就第
康寧福壽人罕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
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人以此少之[illegible]
[illegible]　庚辰上作
慨農歌又作讀十一經詩賜近臣和　上每著歌詩間命宰
輔宗室兩制三館秘閣官屬繼和[illegible]
多至是編錄經史三司諫官御史或預[illegible]
酬會則百僚並賦其後梅詢等以館職居外任表求次韻詔
寫本附驛賜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五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五之二

眞宗皇帝紀十七之二

大中祥符七年秋七月左神武統軍檢校太師錢惟治卒
上聞其子孫甚眾婚嫁闕之特詔優其賻賚因問向敏中曰
惟治家欲詔葬否敏中對曰羣臣家會葬者煩擾官給喪事乃詔
罷詔葬初議贈官敏中援統軍陳承昭孟玄[illegible]例但得東宮保
傅　上以惟治忠孝之後特贈太師錄其四子弁外弟子壻
親校並甄擢之　壬辰廣州言知州右諫議大夫邵曄卒州
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內壕通舟颶不能害及
從夜吏畜貴集僧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多隕泣者　甲午
詔交阯占城大食闍婆三佛齊丹流眉蒲端諸國使
入貢者所在遣使臣伴送赴京郵傳供億務從豐備　乙未
上覽司天監知歷數官表求改秩因謂宰相曰曆象陰陽家
[illegible]
流之大者也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爲功究災祥吉凶者雖
有此術必待之而成近年惟秋官正趙昭逸能專其業始王
熙元等上儀天歷獨昭逸請覆算熙元等不從後二歲歷果
差昭逸言愈或歷數精詳推驗亦如其說乎若[illegible]未嘗離
手熙元亦伏其精一言後人鮮及也[illegible]　甲辰以正觚
宗曹利用正爲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illegible]　戊申
王旦至自兗州且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知兗州王
隨人[illegible]　知長垣縣范識[illegible]京東轉運使俞獻卿知[illegible]州張
禹珪同監修景靈宮[illegible]明京東向都[illegible]檢使丞懷信
[illegible]
夢協通判[illegible]刑獄司
察少[illegible]公為元[illegible]命出使而所舉官吏[illegible]
度[illegible]不[illegible]擢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稍薦之又請亟用則上

恩曾出於己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入内押班周懷政管句道
同行宮請閤必俟從者皆集整衣冠見之仍戒己則退未嘗
私焉議者以爲得體　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中書侍
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爲之　庚申有司備儀衛近
門威儀教坊樂自萬歲殿道場奉天書赴朝元殿後室刻玉
上親酌獻自是刻玉使日詣焚香副使番往視鐫刻其篇號
題記年月皆上親書　辛酉詔三班使臣自今父母亡勿任
俸錢　甲子以參知政事丁謂爲修景靈宮使權三司使林
特副之崇儀使藍繼宗爲都監　祕書監分司西京楊億以
疾愈求入朝　上謂王旦曰億性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
及者然或言其好窺議朝政何也旦曰此蓋與億不足誣謗
之耳億受國深恩非土木類詭譎過當則恐有之訕謗之事
保其必無也　戊辰命億知汝州既而監察御史姜遵奏億
六十二 【三二 五十二】 【二】
頃以母疾擅去闕庭所宜屏迹衡茅盡心甘旨忽求領郡深
屬要君乞明罷之　上曰億前告歸本無終焉侍養之請今以
疾愈求入朝故特與郡遵未諭此意耳乃詔中書召遵諭之
遵長山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丙子詔自今差發解知舉等授敕訖即令閤門祗
候一人引送鎖宿無得與僚友交言違者閤門彈奏如所乘
馬未至即以廐馬給之先是翰林學士王曾知制誥錢惟演
受敕於武成王廟試經明行修服勤詞學人與翰林學士李
維偶語長春殿閤又至審刑院同候所乘馬遂留久之維曾
同在翰林曾妻維姪也時曾妻將產子故曾屬維以家事東
上閤門副使魏昭亮意曾受維請託密以聞押伴閤門祗候
曹儀亦具奏即令曾惟演分析詞與惟演同特釋曾等因有是
詔[illegible]　丁丑以御製朝謁太清宮頌明道宮碑聖祖殿等

總司近臣命内侍都知閻承翰奉安　太祖　太宗聖像于
南京鴻慶宮　詔店宅務每年納課利十四萬一百九十七
貫送内藏庫其錢陌不整自今令榷鹽院錢十四萬二百貫
充　九月甲申朔詔自今制置發運使不限官品其著位並
在提點刑獄官之上　丙戌含譽星再見　辛卯内出御扎
與天下臣庶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
眞體道玉皇大天帝以來年正月一日躬申薦告仍定儀式
頒下先是上於滋福殿設玉皇像奉新撰聖號置押中再拜
授中書門下權安朝元殿後幄於是又奉御扎於崇德殿庭
設香案再拜授樞密使奉赴文德殿宣訖左右正言捧香禮
部侍郎奉以出安于朝元殿　上御景福殿試亳州南京路
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人得進士張覯等二十一人諸科二
十一人賜及第除官如東封西祀例覯絳人也[illegible]
六十一 【三三 五十二】 【三】 [illegible]　上謂宰
相曰近歲舉人文藝頗精拔十得五殆爲主司者亦大不易
循請求則害公絕薦託則獲謗王旦曰今郡縣至廣人數亦
繁必須臨軒親試至於南省解發非朝廷特爲主張則雖責
成主司亦難以集事也　辛丑幸五岳觀宴從官　賜觀名
曰會靈　饒州防禦使勾當環慶路副都部署荆嗣卒錄其
子嗣起行間積勞居方面九百五十戰有功未嘗自伐臨終
戒其子曰吾門累代爲將其後不與汝輩當儒修謹也　癸
卯以奉上玉皇聖號分命輔臣告七宮昭應宮郊廟社稷
初開封府解服勤辭學進士二十五人爲下第者劉溉所訟
其上三人以偶賞皆奔競無清譽有司追捕王旦奏曰　陛下
比降恩詔搜羅才俊今乃變爲因緣恐傷風教且科舉之設
本待賢德此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　上曰此

詔當推官司不曾娩諭致此過誤其當貫者當並釋罪既什
外川鞫管既而御史高升上言既訟事得實被責不過 上
以問旦旦曰既訟本非公心護訴乃使其得解則訟此徒紳
之蠹賊朝廷黜其無行諫官所宜舉聞升妄指對奏乃是欲
之向非聖斷明哲幾舉于誤此則須連坐府縣御史升殊甚
無取也 上然之升當澤人壽以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
濟軍 丁未詔自今舉人如本貫無戶籍
及離鄉已久者許召官保明於開封府投牒取解 壬子以
將作監丞李惟簡爲太子中允致仕別賜錢三十萬惟簡猶
士也有才藝性沖澹不樂仕進屛居二十餘年 上得召對
而命之初召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 上令至中書問王旦
然後人知惟簡乃旦所薦也旦務隱名遠權勢它所應士
尤多類不以告人其後史官修 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
知

【五三三之三】

於朝廷士多旦所薦者云 上嘗覩
書龍圖閣得王禹偁奏表切直因訪其後宰相言其子
嘉祐擧進士及第爲工部尉頗勤詞學而家貧無若是日亦
召對特授大理評事 冬十月 言高麗遣使入貢
未敢迎還以須朝旨 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王旦曰高麗
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旦使
雖高麗契丹必已知之若若所問卽當以試對也王欽若曰
此使到闕正與契丹使同時旦曰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常
事爾彼自有所說亦不必疑 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卽遣
使館接焉 殿中丞董靜責授廣靜長流郴州不得敘用靜專
知容州坐贓法當徙又其叔居明先沒王事賜一子出身居
明子幼靜冒名得官又是事發故重責之仍令福州訪居
明之子以聞而居明子顯明年亦登進士第 癸亥召左三

言直史館劉筠右司諫直史館陳知微並試于中書 上覽
筠所試特稱善遂遷右司諫而以知微爲比部員外郎並知
制誥仍令筠在知微上 甲子以玉清昭應宮成詔賜酺在
京五日兩京三日諸州一日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
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遂
七年而成 河北提點刑獄司言博州獄空百三十九日宰
相言天下奏獄空者無虛日惟此奏日數稍多 上特令降
詔獎之 十一月癸未 以樞密副承旨 大將軍 都承旨
十年練習事 未嘗有過 都
承旨者 上素知貿廉謹故以授之 召問五代以降治國
初軍籍更易之制旦一一條其利害 篇目曰兵要
以進 上覽而稱善 乙酉羣臣詣崇德殿賀玉清昭應宮

【五三三之三】

成賜宰臣以下 流以下一等
死罪 丙戌詔玉清
昭應宮 近臣於集禧殿
己丑 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司空修宮使丁謂工部尚書副
使林特工部侍郎爲三司使 宗洛
緒使 翰林學士
晁迥上玉清昭應宮頌其子秘書省正字宗愨 宮
慶成詩 上曰迥爲學勤 子弟亦推紳佳事
也 以監修宮 領貨
州刺史 九百一十二人 壬辰御
乾元門觀酺自是凡五日 戶部尚書陳堯叟上 奉祀
記三卷有詔褒答 乙未鄜延路鈐轄張繼能言趙德明進
奉人挾帶私物規免市征望行條約 上曰戎人遠來獲利

無幾第如舊制可也　辛丑詔廣南東路轉運使李放西路轉運使高惠連對換所任先是樞密使寇準因對言臣昔持高惠連有吏幹可以任使近聞其嚴酷無廉譽　上以西路近蠻徼故徙之因言惠連昔上封事具言朝廷不可用善人善人多敗事因述天有五行爲據朕觀之知其涉淺也王旦曰夫天有五行無不善之理又所言善人若選懦之類誠無所用矣知古爲善行固人之常道安可闕也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也欣莆田人初爲階州軍事推官時自知州以下皆坐買馬得罪而欣獨免由是以清謹知名　癸卯詔玉清昭應宮每歲正月朔望許士庶焚香　己酉置玉清昭應宮判官都監以左正言直集賢院夏竦爲判官內殿承制入內押班周懷政爲都監王旦之爲景靈宮朝修使也竦嘗掌其箋奏竦嘗臥病旦親爲調藥飲之數稱其才因使教授國公旨[illegible]乃　又同修起居及是爲判官皆旦所薦也初丁謂欲大治城西駮場釀金水作右土祠以擬汾陰脽上林特欲跨元武門元武字當考爲複道以屬玉清昭應宮李溥欲致海上巨石于會靈池中爲三神山起閣道幾爲神仙之屬群臣亦爭言符瑞竦獨抗疏皆以爲不可其事遂罷及爲判官居月餘乃奏寶符閣奉神衆寶皆起視之無有滓淬狼籍左右始神食之[illegible]

知秦州張佶言蕃部廝俊已出兵格鬬望量益戍卒王旦曰今四方寧輯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藩翰之臣宜務鎮靜　上曰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爲上須歲河北請增邊兵王欽若等亦惑其言惟朕斷以不疑終亦無患因言昔嘗謂邢昺朕中夕靖思四方至大張官置吏委之千萬里外豈能盡知善惡一有敗事則爲患非小自古帝王宵衣旰食正在此爾萬務幾微更頼卿等悉心也　十二月丙申令王欽若陳堯叟馮拯趙安仁與林特等各舉京朝幕職州縣官詳練刑典曉時務任邊寄者二人　己未作元符觀初每歲天慶節就左承天祥符門設幕次道場　上以車騎往來喧雜乃命直皇城司解舍新營爲是觀堂即劉承珪所創景德末司命議降處也　丁卯權知高麗國事王詢遣奏告使尹證古及女真將軍大千機已下九七十八人以方物來貢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請降皇帝尊號正朔詔從其請詢又言大千機自稱父兄曾入覲其兄留弗歸恐行李往還有妨又河北居民賀文顯等十七人先爲契丹所掠投奔高麗詢亦遣還令歸本貫　上深嘉其意待證古甚厚仍於左藏庫出生色雜色衣帛二百疋爲生熟衣段庫錦袍二件是歲天下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五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八之一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備鑾駕詣玉清昭應宮太初
殿奉表奏告尊上玉皇大天帝聖號陳設如大祀惟三進酒
飲福並用金醆羣臣朝服陪列諸方客使貢舉人番夷酋長
道釋耆壽坊市民庶悉集宮門外舊儀皇帝殿　上再拜羣
臣不拜以躬率臣庶有司定　上再拜内外皆拜令諸州皆
建道場設醮奏表臣庶家悉置香并奏樂望拜官司檢察之
是日遂奉安刻玉天書于寶符閣塑御像法服立侍　上升
閣備登歌酌獻還御天安殿受賀大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
及已殺人者咸除之內外文武官滿三年者有司即考課以
聞緣河江淮南兩浙民田經水災者悉蠲其租　丁亥賜玉清
昭應宮國子監印本經書各一部　己丑樞密院言准詔定
承天節南郊奏蔭子弟恩例宰臣樞密節度使帶平章事子
授東頭供奉官弟姪孫左侍禁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宣徽節度使子授西頭供奉官弟姪孫右侍禁左右僕射太
子三少御史大夫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諸行尚書子
授左侍禁弟姪孫左班殿直三司使翰林資政殿翰林侍讀
侍講龍圖閣樞密直學士左右常侍上將軍統軍大常宗正
卿御史中丞左右丞諸行侍郎兩使留後觀察使內客省使
子授右侍禁弟姪孫右班殿直給事諫議中書舍人知制誥
龍圖閣直學士待制三司副使防禦團練客省引進四方館
閤門使樞密都承旨子授右班殿直弟姪孫三班奉職大卿
監帶職少卿監諸州刺史子授三班奉職弟姪孫借職南郊
刺史以上如承天節例其諸衛大將軍少卿監諸行郎中帶
減貟外郎內諸司使樞密諸房承旨子授三班奉職弟姪孫

借職諸衛將軍諸司副使子授借職樞密諸房副承旨子初
命授同學究出身再經恩授借職 [illegible] 是日中書言
呈御史中丞馮拯所舉大常博士知桂州王專大理寺丞
河南府軍巡判官趙喻　上曰此所舉官當與常典並令轉
官專與轉運使副喻與通判彥進王旦曰王專前後十次保
舉轉官引己二年識如聖旨趣今趙喻所得京官欲比并舉
遣今後舉官欲并以考第歷任進呈　上然之　庚寅賞給
臣于會靈觀以玉清昭應宮奏告禮畢也　甲午命兵部侍
郎修國史趙安仁知禮部貢舉翰林學士李維知制誥盛度
劉筠同之　上覽諸道舉貢人數歲以常歲因曰外郡官吏
未體朕意耶比者詔命累下但戒其徇私倘若能精擇實亦
無多何害是歲始置謄錄院令封彌官封所試卷付之集
書吏錄本諸司供張內侍二人監焉命京官校對用兩京奏
使印訖復送詳印院始送知舉官考校 [illegible]
初秦州民家子趙抱一牧牛田間一夕有扣門召之者以杖
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
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能測會燈燭使過其下
聞樂聲疑群盜謹聚集村民捕得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稱
在接以下問之具言其故凡經久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介
火化者未嘗啖古茹甘菊橘華柏實并泉澗亦飲酒貌如嬰
兒妻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不親農
事野行露宿　上祀汾陰歲至京師猶丱角得召見賜名度
為道士自是問歲以一至京師今春大一宮與人言多養
生事無方外可說於是又詔蠲其家租稅　徙桂州城先是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言河流高於州城者丈餘朝
命累年役兵修固蓋念從城重勞民力而未之盛實尚有衛

六若東兼必致決溢為患滋深今請於州之北七十里陽信
縣界地名八方寺即高阜改築州治以今年捍堤軍士助役
則功久之利詔許令權度支判官張續內侍押班周文質乘
傳與士衡士遜等同經度事三月而役成時故城積潦甚多
或者病其難徙士遜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其餘以貸民
期來歲輸新官公私便之孫沖既徙知襄州復上疏論徙州
非便且著河書以獻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　甲辰中書以
准敕舉官姓名進呈請以歷任及為人所舉多者入大藩知
州提點刑獄為一等大藩通判小郡知州為一等幕職州縣
官年限及元勅歷任無大過者令銓司注替俟名勘引見從之
二月宗正寺火有司奏玉牒屬籍譜並他舍得免判寺官並坐
責黜命鹽鐵副使段曄擇地營宗正寺自今判寺官不得携
家屬宿寺之因詔諸司庫務益嚴火禁　西蕃首領唃廝囉立

（通五十六之二）　（三）

遵溫逋斯木羅丹並遣牙吏貢名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
萬詔賜唃廝囉等錦袍金帶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
千兩他物稱是　玉清昭應宮言太初明慶殿摧朝命乃疑
道場其皇親近臣許於紫微殿寶符閣下餘人止於諸小殿
及道宮廨宇離散從之　丙寅以楚王元佐為天策上將軍
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唐及後唐天策上將軍並開
府時元佐久病特加殊號不開府仍給衛佐功臣上常謂宰
臣曰楚王加恩興元府必遣人來章表須授宣速止之府牧
自此始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
合格並許奏名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好以氣
凌轢運使樂黃目表陳因求解職詔不許己卯徙堯咨知河
南府并留守司事　上聞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黃目悉之盡
得其實　上不欲窮治止落職徙知鄧州他日　上謂宰相

曰或言黃目在陝西侮約邊事雖主將亦畏其鋒且曰　太
祖朝邊臣橫恣或得一儒臣稍振紀綱便為稱職　上曰近
聞外官多事依違黃目苟能如此亦其所長也然不可過當生
事宜密戒之（堯咨徙鄧州乃丙月壬申今并書之）　三月辛卯中書上若等臣進
詔所舉官　上覽之曰皇甫選人言其好決民政陳給亦聞
有才幹王旦等曰選好飾慕古人而臨事迂闊無益於用絳
制策入等外任有聲而性多簡傲特李永錫亦在　舉中旦
等言永錫即頃年妄陳封事被黜者　上因曰縉紳之士多
忌前毀言近日頗協附有位久則便成朋黨深宜絕其本源
也旦等曰唐文宗朝二李各樹朋黨洪相排黜晚年自不免
禍職由此也　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　上
顧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淫詐安仁等進對朕亦以此語
之矣王旦曰條式備具奇守而行至公無私甚實由此癸卯

今冊二　（五十六之一）　（四）

上御崇政殿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黜抹者或未當命宰相
閱視之旦曰考官過為艱難然公在其中矣於是得進士蔡齊
以下百九十七人並賜及第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特
奏名進士七十八人同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人及
第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除官如元年之制齊等既考定
上顧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真所謂搜
求寒俊也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
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人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
舉止端重　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
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　上喜謂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
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　以為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
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　上之
親試進士也召崇文院檢討馮元講周易泰卦元因推言君

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材成 上說特揚五品服 夏四月癸丑召宰相觀書玉宸殿閱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送臨水軒賦詩各賜衣帶器幣吏部尚書王欽若工部尚書陳堯叟刑部尚書馮拯兵部侍郎趙安仁預焉 乙卯宴近臣於長春殿鎮定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故事節帥陛見必錫宴學士者則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馬軍帥曹璨等皆當侍立品秩非便乃詔璨等悉預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為例 戊午丁謂言會靈觀須記望賜御製御書從之 辛酉賜宰相御製良臣忠臣志臣姦臣讒臣論 壬戌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姦邪數與忿爭特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準頗右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

五九十 三六之一

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 上勉徇其請而用赦釋之並京師歲費絹百萬而準所助才五萬而已準又以三司放驗坊軍士不俟給裝錢為特過特方有寵 上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於曩昔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度之準之未為樞密使也旦嘗得疾久不愈 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便殿勞問數四因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 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問馬亮何如不對 上曰試以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 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及準為樞密使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即以聞 上謂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皇恐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礙詔格吏得之欣然以呈旦旦令卻送與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慚翌日謂旦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旦不荅旦每見 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一日 上謂旦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旦謝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愈賢旦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為使相旦大驚曰使相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既而上問旦準罷當為何官旦曰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彩亦足為朝廷之光也

八四十 五六之二 六

及制出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 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 [illegible]

觀祠所不饒編并閑馬是日以吏部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並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甲子 上謂王旦曰上封者言中書不言事空接賓客政令頗稽滯旦等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奏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日奏德音動遵睿旨外人不知者是臣等無溫言也空接賓客誠亦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邊要藩郡守臣及非次將命羣官陛辭之後未嘗不見或承詔到闕子者觀其所述可以詳悉俗復詢問即往使求大約中書時事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行遣奏條且有奏藉然思慮不至事或有未便未免重煩聖斷是臣等過也皆再拜 上慰諭之王旦事錄之以三今年不朝 上又謂旦等曰朕每有所聞於中書無隱必宣示之不臣嘗言事多請不付中書恐貽怨責然或漏露何也王旦曰臣等每奏德音或有所施行至秘事閣中盡屏左右親錄進止授本房吏外無知者或慮舍人草詞筆吏膳本之故當益戒令嚴密然朝廷命官如轉運使副三司判官之類不出藩郡知州久經事務者外人或能預料十得五六苟與擬議符合則無所逃謗 上曰此事不免有之但心存至公亦無所害朕孜孜博訪欲在位盡公致天下人安無他意也

丙寅詔曰自敖京畿達於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損增之斯豈有羨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推黃收納倉敖之處又在京諸倉監官等並須兩平受納不得侵削所收羨剩並不理為勞績但一界肸集別無逋負即依元勅施行先是監百萬倉國子博士夏侯晟等收到出剩乞行酬獎有司以咸平中條制凡倉庾所收出剩不為勞績至是申明之 辛未以監察御史李仲容為右司諫直史館 上之親試進士也內出詩賦論題先令考官析其義仲容所對頗詳備

上嘉之特命中書召試而有此授焉 壬申榮王元儼宮火自三鼓至翌日亭午乃止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秘閣 王旦等請對於內東門之便殿 上曰 祖宗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等曰陛下富有天下財貨不足憂慮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耳臣等備位宰輔天災如此謹當罷斥然開左藏者收救錢帛諸班軍校皆戮力爭前人自其勞 上曰朕所憂者惟軍儲爾錢帛所傷不多至於大禮賞給亦可以漸致若軍儲不足須至率民此朕所甚憂也遂下詔罪己令文武百官上封論事無或隱蔽命參知政事丁謂為大內修葺使 五月辛巳朔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隨言準詔劾榮王元儼宮遺火事本元儼侍婢韓盜賣金器恐事發遂縱火其知情干連人悉具以聞詔韓氏斷手足令衆三日處斬知情人處斬餘並等第決配

先是當死者甚衆王旦獨請對言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乃過為殺戮恐失前詔意也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 上欣然納之由是減死者幾百輩 秦翰言內臣端午時服望權住給賜從之 壬午安靜武信軍節度使榮王元儼奪武信節度使降封端王出居故駙馬都尉石保吉第記室參軍崔昈坐輔導無狀亦責官中書門下樞密院請罷給月俸不許又請罷賜端午時服許之 甲申命寇準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 辛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管內諸軍準備支用外有錢四十萬貫紬五千疋絲三千兩布二十萬疋請悉以上供優詔褒之其錢帛令本路貯積勿更輦致 壬辰詔於右掖門外創崇文外院別置三館書庫時宮城中嚴火禁甚峻 上以群臣更直寓宿寒暑之月飲食非便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唐故

事而修復之　發内侍省黄門、高班内品改為前殿祗候高班内品　詔自宫禁逮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為飾驗其科禁自是遂絶　知制誥錢惟演獻其父所賜禮賢宅優詔答之賜惟演錢五十萬令均給六房仍各賜宅一區　詔契丹國信物舊用金飾者止易以錦繡　庚子放宫人一百八十四人　壬寅中書門下請以庫藏塵損疋帛雜物給所請月俸及衣賜五分折支文武官學士而下相繼拜章以請詔不許章再上乃許之　六月甲子改乾元門曰正陽門朝元殿曰天安殿日華月華門曰左右太和門又避太宗舊名改含光殿曰會慶殿天光門曰大寧門　乙丑新授杭州觀察推官朱呂符等四百六十人入謝　上顧謂輔臣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等曰選衆拔士十得一二亦為多矣然遭逢盛時登此科級儻才行兼全則宦途何遠

四七五

因言呂符即台符之弟　上曰台符有文學呂符若才可柰甚嗟念之　給事中知荆南府馬亮言竊見天下庶官職田過為優厚請三二年間權住支給聊助經費臣今歳所得米麥四百二十餘碩已牒本府納官詔獎之　辛未令諸州以御製七條刻石從夔州路轉運使陝人臧奎之請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六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六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八之二

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己卯大赦天下非已殺人及枉法贓致殺人十惡至死者悉原之賜修内兵匠物有差自今諸州有大辟情可閔者具獄以聞勑法律内重刑未稱矜恤者委法官與編敕官條奏先是　上謂宰相曰朕以盛暑之月屬念囚繫欲肆赦有何以為名王旦曰今邊鄙寧謐黎庶阜安風雨以時疵癘不作以此景貺特覃大慶故其宜也翌日以條目進呈　上曰前後赦文未嘗不以謹罰為首今當別白條告使四方曉解旦乃以二事為請故特著之　庚辰王欽若上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　上謂近臣曰昨宫中收焚名簽軍士宣旨所至懸賞而來誠足嘉尚然茲事體大古者追兵以符止為倉卒之際必須取驗契合也　壬午詔殿前侍衛司自今非時宣召軍士候見御寶文字乃得發遣無則畫時具奏所降御寶不得轉付所司每遇遷轉遞相交授　詔諸司庫務如中使宣取金帛錢物但依往例畫時供副不得以見管都數供報如違主典處死監官除名決配舊制庫務都數雖三司使不得知之　丁謂為使日自陳度支經費宜知帑藏數　上勉從其請仍令副使已下不得預聞而主藏攸司不詳條禁每内臣有所宣索必盡數報之或具列名物之籍以供故特申誓焉　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其父襲從為校書郎伯希家本福州隨父至京師裁四歲誦詩百餘篇　上召入禁中應對閑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又以襲從久在場屋特獎其善於訓子召試中書而命之又作詩賜伯希　癸巳編敕所言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舊自五疋徒二年遞加至二十五疋流二千五

百里三十疋即入絞刑緣法律凡加重刑皆須循次今獨此
條頓至大辟望改三十疋爲流三千里三十五疋絞從之
上謂宰相曰數有人言官吏犯贓者多蓋朝廷綫於懲戒王
旦曰今品官犯贓情理乖當但千錢已上皆配隸衙前遇赦
得還使所遇赦得參選文學終身不齒書其有犯法輕贓
遇大慶亦過得一判司簿尉選調必首載其贓濫爲等極矣
然萬一有當極典者朝廷但委之收司死者九而得免蓋
太宗謹重刑罰行三宥之恩此等多蒙減死陛下即位以來
驗又若比前代則犯者亦似差少　丙申以刑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王隨知制誥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先
是　上覩隨奏章謂輔臣曰隨賦性柔順然有執守王旦曰
朝廷羽儀皆出臺閣非清介自立加以詞學則不能揮發之
士於是擢隨掌外制隨以不善爲制辭即出典藩郡有詔增
應天府公用錢至百萬從隨所請也[illegible]
請　戊戌昭宣使平州團練使入內都知秦翰卒　上
甚悼惜爲之涕下贈貝州觀察使賻襚加等及收內屬又遣
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身
被四十九創軍師推其勇敢輕財好施所得俸賜多均給將
士衆尤附之　上嘗謂王旦曰翰盡忠國家不害人亦不妄
與人爭有數陳深可信委旦曰翰廉謹謙下人多推其長者
上曰翰在先朝嘗言與李繼遷款塞出入帳中無間可陰刺
之且言臣一內官不足惜或爲國家去此劇賊死亦無恨
太宗深賞其忠旦曰雷有終在西川與上官正石普多不叶
賴翰和解不然幾致生事　上曰邊臣有傲很自任難爲謀
事者翰必平之言無枝葉但推誠直致而已故人自樂從非
劉承珪輩翰言承珪不避嫌怨比之不足者今必流謗望悉
勿聽朕益嘉其爲人也其後重贈彰國節度使詔楊億撰碑
文億以翰不喜財表辭所贄物雖朝旨不許而時論美之
甲辰詔編　太宗妙覺集入佛經藏內藏庫言三司所借金
帛其數至多舊借金即以饒歙等州及諸路所貢充還今諸
處納到三司指揮直送左藏本庫不唯漸失封樁數目又不
應劉承規句當往例詔三司規畫補填　秋七月丙辰王欽
若作詔討閱道藏趙氏神仙事迹凡得四十人詔書於景靈
宮之廊廡　以牛疫頒[illegible]方于諸路免牛稅一年　戊午樞密
副使王嗣宗罷爲大同節度使先是嗣宗與寇準不叶累
表求罷準既去位嗣宗使因請補外因授以職尋命知許州
嗣宗稱嘗遊是州別墅在焉時人榮之嗣宗表求兼領汝許
州捉賊事詔不許　上封者言并州歲給軍衣絹四萬餘疋
皆自京輦送知闕軍中愁貿易之請官自置場有願中賣者
疋給錢千二百收市以備歲給可減輦送之半詔下三司三
司亦言其使遂從其請　庚午徙知昇州樞密直學士工部
侍郎薛映知楊州給事中馬亮爲工部侍郎知昇州以吏部
員外郎知制誥李迪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
上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
安民抑暴而已吏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掊歛以爲
公或曠職務以爲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　上作讀十九代
史詩賜近臣和　宮苑使昭州團練使郭崇仁爲郢州團練
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時崇仁母梁氏亡詔起復仍
有是命崇仁雖以戚朝籍嘗過推恩澤自是凡七年不遷
八月癸未以河中府陝同號州歲歉民流命侍御史李行簡
乘傳安撫仍與轉運使議發倉廩出粟及振貸之行簡馮翊
人嘗官于蜀梁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爲父書逐出之

累許不得直轉運使擬行簡勤正其事及代還子美遣以黃金五百兩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其為監察御史王嗣宗所薦也王旦數稱其才 上亦雅知之再遷侍御史（行簡初除侍御史在二年十二月今附此） 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謚忠定 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 上亦不為忤云詠素以介潔著稱歿年在陳州頗營市產業或侵刻細民時論惜之（所云斬丁謂事 [illegible] 國史 [illegible] 實錄 [illegible] 遺文及 [illegible] 也） 丙戌以習進士載國祥試將作監主簿時知昇州馬亮言往歲有同年友蒙載永赴官猶表謂臣曰苟不生還以遺孤為託未幾永卒訪得其子才數歲收育於家既長則妻以幼女願賜釋褐拂其墜緒 上嘉亮之信義故有是命 乙丑 上謂宰臣曰近省輦臣奏部直言皆止尋常事務王旦曰其中多以興建宮闕為言向敏中曰外人不知修崇真館雖暫役兵卒實無妨民事 上曰亦有挾情矯旨詞近擬聞者殊不知矯偽易辨旦曰至如劉驥者援據今古若素留心著撰及觀其歷任始則違法取息錢以告敕質之尋又枉法受財削藉配隸今始得為文學而抗章高論自謂人莫我若 上曰古人云察言觀行正謂此也 庚寅知汝州秘書監楊億言部內秋稼甚盛粟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 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有文有正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乙未以三司使工部侍郎林特為戶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宮副使太常少卿馬元方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特精敏有吏幹操按終日不倦 上以特久任三司高年勤瘁特置此職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優其月給以寵之尋又命特為修景靈宮使兼管勾景靈宮會靈觀事 上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

九月己酉注輦國王羅茶羅乍遣使娑里三文等來貢真珠衫帽各一及真珠象牙香藥等先是有舶商抵其國告以天子東封西祀其王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使入朝其使者又以盤捧真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座前降殿再拜譯者道其言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七城統三十一部落其王相傳今三世 上待其使者例同龜茲因明年使還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娑里三文至襄邑縣以疾卒因葬其地 上聞之遣官馳往祭奠 庚戌以工部郎中知鄧州陳堯咨守本官知制誥先是堯咨兄樞密使堯叟因奏事言堯咨會赦當復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學士清近之職非會赦可復堯咨請用蘇易簡例易簡前自知制誥落職未幾復為知制誥 上不許因曰堯咨亦嘗為知制誥且授此職可也堯咨性剛率數被挫辱忽忽無聊 上聞之復以問堯叟（堯叟曰） 堯咨初不知 上恩所以得右者自謂遭讒至此望取元犯事尤重者切責之使知悔懼遂詔堯咨曰卿知永興日所為非當非獨用刑操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禁角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眾論甚喧不但樂黃目奏也朕念卿母氏耄年堯叟朝夕近侍未欲窮究姑示薄責旋加甄敘成命既出群言愈譁卿曾不內省但曰為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

當以前後事狀盡付有司克者乃皇恐稱謝　己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伏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漢司農鄭康成盧馬之徒本而爲注又作周官及儀礼注並列學官故三礼俱以鄭爲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絶唐陸德明撰釋文孔穎達撰正義篇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摘微瑕蔑棄先典明皇因附益時事改易舊文謂之御刪定月令林甫等爲之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先訓臣謹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詔禮儀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發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祭祀並須更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之　庚申權判鴻臚寺刑部郎中直史館張復上言請纂集大中祥符八

【五十六之二】　六

年已後朝貢諸國繢畫其冠服采録其風俗爲大宋四夷述職圖上以表聖主之懷柔下以備史臣之廣記從之及復以圖來上　上曰　二聖已來四夷朝貢無虚歳何但此也乃詔禮儀院增修焉（增修乃明年四月乙亥今卅輯書）　冬十月壬午以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王曙守本官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刑部郎中周起加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時二州歳當代　上編閲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威方面者鮮矣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人才之多也王旦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大德今士大夫孰爲無過陛下每務保全之然流言稍多則不便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過相糾訐近乎公驗其愛憎推託上聖則庶幾無棄人矣　丙戌以右諫議大夫慎從吉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　上召戒從吉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緩則滞佳須酌中耳有請屬並切拒之又曰府吏多與豪右叶謀造弊事端日新朕記作尹時有毆小民者吏納賂移於僕夫僕夫伏辨将断朕疑其非本情也再令鞫問乃得實如此等事所宜深察及從吉領府事謗者甚多　上以問輔臣丁謂曰從吉好言人過故積衆怨耳　上曰當官守常道或彈爲善以取名則毀黷必隨至矣　發運使李溥言江浙諸州軍淮南十三山場今歳入茶二千九百六萬五千七百餘斤視舊額増五百七十二萬八千餘斤　辛卯以翰林學士晁迥權吏部流内銓知制誥盛度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迥以叙銓爲辭遂命與度兩換其任時翰林學士王曾亦領銀臺司宰相議令迥代曾　上曰朕聞外議謂[illegible]封敕自是中書銜之多沮曾所奏令若罷去是符外議旦曰臣等本無

【五二六之二】　七

忌曾之意今聖慈宣諭爲宰司避謗請迥與度相易曾如舊　上可之旦因言今封駁之任與古不同大抵除改差遣大小皆先奏進止繼入熟狀候其可奏然後降敕此外或差誤有害勘會失實臣等省視不至往往有之須下四方誠爲不當封駁司官苟能詳覽改正乃助臣等不逮必無責之之理　上然之　壬辰盛度上　聖祖天源録五卷因上言所編事迹慮有未備願别命儒臣就館閣羣書更廣編撰以志先烈詔從之仍命王曾及集賢校理晏殊與度同纂集　甲辰兵部侍郎趙安仁上大中祥符法寳録二十三卷有詔褒飾仍賜金帛知汝州楊億以嘗預編修賚物如之　乙巳王欽若上　聖祖事迹十二卷　上製序賜名先天記欽若又續成三十二卷上之　十一月甲子　上幸景靈宮觀上梁賜從臣修宮使衣幣有差　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　上甚

嗟悼親制文遣內侍致奠謚貞烈歸葬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
世雍同學究出身先是有識於循默者 上聞之謂輔臣曰
敢爲朕言事者衆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二篇其
目曰議道議聽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敎化議賞罰議官司
議軍國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放將卒悉取前後章疏叅悉
焚之衹存士衣召諸生會飲與試酒數行而卒 乙巳三司
奏三銀文用請令諸路推酒課悉改輸銀 上曰若此民間
銀益貴矣因謂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五千今則增踰
過倍何也王旦等曰國家承平歲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
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然則器
皿之用畜藏之貨何可勝算此外則兩蕃南海歲來貿易者
去無還加之坑冶興發有時增價之由或恐以此 上又曰
聞長安故都至今有淘沙得金玉者豈非當時太盛爲耶旦

等曰咸秦自三代已來建都至西漢雄天下富民實之就有
唐千餘載相繼其富盛固可知矣方今京城繁庶與漢唐無
異長安洛陽雖云故都然地險而隘夫東夏遼遠故漢之吳
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强悖良亦遠而難制也加其轉
漕非便仰給四方意言秦實今國家始封於宋開國於梁實
四方之要會萬世之福壤也 癸酉高麗進奉告奏使御事
民官侍郎郭元與東女眞首領阿盧太來貢高麗王求賜曆
日及尊號且言契丹於其國西鴨綠江上創浮橋又於江東
築寨欲發兵毀毀則聚衆寶第欲避民衆不安乃西女眞爲
之鄉導也郭元自言本國城無垣墻府曰開成管六縣民不
下三五千有州軍百餘置十路轉運司統之每州管縣五六
小者亦三四每縣戶三四百國境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二千
里軍民雜處隸兵籍者不點面力午爲市不用錢第以布米貿

易地宜粳稻風俗頗類中國歲一試舉人有進士諸科算學
每試百餘人登第者不過一二十元辭貌恭恪每受宴賜必
自爲謝表粗有文采朝廷待之亦厚明年辭還其主詔書七
函衣帶器幣鞍馬及經史聖惠方曆日等元又請錄國朝登
科記及賜御詩以歸從之 十二月戊寅皇子加冠禮 壬
午王欽若上承天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同獻壽詩歌 上和
之 丁亥侍禁楊承吉使西蕃唃廝囉還言蕃部甚畏秦州
近邊丁家馬家二族此二族乃馬頗衆侍依朝廷唃廝囉以
立遵爲謀主遵貪而虐好殺戮其想懼近蕃一城周回二里
許無他壁今但慰諭則增土綏則下將不日而就承吉又圖
上宗哥城東南至永寧寨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凉府五
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二百里南至河州四百
一十五里又東至龕龍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

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 戊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
晏殊上皇子冠禮賦詔獎之 上曰殊少年孤立力學自奮
人鮮及之加以沉謹造次不逾矩甚爲搢紳所器或聞有大
族欲妻以女殊堅拒之京城賜酺京官不得預會同輩召之
出遊亦不答掩關與弟穎讀書著文而已穎亦幼能屬詞朕嘗
盡取其所業且戒殊勿爲改竄其弟請加塗乙終不之省亦
不言其故閱畫至此信其眞敏本異也 庚寅詔三司文武
百官月俸自來年悉支見錢如舊 辛卯以皇子慶國公受
益爲忠正軍節度使兼侍中封壽春郡王舊制本州當遣牙
校僧道至闕稱賀詔罷之止令官吏附驛上賀狀 己亥以
御製陳書奇并注賜輔臣因曰隋煬帝初平陳斬五使人以
謝三吳當時天下稱賢及其無道乃過後主深可嘆也王旦
等曰陛下博觀載籍非惟多聞廣記實皆取其規鑒以敍經典

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窮其事論為君必究其治亂言為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皆化人齊世之作今之文章俶雅搢紳稽古皆聖訓所及也　甲辰命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焉鑄印給之初榮王宮火崇文院祕閣所存無幾既別建外院重寫書籍彭年等請內降書本選官詳定然後抄寫命館閣官及擇吏部選人試判入等者令判館閣官詳校兩制內選官覆點檢又令兩制舉服勤文學官五人覆校其校勘詳校計課用祕省式與官迭相檢察每奏課及上其勤惰之狀疑舛未辨正者聚議裁之詔可惟罷覆點檢官之職命覆校勘官兼點勘清抄書又令彭年提舉管勾募筆工二百人彭年仍奏監書籍內侍劉崇超領其事又請募人以書籍衒尚亡書者驗真本酬其直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采者別奏候旨閏後獻書者十九人悉賜出身及補三班得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卷彭年參知政事仍領其務欽若為相以李迪代之自是常以參知政事一人兼領然彭年既入中書不復至館其總領之務但委內宗超判館閣官亦不復關預云（此據本志書八年十一月[illegible]歷寫使王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官三館秘閣翰林[illegible]陳彭年副之又令吏部銓選集選州縣官有文學者赴[illegible]叔閣校勘書館閣書籍以其奏[illegible]本抄寫因命吏部銓取當選人以狀充[illegible]字以上[illegible]成集可者又差學士院試詩賦論命入館校勘凡二年改京朝官[illegible]有特命校勘者京官校勘若二年皆[illegible]奏授大理評事[illegible]官後[illegible]理自[illegible]分為[illegible]有[illegible]所載如此皆存之可參考也）

五十六之二卷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七之一

眞宗皇帝紀十九之一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之仍加刑部尚書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仍領昭武軍節度使殿前指揮使曹璨領武寧軍節度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能為都指揮使領靜江軍節度殿前都虞候彥敏為馬軍副都指揮使領處州觀察使先是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有密以聞　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此尤不可　上曰然則奈何旦曰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　上從其言故諸帥皆遷而衆亡他　上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辛酉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會稽錄詔獎之仍付祕閣特前為三司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口一千八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三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二緡絹鞋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鹽酒稅榷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　癸亥發內藏錢五十萬貫給三司　興州團練使德文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為辭章　上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由是宮中悉稱之蓋德文秦悼王第八子其兄三人蚤卒德文次當為第五也上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　上每賜詩輒令屬和嘗有店疾更數醫未效或曰有善治者在江南　上為驛召醫至曰藥用生牛乳詔有司日給一器疾已為賞醫者以官又嘗因疾獻詩七十二篇　上悉為和之數言頗得名士為

師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 庚午詔傳法院以太
宗妙覺集爲妙覺秘詮御製法音集爲法音指要摹印頒行
從兵部侍郎趙安仁之請也 以工部郎中張士遜爲戶部
郎中直昭文館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爲戶部員外郎直史
館如故並充壽春郡王友賜襲衣犀帶繒錢又賜遵度金紫
作詩寵之時王將受經命中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爲府
官士遜時爲河北轉運使以其平雅和謹歷外任有治聲澹
於榮利遵度同修起居注踰十年立殿墀上常退匿樞間處
上見之擢神推其長者即召士遜赴闕而並命焉初宰相將
用士遜等爲翊善記室 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
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士遜等謁王旦稱
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爲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發內藏
錢二十萬貫令三司預市紬絹以濟京東西路之乏時青齊
五之六十 五十七之一 二
間絹直八百紬六百官給紬絹直一千紬八百民據以爲便自是紬絹
之直日增後數歲遂皆倍於昔時云 二月乙酉 上爲宰
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因曰姚崇宋璟真名相也明皇
委之不疑誠爲至當而過信國忠林甫深可惜也王旦曰姦
邪之人諂諛巳善甚言似忠人主難辨而外人罕敢極言以
取禍故國忠林甫得以專陷人人君若能察陷人而自進者
十可見其七八唐室顛危數矣而人歸唐德者賴 祖宗仁
恩浸厚也 上曰陸贄言德宗英睿有獨御寰中之志且天
下至大人君何由獨治也 丙戌知秦州曹瑋言州民多訟
田者及追取契要皆云亡失若召集鄰保頗爲煩擾蓋貿地
之初未嘗稅契改戶以是牒訴繁委臣即移告屬縣奪無契
者限卅月詣官首露輸稅印劵凡得新戶一千六百二十稅
錢四千二百三十貫訟訴頓息慮諸路亦多此類望徧行條

約從之 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優詔答之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趙安仁晁迥陳彭年夏
竦崔遵度並進秩賜物有差王欽若陳堯叟楊億嘗預修史亦
賜之 己丑修國史院言 兩朝實錄事有未備望降赴本
院增修從之 壬辰命修景靈宮副使同玉清昭應宮副使
戶部侍郎林特詣兗州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
宮觀總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詔特及監修內臣賜工卒緡錢
甲午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爲會靈之所賜名曰資善
上作記刻石堂中命入內押班周懷政爲都監入內供奉官
楊懷玉爲壽春郡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
弄之具庶事由禮使王親近僚友 丙申以後宮崇陽縣君
李氏爲才人 癸卯召近臣於翔鸞閣觀 太宗御書及御
製聖文神筆頌玉宸殿記等 上作詩命從臣和又幸流杯
五之九 五十七之二 三
殿觀登象瀛山翠芳亭宴玉宸殿殿在苑中密邇宮禁 上
優寵宰輔每大禮慶成從容一召至卒夜兩制皆預特恩也
三月極召宰臣王欽若上新寫道藏經總目錄名寶文統錄
上製序賜欽若及校勘官器幣有差尋入加欽若食邑校勘
官階勳或賜服色初東封後令兩街僧有行業道士修齋醮
科儀日年執命欽若詳定成羅天醮儀十卷又選道
士十人校定道藏經二年八明年於崇文院集官詳校欽若
總領鑄印給之舊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 太宗嘗命散騎
常侍徐鉉知制誥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寫本送大
宮觀欽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陰符經乃老君聖祖
所述自四輔部升于洞真部欽若自以深達教法多所建白
時職方員外郎曹谷亦稱練習故欽若表校藏經未幾出爲淮
南轉運使奏還之本詮整部類升降品第多其爲世仍令著

作佐郎張君房就杭州監寫本初詔取道釋藏經互相毀訾
者刪去之欽若言是月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迹不可削去
又言二年二月十九天生神章玉京通神消災救苦五星秘授延
壽定觀內保命六齋十直凡十二經溥濟於民請摹印頒行
從之此段據會要實錄載欽若二事在七年五月癸丑當考
癸丑詔官吏犯贓被劾有故延歲月以俟赦宥者自今法寺
勿以赦原 辛酉 上與輔臣言及尚書省制度因曰今惟
銓選典故稍存而藩職州縣官中亦有才俊不宜輕之王旦
曰吏部與諸司不同但不能舉職爾 上曰言事者屢請復
二十四司之制楊礪嘗言行之不難但以郎中諸司使同領
一職則漸可改作旦曰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倉
部也莊宅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雖名品可効而
事任不同當時諸司所行惟京邑內外爾諸道共賦各歸藩
鎮非南宮一郎中員外郎所能制也朝廷所得才三分之一
名曰上供其他留州送使之名皆藩鎮所有其後諸帥敗亡
由藩鎮強大也今之三司即尚書省故事盡在但一毫所賦
皆歸於縣官而仰給焉故錫效則澤及下賜與則恩歸上此
國家不易之制也 上曰何承矩嘗請以五等封爵給其戶
賦且曰藩鎮富貴驕奢往往偕於不道者良由姑息之過也
每一本帥守有帖然奉命者周世宗召襄州節度使安審琦即
馳驛至世宗大喜寵以厚禮國家自 太祖繼革制度迄今
藩鎮提兵在邊防戍相位者每被召則奔命而至此制御之
大要也好談古者恐思之未至 上然之 癸亥宗正卿趙
安仁言唐朝玉牒首載慶元皇帝今請以御製 聖祖降臨
記冠列聖玉牒及別修 皇朝新譜如唐天潢源派譜並以
降臨記冠篇仍別製美名又請以所製譜牒閣並為宗
正寺修玉牒官從之名新譜曰仙源積慶圖
庚午亳州
言明道宮成總四百八十區詔遣內侍設醮犒官吏賜兵匠
緡錢夏四月 庚辰司天監言周伯星再見
丙戌御製景靈宮碑具須刻石 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
言安邑解縣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權計三億八千
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
萬一千八百緡積慮尚有遺利望存條約 上曰學者貪財
此亦王矣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丙申賜天
下酺東京五日西南京三日諸州軍監一日 令入內內侍
省定皇官與諸宮院婚姻財物之數先是連姻戚里者究貴
過甚每納采成禮之日多領傔從其家供給飲食動踰千萬
或有破產者 上曰國家宗支繁廣此不可不限其制度於
是多差減且賜金帛給其費焉 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
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
寶冊又以十一日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營賜並以
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
祭為名輒有率斂 乙巳建皇親禮會院於新昌坊賜名嘉
慶 丁未殿中侍御史張廓言群臣有丁父母憂者多免持
服非古道也伏望自今並依禮令解官行服詔從之其官秩
常起復及武臣內職悉如舊制 李溥言饒池江杭四州錢
監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三萬斤四監
及產銅州軍見管銅共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餘斤又信州
陰山等處銅坑自咸平初興發商旅競集官場歲買五六萬
斤採取既多其後止及二三百萬斤望酌中定額 上曰嘗
記咸平中陳恕以江南銅多請官少市未幾銅礦漸少迄今

當豈不豐好解池鹽景德中所收數倍本州亦欲少種仍令
年歲雨旱驟減舊額是知天地所育當貴減用豈人之可計
其增損耶 庚戌御製元符觀頌刻石 淮南江浙荊湖制
置發運使李溥以歲滿當代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
五百七十餘萬斤入中漕舟舊以使臣若軍大將人掌一綱
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爲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伺察是年
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才失二百石云 丙辰以景靈宮
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成群臣拜賀 本志會靈觀[illegible]
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開封仙源奉符魚山華陰
曲陽登封諸縣免今年夏稅十之三東畿赤縣及五州府餘
縣免十之二 戊午詔對壽春郡王友張士遜等以王讀孝
經徹章故也 王初爲詩即自成章有忠孝禮義之句 上
喜以語輔臣 乙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助河東絹布六
[illegible]
十萬貫錢二十萬貫旦言六十萬皆令三司供者餘二十萬即
本路羨餘請遣使分起發免是每有大禮士卒必以所部供
軍物爲資詣計司稽勘其數多失實故是歲特折之有詔嘉
獎因謂輔臣曰士衡雖亦有材然事多忽略故人往往以虛
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小大即辦亦其所長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庚申景靈宮使向敏中修宮使丁謂並加兵部
尚書副使以下皆進秩各賜衣帶器幣宮宇總七百二十六
區 辛未內出司天奏歲星太陰失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分
上謂輔臣曰秦地控接之蜀疆境甚遠軍中不得輕肆易聚
盜宜嚴備之時嗢廝囉與秦州熟戶結爲邊界隙曹瑋請益屯兵
可如所請 川陝長吏驅押巡檢有曠職者代之 六月辛巳
比部員外郎知齊州范航坐受財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
門島航爲吏所在貪狠持人長短衆多憚之上之尹京也航

宰東明民有訟其強市畜產不納物者甚衆明白按劾已就府伏
皆言此凶人慮有反覆須結正堅固乃可 上聞而付臺覆
按事果中變航止罰金而已後任河東提點刑獄表求知博
州聊城縣鄰女使於舉葬賣以妻邑富姚利其財欲在齊州
尤恣橫不法笞捶無度彊取財物其子贄爲太常博士直集
賢院聞其醜聲詣登聞鼓院訴航怒笞其僕至是提點刑
獄滕涉嘗希旨發其姦贓又抵賕令民首露得罪狀數十條
遣御史李餘就鞫得實會赦寬之昭時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及受代還至南京上言願身爲邊卒贖父罪移善地宰臣言父
子罪雖不相及然亦當降其職任遂令赴務從之 [illegible]
書之 乙酉權三司使馬元方言來春大禮於內藏庫假貸
賜物准奉祀例內有雜色匹帛內藏庫言自景德已來南
郊悉不及擬應副時爲例王旦曰初降御寶令內藏給諸軍
賞賜時元方言職司豈無經度其當賞賜已嘗借內藏金三萬
兩銀三十萬兩錢七十萬貫絲絹一百萬疋餘則三司規畫
上曰元方在三司深議甚多何也旦等曰元方盡心公家然
性卞急而寡思慮同僚異議不以酬言誚之此所以買怨也
上曰副使判官中亦有英俊豈宜輕待耶居歲餘卒以苛碎
罷 丙申 上謂輔臣王旦等曰邊城言契丹伐高麗欺紐
蕃人謀之謂朝廷也伐彼甚爲備蓋多知天文近象緯示變
皆主胡分其下必當有兵困白 欽若曰契丹或微弱則
愈依朝廷必無負約之理所慮弟兄之間自相離異如漢宣
時單于爭立則皆益微弱也 虞部員外郎張棟爲秘書丞韓
庶爲戶部判官著作郎直史館梁固分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
句院賜庶緋魚先是起居郎樂黃目判三司句院三司使馬
元方言其不稱職罷之 上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

數易蓋吏人幸其更移不能盡究曹事之歟爾又勾院乃關防之局官卑權輕難與其職旦曰三部勾院爲一司實爲繁劇縱使更官爲之徒益事勢於勾稽則愈疎矣若復分三部設官選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職簿領稍得精意故命懷賓等分領焉 辛丑太常博士范應辰言諸路多闕係官材木望令馬遞鋪卒夾官道植榆柳或隨地土所宜種雜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費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蔭及路人從之（[illegible]乾[illegible]德） 秋七月辛亥飛蝗過京城 上詣玉清昭應宫開寶寺靈感塔焚香祈禱禁京城音樂五日先是 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徧於郊野視蝗多自死者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皆力請之旦固稱弗可乃止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廷間者 上顧謂旦曰使

五三六丁

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也（此事不得其的日因是日朔賴蝗書此實錄故附見是日淳丑九日也） 詔前降德音賜酺宜俟來春 上覽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察使印以問宰臣王旦曰節度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使闕則納有司觀察印則州長吏用之州印晝則付錄事掌用暮則納於長吏凡節度使在本鎮兵仗則節度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使印田賦則觀察判官支使推官署狀用觀察使印符刺錄屬縣則本使判署用州印故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其軍兵旨管內則總察其風俗言刺史則滋其州事石普獨署奏章當用河西節度使印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七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七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大中祥符九年七月乙卯分命內臣開封府河東淮南路各三人京東京西河北路各五人與轉運使諸州通判職官按視蝗傷苗稼以聞仍許即時改種悉除其租申禁京城音樂十日 河東轉運使陳堯佐言本路屯兵舊以兩川葦運疋帛充衣賜今請於本路自備今年冬衣計省綿紬五十餘萬以爲上供丁謂曰河東本無綿紬非可籌畫此蓋承轉運司每歲大計其數故積羨爾（此可見丁謂與堯佐不相能也） 上封者言蝗旱亡大臣子弟恣橫所致也詔諭宰相令學士院降詔以警在位詔曰朕勤遵治化用致洽和而近以螟蝗傷于稼穡考前書之所記由部吏之侵漁屬者郡縣之官冒法不檢子弟之輩怙勢肆求民實怨嗟氣用堙鬱備從輕典恐長弊風自今

五三八五

士大夫各務敦修更相激勗姑念保家之美勿貽敗類之羞苟擾顯尤難從末減仍令所在官司謹察視之 甲子詔禁京城音樂盡此月 詔自今天下郡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無得侵擾客戶遇災沴即蠲省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助賑貧 上曰朕以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清謹耳奇未曉給田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有外官蠲所占職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或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降詔申敕焉 八月令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歉年賑濟 己卯中使張文昱等言分路按視蝗傷民田河南府密縣所傷千二百戶偃師四百戶永安三百戶棣州順安軍不食禾博州通利軍以霜寒悉斃於田野冊繫而言之十傷一二 上曰朕始見飛集謂田畝一空自來諸州以不傷爲言尚慮所收得半今此

按視所係殊甚且同陛下精意求治民即弭災為福 上曰誠定蠲稅分數更加優厚輔臣退而相謂曰自秦以來由頃為薛向蒙宣示諸路奏章 上憂勤之意無所不至於使者奉命出入皆能上體恩恤訪至詢於民隱閱視未暇或採摭前後千里而至或能紀綱其事以達 上歎古者人君退一善言以全退舍況以日慎日致敬焉以任天下民為首乎前代中貴出使必實於撫字亟無得接對問民間疾苦耶非至德化下何由及此翰林學士陳彭年等上所定詳新舊編敕及取已刪去并林特所編三司文卷續降宣敕盡大中祥符七年總六千二百二道增十一道今從本志千三百七十四條分為三十卷其儀制敕書德音別為十卷與刑統景德農田敕同行其止是在京及三司本司所行宣敕別具編錄若三司例冊貢舉國子條制仍舊遵用 上謂宰指曰彭年等刪去繁文甚為簡便然有不因起請更相難詰衝改前後特留一敕者公所刪去恐官吏須以為驗即無從得之宜令錄所刪敕一本付館閣以備檢詳 癸未以京師悶雨遣使分禱宮觀寺院 丙戌 上親制奉上玉皇聖號冊文召輔臣同觀自禁中具儀仗迎導赴太安殿奠寫刻玉寶使同平章事陳堯叟為奉冊使初堯叟以久疾求領外任 上遣閤門使祕崇勳至第撫慰且詢其意堯叟詞志懇確乃從之召堯叟等就賜告牒尋命判河陽月給實俸賜公使錢百萬其河堤事令通判專領堯叟方疾入辭肩輿至便殿許其子衛尉寺丞希古扶掖而升有詔勿拜賜坐久之別賚錢二百萬賜希古緋又作詩餞其行堯叟辭疾免彊方奏對明辯多任智數久典機密專為之辭朝野紀聞云丁亥以向敏中使四宴近臣於長春殿不舉樂閤門上王旦

等曰昨偶熟知具頃覓免民賦今稍完畢而亦未妨農事恤貧其災陛下憂勤過於四方封奏一一親覽近者符降州合蠲京畿權貼之民折輸麥菽中等已下殘欠夏稅又與蠲免全民受賜多矣天災流行從古所有陛下精衍懇至減膳蔬食臣等備位宰輔豈勝慚懼伏望勿復愛念再拜以請 上撫諭久之 戊子以刑部郎中直史館高紳為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紳與樞密使王欽若觀厚故引用之但令判銓雖真不掌修撰因是須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乃掌修撰遂為例云又明年紳求外任故事修撰不帶出復授直昭文館知越州腹疾竟留明年三 九月甲辰兵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罷為平江節度使謂即上言請外郡即授本鎮旄鉞以寵其行尋命謂知昇州謂請願拜其子計之

〔五十之二〕 丙午以翰林學士陳彭年為刑部侍郎王曾為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知白為給事中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任中正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曾知白彭年等與王旦同在中書旦秉謂旦曰曾等技擢望公力也頗有所裨補旦但頷之曾曰每見奏事其間亦有不經 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俱留 上愕曰何事不與王旦同向曾等乃以前語聞于 上上曰所行公否皆曰公 上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愧謝旦曰 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口向共參預及不可自言先得 上言今後更新諸公勉益此賜右諫議大夫參筆自成都代還 上將擢任之會策已病昔謂曰日策有才用治益部敏而能斷旦曰策性資淳和臨事強濟 上曰然於是命為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丁未曹瑋言宗哥唃厮囉蕃部馬波叱腊魚角蟬等率馬銜
山蘭州龕谷氊毛山洮河州兵三萬餘人入寇至伏羌寨三都
谷即領軍擊敗之逐北二十餘里斬首千餘級生擒七人獲
馬牛雜畜衣服器仗三萬三千計馬波叱腊等遁去官軍被
傷者百六十人陣没者六十七人其立功將校使臣凡百三
十九人望賜酬獎今品賜瑋及駐泊鈐轄高繼忠都監王懷信
錦袍金帶時服器幣立功者優遷一資仍賜金帛陣没者卹其家
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書徐謂迪曰曹瑋
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遂將詭詞代瑋者對曰
瑋知唃厮囉欲入寇願發關中兵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
有謀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下皇聖
覽恐兵出宜秋門耶分關右兵多可會其羨益發赴瑋問
關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
矣 【五二一七之二】 【四】 一
今猶置佩囊中 上令自探取因内侍取紙筆具疏其處當
留兵若干餘悉赴寨下 上歎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
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
及瑋捷書至 上謂迪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唃厮囉大舉
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
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皆用此知其決勝也 同上輯綜
綜 休本傳 先是中書請以工部郎中知制誥盛度為右諫
議大夫權知開封府 上曰可更問王旦旦時屬疾在告中
書具聖語就問之旦曰度必不樂此任既而度果詣中書自
言辛以文字進不願劇務中書并以聞 上曰王旦銓量
才品極當必使人各得其所此豈可不問也於是樂黄目以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兼會靈觀判官屬舒邠淹綬朝議不以
為稱職乃授黄目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改命度為會靈

觀判官知制誥如故黄目初召試 上以黄目久任外官止
試制誥二篇入西閣不一月遂罷 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
部侍郎薛映為契丹國主生辰使東染院使劉承宗副之壽
春郡王友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為正旦使供備庫使
王承德副之映士遜始至上京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
館又四十里至官窯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
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
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
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
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
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鞾尚在長四
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
蓋其南皆奚地也又 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
【五一一七之二】 【□】
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
殿皆東向其氈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
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即堅冰云 庚戌以不
雨罷重陽宴 令諸路轉運使督民焚瘞蝗蝻無使滋育
李士衡等言河北南郊賞軍紬絹綿承前並自京運送今本
部所積頗多望許充賞給詔天雄軍相衛貝博等州物帛依
舊輸內藏庫自餘從之 時以祈完有龜山僧智悟請就開
寶寺福聖塔斷左手祈雨是日雨降自秋不雨 上憂形于
色減膳徹樂遍走郡望及是宗社沛中外作慶分遣官致謝于
所祈處上作甘雨歌八韻詩近臣畢和 詔諸州惶旱令始得
雨方在勸種所宜省事務假其更延一月八年以前婚
田未得交理侯豐稔如故凡諸營造悉罷之 己未詔諸州
縣七月已後訴災傷者准格例不許今歲蝗旱特聽受其牒

詔 上謂輔臣曰平定軍等處運糧採木妨務百姓後役軍士今山路漸遠多致亡逸大率臨事不能酌中以便民為心者不恤士卒以上卒為任者閔念蒸庶此實為政之本也 河東安撫司言管內粟豆㪷直十九錢 青州言飛蝗投海死海水所激積於岸側僅百里 所修玉局觀上清宮悉停 詔災傷州軍有以私廩振貧民者二千石與攝助教三千石與大郡助教五千石至八千石第授本州文學司馬長史別駕 庚午內出北面揄柳圖示輔臣數踰三百萬 上曰比河代麓角也雄州李允則頗用心於此朕嘗詢其累任勞課書曆否對曰設官本要蒞事但當竭力何得更謀課最此言亦可嘉也 是歲六月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蝻繼生彌覆郊野食民田殆盡入公私廬舍七月過京師羣飛蔽空延至江淮南趣河東及霜寒始盡飛蝗之過京城也 上方坐便

〈五二 七 三〉

六

殿閣中御膳左右以告 上起臨軒仰視則蝗勢連雲障日莫見其際 上默然還坐意甚不懌乃命撤膳自是聖體遂不康（王曾筆錄有此事多言但不得其時當得其實也今附見此月） 冬十月壬申朔 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 聖祖徽號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 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靈宮著為定式 初王中正授左武衛將軍致仕其後遷左武衛大將軍領高州刺史又改領汀州又遷右神武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每國家有大禮及有營建中正必達靈命以獲金銀為獻前後累百萬數於是稱卒贈鎮南節度使殯于景靈宮命入內押班周懷政護喪葬事官給仍特封其妻施氏為吳興郡夫人諸子皆任殿直中正初得神術在貧困中擁真人以感身利訪終不泄於路及遭時故寵祿賜甚厚黃冠所化推服施貧窮崇奉道釋而卒 上為製

靈濟積求其始終 己卯王欽若表上翊聖保德真君傳三卷 上製序 乙酉召輔臣至龍圖閣出 聖祖箋翰璽字銀像什器錢寶花樹等物及降臨內記真紀示之 壬辰以兵部郎中李虛己為兵部郎中侍御史李行簡為兵部員外郎並充龍圖閣待制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國子監直講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閣並賜金紫 上作詩二章分賜之直龍圖閣自元始序位在本官之首仍預內殿起居 上因言行簡勤學篤行臺中劾事皆先奏主律獄情具始自引問人以為得體臺官以月給茶錢不足欲表增其數行簡獨不署字人多稱之 初祠部員外郎呂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林木於南方有司責期會峻急工徒至有死者則以亡命收繫其妻子夷簡疏請緩役又言盛冬挽運艱難宜須河流漸通以兵卒番送及代歸 上謂曰觀卿

〈五一 六二〉

七

所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乃擢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知雜事賜緋 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軍有罪者從湖南道由京師上準罷其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宜勿聽益徙之遠方 上從之（[illegible]） 先是丁謂方庭李溥主行新法言不便者雖眾猶請拚之每望及謂罷政羣議復起 上謂王旦等曰茶鹽之利要使國用饒足民心和悅卿等宜熟思之旦等曰此屢嘗討論欲選官與三司再行定奪臣等參詳可否奏裁 上曰卿等宜即具詔明述卹民之意丁酉下詔曰朕思與黎獻共登富壽山澤之利雖有舊章措置之宜慮傷厚斂將期惠物無憚從寬肯命朝臣參詳邦計使共詳於通制庶俯洽於羣心宜差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凌策知雜御史呂夷簡與三司同共定奪茶鹽事

戶不至辛苦客旅便於興販百姓得好茶賤食用仍送中書
門下參詳并令榷貨務告示客旅應入中算則茶臘茶等一依
常例更不別生名目致有疑誤虧損蓋欲諸人固非言利商
旅等各安乃業以詔於樂成有司等與棄市並先彰於掊克
十一月甲辰三司言諸州父商賈飛錢欲罷來年官市繒絹
償之詔發內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乙巳黜天武右廂指
揮使興州團練使程信爲衡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郡如故
先是京城北民舍火信領兵救之部卒毋謙等五人盜民家
白金五百兩命斬謙等仍先斷手死信以所部不肅故及於
責都虞候而下咸決杖配江淮本城　河西節度使知許州
石普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兩曹自秦州來言唃
廝囉欲陰報曹瑋請以臣與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先
是　上方崇符瑞而普言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
王五十　五二三三　八
萬以贍國用忤　上意於是　上益怪普言踰分而攝密
使王欽若因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　上怒欲遣使就劾宰
相王旦請先召還命知雜御史呂夷簡於京城南置院推鞫
入內押班周懷政監之獄具集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
坐私藏天文罪應死命官當議乃下百官尚書右丞趙安仁
等議處死詔除名配賀州遣使執送流所　上謂輔臣曰普
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既懵文義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
事朕以　先朝故每容忍之而普言益肆錄其微効俾貸極
典聞普在流所思幼子輒泣下流人有例挈家否王旦等曰
律無禁止之文詔許挈族以行才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
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守護之普倜儻有膽略
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兩平蜀盜大小數十百戰推鋒
與賊確然伏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　太

宗嘗曰普性剛驁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普令
善工製金帶時普帶御器械方侍立輒進曰願以賜臣　太
宗即予之及普以罪廢每　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
歲以爲常　壬子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知秦州曹瑋爲秦
州都部署依前兼涇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以禮部
郎中李及爲太常少卿知秦州時瑋數上章求解州事　上
問王旦誰當代瑋者旦薦及可任　上即命之衆議皆謂及
雖謹淳有操行非守邊才不足以繼瑋祕書監楊億以衆言
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州之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
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
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
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曰鄉
者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不勝其任今及材器如此信乎
大一不千　五十六三三　九
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
邊白晝爲盜市中固當斬此焉足以爲異乎旦之用及者
其意非在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羌戎讋服邊境之事瑋處
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
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
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此事據司馬光記聞[illegible]）　乙卯詔改
來年元曰天禧　癸亥召近臣觀書龍圖閣祕書監楊億知
雜御史呂夷簡預焉　上作詩五章分賜宰輔宗室兩制諸
帥待制等命儒臣即席皆賦　王欽若每自言嘗夜起
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遇異人告以他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礼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戊辰欽若言度墳在鄭州利宰毀壞欲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録度孫坦爲鄭州助教欽若又請以新編入祀典從之仍作文著其事凡天書及諸祠祭皆欽若發之蹤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明年六月□酉欽若始上奏請以所祠編入□□今并高王三一編之場文公從之未嘗明府時共豐伋□□□□□□□□□□自請□□□　十二月壬申承天節群臣上壽賜會用蔬食有司備仗衛道門威儀鈞容樂導聖製奉玉清昭應宮頌赴宮　辛巳召輔臣至崇德殿觀新製上真聖寶冊袞服仙衣等又至崇政殿觀玉皇法從道具物上新添天書金輅　上服靴袍命輔臣臨觀焉　丁酉有司奉玉皇寶冊袞服　聖祖寶冊仙衣　二聖絳紗袍至長春殿中書樞密院修奉寶冊副使迎拜庭中道門威儀禁衛援護安于崇德殿戊戌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袞服　二聖絳紗袍于文德殿　上致齋于崇德殿己亥　上酌獻訖奉天書及玉皇寶冊袞服赴玉清昭應宮　聖祖寶冊仙衣赴景靈宮　上遂宿齋于玉清昭應宮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七之二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天祿繼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八之一

真宗皇帝紀二十之一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奉天書升太初殿行薦獻之禮奉
上冊寶袞服又詣二聖殿奉上絳紗袍奉冊進酒詣路分設
羅天大醮先建道場前七日致齋禁屠宰刑罰止肉饌坊市
不得飲酒食肉軍校牙將道釋耆壽悉集寺觀軍營民
庭設香燭望拜官吏服非齋祭預餘不得慘服諸
轉運使察之是日 上齋于景靈宮壬寅奉 上冊寶
仗衣于天輿殿禮畢車駕還內羣臣入賀于崇德殿丙午詔
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 己酉命攝太尉向敏中
奉上大廟六室加謚冊寶 庚戌親饗太廟六室是日 上齋于
南郊之青城 辛亥奉天書合祭天地以 太祖 太宗並
配還御正陽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賞賜如東
封例免災傷州軍見欠田租及和糴減荊湖南路鹽價蠲天
下逋欠雖盜用經三十年者亦蠲之 羣臣上尊號冊寶于
大安殿 壬子 上與宰相及諸司三品宗室刺史知雜御史
以上駙馬都尉致齋以王欽若為宣讀天書禮儀使設玉皇
像於大安殿天書位於東聖祖位於西建道場乙卯三鼓四
籌 上於殿上西向立羣臣朝服升殿分侍儀衛使奉天書
置玉皇前攝中書令任中正跪稱嗣天子臣諱謹與宰相等
宣讀天書講求聖意虔奉睿訓撫育生民王旦跪取左承天
門天書置按上攝殿中監張旻宗張繼能捧按攝司徒王曾
攝司空張知白跪展攝太尉向敏中宣讀每句畢即沉思其
指云此句天命訓 皇帝某事或云奉天或云愛民攝中書
令王欽若執筆抄錄宣讀畢攝侍中張旻跪奏嗣天子臣諱
敢不虔遵天命儀衛使跪納天書于匣中又取功德閣泰山

天書宣讀王欽若進所錄天書意 上跪受拜舞獻奉天
書於輦遂天書寘於輿還內遂詣玉清昭應宮 上作欽承寶
訓述示羣臣丙辰謁景靈宮遂幸會靈觀 上賦述賓疑二則
坤賦以今從本 丁巳謁啟聖院 太宗神御戊午謁普安院
元德皇太后聖容戊戌詔以四月一日為天祺節慶來
如天貺云功德閣天書至是始 丙寅命宰相王旦為兗州
太極觀奉上冊寶使尚書右丞趙安仁副之知建昌軍王耿
上書言時政要務凡七事一曰省役費二曰廣言路三曰明
饗祀四曰正服制五曰... 六曰... 七日嚴邊備
上覽而嘉之 ... 上曰...學性
端愨中立無黨深可嘉也命選其子官 二月三司獻內藏
庫錢五十萬... 壬申 上御正陽門觀酺自是凡五日
乙亥三司言河北東西路積...三十萬疋本路以蝗旱減其三之
一今請令京東路買十萬疋 上曰京東災傷甚於河北安
可重擾吾民乎並罷之 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
其月俸不兼他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
及三年則黜其不勝任者先是 上謂宰相曰朕以去秋蝗
蝗因內自省天下至廣豈民政有闕耶比聞外廷浮議謂朝
廷鮮納諫諍殊不知羣臣言事朕每虛懷聽受苟有可采隨
即施行蓋中外之人猶未深悉爾且朝士中固多才識近覽
賦頌之作尤見文風不變直言讜論豈無其人當下詔別置
臺省官專主諫奏然所選尤須謹厚端雅識大體者至於比
周浮薄朕不取焉王旦等曰陛下聖政日新多士如林尚復
孜孜詢求如恐不及必有奇材上副推擇 戊寅內外官並
加恩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旦加太保中書侍郎兼兵
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吏部尚書冀王元佐領雍州牧相

王元偓加尚書令兼中書令爲成德鎮寧等軍節度使進封
徐王彭王元儼加太保爲鎮海天平節度使壽春郡王受益
兼中書令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加右僕射定難節度使
趙德明加太傅三公並除雙員自旦及元儼始州牧自元佐
始　上作會靈觀銘元符論深思政論仍出示詔十卷春秋
要言三卷清景殿書事詩百篇及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辛
巳　上作三惑論三惑歌并注仍繢畫刻板摹本以賜輔臣
發常平倉粟賤糶十四出糴以濟貧民京市物貴故也　丙
戌　上齋于長春殿　丁亥設元天大聖后版位于文德殿
上親酌獻拜授冊寶奉主旦仙衣于趙安仁旦等跪受奉以
升輅具鹵簿儀衛所過禁屠宰二日官吏迎拜至兗州遣官
三十員控錡前導奉冊日　上不視朝　辛卯召太子中允
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宣和門之北閣待制查道李虛己李
行簡預焉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爲常因數訪大臣能否而行
簡無所怨吡必盡益稱須宜長人推其長者　癸巳　上謂宰
臣曰朕以去歲蝗旱今兹方爾夙夜警懼未嘗暫忘今已中
春時雨未降齋心請禱許咸長主寄當思冀有爽天意因思
茶鹽條禁傷於嚴刻宜有以寬之向敏中曰天時災沴抑有
常數今陛下勞謙克己以我所其苛邦政人事無所闕失則
天災流行亦無累於聖德願稍寬憂軫　上曰茶法行之已
久儻或難於遽改但削其尤不便民而傷於厚斂者可也
嘗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
問吉凶簡尺　上怒欲盡付御史按罪王旦具請以歸翌日
白上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嘗所占
問者進曰臣幼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下獄　上
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

於不發而以罪他人　上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大臣有欲因是以擠己所不快者力請究治　上令就旦取
書旦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此事見遺事錄及墓誌附見）　初加
上　祖宗謚冊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彭年侍　上朝天書
畢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閣中方如廁風眩仆地舁歸還家遣
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問尋進位兵部侍郎表求罷俸詔答
不許己亥卒　上聞之即幸其第涕泗良久又覩其所居陋
弊歎惜數四贈右僕射謚文僖錄其子孫甥姪彭年性敏給
彊記尤好儀制必華刑名之學平居手不釋卷屬詞頌刻而
就未嘗抒思慕唐四子爲文體制繁靡　上多令撿討典故
自大中祥符後禮與文學彭年無不參預或別殿訪對或中
使手札臨問彭年敏宜應答無所凝滯皆合　上意凡典章
大法之事每答有詢訪自升内閣以翰墨爲己任不欲領
他務然李宗諤楊億皆在朝及宗諤卒億病退則彭年專文
翰之任矣事務益繁愈復勤職以固恩寵手披簡策口對賓
及胥史白事滿前或答杏詔問曉夕若是形神皆耗勞心既
久學亦多失指至有顛倒冠服手操果餅雖暑若汗沾體不暇
澣濯家人左右有不記其名者書字甚急日可萬餘人不能
曉惟趙延隆吏趙再識之　上亦知其姓名後特補三班前
後賜御製歌詩凡六篇其恩遇如此性卑儉每得奉賜多市
墳籍雖甚貴顯無改乎素及卒　上甚追悼其妻每入謁多
獲賜賚嘗出彭年畫像示之又嘗謂王欽若曰彭年善人何
意遽此淪喪至於藝才博學今罕其比自在左右服勞夙夜
憂職太深未嘗休暇朕每諭其稍息然賦性勤謹行之彌篤
不幸而隕得非命歟然彭年素交遊時號九尾野狐在翰林
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翌日復至自言有事當啓

白旦諭令見向敏中他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
旦瞋目索紙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
進取耳始彭年仕未達求為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實當
國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
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illegible] 三月庚戌陝西
轉運使段惟幾言所部歲給諸軍衣絹二百萬皆自川峽輦
輸而至今請以羨數七十萬上供詔令所在別庫貯之 戊
午以樞密使王欽若為會靈觀使會靈觀初置使命參知政事
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為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意欲得此
曾因懇辭焉 上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
異耶曾頓首謝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
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illegible]
[illegible] 庚申免潮
州逋鹽三百七十三萬二千斤 江南提點刑獄太常博士
范應辰上言伏覩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臣謹按呂
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由是赦宥之文可得而詳矣故曰五
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臣今看詳所部州軍正月中旬
已後所申犯由過誤而被宥者雖多切害而蒙釋者亦衆蓋
以姦凶之輩審料赦期百計圖有不為萬途得以殘酷或發
其夙憾恣彼忿心怯弱者因此受辜強梁者由是得便或舉
家而隕命或殲室而虜財或持刃殺人肝腦塗地或縱火焚
舍蘊蓄蕩空有糾合輕生之徒恣為彊劫之盜公行殘害以
奪資儲巡警之官上逼下逐或設謀而緝捕或冒險以鬬敵
料校者伍書罰令尉方諧敗獲合正典刑逢此霈恩亦除其
罪悉又配為卒伍皆給衣糧令力耕之夫遍鈹原野而此輩

季夫以服月賜以粟人何異賞人為盜者耶與夫疑則赦之
諒有殊矣望自今雖有赦在近而因為罪戾若赦後彰顯
情理切害者死罪已下遞減一等斷之有赦前殺人劫財赦
後雖不復為者而事捕獲並請決配遠惡州軍其有諸州皆
係殺人放火傷劫財貨已依赦除本罪者望止令本處重役
如更犯逃亡欲傳著罪並依禁軍例科斷其已該赦免首罪
亦情理切害者令逐處長吏取索赦到日所放罪人內元犯
謀殺鬬殺之類錄其姓名并所濟惡罪不以罪名大小並收
禁奏裁其州縣官吏昨因差檢災傷海刑受贓或被已結正
及未發覺者並准赦原免其罪而除削其官以伸警戒 上
曰先帝因郊禋立誡罪赦致齋之有朝士[illegible]再思上書願
勿赦且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先帝頗疑之時趙
普為相因入對言曰聖朝開創已來具有[illegible]每三年郊祀
即頒赦書所謂其[illegible]如天堯堯之首也至若刑措偏隅一方
區區用心臣竊為陛下不取先帝善之[illegible]之文遂定應
辰癸須見盡心然或全無枚害亦恐[illegible]臣曰古人所
謂數則不可無之[illegible]雖[illegible]為確論也 是春[illegible]四月
庚午王旦上言兗州 辛未王旦言曹濟[illegible]州[illegible]陽
軍每年船運上供斛斗二十七萬石[illegible]早災免夏稅一
料支移[illegible]何 甲戌三司言在京榷貨務入便錢比以大中
祥符七年二百六十一萬餘貫為額每歲比數不及數當職
官吏准條科罰從之 乙亥出 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
城寺觀及天下名山碑長二寸許[illegible]文曰玉清昭應
宮成天尊萬壽金寶[illegible]求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
華飾之狀封以錦囊緘陷 上親題署之 戊寅監察御史
濟陰王博文言近充監祭使祀夕月其日辰時行事至巳時

前禮畢伏以祀稱夕月壇號夜明既顯隆儀郁若著祭以臣
愚見恐未合宜望詔禮官博士別加詳定事下有司且言准
禮秋分祀夕月於西郊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
朝朝日秋夕夕月唐柳宗元論云夕之名者朝拜之偶也古
者旦見曰朝莫見曰夕故詩云莫肯朝夕左傳曰朝而不夕
記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按禮文秋祀夕月蓋以其時晝夜平
分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以祀日未前十刻
太官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之後二刻行禮唐劉禹錫任御
史監祀夕月壇有詩備記其事注云其禮用晝是古禮以
夕行朝祭之禮請依禮令從子至巳為陽從午至亥為陰參
詳典禮合於未後二刻行事從之　丁卯河東江南兩路並言
雨足　庚辰徙封州刺史知絳州王惟濟知滁州初惟濟自
詩試郡按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刺其臂誣

桑主欲殺之又鞫桑不能決惟濟取盜而給食視之而盜以左
手舉匕箸惟濟曰以右手刺他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
重正用左手傷右臂誣也[illegible]盜泣伏　上聞之
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聽斷如此可為能吏矣於是
移滁州　壬午賜進士楊偉及第賈昌朝同出身大禮之初
貢舉人獻賦頌者甚衆詔近臣詳考惟偉及昌朝可采故召
試學士院而命之偉建陽人昌朝獲鹿人遜孫也　右司郎
中龍圖閣待制查道以耳聵難於對問表求外任　甲申命
知虢州將行　上御龍圖閣飲餞之時虢州蝗災道既至不
俟報出官廩米設糜粥振救飢者發州麥四千斛給種農民
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　翰林學士李迪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
駁事晁迥李維上言中書門下劄子付登州牟平縣學究
鄭河狀以本州民闕食願出粟五千六百碩賑濟望賜弟巽

班行奉聖旨不行者臣等商度振飢賑之為利亦大望令宰
臣定議特從其請俟豐稔即止庶儲積之家有所勸率大濟
乏飢上寬聖慮詔補奉職三班借職自是納粟者率以為例
乙酉著作郎劉燁為右正言時准別詔置諫官燁首預其選
上曰諫官御史之任實難其人當須識朝廷大體達政刑要
道言必詣理乃為稱職耳燁溫叟之子也嘗知龍門縣群盜
殺人燁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亡皆斬之衆伏其果通判益
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因對　上問曙治狀與
凌策孰愈燁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
盜賊間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嘗出陛下法外也
上善之曙峻法以繩盜賊贓無輕重一切戮之衆股慄居數
月盜賊屏息民外戶不閉嘗有卒夜告其軍謀亂者曙立
辨其偽斬之民安其政以比張詠號前張後王　五月甲辰

以殿中丞劉平為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嘗知南充縣會夷人
寇淯井監轉運使檄平權瀘州事平率士丁三千擊走之後
以寇牟萬復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　太保平章事
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僅一紀謙退周謹每遷官受賜
常有愧避之色素羸多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自東
魯復命益羸瘠不任趨謁連拜章求解　上素重其德望委
任莫二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荅繼以面諭　戊申制授
太尉兼侍中聽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
時日入預參決旦聞命愈恐家居不出手疏懇請去位且言
臘百口屬疾將逾欲退身以息災咎今加此峻秩則是愈增
罪累辭意堅苦[illegible]
稽顙　又遣其子詣向敏中附奏　上曰欲引退固未可言但
體貌羸弱亦可憂也旦當國歲久始終如一鎮靜中外實有

賴焉且未嘗有事干撓朝廷今此固辭或難違其意所宜決乃詔止加封邑其餘優禮悉如前制（紱曰所謂制書在庚申今亦書）詔以仍歲蝗旱民多流徙遣殿中侍御史張廓往京西路薛奎往河北路駕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張紳往兩浙路太常博士判三司度支勾院韓庶供奉官閤門祗候貴象之往江南路著作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張師德供奉官閤門祗候曹珣往淮南路體量安撫所至不得宴樂游從及多借官健舟船長吏亦無得迎送　以高郵軍民苟懷玉為本軍助教以其出米麥三千斛濟飢民故也仍許自今為例張知白曰自古入粟拜爵皆歸公廩今則不然民或阻飢自相假貸官為受領均給貧窮陛下深軫皇慈特加旌賞斯令典也　丙辰開封府及京東陝西江淮兩浙荊湖路百三十州軍並言二月後蝗蝻食苗詔遣使臣與本縣官吏焚捕每三五州命內臣一人提舉之　戊午知明州劉綽言諸州天慶觀聖祖殿自今請令群官到任得替洎朔望並齋潔朝拜奏辭從之（紱曰見此）　西京應天禪院　太祖皇帝神御殿成為屋凡九百九十一區　己未命宰相向敏中為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都知張景宗管句迎奉左諫議大夫戚綸知永昌陵　秘書丞譙人魯宗道為右正言用新詔也　殿中侍御史張廓言奉詔京東安撫民有儲蓄糧斛者欲誘勸舉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為受理從之　壬戌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夷簡請自今止令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舉本部官屬其監當物務知縣京朝官及在京常參官勿使奏舉詔因罪犯監當人不得舉官其朝官知縣者不得舉本州軍幕職曹官餘並如舊所舉但歷任及四考者並許施行

五十八之一卷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八之二

真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天禧元年六月乙亥詔選天下廂軍還隸禁軍者凡五千餘人　丙子右正言魯宗道言臣常讀近書自唐季接五代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亂離塗炭冤號天地含血之氣鍾毒和然苦之聲求息不暇天禍既悔至聖勃興故　太祖皇帝以神武大略定天下有反掌之易　太宗皇帝以至仁善繼撫域中成光大之業陛下奉而守之勤而行之彝倫敘矣故云享況檢雖寰恭祀謁太清之真館薦五皇之大號至於以躬聽斷勵精理道以宵旰為憂狃樂非遊而又安從古王者徒載籍所筆耳惟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未見區別其如民何今審官例差一知州綴差昏寡識以何道推降之銓司平配一縣令雖敘資不分且無由獲斥之今與天下親民之官以十分論之難貨書政未宜刑章者有其三清濁混然一於情僞使在上知而不能糾舉者又次焉暗懦不能制猾吏不能審法令凝滯於物者又次焉貪悍親屬堅風譏養而不言者又次焉是則介然自守約己恕物不謟上不瀆下為陛下致孜於民政者十不一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以親見之考察其言觀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且令大臣見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以言而參其應對觀其詞氣而考其否臧才能者獎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鑒聞望臣僚主遣之能否之間各如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又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或詔參預宰司覆令按驗亦不為煩唐故事宰相帶兵吏部者午前在中書午後歸本司治事是亦內外兼領

之制旦不任狂狷干犯冒瀆待罪之至　上曰諫官供職頗亦用心但以朝廷無他事可言故止及此爾然謹擇牧守實朝政之急務也　庚辰發運使言真州等處轉般倉及江浙上供米二百二十餘萬斛欲留淮南以濟闕乏從之　甲申以武昌節度副使邊肅知光州用辛亥赦書也時刑部奏其元犯　上曰肅在邢州日方北戎侵擾督部令軍城入保肅能固守頗著誠効雖冒犯贓賄亦累該赦宥矣故特授以郡向敏中嘗謂王旦曰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旦曰肅為近臣坐贓豈得更陞進邪敏中語數及之旦曰旦非於同年無情公若欲用之須旦死可也敏中乃已（此據遺事）　詔金部員外郎提點中書制敕院五房公事劉明愬自今遇慶節大禮許依樞密副都承旨例進奉上壽仍赴宴會始更舊制也（二月乙巳[illegible]祥符六年[illegible]日言其不可王曾言行錄云堂吏劉明愬[illegible]官緣密郎引樞密都承旨宣例求與其禮公以其[illegible]

也不可[illegible]三品服公皆以為不可由是止令[illegible]前其後[illegible]又[illegible]）

是月上封者言邊鄙雖寧武備難闕望令群臣各舉將帥之才如邊上未有員闕即且於內地州軍差遣緩急及副推擇乃詔王旦等各舉所知三兩人具名以進已而樞密院又請令宰相已下各於京朝幕職等官及閤門祗候已上舉堪任將帥者各三兩人敏中等曰執政之地日奉僉諧苟有見聞便可論薦若更特降詔旨明述封章不惟結於私恩亦恐別興異議　帝然之　秋七月辛丑以蝻虫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令諸州公署設祭　澶州卒王貴獲玉印文曰國主趙萬永寶印長三寸許廣二寸王溫潤而形制甚古貴言至秦州遇道士授之云得自于闐國通聖山也秦州部送闕下（王貴事實錄太宗紀今取本志）　己酉右正言劉燁魯宗道等上言每有章疏例於閤門投進事頗非便欲於通進銀臺司進入從之又言章疏例須手寫伏緣筆札不精慮瀆聖覽乞許令親書　王旦以病堅求罷相甲寅召對滋福殿左右掖扶而升　上覩其瘦瘁憫然曰朕嘗體中不佳方欲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命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登兩府者獨凌策李及旦退復上疏請去位　上乃許之（旦遺行錄及神道碑並稱皇太子拜此時未建東宮今但稱皇子會要亦稱皇太子[illegible]以為特[illegible]年事[illegible]也）　丁巳以旦為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宮使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上尚書省遣其子大理評事雍就第賜告命錫賚器服悉如宰相旦入謝便殿狀拜仆地內侍存問相屬旦歲三四出御藥器頃賜之旦端重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蒞事莊厲不可犯其為宰相務遵守法度重改作於啟奏言簡理

順每與同列論事　上前或枉正相反雖未嘗廷爭然自守直道不為曲辯所選有識略者鎮定大事其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眾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士雖偏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嘗國歲久　上益倚信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議必曰王某以謂何如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當是時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丁巳據[illegible]從十[illegible]）　詔[illegible]斷先是虫蝗為害諸路轉運司督令佐鼓捕有荷校者至是監察御史劉平言其事亟命免之　三司請依常歲於開封府界收買草千餘萬圍　上以蝗蝻為害慮煩民力令中書樞密院議其可否向敏中曰國家監牧馬數萬先朝倍多廣買芻粟若今群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廄耳王欽若曰敏中之論實為便利往年已曾建議蓋近

臣所見不一遂寢其事又既會同臣請別具條奏 上可之
八月庚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爲左僕射平章事先
是 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令
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 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
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
人此亦公議也 上遂止及旦罷 上卒相欽若欽若嘗語
人曰爲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辛未翰林學士晁
迥等言准詔詳定叙封所生母及致仕官封贈事請自今文
武升朝官無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所生母致仕官曾任升朝
官則依例封贈其致仕後還至升朝官者不在此限從之禮
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國朝已來三公不兼宰相
無赴上之禮 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疾不赴
焉 壬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右僕射

門下侍郎（按筆談載敏中用右僕射上謂李宗諤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中外大喜賀而曰敏中大宮識後良時宗諤見已五年矣又按至道三年四月呂端為右僕射咸平四年閏十二月張齊賢為右僕射五年十一月李沆為右僕射大中祥符元年王旦為右僕射四年四月王旦為右僕射吾賢為左僕射九年八月陳堯叟為右僕射是年十二月王欽若為右僕射此月又除三僕射亦未中為僕射者自上即位至今二古僕射凡有六人為之當中第七人也揩前謬甚少不取） 上以先所遣按巡諸路使者方屬西成
或妨農事乃悉召赴闕所在百姓委長吏倍加安撫興令輒
有擾攘 丁丑詔自今兩省給舍兩省官比宅將軍已上許乘
犢毛暖坐餘悉禁止仍絕其採捕 丙戌以都官員外郎判
三司都磨勘司黃震爲江淮兩浙荊湖制置發運使賜金紫
先是李溥出三司小吏爲發運使十餘年姦贓狼藉丁謂黨
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 上知其意在溥
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無負陛下任使者
臣敢不與之和既至發溥姦贓數十事詔遣御史閤門祗候

各一人按劾之震浦城人也嘗通判遂州會有詔特給兩川
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守曰
朝廷豈忘東川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庫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明月而詔至（致發庫罪乃十月子今并書之）丁亥詔崇文院以三館爲額
詔仗衛人雖任京朝官當官院不在磨勘之例 己丑以祠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錢易判三司都磨勘司易建議官物在
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紐微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
自今官錢百數斗帛二丈以下非欺紿者請除去之 九月
上與宰相議省吏員向敏中曰 太祖太宗朝閤門祗候不
過三五員宜專贊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祿廩至厚
地望亦優其間不無濫被升擢者願賜裁損 上曰此蓋相
承爲例當漸裁省之 癸卯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爲禮部
侍郎初曾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 上意不懌及欽若爲相

因欲排異己者數譖之會曾市故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
曾令人輦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 上以語欽若遂
罷曾政事曾既罷往謁王旦旦寢疾甚辭弗見既而語其家人
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余不得見爾旦曰王君
昨讓會靈觀使頗拂 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
慴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
進對 上意稍忤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翰
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李迪爲給事中參知政事依前會靈觀
副使迪嘗獨對內東門 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
財用數以示迪時仍歲旱蝗 上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
祖宗初置內藏庫欲斯兵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
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 上曰朕欲
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

于於財無內外頗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　上深
廸又言陛下東封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
行宮才令加塗塈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
旱蝗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　上曰卿之言然二臣
誤輒此　己酉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前數日車駕幸
其第留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作表辭自益以句云
已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亟令昇置內閣有
詔不許又門旦巳卒旦與楊億素厚善病革延至臥內託以
後事請撰遺表旦言忝為宰相據上公之列不可以將盡之
言為宗親求官止當叙平生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
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云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
風不得恃相輔家事葬後勿厚葬無以金玉置柩中時年六
十一　上臨哭之廢朝三日優詔贈太師尚書令別次發

哀後數日張旻赴鎮河陽當發歎　上以旦故不舉樂諡曰
文正錄其子弟姪外孫門人故吏授官十數人及諸子服除
又詔各進一官旦性沖淡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　上欲
為治之旦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
飾氈席拒而不許姻親有服飾稍過度者愧見于色兄子睦
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旦曰我嘗以門內太盛尚豈可與
寒俊競進取邪至其沒也子素猶未官婚姻不求門閥事寡
嫂有禮與弟旭友愛尤篤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在
敦行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德風為國宗臣　上所尊禮蓋
世之良相也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親見王欽
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　上遇之厚不忍
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
行旦為儀衛使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

悔其前之為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已議者謂
旦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自終戒比之馮
道云（[illegible]）詔自今特
旨召試者並問時務策一道仍別試賦論或雜文一首（[illegible]）
制（[illegible]）以聖製思政論正說賜近臣從龍圖閣待制李虛
己之請也　癸亥上封者言國子監所鬻書其直甚輕望令
增定　上曰此固非為利政欲文籍流布耳不許右正言魯
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以念誦為工
罔究大義　上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諸科有
能明經者別與考校可申明之　冬十月丁卯太常丞集賢
校理晏殊以歲經蝗旱上軫聖慮殿參已息稼穡大稔獻推
德動天頌詔褒之　庚午尚書右丞兼宗正卿趙安仁言方
今中夏宅心殊方向化四民樂業百職修其為治定功成

時雍首治固已超越於前代矣而陛下益精庶政尚勞聖躬
前殿視朝移晷忘倦便坐決事旰食為常雖天意曲成無遺
於一物而人君大體宜屬於有司願二通規庶為永式望自
今前殿依舊奏事外崇政承明殿當坐諸司常務顯有條
例者令本司施行訖奏其審官三班院吏部銓亦令分日引
對詔閤門自今後殿引見公事日不得過兩司　辛卯壽春郡
王讀論語終奏　上作詩賜之及王友張士遜等　十一月
右正言直集賢院祖士衡言伏覩將相及遠方使辭見並於
內殿特開曲宴比至罷會日已逾午百司例各還第而乘輿
復御便坐決事殆非君逸臣勞之旨欲望自今曲宴特輟視
事著為令從之士衡上蔡人也　庚子龍圖閣待制李虛己
等上新編御集自二十卷乙巳輔臣至滋福殿示之賜虛己等
銀帛　辛亥翰林學士李維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

十卷迎奉聖像記二十卷奉祀記五十卷詔褒之賜器帛有差　乙卯幸太一宮大雪盈尺　上謂宰相曰玆固豐其稔之兆但慮民力未充失於播種鄉等其設法振贍勿遺地利　前江州瑞昌縣主簿劉若冲進所業命試舍人院以策論稍優特陞兩資先是若冲建議自今召試若並請試策至是用其議而命之（若冲未詳邑里九月甲寅詔蓋若冲所啓也大觀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實錄書之）　十二月丙子以爽甚放朝知制誥盛度等言奉詔蠲放通欠凡九百四十三萬所釋萬五千五百人　庚辰遣使減價糶廩粟十萬斛於是以五鼓開場又限以一斛貧民趨走寒踣或斃資不及多虛往者乃詔一斤以上咸糶之仍以辰時為候　壬午新作皇帝昭受乾符之寶召輔臣詣滋福殿同觀初奏醮詞表皆用御前之寶　上以未盡恭恪故改制焉　祀汾陰歲加上五嶽帝號有冊無寶是歲始詔刻玉　丁亥令會靈觀使王欽若奉安于本殿　庚寅上詔昭應宮判官禮部郎中知制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郎知黃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有鉤距竦淩顯多內寵與楊不睦楊與弟倡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氏母相詬罵皆詣開封府以聞下御史臺置劾而責之仍令與楊離異　壬辰遣使錄汴河役瘞流尸從淮南轉運使陳堯佐之請也（堯佐墓誌云天禧勸農為兩浙江淮發運使勸王文正公王旦行狀但云東南闕矣荐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按堯佐除淮南轉運乃天禧元年十二月其年九月王旦已卒王曾亦先罷政矣除發運又在二年二月恐誤崇也當是臣語張士遜事見祥符元年四月今不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九

真宗皇帝紀二十一

天禧二年春正月己亥尚書右丞兼宗正卿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兼尚書左右丞兼中丞始此（會要以為去年十二月今從百官表）庚子芝草生真遊殿及皇后所居崇徽殿　上作歌詩示宰相詔諫官月俸並給實錢　奉安　太宗文集于玉清昭應宮先獻殿御集于繼文殿　庚戌御史中丞趙安仁言三院御史自今望並給御寶印紙歷錄彈奏事又請修國朝六典並從之居數月安仁卒六典不及成（卒在五月己卯）　辛亥幸元符觀資善堂宴從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並御製賜壽春郡王恤黎民等歌元符觀壽星等記頌并出壽春郡王詩什筆翰示宰相　詔諸路災傷州軍並設粥賤糶官粟以惠貧民

二月丁卯以昇州為江寧府置軍曰建康命壽春郡王為節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先是宰臣因對屢言王性聰晤好學樂善孝謹彌篤迥然老成而未正封爵中外人情咸所屬望願允臣等奏早議崇建　上謙讓久之迫固請再三乃許焉（昇州為江寧府建康軍實錄在丁卯一日今從本紀書之）　戊辰以壽春郡王友張士遜崔遵度並為昇王府諮議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晏殊為記室參軍詔右諫議大夫樂黃目比部員外郎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參官中擧公清強明材任御史者各一人從中丞趙安仁所請也　右正言劉燁請自今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以崇儀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戶部員外郎薛奎並為制置發運副使如京副使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　壬午對右正言劉燁魯宗道于承明殿凡八刻　癸未著作佐郎集賢校理陳寬上高麗女真風土朝貢事儀二卷　三月戊戌徙河北都轉運使李士衡知青州代戚綸以綸知鄆州綸

嘗作書勸諭淄州麻氏出粟以濟飢民太常丞致仕景宗哲之
皆綸書極不遜綸憤其且奏其事 上怒曰綸選儒不能抑
豪強乃煩朝廷耶亟命士衡代之士衡至麻氏具粟千斛以
獻景宗曰畢吾字矣居二年而麻氏敗淄州錄事斷頭焉
此據云景宗哲錄事參軍 壬寅 上謂宰臣曰近日邊奏
甚稀疆埸甯靜百姓樂業民亦安其所向敏中等曰天氣均和
時雨頻降豈聖心恤下致此多大麥熟不足盜賊亦絕陛下以
德綏懷遠邇無不服從請諒安而兵數未減愿冗費之間尤宜
節省 上曰今京師兵可議裁減在其精銳敏中等曰軍額
漸多而老弱者難遣揀選已住及請選兵去病老則冗食漸少
上曰卿等常且謀之務在經久也 甲寅右正言魯宗道言
大辟罪如登州既言者望自今精加按覆內出其狀示輔臣
向敏中等曰向來四三大辟奏牘陛下未嘗不召臣等審議
然後覽實決罰哀生之德蓋超越於前古矣 上曰自今當
詳議者更加審細貴無濫也宗道風聞多所論列 上意頗
厭其數宗道因對自訟陛下所以任臣者豈欲徒事納諫之
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斥上慰諭良久他日念之因
題殿壁曰魯直 丙辰 上謂宰相曰雨足麥茂豐登可期
貧乏之民尚須賑恤濟州縣先貸糧種或恐吏即收理且亟止
之 夏四月丁卯召近臣及館閣三司京府諫官御史觀
太宗聖容於宜春殿觀龍圖閣書畫又御製贊頌石本時昇王
未出閣始預坐令從臣賦賞花詩 乙亥發運使言今春發
諸州軍銀帛絲綿五十五萬五千計糧儲四百一十七萬碩
上供部正淮方稅宜令更留二二百萬碩以充軍食免其擾
民 甲申三司假內藏銀九百兩 上以災沴頻息流冗皆
復原宜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災傷地分去年夏秋

稅又借糧種悉與除放今年夏稅免十之三大名府登萊濰密
青淄州免十之四不得折變支移今貨物色不得依限科校
慮豐熟日漸次催納諸處造上供物追集百姓功匠有妨農
業並令權罷如係供軍切要者候次年奏裁 三司假內藏
錢二十萬貫 閏四月戊申以宮苑使叢州團練使李溥坐貪
狠責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初黃震發溥姦贓詔御史鞫治得溥
私役兵匠爲親家吏部侍郎林特起宅又附官船販竹木
規取利息凡十數事未論決會赦有司以特故將不窮治大
理寺詳斷官劉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隨者城人也嘗爲永
康軍判官軍無城壕代木爲柵壞輒易之勞因民力隨令環
植柳數十萬株因以爲限內外民得不擾屬縣令丞尉
常給道劾之益州並十萬除爲令請隨不若士衡怒奏隨苛
刻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者吏詳求隨爲緩按之
院罷夷人數百訴于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知
并州薛映言民飢設粥糜濟之計三十餘萬人 先是陵城
司言洪雅縣之西南去年嘗夏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
祠今泉涌祠側汲之不竭疫癘者飲之多愈 甲寅詔即其地
建道觀以祥源爲名子女徒跣奔走瞻拜也田員外郎判度
支勾院河南任布言明觀不宜以神怪衒惑俗不報 五月
壬戌朔詔曰民勤稼穡家有儲峙所以備流行之災而未裕
流浮末務未蓄積歲或小歉便至流亡豈教道之方未甚焉中
今未發將登令所在長吏躬親勸諭無使從然 甲子成德
鎮寧等軍節度使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徐王元偓薨先是
寫郡遣使醫鑒元偓疾暴中風眩不能言 上亟臨之
親視者數四及是臨奠慟哭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鄆王謚曰
恭懿葬日御製挽詞元偓姿貌偉異沉厚寡言樂善好程

既沒詔取生平歌詩文記纂爲八卷及墨跡三卷親製二序
藏之秘閣 丁卯命宰臣王欽若管勾修祥源觀事右正言
劉曄言前世傳聖水者皆誕妄不經今盛夏方陽不宜興土
功以營不急疏入不報又嘗建議罷提點刑獄官禁民棄父
母事佛老者皆不行 丙戌河陽三城節度使張旻言近聞
西京訛言有物如帽蓋夜飛入人家又變爲大狼狀微能傷
人民頗驚恐每夕皆重閉深處以至持兵器捕逐詔使體量
又命侍御史呂言馳往按本府長吏泊轉運提點刑獄司不
即上聞之故仍設祭醮禳禱（既已言遠父） 丁亥以暑熱賜輔
臣元素布人十疋 翰林學士李維罷爲戶部侍郎集賢院
學士初維三兄皆年五十八而卒及是維亦得疾因力辭近
職云維疾稍間命守許州集賢院學士出藩自維始（瞻春門） 六
月乙巳京師民訛言謂妖至自西京入民家食人相傳恐駭

五十九 十五 五十八 四

聚族環坐達旦叫譟軍營中尤甚 上意因緣爲姦詔立賞
格募人告爲妖者既而得僧天賞術士耿斯張岡等令起居
舍人呂夷簡入內押班周懷政鞫之坐當爲邪法并棄市其
連坐配流者數人然訛言實無其狀時自京師以南皆重閉
深處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
興 辛亥有彗出北斗魁第二星東北長三尺許向北行經
天牢拂文昌長三丈餘歷紫微三台軒轅速行而西至七星
凡三十七日沒 丁未加號真武將軍曰真武靈應真君
秋七月丁卯三司借內藏錢五十萬貫 壬申以星文示變
赦天下流以下罪死罪減一等十惡至死故殺劫殺謀殺人
官典枉法贓至死造妖惑衆者論如律 詔自今鎖廳應舉
人所在長吏先考藝業合格即聽取解如至禮部不及格當
停見任其前後考試官舉送長吏並重寘其罪 甲戌以樞

密直學士刑部侍郎李士衡爲三司使代馬元方士衡以足
疾表求門謝許之 上作寬財利論賜士衡入出內藏錢二
百萬貫以助經費士衡因請刻聖製字本應從之士衡方進
用王欽若害之欲言而未有路會 上論時文之弊欽若因
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 上曰何也曰士衡父誅死而振
爲贈告乃曰世有顯人 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欽若譖士衡）
（[illegible]於祥符十年[illegible]內東門云可參考） 八月乙未判三司都
催欠憑由司左正言集賢校理宋綬言本司屢經赦除放
欠負多官詳定內有事節未圓者凡六十八州軍共六百七
十三萬貫石斤兩計三千二百餘人至今報應未備望令轉
運司選官與長吏催欠官詳酌如合蠲免限半月聞奏從之
於是皆獲蠲免焉（[illegible]） 丙申對輔臣于龍圖閣 丁酉
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許之先是知梧州衛尉

卷四 五二九 五

寺丞陳執中上復古要道三篇 上異而召之 上時已屬
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既至進演要三篇以蚤
定天下根本爲說翌日 上以他疏示輔臣皆賛曰善 上
指其袖中曰更有善此者出之即演要也因召對更殿勞問
久之擢爲右正言執中恕之子也（實錄載執中所上書于崇[illegible]）（[illegible]） 癸
卯詔前歲上聖號冊寶所賜酺今秋豐稔可追行之 甲辰
立昇王受益爲皇太子改名禎大赦天下惟十惡劫殺謀殺
故殺鬪殺盜官物僞造符印官典犯贓論如律宗室並加恩
文武常參官子爲父後見任官者賜勳一轉 乙巳以翰林學
士晁迥爲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命祕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冊
文知制誥盛度書冊陳堯咨書寶 丁未內出郡縣四時攝

生論陳堯叟所集方一卷示輔臣　上作序命刋板摹印付閤門賜授任廣南官吏仍分給諸道州軍　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　上初欲授迪太子太傅迪辭以　太宗朝未嘗立保傅　乃止兼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有與侍張迪者春坊祗候太子不欲其名與賓客同改名克一白奏其事　上喜以告輔臣　詔中書門下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見皇太子並答拜自餘受拜　癸丑　上作元良箴賜皇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而下　甲寅楚王元佐加興元牧其雍州牧如故兼州府兩牧自元佐始　丁巳詔皇太子月給錢二千貫禮儀院言至道中敕百官於皇太子稱名宮寮稱臣續准敕依皇太子所請宮寮止稱名詔如至道之制　九月甲子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左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猶令升階列拜然始就受望令坐受參見不許　丁卯御天安殿冊皇太子　龍圖閣待制李虛己上奏詔編羣臣所和御製詩爲明良集五百卷詔賜銀帛三司假內藏銀十萬兩　戊寅監察御史劉平請對于承明殿　庚辰御正陽門觀酺自是凡五日　上作稼穡惟艱詩誡器服酒二論示輔臣　右正言劉燁言今歲秋賦食祿之家課藝尤不者頗衆望諭中外自今食祿家弟姪子孫若文藝必可程試者不得就貢蔭其有官者不得與孤寒競進詔不許但令諸州精加考較　祥源觀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　冬十月乙未雪　上作瑞雪詩賜輔臣庚子詔近臣觀玉宸殿刈小香占城稻遂宴于安福殿　上賦詩從官畢和　癸丑太常博士祕閣校理李垂請令江浙兩路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非示信之道望遣官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時言者僉多不過欲惠小商傍園戶朝廷亦嘗差官往其處饒其給大抵客茶之出而須錢寶曾臨故法不能變言者但采浮論而不切於事理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奭初自密州代還時方置天慶等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廣奭上請裁省浮用不報奭後出其居朝廷蓋不周歲云（奭何時出[illegible]）十一月己未翰林學士晁迥爲承旨時朝廷數舉大禮詔令每下多出迥手嘗夜召對　上令內侍持燭送歸院他日曲宴宜聖殿內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以賜宰臣親王　上顧迥與學士錢惟演亦皆賜焉　乙亥　上作冬至宴親賢詩又出御製三教詩各百首歌論九首示宰相起居舍人呂夷簡言宜鏤板　上出內藏錢二十萬貫市絹賜從之　辛巳迎道釋經進三館觀及都城寺院先是　上令選藏教中精妙者凡五十八卷雕板摹印至是而畢　癸未上作後苑宴宗親詩賜皇太子通王　十二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午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　上賦詩餞之輔臣以雜學士出藩升翰林侍讀學士外使皆自知白始（[illegible]云祖宗時宰相罷免惟趙普得使相[illegible]天禧中[illegible]文[illegible]始以侍讀學士知[illegible]）將作監丞蔡齊爲著作郎直集賢院故事第一人及第到任一年即召試齊自兗州通判潍州獻所爲文乃得召試（此據江休復[illegible]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

真宗皇帝紀二十二

天禧三年春正月甲子三司假內藏紬萬五千疋丁卯翰林學士錢惟演等四人權同知貢舉 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于崇政殿時稹冒緦衰赴舉爲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稹即引伏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時有司欲脫宋城王洙問洙曰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也遂與稹俱罷（洙本傳云稹冒緦令洙貴賤事一人也） 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詔落世質等而劾轉運使及崔立之罪立鄢陵人也初爲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州道險率衆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三人當斬立曰此非以私己罪止杖爾從革初不聽論奏詔如立議上記其名代還特轉大理寺丞大中祥符間天子既封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外多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願勑有司草木之異雖大不錄水旱之變雖小必聞前後凡上四十餘事云（此據崔立傳附見明年） 是月三司言使臣傳宣取物承前止是口傳詔旨別無憑由致因緣盜取錢物今請下入內內侍省置傳宣合同司專差內臣一負主之如有所須索即以合同憑由一本給付逐庫務給訖繳申三司三司置御寶憑由司擇人吏專主除破所貫絕於斯弊從之 二月壬寅知越州刑部郎中直昭文館高紳上言臣訪聞當州僧尼既受戒還家即受父母拜禮臣竊問僧司具言有實伏以爲臣爲子忠孝之道居先在家出家怙恃之情匪異苟乖斯道皆曰亂倫且子於父母恩報皆一在儒者則曰昊天罔極在釋教則曰恩重莫報安可用小加大使卑逾尊蓋由甌越之民僧俗相半溺於信奉忘序尊卑切見 太宗正觀五年嘗禁僧尼受父母禮拜方今鴻化風行華除滯弊望降勑命特行戒止詔尚書祠部嚴加禁絕違者重決罰之 丁未出皇太子所書御詩賜宰相 上作學書歌賜皇太子丙辰又作勸學吟賜之宰相王欽若上會靈志百卷 上製序名五嶽廣聞記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內出聖祖降臨內記示宰相 乙丑三司假內藏庫銀一十三萬丙寅 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貢舉人作詩賜考校官令皇子書示宰相得進士王整以下六十三人賜及第八十六人同出身又賜學究出身者一十三人諸科及第者一百二人同出身者四十七人試將作監主簿者五人除官如前例（且王整登科記云明道元年十月丁亥王整爲正字非賜及第人故是賜子） 入內副都知周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輩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而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家廝養性凶狡遂賂其親信得見因與親事卒姚斌等妄談神怪事以誘之懷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殿直劉益輩造符命託神靈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時寇準鎮永興能爲巡檢賴準舊望欲實其事準性剛強好勝喜其附己故多依違之是月準奏天書降乾佑山中蓋能所爲也中外咸識其詐 上獨不疑（劉攽作寇準傳）

云朱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乃使周懷政諭準準初不肯從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因要準準乃從然王旦死於天禧元年正月而準以天書乃三年三月獻甚矣或欺君爵為此非旦也　夏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　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朱能者姦險小人偽造妖誕使魏為牧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無敢言者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售二人皆坐誅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覆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坐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御兵寶符安能排難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　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亂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奭又言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為獨陛下一人不知爾乞斬朱能以謝天下

上雖不聽然亦不罪奭也奭本傳載奭言天且無言安得有書之在許州時初恐疑此也修見但有諭之前又錄朱能不復所獻天書其事蓋不若此史會要之非遂且天書其時日奏之疑古銷不於此詳行三而國家道得顯天書降乾山中今見所按勸之三月太宗事...[illegible]...八月二十日河東轉運使李放言錢二十萬貫糧百二十萬碩詔獎之　己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永興軍府寇準赴闕　五月禮儀院言每歲端午百官休務　皇帝不御前殿惟中書樞密院奏事于承明殿今邊鄙寧靜州郡稀簡無急速機務請令中書樞密院其日罷奏事者為定式從之　左諫議大夫知鄭州戚綸責授岳州團練副使先是有王遵誨者嘗任西邊寓家永興閤門不肅軍將發知府寇準為平之及是遵誨為同提點刑獄官綸因諧戲語及準遵誨懟以為斥己遂與提點刑獄官李仲容奏綸有訕上語故坐責綸篤於古學善談名理喜言民政頗近迂闊事兄維友愛甚厚維卒聞訃哀慟不食者數日父於故舊以信義著七子為見必詢所業訪其志尚隨才誘誨之嘗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閭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大中祥符中繼修禮文之事綸悉參議與陳彭年並職屢召對多建條式因恩寵甚盛槃於薦士每一奏十數人皆當時知名者晚節為權倖所排遂不復振後二年卒家無餘貲家人於几閣間得遺戒一編大抵勸子弟為學修身以書言事勸賞累遣比時皆不知自目也今正之　乙亥兵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李虛己為右諫議大夫充職右正言劉燁判三司戶部勾院賜緋魚虛己燁並表求外任上以虛己儒雅循謹燁屢已封言事故加獎而留之或云燁兼仲燁既憂執政者不欲其專任言責也此或...天聖元年四月丁巳...[illegible]

雍言可考

辛巳，監察御史劉平爲鹽鐵判官，章頻爲度支判官，並賜緋魚。御史於是復兼省職。劉平傳云平爲御史數上論事爲丁謂所忌以三司除三益。還判官按此年六月戊戌罷方參政恐誤也元年二月丁丑詔別置諸官御史六員不兼他職令準與平頻皆兼省職蓋非當日詔意也

甲申，寇準自永興來朝。準將發，其門生有戒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爾。準不懌，揖而起。君子謂準之卒及于禍，蓋自取之也。此出相山野錄，其言有理，故取之

六月戊子，保信軍節度使丁謂自江寧來朝，召之也。先是，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眞、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於牽挽，官司艦舟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通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數十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閤門祗候李居中按視，以爲當然，於是役

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稱其便。賜詔獎之。宗復請御製文詩之，會上仙，不及成。

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爲太子太保。時欽若寵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耶？欽若皇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欽若謝不省，遂罷相，制辭以均勞逸之意，從優禮焉。尋命判杭州。判杭州實與其日次可錄太子太保歸班下即云尋命判杭州今從之實錄云的周擴政以上崇儒把盞與妖人朱能輩爲從造之命冀國恐虞工日進蔡頡欽若屢言其妄復落職閱東渠政體得罪因天禧之語蓋言商州道士譙文易畜禁書有神術得若索之上不復辨詰故有是命此蓋當時史官見欽若復相故隱之疑其實不然也今削去沒金覆實事據記聞蘇頌子容語此以不從之

丁酉，以引進使李允則爲客省使，依前高州團練使、知鎭州兼鎭定鈐轄。允則在雄州十四年。自景德二年四月爲安撫副使

九月乃知雄州至今凡十四年也二年正月自知雄州二郎改命何承矩而徙允則知瀛州司馬光記聞云允則在雄州十八年蓋誤也 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虜主問其相張儉曰：聞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以爲言，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他日如有頹圮，復安敢動？因此廢守備，恐禍生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東嶽祠，允則欲合於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板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城。浚壕起月隄，自此雄州城之人悉內城中。而世宗始以關爲州，而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閒東偏所佔屯田，架橋引水，作石梁，植其枒樹列堤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戍作復使事及於界河戰棹，爲戰渡，並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設陷馬坑，城上起樓爲斥候，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險。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垣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允則嘗不然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遊。明日，偵虜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胡人至，且久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妓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留其所乘驄馬，使人顧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虜以所誅首者在中市中，仗劍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使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完數已宁，人無知者

樞密院請劾不救火 上曰允則必有謂始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燕而熾必姦人所為舍燕救楯事或不測又得虜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沿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遂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虜中兵馬材力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虜人毆傷而逃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為質驗此得報以為妄乃殺諜雲翼卒亡入虜中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後無敢亡者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可與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其繇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蓄

貲貨當時邊臣鮮能及之者是日與及允則者此據司馬光記聞今削與工部所云身無兼衣食無重蓋不蓄貲下九則事蓋歲入諸年契月日多不可考今并書之或有異者年終書帖紀者當更考詳也 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寇準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 節度使丁謂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晁迥以為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辭謂甚恨焉此據夏竦記歐陽修歸田錄 謂在中書事準謹甚嘗會食羹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誣始萌矣 丁未以同王清昭應宮副使吏部侍郎林特為尚書左丞王清昭應宮副使特性邪險善附會故丁謂始終善待亟引用之 是月屯田員外郎判三司開拆司范雍言自今諫官御史兼他職者望令仍舊舉職及增置諫官 上令別選人充諫官御史此據會要當考諫官御史兼他職者姓名五月乙亥辛巳 秋七月辛酉知河南府

馮拯言父老僧道舉人等列狀願赴闕請車駕封中嶽 上曰茲事體大未可輕議令拯慰遣之 三司假內藏錢五十萬貫絹十萬疋 學士院言準詔大理評事孫僅與試僅乃盛度壻又錢惟演親戚欲乞下別與詔送舍人院試自是有親嫌者並如例 戊辰詔以十一月十九日有事于南郊命向敏中為天書儀仗使南郊大禮使寇準為天書同儀仗使丁謂為副使李迪為扶侍使翰林學士承旨晁迥為南郊禮儀使學士錢惟演為儀仗使太子賓客王曙為鹵簿使權知開封府馬元方為橋道頓遞使入內副都知周懷政為天書扶侍都監自封禪已來特命輔臣兼五使之職及是始復舊制 殿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曹璨被疾 上親幸其第臨問壬申命翰林草制改節度河陽加平章事制入而璨卒車駕即臨奠之贈中書令謚武懿以其子西上閤門副使儀

為引進副使又錄其二姪外孫官 璨起貴胄以孝謹稱能自奮厲以世其家習知韜略好讀左氏春秋雖無功戰之効然累歷邊任領禁衛十餘年善撫士卒忠厚靜謹未嘗有過國朝以來重世將相非恩澤進者惟璨一門袷許二鎮又皆世官時論以為榮晚節頗傷吝嗇物議少之璨毋嘗閱其家帑見積錢數萬召璨謂曰汝父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也信汝不及父遠矣 三司假內藏錢帛二百四十五萬 乙卯群臣表上尊號曰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眞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不允凡五上從之 庚辰屯田員外郎鍾離瑾言切見諸州長吏才境內雨足苗長即奏豐稔其後霜旱螟蝗災沴皆隱而不言上罔朝廷下抑疲俗請自今諸州有災傷處即時體奏命官檢視如所部豐登亦須俟夏秋成日乃奏如奏後災傷者聽別上言隱而不言則論其罪從之

月丁亥，以天書再降于乾祐縣，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諸軍並與特支，屯駐在外者無例特支者，皆給與賜。乾祐縣民租十之五，昔度諸道釋菫行廣南官吏聽挈家之治所。制曰：朕寅奉丕基，撫寧中宇，虔修霸積厚高明，博臨受河洛之 書，開聖真之鴻緒，陳嘉牲於崇嶽，沈瑄玉於隆脽，順於文、嬴之遺，恭薦鏤瑣之版，儲精淵妙，敷化醇醲，刻推咸鎬之區，是為神明之奧，名山之內，福地在焉，載瞻西嶽之都，式佇鴻濛之駕，清心昭格，瓊檢覽觀，申疾驚首之封，存錫龍緘之檢諭，朕以輔德昇遐，朕以受民告臨降之祥，期述延洪之景，神介于孫於千億，保宗稷於太寧，而又乃顧皇儲，繼領寶命，昭其仁孝之志，示以報應之祥，彰彩並載，披揚厲禰，至孝諸冊謀，允諧殊尤，昔健皇握機，但有蒼泉之刻，虞舜至家止觀河渚之文，豈若祚我非躬，燕及元嗣，稱昔爰錄祉，寧宜隆恩，與萬邦共均純嘏，仰荅高旻之既用，推肆眚之恩。[illegible]此天書再降故也，及周懷政誅，朱能叛，史官請刪去之[illegible]制辭自某萬議之故以下悉去之[illegible]既而天下所集頗惟天禧初實錄國史遂獨在[illegible]大赦天下以天書而敢文辭不及之因[illegible]會要以天以內得出全本則其不書[illegible]以來載文史皆習之惟此部錄其差詳恐其[illegible]實錄正以[illegible]史官所以修諸者為過學也[illegible]真宗之靈者乃未發其事實[illegible]奏史官之職又設帝王改遺之書[illegible]乃三朝會要五部會要已[illegible]史並[illegible]且天書再降則更年於[illegible]降即上請詔亦不可知爾。 初，彰德軍留後馬知節以疾病留京師，踰年表求外任，命知貝州，兼兵馬部署。將行請對，上閔其羸，令歸本鎮。上黨大名之民爭來迎謁，所苦浸劇，遣其子將大醫往診視，俄求還京師，復遣其婿東傳賚詔諭其請，至則已卒，遺命諸子令辭詔葬。上深軫悼之，贈侍中，諡正惠，賜加等，官其子孫四人。知節習兵事，以方略自任，頗涉文藝，每應詔亦為詩詠，所與游接必一時名士，為治專務抑豪強，恤孤弱，性剛直敢言無避，未嘗少自卑屈，求之武人蓋鮮儷云。己亥，大會道釋于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先是建道場，是日 上親臨視，以藥銀鑄大錢而賜之。庚申，自瓊林苑迎奉天書入內。庚戌，遣使安撫水災州軍。度支員外郎、判度支勾院方仲荀，京東路；右正言、判戶部勾院劉燁，京西路；監鐵判官、監察御史劉平，河北路，有合寬恤改更事件，與轉運使副所在長吏會議施行。 九月庚申，三司假內藏金二千七百兩。 賜大理寺丞王曾進士及第，曾，旦之猶子，獻文召試故也。 詔自今應犯贓經廣南川峽幕職州縣官，委逐路轉運使常加糾察，每犯贓罪者，求不錄用。時司勳員外郎梁象言川峽幕職州縣官曾坐贓左降者，多復除資貧踰以擾遠民，請自今犯贓者不注川峽官，並除廣南遠惡州軍。 上以廣南亦吾民也，且非自新之道，故特有是詔。 丙子，召宗室、輔臣、學士、三司使副、尚書丞郎、給諫舍人、待制、直龍圖閣于清景殿，觀御製，賜皇太子元良述、六藝箴、承華要略十卷、授時要略十二卷，又以國史兩朝寶錄 太宗文集并御集、御覽九卷、書賜皇太子。遂宴從官。 辛巳，給事中、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李迪言：昨日東宮賜宴，自揖隨侍皇太子，舉動由禮，言不輕發，視侍官猶敬，未嘗妄笑，左右瞻仰，無不恭肅。 上曰：常日居內庭亦未嘗妄言也。旦準曰：皇太子天賦仁德，嚴重溫裕，復稟聖訓，勤道方興，學者實邦家之慶也。 冬十月，秘書監、知禮儀院、判秘閣、太常寺楊億丁內艱，時方講郊祀，以億典司禮樂之任，未卒哭，起復工部侍郎，令視事。 中書言：應保舉幕職州縣官充京朝官，請除所舉將及五人即以名聞，庶懲濫進，從之。 壬辰，召宗室近臣於後苑觀西

天綠豆小香占成稻　上作詩賜之屬和　己酉知審刑院
盛度言在京及諸路凡有斷按二道值降聖節不奏自餘絕
無刑牘請宜付史館寇準曰漢文帝唐明皇時皆幾乎刑措
蓋當時諸侯專殺有聞於朝廷者有使宜而行者今幅員萬
里徒流以上合聞達者皆奏牘以此較之則聖朝刑訟清淨
過古昔矣此陛下以德化民精意欽恤所致臣等不勝大慶
再拜稱賀詔獎度等　十一月乙卯詔自今犯酒麴銅鍮等
有死刑者去之中書參詳請令所在杖脊黥面配五百里外
牢城詔可　辛酉閤門太常禮院上大禮稱慶合班圖皇太
子位在宰相上太子懇讓　上以諭輔臣寇準等面陳儲
副之重不可謙抑望遵儀制凡再請乃許　詔自今給事中
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母妻並封郡初止封縣　樞密直學士給
事中王曙寇準女婿也因改舊制議者非準專私而不忌□□
□□□□□□戊辰翰林學士錢惟演言正陽門習儀皇太子立
於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氣暄煦持繖障日太子不許復遮以
翳太子又以手卻之文武在列無不瞻睹有司設烏臺於太
廟內太子乘馬至門命移出籬屏外下馬步進及南郊壇前
驅者解青繩將入外壝太子亟止之將及外壝即下馬伏以
太子英睿之德既自天資謙恭之志實遵聖訓雖漢儲效詔
不絕馳道五官正服以見侍臣比茲巨美不可同日而語矣
昔亘榮以儲宮尊稱博學謂之國家福祐書于史冊今太子
持謙秉禮發自至誠士民傳說充溢都邑伏望宜付史館以
彰盛德詔獎皇太子仍優答惟演　己巳謁景靈宮庚午饗
太廟辛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非劫殺鬬殺已殺人
十惡至死偽造符印放火盜官物官典入己贓並除之鬬殺
可憫者奏裁　詔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左諫議

大夫王隨與判銓陳堯咨宋綬同試身言書判優者與京官
次則幕職循資今錄與幕職又次者皆補近便上處自身每
有郊恩亦然　甲戌皇太子言於玉清昭應宮建殿置經藏
以資聖筭功畢有詔褒答賜殿名曰長生崇壽　丁丑詔玉
清昭應宮置御天安殿受冊尊號　十二月丙戌富州蠻首
向光澤表納疆土　上曰朝廷得之安用當見其親族不相
容爾命轉運司察之果然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
尉曹利用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並為樞密使利用以
郊恩俱進官故事當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
謂檢校太尉兼本官充使樞密使舊兼御史大夫自利用謂
始去之□兼御史大夫會要蓋自太平興國六年七月石熙載始用文資正官充使　賜宰相御製
正說春道詩各十卷歲時新詠三卷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
晏殊等言舍人院書籍殘缺帷帳什物多弊公錢至少望賜
國子監印本書令儀鸞司供帳文思院三司給炭及增月給
為三十千餘從其請　丙午翰林學士錢惟演言伏見每
賜契丹高麗使御筵其樂人詞語多涉淺俗請自今賜外國
使宴其樂人詞語教坊即令舍人院撰京府衙前令館閣官
撰從之既而知制誥晏殊等上言授引典故深識其失乃詔
教坊撰訖詣舍人院呈本焉　是月河中府處士李瀆陝州
處士魏野皆卒詔各贈秘書省著作郎賜其家帛二十疋米
三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蠲其差役瀆性嗜酒人或勉之
荅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預
知死期因促家人置酒與諸子訣野與瀆有連瀆訃至野哭
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矣必不至弟遣其子赴之才六日
野亦死時□異焉野善王旦寇準每贈詩必勸以早退旦準
皆不能用識者高之　是歲天下戶八百五十四萬五千二

百七十大口一千九百四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一之一

眞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一

天禧四年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爲宣徽北院使
鎮國軍留後簽署樞密院事簽署兼供奉祠自瑋始也
丙子改諸路提點刑獄爲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
詔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
桑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一事已上悉領之
仍賜農田敕一部 二月丁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右諭
德魯宗道言伏見代州寨主吳太初以捕獲私鹽決訖撤去
殿直田夢澤於公廨課子弟種麥半畝成以贓罪不許敘用
竊惟天下羣官如此類甚衆蓋緣秋荼之密仰玷春臺之化
欲望委刑部自今羣臣除故枉法受贓外其因事計贓情可
憫者並奏裁從之宗道又言臣往任歙州判官日坐預借俸
錢贖銅六斤廷議曰刑部定爲公罪大理定爲私罪凡再詳
議刑部議爲私罪大理議爲公罪兩司更互僅同兒戲徒使
選人淹延費用望自今選人有罪合銓曹於刑部大理寺兩
司中止問一處無冗稽留詔銓曹自今刑部大理寺定選人
罪名不一即送審刑院速詳定以聞（考異罪名在今並書）五月辛卯參
知政事李迪等上一州一縣新編敕三十卷（縣本志作一州會要并一州）一
閣（今從會要本志）一滑州言河塞詔獎之己亥翰林學士承旨晁
迥致祭又遣官謝京城宫觀諸陵嶽瀆名山勝境庚子羣
臣詣崇德殿稱賀賜修河部署鈐轄轉運都監官吏使臣等
衣服金銀帶器幣將士緡錢有差是役凡賦諸州薪石揵橛
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用兵夫九萬人 上親制文刻碑以紀
其成功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李諮不爲寇準所知每草辭
必再三却之令換易乃已嘗說當用淑慎字準難之曰淑慎婦
人事也諮執毛詩詣閤呈準曰淑慎君子具儀不忘此安有
婦人事準性褊阿又別加訊詆卒改之諮因是積憤又以父
留鄉里請外乙巳命諮知荆南府 己酉馬軍都虞候并代
副都部署楊崇勳爲客省使依前英州防禦使兼羣牧使同
勾當三班院皇城司其月俸如管軍防禦使例初羣牧置使
皆以文臣領之惟崇勳自都監至爲使凡九年會天下久罷
兵有言省廄馬者崇勳曰馬者戰之備雖無事可去耶遂寢
其奏 三月詔翰林學士以下龍圖閣直學士以上自今官
未至給諫者該恩敘封母妻並如給諫之例初王曙既改舊
制盛度以兵部郎中爲學士因乞封其母許之乃降是詔其
後天章閣直學士亦如龍圖閣直學士 乙丑右司諫直集
賢院祖士衡言伏見大宴 皇帝更衣降坐羣臣謝賜花止
拜于坐次欲望自今每更衣所司指羣臣下殿候 皇帝降
坐則羣臣班于殿庭 皇帝升坐乃上殿如賜花則拜于庭
又常朝起居日長春崇德殿假日後殿中書樞密文武合班
而閤門祗候一員在前隨班再拜側立贊揖以臣愚見未協
知儀欲請自今令通事舍閤門祗候在前殿則與內殿供奉官
已下同起居後殿則與軍頭司官同起居然後立殿庭贊揖
從之 戊辰改禎州爲惠州 乙亥以益梓州路物價翔踊
命知制誥呂夷簡引進副使曹儀乘傳賑卹之夷簡等請所
至勞問官吏將校仍取繫囚與長吏等原情從輕決遣民願
出穀救飢民者元詔第加酬獎望給空名告敕付臣往 從之
己卯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卒 上即時臨哭
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五子涓諸婿並遷官親校授官
者又數人敏中端厚愷悌多智寡交遊特爲人主所重以至
顯達歷踐中外晩居重處繁劇識大體密靜遠權柰在衡

輒門無私謁諸子不令幹務雖當大事君已不預焉謹於采
拔不妄推薦溶表瓌碩有儀矩能談論為大僚幾三十年時
以重德目之　上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亦以此為恨
及追命制入　上特批一幅曰敏中端謹温良宜益此意其
恩顧如此　夏四月翰林學士承旨晁迥累表求解近職庚
寅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許一子官
河南以就養命工部侍郎楊億為翰林學士大中祥符末億
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
旦曰大年頃以輕去　上左右人言可畏賴　上終始保全
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也踰六年乃復入禁
署於是令億序班在錢惟演下盛度上惟演言億景德中已
為學士況今與臣並作丞郎望許億班在臣上從之　分江
南轉運使為東西兩路從戶部判官滕涉之請以便按巡也

出內藏錢七萬貫付京西路市軍糧　丙申杖殺前定陶縣
尉麻士瑤於青州其兄大理評事致仕士安削籍配隸汀州
姪右正言直史館温舒太常丞直集賢院温其並削職温舒
改太常博士監昇州糧料温其監光州酒稅家僮范辛等及
州院司理院典級冒名買場務人借詞進士王圭等並黥面
決配廣南福建遠惡州軍牢城家僮五十人分隸諸軍以臨
淄宅一區給其家邸店資財取十之三均給其族餘悉籍
之其田莊本因平債吞併典質者許元主收贖本路轉運使
副青州知州通判悉降等差遣初士瑤祖希蒙事劉鋹為府
掾專以掊克聚斂為己任兼并恣横用致鉅富至士瑤累世
並豪縱郡境畏之過於官府士瑤素帷薄不修又私習天文
禁書兵器姪温裕先有臧常欲訟之士瑤懼乃繫之密室命
范辛等三僕更守絕其飲食數日死即焚之又嘗怒鎮將張

珪遣家僮張正等率民夫伺珪於途中毆殺棄其尸頃之涯
復嫁訟于州典級等悉受士瑤賂出其罪承前牧守而下多
與亢禮未嘗敢違忤及鎮海節度推官孫昌知臨淄慎其凶
惡有犯必訊理之士瑤常聲言遣人刺昌昌乃送其族寓於
他郡每夕循縣廨列人嚴更為備士瑤復與王圭誣告昌不
公事又借同邑人姓名買場務先是侍御史姜遵風聞士瑤
幽殺其姪事奏遣監察御史章頻推直官江鈞往鞫之（[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并得他罪故悉加誅罰焉仍詔刑部遍
牒三京諸路揭牓諭民擢遵為工部郎中孫昌為大理寺丞
依前知臨淄縣賞其發擿姦伏也（[illegible]）
浮梁縣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

輸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嚙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
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及臨涇胡順之為縣令里正白
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媚其富欲使順之與為仇爾安有王民
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里正白不能順之使手力繼之又
白不能使押司錄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
必使令自督耶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
臧氏皆逃遁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十六以上盡
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
爾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懾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
常為一縣先府嘗遣教練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固欲使來
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
物既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也曰本
州職員爾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蹴踖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

中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之又曰應對
命官坐乎教練使趙下謝罪順之即械繫獄置閣室中以糞
十甕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
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使幸勿訝也今方多事未暇問也繫
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於
州順之笑曰教練久為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邪於杖
之自是府吏無敢犯縣者雖惡之然不能罪也於是為青州
幕倅發麻氏罪按其家皆順之之力云高麗嘗入貢道出青州
境中貴人挾以為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曰青大鎮在唐
押新羅渤海雖其國王來尚當與之均禮今見陪臣奈何卑
屈如此獨不拜因上書論辨朝廷是之既誅麻氏 上記其
名召見改著作佐郎仍與差遣[illegible] 先是虞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孫暐出知雄州母亡殯于州城之南暐既
解官就殯所築小室號泣守護蔬食讀佛經者三載徒跣經
冬足墮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己亥
降詔褒美及其歸葬又賜帛三十疋粟三十碩令州長吏每
月就所居存問暐滕水人也 癸卯利州路轉運使李防請
雕印四時纂要齊民要術付諸道勸農司以勗民務從之
先是左正言知制誥張師德移病出守潁州五月癸丑師德
言皇兄德雍見任本州防禦使其著銜望降規式中書門下
言據御史臺稱每大朝會立班皇親防禦團練使刺史並次
節度使下稍退身立因詔師德署銜於德雍之下非典式也
凡知制誥著位兩省則次給諫南省御史臺次丞郎外官則
在觀察使上云此據張師德本傳及會要 將作監丞通判果州張觀上言父居
業見任越州支使守倫耳順猶滯選門臣今蒙恩授祕書郎
願回授父詔流內銓召居業考課引對其祕書郎告仍以付
觀 初感德軍節度使知陝州王嗣宗以老病再表願入朝
且言得一見即歸田里優詔召還會郊祀改靜難節度使留
京師累月竟以足疾不任朝謁復上表求再知許州宰相寇
準素惡其為人庚申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致仕嗣宗乃請
面辭詔免舞蹈許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萬及準罷相
又特從其請令月給奉五十千嗣宗歷事三朝最為宿舊
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很務以醜言凌挫群類家有恩隸簿
已報者則勾之晚年以遊宦入隸簿為中丞日嘗參宋白郭
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言於 上請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
激之及嗣宗眷厚祿不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
物議爾然皆嗤焉雅好為文而朴緩尤甚奉祀歲近臣皆令
為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揮盛德慮為後所誚乃不

許刻石然敦睦宗族待諸姪如己子臨終著遺戒訓子孫毋
析居又令以弓箭經籍筆硯置壙中云 光祿寺丞謝絳上
言帝王之興必推五行之盛德所以配天地符陰陽也神農
氏以火德有火星之瑞 聖祖以土德地蟥黃龍見夏以木
德青龍止於郊商以金德山澤白溢周以火德有赤烏之符
國家膺開先之慶宜黜五代紹唐土德以繼 聖祖猶漢之
黜秦興周火德以繼堯世臣聞 太祖生而包絡黃及受命
五緯聚於奎而鎮星是主陛下升中泰山日抱黃珥朝祀太
清宮有星曰含譽其色黃而潤澤其餘神龜珍獸自遠至者
或黿或介僉有祥禎非土德之驗乎設事體大惟陛下勿以
變古為疑且漢興至武帝越九十年始及尋於火德至光武
蓋二百載方習定乎正運國家受祚猶在五紀陛下謙而弗
荅氣運未宜河決漆濆豈不神哉考六府之厭鎮驗五行之

勝尅亦宜興土之運循其時之次不可因循舊典廢天人之休也其度量律歷是則車服衣冠之法圜丘方澤之事明堂辟雍之制宗廟薦饗之序方國朝貢之典政教禮樂文質增殺願下搢紳鴻碩之士參議條奏然候升中昔告上帝循五載見君后以示中方之位以符用五之數詳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爲統以金爲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絕唐而 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絳行父議皆黜不用絳濤子也行父未見 六月丙申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爲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拂鬚故亦恨準及同爲樞密使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

爲馬軍都虞候劉美妻時 上不豫難於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于蜀奪民鹽井 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爲羽翼 上然之正傳云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illegible] 林學士不當與丁謂同日[illegible] 準乃屬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翦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illegible]

附傳及拜罷錄并云[illegible]正傳[illegible] 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政事 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會日暮召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乃召惟演須臾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責 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 上曰與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以進 上於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如此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 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言恐泄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于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疇昔所見者不知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莫得其詳云仁宗實錄寇準附傳[illegible]司馬光記聞[illegible]龍川別志[illegible] 秋七月韓億使淮南江浙池州青陽縣旌表門閭之鋼狀稱籍管稅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七百口凡八世四百年景德中詔准旌表而本縣押率一無蠲假望蠲其戶下雜配物詔本州凡有科率量優蠲之 丁巳太白晝見 癸亥對參知政事李迪兵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錢惟演于滋福殿寇準罷 上欲相迪迪固辭於是又以馮拯迪有頃皇太子出拜 上前曰蒙用賓客爲相敢以謝 上顧謂迪曰尚復何辭耶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求再用曉天文卜筮者皆遍召以至管軍臣僚陛下親信內侍無不著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早令出外 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 上曰與河中府如何惟

演乞召李迪諭旨　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長者無過只是才短不能制準因言中書宜早命宰相　上難其人惟演對若宰相未有人可且着三兩員參知政事　上曰參政亦難得人問今誰在李迪上惟演對曹利用丁謂任中正並在李迪上　上默然惟演又言馮拯舊人性純和與寇準不同　上亦默然既而曰張知白何如惟演言知白清介使參政則可恐未可為宰相　上頷之惟演又言寇準宜早令出外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婿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臣言出禍從然不敢不言惟陛下幸察　上曰卿勿憂惟演再拜而退後三日拯遂拜樞密使蓋用惟演之言也迪既除宰相而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　甲子大雨流潦泛溢公私廬舍太半有壓死者是月連雨而此夕為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一之二

眞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二

天禧四年七月丙寅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李迪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兵部尚書馮拯為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日告謝即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正謝日亦如之非常比也　先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　上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此舍人職也　上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　上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樞密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人皆疑怪曹利用丁謂因各求罷　上徐覺其誤召知制誥晏殊語之將有所易置殊曰此非臣職也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盍遷曹利用或丁謂過中書　上曰誰可演曰丁謂文臣過中書為便又言玉清昭應宮未有使謂首議建宮宜即令領此又言曹利用忠赤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　上曰諾庚午以樞密使吏部尚書丁謂平章事樞密使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此段參取錢氏及司馬氏日記修入晏殊召恐不至再當考拯自兵書加吏書如參政日是偶然今迪員之當權所云此舍人職也蓋參政制乃舍人所當草也　上既從錢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誅益深是日準入對具言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應獨被斥　上即召迪至前質之兩人論辨良久　上意不樂迪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退　上復召迪入對作色曰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迪言謂及利用須學士降麻臣但乞一知州　上沉吟良久色漸解曰將取文字來迪退復作文字卻進　上遂沉然曰卿等無他且留

文字商量更認謂入對謂請除準節鉞令出外 上不許（錢惟演記謂參準罷入對皆二十三日也）越明日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又三日準乃遠貶 甲戌詔宣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周懷政伏誅大中祥符末 上始得疾是歲仲春初苦瘖劇自疑不起嘗間枕懷政股與之謀欲令太子監國懷政實與左右春坊事出告寇準準遂請間建議寇令楊億草奏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疏斥懷政使不得親近然以 上及太子故未即顯加黜責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與其弟禮賓副使懷信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祗候楊懷玉議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竊發前是一夕崇勳懷吉夕詣謂第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過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於崇政殿懷政時在殿東廡即令衛士執之（懷政本傳云比鞫林舍容不忍斥其過然輒斬囚政懷政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然輟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出以冀同實錄所云收懷政時實在崇政殿東廡其出入禁中固自如也但丁謂等爲之防使懷政等得混比罷蓋未有遽家政責也本傳又云上怒甚而實錄無此疑本傳飾辭今不取）詔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就御藥院鞫訊不數刻具引伏 上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載以車赴城西普安佛寺斬之謂等并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詣永興軍捕能（記聞載懷政以二月二日懷小刀對上自割因是疾作皇后命收懷政下獄并於宮中得公奏言傳位事乃命楊崇勳告變誅懷政則萊公按懷政傳萊七月萊公罷在六月若懷政謀於時者爲政則謀公必不待夏未始罷懷政至秋初乃誅也然真宗實以壽安縣宣不知緣何事爾記聞必誤今不取）懷政既誅有欲并責太子者 上意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爲此計 上大寤由是東宮得不動搖迪之力居多（此據記聞）丁丑太子太傅寇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並落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與周懷政交

通而曙又準婿也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須公爲一好詞耳億乃稍安卒保全之當時宰相愛才如此謂雖姦邪議者亦以此稱焉（此據歐陽脩歸田錄）入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備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欽若尋又言詔無馳驛之文但依程即路始令乘傳 徙知相州太常卿寇準知安州初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謹及準罷丁謂意頗輕迪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 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二人忿鬭蓋自此始朱能聞使者至自度不免衷甲以出殺盧守明帥部兵擊家屬叛逃既而能衆潰勢窮乃入桑林自縊死 乙酉以樞密副使任中正爲禮部侍郎王曾並參知政事翰林學士錢惟演爲樞密副使 辛卯以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爲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初太子爲壽春郡王王旦薦元宜講經資善堂 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遵度卒乃命元代之 詔諸路勸農使兼刑獄官自今奏事錄戶賦農田則署勸農司刑獄格則署提點刑獄所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朱能叛再貶道州司馬制辭云不務敦修客朋凶慝辱余輔弼玷乃搢紳仍以其事傳告諸州御史臺揭牓朝堂準過零陵踰大庾護兵先後不屬溪洞蠻夷乘間抄掠其齒長聞而責之曰萊何奪賢宰相行李耶趣遣人還所掠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繼以三絀皆非 上本意歲餘 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

也左右亦莫敢對　上崩乃責雷州此據司馬光記聞丁謂陳云周懷政事敗

對上宰寇準江淮周謂退而除道州司馬謂王欽以事也帝語質之萬曰居溥人物薇言盡指曾以第會旣事也按呂夷簡傳之乘在仁宗初再乃葳州時曾錄其遷謀去之請判列志富得之以聖旨質謂乃事由其事況開令從之史孔時曾已請則當迪謂志事時曾打仗謂開奏之殺也余變國冥天謂四年十二月癸丑對仗及宣知門北閣子中上曰朕見四體不康丁謂等奏近日宣情文與外想事乞寬聖心勿以爲念中書奏院後其蔚甚好又出寇準朝廷更無事矣上云除卻寇準中書後甚問寇事何在寇乃上言道州上曰輕與遠怪曰非事自謝職心甚之建皆當放在陛下甚是見寶上何從得其曲全之亦是上意輸令坐勝剩而罷不知除寶何從得此曲全之不以今當考

右司諫直集賢院判戶部勾院劉燁爲工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初河決滑州大興力役道殍相望燁請策

免宰相以荅天變時寇準丁謂實在中書及王曙坐準貶官

在朝無敢往見者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日邪往餞

之經久而還謂亦不罪也河決乃二年六月事　九月己酉以會靈觀

判官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夷簡爲刑部郎中龍圖閣直學

十四二　六一一二三　四

士權知開封府夷簡治開封嚴辦有聲　上識其姓名于屛

風意將大用之也　詔翰林侍讀學士張知白玉清昭應宮

副使林特三司使李士衡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樞密直學士

薛映李及馬元方張士遜兵部侍郎馬亮給事中李應機王

隨右諫議大夫段曄各舉常參官外任錢穀使者二人工部

尚書晁迥翰林學士楊億劉筠晏殊龍圖閣直學士呂夷簡

戶部侍郎李維知制誥李諮宋綬張師德各舉文學優長履

行清素者二人給事中樂黃目孫奭右諫議大夫趙稹龍圖

閣待制李虛己李行簡少府監薛顏太常少卿趙湘各舉可

守大藩者二人知制誥祖士衡錢易知雜御史劉燁龍圖閣魯

宗道馬元各舉堪御史者二人諸路轉運使副勸農使各舉

幕職州縣官堪京官知縣者二人限十日內具名以聞　丙

辰復御崇德殿視事　上自中春不豫止視事於長春殿至是

聖體平和始御前殿　以樞密副使周起爲戶部侍郎知青

州簽署樞密院事曹瑋爲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都部署兼管

勾秦州兵馬起素善寇準而瑋亦不附丁謂謂惡之並指爲

準黨故俱罷出起性樂易好飲酒準前在中書嘗與起過瑋

家飲同列多先去者準及起盡醉夜分　上乃歸翌日引咎

伏謝　上笑謂曰天下無事而大臣和樂何過之有然起謹

密凡奏事及咨禁中所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無知者　丁

卯赦天下繫囚除十惡已殺人官典犯贓盜官物持仗放火

僞造符印外咸除之天禧三年已前所逋夏秋稅貸粮種子

見欠倚閣者並與蠲除周懷政失能干連黨類除已行勘斷

外自餘咸許自新一切不問　壬申賜京城酺　太子太保

王欽若自杭州來朝令入赴內殿起居　甲戌給事中知河

陽縣孫奭言父戶部郎中致仕發年九十按禮文九十者其

十四二　六十一之二　五

家不從政令父母八十者許解官侍養望許退歸田里優詔

不許　冬十月戊寅朔中書門下言唐朝故事五日一開延

英隻日視事雙日不坐方今中外晏寧政刑清簡望遵舊制

三日五日一臨軒聽政或隻日視事雙日不坐至於刑章錢

穀事務遣官承受旨察除急切大事須面對外餘並令中書

樞密院附奏詔下禮儀院詳定乃請自今雙日前後殿不坐

隻日視事或於長春殿或於承明殿應內殿起居羣臣並依

常日起居餘如中書門下之奏俄又請隻日御承明殿常朝

依假日例便服視事不鳴鞭詔可　壬午御正陽門觀酺皇

太子侍坐凡五日　上自不豫罕復臨幸至是人情歡抃

己丑以前起居郎直史館陳堯佐免持服知滑州三司使李

士衡言滑州方役徒衆與堯佐素　事難重委之故有是命

堯佐創木龍以殺水怒隄乃可築既又作長隄以護之人號

爲陳公使　壬辰以太子太保王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仍
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　癸丑祕書郎館閣校勘王
舉正等請自今遇覆奏依京官校理檢討例綴百官進奉上
壽從之　舉正化基子　十一月乙卯令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官自
今以提點刑獄勸農使副爲稱　修尚書省命龍圖閣學士
陳堯咨總其事　上御龍圖閣召近臣觀聖製文論歌詩
上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游心於
此也丁謂等言聖製廣大宜有宣布請鏤板以傳不朽許之
遂宴于資政殿　庚申內出聖製文七百二十二卷示輔臣
壬戌宰臣等言聖製已約分部秩望令雕板模印頒賜館閣
及道釋經藏名山勝境乃命內臣規度禁中嚴淨之所別創
殿閣緘藏詔可尋於龍圖閣後修築命入內都知張景宗副
都知鄧守恩管勾是爲天章閣　又言陛下臨御已來功業
隆盛至美令中書樞密院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爲聖政錄
從之仍命樞密副使錢惟演參知政事王曾編次丁謂等參
詳　甲午宰臣李迪等上刪定一司一務編敕三十卷　乙
丑對輔臣於承明殿　上曰朕邇來寢膳頗漸康復然軍國
之事未免勞心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素賢明臨事平允済
可付託欲令太子蒞政於外皇后居中詳處卿等可議之輔
臣進曰臣等所奏德音實邦家之大慶況皇太子升儲已來
日隆德望皇后輔佐歲久中外尊敬海內瞻企人無間言然
太子既臨總朝政望令中書樞密院大臣各兼東宮職任庶
日奉謀議便於翼贊　上許之於是退議其等列傅旨命學
士草制詔可自寇準貶斥丁謂浸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
憤懣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
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乎及議兼職時迪已帶少

傅欲得中書侍郎尚書謂執不可遂草執狀謂加門下侍郎
兼少師迪加中書侍郎兼左丞曹利用加檢校太師馮拯加
檢校太尉並兼少保任中正加右丞錢惟演加兵部侍郎王
曾加戶部侍郎並兼賓客玉清昭應宮副使工部尚書林特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張士遜先兼太子賓客並改詹事
翰林學士戶部員外郎晏殊先兼舍人改左庶子餘官悉如
故故事兩省侍郎無兼左右丞者而迪舊人亦當遷尚書謂
專意抑迪迪不能堪變色而起　丙寅晨朝待漏謂又欲以
特爲樞密副使仍領賓客迪曰特去歲遷右丞今年改尚書
入東宮皆非公選物議未息況已奏除詹事何可改也因詬
謂引手版欲擊之謂走得免同列極意和解不聽遂入對于
長春殿內臣自禁中奉制書置榻前　上曰此卿等兼東宮
官制書也迪進曰臣請不受此命因斥謂姦邪弄權中外無
不畏懼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且言昨林特子在任非理
決罰人致死其家詣闕訴冤寢而不理蓋謂所黨庇又不欲
言又曰寇準無罪罷斥朱能事不當顯戮東宮官不當增置
又錢惟演亦謂之姻家臣願與謂惟演俱罷政柄望陛下別
擇賢才爲輔弼又曰曹利用馮拯亦相朋黨利用進曰以片
文隻字遭逢聖世臣不如迪奮空拳捐軀命入不測之虜迪
不如臣也　上顧謂曰中書有不當事耶謂曰願以詢臣同
列乃問任中正王曾皆曰中書供職外亦無曠闕事頃之謂
迪等先退獨留樞密使副議之　上怒甚初欲付御史臺劾
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
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　上曰曲直未分安得不辨既而
意稍解乃曰朕當即有處分惟演進曰臣與謂姻親忽加排
斥願退就班列　上慰諭久之乃命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

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 丁卯迪請對于承明殿又請見太子於內東門其所言蓋不傳而謂陰圖復入惟演亦恐謂出則已失援白 上欲留之并請留迪因言契丹使將至宰相絕班嫣擬舊臣過中書甚便若別用人則恐生事 上可之（迪對承明不知言何事而實錄正史皆不載今特表而出之）戊辰命謂以戶部尚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須遂其制詞舍人院所草也筠所草制竟不行（[illegible]）迪是日惟演及中正曾等並如初議遷秩領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拯利用等制皆格 己巳謂入對于承明殿 上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於是入內都知張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令依舊視事仍詔迪出知鄆州放朝辭即時赴任時已夕命學士劉筠草制以謂爲相領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制入而未出也謂既復相其制亦卒不行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殊既自院出遇筠樞密院南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先是 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於宮中衆皆不敢應迪進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 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庚午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諸司該取旨公事仍舊進呈外其常程事務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訖奏皇太子上表陳讓優詔不允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爲不可曰即日 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迪既罷出故有是詔（迪本傳以爲此詔出迪未罷時蓋誤也考十八日上對輔臣語則可知此詔與迪罷異矣）吏部尚書平章事丁謂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師樞密使同平章事馮拯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少傅平章事樞密使同平章事曹利用兼少保 壬申皇太子見宰相樞密使於資善堂諸司職掌以次參謁 甲戌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晏殊禮賓副使太子宮祗候楊懷玉上新編賜東宮御製五十卷時輔臣論次御集乞降賜皇儲文字遂命懷玉編錄懷玉請令殊同纂集至是來上 十二月丁丑朔起復翰林學士楊億卒錄其子紘爲奉禮郎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自唐大中後詞氣衰濫國朝稍革其浮至億乃振起風采與古之作者方駕矣文思敏速不凝滯對客談笑揮毫無廢而精密有規裁不煩不竄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于時學者翕然宗尚名聞外夷書無不覽善強記尤長典章制度之事時多取正蓋一時文士之冠也喜誨誘後進賴以成名者甚衆聞人有片辭可紀必爲諷誦手集當世之士述作爲筆苑時文錄數十編重交遊耿介坦夷敦尚名節多周人急所得廩賜隨盡談吐有味然評品人物

善惡太叨留意釋氏禪觀之學自屬疾即屏葷茹臨終前一
日爲空門偈頌識者稱其達觀云　乙酉賜涇王元儼銀五
千兩宗室防禦使各千兩團練使八百兩餘各有差又賜太
子少師丁謂少傅馮拯少保曹利用各五千兩賓客作正錢
惟演王曾太保王欽若詹事林特三千兩左庶子晏殊詹事
張士遜各二千兩諭德魯宗道馮元各千兩自餘宮臣常從
各有差　以皇太子親政行慶也　自是輔臣每會議皇太
子秉笏南面而立中書樞密院以本司事次進承令旨時政
之外京朝幕職州縣官使臣禁卒歲引對爲事皆接見輔臣
如常禮　丁酉以資政殿大學士司空王欽若爲山南東道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
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時　上不豫久事多遺忘欽
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　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
欽若嘗見　上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
敢之中書　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
之曰　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
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爲
西京留守　上但聞宣制亦不知𧫒也宝聞蓋欽若入責善宜見太子位三少上
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陪語書白上臣已歸班不議詔旨　上留其詔改司空欽若以六子太保歸班乃天禧三年六月甲午初罷相時事此時言箸宋太保入中書也若已爲太子太保又令歸本則詔旨果不可覆恐漏不至此爰或記聞改除司空今從實錄又本傳押典中書不視事及爲使相則參取記聞及江休復補之循刪局之
乙巳宴輔臣於龍圖閣以天章閣興功也　閏十二月
癸丑賜輔臣冊府元龜各一部板本初成也　丁巳三司假
內藏綾萬三千七百四十疋　上久不豫前二日因餌藥泄
瀉前後殿罷奏事　乙亥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語其狀因
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其略曰朕近覺

微恙發動四體未得痊和蓋念　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不敢
懈怠憂勞積久成此疾殄今皇太子雖至性天賦而年未及
壯須委文武大臣盡忠翊贊自今要切庶政可召入內都知
會議聞奏內庭有　皇后輔化宣行庶無憂也丁謂等進曰
陛下微恙康和即當平愈況元儲已親庶政克固海內之心
宮闈內助事皆平允特冀聖慮勉近醫藥以寧社福自是聖
體漸平凡旬浹乃復常焉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
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
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厚於太
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
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是歲天下戶九百七十一萬
六千七百一十二口二千二百七十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二
趙德明始城懷遠鎮而居之號興州德明正傳載城興州在李壯綱鰥見故不將
其時按七拙斷臘見見今年正月因附年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一之二

眞宗皇帝紀二十四

天禧五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延慶殿見輔臣丁謂進曰伏承聖躬已遂康復臣等不勝大慶欸中外無事望寬宵旰之憂上欣納之 乙酉司封員外郎章得象直史館祕書丞程琳直集賢院前詔兩制舉詞學清素之士翰林學士劉筠龍圖閣直學士呂夷簡知制誥張師德等以得象等名聞故召試而命焉得象浦城人琳博野人也（得象本傳云楊億薦之召試館職名傳又云舉以為直史館據實錄乃劉筠等舉之皆當考） 癸巳以上疾稍平德音降天下死罪囚十惡至死官典犯入己贓劫盜放火偽造符印論如律四年秋稅殘欠並除之 丁酉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張士遜為樞密副使依前兼太子詹事 翰林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浸擅權歎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求外任[illegible] 乃授右諫議大夫知廬州舊制學士罷職多為侍讀學士或龍圖閣學士筠但除諫議大夫謂沮之也宰相擬他官為學士 上曰皆不如李諮遂以命諮（[illegible]） 己[illegible]春象所言舊管象四十六今止三頭望下交州取以足數詔知廣州段曄規度有則進之不須宣索 二月丁未召輔臣觀書龍圖閣 給事中知河陽孫奭再表求停官養父 上嘉納之 庚戌命知兗州奭父時居鄆州兗鄆相邇故也 詔內外京朝官皆經考課不改官自後無私罪者俟及四年並與遷轉 庚午以光祿寺丞孔聖佑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三月戊戌天章閣成群臣稱賀（[illegible]在庚子[illegible]書之） 庚子奉安御集御書于天章閣遂宴輔臣于閣下 壬寅輔臣以天章閣成並進秩丁謂為司空馮拯為左僕射曹利用為右僕射任中正為工部尚書錢惟演為右丞王曾為吏部侍郎張士遜為給事中初利用止加階邑謂等請與同遷命已下乃帖麻宣授（[illegible]） 夏四月壬戌召近臣館閣三司京府官詣天章閣觀御書御集遂宴羣玉殿 五月癸未詔皇太子讀春秋輔臣奏曰臣等時入資善堂陪侍講席太子天姿英邁好學不倦親寫大小字示臣等天然有筆法 上喜曰賴卿等輔導也輔臣皆再拜 六月詔廣南路民訟命官不公者須本官在任及得替未發事實于己及條詔許者乃得受理如已離任在路除犯贓及私罪徒已上即委轉運提刑司體量證左明白非誣陷者乃得追攝自餘咸飛驛以聞時侍御史燕肅言嶺南最遐遠攝官校吏多務阿私命官蕃順之以情則惠奸糾之以法則聚怨其無良者或遭刑責或違請求伺其得替將到闕廷因犯微疊興起訟詞官司不詳事理大小即行追對往來萬里煙瘴之鄉或罹沉淹使即款伏以此貪讁亦可憫傷又有權致此患務於因循者望行條約故有是詔肅益都人也嘗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而至 己未國子監請以御製至聖文宣王贊及近臣所撰十哲七十二賢贊鏤版詔可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先是司天測儀天曆當食之既前九日上避正殿分命中使詣宮觀寺院及坊市設道場祈禱是日食四分而止司天言按唐正元八年十一月朔曆官徐承嗣言當食八分測之及三分宣宗朝堂編入史冊斯蓋聖德廣大陽盛陰潛之變翌日宰臣率百官詣閤門拜表稱賀 戊寅新作景靈宮萬壽殿為上本命祈福也 參知政事王曾自言幼孤育於季父故太子中舍致仕宗元及世母嚴氏及是改葬請追贈官封詔從之 八月庚午賜近臣

御集并賜天下名山寺觀　九月先是宋綬等使還上虜中風俗云綬等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至鞍𨷼河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屋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訥都烏館蕃語山為訥都水為烏七十里至香山子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又歷撓荒草復渡土河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之地東向設氈屋署曰省方殿無皆以氈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氈屋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帳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胡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喜罟魚設氈廬於河水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鉤罕有失者迴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土河上罟魚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卒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幽都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義襴繫鞊韘帶以黃紅色絛裹革為之用金玉

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掩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或紫皁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紺色貴者被貂裘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𥯨鞯勒輕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為扞腰蕃官有夷离畢參聞國政左右林牙掌命令惕隱若司宗之類又有九行宮皆官署使及部署掌領部族有永興積慶洪義昭敏等名　丙戌宰相丁謂等上新注釋教御集三十卷詔賜謂及翰林學士晏殊館閣使臣器幣有差羣僧賜紫方袍者十四人加師號者十人度童行七人　冬十月戊申祥源觀成總為屋六百一十三區　詔發淮南江浙荊湖發運副使周寔以其自春至冬運上供米凡六百餘萬石故也　壬子輔臣以上違豫浸久上表引漢宣帝唐高宗故事請五日一御便殿及朔望坐朝春秋大宴及賜羣臣會並止就錫慶院如有軍國大事即非時召中書樞密院參決其隻日資善堂議事及雙日中書樞密院早入並如舊又請自今慶節上壽皇太子押文武班悉從之　十一月丁丑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太子少師平章事丁謂為譯經使兼潤文時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依唐制命宰相充使故也　甲申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王欽若有疾詔遣中使將太醫診視先是欽若累表請就醫京師不報丁謂密使人紿欽若曰　上數語及君甚思一見君第上表徑來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即令其子右贊善大夫從益移文河南府與疾而歸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　戊子責授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轉運使及河南府官皆被罪仍頒諭天下

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勾管三館秘閣公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秘閣圖籍其後因循與判館聯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與王欽若厚善丁謂爲相惡之別用繼明以分其權更號監圖籍勾當公事自是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時論愈非之（祥符八年十二月劉崇超附[illegible]）癸亥上作歌賜皇太子獎其書翰日進也是歲契丹改年曰太平（緜）

（蓋九）天下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三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所收租稅比至道末穀增一百七萬五千餘碩錢增二百七十萬八千餘貫絹減萬餘疋絁紬減九萬二千餘疋布增五十萬六千餘疋絲線減五萬五千餘兩綿減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餘斤芻茭減一千一百萬五千餘圍薪蒿減一百萬餘圍炭減五十萬四千餘秤鵝翎雜翎增十二萬九千餘莖箭幹增四十七萬隻黃蠟增五萬餘斤又鞵八十一萬六千餘量麻皮三十九萬七千餘斤鹽五十七萬七千餘碩紙十二萬三千餘幅蘆蓆三十六萬餘張大率名物約此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視當時所須焉至道末上供錢二百六十九萬二千餘貫金一萬四千八百兩銀三十七萬六千兩絲七十萬五千兩綿四百九十七萬兩紬三十七萬九千疋絹一百七十萬八千疋絁五萬二千疋布一百一十萬六千疋又榷利所獲總一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貫國家率三歲一親郊祀共計緡錢常五百餘萬貫大半以金銀綾綺絁絹平其直而給之大凡邦國內外舉一歲之費錢一千六百九十三萬餘貫金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銀六十二萬餘兩絹三百三十三萬三千餘疋紬九十萬三千餘疋絁五萬九千餘疋綿七百四十五萬兩絲線一百六十四萬兩布二百六萬三千餘端粟二千一百九十四萬石芻二千二百萬六千圍舉一歲京城給文武官三班使臣及諸司人等奉錢四萬五千八百餘貫給以他物者九萬一千四百餘貫祿粟五萬一千餘碩糧五十四萬二千餘碩騎軍一歲給錢六十八萬餘貫都虞候以上祿粟一萬四千餘碩糧一百一十八萬餘碩步軍一歲給錢七十一萬餘貫祿粟七千八百餘碩糧一百八十二萬九千餘碩大抵若此而亦有盈縮焉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獲錢二千六百五十三萬餘貫金萬四千四百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九百餘兩絲四百一十七萬二十餘兩綿一千八百九十九萬一千餘兩絹一百五十五萬二千餘疋紬九百四十一萬五千餘疋綾三十四萬四千餘疋絁一十三萬七千餘疋紗縠二萬五千餘疋錦綺二萬八千餘疋布三百五萬七千餘疋茶七十六萬餘斤鹽二十六萬三千八百餘席香藥真珠犀象七十餘萬斤條片顆竹木簳箔三百六十餘萬條片五穀二千九百八十三萬餘碩草三千萬餘圍木炭薪蒿千餘萬斤束總費錢二千七百一十四萬餘貫金一萬三千五百餘兩銀五千八萬餘兩絲三百六十三萬二千餘兩綿一千六百五十萬餘兩紬七十六萬四千餘疋絹四千一百七十三萬七千餘疋綾十萬七千餘疋絁五萬二千餘疋羅一萬七千餘疋紗縠一萬一千餘疋錦綺六千七百餘疋布一百二十九萬七千餘疋茶三十六萬六千餘斤鹽十一萬八千餘席香藥真珠犀象五十二萬三千餘斤條片顆竹木簳箔一百二十三萬二千餘條片五穀三千四百五十八萬二千餘碩草三千四百五十八萬三千餘圍木炭薪蒿四百五十萬餘斤束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五十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

丁謂為三司使嘗著景德會計錄以郴特領使亦繼為之凡
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從有優詔獎焉　鹽有二
類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鹽監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或煮
井或煮鹻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引池為鹽
曰陝西解州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沃之水耗鹽成籍
州及旁州民給役謂之畦戶總三百八十戶復其家戶歲
出夫二謂之畦夫歲給戶錢四萬日給夫米二升歲二月墾
畦四月引池為鹽八月而止募兵百人目為護寶都以巡邏
之煮海為鹽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其煮
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
受錢或折租賦兩浙又役軍士煮焉在京東曰密州登州兩朝
志但載密州濤洛場歲煮三萬二千餘石兩朝志又增登州今從兩朝志而不書鹽數蓋兩志不同也河北
曰滄州濱州三朝志無濱州淮南曰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兩浙曰
杭秀溫台明五州福建曰福漳泉三州興化軍三朝志無漳泉興化軍
廣南曰廣潮東廉化瓊崖儋萬安九州三朝志無熙寧四年兩朝志瓊州崖州乃有
之兩朝志有化州三朝志無之三朝志又有高竇春雷融五州兩朝志乃無之煮井則川峽四路大
為監小為井監則置官井則募土民或役衙前主之益州路
則陵綿邛眉簡嘉雅漢八州兩朝志無漢州今從三朝志梓州路則梓資
遂合戎榮果普昌渠瀘十一州富順監三朝志無合戎榮果本路五州今從兩朝志
利州路則閬州夔州則夔忠達萬黔開渝七州雲安軍大寧
監三朝志無黔渝州煮鹻則河東并州之永利監凡顆鹽末鹽皆以五
斤為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
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三十一等至道末賣顆鹽錢
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六十三萬餘貫云　錢幣之
制有銅鐵二等凡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
江州曰廣寧建寧府曰豐國每千錢用銅三斤十四兩鉛一
斤八兩錫八兩成重一斤惟建寧府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
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
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鑄鐵錢有三監邛
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眾益州雅州舊有監後廢
之大錢貫重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歲鑄總二十一萬餘貫
銅錢行於天下鐵錢止於川峽　凡產金有商饒歙撫四州
南安軍兩朝志無饒歙撫州南安軍產銀有桂陽開寶龍焙三監
又五十一場在饒處信建昌越衢處道福漳汀南劍邵武南
安廣韶連英南恩春秦興元等州軍府兩朝志無處道五州
郴州產銅有三十五場在饒處建英信南安汀漳邵
武南劍等州軍又一務曰梓州之銅來兩朝志增嘉州東安軍三
產鐵有四監曰徐州之大通利國兗州之萊蕪相州之利成
萊蕪廢於大中祥符七年又河南鳳翔虢同儀蘄黃袁英州
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澧道渠合梅陝耀坊虔吉汀州有
二十務信鄂建連南劍邵武等州軍有二十五場河南兩朝志無同州
晉道梅坊九州所產錫有九場在河南之長水及虔南
康道賀循等州軍兩朝志增長水及南康軍二州產鉛有三十六場
在衢越建南安英春韶汀漳南劍邵武等州軍兩朝志無南安軍漳州
州增水銀四場在秦階商鳳州兩朝志五場朱砂二場在商
宜州三朝志云三場其一在富至道末天下歲課金若干兩數此
精求別本三朝志所闕者附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餘斤鐵
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鉛七十九萬三千餘斤錫二十六
萬九千餘斤天禧末金一萬四千兩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銅二
百六十七萬五千餘斤鐵六百二十九萬三千餘斤鉛四十
四萬七千餘斤錫一十九萬一千餘斤水銀二千餘斤朱砂
五千餘斤然金銀除坑冶丁稅和市外課利折納互市所得

皆在焉至道中兩京諸州收榷酒歲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
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
八萬貫天禧末榷課銅錢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
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賣麴錢增三十九萬一千貫關市
津渡等稅中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三之一

眞宗皇帝紀二十五之一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詔改元移今年南郊恩賞就一月
朔頒行　始命道士建道場于天安殿輔臣遞宿焚香
上疾愈侵也　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從易爲荆湖南路轉
運使從易好學強記爲人激直少容喜别白是非多面折人
或詆以與人太盡從易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
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貶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
謂無敢往見欽若者於是從易將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
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爲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
之耳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
公之門獨君知我者留從易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
歸館須汴通乃行館中待闕自從易始　初從易坐薦送別
頭進士失實奪一官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跡已除吉
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及使湖外準時貶道
州謂又謂從易曰盧陵之事可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
事之耳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　二月庚子朔　上御正
陽大赦天下恩賞悉依南郊例水災州軍悉除其民逋租流
民復業者例外更免其科納差役仍貸以糧種　又詔自今
中外所上表章省去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眞寶運文德武
功上聖欽明仁孝之號羣臣再表請復稱之不允乃别上尊
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癸卯詔從之然亦不果受冊　甲
寅對宰相于寢殿之東偏　上不豫浸劇宰相進曰聖體未
和過於憂軫無乃以　皇太子春秋尚富否　上頷之數四
宰相又曰　皇太子聰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奉之況
皇后裁制於内萬務平允四方向化敢有異議乃是謀亢宗

社臣等罪當萬死上甚悅自 上不豫以來太子出則監國入則省視醫藥皇后恐傾宮闈中粧具財用遣使詣道宮佛寺天下名山勝境爲 上祈福者不可勝紀 上每言皇后所行造次不違規矩朕無憂也太子動息皆必躬親調護暫去左右則繼遣詢問至於乳保小臣皆殷勤厲歲久者旦夕教其恭恪而太子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及焉 蘇州直叢載上疾大漸大臣扣閤問疾八以參 曾又異五指再出三指以示丁謂等時皇弟八大王 存仁宗先已更鍾方有十三載上言嘉有所策音獻 嘗惟見之表人臣退令進侍進之傳論滿宗官宗長工諸 出三指只翌三五日東疾勢寶患別天生眞冷第書之曲事 或政書且日發疑不家書部氏闕見錄云眞宗大滿之夕 李文支与室輔以禍疾宿内殿時仁宗初冲入文王元儼 者有歲名以體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章蕭意之元以爲討 偶翰林司以金盂於數永口王所須也文定爭棄上望軍學 太盡盟令行云王見之大藁遺其有海即上馬生文定陌事 大以類以按當走晴文安嚴所及表告節徒相時不可知又 按仁宗實錄眞宗崩元儼以表直告有遠中使告湯王 扶表至内寢殿道見六后數奉禁深廬安宮門之倒如此則 眞宗未前以前元爲國不密富勞中豈孤民嚴耳今不取

戊午 上崩於延慶殿 仁宗即皇帝位遺詔尊 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軍國事兼權取 皇太后處分百官見 上于延慶殿之東楹遣内殿承制閤門祗候薛貽廓告哀契丹京城内外並增兵衛罷工役初輔臣共聽遺命於 皇太后退即殿廬草制軍國事兼權取 皇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闥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止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遽須他日議之不必載遺制中謂怫然曰參政頓欲擅改制書耶曾復與辨而同列無助曾者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爲重 二事據王曾言行錄當本傳然之丁謂傳乃云謂欲去權字坐此斥大 后遺詔請諸人必不能爲成謂官惡甚者皆前作然後曾詔 爲之口欲數世諸名而史官謂當之今不正言行錄又云謂坐 淑妃乎皇太后亦謂所增遺制本無之朝恐不知若實曾聚果 則曾豈容不力辨蓋曾未欲遽行將欲奏而謂沮止曾耳曾 自言良事直不謬其記錄者謬失之固當或其可疑者江 黃雜志亦云 眞宗上遷明肅召兩府入諭之一時號泣閉

肅曰有日哭在且號紛議畢王文正作參政棄筆至宋妃 焉皇太妃卓筆曰適淡不聞此語丁崖州曰適詔可改耶 亦不敢言碭亦如之馬罷丁而嘉王之直核雜志与三言行 錄皆同於丁謂悔欲改字學明肅耳於淑妃何取焉若果 細此語謂必設辜曾知以辨明肅意且謀當政時方寵幸已 未見要其舊人恭張許乃責恐江氏亦備聞未審今不取

未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山陵諸費毋以賦民京朝官服緋綠及十五年者並與改賜服色改賜服色以十五年爲限登極用東封西祀例自此始詔有司議尊禮涇王元儼及諸皇親優加恩命羣臣詣東上閤門上表請聽政又詣東門請 皇太后延對輔臣皆報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庚申命宰臣丁謂爲山陵使 先是輔臣請皇太后所御殿 太后遣内侍張景宗雷允恭諭曰 皇帝視事當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也乃令二府詳定儀注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 皇帝在左太后在右 垂簾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 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 太后與帝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癸亥 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盡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預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 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草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 甲子始聽政 丙寅宰臣丁謂加司徒馮拯加司空樞密使曹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正加兵部尚書王曾加禮部尚書樞密副使錢惟演加兵部尚書張士遜加戶部侍郎王曾謂丁謂曰自中書令至諫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頭銜可耳今主幼母后臨朝君執魁柄而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授得無公議乎謂不聽楚王元佐加兼江陵牧涇王元儼加太尉中書令兼尚書令進封定王充鎮安忠武節度使賜贊拜不名 戊辰貶道州司馬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戶部侍郎知鄆州李迪爲衡州

團練副使仍播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迪坐朋黨傳會也始議貶準丁謂熟視迪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寄以第舍假準曾蹶然懼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綬遜謝之加筆削謂即用己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　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皆謂語也

江休復云呂文靖作三字日[illegible]丁晉公[illegible]中州詞頭[illegible]外[illegible]雷州[illegible]不準曰舍人[illegible]文字耶[illegible]日當[illegible]之月乃先皇違豫之初罹[illegible]四年九月自下詔[illegible]二十九日[illegible]可[illegible]江[illegible]李[illegible]州別志[illegible]舍人乃宋綬[illegible]綬草責詞[illegible]宋不得[illegible]上謂[illegible]事[illegible]此震[illegible]至沈[illegible]李迪責[illegible]宋綬[illegible]所[illegible]言[illegible]渚宋[illegible]自用己意[illegible]文[illegible]同耳[illegible]此震驚遂至沈頗乃[illegible]用[illegible]謀[illegible]事準[illegible]與[illegible]改正[illegible]不及準[illegible]以[illegible]議事[illegible]宰相[illegible]今[illegible]不敢[illegible]

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二人中使承謂指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客宴客多州吏也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荅眾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靴至膝拜敕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輿迎之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既至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憮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喪豈偶然耶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記事爲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始中使迫迪上道通判鄆州范諷輒留數日爲治裝祖行諷正辭子也諷先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阡陌不復辨民數爭不能決諷爲手書分別疆理民皆持去以爲定券無復爭者後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與也即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鄆州承詔塞決河募民入芻楗而城邑與農民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一因請下諸州以鄆爲率朝廷從其言　宣徽南院使鎮國軍留後曹瑋責授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北轉運使侍御史韓億馳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受詔爲向敏中諸子析私財丁謂使所親諭億欲市向氏長安第嚴川田億至向第面戒諸子曰土田衣食之原決不可鬻由是忤謂意謂欲緣是并中億而瑋得詔即日上道弱卒十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卒不能加害　三月壬申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李及知杭州及性清介所治簡嚴或訝焉下吏而樂道人之善惡錢塘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眾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吴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晁宗道權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爲姦狀於是多釐改之又悉書科條揭於廡下以便選人　丙子賜羣臣御

飛白書各一軸　上始未嘗爲飛白書一日至　眞宗靈御
前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
賜焉　戊寅中書請自禫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
事雙日如　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雙日雖不視事亦
當宣召近臣入侍講讀冀不廢學也　乙酉作受命寶其文
曰恭膺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王曾書　丙戌出內藏庫銀
二十萬兩錢三十萬下諸路又出錢三十萬貫下三司許商
人入便於河北助給軍費　庚寅初御崇德殿聽朝　皇太
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丁謂等奏曰嚮者　太
后受遺總政群情協寧實天命所定　太后遣內侍答曰
先帝升遐內外晏然皆卿等夙夜盡忠謂等皆再拜　夏四
月辛丑　贈皇叔祖秦王廷美爲太師尚書令燮王光贊爲
中書令皇伯魏王德昭岐王德芳皇叔安王元傑曹王元偁
並爲太師鄆王元份爲陳王鄧王元偓爲密王信都郡王德
彝爲潁川郡王皇兄周王惟佑爲中書令南陽郡王惟吉爲
太尉恭孝太子元僖改謚昭成（史官曰按禮經既葬言謚者謂陳其行述錄以易名謚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皆故行於閟宮之後請謚於會葬之際也蓋孝贊逝三十年乃用節惠尊名改定矣又恭孝之謚亦云美矣今乃易號爲褒寵之圖非舊典也先時臨御之初但加贈兄叔請王官狀令請此制可矣掌禮者不能稽古按據時論措之此據會要附見）　壬寅以光祿寺丞尉
氏馬季良家本茶商劉美女婿也於是召試館職　太后遣
內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爲作之（此據江休復雜志十識者李士衡來也）
戊午加贈　皇太后三代父太師尚書令通爲彭城郡王母
徐國太夫人龐氏爲越國太夫人兄昭德節度使兼太尉美
爲侍中　眞宗時選人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　上即位亦
用前法壬戌特詔曰國家思皇政經詳覈吏治　先朝念碩
入之士或淹常選而以四事程其能朕承統緒循用舊典嚮

然群彥來萃晷淹乃命從臣精加詳考或擢升京秩或序進
資從或錫優資使處便地或假階勳以示甄寵其令翰林學
士李諮與吏部流內銓以成資闕差擬於是前懷安軍判官
宋若谷等六十五人咸遷官改京秩者六人歲下者循注近
地成資闕後率以爲常自試判用銓奏每道刑名具爲通七
分以下爲粗不滿三分爲下又考辭理書札之次書于卷首
優稍優次低次紕繆凡五等三通一粗而辭理書札俱優爲
上一通二粗或二通一不而辭理書札並稍優爲中三粗或
二粗一不二不一粗而辭理書札俱次或低次紕繆爲下辭
理無所取而刑名通書札優亦中下其超資加階循資殿年
如舊制判中下二不一粗辭理書札低次紕繆者注久閑官
五月丁丑詔先朝日曆起居注未上者悉修纂之蓋自大中
祥符元年後史官失於撰集故也　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
圖畫琴碁待詔轉官止光祿寺丞遇恩但加階勳而已天禧
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自今轉官勿踰此制唯
遇特恩即至國子博士不入少卿監從之　六月己亥　翰
林學士承旨李維上大行皇帝諡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
眞宗　吏部流內銓言天下州縣官期滿而未代者八百員
辛丑詔免守選人擬以代之又謂輔臣曰比聞川廣幕職州
縣官有過期未代者豈人情所樂耶其令吏部流內銓亟從
代　契丹王聞　眞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號慟因謂其宰
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爲兄弟垂二十年忽報登遐吾雖少
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　嗣皇尚少恐未知通
好始末苟爲臣下所間奈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契
丹主喜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　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
中國乃設　眞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

中諸祀 眞宗諱悉易之遺殿前都點檢崇義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 莫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 左金吾衛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延休弔慰 皇太后丁巳使者入奠 大行神御于滋福殿既而進慰書于東廂復承明殿進蕭氏書及其還也又辭 大行于滋福殿退詣崇德殿閤門使宣 大行遺旨曰兩朝歡好務以息民繼及子孫不存誓約又詣承明殿辭 皇太后 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程琳接伴契丹弔慰使者使者將至問於 皇太后謂琳曰昔先帝嘗與承天太后通使今 皇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爲兄弟則 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 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屈 庚申西京作坊使晋州刺史入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恭既與丁謂交結謂深德之允恭

倚謂勢日益驕恣無所憚始宦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 太后太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 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効力於陵上敢請罪 太后曰吾非有所靳於汝也顧汝少而寵幸不壁亦往今官品已高近下差遣難以使汝若近上名目汝不知法禁妄有興動適爲汝累允恭泣告不已時按行使副及修奉都監既受命踰旬矣乃特命允恭與張景宗同管勾山陵一行事三月乙亥允恭與至陵下判司天監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何不用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 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當即用之中和曰山陵事重按行覆驗時日淹久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 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 太后太后曰此

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 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 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不可而重逆允恭意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誣 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工役甚艱衆議籍籍步軍副都指揮使夏守恩受使夏守忠爲修奉山陵部署權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以待命時五月辛卯也謂庇允恭猶欲遷就成之不敢以實聞癸巳入內供奉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 太后即使問謂謂始請遣按行使藍繼宗副使王承勛往參定之未太后又遣內侍押班楊懷玉與繼宗等俱丙申又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勳右侍禁閤門祗候李惟新就鞏縣劾允恭罪狀以聞允恭欲自持所畫山陵圖入奏詔不許是月辛丑又遣內殿承制馬仁俊同鞫允恭 癸卯又遣龍圖閣直學士權

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魯宗道入內押班岑保正入內供奉官任守忠復視皇堂既而咸請復用舊穴乃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特命王曾再往覆視并祭告謂請俟曾還與衆議不異始復役詔後役如初唯皇堂須議定乃修築曾卒從衆議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三千一百一十兩銀四千六百三十兩錦帛一千八百疋珠四萬三千六百顆玉五十六兩及當進皇堂犀帶一藥金七十兩又坐嘗令取五帶賜輔臣而竊取其三於是杖死于鞏縣籍其家弟侍禁寄班祗候允中決配郴州編管邢中和貸命決配沙門島坐決配者又十七人 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 太后嘗以 上即起晩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群臣朝謂適在告馮拯等不敢決請謂出議之及謂出力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 太后意

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　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三
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
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
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　太后
始大驚謂徐聞之方自辨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
誰與語駕起久矣謂良恐不知所爲以笏叩頭而出癸亥輔
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謂獨不與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遂
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演蹙踖及對承明殿
太后諭拯等曰謂身爲宰相乃與允恭交通因出謂嘗託允
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
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
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奉　先帝陵寢所宜
盡心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　先帝登遐政事
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
姦此宗社之福也　太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
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
山陵事耳　太后少解令拯等即殿廬議謂降黜之命任中正
言謂被　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
罪宗廟尚何議耶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
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
天下謂所坐但私在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
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
公論不以爲過也　乙丑兩浙轉運司言湖秀二州湖田生
聖米頗濟飢民　丙寅參知政事任中正罷爲太子賓客知
鄆州坐營救丁謂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師并坐降黜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三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三之二
真宗皇帝紀二十五之二
乾興元年秋七月辛未馮拯加司徒曹利用加武寧節度使
王曾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爲給事中魯宗道爲右諫
議大夫並參知政事宗道爲人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不
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　真宗亟
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乃自酒肆來使者先約曰即上怪公
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對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
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　真宗果問使者具以
宗道所言對　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
無杯柈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　太后太
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擢任　禮儀院言大行山陵禮
畢　莊穆皇后郭氏嘗母儀天下禮當升祔　莊懷皇后潘
氏本從藩邸追命止當饗於后廟詔集議尚書省學士承旨
李維等請如禮儀院所定詔恭依　丙子樞密副使錢惟演
爲樞密使惟演舊位王曾上曾既入相亦止惟演使名故事
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
[illegible]戊寅詔　真宗陵名曰
永定於丁謂請名陵曰鎮及謂貶馮拯謂二陵皆有永字故
易曰永定陵然以永安乃縣名也　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犯
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　翼祖陵爲靖陵議者譏拯不
學當時無正之者[illegible]輔臣三上表請　皇太后遵遺
制每五日一臨便殿依先定儀注詳定中書樞密院奏事與
皇帝共加裁酌　皇太后不許復上　皇帝表乃從之　先
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
欵通謂嘗教言乃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

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又
眞宗崩引入禁中及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
其家山洞中乃復教云 上即問若所事何 知爲老君第云
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二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
涉妖誕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化又坐與
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
誦說諫悉降黜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丁準
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
謂指然卒改易請本語不純用又謂與 綬猶當制即草詞
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
逐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爲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
也謂貶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
準準拒絶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
行遠乃罷 壬辰詔中外臣寮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
問昨遣侍御史方謹言籍謂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
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謹言莆田人也 癸巳御崇政
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而畢樞密副使一員宿本院三日進
宣而給之 國朝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
衛謂之上四軍軍各左右廂每廂各有都指揮使一員廂各
三軍每軍五指揮一軍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其
日天武龍神衛又有第四軍數卅退年高者與都指揮使止
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騎各上下軍軍十指揮
又有寧朔驍勝各十指揮虎翼左右三軍軍十指揮并有都
指揮使都虞候馬軍司則有雲騎武騎各十指揮步軍司則
有虎翼左右各五軍軍十指揮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

虞候副之每遇大禮後各以次遷補凡軍校遷至軍都指揮
使又遷則遙領刺史又遷爲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員滋
則從上若軍職爲正團練使刺史之本任或爲他州部署鈐
轄其老疾若過失者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
總軍頭司甚者黜爲外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甲午輔臣請
皇太后 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軍馬機宜及臣下陳乞
恩澤並呈覽取旨若常事即依舊進入候印畫付外或事從
別旨有未可行者即於御前納下再候處分從之 八月壬
寅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張師德爲契丹妻蕭氏生辰國信使
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忠輔副之蕭妻生辰專遣使始此
見試校書郎前知臨海縣館閣校勘錢仙芝爲大理評事故
事武臣雖罷因無改官者以仙芝貼職文館特遷之乙巳
上與 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宰相率
百官拜表稱賀 太后哀慟久之令內侍宣諭曰候 上春
秋長即當還政焉拯等言 太后臨朝蓋 先帝顧命之託
也拯繼丁謂爲首相頗欲彌謂故迹王曾獨曉以禍福且逆
折之拯不敢辯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 太后稱予謂敗
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毋下制令稱予而使殿覆分事稱吾
太后詔止稱吾 九月己巳詔伎術官自
今不得如京朝官用考課遷除先是司天監丞徐進等言遇
先帝御樓叉 上即位乞遷一官殿如京朝官例遷兩官朝
廷惡其僥倖遂條約之己卯 上與 皇太后諭輔臣曰前後
所降天書皆 先帝尊道奉天故獲暇貺若必從土有日其
刻玉副本已奉安於玉清昭應宮昇降眞文止於內中供養
則先意可見知殊尤之瑞專屬 先帝不可留於人間當從
葬永定陵以符 先旨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

實三史院建議姚表東朝相說別以爲王曾今兩存之戊子召輔臣出政要十卷泣
而示之曰朕恭閱　先帝聖政紀撮其事之要者彙爲此書
將以納於皇堂也　辛卯靈駕發引　上不視事者十日其
後雖視事猶御便殿初有司請悉壞靈駕所經道路城門廬
舍以過車輿象物侍御史知雜事謝濤言　先帝東封西祀
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務從儉薄今有司治明
器侈大以勞州縣非　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　太后不
可　上時與　太后俱坐閣中乃言曰城門卑者當毀之民
居不當毀也　太后以爲然　冬十月己酉葬　眞宗文明
章聖元孝皇帝于永定陵　己未祔　眞宗神主于太廟廟
樂曰大明之舞以莊穆皇后配饗仍詔立莊穆忌初　太后
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
此未足以報　先帝也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　太后遠姦

四

邪奬忠直輔導　皇帝成就聖德則所以報　先帝者宜莫
若此甲子　上與　皇太后始復御承明殿翰林學士晏殊
等言先朝楊億再爲學士班錢惟演上今新除學士劉筠天
禧中已入翰林請如故事序班臣等之上從之其後率如
此例　十一月丁卯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爲保大節度使知
河陽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離之與爲婚姻謂逐寇準惟演
與有力焉及序樞密直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
而不書謂竄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爲
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乃
出惟演爲鎭國留後即日改今命惟演至河陽嘗請曲賜鎭
兵特支錢　太后將許之侍御史知雜事蔡齊曰賞罰者上
之所操非臣下所當請且天子新即位惟演連姻后家乃私
請偏賞以自爲恩以搖衆心不可許即劾惟演罷賜錢　戊

辰以李沆王旦李繼隆配饗　眞宗廟庭　翰林學士劉筠
爲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始舉舊儀榜
三院門令率屬各舉糾彈之職毋白丞雜知　癸酉命翰林
學士承旨李維翰林學士晏殊修　眞宗實錄尋復命翰林
侍講學士孫奭知制誥宋綬度支副使陳堯佐同修仍令內
侍諭以一朝大典當謹筆削之意　乙亥以　皇太后生日
爲長寧節中書言前一月百官就大相國寺建道場罷日賜
會外錫慶院禁刑及屠宰七日前三日命婦進香合至日詣
內庭上壽呼三京度僧道比乾元節三分之一而罷奏紫衣師
號詔從奏上壽依　眞宗喪制畢餘從之初輔臣及禮官請
一如乾元節例而　太后多所裁損故中書更爲此奏　禮
儀院奏制　太后所乘輿名之曰大安輦具　太后出入鳴
鞭儀衞凡御龍直總五十四人骨朶直總八十四人弓箭直

五

弩直各五十四人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衞皇
城司二百人寬衣天武二百人儀衞供御輦官六十二人寬
衣天武百人其侍衞諸司應奉悉如乘輿　庚辰判國子監
孫奭言知兖州日於文宣王廟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自後從
學者不減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
漸廢散伏見齊州馬耆山講書太學助教楊光輔素有經行
望特遷一官令於兖州講書仍給田十頃以爲學糧從之遂
以光輔爲奉禮郎諸州給學田始此　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翰
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馮元講論語侍讀
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
臣講讀王曾以　上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　上
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拱立不講毋講體貌
必莊　上亦爲竦然改聽　壬午以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

承張知白為樞密副使　國子監舊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領近歲頗任貴游子弟之初仕者與管庫資序略均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得差補蔭京朝官　十二月丙申朔御史中丞劉筠言比歲京朝幕職州縣官乞換右職皆以父母年高規免持服自今須皆亡者乃聽從之　甲辰詔輔臣崇政殿西廡觀侍講學士孫奭講論語既而　上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召輔臣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　京城穀價翔貴戊申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　庚戌中書言審官院獨以負多闕少三年而代者減一年三十月而代者減十月請復如舊制從之　丁卯詔應典賣田產影占徭役者聽人告以所隱田三之一予之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其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它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亦自增課委官吏度實時不至虧負然後上聞初上封者言州縣力役煩重多典賣田產入形勢之家以規避徭役又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群飲教節用之義故條約之　開封府判官王博文幼喪父其母改適人及母死博文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解官而服然識者以喪而非禮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三之二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四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紀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 皇太后詔改元 上讀詔號泣
者久之謂左右曰朕不忍遽更 先帝之號也 壬午以度
支副使兵部員外郎陳堯叟爲知制誥史館修撰故事知制
誥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 真宗實錄特免試焉 自
吳蜀江南荆湖南粤皆號富強相繼降附 太祖
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
兵未甚籍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
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羡溢
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
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
權三司使李諮嘗奏事兩宮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罷兵
二十年而邊鄙如故它用浸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
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
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
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
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
剥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
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陛下試以景德中西戎內附
北虜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冗官吏之費
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釋道之增減較之可知其利害
也況自天禧以來日修一日又甚于前夫危 不盈者漏在
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
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 上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
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又詔

中書樞密院同議[illegible]滑州決河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
山間則不能爲大患及出大伾走東北趨海更平地二千
餘里高迹既湮河并爲一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
川衆流之所會時不免決溢之變然有司之所以備河者亦
益工矣岸汨則爲埽故聚芻藁薪條投竹石而縱之合以爲
埽凡埽之法若高十尺長八尺其葬以徑圍各折半因之得
積尺七千五百則用薪八百圍 [illegible] 芻藁二千四百
圍所謂葦索心索底索皆以竹爲之自索竹爲揭棲橛搜後
櫓其多寡稱於用若大小廣袤不同則隨時損益之而亦視
此爲率焉故凡置埽必何水之深度又岸之高或疊二疊三四
一埽之長另岸二十步而岸長或數百步或千餘步埽壞輒
牽連而去又置埽以補救之其費動爲緡錢數萬凡埽初下
水曰搽崖居上而捍水曰爭高闊地置之以備水曰陷埽埽
實輕重爲工所患浮喘則危其卷埽之器則有制木進木拖
馬短長木籠大小石籠竹索掃引撅指棹草斧編索鐵椎所以
利工作而爲號令之節凡度役事須六十斤行六十里爲一
工土方一亦重五十斤取土二十步外者一工二十五亦上
接邪高皆折計之水背向不常則埽各從地而易 [illegible]
[illegible] 國朝惟川峽廣南茶聽民自賣
買禁其出境餘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壽光六
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
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
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者亦折爲茶謂之折
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
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
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

則荊潭鼎澧歸峽入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劒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斂之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蘄口爲六榷貨務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轉致於西北以至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焉縣官鬻茶歲課緡錢雖贏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旣多饋餉不足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峙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旣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旣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畝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三二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以救之然不能無弊杞(去上聲) 癸亥詔曰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經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諮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副都知周文質提舉諸司庫務王臻薛貽廓及三部副使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續)

丁亥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續)計置司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總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因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續 貼射三 明 辛)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續)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續 三月)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眞州無爲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它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旣更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荊南增爲八萬六千眞州爲蘄口漢陽增爲八萬(續 五年三月)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師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它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續 五月)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李諮等新立見錢法實錄分載於是年末今從本志 正月癸亥初命官日并書之朝廷用其說乃三月辛) 庚子發卒增築京城(加今亦并書實錄分載有詳有略今參以會要則本志所載去取盡得之不可不徵也) 二月丙申鑄天聖元寶錢 景靈宮有 眞宗御容

將奉安於西京應天院丁酉命馮拯爲禮儀使凡奉安御容
多以宰相或近臣爲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衛
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齊奉辭輔臣宗室前導
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于近郊　初自祥符天書既降始建
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　真宗誕節本命三元用道
家法內外爲齋醮京城之內一夕數處帝即位并　太后誕
節亦如之糜費甚衆至是或以爲言而宰相馮拯因奏海內
久安用度宜有節　帝及太后曰此　先帝意也會寢疾不
果行即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　太后誕節本命宜
如舊宅節命入宮觀迭醮舊一歲醮四十九請損爲二十大
醮二千四百分請損爲五百齋官第給湯茶詔增醮分爲千
二百餘悉可既而拯又請天慶等應天河南大名河中鳳翔
江陵興元江寧兗并苑舒洪杭潭福益梓襄廣桂二十一州
[illegible]
府醮如舊青徐曹鄆密陳許孟滑襄鄧真定澶邢相虎貝定
潞晉代京兆陝同華邠涇鄜延耀慶成揚廬壽宿真宜處蘇
潤婺明越泉建彭綿漢邛蜀嘉眉遂利閬連賀潮韶惠邕容
宜六十四州府醮用香燈花菓山泉藥苗餘小州悉罷詔亦
可之　三月己巳禮儀院又請罷天慶等五節天下賜燕詔
新定設醮州府賜燕如舊餘悉罷　減玉清昭應宮景靈宮
會靈觀祥源觀清衛卒以分配諸軍其工匠送入作司兗州
景靈宮太極觀清衛準此　三司減省所言在京四宮觀
歲入錢帛貫疋六萬七千二百有餘皆本處使臣專其出納
恐有侵弊乙酉以權戶部判官王臏閤門袛候劉懷德同主
其事　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山場貼射茶法　司天監上新
曆賜名崇天保章正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學
士晏殊爲曆序　夏四月己亥以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

奎權知開封府奎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人相與畏憚至目
以俚語目爲薛出油語上達　帝因問奎謂曰且知擊姦
避升　上益加重　辛丑中書言諸道轉運使副河北河東
陝西部署鈐轄都監并奉使契丹臣寮辭見請並許上殿奏
事從之初有　詔但令兩府大臣升奏太常丞以上非賢院判
吏部南曹丁度言臣下出外必有所陳令一切令附奏非所
以防壅蔽也故中書爲言乎特請　上初即位度上書論六
事一增勸講官二增諫員三補廢用大功以　上親四選河
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緣公事坐
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又嘗獻王風論於　皇太后以戒外
戚云　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所請也以知禮儀
院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爲判太常禮院同判
太常禮院官爲同知院判常禮院與禮所出大中祥符中又
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始罷 [illegible]
[illegible]　丁巳詔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舉
太常博士以上一人堪充諫官御史者以名聞先是上封者
言　真宗嘗於門下省置諫院御史臺別置憲官後執政潜
所畏忌乃復與職任而罷之近年以來貴近之臣多違憲法
比至懲罰已損紀綱請復省諫官御史三五員　國朝左右
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多不專言責而御史或領它局天禧初
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人不兼職務每
月須一人奏事其後員缺不補故言者及之　欽州深在山
谷間土瘴鬱人多死瘴毒推官廷安徐的獻策于轉運使請
徙瀕水轉運使以聞且留的再任辦役辛酉詔從其請的短
衣持挺與役夫均食築城郭立候樓爲戰守備畫地居軍民

治府舍倉庫溝渠廬肆皆得所安　五月癸亥朔太常博士
鞠詠王軫決當舉勘審官引對　上閱其治狀並除監察御
史詠開封彰魏人也　辛巳罷先天降聖節進延壽帶續命
縷　六月戊申河南府言永定陵占民田十八頃凡估錢七
十萬　上曰營奉　先帝陵寢而償民田直可拘以常制耶
特給百萬　秋七月庚午以徐州文學劉頎為任城主簿頎
彭城人少孤好古學未專章句師事尚书舉進士第并知龍
興縣坐法死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百人採漢唐
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等上其書故有
此命頎在任城會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　壬午命
知制誥張師德侍御史知雜事蔡齊詳定三司觸納司應在
及放天下欠負應在者名物雖著于籍而實未嘗入官也時
上封者言　真宗初嗣遣使江浙蠲放逋欠因以即位放負
而命師德等自是更赦命官除欠負遂為例　八月乙未以
鹽鐵判官侍御史劉平為尚衣庫使環慶路鈐轄兼知邠州
初　真宗欲用平丁謂秉間曰平出將家宜任邊關於是
太后思謂言故有此命蜀劉先明誅暴歷族數反覆平潛兵殺
數千人以功領貴州刺史討男牀蠻不得其時消見于此當考　乙巳太常
博士曹脩古為監察御史孔延魯劉隨並為左正言先是龍
圖閣直學士兼侍講戶部員外郎馮元主判諫院於是應選
隨等　延魯勗子初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
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拜之欲上
其事延魯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大驚已而莫不歎
服後知仙源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縱放者延魯一繩之以
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崇飭從之脩古建安人上四事曰行
法令審故事惜財力辨忠邪辭甚切至丙午命侍御史知雜

事姜遵同放天下欠負　甲寅有芝生於天安殿柱召輔臣
觀之退奉表稱賀　乙卯詔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鞠詠言陛
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且陛下
以搜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
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景州因朝
京師圖入相詠奏惟演險人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
揣知謂將敗乃萌逆謀懼禍因出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
大失天下望　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
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
去　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
江寧府上嘗為飛帛書王欽若字遣欽若有奏至　太后因
取字緘置房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
潤
聞乙未欽若至國門始命中書從知潤州光祿卿王隨代欽若
隨在江寧會歲大飢輒遣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
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飢皆由并兼閉糴以邀高價爾乃大
出官粟而私價遂平下屬郡計口以糴若不能自足輒多流死
庚申王欽若始入見九日丙寅馮拯罷為武勝節度使檢校
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拯自還京疾益甚　上遣使諭以亮陰不克問
疾賜白金五十兩拯叩頭稱謝五七表願罷相於是遣使即
卧內賜告及旌節又遣內司勞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
質　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
不知也為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
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公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
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欽若再
入中書謂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敘進圖以獻冀便省

覽然公若亦不復能大用事如 真宗事㨿矣同列往往駁
議欽若不世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曾宗道曰王文正
先朝重德固非它人可企公若輒改平允宗道安敢不伏
戊寅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馮元講論語仍賜御飛白書
九月馮拯病不能赴河南 己亥遣入內押班知監繼宗致
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 戊戌寇準卒于雷州初 太宗
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
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東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
而沒 癸卯始命準為衡州司馬準未知也其妻宋氏尋
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
地掛紙錢踰月枯竹盡出笋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
祠 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趙賀言蘇州太湖塘岸壞
及並海支渠堙廢民田頻歲不登願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其
事役石增堤浚積水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
戶歲出苗租三十萬發運司白罷三司軍將分部漕船舊制
由三司吏自遣吏賊不至 賀奏從本路富饒部因以商販資者
至不堪其役貧乏籍諸州分割易為三等視其功
過自裁決由是吏巧不得施是歲省冗費常節一百七十萬
癸丑詔審官院自今知州通判知縣並引對于便殿
冬十月王欽若復相監察御史鞫詠數欽若阿倚數睥睨其
扞欽若心忌之會詠薦左遷匡正文倫後入朝失儀詠言
崇使少在邊有分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 責授太
常博士同判信州 十一月戊戌詔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廣
南東西兩浙福建路轉運司自今師巫以邪神為名屏去病
人衣食湯藥斷絕親識旁誘陷害者並共謀之人並比類呪
咀律條坐之非憎嫉者以違制失論其誘良男女傳教妖法
為弟子者以違制論和同受誘之人減等科之情理巨蠹者
即具案取裁先是知洪州夏竦言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
已勒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脈首納到神像符籙神杖魂
巾魄帽鐘角刀劍沙羅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乞下朝
廷嚴賜條約故降是詔 都官員外郎知漣水軍鄧餘慶受
枉法贓閤門祗候三陽寨主荊信監倉田曜粟入中獄直監
興平縣酒稅何承勛監鄂州鎮鹽酒稅易著明並自盜官物各
貸死杖脊配嶺南遠城 壬寅詔以餘慶等罪狀申警群吏
癸卯詔吏部流內銓自今轉運使舉選人為京官者更增舉
主一人先是兩浙轉運使任卓舉崇德縣令向昱為京官
上令中書覆再有應者乃擢之因著為令（會要云向昱以舉主少罷之仍令今後 [illegible]）
[illegible] 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
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
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
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
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
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
獄官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前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
交子務 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掃灑墳墓
上問察家世欽若對察父多遜故宰相謫死朱崖 上惻然
許之（[illegible]） 十二月 江州民陳蘊聚居二百年食口
二千而蘊年八十且有行義州以聞 上曰良民一鄉之表
旌之則為善者勸矣 甲子授蘊本州助教 辛未詔吏部流
內銓選幕職官知大縣闕京朝官故也 是歲天下上戶部
主戶六百一十四萬四千九百八十三口一千九百九十一
萬一千八百四十四客戶三百七十五萬三千一百三十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五

仁宗皇帝紀二

天聖二年春正月甲午詔禮部貢院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各增置點檢試卷封彌巡鋪監門官有差　癸卯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知貢舉　戊申吏部銓引對選人九人前東鹿縣尉王得説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上察其孤平特擢爲大理寺丞它日又引對選人有貫積善者十四考無公私過雖無舉主亦特擢爲京官（貫積善事會要在十月十五日今附此）　是月詔諸路州軍自今常留縣令管勾簿書催督税賦及理婚田詞訟不得差出勾當小可公事及於縣鎮道店場務比較課利其令佐年滿雖替牒放罷若一縣全然闕人未得出給解由須本縣不至闕人即許離任時諸州軍累言偏縣令佐因年滿放罷及轉運司差往他處比較課利有一縣全闕官者故條約之（會要天聖二年正月事）

二月襄州上將作監致仕胡旦所撰漢春秋　上因問旦更歷及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對曰旦詞學精博舉進士第一再知制誥然不矜細行數敗官今已退居嘗謂三代之後獨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　上稱歎之癸亥命旦爲秘書監仍録其子彬爲將作監主簿　乙丑召輔臣于崇政殿西廡觀講孝經　庚午　上謂王欽若曰久罷貢舉慮遺天下賢俊宜令禮部貢院精加校試將來放進士特增至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人　景靈宮舊潛邸也　真宗生于是　上即位修萬壽殿名曰奉真將以奉安塑像　庚辰命王欽若爲禮儀使　癸未　皇太后手書賜輔臣諭以臨　朝願治之意　乙酉工部侍郎知徐州李應機坐前知兗州貪暴不法降授將作分司南京　上問王欽若曰應機貪墨如此何以官至

丞郎欽若對曰應機素無廉稱然監司未嘗按舉故得累資
至此也　上曰外並耳目所寄當職罷言各將誰執丙戌詔
轉運使劉明契李允元提點刑獄尚霖郛位特免勘各贖銅
二十斤　三月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能對策者未得
退落先是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至
是對者多紕繆　帝以執經隸業不善爲文特令取其所長
用廣仕路　己丑同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張君平言
南京陳許徐宿亳曹單蔡潁等州古溝洫與畿內相接歲久
不治故京師數罹水患請委官疏鑿之詔從其請君平陳八
事一曰商度地形循古迹深廣之數州計士工置籍以記其
事二曰功不如所計或水壅害民田官坐罪償費直三曰禁
吏會豪傍緣役事其斂民錢者四曰知州通判令佐能訪部
民佐工費書爲勞課與家使官功多與重賞五曰禁民於堤
堰瀦水捕魚以障河流六曰濬治按新書廣深凡幾何授功
力因其所出土積爲堤七曰凡溝洫上廣一丈則下廣八尺
深四尺高阜加深焉用此爲率究隆折計之便於覆視八曰
古溝平於淤爲民田係賦籍雖開治者以鄰縣傍證除其賦悉
頒爲定令　刑部奏與新知候官縣韓中正爲詳覆官　上
曰中正嘗失入人罪比引對不與改秩奈何舉充法吏　壬
辰判刑部石宗道罰金八斤詳覆官呆如圭罰銅十斤　丁
酉奉安　真宗御容于景靈宮奉真殿　皇太后諭宰臣曰
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宰相因言工部郎中馬宗元
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　辛丑命宗元直龍圖閣宗元
單父人也　癸卯王欽若等上　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上與　太后設香案閱視涕泣命欽若等坐勞問者久之賜
燕于編修院降詔褒諭先是馮拯監修拯卒欽若代之於是

欽若加司徒修撰官李維晏殊孫奭宋綬陳堯佐檢討官王
舉正李淑各遷秩賜器幣襲衣金犀帶鞍勒馬管勾內臣周
文質劉崇超賞亦及焉錄馮拯子宮苑副使端已爲如京使
淑若谷子也　禮部上合格進士姓名詔翰林學士晏殊龍
圖閣直學士馮元編排等第乙巳御崇政殿賜宋郊與清臣
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
人以嘗經　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
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郊與其弟祁俱以辭賦
得名禮部奏祁　第三　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
置祁第十劉筠得清臣所對策奇之故擢第二　國朝以策
擢高第自清臣始郊安陸人清臣長洲人戩吳縣人郊授大
理評事同判襄州戩授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
臨城縣彭年殿授官評之　壬子賜鄉貢進士張環太常寺太祝呂
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榜　環涓孫宰臣王欽若女婿宗簡
參知政事夷簡弟也　夏四月知池州李虔己言州縣春初
務支錢和買紬絹民或不欲者強之則爲擾乃詔三司論州
縣毋得抑配非土產者罷之　天禧初上乳母許氏爲宮人
所譖出宮嫁南繼宗及是復爲自陳丙申封臨潁縣君以繼
宗爲右班殿直加許氏當陽郡夫人復入宮　庚辰以特奏
名進士李道宗等四十三人諸科王播等七十七人爲將仕
監主簿及諸州長史文學司士參軍道宗等皆年踰五十嘗
應六舉王播等皆年踰六十嘗應八舉　上因謂輔臣曰此
雖舉業非工然閔其白首無成故悉甄錄之　宰臣奏見門
堂後官一人詔吏部銓於選人內揀有出身與人材書札歷
任無過犯人赴中書試驗公事自是多如此例皆即授京官
充職或有由五房序遷者初命檢校員外郎經恩乃遷京官

充職 集賢校理葛昂張仲尹黃谿陳詢范説等各乞外任
差遣詔並與小處通判 太宗朝凡帶館職出皆知州景德
後王旦劉爽並以官卑止與通判至是因用旦爽例 五月
先是詔儀上 皇太后禮服太常禮院言開寶禮 皇太后
當褘衣以青衣革帶青韈舄白玉雙珮黑組雙大綬素紗中
單蔽膝大帶首飾花十二株受册親蠶朝會諸大事則服之
又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緋羅爲之宴見賓客則服
之今議每朝謁神御往還乘輦服朱衣而蔽膝革帶大帶襲
裝綬珮襪舄飾復悉如衣之色常視事去蔽膝革帶綬珮或
衣鞠衣則以黃羅爲之亦用寶裝綬大帶履命內侍周文質
如所議以製至是上之 六月己未百官表請聽樂不許表
五上乃許之因諭王欽若曰今雖勉從衆請秋燕但當用樂
之半其諸遊幸則心所未忍欽若對曰陛下雖孝思過人然
先王制禮亦不可踰也 壬申羅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
節宮觀然燈 戊寅監察御史李紘言近年百僚奏舉京朝
州縣官例及五人已上及所舉之人四考以上者並須實勘
引見其間有在任止一兩人奏舉替後遷延告屬外任官論
薦或請託初得外處差遣臣僚援章奏舉欲望自今轉運制
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使副使知州軍通判鈐轄都監宗班
已上並令奏舉本部內幕職州縣官在京大兩省已上並許
舉官其常參官及館閣曾任知州通判升朝官許依前奏舉
餘升朝官未經知州軍通判已上差遣者不在舉官之限所
舉官須見在任者舉主但有轉運制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
使副使兩人便與依例施行若一名舉到別無本處知州軍
通判即更候常參官二人保舉並乞與磨勘仍自今有犯罪
至徒者唯贓罪踰濫挾情固違不得奏舉外餘因公致私事

理不重亦許奏舉從之上因謂輔臣曰日閱天下奏官之奏
豈無緣者王欽若對曰從紘所請亦可少革其弊紘昌言從
子也紘擬議請以轄請今取會 秋七月戊子詔以冬至有
事于南郊 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殿承制朱緒點檢
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甚年豪商大
賈不能軒輊爲輕重而論者或訶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
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
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因令碩等
行視既而諮等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
軍定州爲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
千給茶皆直十萬鄭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
三之一所得不償其弊在於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
以新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説法每券十萬茶售錢萬
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
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七十五萬有奇邊儲芻二百
五萬餘囷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
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
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五萬五百而
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
九萬餘囷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
師爲出錢售之或折爲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錢售
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伍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
十五萬小商百萬已下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
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已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皆爲七
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
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千府大臣亦言所省

及增收討為緡錢六百五十餘萬異時邊儲不足以給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畜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制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積取不可用者爾因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搖動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行之無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　己亥以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薛奎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奎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　監察御史張逸為益州路提點刑獄勸農使　上謂輔臣曰益部民物繁富提案之任尤須得人逸堪其任否王欽若曰逸為御史以清謹著今此選委以能稱職也逸滎陽人先以試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爲之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延奏之它日引對　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家貧願得近鄉一幕職官縣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母喪去服除引對　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　真宗雅賢泌再召問逸者用泌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至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林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　庚子以宰臣王欽若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為禮儀使翰林學士晏殊為儀仗使權御史中丞薛奎為鹵簿使權知開封府王臻為橋道頓遞使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國初循用此制其後太常卿御史中丞兵部尚書或闕乃以學士及它尚書丞郎領之其職掌仍用禮院御史臺兵部吏如故儀衛名物皆鹵簿使所領儀仗使惟督促諸司而已又使領次第則大禮禮儀儀仗鹵簿而橋道頓遞最居其下　真宗封禪五使皆以輔臣為之及上玉皇尊號宰相向敏中當為禮儀使以年老不任贊導更命樞密使王欽若而敏中乃領儀仗使蓋失其次第今有中丞而換使名非故事也（[illegible]）初　真宗崩內遣中使賜荊門軍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兩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轉運使言舊制寺觀不得市田以侵農　上謂宰臣曰此為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為例既而寺觀稍益市田矣（[illegible]）皇太后微時嘗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貴既如其言累召不至故有是賜（[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丙辰朔燕崇政殿初用樂之半樂工奏技　上未始屬目終宴猶有戚容左右竊視無不感歎時詔下成都府召優人許朝天等補教坊左正言劉隨以為賤工不足辱詔書監察御史李紘言　陛下即位尚未能顯擢巖穴之士而首召伶官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　保大節度使錢惟演言真宗幸澶淵御契丹殺其大將撻覽而服之今謚號但稱文不及武宜謚武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議增益之　戊辰社賜會如故事自是或宰臣請罷則止命中使分賜酒果　己卯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屯田郎

中馬龍符講論語賜龍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二賢贊述
閣三禮圖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又幸昭烈武成王廟還幸
繼照堂燕從臣　壬午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請加上　真
宗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詔恭依　九月庚子　皇太后
手書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女爲　皇后諭輔臣
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茲選於衰舊之門庶
免它日或撓聖政也　冬十月庚辰新修三司成凡一千一
百七十二匯命知制誥宋綬爲記　辛巳詔自今赦書令刑
部摹印頒行時判部燕肅言舊制集書吏分錄字多舛誤四
方覆奏或致稽違因請鏤板宣布或曰版本一誤則誤益甚
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誤可也遂著于法（王子[illegible]書以[illegible]四方[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其後四方覆奏[illegible]王沂公始用[illegible]令刑部鏤板頒[illegible]印宜布因之[illegible]每歲摹書寫費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或曰一本誤則千本誤[illegible]百本[illegible]曰不令一字有誤可也自爾遂著于令[illegible]）

（[illegible]實錄初出於蔡公不知何緣今[illegible]正史實錄猶皆增之）十一月庚午加上　真宗
謚　乙未朝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　丙申饗太廟丁酉合
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乙巳立皇后郭氏　辛亥王欽
若封冀國公曹利用改封曾國公文武百官並加恩故事
臣例遷官參知政事呂夷簡與同列辭祿辭之遂著爲式（按[illegible]）
（[illegible]）十二月丙寅權判都省馬亮言天下僧以
數十萬計間或爲盜民頗苦之請除歲合度人外非時更不
度人仍自今毋得收曾犯真刑及文身者係帳詔可　是冬
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備粟練師
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兵
者以　上初政觀試朝廷爾豈可自生釁邪若絏以爲疑莫
如因今河決以防河爲名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虜果罷

去
雄州候卒報有兵入鈔邊家皆恐知州高繼忠曰虜歲
賴吾金繒何敢渝盟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
界也（[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六

仁宗皇帝紀三

天聖三年春正月丙戌　戊子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朔方節度使蕭從順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韓紹芳來賀長寧節見於崇德殿　皇太后垂簾置酒崇政殿遂燕崇德殿御史中丞薛奎館伴從順欲請見皇太后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獨不得見奎折之曰　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群臣亦未嘗得見也從順乃已及辭從順有疾命宰臣王曾押宴都亭驛從順問曾南朝每降使軍來皆假攝何也曾曰使者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高下今二府八人六曹本使惟其人不以官也從順默然此據王曾言行錄附見之既上壽從順辭數稱疾留館不以時發　上遣使問勞挾太醫診視相屬于道樞密使曹利用請一切罷之從順知無能為徐引去　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初上　皇太后壽于崇政殿　乙未開封府言長寧節請如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百人　二月辛酉試身言書判選人前惠州軍事判官林冀等七人與京官餘四十八人第遷如故事先是翰林學士晏殊等以冀等名聞　上問輔臣身言書判足以盡人材乎王欽若對曰朝廷設此以旌別選人若四者悉有可采固宜升進也　乙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薛奎罷為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或譖奎漏禁中語也既而秦州闕守　上以奎屢官西邊習其人風即改奎知秦州仍給集賢院學士月俸秦州宿重兵兵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種謹簡兵戍中廥粟積者三百萬征算衍者三十萬罷役民隱田數千頃復得羨粟十餘萬　三月丙子徙知河南府樞密直學士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漲州人憂溺堯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亭民賴其利　度支副使禮部員外郎蔡齊為起居舍人刑部郎中直史館章得象為兵部郎中並知制誥初召齊等試中書　上閱其試文謂宰臣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為職業然須材識周敏操履端方乃可副朝廷中外任使也王欽若等言齊及得象所長　上始命之　夏四月己未賜輔臣御飛白書十軸仍刻石以賜近臣　丁丑詔三館所寫書萬七千六百卷藏太清樓初大中祥符中火焚館閣書乃借太清樓書補寫既而卒多損蠹者因命別寫還之　是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劉燁知河南府燁先世代郡人後魏遷都因家河南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生隋大理卿坦坦生唐渝國公政會由政會至燁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譜具存燁嘗權發遣開封府事獨召見　太后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它日數問之燁無以對因為風眩仆而出乃免　五月右正言孔延魯昇遷官願不遷而為其父祠部郎中致仕勗求三品服　上曰子為父請可從也乙未以三品服賜勗王欽若等曰延魯所陳足厚風俗陛下曲從其請實資孝治也　己亥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兩浙轉運司又言逋有節行居西湖二十餘年未嘗入城故也　己酉詔臣寮奏蔭子弟並須言服紀親疏即不得奏無服之親其冒奏者雖遇赦降不原初諫議大夫趙湘以孫為子奏授京官已而自陳累中侍御史李紘言湘若不自陳則朝廷莫究其弊請條約之而降是詔補相以辯爲于事當考　六月丙辰降直昭文館陳從易為直史館集賢校理聶冠卿李昭遘並落職先是從易等校太清樓所藏十代興亡論字非舛誤而妄塗竄以為日課　上因禁中覽之

故及於黃冠御新安人昭遺宗諤子也　秋七月辛巳知邵武軍職方員外郎吳植除名與上佐官安置殿中丞余諤追一官勒停右侍禁鄭斌銜前編管初植為新繁尉王欽若安撫西川嘗薦舉之於是植被疾懼廢乃附諤黃金二十兩令納諸欽若求外徙諤未至植又遣使抵欽若第問訊語頗喧欽若知不可掩即捕送開封府既又請付御史臺遣中使監劾植初詣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諤語逆欽若侍御史知雜事韓億窮治乃得其實然金尚在諤處也斌以追植赴獄輒受賕不即行故皆及於貶有詔撫慰欽若而億并案欽若繆舉之罪詔釋不問時宰執晨朝集待漏院曾宗道視欽若獨不語意象愠甚既明欲上馬忽有鼠突出頗惶擾宗道曰沒措敢出頭欽若甚媿焉　壬寅以前戶部郎中夏竦起復知制誥竦才術過人然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目為姦邪會上疏乞與修　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求起復依內官張懷德為內助而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解發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師今得三司移文乃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　上曰漢貢士皆郡國續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耶其令悉蠲之　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朝廷牓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爭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同工部郎中盧士倫與殿中侍御史王碩如京使盧守懃再加詳定　九月庚辰朔以戶部郎中知制誥夏竦為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史方副之度支副使兵部郎中姜遵為正旦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許懷信副之右正言直史館張觀為契丹妻正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應副之尋遣使賀契丹妻正旦始此竦自言父承皓與契丹戰歿母憂未卒義不可行改命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馬宗元　丙戌詔審官院自今見任并帶職京朝官磨勘並如景德四年七月敕施行其非時替移年限未及者止候四周年與轉官先是京朝官代還無殿累者皆考課遷官故景德中詔須見任及三年以上者乃得引對天禧中外任及三年以上者始到闕聽磨勘於是申明舊制更立四年之限（[illegible]）冬十月辛酉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晁迥為樞密副使[illegible]自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　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illegible]相始置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之議者非之　壬申[illegible]判國子監翰林侍讀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等奏近召河南縣主簿郭稹充直講勑令發遣歸任所闕直講別舉官以聞臣等知稹文學優長履行修謹欲望且令於監分經講誦詔以稹為國學說書仍令自今於參選人內取奏不得抽差見在任官稹祥符人也　甲戌權知開封府王臻請委清望官於見任京朝官內保舉進士出身曾歷知民者知畿內縣從之　十一月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宜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荊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損為七萬一千皆有奇數入錢六務十三場者又

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庚辰詔從興等議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推貨務錢償之[illegible]
[illegible]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解州安邑兩池積募商人售京西諸州鹽者入錢京師推貨務乾興元年歲入纔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切罷之專令入中並邊芻粟又為之增約束申防禁以絕私販之弊於是復詔入錢京師從京師所便　前江東縣主簿王琪上疏陳十事曰復制科禁錦綺珠貝罷營田立義倉減度僧罷齋醮榷酤和糴行鄉飲籍田復閤武之法與郡學令公卿子弟入國學置五經博士進士專經上以琪學通世務特命試學士院甲申授大理評事館閣校勘琪成都人也　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戊申卒　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諡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女婿大理評事張瓌除秘閣校理瓌洎孫也　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　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緩用之及吳植事敗　太后頗厭薄同列稍侵之欽若邑邑以沒[illegible]後有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官左正言劉隨言欽若贓污無忌憚考其行狀神仙耶且容其妄不報[illegible]

十二月壬子贈右侍禁閤門祗候王仁暁為崇儀使初仁暁為歸峽兵鄂都巡檢使與蠻賊力戰以沒至是其子化成乞贈官而中書以歲久重於施行　上曰死鋒鏑之下人之所難豈可以歲月為限乎乃加贈之　癸丑宰臣王曾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樞密副使尚書右丞張知白加工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樞密使曹利用加司空甲寅樞密副使張士遜加左丞參知政事呂夷簡加禮部侍郎魯宗道加給事中樞密副使晏殊加刑部侍郎國朝故事敘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　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江德明趣閤門閤門惶惑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怏怏不平　帝使張士遜慰曉之　庚申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于河陽為樞密使疑代己始悔懼焉　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楊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勳穿泥鞾直登階曾叱之不以常禮延坐崇勳退劾奏其失送宣徽院問狀翌日對　上請傳詔釋罪　太后問其故曰崇勳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柄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　癸亥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謂為雷州司戶參軍謂家寓洛陽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西京留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眾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　上見之感惻故有是命謂雖多智是猶出於揣摩也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今不緣赦宥未可內徙　上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爾[illegible]

上表謝與其家人　乙丑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張
旻依前充樞密使旻尋改名耆
癸酉契丹遣彰勝軍節度使蕭穆古懸州觀察使耶律文圓來
賀皇太后正旦賀使賀太后正旦始此

仁宗皇帝紀四

天聖四年春正月癸未契丹遣樞密副使彰武節度使蕭迪烈歸義節度使康筠來賀長寧節迪烈等既來賀契丹又使人持酒果與迪烈等　上問宰相王曾曰齎送酒果者凡三十餘人已至莫州可聽其來否曾曰宜止其來而以舟兵代之轉酒果付迪烈可也　上曰善　己亥命知制誥章得象侍御史知雜事韓億與吏部流內銓南曹同試百司人　上因曰比聞天下奏吏出職者率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入流必顧廉恥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得象等精加考試　秘書監致仕胡旦言撰成演聖通論七十卷以駁正五經家貧不能繕寫奏御庚子賜旦錢十萬米百斛　知益州薛田言兩川犯罪人配隸他州雖老疾得釋者悉留不遣自今請無放停　上曰遠民無知犯法而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乎察其情有可矜者聽遣還　甲辰　上謂輔臣曰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爲使相如何王曾對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有勞晚年方除使相且將相之任豈容私請　上曰固也卿等可召宗慶諭之御書院言翰林待制太子中舍同正王文慶乞授正官出職上欲與大理評事以問宰相宰相言若除正官則流品不分矣請且如舊制遷同正官從之　二月戊申朔置上御藥供奉四人御藥院掌按驗秘方和劑藥品以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至道三年始置以入內供奉官三人掌之或參用士人於是別置上御藥供奉其品秩比內殿崇班專用內侍其後多至九人　庚戌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經從之　上因言其書多載飛煉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

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清淨之道也
甲寅詔官吏犯贓至流而按察官不舉者并劾之　壬戌遣
官祀九宮貴神　上因謂輔臣曰祠日適與　真宗大忌同
其撤樂耶王曾曰但設而不作爾又問古今樂之異同曾曰
古樂用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
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者莫
不由此　上曰朕於聲技固未嘗留意內外宴遊皆勉強爾
張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豈知之願令呂夷簡備書時政記
三月戊寅朔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工部尚書李維
為相州觀察使初塞下訛言契丹將絕盟故遣維往使契丹
主素服其名館勞加禮使即席賦兩朝悠久詩下筆立成契
丹主大喜既還　上欲用為樞密副使或斥維與虜詩不當
自稱小臣退罷之乃加刑部尚書維久厭書詔之勞辭不拜
司李士衡故事求換官故有是命左正言劉隨奏維以詞臣
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不報尋命維知亳州維言亳州事
簡不欲尸重祿請徙相州從之續（知祖姓名）罷　御史臺自薛奎後
中丞缺人不補侍御史知雜事韓億攝掌臺務者踰年壬午
始命權知開封府王臻權御史中丞臻建言三司開封府諸
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
寒登第更仕官書考無過者為之又言京百司吏人入官請
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依長定格元年五月李若谷已有此奏第不知何故復請言之）
中書言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皆別置勸農司文移取
索頗為煩擾請自今勿置司行遣但令躬領使事庶幾實惠
及民甲申詔從其請罷諸路勸農司轉運司提點刑獄仍領
勸農使如故　安德節度推官李伯唐莊宗曾孫也上書求
便官以掃灑陵廟夏四月丁未朔改授西京留守推官因謂

輔臣曰唐莊宗百戰滅梁始有天下不務修德而溺於聲樂
嬖用伶官以及於禍良可歎也王曾對曰陛下日聽政事又
覽前代治亂之迹以為龜鑑天下之福也　辛亥還知寧州
職方員外郎楊及所獻繡佛初及因乾元節來獻　上謂輔
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為遂令郎吏
還之　江州言太平興國真君觀有盜神像金冠者請下文
思院更製　上曰觀僻在山谷間而以金為冠是誨人為盜
使陷重辟宜代以銅而金塗之王曾退言處民抵罪而易金
以銅可謂仁矣　天聖初驍衛上將軍張美曾孫女與　郭
后同入宮　上意屬之將選為后而　太后固立　郭后於
是以張氏為才人　戊午以光祿卿知汝州王曙為給事中
知潞州上黨民王氏誣伏殺繼母獄已具僚吏皆以為无足
疑者曙獨曰此可疑也既而提點刑獄杜衍至更訊之果得
真殺人者曙因作辨獄記以戒獄官杜衍山陰人天禧末知
乾州時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燕堯咨呈乾州以
衍賢特賜宴仍奏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遮留于
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　甲子翰林學士夏竦言江西
閩越之民多採山澤大龜倒植埳中生伐去肉取其甲謂之
龜筒哀痛之聲所不忍聞傷生至微而殘物尤甚請嚴禁止
又請於金山大孤小孤山鵰瀨左里馬當長蘆口別置游艇
募水工掌救危溺並從之　辛未詔罪人當令衆者自五月
盡七月免之　五月丁丑以知制誥蔡齊章得象並為翰林
學士時舍人院無知制誥特詔翰林學士夏竦草詞　己卯
詔禮部貢舉進士實應三舉諸科五舉並免取解　判刑部
燕肅上奏曰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　太宗曰其間有可
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辟罪令尚書省九卿議之又詔

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閔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以爲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罪未聞淹延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以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壬午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　辛卯詔館閣校勘自今毋得增員時樞密副使張士遜請以其子友直爲校勘　上謂館閣所以待天下英俊不可私授止令於館閣讀書且降是詔　己亥詔舉人雖文辭可採而操檢不修者州郡毋得薦送　閏五月戊申定江淮制置發運司歲漕米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於是都官員外郎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中歲漕之數立爲中制故裁減之然東南以儉輸減歲漕數或巨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它路者時有焉初李諮等變法使茶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是大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　初解州之水豐渠始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而周齊之間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由陝入解縣唐末至五代不復治至本朝運渡舟不通鹽運大艱土運者耗家產幾盡州校麻處厚請闢新河右班殿直程達因請治渠起安邑至白家場轉運使王博文亦言其便復詔三司度利害是歲卒成之公私果利　甲子詔輔臣于崇政殿西廡觀侍讀學士宋綬等讀唐書　上曰朕覽唐史每見功臣鮮能保始終者若裴寂劉文靜俱佐命元功不免誅辱王曾對曰寂等之禍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綬兼勾當三班院因請解所兼專事勸講　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綬遂錄進唐謝偃惟皇誡德賦又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皇朝臣僚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政理論一卷上之　辛未吏部郎中知制誥知汝州張師德爲右諫議大夫罷職師德孝謹有家法下亦推貴時相頗不悅之然亦以多病故在西掖九年卒不登翰苑師德初試知制誥屬詞淹緩日晷猶未畢執政使人詰以且封起翌日然稿不言亦　上曰此人有德行宜備顧問具宗即擢用之　詔增西川廣南東西路諸州更進士解額有差又詔命官鎖廳舉自今更不先試折業下第者免責罰仍聽再舉其曾任官職私罪及停廢責降衝替未經叙用人即不許應舉舊制鎖廳應舉者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紕繆者勒停其不及格者徒贖銅永不得應舉至是　上欲開誘進士之路下臣僚參議而降是詔（[illegible]）　六月　庚寅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廡溺死者數百人　辛卯　上避正殿減常膳　壬辰上謂輔臣曰霖雨爲災豈朕之不德所致耶王曾對曰臣等之責也退而各上章求罷不許　癸巳以西上閤門曹儀治充副使內侍押班江德明提舉修葺在京城宮房庫務內殿崇班麥守忠相度疏導積水

乙未詔臣僚因南郊或乾元節奏薦親屬自今毋得乞進士及第并同出身　丁酉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畿內京東西淮南河北民田被水者蠲其租流徙者所在撫存之　詔三司所在官物爲水漂失者皆蠲除之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括歛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曾如是皆蹉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　上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此第民間訛言相驚不足慮已而果然　七月初汴水大漲衆洶洶憂京城乃用樞密院奏啟八作司決陳留隄乃城西賈陂岡地泄之于護龍河水既落命開封府界提點張君平調卒復治其隄防　丙午賜役卒緡錢　戊申御長春殿復常膳　乙丑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韓億爲契丹妻生辰使崇儀副使田承說副之詔億名犯北朝諱權改曰意承說　皇太后之姻也庸而自專妄傳　皇太后旨於契丹曰南北歡好傳示子孫兩朝之臣勿相猜阻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命別置宴使其大臣來伴且問億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之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　太后必於簾前以此語戒勅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聞之大喜舉手加額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　即以語附億令致謝時皆美億能因副介失辭更爲恩意焉（此據蘇舜欽所作億墓誌并及江休復雜志）　罷永興軍秦坊等州新醋務初陝西轉運司言民間買官糟造醋頗有遺利已置務推之請推其法天下　王曾曰推酒盖出於前代之不得已今以經費至廣未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　辛未詔兩川所造錦綺鹿胎透背欹正等歲減上供之半其大小綾及花紗仍令改織絹以供邊費先是上封者以此爲言　上謂輔臣曰朕意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錦綺纂組有害無益臣約一錦之費可爲絹數匹陛下崇儉節費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上嘗謂輔臣曰比以大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萬幾之暇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有以見聖學之高明也　八月先是審刑院詳議官太常博士館陶王沿上疏言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戎狄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外侮阫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春秋內其國外諸夏內諸夏外夷狄明王者之興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自近者始也　宋興七十年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可謂諸夏正矣然而北虜桀驁數寇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討之不已也故强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爲耒耜以剽虜爲商賈而我疆宇不堅兵不練徒規規於盟歃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爲契丹所據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屢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緣邊近郡數蠲稅租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有十之七而得租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方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畜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坰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卒刑徒佃之歲可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爲利今以爲害繫乎用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溉灌可使數郡瘠

漑之田變為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取
敵何求而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以聞同判洺州王軫獨
謂不然會沿邊監察御史復奏曰渠田起於戰國魏襄王時
東有全齊西有強秦韓楚在其前燕趙居其後干戈歲動封
疆日蹙苟不盡其地利則為強國所吞故史起謀曰魏氏之
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
亦不知用請引之以漑鄴以富魏之河内臣考觀記傳但載
漑灌之饒不書疏導之法惟相州圖經稱天井堰魏武帝所
作二十里分十二墱每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故左太
沖魏都賦云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詳此則古漳水淺不與岸
平必就岸開渠臨渠作堰則水流渠内渠灌田中蓋為渠之
初必就高阜渠行數里方達平田若水與岸平田岸相接為
渠甚易漑田不難則久已開治矣又豈假臣言而後隱度哉

大日　三二　八　宋史

臣聞韓欲疲秦無令東伐乃俾鄭國說秦鑿渠引涇並北山
東注洛三百里欲以漑田中作而覺鄭國乃曰為韓延數年之
命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就渠夫以強秦之力而鑿
一渠而曰欲疲之鄭國又云為韓延數年之命則是棄秦國
之人役之數年然後成持此較彼則史起之引漳水也豈一
朝一夕之功哉是必歲役萬人數歲而後獲其利又鄭國鑿
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里則是相高仰之地以為渠不與平
田接明矣渠若此則堯漑之利豈能遠及三百里哉臣詳王
軫所度漳渠大率謂水卑岸高渠已堙塞軫曰功大則亦然
倘若云水濁不可以漑及所作堰遇川溢必復壞則是軫等
不知漑田之方作堰之法臣按鄭白渠之引涇水也在耀州
之雲陽三原富平及京兆府之涇陽高陵櫟陽六縣沿渠皆
立十門多者置四十餘所以分水勢其下別開細渠則水有

所分民無奔注之患且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故能漑糞禾黍
今言水濁不堪以漑斯豈軫之不知而自為知耶又其作堰
之法皆用大石方四五尺者錮之以鐵積于中流擁為雙派
其南流為涇水其東流為二渠故雖駭浪不能壞若不如此
則是歲輒修治豈有利哉今漳水之岸若復渠田請防諸雲
陽擇水工十數就摹古人作堰決渠之法及觀令人置斗門
漑田之方或雲陽民犯罪當配者令皆徙相州教百姓水種
陸時之利則謀易成矣至如北邊本無水田後徙江南罪人
傳相教語皆知水利臣嘗建請命水工詣鄭白渠觀疏導之
制亦慮磁相民不知作渠法耳又王軫謂不開舊渠而截河
作堰當役七十五萬餘工若從渠口穿一丈四尺當役十三
萬工以臣籌之若渠開二丈四尺則作堰之工可損半當併
役五十萬工日役萬人五旬而罷依鄭白渠之法采壓山

六、元　六十七　九

之石取磁陽之木給黎城之鐵扼中流據長岸資木石之固
以為堰上為大渠疏導別派沿渠數里分置斗門漑餘之水
東入御河或遇漲溢奔注則以捘塞渠口其磁鄴邢洺既居
下流堤岸又淺或餘波可及別渠可穿則所謂鄭國在前白
渠起後又曰自起谷口尾入櫟陽也夫如是復三百年廢跡
漑田數萬頃雖役萬人數歲而畢不足為勞且王軫謂開古
渠則穿掘民田況萬金都領等渠尋之無迹凡溝渠豈有不
占民田哉此雖史起復生亦不知計之安出其萬金諸渠亦
在田中但歲久堙沒爾軫稱高平渠民有牒訴稅籍已重雖
得水以漑利猶不充臣所作堰蓋欲利民軫乃不思先議增
稅致其憂疑不顧澆漑斯豈卹民之意哉又以堰成之後安
陽水減不可勝舟慮失關市之征夫以一渠之流不過減河
數分孰謂舟不通苟利于民雖損征稅其亦宗矣軫不尋今

古利害徒采野人下卒之語以斟酌三百年廢渠之迹安能
盡其術乎昔西門豹賢臣也史起尚以為不知用其不智也
況野人鄙卒能知此耶傳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謀始若徇從
臣議恢復農功則禹之疏瀹川澤周之均別廬井無以加矣
詔俟大河畢役就度工而事終寢　丁亥詔修泰州捍海堰
先是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溪鹽稅范仲淹言
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
難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災
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既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洶且至
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衆讙言堰不可復詔遣中使
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
儀力主仲淹議而仲淹尋以憂去猶為書抵綸言復堰之利
綸表三請願身自總役乃命綸兼權知泰州築堰自小海寨

六十元　六十七　一

東南至耿莊凡一百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湖水以通漕
踰年堰成流庸歸者二千六百餘戶民為綸立生祠令儀及
綸各遷官令儀陳留人仲淹吳人也（按綸除權知泰州乃五六月辛卯綸及胡令
儀遷官乃六年七月甲午今附書之併別出）　九月戊申三司請市糴芻粟　上
因問輔臣諸坊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
倍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
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大蕃息此
與畜之外廄無異也　上然之（此據稼說肥州有）　祖宗舊
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
駟監左右天廄坊其畜病馬有牧養上下監牧兵校長有提
舉指揮使副職之貢察十將節級醫獸槽頭副長行調上乘
有小底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井
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廄孳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

甚備然馬之孳息不足以待國用常市於邊州雍熙端拱間
沿邊收市河東則麟府豐嵐州火山軍唐龍鎮濁輪寨陝西
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
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軍京東
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
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
鎮戎軍置場天聖中猶得蕃部省馬總三萬四千九百餘匹
云（此據本志改見會要刪修）　乙丑監察御史曹脩古言七十致仕載在
禮經近代以來貪冒榮不去故正觀中嘗下責諭之詔仍令致
仕官在本品見任之上蓋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比有年僅
八十尚在班行心力既衰職事何補鐘鳴漏盡未悟夜行之
非日暮途窮多為身後之計請下御史臺及諸路轉運司告
諭文武官七十者令上表自陳特與轉官致仕仍從自觀舊

天　六十七　百　十一

制即宿德勳賢自如故事從之因著為令修古嘗借三院御
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又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
脩古奏前代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
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　上聞之命笞二黃門（[illegible]）
（[illegible]）　辛未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以田賦民每頃輸稅
五分諸州所差耕卒并牛並放還先是襄州有荒田四百八
頃餘八十畝唐州百七十頃自咸平二年轉運使耿望奏置
營田務每歲於屬縣差借種田人牛夏又借耨田夫六百人
秋又借刈穫夫千五百人歲入甚廣後轉運使張巽改其法
召水戶四十一分種之未幾皆訴免役遂廢景德二年轉運
使許逖復奏興之而歲多役兵夫至是轉運使言其非便詔
遣屯田員外郎劉漢傑與轉運同定利害而漢傑言二務自
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為緡錢九萬餘唐州得穀

六萬餘石爲緡錢二十萬餘而所給吏兵俸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緡唐州四萬餘緡得不償失故廢之轉運使當是余獻周取擇事見咸平二年四月與此差異歐陽脩爲詔湛行狀亦不載罷營田務事當考　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等重刪定編敕時有言編敕自大中祥符十年至今復增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條請加刪定

帝問輔臣曰　或謂　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爲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行也　上然之　冬十月廣信軍城壞以近邊不敢築知軍博州團練使王德用率禁軍悉城之詔賜軍士緡錢及城成又降詔獎諭　辛巳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路糴軍儲　乙酉詔進士諸科嘗經　先朝御試而今不預薦者許就省試　曹儀江德明等葺諸軍營房凡一十三萬九千餘間　辛卯詔賜以襲衣金帶淮南轉運司言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水閘成初堰廢舟歲多壞而監真州排岸陶鑑監楚州稅王乙並請置水閘堰旁以時啟閉及成漕舟果便歲省堰卒十餘萬乃詔發運司它可爲閘處令規畫以聞鑑乙並優遷據實錄乃具詳此書府路據發運副使有文字說首事甚詳當考詳乙元能人王安石詳其萬二乙言楚州可去堰爲閘歲省率二十一萬七千二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與實錄若不同當考　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者自與一子官時都官郎中熊同文請老自言更不願分司聖當止乞錄二子舉未科出身既許同文守本官致仕仍特補其一子太廟齋郎因著爲例熊同文事據會要不知何許人　十一月　辛亥國子監摹印律文并疏頒行　先是孫奭馮元共薦大理寺丞楊安國爲國子監直講於是并召安國父奉禮郎兗州州學講書光輔入見　上令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臣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　上欲留爲學官光輔固辭乙卯以光輔爲國子監丞遣還　甲子以太子中舍李餘慶爲殿中丞餘慶同判秀州請置海鹽華亭兩縣鹽場至是歲收緡錢七十八萬七千特遷之　十二月丙子翰林學士夏竦等上　國朝譯經音義七十卷賜名有差因出　皇太后發願文以示輔臣　丁丑詔京城物價翔貴其令三司出廩米之下者貸畿內民期以二年償歷豐之半又散置糶場數十第取半價民爭趨之迄春初無飢者先是大倉粟有陳腐不可充軍食者權發遣三司事程琳因建此議朝廷從之凡出米六十萬斛　三司下畿縣買菽食物料提點公事張嵩以畿內災歉乞收糴於市　上問輔臣曰此何所用王曾等對曰御苑所須也　上曰豈可以口腹擾民其悉罷之　辛巳道錄院上所定名山洞府歲投龍簡者二十處餘悉罷之　壬午幸玉清昭應宮開寶寺景靈宮祈雪故事車駕還必作樂前導　上精意以禱命毋作樂既雪輔臣皆賀　上喜曰力田之民自今有望矣　丁亥上謂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　皇太后壽然後御天安殿受朝賀其令太常禮院草具其儀　皇太后曰豈可以吾故而後元會之禮哉王曾等曰陛下以孝奉母儀　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　太后命因再拜稱賀　上固欲先上太后壽既退出墨詔付中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八

仁宗皇帝紀五

天聖五年春正月壬寅朔　上率百官上　皇太后壽于會慶殿黎明百官並常服并契丹使班庭下内侍請　皇太后出殿後幄鳴鞭升坐又詣殿後　皇帝幄請服鞾袍於簾内皇太后前再拜稱賀　皇太后曰履端之祉與　皇帝同之遂奉觴跪進曰謹上千萬歲壽又再拜　皇太后曰恭舉皇帝之觴教坊樂止皇帝還幄宣事舍人引百官横行再拜太尉自西階升賀使伏興降還位在位皆再拜侍中承旨曰履新之吉與公等同之太尉又自東階升奉觴跪進於簾外内謁者接以進太尉北向拜奏曰謹上千萬歲壽太尉降還位典儀曰再拜在位再拜宣徽使承旨曰謹舉公等之觴典儀曰再拜分班序立宣事舍人引太尉以下升殿簾外及東西廂坐酒三行侍中奏禮畢　皇帝乃服袞冕御天安殿受朝賀　癸丑命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劉筠權知貢舉中書初議擇官　上曰劉筠可用也筠時在潁州遂驛召之　己未詔禮部貢院比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者或病聲律而不得騁其才其以策論兼考之諸科毋得離摘經注以為問目又詔進士奏名勿過五百人諸科勿過千人　庚申降樞密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宣州先是　太后召張耆為樞密使殊言樞密與中書兩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賢亦宜使中材處之耆無他勳勞徒以恩倖遂極寵榮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　太后不悅於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撞以笏折其齒監察御史曹脩古王沿等劾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殊坐是免尋改知應天府殊至應天乃大興學范仲淹方居母喪殊延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始[illegible]　戊辰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夏竦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為姦竦為集前比著為定例事皆按比而行　二月癸酉命參知政事呂夷簡樞密副使夏竦修　真宗國史翰林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宰臣王曾提舉初内出劄子以　先朝正史久而未修慮年祀浸遠事或淪墜宜令王曾修纂又故事宰臣自領監修國史至是以曾提舉乃別降敕焉[illegible]　丙申知寧州揚及上所修五代史　上謂輔臣曰五代亂離事不足法王曾曰雖然興亡之迹亦可為鑑也　己亥以大理評事館閣校勘王琪簽書南京留守判官事館閣校勘無出外者琪為晏殊所辟特許之　三月癸卯罷汾州知州天慶節朝拜乾元觀觀在奉符縣距州三百里歲皆知州自行而有道路供頓之勞　上因命奉符知縣代之　王蒙正為荊南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横肆知府李若谷繩以法議事多異同轉運使王碩具奏頗佑蒙正戊申徙若谷知潭州荊南土族元甲持蒙正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父兄訓子弟爾洞庭有宿賊數掠賈舩殺人投湖水每捕獲以所殺尸漂沒無可驗輒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劫若谷以術禽致磔于市自是湖中少寇　癸丑右正言劉隨為左司諫隨在諫職數言事嘗言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可也　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綬以下二十六人為殿後封彌謄錄考覆詳定編排官如　先朝舊制　乙丑賜進士王堯臣等一百九十七人

及第八十二人同出身七十一人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試銜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者又六百九十八人堯臣虞城人也 夏四月癸酉試特奏名進士及諸科甲戌賜同出身及試銜者凡三百四十二人尋下詔戒諭諸道舉人且勤詞學毋坐視歲月冀望恩澤 辛巳契丹遣林牙昭德節度使蕭蘊政事舍人杜防賀乾元節知制誥程琳爲館伴使蘊出位圖指曰中國使者至契丹坐殿上位高今契丹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 眞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朝安有小大之異防不能對 上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細事不足爭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啓其大固爭不可蘊乃止 辛卯賜新及第人聞喜宴于瓊林苑遣中使賜御詩及中庸篇一軸 上先命中書錄中庸篇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復陳之

壬辰壽寧觀火 先是 上謂輔臣曰世無良醫故夭橫者衆甚可悼也張知白對曰古方書雖存率多舛繆又天下學醫者不得盡見 上乃命醫官院校定黃帝內經素問及難經病源等下館閣官看詳乙未詔國子監摹印頒行又詔翰林學士宋綬撰病源序 五月癸亥 太后幸楚王元佐第視疾是日王薨 上自臨奠輟視朝五日贈河中鳳翔牧兩府牧自元佐始追封齊王諡恭憲宗室子弟特給式假七日以鹵簿鼓吹導至永安陪葬永熙陵 六月先是 太后大出金帛重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及未命翰林學士蔡齊撰記齊白張知白因言按五行志宮室盛則有火災近者洞眞壽寧觀相繼火此皆土木太盛之證也請自今罷諸不急營造以荅天戒 上納其言壽寧觀火在四月屬直言狀則不得其間寅宗記云天聖初嘗考制知白蓋有是言上因然之未即行地本紀以是日奏罷諸營造之不急者恐誤矣 詔翰林學士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常一員在院如假故次學士直天聖元年嘗詔雙日出宿以故事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至是中書言恐賞召不即至而有是詔 秋七月甲辰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庚戌詔以大暑自今不御前殿終月初王曾等言夏秋大旱毒氣中人此洪範所謂僭常暘若也皆臣等輔政無狀以致厥咎 上曰朕亦夙夜循省其變豈徒然哉當與卿等共修政事以荅天戒爾 八月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日官奏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監察御史曹修古言日官所定希旨撓 上不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不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取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亦於南越修古以爲重傷物命且 眞宗嘗禁採捕毛故事未遠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具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壬申修古出知歙州諫修古以臺官出典州坐擬議不合也附傳太劉王言事贈益要亦不詳諡它書校正之 丙戌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陳堯咨爲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樞密直學士陳堯佐權知開封府堯咨自負其能冀速登用頗不快於執政者嘗有謗言達于上 太后惑焉他日以問王曾等曾旣具對且曰臣等職在弼諧敢不心存公正然讒人罔極亦不可不察也 太后猶未信曾曰是非曲直在於聽斷之審請以藥物諭之醫方謂藥有相使相反惡者而甘草爲國老以其性能和衆藥故湯劑中不以寒溫多用之而斑猫有毒若與衆藥同用必致殺人此其驗也 太后大悟不數日堯咨有換官出鎮之命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時 太后常以雙日垂簾特用隻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乃拜受堯咨善射嘗取錢

爲的一發皆中其於兄弟間最爲少文任氣節眞宗嘗欲
授以武職堯咨毋不可乃止或謂太后此除實用眞宗
遺意也尋有詔堯咨遇契丹使過大名雖位丞郎上及歲增
公使錢百萬天雄城壁器械自契丹修好久不治堯咨至並
加完葺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
中意立至困仆堯咨事據言行錄百一篇又云堯咨神本以其兄堯叟故乃進用頗出怨言因吏不能不識史詩有所在益蒲宗正與堯咨貴同州里聯譜然王氏父兄雅不善堯咨故云耳當考又王沿傳云知府陳堯咨判官張宗諤日嘗酒務事以告奏舜之亦當考 九月召輔臣至崇政殿西廡
觀孫奭講書各賜織成御飛白字圖 陝西轉運司言同華
等州旱蝗蝝蟲食苗 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國史院編修官
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絶自城郭
今年苦旱百姓疲死田穀焦槁秋成絶望此皆大異也按洪
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政令逆時
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不知誅罰絶理則大水殺
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
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灑塞時變因宜
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群言以導
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
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
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
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
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以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
右非恩澤即僥倖上下皆蔽其事不虛昔兩漢日蝕地震水
旱之變有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
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耶陛下信任不篤
耶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効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

比來姦邪者易進守道者數斥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
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事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所建
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愁氣漸結河水妄
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
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
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闕譏切時病罷不
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
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疏上嘉其鯁見絳附傳
親賦詩 甲寅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馮元同修國史
己未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程琳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
相張知白最善琳嘗以除命喜曰不呑吾事矣琳上疏請罷諸
土木營造以謝被災郡縣遣祖 先是詔選能吏治畿縣太常
博士漢陽張錫知東明縣至令其屬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
恃力富恃貲刑恃驕者吾所先也歲中遂以治迹聞擢審官
學士李及薦錫材堪御史 上曰李及清謹人未嘗妄有舉
此可信也即命錫爲監察御史 冬十月丁卯朔遂城縣令
張餘慶授西頭供奉官餘慶因流内銓引對自陳素習武伎
又嘗捕賊有勞上即命射引滿中的特擢之 太常博士
直集賢院同知禮院王皞上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
中同判太常禮院陳寬請編次本院所承詔敕其後不能就
皞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敕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
書上之賜五品服皞曾弟也 戊寅以開封府進士梁懌爲
衛南尉懌雍丘人有勇力善用劍及鐵簡嘗與進士不中去
游汝潁間力田以自給汝潁諸縣多盗懌自請補耆長得往
來窮捕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盗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
里父子死未斂盗夜脱其衣去父不敢告官懌疑少年王遜

者為之夜入其家得其衣而王未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為盜今里中盜衣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郟城遇尉出捕盜招悍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處尉怯甚陽為不知者將去悍曰賊在此何之乎乃下馬格殺數人因盡縛之 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劍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特擢之悍遇人常似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健且勇也始若雍丘遭大水有棗二席將載以府見民走避水者遂棄其棗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飢聚人共食其棗棗盡乃止雖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多合道理類此[illegible] 乙酉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實錄正史外錄 太宗與群臣對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 太祖 太宗 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 壬辰置醫官院上所鑄俞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先是 上以鍼砭之法傳述不同俞穴稍差或害人命遂令醫官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又纂集舊聞訂正訛謬為銅人鍼灸圖經至是上之因命翰林學士夏竦撰序摹印頒行[illegible] 丙申滑州言塞決河畢是日自休 上與 太后特御承明殿召輔臣諭曰河決累年一旦復故道皆卿等經畫力也王曾等再拜稱賀詔速第修河臣僚勞効以聞 作靈順廟於新隄之側[illegible] 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臺埽以其近天臺山灌故也 己亥以河平宰臣率百官稱賀遂燕崇德殿自天禧三年河決至是凡九載乃復塞凡費薪芻千六百二十萬他費不與焉遣官告謝天地社稷宗廟諸陵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祭于河朱綬撰修河記修河部署馬軍副都指揮使保順節度使彭睿加武昌節度使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范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右諫議大夫寇瑊加樞密直學士凡督役者第遷官民經率配免秋税十之三優卹以傷户始役既興朝議以歲飢將復罷瑊言病民者特芻藁爾今年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亦棄物後復興功歛之是重困也乃詔訖役 壬寅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請造指南車內侍盧道隆又上所創記里鼓車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 甲辰百官集尚書省受薦饗景靈宮誓己受朝饗太廟誓以丙午受合祭天地誓丁未 上謂輔臣曰百官三日受誓禮當然耶王曾等曰宮廟告饗實緣郊祀之事止當一受誓爾今蓋循 先朝舊制請俟他日釐正之 辛亥朝饗景靈宮壬子饗太廟大禮使王曾言皇帝執 圭拜跪酌獻七室而每室奏樂章恐陟降為勞請節宮架之奏 上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癸丑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賀 皇太后于會慶殿 丁巳恭謝玉清昭應宮 十二月甲戌內降劄子論宰臣經南郊奏薦恩例外更與一子改官 左正言直史館孔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時道輔使契丹猶未還也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 上問其故道輔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蹙每漢使至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 上然

之。（道輔本傳云道輔受諫官之命，即日論曹利用。蜀當對，書之不合，今皆見七年十二月。）庚寅朔，西
頭供奉官從質絹百疋。初，從質為其兄從遵病，割股肉療之，
上頗稱其孝友，欲進以官。王曾曰：「凡閭巷細民之所為，非若貴
父宗。臣竊恐浸以成俗而不可禁。」故止賜縑帛。從質，惟忠
子，德昭孫也。　祕書監致仕胡旦復上其所撰演聖通論七
十二卷、唐乘七十卷、五代史略四十一、將帥要略五十三
卷等。以旦子彥將作監主簿，仍詔襄州歲月給米麥
各三石。　是歲，南郊肆赦，[illegible]謂將復還，殿中侍御
史鄉文上疏曰：「亂常肆逆，四凶必誅，一道慎無貸，與赦丁謂
因緣[illegible]疎公[illegible]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
頭刺巫師[illegible]關[illegible]龍[illegible]消王[illegible]令[illegible]
得遠[illegible]
[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八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九

仁宗皇帝紀六

[illegible]春正月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捽守佐堂下劫之約予美帛免城中戒備中遣入閣貴男管轉運使孫沖適至為解聞備置酒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卒所約告上聞遣中使者至潞沖從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啓之亂留不可 甲寅司天秋官正楊可久言今歲以來天街當犯而不犯請宣付史館從之然議者謂五星凌犯見於占則非常數所知今日官言當犯而不犯非也 戊午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交割本職公事與轉運使副使仍令轉運司條所省事件以聞 壬午罷點刑獄官過為煩擾無補於事故也 庚申言者言二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近歲數遷易又多權要陳乞請自今並選有材幹而當更任使者為之候二年以上方除外任監司京朝官知縣兩任通判兩任為知州三班使臣一任監當出入監押巡檢資任大速請各增一任若有顯效及曾被薦舉者令審官三班院以名聞又進士及第本以辭藝進而比來多乞賜子孫科名又閤門祗候太宗朝其數至少 真宗置提點刑獄閤使因詔近臣舉堪官有勞者授之其後又益舉者至七人以數其進今權要之家比援恩例而濫進者多請一切罷之諸路走馬承受歲滿當除閤門祗候止與遷一官並從之仍著為令 二月同知禮院王皞言諡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諡惡行有惡諡蓋聞諡知行以為勸戒大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諡皆迹其功德而為之褒貶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任史錄行狀申考功下太常擬諡訖申省議定聞奏近日臣僚薨卒雖官品合該擬諡其子弟自知父祖別無善狀慮定諡之際斥其缺失更不請諡竊以諡法自周公已來垂為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歿之後是非較然用為懲勸今若任其遷避則爲惡者肆志而不悛欲乞今後凡有臣僚薨謝不必候本家請諡擬令有司舉行如此則爲惡者有之人有所沮勸若謂須候史錄行狀申乞方行擬諡臣竊據方冊別無明證惟春秋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臣謂春秋之時周德下衰子時從宜繼軼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故至將葬始請諡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諡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諡誄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又言兄弟同朝如遇郊恩俱該封贈父母除中書樞密院外乞許令列狀陳請仍於出身具列兄弟職位特以常例優與推恩詔並從之會要諡議所論先下禮院又送禮院乞如所請施行也以又論其當官在五年十月今並從實錄 戊寅上謂輔臣曰登州採金歲益數千兩其官吏宜降詔褒諭王曾對曰采金既多則農民皆廢業而趨利不當更誘之 上曰誠如所言然官吏勤事亦不可不勸也 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帝親問疾已不能語卒贈太傅中書令 太后臨奠之其家以貧辭敕葬詔給之其後從官給且諭王曾等令共恤其家禮官謝絳議諡文節御史王嘉言以謂絳止述東閤時觀其履儉素為之節乃引好廉自克為諡似略其大而錄其小以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請諡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諡矣遂不改嘉言禹偁子也或言知白與虞部員外郎楊偉者善自西川罷歸知白

欲令審官先與除授曾未可曰百執事各務有次序[illegible]
可先也未幾曾以疾請告參知政事魯宗道迎知白意議[illegible]
與傳異知白怡然從之後宗道乃對 上發其事知白殊不懌
自失退而引咎謝曾因之抑僥倖數月而沒故知白不喜宗道
嘗語人曰銓曹中取一最不材選人單州獄中求一最無行
者亦當處於此人矣（先與與曾書王子融言行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更須參考之 甲午雄州言民妻張氏戶絕田產於
法當給三分之一與其出嫁女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生然其
估為緡錢萬餘當奏聽裁 上曰此皆編戶朝夕自營者毋
利其沒入悉令均給之宰相王曾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
咸賛曰非至仁何以得此也 三月戊申 太后幸贈侍中
劉美第左司諫劉隨奏疏勸止 太后納其言自後不復再
幸焉（此事[illegible]）太 己酉京西轉運使楊嶠

三

言澶州浮橋用舡四十九隻自溫州歷梁壇二十餘重九三
二歲方達澶州請自今於秦隴同州伐木磁相州取鐵及石
炭就本州造船從之嶠穉子也 追號江南處士史虛白為
沖靖先生虛白有高節嘗為詩五代亂離隱居嚴谷李氏累聘
不起至是其孫屯田員外郎溫己以虛白文集來上特追飾
之 張知白既卒 上謀所以代之者宰臣王曾薦呂夷簡
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 太后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
之曾言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 太后許用夷簡夷簡因奏
事言士遜事 上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誠之德請先用之
太后嘉其能讓壬子樞密副使張士遜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從利用之言也 癸丑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姜遵為樞
密副使遵長於吏事其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時人號為
蒼鷹孫子 太后進內侍曾繼華於永興軍營浮屠遵希 太

后旨悉毀漢唐碑碣以代甎甓而又佐繼華所冒督治既成
乃得召用云（繼華[illegible]於塔所人謂鬼誅之也） 戊午以試
中身言書判等第馬錫等八人為京官餘六十四人第遷如故
事馬錫鄭城人也 己未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
司使公事范雍為樞密副使仍班姜遵之上 辛酉以樞密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薛奎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
使公事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程琳為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成都歲市布織縑數十萬以給秦隴軍用吏多隱慝為姦
奎令民自相保任預貸其直以期會輸官民便之有掘地得
偽印者中書印者貯錦囊中夜掛城西門閽吏晨取以白從
而觀者萬計皆恟恟以為異奎頓主藏吏詰之略不取視民
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予之戒曰
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子母遂如初上元然燈與僚吏夜

四

宴佛寺有戍卒殺人于市市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
莫有知者其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 壬戌詔於順天門外
八角鎮建西太一宮司天言五福太一在黃室宮吳越分凡
四十五年今當自黃室宮移黃庭宮梁蜀分故也 夏四月
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頭司各引對公事自帝
為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於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 癸未
命龍圖閣待制燕肅直史館康孝基同議蠲減三司歲所科
上供物凡中都歲用百貨三司視庫務所積豐約下其數諸
路諸路度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諸路用
度非素所蓄者亦科率於民然用有緩急則物有輕重故方上
所須輕者反重賤者反貴而民有受其弊者肅等既受命建
言京師庫務所積可給一年者請勿復科買詔從之後下赦
書數以為言（乙未勿復科買在九月今併書之） 甲申日有星大如斗自比流

至于西南光照燭庭有聲如雷尾長數丈久之散為蒼白雲
乙酉鹽鐵判官太常博士直史館薛貫為京東轉運使時北被差提
舉捉賊劉舜卿者善捕盜號劉鐵彈恃功為不法前後畏其
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為民　庚寅德音以星變避殿不
視事五日降畿內囚死罪流以下釋之罷諸土木功賑河北
流民過京師者　時命僧道禱禳于文德殿殿中侍御史李
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唄于閣
何以示中外右司諫劉隨因星變言國家未定蕃衍而定王
之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封以
應　祖宗意　監察御史鞠詠條上應變五事又言太子少
保致仕晁迥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　五月庚
戌詔澶鼎唐等州監具柤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始王
曾言于　上請斷貢餘　上曰貢且勞矣況其餘乎亟命罷
之　樞密副使姜遵言咸陽民元守亮歲貢梨朝廷給賜常
倍其直守亮挾素豪每恃此陵其里中因以凌弱請絕其獻
上曰朕不知守亮敢恃此以橫也辛亥詔罷之　丁巳以樞
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李及為御史中丞及時知河南召用之
杜衍提點京西路刑獄及與衍會為其甚諫薄他日中貴人
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數其清德及妻張氏性悍妬及宜生
子鞠之外舍張固請保養之一日會親屬以子擊柱碎其
首及遂無子[illegible]
[illegible]
賜光

祿寺丞張賢校理李淑進士及第時淑預修史同修史官劉
筠等列奏淑風貌詞學時稱俊敏召試學士院策論甚優而
有是命　六月新汾西縣令熊文雅言父故吉縣尉可則先
沒於王事乞納所除縣令以贈之丁卯贈可則大理寺丞文
雅除縣令如故　周虢州防禦使柴貴世宗之弟也其孫肅自
陳求官　上問王曾曰肅果柴氏之後乎曾對曰得其告身
驗之信然　上曰世宗開拓土宇為吾國家也後裔其可忘
哉命為三班奉職（[illegible]既有肅名又有元吉名實錄存肅名當考）寧州防禦使
李允則卒允則自雄從鎮又自鎮徙潞在河北前後踰二十
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其實傳問後人亦莫
敢踰於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漢人
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既死始寓樞密院大
程官營　乙酉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轉運司市糴
軍儲　丁亥以太常丞直史館馬季良為龍圖閣待制先是
太后欲擢季良侍從王曾難之會曾移疾　太后諭中書令
亟行除命執政承順且遷故季良止以三丞充待制蓋三丞
未有須內閣清職者朝論譁然益重曾之守正云　秋七月
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王沿為河北轉運副使沿上言本朝
制兵刑未幾於古曰北虜通好三十年二邊之常屯重兵坐耗
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
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當漸銷減而強壯
悉為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
律律以緡直代之律坐贓鈔而役者數點原以為卒比諸州
上言讞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讞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
皆不至是是以繁文罔之而寘於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
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緡估點原為卒者止從贓鈔此所謂措

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此（此疏當見不及在初除翰時當考） 乙巳以戶部判官
左司諫劉隨知濟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帝既習天
下事而 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稟 帝旨 太
后不悅會隨請外因命出守 丙辰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
士蔡齊爲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羅崇勳趣齊上僧昱德寺
記曰參知政事可得也齊故違其記不上崇勳怒譖於 太
后命齊出守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守以親老
易密州 太后諭宰相取記齊始上之 辛酉監察御史王
嘉言言信州民程尚獻石綠木青二萬五千兩助修在京護
國禪院遂得免徭役竊恐四方之民競緣貢獻而致僥倖之漸
不可止詔程尚但免役二年 壬戌知制誥徐奭等言定
三司欠負凡放二百三十六萬 八月乙丑詔河北水災州
軍免今年秋稅初 上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緣邊視水災
如聞有龍墮于海口故水壅而不泄可遣官致祭王曾曰邊
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恐非龍可壅也宜
寬民賦以答天災其旨矣詔 屯田員外郎陳貫[illegible]督
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善潛豪吏軍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
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各有甚盜州人憚其嚴以定從爲
利州路轉運使會歲飢貫以職田粟賑饑者又盡以公使令計
口占粟悉發其餘所活幾萬餘人詔書褒諭 上後命殿中
丞陳執中爲右正言壬申以執中知漢陽軍復官才五日也
天禧中曹利用婿盧士倫除福建轉運使憚遠不即行利用
爲請乃改京東執中時在言職嘗劾奏之及是利用方用事
言執中資淺宜試治民乃命出守 甲戌淮南江浙荊湖制
置發運使文思使昭州刺史張綸知泰州綸天禧末爲發運
副使時鹽課積虧者十年綸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

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鹽場
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三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
十萬在江淮踰六年爲民興利除害甚衆桂嘗施與漕卒多
凍餒道死者綸見之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
俸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戊寅翰林學士承旨
兼龍圖閣學士劉筠以龍圖閣學士知廬州筠三入翰林意
望兩府及爲承旨頗不懌會移疾不出或譏筠曰服清涼散
必愈蓋兩府乃得用青蓋也筠前嘗知廬州愛其土遂築
室城中架閣藏前後所賜書上爲飛白書曰眞宗聖文秘
奉之閣及再至即營家冢作棺自爲銘刻之後二歲竟卒于
書閣筠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性不苟
合臨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爲陽翟同姓富人奏求恩
澤清議頗少之 晏殊之出也 上意初不謂然欲復用之
會李及卒乙酉召殊於南京命爲御史中丞仍令班翰林學
士上唐中書令張九齡九代孫錫以九齡告身及明皇批答
來獻 上謂輔臣曰九齡唐名相也宜旌其後即授試國子
四門助教王曾曰安祿山反狀未萌九齡獨先見請誅之明
皇不聽及祿山反乃自蜀遣使致祭于曲江雖悔無及也今
錄其後足以勸忠矣 九月己亥詔近制京朝官三任知縣
入同判又三任入知州自今任內嘗有五人同罪奏舉者減
一任 辛丑西太一宮成 癸卯幸西太一宮 丙午太常
少卿直昭文館陳從易爲左司郎中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
楊大雅並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
之而從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
附天禧初大雅提點淮南刑獄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
舟覆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

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爲欺王欽若爲宰相亦不悅之朝廷
欲矯文章之弊故並進從易及大雅以風天下大雅初名侃
以犯　眞宗濮王諱詔易之（檢實錄從易大雅蓋與度支判官右司諫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張觀三人者並爲知制誥今但從正史載二人事迹削觀不書）　癸丑以才人張氏爲美
人時張氏已被疾後五日卒　冬十月戊辰進封乳母南康
郡夫人林氏爲蔣國夫人　癸酉詔開封府以　太宗　眞
宗尹京日所判符牒上禁中　甲申除福州官莊錢初王氏
據福州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自太平興國中授券與民
耕歲輸賦而已天聖二年發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
可得厚利遣屯田員外郎辛惟慶領其事凡售錢三十五萬
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爲傷
民不可詔復爲貧弱者寬期既而期盡未償者十二萬八千
餘緡知州事章頻具以聞　上曰遠方民貧而官司督責甚
苦其悉除之　十一月癸卯翰林學士宋綬等上所撰天聖
鹵簿記十卷初郊祠綬攝太僕御陪玉輅　帝問儀物典故
占對辨洽因使綬集官撰記　帝歎其詳備詔奬第賜物
益州獻異花似桃四出而千百苞駢聯成朶蜀耆舊言此花
不開六十餘年矣　上頗異之後因目爲太平瑞聖花　丁
巳奉安太一神像于西太一宮宰相張士遜爲奉安使　是
月京西言穀斗十錢　十二月甲子以大理評事范仲淹爲
秘閣校理初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
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使
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
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知
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
丁卯賜故杭州處士林逋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
石帛五十疋逋臨終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
禪書之句郎卒州以聞　上嗟惜之故有是賜初逋嘗客臨
江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
諮適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納壙中
戊寅御史中丞晏殊言諸州都監都巡檢閤門祗候及內殿
崇班以上嘗爲公人僕隸者自今毋得與舊所事官接坐若
職事相關即移從他州其三班使臣以下監臨物務者並聽
公參從之　辛巳上封者請稅緡錢以助經費　上曰貨泉
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無何可算也不許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六十九

仁宗皇帝紀七

天聖七年春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保平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鄧州初　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有持不予左右多怨　太后亦嚴憚利用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　太后曰利用在　先帝時何敢爾耶　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或屢却而復下則有僶俛從之者久之人睹知其然或給白　太后曰此家恩得內降雖屢却於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媼陰諸臣請託必可得矣下必驗　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　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恥恨會利用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不法事奏上崇勳方得自請往按治乃詔龍圖閣待制王博文監察御史崔暨與崇勳鞫汭于眞定府即罷利用樞密使制辭猶以利用累章請外為辭利用既受命請對不許而崇勳等窮探其獄獄具汭坐被酒衣黃衣令軍民王旻王元亨等八人呼萬歲辭云利用實教之　上以問執政皆順望未有對者張士遜進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　太后大怒將并逐士遜而王曾徐亦為利用解　太后曰卿嘗言利用橫肆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恃恩素驕臣每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　太后意少釋丙辰貶利用為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令供奉官陳崇吉御史臺驅使官周迪宗諒乘驛伴送法寺議汭當斬王旻等亦抵死汭之母妻皆緣坐徒三年詔杖殺汭妻論如法決其母杖十五王旻杖脊配沙門島遇赦不還王元亨以喪明編管蒼州餘悉配廣南荊湖牢城知趙州及同判並謫監當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特釋之給趙德崇田五頃錢二百千先是館閣校勘彭乘嘗與釣魚故事上未得魚侍臣雖先得不敢舉竿及　上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既而乘同列亦得魚欲舉竿者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魚學士竿未可舉也利用後得魚左右復以紅絲網承之利用弗禁乘出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於僭禮其能久乎無幾何利用敗利用嘗辟太常博士夏人司馬池為群牧判官池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委池括大臣所負馬償池曰今之不行由上犯之公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逆官數日而諸負者皆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眾池獨揚言稱利用之枉朝廷卒不問[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庚申朔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　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　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

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 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安輦前 帝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歿從子 太后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折之 帝前自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時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私於人疾劇 帝幸其第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後改爲簡肅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也（王子[illegible]作王曾言行錄及百一編[illegible]宗道[illegible]甚然依書莫不[illegible]宗道剛簡可畏恐丹陽所云或出私意耳今不盡取）丙寅禮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爲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士遜得宰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長樞密憑寵自恣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得罪士遜又營救之利用既斥士遜隨亦罷 上以士遜東宮舊臣故加秩而遣之辭曰又解通犀帶賜焉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夷簡以本官平章事始王曾薦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遜將免曾因對言 太后不相夷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耆上爾耆一赤腳健兒豈容妨賢至此 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於是卒相夷簡以代士遜（此據梁泰雜記狀泰所云[illegible]宜召學士草[illegible]士遜及也蔣則恐不然若張所言曾必[illegible]夷簡不用而[illegible]肯薦夷簡太后因用之[illegible]何以[illegible]是怨[illegible]曾不[illegible]曹平日[illegible]故不取也）丁卯以樞密副使給事中夏竦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陳堯佐爲樞密副使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薛奎爲參知政事奎入謝 上諭奎曰 先帝常以卿爲可任今用卿 先帝意也 初曹利用領景靈宮使令樞密主事蘇藏用令史趙兼素中書堂後官孟昱主宮中公使錢而利用嘗私貸錢未還法寺定利用爲首當除名藏用等爲從應徒二年半詔藏用兼素昱並勒停利用同時坐數罪而貸官錢法尤重癸酉再貶利用爲崇信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仍命內侍楊懷敏護送之 沒所賜第有司籍利用家貲得水精盃盤十副賈人不能言其直曰此非人間所常有也有老賈人識之曰噫此物官有舊價矣又何估焉吏詰之曰此丁侍中故物也侍中敗官籍其家貲吾嘗估之吏閱視舊牘果如所言 時朝廷以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欲悉罷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請一切毋治以安反側詔從詠言（曹利用既貶中外[illegible]其黨人[illegible]詠[illegible]宗家之[illegible]出手詔[illegible]以文武臣僚內有[illegible]之人並不得[illegible]還曹[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之[illegible]行[illegible]其事[illegible]二十[illegible]用[illegible]錄[illegible]者不知其[illegible]事[illegible]）詔以朝廷事簡中書樞密院聽午後五刻出 閏二月宦者多惡曹利用必欲致之死楊懷敏護送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且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自經死懷敏乃奏利用暴卒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厭兵第憂之不就積於聘賂無所愛而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力靳其數於國有勞既富貴負持以爲己功性又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亦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其在朝廷忠盡有守始終不爲屈柔死非其罪天下冤之後其家請居鄧州 上憫然從之且命利用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illegible]）甲辰詔文臣換右職者聽任子弟爲文資 戊申 上謂輔臣曰比建慈孝寺蓋以薦福 先帝及太一宮爲民祈禳者已畢功自今京城惟

倉庫營房官舍弊壞者，修完之餘，毋得擅興功役。因下詔諭中外，時都人厭土木之勞，及詔下，咸喜。壬子，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稍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丘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應書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焉。初，盛度建言：真宗請設四科以取士，曰經術之士，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竟試臣以事，不直以言語筆札求人，審官期於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戎旅未除，調邊勞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市之繁，民命所繫，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設明曉法律能按章疑獄科。景德二年，遂置其六科，蓋緣度之議也。時度方責洪州，密詔度提策自驛騎以進。及議封禪，吏部科目皆廢。夏竦既執政，建請復制舉，廣置科目以收遺才，上從之，更采度前議而降是詔。度本傳云初度謫洪州建議復賢良方正科密詔度提策自以度良又請建六科與而用真宗蓋置六科其議亦自度[illegible]賢良方王科自策奏二年年如復置是年六科其議亦自度四年善安以議盛平四年又置是年書道王曉陳建等對應詔元年親然則[illegible]真宗孫等丁遜等而度論洪州乃景德元年九月然則傳所稱受請復賢良方正度謨先蓋賢良方正科閣其復已久度便勢屢史科目而景德二年說置六科資用度議故度在責所真字備令突撰策已以進也及云其仁宗用夏竦更置六科其科自尚多取度所言者做傳云其議亦自度發令補劉禮使不相搭

癸丑，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為之。其登聞檢院匭，改為檢匭，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並投檢匭，令畫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為進者，並許指理檢使審問以聞。時上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不能自達。會上讀唐史，見匭函故事，與近臣言之，夏竦因請復置使領，上從其議。乙卯，始命御史中丞王曙兼理檢使。淳化三年五月置理檢院至道二年十二月乙廢

三月壬申朔，詔龍圖閣待制以上自今非任要劇，毋得奏異姓親。戊寅，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為五鬼，其姦邪險陂之迹，誠如聖諭。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陳詁知祥符縣，治嚴急，吏欲動朝廷，乃空一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詁妻，宰相呂夷簡妹也，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副使陳堯佐獨曰：罪詁則姦吏得計，後誰復繩吏者？詁由是獲免，徙知開封縣。詁辭，乃命權判吏部南曹。

庚辰，詔自今召試人，令學士舍人院試詩賦，如舊制，以近歲所試論策，其文汗漫難考也。天禧元年九月可考 河北轉運司言：趙州歲大飢，民流過界河。上謂輔臣曰：雖境外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乃詔轉運司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閑田，所過州縣給食人二升。壬午，上謂監修國史王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諭史官詳載之。因言兩漢書辭品雅，唐書殆不能及也。王曾退，相謂曰。上曰：省四方封奏，閒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詳之。自昔好文之主，亦未嘗留意及此。癸未，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闕失，如舊典。非時許外言實封以聞 既而上謂輔臣曰：所下詔宜增朋黨之戒。景德二年[illegible]不朋[illegible] 詔何時罷又覆之 群牧判官龐籍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二借內侍楊懷敏，群牧兩復奏，乃賜一馬，三日而復借之，數日而復罷。樞密學士發命反覆

如此平時百官奏事 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書樞密院盡防備請以格侍門近歲傳宣內降寖多於舊臣恐法度自是隳也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庫主吏官孫之親舊官物輒自進三司抗狀獲遣罷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昔臣竊惑焉又祥符令柳史稱擬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今坐罷免若是則姑息者獲安而精強者沮矣籍武成人也始群牧判官缺以內降求之者凡十數人執政患之相與謀曰得於衆中有聲望者節可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籍進太后詔遂用籍 群牧判官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門下省詔書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等三人給事 太后閤兼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群牧司閱實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為奏池獨不可吏拜曰二中貴人不可忤也池不聽繼明等訴甚會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為繼明黨所沮罷乃以池為度支員外郎出知耀州 [illegible]

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芻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矣法豈可數更 帝然之因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 泰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殿中丞張奎往按之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從閉之為民病 有詔悉除州負奎臨淄人全義七世孫也 奎事實不得其時附此據本傳當考 丙戌遣官祈晴

上因謂輔臣曰昨令祝四郊而雨已損麥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當天心也古者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當緩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捨是無以召和氣 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 五月乙未朔詔禮部貢舉庚申詔曰朕試天下之士以言觀其趣向而比來流風之敝至於會粹小說磔裂前言競為浮夸靡蔓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於諸生也禮部其申飭學者務明先聖之道以稱朕意焉 甲子 上曰群臣請對者多求進少求退何也王曾曰畏抑奔競則庶幾有難進之風矣 上然之 己巳詔以新令及附令頒天下始命官刪定編敕議者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有司又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其罪名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 庚午詔國朝曾任兩府及宣徽使四經郊祀未錄用子孫者官其親屬一人三經郊祀而見無食祿者即與推恩刺史少卿監以上六經郊祀未錄用子孫及見無食祿者亦官其親屬一人郎中及帶職員外郎升朝官為西川廣南知州軍監物故者歷任非犯贓本家見無人食祿並聽以遺表聞 上封者言近邊內地州郡多是儒臣知州淺暗武略安肯留意欲望自今揀有武勇識將略內殿崇班已上三二十人於河北河東陝西及西川廣南不以遠近但路居衝要處充知州堪替日具本處民間利害或沿邊事十件聞奏或朝廷要人驅使詢之于朝則曰某人曾在某處知某處事宜則是先試之以近邊之事後委之以臨邊之任或為州郡之防或為偏裨之將不乏人矣樞密院請令武臣閤門祗候以上知州軍代還日知州言事五件內三件民間利

害三件邊事或兵馬利便其知軍言事三件內二件民間利
害一件邊事或兵馬利便從之　庚辰　上與　太后御承
明殿群臣請對者凡十九班至第九班賜輔臣食于崇政殿
門有頃再坐日昃乃罷　六月辛卯命資政殿學士兼翰林
侍讀學士晏殊龍圖閣待制孔道輔馬季良看詳轉對章疏
及登聞檢院所上封事類次其可行者以聞右司諫范諷曰
非　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為陛下極言者不踰月詔罷著
詳　壬辰罷益梓廣南路轉運判官與轉運使分部按所位
諸州同判上別給印分巡即用之仍詔發勘及三年者遷一
官議者以為自罷諸路提點刑獄而益梓廣南止一轉運使
不能周知民事故也　甲辰詔鎖廳應舉人自今在京有職
事無職事己罷未赴並聽於國子監開封府取解外任者聽
於別州仍先取旨文臣許兩應武臣止一　丁未大雷雨玉
清昭應宮災宮凡二千六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焉翌
日　太后對輔臣泣曰　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猶
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　太后有排與葺意乃
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　太后詰其故雍曰　先朝以此竭
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斯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
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
推洪範災異以諫　太后默然　太廟齋郎蘇舜欽詣登聞
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
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
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
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
農田被害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還賞罰弗
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

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
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
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災
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
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
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
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威權者去之念政刑之失
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為祥浹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
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
皆曰　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
宮及其畢功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蠲征
賦減入而百姓困之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
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天災之己違之是
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
乎今為陛下計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
足給而征役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失賢君見變
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
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
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
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難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
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古之帝王
畏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
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
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災　妄起燔宗廟燒
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
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

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共黜内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堯欽時年二十一易簡之孫耆之子也（[illegible]） 甲寅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王曾罷爲吏部尚書知兖州始 太后受尊號冊將御天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曾執不可如前皆供張別殿 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正 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使領不撿累表待罪乃罷相出守尋改青州 是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 秋七月玉清昭應宮道士杖脊者四人決杖者五人知宮李知損仍編管陳州御史臺鞫火起得知損嘗與其徒茹葷聚飲宮中故也初 太后怒守衛者不謹悉下御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爲臺榭宮室爲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災不當置獄窮治監察御史張錫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貽天怒言者既衆 上及 太后皆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宮諷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且知朝廷亦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願明告四方使户知之己巳下詔以不復修宮之意諭天下改長生崇壽殿爲萬壽觀 乙酉罷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從呂夷簡張旻夏竦之請也 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詔曰先帝患吏廩不給而常祿廉者亡以勸故並錫之公田歲月浸深侵牟滋長獄訟數起反以害人重失 先帝之意其罷天下職田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仍委三司別爲條約先是上封者言職田有無不均吏或不良往往多取以殘細民請罷之詔資政殿學士晏殊與三司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内銓參議皆以爲然乃降是詔 己丑宰臣呂夷簡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 辛卯樞密使張旻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參知政事夏竦加刑部侍郎復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范雍姜遵陳堯佐並加給事中堯佐改參知政事竦與夷簡不相悅故以堯佐易之 御史中丞王曙爲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甲午詔國子監進士自今以五十人爲解額 己亥詔命官犯正入己贓者自今毋使親民 九月丙寅詔閤門自今入内都知押班如昭宣使以上即與客省使等爲一班皇城使副以下並在皇城使之前別作一行 太祖朝都知押班率供奉官爲之内中祗應裹頭巾衣褐衫而已宰相呂夷簡不考故事輒升其班次議者非之（[illegible]知押班以下從御史臺至今[illegible]從官並奏免正衙此事當考） 編敕既成合農田敕爲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十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五大辟而下奏聽旨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於是詔下諸路閱視聽其言未便者尋又詔書一年無改易然後鏤板頒行 壬午徙知青州李迪知河南府迪朝京師 太后語迪曰卿昔者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 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盛識不知 太后聖德乃至此 太后亦喜 冬十月甲午詔在京諸軍班諸所支月糧令提點倉場官與糧料院依排定諸倉年月界分以軍資高下給之違者許人告公人遷一資百姓給賞錢三十千先是上封者言諸糧料院所勘等多遠近不均有軍營在西

而給東倉或在東而給西倉因欲以邀求軍人事下三司三司言凡支軍糧皆自擬判院先進擬然後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今城東十二倉貯江淮所漕米最多城南惟有米一倉城西三倉兼貯茶城北四倉貯畿內租賦及馬料所貯既不同難拘軍營遠近就支自今諸糧料院如敢用此有所邀求請重致於法故降是詔（按[illegible]草筆敕云[illegible]大祖例常飛芳兵來之長不得[illegible]據買[illegible]肉及酒入營門者皆自罪又解更戍之法許其書之川芳書違妻孥懷土之志兼外戍之口多人之少子而家食易足又京師前兵請[illegible]營在東考卽令是[illegible]會在城西者卽令[illegible]東倉切不許[illegible]軍[illegible]皆須自負省親宜右府門[illegible]之盡使之習力[illegible]其[illegible]情故士卒衣食死身[illegible]安辛苦而[illegible]使今上封事著指陳[illegible]封院當[illegible]之界不[illegible]民汰[illegible]法也要當考詳表而出之）詔知州軍文武升朝官歲舉見任判官主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縣令者各一人轉運使副不限以數舉者及三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贓罪公私罪情輕用刑無枉濫促賦無追擾本部上治狀升幕職再知縣又無過譴或有罪而公私情輕重職業愈修者替還引對特遷京官仍逐任與免選納粟及流外人令皆增考舉數先是流內銓引選人朝辭有老耄者投縣令 上謂宰臣曰縣令之職有民有社一邑刑政重輕皆得自專苟非其人為害不細雖遠方僻郡尤當擇人宣朝廷德意此輩皆昏耄使之臨民必有貪黷疲懦之弊會有上言乞奏舉以充縣令乃降是詔（上云云據張唐英政要當考） 丁未詔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奏計京師毋以土物饋要近官先是鍾離瑾因奏計多載奇花怪石納禁中且賂權貴殿中侍御史蔣詠右司諫劉隨皆劾瑾詠請付御史臺治帝面諭瑾亟還所部於是又條約之 十一月癸亥冬至 上率百官上 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

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緣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荅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 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illegible]）南郊大禮錄周世宗從孫一人班行（此據本志當考） 十二月庚寅以知制誥李仲容判禮部貢舉茂才異等高蹈丘園沈淪草澤三科所上策論先委禮部考覈以聞乃得召試時直史館宋孝基判禮部定高弼等十人詞理皆優 上意其品第未精故改命仲容而以孝基為同判仍取弼等策論覆校之弼河南人也 庚子詔中書自今朝官以上告詞別錄本上禁中 辛亥以左司諫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知鄆州坐糾察刑獄事不當也曹利用未敗時道輔嘗言利用及上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權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 太后可其言乃退利用既被譴死而崇勳固在（[illegible]） 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二千二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客戶四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口六百二萬二千三百一十二

卷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一

仁宗皇帝紀八

天聖八年春正月丙寅命資政殿學士晏殊權知禮部貢舉甲戌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彰武節度使曹瑋卒贈侍中謚武穆曹瑋卒瑋用士得死力平居意舒暇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一日張樂飲賓吏中坐失瑋所之明旦徐出視事數賊庭下嘗稱疾加砭艾卧閤會賊大至瑋奮身起裹創被甲跨馬賊見駭奔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自三都之捷威震西域唃厮囉每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 真宗重兵事凡邊奏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弈棊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

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其死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為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虜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后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已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斷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為出錢市馬屬羌降者既多因署其首領為軍主或指揮使或副指揮使使統其族帳上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虜情與地利不可從他軍也開邊壕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以為法山東知名士賈同嘗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為將不如其父寬然

自成一家同者臨淄人初名罔字公疎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特大中祥符四年也 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之同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調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兗州綿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已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閒造符瑞以欺 先帝今謂竄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罪己悔過以示不忘之衛兵收無名之費罷書使 先帝晚後出之議國家無已於之失又言寇準忠亮節直忘身輔朝廷不可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復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 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 集賢校理彭乘以親在蜀懇不願官詔乘知普州蜀人得鄉郡自乘始晉許知興者乘為與理可同其一事與四十頁教育之俗蜀人與鄉郡 [illegible]

二月戊午詔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二孫聽用蔭仍須得官之人 三月甲子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寅試諸科丁卯賜進士王拱壽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己巳賜諸科及第同出身者又一一百七十三人拱壽咸平人也上更其名曰拱辰 詔禮部科目今聽隨禮部貢舉進行 壬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明皇山水字石于肖輝殿從官百賦詩遂宴太清樓 [illegible] 魚所賦詩或預備及是出不意坐多窘者優人以為戲左右皆大笑翌日盡取詩付中書樞密院 御閣校理韓義所賦獨鄙惡落職降司封員外郎同判襄州 乙亥詔宗室婚姻擇士族之有行義者敢以財冒為昏御史臺街司察舉之 度支副使刑部郎中唐肅為龍圖閣待制肅清直廉儉於仕進恬如也在度支會合糴京師數且足而有豪姓又欲入官者數十萬石因權倖以干拔庭而 太后面

命蕭肅曰麥斛於倉率不過二歲多則腐朽不可食況違法取至十不受其得知洪州議册南康不即赴或問之肅曰職田以四月爲限今處往得無趨利之譏乎踰月乃上　三司言方建太一宮及洪福等院計須材木九萬四千餘條乞下陝西市之詔可通判河中府范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章天戒從之又言內侍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願以上旨賞罰爲戒事雖不行上以仲淹爲忠　夏四月丙申禮部郎中知制誥徐奭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奭爲人有才然銳於進取在西掖幾四年未遷乃由內降入翰林然頗開封時議薄之不半歲卒　五月甲寅賜信州龍虎山上清天師張道陵二十五世孫乾曜號虛靖先生以其孫見素爲試將作監主簿仍令世襲先生號謂其規諫　六月癸巳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于崇政殿初太祖太宗正史帝紀六志三十傳五十九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宗史成增紀爲十志爲六十傳爲八十總百五十卷賞監修以下至胥吏銀帛有差夷簡以次之甲午修國史晏殊同修國史宋綬並遷官編修官王舉正謝絳李淑黃鑑賜章服內臣勾當史院藍元用羅崇勳任守忠皇甫繼明並遷官職　乙巳御崇政殿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戊申以書判拔萃人宣州司理參軍曲江余靖爲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安德節度推官淮南尹洙爲武勝節度掌書記知河陽縣武舉人張建侯等十二人補三班奉職借職差使殿侍　秋七月丙辰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丁巳詔修史官修國朝會要（慶曆四年四月成書）　乙亥命翰林學士宋綬馮元爲初考制策官翰林學士章得象御史中丞王隨覆考

中立鹽鐵副使鞫詠編排自是御試制科人率如此例　丙午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詠茂才異等富弼詠弼所對策並及第四等丁丑以詠爲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爲將作監丞知長水縣（詠邑里據登科記當考）　八月丁亥召近臣及宗室觀三聖御書于龍圖天章閣又觀瑞穀于元真殿從臣賦詩賜御飛白字各一軸遂宴蕊珠殿　癸巳資政殿學士晏殊言唐明經並試策問參其所習以較材識短長今諸科專取記誦非取士之意也請終場試策一篇詔近臣議可否咸以諸科非素習其議遂寢　九月壬子詔長寧節天下建置道場及賜與並如乾元節其貢物留本處止奉表附驛以聞　癸丑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令所至毋得送迎其吏人約舊數裁減之不十日又廢不行　丙辰罷百官轉對自復轉對言事者頗衆大臣不悅也故復罷之（此據政要）　劉美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趙稹厚結之已擢稹爲樞密副使命未出人馳告稹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傳以爲笑　冬十月陝西解州解安邑兩池歲爲鹽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碩五十斤以席計爲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十六斤初以給京師及西京南京京東之兗鄆曹濟濮單廣濟京西之滑鄭潁陳汝許孟陝西之河中陝解虢慶成河東之晉絳慈隰淮南之宿亳河北之懷衛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總府州軍二十八皆官役鄉户衙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禁人私鬻而京西之蔡襄鄧隨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陽陝西之京兆鳳翔同華耀乾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保安鎮戎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總府州軍三十七聽商賈販鬻官收其算並邊秦延環

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九州軍又募人入中芻粟償以鹽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爲南鹽在陝西者爲西鹽若禁鹽地則爲東鹽各有經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鬻鹽百姓困於轉輸頗受其弊有上書言縣官攉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之力乃詔盛度王隨議更其制度隨與權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官伐木造船以給輦運而兵民罷勞不堪其命今無復其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又舟運河流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眞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故民用益蹙今得商人六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

丙申詔曰池鹽之利民食所資申命近臣詳立寬制特弛煩禁以惠黎元其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攉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攉貨務受鹽兩池紀志或云上書者王景也景嘗言池鹽之利唐民以來幾半天下之賦 太宗時法令嚴峻民不敢私煑煉官鹽大售 眞宗務綏刑罰寬聚斂私鹽益多官課日虧景時爲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 太后力欲行之謂大臣曰聞外間多苦鹽惡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宮中鹽善爾外間皆食土鹽 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議通商何如大臣皆以爲如是則縣官必多所耗 太后曰雖棄數千萬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乃不敢復言故命盛度等與三司詳定利害卒行景策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此據司馬光記聞 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此據實錄 壬寅置天章閣待制位龍圖閣待制之下命鹽鐵副使禮部員外郎鞠詠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吏部流內銓范諷爲之 十一月丙寅朝饗景靈宮丁卯饗太廟戊辰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賀 皇太后于會慶殿 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 壬辰以雷州司戶參軍丁謂爲道州司戶參軍始南郊肆赦中外疑謂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君親只合取彼頭顱置諸郊廟殿中侍御史張錫言謂姦邪弄國罪宜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從道州 乙未詔長寧節百官上壽于崇政殿初 上謂輔臣曰昨郊禮畢朕嘗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賀 皇太后於會慶殿明年長寧節宜定百官上壽儀下太常禮院議而 太后不欲御會慶殿既而復欲就會慶丁未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疋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一

仁宗皇帝紀九

天聖九年春正月辛亥詔諸路轉運判官員外郎以上遇南郊聽任子弟　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　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己未龜玆國沙州並遣使貢方物　庚申資政殿學士晏殊言占城龜玆沙州中部川蠻夷往往有擧家入貢者請如　先朝故事委館伴使詢其道路風俗及繪人物衣冠以上史官從之　辛酉以刑部尚書知許州張士遜爲定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時士遜朝京師冀復入相天章閣待制韓訴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爲以至相位陛下并以東宮僚舊用之但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許州　丁卯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晁宗慤爲知制誥宗慤迥子也宋綬嘗謂自唐以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命書今始有晁氏焉　辛未改新判陳州錢惟演判河南府始惟演託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家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壠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他日諷入對　太后謂曰惟演去矣諷曰惟演奴僕皆得官不去尚奚以爲時惟演弟觀州觀察使知定州惟濟亦遷武昌留後知澶州李復知定州勸又言惟演不當爲其弟求遷且就總兵權乞罷之不報　翰林學士盛度請其子奉禮郎申甫於館閣讀書從之　二月庚寅以試身言書判選人前奉國節度推官顏祥等六人爲京官　癸巳詔曰職田所以惠廉吏而貪者並緣爲私侵漁細民滋爲害比詔有司罷職田如聞勤事吏祿薄不足以自贍朕甚閔焉其復給職田即多占佃夫若無田而令出租者以枉法論先是下三司裒職田歲入之數計直而均給之未能即行　上因閱天下所上獄多以賄敗者遂降是詔　三月壬子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韓詠卒他日　上宴近臣謂范諷曰韓詠並命今亡矣朕甚念之　甲寅奉安　太祖　太宗　眞宗御容于丙寅鳳臺山會聖宮　戊午詔館閣增員寫書吏五十人　己巳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試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秘書丞諸王府侍講趙希言殿中丞國子監直講郭稹左贊善大夫國子監直講楊安國講說于中書奭可判國子監會諸博士講說獨謂昌朝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及試中書稹固辭而昌朝亦以參知政事陳堯佐親嫌報罷讀訓[illegible]　夏四月辛巳三司請在京榷貨務入末鹽錢歲以百八十萬三千緡建州市茶歲以五十萬斤眞州轉般茶倉歲以二百五十綱爲定額建州余饒五萬斤餘從之　丁酉詔太常寺　太后御殿樂升坐降坐曰聖安之曲公卿入門及酒行曰禮安之曲上壽曰福安之曲初擧酒曰玉芝之曲作厚德無疆之舞再擧酒曰壽星之曲作四海會同之舞三擧酒曰奇木連理之曲初命翰林侍講學士孫奭撰樂曲名資政殿學士晏殊[illegible]樂章至是上之仍改厚德無疆曰德合無疆　五月庚申以書判拔萃選人李博裕等四人爲京官武擧人李聽爲三班借職博裕至從子也　乙亥從修史院言宣徽院初寓中書第一廳及史成續纂會要故從之　六月契丹王隆緒病消渴遼史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不孤且誠以無失朝廷信誓己卯卒于大福河隆緒曉音律

與帳下縱飲或通晝夕自歌起舞歲獻方物皆親閱視必使美好中意守約甚堅未嘗稍啓釁隙立二十四年六十一諡曰聖宗其妻號齊天皇后妾號順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思很之女耶律隆運甥也有容色隆緒寵幸特甚事燕燕（尤謹燕燕杭隆寶）故深愛之燕燕既死齊天預國事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加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后生日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生子長即木不孤次曰逵姐李生女燕國公主燕國公主燕燕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徒姑撒為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軍從戶一萬寶之曰從嫁戶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譖言其罪隆緒不治又為蕃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曰此必元妃所為也命焚之隆緒遺命以齊天皇后為皇太后順聖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之自為皇太后與帳下醫耶律喜孫謀令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囚之上京未幾縊殺之殺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葬祖州白馬山初隆緒將死屬木不孤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母切毋殺之後木不孤遊獵過白馬山追感父言哭甚哀徙葬阿保機墓傍木不孤蓋隆緒第八子始封梁王後為皇太子既即位更名宗眞改元景福軍國事皆其母專制之梁加號曰法天皇太后　契丹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雁夏居炭山或上陘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离巾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敞史木古鈷䤩鞍之（作首）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捉失哥東西都省大師兵又有國舅詳穩遙輦常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眞五節度五冶太師一百六百九百家奚（加內官至一百戶百家兵甘新曾百）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為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軍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剽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為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飯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十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云以法雷震（正史載以段狄丹傳末此韃錄但增內外官至六百五家凡百餘字聘今似實錄仍附隆緒後）六　翰林學士宋綬西上閤門使曹璨奠元月上新編　皇太后儀制五卷（詔）名曰內東門儀制　甲甲殿中侍御史楊偕言金耀門外有沙爾文碧闌橋側有木神人多禱祠皆假託鬼神以惑衆請行禁止從之偕中部人少從种放學終南山舉進士

爲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借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方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忽失所在　雄州以契丹主訃聞辛丑輟視朝七日在京及河北河東緣邊禁音樂七日命御史中丞王隨爲祭奠使西上閤門使曹儀副之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爲賀登位使崇儀副使孫繼鄴副之兼圖閣待制梅詢爲國母弔慰使昭州刺史張綸副之暗鐵副使司封員外郎王鬷爲國主弔慰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許懷信副之　秋七月丙午契丹遣奉陵軍節度使耶律乞石來告哀　上爲成服于內東門之幄殿　帝向其國哭舉音而止　皇太后舉哭如上儀遣近臣詣館弔慰常服金帶繫鞋犀佩魚　戊午命樞密直學士寇瑊爲賀契丹登位使改賀登位使孔道輔爲契丹母冊禮使西染院使郭昭文副之禮母冊禮使自此始　癸酉以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孫奭爲工部尚書知兗州　帝每御經筵設象架庋書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奭年高視昏或陰晦即爲徙御坐於閣外奭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　帝竦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　帝施於講讀閣　帝與　太后見奭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奭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　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疋以不得請求近郡故優拜焉仍詔須宴而後行　甲戌權度支判官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　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爲二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爾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敕許赴諫院供職者乃曰諫官　八月丁丑太子少保致仕贈右僕射馬亮卒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所至無廉稱呂夷

簡少時從其父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亮曰非爾所知也及卒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爲是也　辛巳以天章閣待制范諷爲賀契丹登位使寇瑊病不能行故也諷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爲戰地不亦佳哉虜人相目不敢對　丙戌出內藏庫紬六十萬下陝西河北河東市糴糧草　戊戌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河北市糧草　九月己巳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程琳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寇瑊卒命琳代之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妻與子以病告乞毋驗屍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劾得捶死狀蒙正連姻　太后家　太后因琳對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耳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　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李咸熙而挈其女姪歸咸熙訴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即請于　帝且曰臣不言恐諍臣有以議陛下者帝亟命出之（二事附見）　詔出內藏庫紬六十萬下河北折糴軍儲自三等而上戶計其稅一石者糴五斗　庚午以吏部尚書知天雄軍王曾爲彰德節度使仍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肅車徒而後過無敢大聲疾呼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　冬十月己卯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宋綬爲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時　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　上未始獨對群臣也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爲　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日聽朝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今宜約先天制度令群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　太后意故命出守侍御史知雜事劉隨殿中侍御史郭勸並言綬有辭學當留本朝不宜處外不聽　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比年

燕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積效甚微衒鬻過
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奏請猥瀆按察之司
燕安顧望以容姦爲大體以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恬
退爲拙以至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
丙戌詔曰公卿大夫所宜勵名節以厚風化而或枉己以近
名行險以沽寵誑誣執政干撓有司藩臣多所徵求使者旋
於刺舉若私冒祿朕何望焉凡在位之臣其務修飭毋蹈兇
枉以速邦憲　乙未常參官已授外任者毋得奏舉選人爲
京官　閏十月壬戌司天監上重修崇天曆　癸亥鹽鐵副
使司封員外郎王隨戶部副使刑部員外郎杜衍並爲天章
閣待制初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
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迕其意隨獨不可曰
與民競利豈國體耶他日　上見隨勞之曰官市交引賴卿
力言罷之甚善有司臨事當如是也薛顏死其家錫衍爲墓
誌衍却之及在三司因奏事　上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
與誌墓識清識也自是有意大用寶訓謂上此言乃衍爲戶部副使時今附此　戊
辰知兗州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孫奭與曲宴太清樓召
太子少保致仕晁迥及近臣皆預　帝飛白大字以賜二府
而小字賜諸學士獨奭與迥兼賜大小字詔群臣即席賦詩
帝問迥年及服餌之術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一未嘗服餌
金石不意衰朽再覩天顏而臣之子宗愨又忝侍從向與燕
樂千載之遇也因從迥坐御史中丞之南　太后特出禁中
珍器勸酒及迥酒所以寵貴之甚厚翌日奭入謝又命講老
子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
賦舊制賜宴則御史中丞不與王隨時爲御史中丞悔之曰
此盛事也吾不可以不與上疏請行詔許之王隨事更當考之此姑從閣

天祿琳琅

十一月辛巳徙三館于崇文院先是三館祕閣在左掖門內
左昇龍門外大中祥符八年大內火權寓右掖門外至是修
崇文院成復徙之昭文館大學士呂夷簡奉表稱謝　是歲
天下上戶部戶五百九十七萬八千六十五口一千三百二
十一萬九百二十四客戶三百四十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口
五百七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二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三

仁宗皇帝紀十

明道元年春正月乙亥以新知江陵府杜衍為河北都轉運使
初命衍守荊南殿中侍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留本朝不宜
外不聽會河北之軍賦乃遣衍一官往經度之不增賦于
用足　癸巳詔按舉官奏劾所部官吏而反為所訟者
毋得受理　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
十卷賜編纂官直集賢院王舉正三品服李淑五品服
丙午詔入廣南官者毋得過兩任初監察御史蔣堂言五嶺
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江澤三任皆領官廣南
若非貪黷何以至此故條約之堂嘗知臨川縣民李甲恃富
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痛論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
乘輿物貲甲死堂宜與人也　庚戌知許州定國節度使張
士遜為刑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加中書侍郎初授夷簡中
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固辭兵部尚書乃令學士院貼麻仍遣
內侍都知藍繼宗就閤門賜之　甲子詔員外郎以上致仕
者錄其子為祕書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當考會要[illegible]不書）
訖　丁卯以　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
生　帝　皇太后即以為己子使　皇太妃保之　帝即位
踰十年宸妃嘿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　太后亦
無敢言終　太后世　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
遂薨年四十六二宮發哀成服苑中贈妃曾祖應已及祖金
華主簿延嗣為光祿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德為崇州防禦使
母童氏為高平郡太君攢塗于嘉慶院葬于洪福院之西北
隅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
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　帝偕起有頃獨出曰

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 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 太
后意稍解有司希 太后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獨拒其說請發
哀成服備宮仗葬之特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還求
對 太后揣知其意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
禮喪宜自西華門出 太后復遣崇勳謂夷簡曰豈意卿亦
如此也夷簡曰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 太后不許
臣終不退崇勳三反 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
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
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 太后乃許之鑿垣事據范鎮東齋記事宸妃以二月二
十六日薨羽朝三日三月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十四日葬又顯朝令并書之宸妃之號前此亦未見恐是創
置也當考 二月戊子始行天聖編敕太常博士明鎬者安丘人
初為蘄州幕職知州鄧餘慶貪暴不法州事鎬持正之薛奎
領秦州益州皆辟鎬自隨於是鎬罷益州通判還朝賜對

上問輔臣以鎬所能者奎曰鎬文妙學博而沈勁有謀能斷
大事願陛下亟用之己丑命鎬權開封府推官尋即真初李
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七歲後不復相聞知用和窮困鑿紙
錢為業居京師妃既生子 太后使劉美及張懷德訪妃親
屬得用和於民間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閤門祇候癸巳
特遷用和禮賓副使 戊戌詔曰江淮之間仍歲旱暵民之
失職朕甚閔焉比遣使安撫其與長吏慮獄因流以下降一
等杖笞釋之 四月詔近臣非受詔毋得舉官已試館職其
已試而推恩者毋得再求試 五月丙戌詔贈父官子官卑
者毋得過其子三資中書樞密院節度使以上及一品者並
不定所止其見任大兩省大卿監上將軍防禦使遙郡觀察
使景福殿使客省使以上或父嘗歷是官亦許贈至三公
六月癸卯侍御史張存上疏曰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

有忌諱因宴之人共思讜直自前秋忽詔罷諸官轉對去冬
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聞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負罪遠惡
人心皇惑中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機
蔽而不達因歷引周呂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廣 帝意存
舒州人也存既不得其時後蘇舜欽作林書生詩云生得罪未牛向味中次則生秀封事盡五日間有上路必
折讓今附見六月未林獻可本未史失不載今取洲欽語附見更英考宋詣日曾諫聖所擇愚謀宗不罪才手言有六台果時判害前日林者生日謂肖皆大著心摧ル病策成謂可貴段籲瑞諫爾獻言何賊介云昨見啇星上帝下聲邪意君日昏根出劾答特黨安坐弄辞罰朋門納珍明赤支君纍因誤親化日叔六呂尸其循竹古希寵拜達速伐虎叢冠使自沈奈陸下幸奈之稍明斯不懷如覲賤曰言不敢防禍敗一封朝承以羣目巳將眼功夫春塞門執轉不容胃十手拜其胡如負殺人譜幽鳩衆牢中學為君龜蔡亦既下氣指默而備諸海衰偃萬餘累一錢不得帶以令與夕閒渭飢況淤爀從前有口者籍服氣如籍獨去已去除易若吹隱神奈何上帝明非德不可盡偃恐求十有炙官下其怪乙症業禁申一學不百芥天王下林走蒼粹民桂聚達延舊寘庭賴失若空莫明朝黃紙出大裁偏中外先平村書生生命不何再闕令西恩因呈不宋夷恩貸接天文志呈年三月癸巳星出中台貫其河入東奇岌存烈有濟竭也食須又有星出天市垣宗入

側東謝入濁以月乙巳星出貫索大如杯戊子鉤星側光黑也又六月六日乙巳客星出東北方近濁不星太微有芒彗至丁乙凡十二日而沒不知所因是何星也又云宗文繫因亦不著所繫 七月許壽州
立學仍賜九經知州侍御史朱諫請之也 乙酉工部侍郎
參知政事王曙罷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以疾自請也
辛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右掖門之西 先朝雖除
諫官而未嘗置院及陳執中為諫官首請之置諫院自此始
丁酉詔天下舉人依大中祥符八年額解五分外其人多額
少處許計就試人數解十之二 是月太白晝見終月 八
月辛丑以三司使兵部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 丙辰樞密
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張耆加右僕射賜方團金帶
佩魚 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其左丘明而下二
十一人並以本品衣冠圖之 壬戌脩文德殿成是夜大內
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 上

與 皇太后避火于苑中癸亥移御延福宮甲子放朝近臣詣宮問起居以宰相呂夷簡為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殿前副都指揮使夏守贇都大管勾修葺入內押班江德明右班副都知閻文應管勾令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路並發工匠赴京師 乙丑詔群臣直言闕失又詔隻日權御崇政殿視朝百官並入拱宸門先是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不拜 帝使問其故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丁卯大赦其營造取宜約 祖宗舊制更從減省時官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府使具獄權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板壁歲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監察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宮人且宮人付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 帝為寬其獄卒無坐死者是月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越准詔上封事宗諒言夫攻玉必以石濯錦必以魚物有至賤能成至貴者人亦有之故頃者叔舍肉以啓鄭莊公之孝少孺子挾彈而罷吳王之兵臣之區區切慕於此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 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 先皇帝盡索其類屬之有司明寘以法欲申戒於後人若患可防而刑可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幾災可消而福祥來格也又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然其性由政失其

本因請 太后還政而越請 太后還政言尤鯁直皆不報宗諒河南人越大名人也 九月火始作小黃門王守規獨先覺自寢殿至後苑門皆擊去其鎖以奉 帝及 太后至延福宮因視所經處已成煨燼及執政候起居 帝曰非王守規引朕至此幾與卿等不相見乃以守規為入內殿頭守規承勳幼子也 丁亥永興軍言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李士衡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士衡前後凡計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府云 庚寅重作寶冊命參知政事陳堯佐書 皇帝受命冊寶參知政事薛奎書尊號冊寶命宰臣張士遜書 上為皇太子冊寶參知政事晏殊書 皇太后尊號冊寶以舊冊寶為宮火所焚也既而有司言重作冊寶其法物凡用黃金二千七百兩詔易以銀而金塗之 丙申詔以 皇太后及 上閣中金銀器物量留供須外盡付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修大內 冬十月甲辰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大寧門曰宣佑宣和門曰迎陽左右勤政門曰左右嘉福 十一月甲戌 上以修內成恭謝天地于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優賞諸軍百官皆進官一等不隔磨勘選人及十二考歷任無贓罪並許磨勘引見 是日還自延福宮 己卯冬至百官賀 皇太后于文德殿 上御天安殿受朝 癸未宰臣呂夷簡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張士遜加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夷簡固辭所加官乃令翰林貼麻改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鎮安忠武節度使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鎮王元儼為河陽三城武成節度使守太師徙封

孟王樞密使張耆改爲昭德節度使兼侍中副使楊崇勳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夏竦爲尚書左丞趙稹爲吏部侍郎范雍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晏殊爲尚書左丞陳堯佐薛奎並爲禮部侍郎　定難節度使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嵬埋蕃語謂惜爲嵬富貴爲埋性凶鷙猜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按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忽引兵襲夜落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　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未踰時德明死元昊繼立延州以聞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賜賻絹七百疋布三百疋副以羊麪上尊酒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　帝與　皇太后爲德明成服於苑中百官奉慰實錄正史並稱德明既死首甘州拔西涼府未論時乃死按甘州及西涼府陷及實西寧立不具年月日所稱不踰時或即是德明死之年其前明與不叢亦昊用兵其攻陷甘州及西涼府却并德明景傳推言元昊忽引兵襲甘州見德明不在西涼府德明亦太元昊自英之餘明不寇實錄正史叢並事不詳因使叛死時乃附看之蓋美矣今諸判修使不相抵捂要檢詳書或其甘州及西涼府陷後時則刪使附　癸亥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外郎判開拆司楊告爲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元昊既襲封即陰爲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雖奉貢然僭已

萌矣初對使者設菲帛自尊大而告從坐即賓位不爲屈又聞屋後有數百人鍛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　丙申詔蘇州所沒丁謂莊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珝前內殿承制珝爲供奉官　十二月庚子詔以來年二月躬耕籍田先請　皇太后恭謝宗廟權罷南郊之禮其賞並就禮畢施行　辛丑命直集賢院王舉正李淑與禮官詳定籍田及皇太后謁廟儀注禮官議　皇太后宜準　皇帝袞服減二章衣去宗彝冕去袞不佩劍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袞衣爲名詔名其冠曰儀天又言　皇太后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袞衣冠儀天冠　皇太妃　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禮衣以緋羅爲之具蔽膝革帶珮綬覆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褘衣詔可之敕有司製禮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始　太后欲純被帝者之服參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爲對失　太后旨輔臣皆依違不決薛奎獨爭曰　太后必御此見　祖宗若何而拜固執不可雖終不納猶少殺其禮焉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崇勳爲樞密使崇勳曲謝　太后與上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又超遷之　甲辰以宰相呂夷簡爲恭謝太廟籍田大禮使張士遜爲禮儀使樞密使張耆爲儀仗使楊崇勳爲鹵簿使樞密副使夏竦爲橋道頓遞使群臣上　皇帝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凡五上乃許之　太常博士楊偉郭稹並爲集賢校理殿中丞宋祁爲直史館太子中允韓琦爲太常丞直集賢院大理評事石延年趙宗道上元縣主簿吳翮復合肥縣主簿胡宿並爲館閣校勘仍詔館閣校勘自今須召試毋得陳乞偉億從弟琦安陽人

延年宋城人宗道賀字循晉陵人也（循亦已見賀循未見）職方員外郎
陛參爲崇文院檢討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
急呼參不應蹴之墮床下良久束帶執燭而至曰大人鄉者
呼參參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爲縣令有劫
盜被縛甚急參敗之呼謂曰汝迫於飢寒爲此耳非性不善
也命緩其縛一夕逸去吏亟以白參命捕之嘆曰我以仁側
緩汝汝乃忍負參如何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訟曰者判
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慚以示所司皆
不能解後以見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於詩
者人皆傳以爲笑蔡齊以爲有淳古風薦之朝授以館職
（諸司理見本末據司馬光實錄及江休復雜志）己未上封者言比詔淮南民飢有
以男女雇人者官爲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
無以自存望聽其便從之　庚申命權密直學士權三司使
李諮翰林學士盛度侍讀學士王隨同議解鹽法天聖八年
始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
明年更損九萬其後歲益耗故令諮等議之度隨皆初以通
商爲便者也　是歲契丹主改元重熙邊吏言諜知契丹將
大入寇輔臣爭言擇帥備邊之策參知政事薛奎獨曰　先
帝與虜約和歲遺甚厚必不敢輕背約已而皆如奎所料帝
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者多見其有始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
道非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開元之初厲精爲治天下晏然
及其末也放意荒怠卒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　帝深然之
上封者言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詔
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鎮寧靈昌東平淳澤
四監雖廢然其地猶牧本監并騏驥院馬洛陽單鎮監去京
師近罷之非便乃詔復二監以牧河北孳生馬（此據本志不得時附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一之一

明道二年春正月戊寅直集賢院李淑上耕籍類事五卷王后儀範三卷　罷館閣讀書初光祿寺丞盛申甫爲直方在館閣讀書自陳歲久請一貼職　上止令太官給食候二年與試因詔後毋得復置　癸未詔三司鑄明道元寶錢　有司言近制　皇帝寶冊法物金用二千七百七十八兩　皇太后寶冊法物用金二百八兩銀一千七百六十七兩　帝曰此雖舊制亦稍費也自今止依　皇太后例參用金銀　己丑宰臣呂夷簡撰參副使夏竦上所注御製三寶讚　皇太后發願文　庚寅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者聽官其嫡孫若弟姪一人仍降子一等　二月戊戌司天監言含譽星見東北方其色黃白上有光芒長二尺然觀者皆以爲彗云　庚子詔淮南江南民被災傷而死者官爲瘞埋仍祭酹之先是南方大旱種餉皆絕人多流亡困飢成疫氣相傳死者十二三官雖作粥糜以飼之然得食輒死村聚墟里幾爲之空　甲辰　皇太后宿齋於崇政殿乙巳服褘衣花釵冠乘玉輅以赴太廟改袞衣儀天冠內侍贊導升殿室　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受冊文德殿　帝奉賀還宿大安殿遂赴東郊丁未祀先農行籍田禮禮儀使張士遜奏　皇帝三推而止帝曰朕既躬耕不以古禮爲式願推終畝士遜固請乃耕十二步而止御觀耕臺三公以下咸推畢壠悉過五推之數禮畢御正陽門大赦　太宗親耕未耜命太僕寺求祕藏之民年八十以上每遇長寧乾元節許赴州縣燕設其父母年八十者與免一丁著爲式權罷江淮發運司今年春漕以減飢民御天安殿受冊　嘉祐四年始直放書以申明免丁之令本紀參此年失不載後以嘉祐四年爲事始

誤辛亥　上作籍田詩賜近臣詔籍田陪位舉人免將來文解　三月庚寅以　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募天下善醫馳傳赴京師　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其官謫者皆內徙丁謂特許致仕　甲午　皇太后崩遺誥尊　太妃爲皇太后　皇帝聽政如　祖宗舊規軍國大事與　太后內中裁處賜諸軍緡錢乙未　帝御皇儀殿之東楹號慟見輔臣且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參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何以見　先帝乎帝悟以后服斂即命呂夷簡爲山陵使既宣遺誥閤門趣百官賀　太后於內東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　上春秋長習天下情僞今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執政無以奪　夏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删去遺誥　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　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宸妃事聞者　上號慟累日不絕壬寅追尊宸妃爲皇太后甲辰詔改葬于永定陵　大行皇太后山陵五使並兼追尊　皇太后園陵使或言　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　上亦疑焉因易梓宮　上遣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　上歎曰人言其可信哉乃於　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川攷誤據此辭尚早亂明稱和視之時驚嚮乃又攏儀視之然也蓋太常禮院言冊　皇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請如咸平二年故事百官上牋曰殿下稱教旨或懿旨而不上表從之　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爲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抗言請皇太后還政　太后怒竄于嶺南至是特錄之　壬子群臣上表請御正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通章表若傳宣有司毋得覆奏內降除官輔臣審取處分罷創修寺觀毋進乾元節香及山儀　帝始

親攬庶政裁抑僥倖出外大悅　召知應天府龍圖閣學士
刑部侍郎宋綬通判陳州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范仲淹赴闕
罷上御藥并上御藥供奉以入內供奉官四人句當御藥院
如故事　丙辰降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江德明
為西京左藏庫使并代路鈐轄三陵副使東染院使羅崇勳
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監洛苑副使楊餘懿為齊州都監楊承
德為同州都監供備庫副使張懷信為岳州都監楊安節為晉
州都監武繼隆為鄆州都監任守忠為黃州都監蔡舜卿為
潞州都監　初　大行皇太后輔政而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
頗盛參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逐恐階以為亂　上不欲暴
其罪狀止絀之于外（楊懷忠江德明二 以宋見貴呂壽考）己未門下侍郎兼吏
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
樞密使昭德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張耆罷為左
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護國節度使判許州尋改陳州樞密
副使尚書左丞夏竦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尋改潁州禮部
侍郎參知政事陳堯佐罷為戶部侍郎知永興軍樞密副使
禮部侍郎范雍罷為戶部侍郎知荊南府尋改揚州又改陝
州樞密副使吏部侍郎趙稹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尚書
左丞參知政事晏殊罷為禮部尚書知江寧府尋改亳州
初荊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出之　太后欲留使從　帝
誦讀夷簡曰　上富春秋非親儒學之臣恐亡益聖德即日
命還邸　帝始親政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
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　帝語甚
切　帝與夷簡謀以耆竦等皆　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
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
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王

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詗之乃知事由
皇后云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張士
遜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或議呂夷簡知上 雖不如已故為以
三代使臣上思妃後召用之東士張先為相令但向集賢遷昭
文史館臣上思妃事昔臨諮不取然以遷劣為相夷簡實引
之）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判都省李迪以本官平章事集
也）賢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王隨為參知政事樞
密直學士禮部侍郎權三司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　步軍
副都指揮使福州觀察使王德用為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
事始　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
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　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
興國寺東火近張耆宅耆乞兵防護德用不遣太后崩有司
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為太后復坐甲者又不奉詔
上聞太后閤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故擢
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效賴陛下威靈待
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任　帝遣使者趣入院
權御史中丞蔡齊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事天章閣待制
范諷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有飛語傳荊王元儼為
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內侍捕得三司小吏鞫之逮及數百人
帝怒使齊按之迹其所來無端而　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
所為京師為之恐動齊曰此小人無知非有他意不足治且
無以安荊王疏一夕三上　帝大悟止笞數人而已先是諷
出知青州時山東旱蝗前宰相王曾家多積粟諷發取數千
斛濟飢民因請遣使安撫於是以御史中丞召其在青州不
逾歲也　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范仲淹為右司諫仲淹初聞
遺誥以　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亟上疏言　太后母
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

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
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 降殿中丞知吉州方
仲弓為太子中舍監簡州昌國監仲弓嘗請如唐武后故事立劉
氏七廟 太后讀其奏怒曰不作此負 祖宗事裂而擲之
猶用是得知吉州 上以累更赦宥止薄責焉 壬戌始御
崇政殿 癸亥上 大行太后謚曰莊獻明肅追尊 太后
謚曰莊懿 五月丁卯判河南府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錢
推演言母以子貴廟以親升蓋古今之通義也莊懿皇太后
輔佐先帝誕育聖躬德冠掖廷功流宗祏陛下感深罔極追
薦尊名既復寢園有崇廟室謹按唐武宗母韋太后以追尊升
祔穆宗之室本朝孝明孝章皇后並祔 太祖之室懿德明
德元德並祔 太宗之室今 真宗一室止祔莊穆皇后與
禮未稱請俟園陵畢以莊獻莊懿皇太后並祔 真宗之室
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推演既罷景靈宮使還河南不自安
乃建此議以希帝意 辛未屯田員外郎龐籍為殿中侍御
史籍奏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
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勿使愛恩人主歸威權臣進擢近列
願采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
宰相意獨龐君可謂天子御史也 癸酉詔曰大
行皇太后保佑沖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
務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
毋輒以言 始 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
天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
皆有節柴氏李氏大長公主入見猶服髮鬢 太后曰姑老
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時陳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
且髮落見 太后亦請帕首 太后曰大長公主 太宗皇
帝女 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婦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
龍鳳飾 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入香京挺以
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鈔器曰由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
服絁襦練裙侍者見 上左右簪珥珍麗欲効之 太后戒曰
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可學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
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又以劉從德故紿曾
修古等然 太后保護 帝既盡力而帝所以奉 太后亦
甚備 太后嘗命工為 帝結珠鞍 帝心不欲之然不敢
毀以寘 真宗神御殿其恐傷 太后意如此及 太后崩
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左司諫范仲淹言於 帝曰 太后
受遺 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帝大感悟乃降是詔 出內藏庫緡錢三十萬下三司助山
陵 罷群牧制置使時上封者言群牧既自有使而武臣以
樞密兼制置事未時決故罷之景祐二年十二月復置 丙子命宰臣
張士遜撰籍田及恭謝太廟記以翰林學士馮元為編修官
直史館宋祁為檢討官既而祁言 皇太后謁廟事不可為
後世法乃命止撰籍田記 帝始召宋綬將大用之為張士
遜所沮丁丑以綬為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都省
兼判太常寺知審官院 置并州管界巡檢一員詔諸州無
同判處其當直司事同幕職官決遣之 己丑詔曰敕令者
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眾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天聖所修
敕令既已頒宣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
密院且奏聽裁 庚寅許大名府立學仍賜九經從王曾之
請也 六月戊戌詔罪人令眾者自五月盡七月十一月盡
正月特免之 祠部員外郎李溥為直集賢院溥進士第三人
及第其性昏狂朝廷不以文翰任之至是久次援例自陳執

致特爲之請乃始帖職議者不以爲宜也　禮賓使李用和未有宅詔寓館芳林園固辭不敢受　丙午以惠寧坊第賜之　辛亥太子少傅致仕孫奭卒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毀其面以代狐狀甚從正寢屏婢妾謂其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也　甲寅許著作佐郎張充于館閣讀書前詔罷館閣讀書充宰相李迪婿迪特爲請故詔不得爲例戊午減天下歲所貢物仍令諸州毋得以貢餘餉遺近臣從侍御史知雜事李紘之請也　初以錢惟演議下禮院禮院言夏商已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　太祖故事按穆宗惟以韋太后配更無別后　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侑　先帝以懿德配饗　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莊獻著位長秋祔食　真宗斯爲正禮莊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廟莊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便從升祔似非　先帝謹重之意況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比惟　上裁之詔都省與禮院議皆以謂莊穆位崇中壼與懿德有異已祔　真廟同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德莫與並退就后廟未厭眾心按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宜於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饗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爲樂曲以崇世饗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詔恭依已未命權知開封府程琳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度地營建新廟辛酉以天章閣待制王鬷爲樞密直學

士知益州戊辰有夜卒焚營殺馬者軍校請爲亂者鬷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得問於是眾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知曹州李仲容在西掖八年次當補學士而不爲張士遜所喜秋七月丙寅加給事中改集賢院學士知審州尋改汝州又改許州士遜罷乃入判史館仲容王律云復制誥蓋誤也　除前咸平太康縣尉泊巡檢右侍禁張孚爲盧山縣兵馬監押坐用劄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兩府在京惟大兩省乃許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狀云　乙亥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彌卷首仍委轉運司於所部選辭學公勤者爲考試監門封彌官丁丑擢鎮海軍節度推官張翰年爲著作佐郎再知富平縣仍以其治行風告天下張翰年不知何許人詳見本篇　癸未降知永興軍陳堯佐知廬州爲狂人王文吉所誣也堯佐罷政過鄭文吉挾故怨告堯佐謀反　上遣中官訊問復以屬御史臺中丞范諷及杜衍推詰具得其誣狀上之堯佐猶坐是左降時復有誣諫官除附宗室者宰相張士遜置二奏帝前且言險人誣陷善良以搖朝廷若一開萌前臣亦不能自保帝悟責文吉于法誣諫官事亦不下時孫祖德知諫院 下知[illegible]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循行未報仲淹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恤　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八事其一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今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財帛皆出於民加之飢年艱食如此願下裁造務後苑作坊文思院糧料院取　祖宗歲用之數校

之則奢儉可見矣其二曰爵不尚德則仁者遠賞不以功則勞臣怨國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歛未除濫賞未革近年赦宥既頻賞給復厚褒於艱難散於容易國無遠備非社稷之福願陛下無數赦必欲肆赦推賞求典禮而後行之一則不壞於法二則不傷於財且　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於行師之時不擾於下今橫爲賞賚或有急難將何以濟其三曰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諸路歲以饋糧於租稅之外復又入糴兩浙一路七十萬石以東南數路計之不下三二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官以傷財民且乏食至于造舟之費並以正稅折充又饋運兵夫給受賞與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商賈轉徙度歲無還裨販之人淹延失業在京推務課程日削國家以饋運數廣請之有備然冗兵冗吏游墮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羸兵六人自言三十人自潭州挽新船至無爲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里六人者比還本州尚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患不止傷財其害人如此今且銷冗兵削冗吏禁游墮省工作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以租稅上供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則東南歲省了錢數百萬緡或上京實府庫或就在所給還商旅商旅通行則榷貨務入便漸蕃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爲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

前太蠹國用既廢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呈號怨之聲動于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監也請下殿前馬步軍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其五曰沿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絕戎人行之則困中國然自古騎兵未必爲利開元天寶間牧馬數十萬足祿山爲亂王師敗於函谷曾何救焉且騎兵之費錢糧芻粟衣練之類每一指揮歲費數萬緡其間老弱者尚艱於乘跨況戰鬭乎然西北戎馬不可不教既至京師宜多散於民間假其芻牧或有邊用一呼可集又重稅以禁江淮小馬勿使至近裏州郡則西北之馬可行外慰戎心內爲武備且減芻秣以億萬計其六曰江淮發運司歲漕六百餘綱省負敗侍並以歲勞改班行若國家稍節用度則可減綱運酬獎之人其押汴綱歲改職者欲止賞以緡錢諸州軍都知兵馬使歲滿勒歸長史司馬如實廉幹須令知州通判同罪保舉方與班行武臣薦子弟善弓馬可任邊防明書筭可幹錢穀者並令引見試驗其能否若無取及年幼者止與奉職殿侍而已其七曰百司流外日以增冗崇文院秘閣龍圖閣皆本朝所置又有昭文館集賢院各補書史尚書省六官二十四司加以九寺又增三司禮部太常寺與禮樂又置禮儀院太常禮院刑部大理寺與刑法又有審刑院假如常帶文館職事者並以直崇文院及本院檢討檢理爲名其諸館人吏一歸於崇文院而罷招置三五年可去其半舊二百人者令以一百人爲額其餘並移補諸司其八曰眞州建長蘆寺役兵之粮已四萬斛棟宇像塑金碧之資又三十萬緡施之於民可以寬重斂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祿施之於兵

可以拓舊疆矣自今頗當以主木之勞為戒 上嘉納之 滁州正傳云上欲行十事而不載事目今從附傳及奏議所上止八事不知正傳何據也今不取 從知陝州范雍知永興軍是歲飢疫關中尤甚雍親為賑恤至自得疾云

戊子詔以旱蝗作沴去尊號中睿聖文武四字告于天地宗廟令中外直言闕政 舊制集賢院學士在京始給實俸於是李若谷以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而自請之壬辰詔在外者亦給遂著為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四

十二

仁宗皇帝紀十一之二

明道二年八月丙申以太常丞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舒州章獻太后遣內侍張懷信修山谷寺建資聖浮屠懷信挾詔命督役嚴急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歸沆求新人也沆與孫抃同時直館沆傳誤今但記沆 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為右諫議大夫修古毅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初與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賜其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錄其婿劉勤為試將作監主簿 懷安軍判官熊文雅言母老願以三任占身投母一邑封詔特與之仍令流內銓注文雅家便試銜知縣 壬寅名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新廟曰奉慈從翰林學士馮元侍讀學士宋綬等議也 癸卯詔凡除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此時未施行據刑部所載今削去附此 壬子宰臣張士遜等上言比諸道旱蝗請用漢故事冊免三公詔不許今陛下既戒責躬卑名頓各降官一等以塞天異 上慰勉之 丁巳置端明殿學士班翰林資政學士之下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宋綬為之太平興國五年初改端明殿學士為文明殿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程羽李昉後不復除授承明既災更命新殿曰端明於是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見而班益降矣然竟無拜文明殿學士者綬固辭端明不聽請解龍圖閣許之綬因上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渴見聖政宜懲違革敝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垂簾

之日豈非二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導陛下之意耶願
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從取升擢議者以謂恩出太
后而已今內省賓戚行又謂自太后出非太后朋黨何以
致此且朋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竊測帝旨密令陳奏
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之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
此風寖長有蠹邦政 太宗常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
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共濟若為內患深可懼也
真宗亦云唐朝朋黨尤盛以至王室卑弱願陛下思 祖宗
訓戒念王業艱難整紀綱正在今日 三司言自籍田後
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庚申出緡錢百萬賜之
因謂宰相張士遜曰國家 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耳士
遜對曰不然則有司未免侵漁百姓也 九月甲子詔閤門
使班宣政使之上又詔諸司使至三班使臣並五年一磨勘

七四之二

二

帶閤門祗候者四年 諸司使副仍以五資為一轉會要以宣政使為昭宣使當考明年二月己亥所更參考之 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
府錢惟演落平章事赴本鎮初惟演欲為自安計首建二后
並配議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曖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
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奏惟演不當擅議宗廟
又言惟演在莊獻時權寵太盛與后家連姻請行降黜 上
諭輔臣曰 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諷即袖告身入對
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
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為御史中丞矣 上不得已可之諷乃
趁出 丁卯復奪曖一官落集賢校理聽隨惟演行諸子皆補
外州監當 丁丑詔國忌日罷佛像前設神御 壬午莊獻
明肅皇太后靈駕發引 上顧輔臣曰朕欲親行執紼之禮
以申孝心乃引紼行哭出皇儀殿門禮官固請而止遣奠正

陽門外遂詣洪福院服素紗幞頭淺黃衫從官常服黑帶奉
引莊懿太后梓宮遣奠延出皆攺衰服奉辭隨梓宮擗號不
已左右固請止 上泣曰劬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步送至
院西南隅伏轉乃還 冬十月知諫院孫祖德言護國節度
使兼侍中張耆建樓子私第下㬉社稷祠壇請毀撤之詔可
丙申詔天下山林自天聖七年以來為豪民規占其利者悉
還官與百姓共之 丁酉祔葬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
于永定陵 甲戌詔曰先王不以浮靡示天下今兩川歲貢
綾錦羅綺透背花紗之屬皆女工勤也其以三之二易為紬
絹供軍須 時 上留意於春秋左右或欲以巧自媚後苑珠
玉之工頗盛於前日殿中侍御史龐籍言今之奢麗兼為吏民憂
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
戒重惜國費以循民之急 上深納其言 己酉祔莊獻明

七四之二

三

肅太后莊懿太后主于奉慈廟 辛亥 上諭輔臣曰近歲進
士所試詩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
以策論取之詔內外京朝官監務者並三歲一遷官從三司
判官鄭戩之請也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吳遵路為開封
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得失遵路條奏十餘事
語皆切直忤 太后意出知崇州遵路至崇州即令轉市吳
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頗以濟自他流至者亦十
全八九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為郡得古人之風乞以遵
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為法并付史館崇州即通州遵路父子
也佐京府不三月又遷鹽鐵判官 丙辰追贈周悼獻王祐
為皇太子祐本名玄祐以犯 聖祖諱乃止書曰祐 戊午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為左僕射判河南
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崇勳罷為河南三城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許州先是天下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所發明　上頗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莊獻太后謚冊退而奉慰士遜乃過崇勳園飲酒日中不至群臣離立以俟御史中丞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勳俱罷然制辭猶以均勞佚爲言也（據記聞思夷簡）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呂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王曙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德用爲樞密副使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刑部侍郎宋綬爲參知政事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事蔡齊爲樞密副使　己未張士遜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楊崇勳改判陳州初士遜與崇勳俱入告謝士遜乃位崇勳下　上問其故士遜對曰臣官僕射而崇勳爲使相　上因以使相授士遜時士遜已罷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

草制當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舊銜有司奉行制書不復追改論者非之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程琳爲御史中丞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范諷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事琳辭中丞不拜乃授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前知開封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輒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琳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舊制學士以先後入序班時狄棐先諷爲龍圖閣直學士而諷盛氣凌棐宰相李迪佑諷特詔諷班棐上論者非之　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事其休務并假日並如舊制　上即位之初尚循　眞宗晚年故事惟隻日御殿故也　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所謂雜變之賦者也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帝既躬耕籍田因詔三司沿納

物以類併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併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麤細二色百姓便之　十一月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奎罷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都省始莊獻崩二府大臣皆罷去奎獨留尚自倚以爲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有詔免朝謁視事如故又數賜告還第久之乃罷　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代程琳也道輔時守南京召用之　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　上雅意所屬故也丙寅詔崇文院纂唐遺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請命官刊修唐書故也　寇準以責死既十一年庚寅赦書始復太子太傅甲戌贈中書令復萊國公其婿屯田員外郎張子皐復直史館仍令齋詔賜其家祭酹之又贈左騏驥使英州團練使周懷政爲安國節度使　丁丑改集聖殿爲肅儀殿在禁中　聖祖所臨降也初曰眞游以奉道象後改集聖於是

再葺之更今名　戊寅大理評事劉渙爲右正言初渙上疏莊獻太后請還政　太后怒議黥面配白州爲　太后疾革宰相呂夷簡爲稽故不即行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夷簡請褒擢　上既用渙頗謂夷簡曰向者樞密院亟欲投竄賴卿以免夷簡謝曰渙跡外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母子不相安矣　上喜以夷簡爲忠　己卯徙判天雄軍王曾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代堯咨於天雄政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堯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因堯咨舊規但完葺無所改嘆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度量誠不及也　己丑以度支判官刑部郎中章頻兼侍御史知雜事頻時奉使契丹未還卒于紫蒙館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

衞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求傳屍柩歸仍以知雜語揚其家
錄王婺州司理參軍詢為大理寺丞訪為三班奉職訪即許
也 辛卯都官員外郎判刑部李遜言刑部舊分四案大辟
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數而詳覆官才一人請令四案
分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五人以上歲滿與改京官又請令
法直官與詳覆官分詳天下旬奏及二年亦與改除並從之
十二月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國朝會要 乙未樞密
使王曙言天下廂軍止給諸役而未嘗教以武伎其中頗有
材勇之人宜漸加訓習以升隸禁軍從之 丙申 上謂輔
臣曰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呂夷簡曰若小事皆關
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 上曰朕承先帝之託況以萬機
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重珍美衣服多以縑繒為
之至屢經澣濯而宮人或以為笑大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
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臨
下雖古盛德何以加此 上曰此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于
外嫌其近名顧始天聖六年罷諸路提點刑獄官八年復置
又權停於是 上謂輔臣曰諸路刑獄既罷提點官轉運司
不能一一躬往讞問恐浸致冤濫宜選賢明廉幹不生事者
委任之則民受其賜矣乃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參用武
臣（此據要錄）樞密直學士王鬷嘗建此議 上采用之（此據王鬷傳）
丁酉詔諸路轉運使副自今出巡須歲一徧所部止得以兩
吏自隨仍委諸州軍具所至月日以聞 癸卯詔崇文院舊
有火禁自今遇館閣宿直聽留 甲辰以京東飢出內藏庫
絹二十萬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 丁未出侍御史張沔
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為
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 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

從入因議其事於 上前上曰 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崇
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皇恐遂出沔瀆仍
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沔浦城人
也（此段參用[illegible]龍川志及張氏政要[illegible]）戊申出宮人二百
上時屢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
人或有失所者亦宜念之 上因曰曩者 太后臨朝臣僚
戚里多進女口入宮今已悉還其家矣（此據實錄[illegible]）
（[illegible]）甲寅改正陽門曰宣德天安殿
曰大慶端明殿曰延和（[illegible]）
（[illegible]）初郭皇后之立非 上意浸見疏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
宮為莊獻所禁漏希得進及莊獻崩 上稍自縱宮人尚氏
楊氏驟有寵后性妬屢與忿爭尚氏嘗於 上前出不遜語
侵后后不勝忿起批其頰 上亦起救之后誤批上頸上
大怒有廢后意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白 上出爪痕示執政
近臣與謀之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
結諷乘間言后立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 上意未決
外人藉藉頗有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陳其不可且曰
宜早息此議不可聞于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
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乙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
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
入仲淹即與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
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正
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户
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
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
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

和固且諫止奈何順父出妻乎衆譁然爭致其說夷簡曰廢
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
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上堯
舜之資而公顧勸之効昏君所為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
諸君盍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仲淹等退將以明日留百
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乃
議逐道輔等丙辰旦道輔等始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泰州
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
至是亟以敕除道輔比還家敕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
亟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今並須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
駭動中外絳平陰人也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
乖上疏皆不報少連疏曰臣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議皇后
入道一日之內都下喧然以為母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豈

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為淨妃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恐
詔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群詣殿閤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
等不獲面對今就中書留臣輩宰相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等翻
覆率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郡臣等例皆蒙罰陛下親政以
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懽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
閤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
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竊觀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
事密上毋得群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非故事今遽絕
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
閤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為美今陛下未
忍廢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安敢默默陛
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又上疏曰尚明粹
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僭差乃陰陽之

沴爾象天徵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
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僭差晦明以
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
敢干不諱切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
忍之怒又措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拔情素為陛下廓清
氛祲蔽翳之類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
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
內而形外也昨者二府大臣曉出民間喧傳中宮被遣入道
又傳降為妃而離宮廷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謂皇后
母儀萬方非有大過而動搖則風教陵遲況開入道降妃之
議出自臣下且妃后有罪出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不
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　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
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為妾矣此抗

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離間陛下耶臣等趣中書
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
上封者稱后不利於聖躬故棄高閑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
外之議以為未可宜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
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廢黜置之別
館俾自省循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為后為
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伏況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
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惴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
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闕爾夫中宮動搖有
大不可者二內外之臣以至戚里皆萌覬覦之心或進女以
希選納或巧事龍姿以結內援則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
紀綱之亂緣故以危社稷可得安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舉事為萬世法苟

因拔廷爭寵而遂廢后則何以書史冊示子孫乎 祖宗已
來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斯大不可者
二也臣切恐姦佞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啗惑陛下
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為人臣者思致
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別館以恐懼修省陛
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
號杜絕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悅豈不
美哉苟為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
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詎不報正支貞録
是云芥淵堆御史中丞孜發訖時闔罪計臺兩月矣當云三司使又淺開前有以議給設眞官都書與不相抵諸郡龍傳云郡行賽議始閉臣義追書門家以齊天下自后無錄求低非書大以不容魏陳氏罷冊騎不奇優狀接驗入肩尸窮子又蕪敕變檢詬親汎氏在明年故不與廢前置別斥分不服將作監丞富弼上疏曰郭
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涌自 太
祖 太宗 眞宗三后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
子孫不能守 祖考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
道奈天下何昔范仲淹為諫官所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
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況仲淹所諫大愜
億萬人之心陛下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
不取也昔莊獻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太弱而莊獻不敢行武
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之使莊獻不得縱其欲陛下
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今陛下既獲安逸忘舊日忠
臣羅織其罪而謫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設發一婦人甚為
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
者此乃唐奸臣許敬宗李勣諂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
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己過今匹庶之
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陛下貴為天子

莊獻垂簾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以色欲之心廢郭后氏不
告宗廟此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
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
實痛惜之昔莊獻太后臨朝以劉從德死恩典太重臺諫曹修
古等以人惡名上章極諫莊獻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貶此四
人然心實惜其去況莊獻纔往陛下亟行召命復與恩例復還
憲署修古雖死陛下加贈典知此者蓋陛下憐其忠耿不避禍
難爾今仲淹所諫又甚於修古等所陳修古等追用而仲淹
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況仲淹以忠直不撓莊獻時
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既居諫列或
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失
雖古先聖哲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
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後何以使臣雖曰
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
福今百執事所為皆一司一局雖常常者皆能幹之是易為
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能者也今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
遷陟而不敢變而仲淹不惜性命為陛下論事而遠貶外郡
臣恐自辟化之皆務為易者而不為難者也陛下一旦有難
為之事不知何人為陛下為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號稱
職依違者為曠職今俯默者已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散地
苟如是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即俯默者可黜訐直者可用
請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內耗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搖擾
蕃鎮觀此已有窺覦之心陛下當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與
臣寮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廢嫡后逐
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不舉則蕃
鎮益萌以窺內外皆亂事勢相符必可集事臣一念至此心

爽乎頤此已然之兆固朴戶之庸說也望陛下審思之明察之驗而已行雖未能悔過臣願陛下急召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成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朝綱復振使苑雖不能殺陛下淺深社稷之憂也臣非苑父黨恐朝廷中聞此令至京師未及陛見忘不出位之責而昧死有聞于陛下者臣實不措一仲淹蓋昔陛下所舉措爾疏入不報上初改元曰天聖議者謂天字於文為二人二聖人者執政以悅莊獻太后也後改明道字於文為日月並猶與天聖義同時仍歲旱蝗執政謂宜有變更以導迎和氣丁巳詔改明年元曰景祐[illegible]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南江浙荊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者鹽歲損所在積貯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於是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荊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謂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奪縣官請敕制置司益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增損予之并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四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七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四之一

景祐三年春正月戊子命知樞密院事李諮參知政事蔡齊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誥丁度同議茶法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時三司吏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度支副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故命諮等更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　壬辰追冊故金庭教主沖靜元師郭氏為　皇后命知制誥丁度內侍押班藍元用同護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停其謚冊祔廟丁酉葬于奉先資福院側鹵簿儀物並用　孝章皇后故事時　上元節有司張燈候乘輿出右正言王堯臣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同知樞密院王拱辰亦以為言　帝為罷幸日張燈　乙巳賈昌朝言臣幸得侍經禁中　陛下每以清閒之燕觀學稽古微言善道取高前聖事在雙日杳隔嚴宸時政記史館日曆及起居注莫得纂述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書筵侍臣出處升絀封章進對燕會賜與皆用存記列為一卷乞送史館詔以邇英延義二閣記注為名命章得象等接續修纂　丙午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夏元亨言閤門儀制自大中祥符中陳彭年詳定後續降詔勅或有重復[illegible]之命學士承旨章得象知制誥李淑同詳定[illegible]閤門儀制十二卷客省條例七卷四方館條例一卷　己酉詔洪州密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　二月庚戌朔詔宗室諸衛大將軍領刺史者其妻遇南郊許奏親兄弟及兄弟之子與茶酒班殿侍未領刺史者止許奏兄弟與下班殿侍　先是　上以三司胥吏猥多

或老疾不知書計詔御史中丞杜衍入内押班岑守素與本
司差擇之[illegible] 已而三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
等數百人輙相率詣宰臣呂夷簡第宣訴夷簡拒之貴又
詣王曾以難言諭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且
言因衍上言致朝廷議欲揀汰又各持料錢曆欲自毀裂肆
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而曾且得其姓名乙外
正貴杖脊配沙門島逢吉等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
其為從者皆勒停[illegible] 丙辰詔翰林學士馮
元禮賓副使鄭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
胡瑗較定舊鐘律瑗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
蘇州薦瑗知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又命章得象
等重定刻漏水秤既而得象等言水行有遲速請增置平水
壺一渴烏二晝夜箭二十一從之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開
封邑偁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僭侈無法室居服玩競為
華靡珠璣金翠炤耀路衢一襲衣其直不翅千萬請條約之
壬戌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制度以聞 甲子命崇政殿說
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 太宗尹京日押字時范仲淹權
知開封府上 太宗所判案牘故令昌朝等編次四年十一
月昌朝等編次成書凡七百一十卷 三月壬辰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秦州張宗象兼管勾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路駐
泊軍馬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自為一路由此始 癸巳許
潞州常州立學 乙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所定鐘律 丙
申詔比訪天下善候氣及曉鐘律之人未有應書者其令所
在更博求之 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上秬黍新尺別為鐘
磬各一架 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者顯昔或
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大兩省大卿監

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
勞賜之 權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請弛茶禁以歲所課均賦
郭鄉村人戶其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
利草木業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
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逾年不悛誠有厚利無
貲能不聞用聖仁恤隱矜救無辜者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
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剝園戶貧困商人使朝廷
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獄犴張名數刻急並元建國以
來法弊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人協計倒
持利權倖在更張倍求奇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
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歲入以景
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
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
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秖收
稅錢自及倍數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
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
臣聞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衰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
有定率征稅無彝准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
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
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
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
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内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
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又
第損十之三歲計已及緡錢四十餘萬榷茶之利凡止五十餘
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
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

加增益刑所增至尠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酒炳然可察 詔三司與詳定所相度以聞皆以為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清臣又嘗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興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謹出令簡條約凡九事 是月李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孫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又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比置之又詔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在所給券徑赴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言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輸五分餘召保立限見會要五年正月今依本志附此） 諮等復言蘇等變法歲損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軍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日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 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illegible]） 詔權停貢舉今夏四月 乙亥許衡州立學 五

月戊寅朔范仲淹言臣頃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絶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託名將有朝陵之行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內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道也伏望聖慈采煩公議且留聖意可矣（仲淹[illegible]） 庚辰購求館閣讎書 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怨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 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 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illegible]）綰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誚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質嘗知蔡州州人歲時祠吳元

汴廟貌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祠塑像而祠之於人至今號雙廟之[illegible] 戊子同知樞密院事韓億言昨蒙宣諭范仲淹嘗欲薦臣臣自歷周行惟偽忠利家嫌過聽擢貴權者夫若其涉朋比之迹結左右之容況臣與仲淹既非姻親又非故舊稱何契義輒有薦論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素無交託伏望曲照孤貴免嬰浮議必若以臣備位無補即進退之際惟陛下裁賜從黜省之 許許州立學 范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正淮南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麤疏漢皇吳主熟聞當毀兩用無猜豈損盛德陛下自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致也請速改前命 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許潤州立學 詔都進奏院自今內外臣僚聽以家書附遞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寬假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靦面目況余靖素與仲淹分疏猶以朋黨得罪臣不可幸於苟免乞從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遂逐之 戊戌貶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脩為夷陵縣令 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物情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乃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

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得言臣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諫宰臣以迕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謂范仲淹須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迕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脩戒諭免惑眾聽因繳進脩書脩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不肖斥若訥也 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以絕姦諛不報而其事亦寢 光祿寺主簿蘇舜欽上疏言臣竊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遍照故先聞愚賤之言擇而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丁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切議恐非出於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已來屢詔群下勸求直言使百僚轉運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嘿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卑賤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

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象慶故當責其公忠安
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兼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
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歎息但覬聖陛下發德音衛所
詔勲予采納下及蒭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右詔榜未
削欺罔成風則不惟掌下遠於千里竊恐治亂安危之事從
見之朔矣（正史兵志載傳及本集並無乙亥詔書洪州今改世敍集法此註以五月二十日詔二十一日見今按景祐元年五月詔皆在五月……何以爲故……當考）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孝仍給田五頃　壬子
許階州立孝仍給田五頃　丙辰以新修樂書為景祐廣樂
記　壬戌禁宗以鹿胎皮為冠　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鄆州立
孝各給田五頃　丙寅禮賓副使鄧保信上所製樂尺亦論
且言其法本漢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詔馮元聶冠卿宋祁同
較定以聞　甲戌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池言文
武官年及七十者乞並令自陳致仕依舊勅與一子官如分
司官給全俸若不自陳許御史臺糾察以聞特令致仕更不
與子官及全俸其已曾自陳有詔特留者不在此限所貴滅
冗員勵曠職仍乞文臣下審官院依舊逐旋供報年幾家狀
赴臺武臣下樞密宣徽院進此其外處以勅到日為始限滿
不陳乞者亦許御史臺糾舉詔牓朝堂　秋七月己卯新作
延寧觀觀本宅中正舊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而建
之初有詔罷修寺觀及是諫官御史以為言　帝謂輔臣曰
此　太后奩中物爾諫官御史欲邀名耶參知政事宋綬進
曰彼豈知　太后所為但見興土木遽近詔即論奏之且事
有疑似猶指以為過民　陛下有大闕失近侍雖不言自亦
俾聞四方爲聖政之累何可忽也　太祖嘗謂唐太宗為諫
者所詆不以為愧何若動不過舉使無得而言哉朝廷已行

之令恤陛下守之而已無令有以取名也　初孫奭領太常
以國朝典禮做唐王涇撰祭祀錄三十卷未奏而卒其子殿
中丞瑜表上之詔送史館　乙酉翰林侍讀學士馮元獻金
華五箴降詔褒答　丁亥工部郎中王軫在祕閣修上所撰
五朝春秋二十五卷特擢之　禁民間私寫編敕刑書及毋
得雕版　戊子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馮
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聶冠卿太常
博士直史館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　己丑以元為
戶部侍郎冠卿為刑部郎中直集賢院祁為工部郎中　庚
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孫沖上所撰五代紀七十七卷
降詔褒答　乙未初置大宗正司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大
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仍賜器幣襃諭令糾較
焉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故於　祖宗後各擇一
人使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關掌表奏皆得專達
先詳視可否以聞（此據實錄……宗正事……）　己亥命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
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同詳定鍾律還盧
多遜家懷州所沒田宅　庚子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
電火起寺閣中燔開先殿及寺舍數百楹　朝廷始議修復
火所焚更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
以恐懼修省此六爻之旨皆以能自戒懼乃免咎責春秋傳
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竊惟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譴告
獨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之意從之　潤州新作普
濟院成詔給田十頃　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七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四之二

景祐三年八月　戊申徙陝西都轉運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沿知渭州先是朝廷將減戍卒就食內地詔與知州部署鈐轄等議沿即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為不可復下經略部署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廟廟之上豈取則小人哉詔從其言奏罷之　己酉詔天下士庶之家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毋得為四鋪作及鬬八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間朱黑漆梁柱窗牖雕鏤柱礎凡器用毋得表裏用朱漆金漆下毋得覷用朱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釦器其用銀釦者毋得塗金非宮禁毋得用玳瑁酒食器其純金器嘗受上賜者聽用之命婦許以金為首飾及為釵篸釧纏珥鐶仍毋得為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其用銀毋得塗金非命婦之家毋得衣珠玉凡帷幔簾幕簾旌牀襦毋得用純錦徧繡宗室戚里茶檐食合毋得覆以緋紅貴族所乘車毋得用朱漆及五彩繪許用黑漆而間以五彩民家毋得乘檐子及以銀骰鐙從婦毋得過二人非四品以上官毋得服金帶嘗受賜者聽服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鬧裝銀鞍其乘金塗銀裝條促結鞦轡者自文武升朝官及內職禁軍指揮使諸班直廂軍都虞候防團副使以上聽之亦毋得以藍為條白皮為鞦轡民庶用毯皮絁紬鞦轡京官任通判以上者許權依升朝官例違者物主工匠論違制工匠贓隸他州募告者賞錢五萬其過百日而不變毀者坐之宣徽院御史臺閤門左右金吾街司開封府舉察上聞乎又詔三司所用銅器及鍮石為飾者毋得塗金

詔并州立學　吏部流內銓詳定內外官條成所舉幕職州縣官自今待制觀察使以上歲舉二人知雜御史閤門使以上二人侍御史諸司使以上一人若止當一人其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即不限人數舊當三人者止當一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判薦舉者始聽磨勘　甲戌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言諫議大夫以諫爭名官為朝廷之選不可以歲月序遷今諫議大夫十二員諸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帶近職者不在茲數若皆以年勞可進恐五七年間諫議大夫員益多望自今擇雅有時望者除之餘止於卿監中遷授詔當除者具履歷資序奏裁　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對齊宣王亦云今樂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　唐太宗聽祖孝孫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皆述樂之至言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造鍾律粗考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說差殊未安蓋阮逸之主分方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未與所聞伏自祖宗已來通用王朴之樂未嘗更易以至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如也須藉蕭安加磨錯遂會李照至關謂其音未諧陛下再加練覈許之改作洎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舛差造律則又圍徑乖古保信續上新法亦復長黍未合遽欲祖宗舊樂遽用已久得者徇一臣之偏議於數朝之同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歲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不唯有傷國體實亦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若今之速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絲

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就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垂久強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此陛下與左右大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弦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爲其所急在理爲長請下有司且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施用　二年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　九月丙子朔司天監丞邢中和上所藏古今天文格子圖　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及從官賜宗室黃器幣有差時儒臣多爲賦頌以獻者　許絳州立學　丁亥詳定黍尺鐘律丁度等言鄧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

黍長爲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闊推以算法類皆差殊不同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黍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鍾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區鬴亦率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衔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爲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衔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

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則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請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興尚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寸袤一寸禮記布手爲尺淮南子十二粟爲寸孫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衰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爲義歷世相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墝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勖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爲晉之前尺勖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

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勖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爲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窃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之器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校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載寖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歷代尺度屢有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圍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

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
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
手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
知矣況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加劉歆術業之博祖沖之筭數
之妙荀公曾之詳密既合周尺則最爲可法謹按隋牛弘
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調鍾律以均
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
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
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公曾所用西京銅望臬者蓋
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爾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
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
之銅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
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
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爲　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
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
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
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
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　太祖朝更
易其逸瑗保信　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又
逸瑗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
疏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
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景表尺
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鍾磬考定音之高下以
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
漢志古錢分寸參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謂宜準景表
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

總領較定詔乃罷之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
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一周尺與漢志劉歆銅斛後漢建武中銅尺晉前尺同二晉田父玉
尺與梁法尺同比晉前尺爲一尺七釐三梁表尺比晉前尺爲
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四漢官尺比晉前尺爲一尺三分七
毫五魏尺杜夔之所用也比晉前尺爲一尺四分七釐六晉
後尺晉江東用之比晉前尺爲一尺六分二釐七魏前尺比晉
前尺爲一尺一寸七釐八中尺比晉前尺爲一尺二寸一分
一釐九後尺同隋開皇尺周市尺比晉前尺爲一尺二寸八
分一釐十東魏後尺比晉前尺爲一尺三寸八毫十一蔡邕
銅籥尺後周玉尺比晉前尺爲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十二宋
氏尺與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同比晉前尺爲一尺六
分四釐十三太府寺鐵尺制大樂所新造尺也十四雜尺劉
曜渾儀土圭尺也比晉前尺爲一尺五分十五梁朝俗尺比晉
前尺爲一尺七分一釐太常所掌又有後周王朴律準尺比
晉尺長二分一釐比梁表尺短一釐有司天監景表尺比晉
前尺長六分三釐同晉後尺有中泰尺亦制樂所新造也
己丑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　賜
河南府新修大室書院名曰嵩陽書院　庚寅以潞王舊宅
爲崇慶院舊崇慶院爲殿前都虞候廨舍昭成太子舊院
爲開封府司　辛卯召輔臣至邇英閣觀講書　詔淮南轉
運使歲一詣闕奏事先是罷發運使及歲入奏計至是祠部
郎中楊告領轉運使兼發運事請復之　壬辰以鎮江節度
推官阮逸爲鎮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鄉貢進士胡瑗試
校書郎初召逸瑗作鍾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恩
而遣之　乙未以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國
子監直講王宗道太常博士國子監說書兼丞事楊中和並

爲睦親宅講書仍兼國子監講説睦親宅講書始此　冬十
月乙巳朔國子博士周越爲膳部員外郎知國子監書李越
上所纂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名曰書苑凡二十九卷特
除之越起弟也　甲戌命知制誥王舉正看詳編排三館祕
閣書籍　新作朝集院成詔常參官並以至闕先後爲次非
山川廣代還及服闕人無得占般家位仍令三司御史臺檢
轄之　辛酉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上所集天聖廣
燈録三十卷請下傳法院編入藏經從之　乙丑御崇政殿
觀三館祕閣新校兩庫子集書凡萬二千餘卷賜校勘并管
使臣書寫吏器幣有差遂賜輔臣兩制館閣官燕于崇文院
十一月乙亥朔　許江州立學　戊寅保慶皇后崩始上
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祐扶侍恩意勤備性慈仁
謙謹寡過帝嘗召其姪永節永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使

宋六三　七十七之二　一

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儻小官可也乃並命爲左右侍禁莊
獻崩后嗣享尊號　上奉侍稱臣　后固辭之又歲奉緡
錢二萬助湯沐　后復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　上
不從　上未有嗣　后從容勸　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
英宗自宮邸未齠齔養　后所后無疾而終殯于皇儀殿勅
知樞密院事王隨爲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爲　后服緦麻
帝改用唐武后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
而除不視前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　御素紗巾襆
淺黃袍黑華帶　奠虞主祔　奉慈廟始復常服內出緡錢十
萬佐園陵費上謚曰莊惠祝冊文並稱孝子嗣皇帝　戊戌
舒州團練使楊景宗爲成州防禦使景宗　太宗后從父弟
也少蒲博無賴客京師坐罪黥隸致遠務　后入宮爲美人
物色得景宗奏脫兵籍授以官景宗性麄率於是入臨皇儀

殿被酒謹譁右司諫韓琦請治其罪上以　太后故不欲重
與但出景宗爲兗州部署　己亥進封乳母崇國夫人許氏
爲齊國太夫人尋又加號曰永聖保壽　十二月戊申詔宣
徽劄子非經通進銀臺司毋得直下諸處初龍圖閣直學士
李紘領銀臺司具言宣勅劄子皆不經本司封駁之職遂廢
不舉請用舊制申明之　己酉西平王趙元昊落起復　庚
戌詔睦親宅講書王宗道楊中和赴北宅講書　丙寅戶部
侍郎知樞密院事李諮卒　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
右僕射謚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常若閑暇吏不
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以遏僥倖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
數　上前號爲稱職初三班使臣七年乃磨勘李迪再入相
奏減二年諮請自詔下經七年磨勘後乃用新制事雖均
然衆頗怨之　丁卯奉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知樞

宋六三　七十七之三　八　二〇四

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
郎章得象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爲人莊重度量宏廓初爲楊
億所稱以爲有公輔器或問之答曰閩士多輕狹而得象渾
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
萬而酣寢自如它日博勝得宗諤錢一奩數月博又負
即以奩歸宗諤緘識未嘗發也在翰林十二年恬然自得
莊獻太后臨朝宦官熾横　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
必正色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焉　趙元昊自制
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曲屈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
私改廣慶三年曰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陷瓜沙蘭三州
盡有河西故地將謀入寇恐唃廝囉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
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
相通路（沙州中元昊拔其地嘗乞先創造蕃字備居一樓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

由憲州詣五臺山禮佛入界國史載所遺書乃改元大慶 大慶二年元昊遂改大慶曰延祚 延祚元年今從國史以別名 晉州改元大慶則晉
初厮囉娶李立遵女生二子曰瞎氈曰磨氊角氊又娶喬氏生子曰董氊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為尼置廓州錮其二子瞎氈及磨氊角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出奔瞎氈據河州磨氊角據邈川城撫有其衆厮囉不能制元昊間厮囉二子怨其父因以重賂間之比陰誘諸酋豪而溫逋奇之子一聲金龍者擁衆萬餘陰附元昊厮囉勢蹙更與喬氏自宗哥西徙歷精城元昊益得自肆矣 篆文官王文盛言于少府監曰在京權料院印多偽効之以其奏曆者謂宜鑄三面印圓其制而向闊二寸五分於外圍周匝篆紀年及權料院名凡十二字以圍篆十二辰九十二字中央篆正字上連印鈕令可轉旋以機穴定之用時月分對年中至建十二月自寅至丑終始循環每改元即更鑄之去若此使姦人無復措三百其巧矣少府監以奏詔三司詳定請如文盛言文盛又曰舊例親王中書印各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開封府方二寸節度使寸九分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寸八分半防禦團練使轉運使州縣印寸八分況印各各上下寸七分皆闊寸六分雖各有差降而無令式以紀其數詔從其言著于令據本志在景祐三年今附此本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七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五

景祐四年春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 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詳定茶法所請自今商人對買金實茶每一百貫六十貫見錢四十貫許金銀折納從之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蓋始於天禧三年 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 乙未詔應祖父母父母服闋後不以同居異居非祖父母財及因官自置財產不在論分之限又詔士庶之家應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得析居若期尚遠即聽以所費錢送官候葬日給之[illegible] 二月己酉祔葬莊惠皇太后于永安陵之西北隅 初殿中侍三百六十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禖下禮院定庚戌禮院上其儀詔從之甲寅詔禮部貢院自今年三月一日申請貢舉其舉人到省以十一月十五日為限先是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舉人有親戚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父祖遠官本州二千里宜敕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詔兩制議而翰林學士丁度等言宜舉格制以五月一日申請十月二十五日上名于省若二千里而移試或有不及願稍寬其期聽如昌朝說故條是詔自是諸路始有別頭試 己未祔莊惠太后神主于奉慈廟 甲子賜御史臺冊府元龜及天下圖經各一部 乙丑置赤帝像于宮中以祈皇嗣 賜常州學田五頃三月甲戌朔以崇政殿說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賈昌朝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王宗道並為刑部員外郎國子監直講趙希言主客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楊安國並兼天章閣侍講

須內殿起居比直龍圖閣而班直館本官之上天章閣亦准此
講自此始元年正月五日再追復秘書少監盧多遜為工部
尚書妻京兆郡太君鄭氏為京兆郡夫人以其子水部員外
郎察援赦自陳也　群臣多獻祀高禖賦頌　已而各賜勑
書獎諭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王洙亦賜緋帶職京官降勑書
自洙始也　丙申內出　兆惠太后閣金千餘兩市莊園即舍
以給萬壽觀時於萬壽觀建廣愛殿奉安　莊惠御容故也
先是詔從段少連所請尚書省官帶內外制及兼三司副使
不赴集議者以違制論集賢校理趙良規以為不可上言曰
國朝故事今勑儀制別有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著位
視品與前朝異同無在朝叙職入省叙官之說若全不論職
則後行員外郎兼學士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比駕下知制
誥待制入朝與侍郎同列入省分廁散郎員外郎任三司副
使郎中任判官並同為參佐入本省為正員所以舊來議當
集尚書省官帶職者不赴別詔三省悉集則及大小兩省內
朝官悉集則及學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它官則諸司三品
武官二品各次本司長官故事尚書省官帶知制誥中書省
奏班簿具於尚書省御史臺了不著籍故有絕曹之語又凡
定學士舍人兩省著位除先後入外若有升降皆特出朝旨
豈有在朝入省迭為高下詔御史臺禮院詳定久不決於是
判禮院馮元等奏曰會議之文由來非一或出朝廷別旨或
徇官司舊規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集學士兩省者常者容
有內制給舍中丞集學士臺省及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卿
監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諸衛等諸事有大小集官有等差率
繫詔文乃該餘職段少連以太常易名之細考功覆議之常
誤謂群司皆當會集帶列為具奏舉以觳科遂使絕曹清列選

二三八　三

入本行分局當員略無異等請自今除集南省官合或
事緣臺諫大臣特勑判兼及三司臺寺即依舊例御史臺別奏
去今尚書省官任內制者係臺省之籍無坐曹之實論職官
之言不為絕曹者設豈可受祿則繫官定位議事則絕曹為
辭凡王旦王化基趙安仁晁迥杜鎬楊億皆嘗預議於尚書
省故相李昉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日屢經都省議事散騎常
侍徐鉉見江南舊儒所說次第略同又議大事僕射御史大
夫入省唯僕射至廳下馬于今行之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
會議列狀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張恐非通理禮官具言曰
所云不有長安尚書制度雖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廷既殊
班列入有司職易尊卑是以朝省無從我官職分二事也而
制近職若有事議而云絕班不赴非所以求至當且知制誥
中書省奏班簿是謂絕班翰林學士亦知制誥不絕班簿此
因循之制未為確據緣絕班有例而絕官無聞一人命書三
省通判而都無所繫止為條職豈命官之理今取與故中最
明一事足以質定祥符五年僕射上事儀絕班之官別題著
列不與本省官同在迎班請凡會議省官帶近職者別作一
行而坐自為序列非以相壓若詔兩制臺省諸司衛官畢集
則各從其類自作一行書議如其次詔尚書省議事應帶職
官三司副使以上並不赴如遇集議大事令赴別設坐次
戊戌翰林學士丁度等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五月朔
入閣因讀時令尋復問禮官朔日夏至入閣可否皆言五月
朔朝會合唐舊制雖是大祠比冬至圓丘禮成受賀在質明
後無嫌然按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閉關靜聲不賀之說郎元
成據樂緯春秋說夏至有前殿從入能作樂後漢書行其儀
今入閣讀令既為嘉禮在朔與假本無所礙惟夏至則經義

廿八　三

有妨或自聖裁約用漢法詔改以七月朔入閤讀時令等又罷 判鴻臚寺宋祁言請自今外夷朝貢並令詢問國邑風俗道塗遠近及圖畫衣冠人物兩本一進内一送史館從之（[illegible]） 同知禮院吳育言魯藏禮文故事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爲一代之法從之（會要四年補） 壬寅詔廣桂容三州通判在任物故者如廣南知州例與一子官 夏四月乙巳譯經使呂夷簡上所定景祐法寶新錄二十一卷 賜宣州學田五頃 丁未詔學士院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一道時將作監丞富弼獻所爲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爲詩賦辭上特令試策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illegible]在五月書） 甲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罷爲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罷爲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宋綬罷爲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蔡齊罷爲吏部侍郎歸班天聖中曾爲首相夷簡參知政事曾甚謹曾力薦夷簡爲亞相不幾曾罷夷簡爲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爲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傾迪乃援曾入使樞密不半歲迪罷曾即代之始曾久外有復入意綬實爲曾達意於夷簡夷簡即奏召曾又將以曾代迪綬謂夷簡曰孝先於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綬曰公已位昭文勸孝先以集賢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請用曾爲首相 帝不可乃爲亞相既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堪論議多不合曾數求去夷簡亦屢請罷 帝疑焉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納知秦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 帝詰夷簡至交論 帝前

夷簡乞置對而曾言亦有失實者 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間附曾故并綬齊皆罷初命曾以左僕射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乃以學士院貼麻加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蓋僕射典州當去判不當去知翰林學士丁度失之也（[illegible]）（[illegible]） 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爲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堯佐並爲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嘗密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韓億三司使吏部侍郎程琳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石中立並爲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左司郎中王鬷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乙丑召宋綬入侍經筵 閏四月乙亥知徐州李迪言所部滕縣與兗州接境欲因行縣祠岱嶽并至景靈宮祝聖壽禱皇嗣上謂參知政事韓億等曰大臣當詢民間利病以分 朝廷之憂祈禱之事豈爲政耶詔止之 知制誥丁度舉正以宰臣陳堯佐之壻引故事避嫌 戊寅改爲龍圖閣待制 上封者言比歲三司副使不問才否例遷龍圖閣待制恐有濫恩請自今別議補授 庚辰詔三司副使歲滿當遷者勿以例除臨時聽旨 賜故將作監丞張唐卿家錢五萬帛五十疋米麥各五十斛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通判陝州某於吏事如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同葬之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時攝州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偶奏釋之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 光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用許得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

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以非幸其死也　五月壬寅朔蠲鐵冶副使兵部員外郎陳貫為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用閏月庚寅詔書也（張師正倦遊錄云陳貫…[illegible]）

[illegible]

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馮元卒特贈戶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兩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為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與孫奭俱名大儒凡議典禮多出二人然論者謂元所陳但務廣博不如奭之能折衷也（[illegible]）　庚戌美人俞氏生皇子　上以諭輔臣王隨等皆再拜稱賀遂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降徒流流以下釋之是日皇子不育（[illegible]）　丙寅有芝生于化成殿柱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翌日儒臣並為賦頌以獻　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於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聞瑞諜則意安觀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聖人垂戒之深其旨斯在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為重一政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應之至於珍祥奇瑞雖陛下仁愛所感亦乞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昊穹降鑒荅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蒙陛下慈惠之澤自然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永僕上瑞之

報也　澧州逃卒匿民家傭以自給一日詬告民家事覺殺神城殺人十二以祭州捕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詔遣御史臺推直官方偕就劾偕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亡狀事遂辨侍御史裴行偕莆田人也　六月甲戌命禮賓使白仲達入內供奉官蘇紹榮奉安　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景德中嘗即寺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易以塑像更命新殿曰章武　戊子以御製神武秘略賜河北河東陝西緣邊部署鈐轄知州軍每得代更相付授始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傳請纂集其要賜之　上於是作神武秘略九三十篇分十卷仍自作序焉　甲子皇　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宗實特遷右內率府率宗實汝南郡王允讓第十三子也生四歲養于宮中時方六歲　丙申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自今封彌謄錄如禮部從左司諫韓琦之請也　又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釋又疑混聲與重疊出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混聲及重疊出字皆於本字下解注之　戊戌杭州言是月乙亥大風江潮溢岸高六尺壞堤千餘丈詔遣中使往致祭　秋七月乙巳詔御史臺主簿自今滿二年與改京官　始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會乙未赦書除責授從保信聽居舒州既遭母喪於是許歸齊州持服諷日飲酒自縱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為時號東州逸黨顏太初作逸黨詩以刺之而姜潛亦嘗貽書以規其過潛奉符人也　戊申有星數百皆西南流其最大者一星至東壁沒光燭地久之不散已而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己未詔令

官犯私罪情輕欲鎖廳應舉者聽之　辛酉詔三司出錢十
五萬兩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路助糴軍粮　知城州蔣
堂言太子中舍致仕齊勃家有子鄭為判湖南路提點刑獄
唐為吉州司理參軍執家與其妻年高居里中而唐乃累任
不歸請除唐隣近一官以便侍養詔唐使歸寘鄭不問鄭會
稽人在湖南能任其職澧州鞫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鄭
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不取以為功平陽縣
自馬氏時稅民丁身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
敢束髮鄭奏悉蠲除焉唐既坐責雖寘鄭不問然士論薄之
八月　甲戌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　甲
午詔天下常平倉錢穀自今三司及轉運司毋得借支　戊
戌許華福二州立學　九月庚戌詔閤門於紫宸殿垂拱殿
刊石為百官表位　戊午判鄆州王曾言請如馮拯判陳州
例錢穀文字免簽書從之　庚申詔諸司使副至三班使臣
任川廣而合該選官者如京朝官例許三兩月前申發磨勘
文字　丙寅三司言東頭供奉官錢遜奏信州鉛山產石碌
可烹煉為銅今池饒江三州錢監並闕銅鑄錢請遣遜與本
路轉運使試驗以聞從之　丁卯御邇英閣讀唐書因詔唐
書列傳止取事義切於規戒者讀之　冬十月甲戌御邇英
閣讀正說謹罰篇述後漢光武能略輕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
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
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　丙戌
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　帝曰尸子言君如杅民如水何也
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圓若民從君之好惡是以人君謹所
好焉　甲午邇英閣講春秋　上曰春秋自昭公之後魯道
陵遲家陪用政記載雖悉而典要則寡宜刪去其繁止取君

臣世教事節講之因詔宋綬等曰春秋經旨在於獎王室尊
君道並明作傳文義甚博然其間錄記異則不若公羊穀梁
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傳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今先上明
所記事稍近詞及陪臣僭亂無足勸誡者皆略而不講　癸
巳翰林學士李淑請並其父樞密直學士若谷下詔從淑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言開封府進士章仲昌鄉里
疎屬無藝業近聞訟訴發解不公事請牒歸其家從之
時鎖廳應舉人特多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國子監及諸州
不在焉及出榜而宰相陳堯佐之子博古為解元參知政事
韓億子孫四人皆與薦者故嘲謗群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
基與直集賢院韓琦具言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十一月己亥朔中書言虞部郎中曾傑九月七日請致仕十
月七日降勅錄其子九齡為試校書郎而傑以九月二十五
日卒屯田郎中唐晃四月二十二日請致仕五月七日降勅
錄其子鑑為試校書郎而晃以閏四月十一日卒當追還所
錄恩詔特與之　太常丞集賢校理判鹽鐵勾院同修起居注
葉清臣上所著升平衆要十篇壬子命為直史館　己未出
內藏庫紬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　十二月壬
申以右諫議大夫李允元為給事中知同州初　上欲除允
元兼集賢院學士執政言故事經科出身雖官至給諫無帶
職者遂罷之　給真定府滄州學田各五頃仍詔自今須藩
鎮乃許立學它州勿聽　甲申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壞廬舍
覆壓吏民忻州死者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百
五十五人畜擾死者五萬餘代州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
千八百九十人知忻州祖百世都監王文恭監押高繼芳石
嶺關監押李昊並傷而前忻州監押薛文昌并州陽興寨監

抑苦堅皆死詔賜百世鹽又文昌之家錢各十萬又非繼芳
吳各五萬其軍民死傷者皆賜有差自是河東地震連年不
止或地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狀一日四五震民皆露處乙
酉命侍御史程戡往忻州體量安撫　今司諫韓琦上疏
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論誠也
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咎子韋稱君有至德
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
虧蝕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
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微也臣伏覩鄉者興國寺雙閣災延及
開　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以熒行蓋
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其猶影響諒匪徒然當是時臣
謂陛下宜虛佇以求直言側身而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盡其
僥倖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姦匿之源旌別賢愚搏節財用
抑冗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
於必行斯所以念　祖宗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
春三京以謹放宥走群望以禱祠祝內自禁掖外及寺觀並
與齋醮逮越晦朔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　上聞即命使軺
就宗法供頓救近塞徼接殊鄰豈無間諜之人往還祈禳之
事徒彰自恐或誚無措雖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
於消伏災告之道則猶未然夫弛刑綱以緩頑悖之民損國
貲以奉游墮之輩將欲召丕凱感靈心延福却行以求明禱
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昭矣臣竊恐陰情惜己不能獻忠盡
言使陛下當以禮緇黃薦牲幣為脩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
上負陛下遇災思改之意哉且地震者女謁用事臣下專政
之應也今震在北或恐上天孜孜譴告俾思防虜之為患
乎亦望自今而後務在嚴勵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
帥柔去懦武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怠之卒豐廩賞以增儲備
之具或曰今夷狄守盟約甚固奉朝廷有禮初無釁隙保不
驟動未可生事以疑戎心此寬陛下宵旰之憂可也為國家
之計則疏矣伏除琦復上疏言近聞大慶殿及諸殿復建道
場及分遣中使遍詣名山福地以致精禱臣以謂陛下悦從
常禮不得已而為之是亦違當畏之深旨也臣竊以天垂秋
象地見災祥前世之君覩之感悟以為禳祈之法則必徹樂
減膳修德理刑大則下詔以求讜言側身而避正殿是以天
意悦穆轉為福應願陛下法而行之後恐此後宮中或有宴
飲之事欲望比於常時稍用減節不獨仰奉於天戒斯實上
安於聖躬臣子之心所以昧萬死而獻言者正在是也且大
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
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
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祖
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李綱諫曰前殿正寢非
命婦宴樂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高祖納
之目今移于齋徒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
別所安置惟陛下特齋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給徐州
學田五頃　庚寅龍圖閣學士張逸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縣鄰長殺人誣道旁行者影吏
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
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會
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粟減價以賑民初饑
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関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
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發擾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
復其業報可　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

靖監泰州稅吏陵縣令歐陽脩為光化縣令 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此上諭執政令據傳附當考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儼者災戚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沱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乃得免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 上開說 上意解乃已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五十三口一千五百九十二萬五千五百二十七客戶四百四十三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口七百一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九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安威懷龍皆即舊堡鎮偽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以嵬名守全張陟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典文書以成逋賞都主蕃學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自河北至卧囉娘山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千靈州川千人為鎮守總十五餘万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劃十六司于興州以總眾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七十九

仁宗皇帝紀十六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　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見戊戌以來災眚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視法而尊乃有躔離流溢之異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嚴豐上帝宜荷介福翻致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存敬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存須先幾豫慮以啟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緣微驗著播揚剛德固執主威除錯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果咸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群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猜盛年穀且飢之非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御殿已而盜壞　宗廟鈕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暫回睿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禔務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何策周安假有飢窘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間可任之將誰懽令擅恣可防之歟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御之之慮得不素具於胸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倨伏惟陛下念爵賞與刑罰之權雖聽群言　決衆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愆宣王成周之良遇災側身故

能感微神祇收還災怒四沴須爲太和化已來爲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告日著中外莫聞而罪己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訪委遠天戒虛而未答踰時越月群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設齋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爲聖慮竊恐消伏之間未爲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遠爲宴安不以歲之豐爲豈使流亡艱難並得有執各有所懷庶幾天下條貫整然矣見惟陛下留神省閱 甲辰詔 丙午以災異屢見下詔求直言曰朕躬之闕遺執事之阿枉政教未臻於理刑獄寬於于中在位殘賊之人効官舍非之吏御史諫官百僚密疏以陳悉心無隱限半月內實封進納朕當親覽靡有可採善而行固非虛飾此詔實錄本紀俱係甲辰會要則以爲十二月初集百言續法云正月月日也會要以爲十日是讓張方平集亦上言亦云丙午詔書乃云以書其詳具書寧正月戊戌湖無戊寅初改見補商時上一不讓王州判兒尋實錄本紀所以脫也此詔言美一州詳諸所言辛則不肯順行也 庚戌命翰林學士丁度等權知禮部貢舉 乙卯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廬舍城壁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夷狄款附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從致變之作返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實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夫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倚任近習而不省政事乎朝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任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

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 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懼之色臣以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痛恨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譴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擠羅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霈發明詔許群臣皆得獻言初聞之踴躍欣抃旬日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効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禍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賜人無節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傷蕩則政事不親傷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 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 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 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

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遴擇昨王旼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越
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旼庸材
謟非輔相之器降附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
此亦天意愛惜我 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
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
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
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
也賈似匈奴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
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
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援建置欲其緘默不
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
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
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
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之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
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illegible]
[illegible] 內侯詔曰比者善氣弗効陛旨賽
見地大震動雷發不時推原天譴之所由豈吏爲貪殘苛虐
使然年歲饑而賦斂繁急與或受賕弛而直下情壅蔽以乖和
致戾歟轉運使提點刑獄其按所部吏以聞 宋邦乂上疏
曰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奏請可否以佐上操決則百
度又寧一人尊強竊費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決斷
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皐陶家家如后稷尚且不可況有
託國威而肆然竊公爵以植恩者哉臣請粗陳其要且如陛
下自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爲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如自欲
有所黜去大臣以爲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
政不在君昭然可見矣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累加裁詰以使

中材之人料時之如此欲自結於柄者還附於權貴欲自徇
於公者又入於私門威柄寖移人心何繫此將來可慮者一
也臣聞忠臣之事君造膝而言詭辭而出所以啓沃忠也陛
下亦宜隱秘其語保全其人儻漏露姓名則爲所讒刺者皆
切齒而思報矣與訛造謗不退不止一旦羅患而後來者傳
以爲戒皆苟容偷合背公入黨與陛下雖有忠直之士朱紫
雜揉誰肯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挈仇以授敵人
自閉其耳目也臣比見並事已驗於前伏望深思大易失臣
之議無襲春秋傷賢之狂此將來可慮二也臣伏惟陛下
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選良家存進賢求多斯子孫
之福伏望諫示敦戒昭判貴賤使上下有制不相踰越讓謁
毀間明垂防禁數詔后妃習知謙退和柔之懿無令僭妬得
肆其中此將來可慮三也諫官御史本以選進轉充憲肅權
綱爲天子之耳目也今則不然有勢者其姦如山結舌不問
無援者素疵吹毛飛文愚詆未及滿歲已干宰司希兼職以
求進欲矣如此則宰司有失諫官御史皆爲陛下盡言乎臣
故曰諫官御史由宰司之進拔者非陛下之利也夫輕授重
責雖以得人但賞不罰難以肅下今若令居是官者終歲不言
乃言而不當並不任職退抉持私意有所回隱坐故縱詐不
畏強禦議論嚴正者陛下自意擢之無令有司得與此亦救
阿黨之一也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人存則政舉人亡則
政息苟使天工持柄于上群臣竭職于下如臣前所陳者大
獄緩務將交修用衆矣安有政不舉理刑罷協中乎至於海
縣浩然宦不悉言蓋察處無狀或貪旨公行或民窮無訴或
事紛未治大且抵死小則遠宦案帑一下交手受械事輕人
未足懲災變而關國體乎要必災異之後政教之本在朝廷

君臣之間耳臣聞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足自行天之感物
不爲僞動今陛下赫然自反已降德音詢臣將畢精極慮所
事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然臣尚有所慮者今
臣下準詔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有所觸犯
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卵指宴飮則直曰酒池肉
林伏望陛下納汙含垢一切裁赦洪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
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愈光大矣　上封者言自變茶
法歲輦京師銀絹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
商旅非便內外命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直
集賢院韓琦與三司別議之　直史館蘇紳上疏曰星之麗
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氣所感先示
其象陛下既祇畏天戒則宜推原其本而預修其備若生民
之疾苦未復郡縣之刑辟未平者願推所以拯卹之在位有

背公懷私害直醜正相爲比周不顧廉節者願思所以懲邪
之據名藩專使領有因循亡効守邊防擁重兵有方略不聞
者願議所以更置之西北諸戎久恃信好有強悍自恣輕蔑
慢上者願求所以伐其謀左右近習久處親信有狎侮不戒
怙寵恃恩者願思所以杜其萌草澤無士有負非常之才而
上不知知而未用者願思所以觀其行盡其能凡此數者幸
留聽而察焉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體其有越陰之分侵陽
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是也今大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常分乎朝廷事無
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一二大臣平居
之日所宜辨論官才使陛下周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則
可以隨才而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恩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
也今則不然每一官缺但閱其簿歷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

有所更故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廉恥不立恩命
未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　祖宗時推用要官惟才是
用臣下莫得先知不牽制于一切故被擢之人咸思自厲此
無他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雷者天之號令所以
開發萌芽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崇寬
大順春令則應節而動於冬今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
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
凡朝廷事無鉅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
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
者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漸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
警之欲陛下先事爲備所更是陽有而雷譴至矣　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
昔杜欽有言子爲父陰臣爲君陰妻爲夫陰夷狄爲中國陰
臣以今日之事推之陛下嗣位十六載尚虛儲宮宗室諸幼

無所用事子之陰不能沴父也中宮柔順不妒外朝戚里族
屬不交以政妻之陰不能沴夫也四夷讋服邊候不聳夷狄
之陰不能沴中國也獨大臣秉政專制刑爵陛下馭臣之術
未合治體臣謂此正臣之陰爲沴爾陛下纘御之始母后臨
朝天資仁孝推而弗有天下之人不以爲過知陛下奉先
志而尊母訓也明道以後政歸明辟進退輔弼廢置閹寺杜
私謁禁斜封當此之時天下之人翕然傾心知陛下勵於昔
而顯於今也然患在持之不久未能勵精庶政遂使招權之
人日窺月伺乘上寬仁有用于下陛下猶臨朝淵默垂拱仰
成事無大小有議皆可使輔相之臣竭忠無私皆如蕭曹房
杜則可一有不及才或非倫則誤陛下事多矣臣聞王者之
所以操制六合撫有萬民者在握刑賞之權不授人以柄而
已故舉一善有爵祿之賜黜一惡有斧鉞之誅使人尊如天

親如地仰其明如日月畏其威如雷霆今則不然有一進擢
則曰宰相其人之親也舊也宰將其門而善者也故 抑黜
則曰宰相其人之嫌也隙也跡疎而不被其遇者也爵賞刑
罰陛下所有也比及於人則天下之人族談胃然不曰自陛
下出而曰由宰相得非臣陵之漸而易天地之序者乎此非
一日之事也堅冰之漸其來久矣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
使正而專猶且震況專而不正安得不潰陰陽之氣而致天
地之變乎此地震之所由至也昔 祖宗臨御親攬權綱進
賢退不肖發在宸斷孜孜求治朝夕訪對抓臣下士皆得納
忠小大之事無不知刑賞之行無不當今陛下昕夕視朝僅
了常務未嘗講議大政考求得失書曰燕居深取穆清未嘗
延召多士諮諏未悟此陛下所以馭臣之關而執事得以阿枉
在位得以壅蔽也臣願陛下用天之高明剛健法 太祖之

十九

八

英武肅果 太宗之神睿聰察 先皇帝之精勤哲明然後
官人以材如周文以法繩下如漢宣招諫達善如文皇若此
何攘災患之不消禍變之不彌哉 校書郎張方平陳七事
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
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 御史中丞張觀亦言承平
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
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 實錄本紀工月畢先 求直言詔事漢畢傳
言正月詔求直言蘇紳傳云星流地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 天韓琦家傳論宰輔疏亦不陛下引咎旬求讜言而字看臣 傳文云肯比疏蕭地震會詔求直言遂上疏是月必有詔也 寘鄒本紀罷良之臣壹先用保邦集奏議所上月日是是仍 取王氏會要部文具載於王月九日蘇舜欽等所有貫日書 追消其日衛蘇紳東清臣表方平張衆事例少消未附見
二月戊辰朔詔天下貢舉人自今止令逐州解頭入見時衆
人群見進止多不如儀而民有姝伎隆高推志者又輒闌入
殿庭獻封事也 舉人進止多不如儀 事見司馬光記聞增入 庚午詔曰今後日御

前欺說事用蘇舜欽之言也 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 右
司諫韓琦上疏言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猶咨于
岳選于衆不敢以獨鑒自决于上必命衆而舉之始居其位
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衆以爲非才上獨
以爲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衆功盡考者
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
丞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善
除任性褊躁傷體朝堂之上不聞長材遠略仰益盛化徒有
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辭貽誚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幾涉周
星安卧私室備禮求退方矣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
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
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而求假告都
無省愧之心因寵遇上奏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

十九

八

向奇

稍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
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
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
運使兄程琳任三司使日曽定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滿
出剩而帳曆憑由不能依限結絶尚稱不應酬獎條勑保明
之官已重寘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爲欺罔聖明參
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不以資叙回授兄綱將朝廷要職從
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
今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
者踈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爲不善更
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執政之進居近署其領常務事尚不能
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爲人所稱處于翰墨之司固當
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況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

星流隕躔次不順河東地震陝西饑疫至多雖歷代所言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雷震寒燠之序不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燮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從陛下引咎數詔詞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敕天下備責刺史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為過不在己泰然自處于皋夔稷契之右臣僚欲齋陛下之德乞須前詔于天下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不從若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矣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寖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斯天責可消而福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為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　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附庸臣忍其隳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之又況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鉞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其瞻之望於己非私也於彼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為在位壅蔽思開發睿明以濟昌運無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誣訐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為臣言不詳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為輔弼等前件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于狂妄則誅戮貶竄之罪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著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群議　上嘉納之　三月戊戌朔門下侍郎平章事王隨罷為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戶部侍郎平章事陳堯佐罷為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韓億罷歸本班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石中立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初呂夷簡罷密薦隨堯佐二人為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己下者用之覬他日　上意見思而復相己及隨與堯佐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被疾在告詔五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為養病坊之語又轉運使王彬求二路於隨隨以鬧閣命訶罵之一日隨方　堂吏白事忤意隨食未及下咽而遽斥之其子其面中外取笑會災異仍見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者俱罷[illegible]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張士遜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戶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盛度加宣武節度使檢校太傅度位本居得象上而得象超為宰相故度亦特遷秩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鬷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李若谷並

爲參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王博文龍
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陳執中爲右諫議大夫並
同知樞密院事　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　上未即聽琦又
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胥偃宋
郊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晉所用者王曾
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図任也　上雖聽琦罷
王隨等更命士遜又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
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　上謂曰往者　太后臨朝群臣邪
正朕皆嘿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
此也（夷簡又薦士遜殊誤 舜欽默錄當考）　戶部尚書知應天府夏竦爲三司
使　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宋郊爲翰林學士　上初欲用郊
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知制誥除執
政者乃先召入翰林左右知　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
李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　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
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　上弗爲省他日以諭郊因改名庠
（庠硬絲甄晉之）十二月　庚子吏部侍郎參知政事程琳加尚書
左丞　辛丑安德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爲宣徽南院
定國節度使依前知樞密院事　乙巳翰林學士李淑爲翰
林侍讀學士仍罷判禮院避其父若谷執政也　乙酉許潁
州立學潁非藩鎮也於近詔不當立學知州蔡齊有請特從
之　甲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乙卯試諸科丙辰試
特奏名庚辰賜進士楊州呂溱等二百人及第一百十人同
出身特奏名一百六十五人同諸科出身及爲諸州長史辛
酉賜諸科四百十四人及第并出身其特奏名被恩賜者又
九百八十四人瓊林苑初賜大學箴先是　上以開封所解
鎖廳進士陳博古等嘲謗籍籍詔博古及韓億四子并兩

家門下士范鎮宋祁試卷皆罷考鎮成都人静眉山人考官
奏鎮静實有文久馳聲場屋非附兩家之勢而得者乃聽考
而降其等級鎮禮部奏名爲第一故事禮部第一人賜第未
有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吳育歐陽脩殿廷唱第過三人
亦抗聲自陳鎮獨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
言衆以是賢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
州還朝與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
名世也　夏四月庚午詔天下州得連用　真宗皇帝藩邸
舊名　癸酉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始博文爲三
司（復言曰上）且死不得復望兩府之門因泣下　上憐之後數
日與陳執中並命位樞密凡三十六日死時爽與宴金明池
既歸而奏訃至趣駕臨奠贈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多任
劇繁爲政務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
陰擇善地處之然治曹汭獄議者多謂博文希　莊
獻旨織羅宗勳陷致其罪云　初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張
昷之提點淮南路刑獄知亳州楊宗勳恃恩爲不法械家成
知縣王申送獄昷之往問得冤狀破械出申送縣配兹吏十
數人甲戌授昷之廣南東路轉運使廣州有急水濼通海兹
人乘潮多出入爲盜昷之爲作水柵夷人賴其酋長得自治
而多慘酷因請一以漢法從事昷之悅子也　乙亥給事中
權御史中丞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帝初諭中書候兩府闕
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卒中書以庠名進　上曰觀　先朝
狀元合先用也蓋譖者之說已行然　帝遇庠厚卒用之
丁亥詔諭天下士勉事硏修勿以累舉叔年兼覬恩澤
賜河南府嵩陽書院田十頃　辛卯命翰林
學士晁宗愨內侍押班史崇信同議茶法　乙未詔自今試

舉人非國子監見行經書毋得出題從翰林侍讀學士李淑之請也 五月戊申詔吏部流內銓新及第諸科人年七十以下者令守選 六月戊寅罷天下舉人納書等[illegible] 己卯建州言自正月雨至四月谿水大漲入州城壞民廬舍賜死傷之家錢有差葬其無主者 帝留意農事每以水旱爲憂 甲申詔天下州郡每旬上雨雪狀著爲令 戊子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言來歲己卯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上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illegible] 己丑詔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及[illegible]四科并同試策題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識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三科各爲策題 秋七月丁酉詳定茶法所張觀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眞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饒祐三年數損之爲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爲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爲錢六萬四千而已 戊戌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其乘輿服御等物令三司務從簡約 庚戌新作舍人院紫微閣 上親篆榜 癸丑賜襄州學田五頃 丙辰群臣表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德上不許群臣凡七上表 上謂宰相張士遜曰唐穆宗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意士遜懇請不已 上不得已乃詔削英睿二字不稱餘從所請 右司諫韓琦言刑奉

詔詳定鍾律背以臣所鑄樂記觀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己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爲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更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 宗廟請閱大常舊樂見有存者郊祀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翰林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舊樂鍾磬不經照鑄者猶存一縣可上薦郊廟殿庭可以更用乃詔大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用[illegible] 壬戌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郡元況所對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元與宰相張士遜連姻報罷況遷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寧府及睦州況信都人元汴陽人也[illegible] 癸亥策試武舉人 八月丙寅試武舉人騎射 丁卯復置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以兵部侍郎充史館楊日嚴度支郎中楊告爲之先是陝西轉運使段少連言前淮南轉運使偶備豐年而上供之數得以辦集然諸路各任所見不相統攝恐經久誤大計遂從少連之議復命日嚴等 癸酉同提點京東路刑獄王繼祖請自今諸路提點刑獄巡所部內民有訴冤枉者許受理之詔聽受詞狀送轉運司施行 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勖獨疾奏請納節援唐郭嗣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及卒復臨奠之輟朝二日贈中書令謚和文遵勖藉力學生且置之自以近戚當有補助天聖末嘗奏事殿中 上起更衣莊獻屏左右問比來外人有何

言導昂唯唯　太后固問導昂曰臣與他闕但議者謂天子
既冠　太后宜以時還政　太后曰我非戀此帝年少內侍
多尚恐未能制之耳嘗上三說五事以論朝政　太后崩簽
論　后乳母晉國夫人林氏前多干預國事中外病之宜居
之別院限其進見以厭衆論導昂第園池為都城第一所與
游集皆一時名士師楊億為文億卒為制服及知許州奠億
之墓于具茨山慟哭而反又與劉筠友善筠卒周其家尤通
釋氏學將死與浮屠楚國以偈頌相提唱遺戒無置金玉柳
中　甲申詔殿侍換文資須三代曾任文資乃聽之妄冒者
勒停仍不以赦原保官亦如之　乙酉詔元昊舉縣令人毋
得監當場務　九月乙未出左藏庫錦綺綾羅一百萬下陝
西路市糴軍儲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任中師言州
計市舶使印而知州及通判使臣結銜並帶勾當市舶司事

五·五十　元　六十九　一六

庚子詔知州少卿監以上自今並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中
師始也　己酉鄜延路鈐轄司言趙山遇遣人至金明縣與
都監李士彬約降已令知之詔鈐轄司及環慶涇原鄜府等
路各謹斥候知山遇復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己意約回務令
邊防安靜初趙元昊悉會諸族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
共飲之約先寇鄜延欲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並入有諫
者輒殺之山遇者元昊從父也數止元昊不聽山遇畏誅先
遣人持僞誥詣士彬欲自將兵抗擄河南渡發部落內屬而
挈其妻入野利羅子阿遇及親屬二十二人以珍寶名馬來
降是月庚子至保安軍知保安軍朱吉以告知延州郭勸勸
與鈐轄李渭狐疑不敢受先是山遇等豫寄珍寶於士彬以
萬數勸詰士彬士彬利其物答云無有言未嘗招誘之勸渭
亦以為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嘗留共議遣還仍

約束緣邊勿受降者於是奏入因降此詔勸消尋遣山遇還
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送元昊至鍋移坡元昊
集騎射而殺之山遇名惟亮弟惟永分掌左右廂兵其從弟
惟序亦親近用事山遇有勇略國人向之元昊惡其不從已
嘗語惟序曰汝告山遇反吾以山遇官爵與汝不然俱族滅
矣惟序不忍更以告山遇山遇欲來降與惟永曰南朝無人
不知兀卒所為將不信兄姊交困山遇曰事已至此無可奈
何若南朝有福則納我矣遂告其母母曰汝自為計我年八
十餘不能從汝去為汝累當置我室中縱火焚之山遇等涕
泣如母言及為韓周所執號哭稱冤周見元昊於宥州元昊
衣錦袍黃綿胡冒不肯受山遇等曰延州誘我叛鄭當引兵
往延州於知州廳前受之周說諭良久乃肯受時元昊自稱
兀卒已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為黃天子元昊

六十十　元　六二九　十十

既殺山遇遂謀僭號（山遇兄弟姓名並據司馬光日記韓周所言周又言山遇妻李氏先已殺然山遇固與長女同斬又羅家本縣降恐周所言或未審今削此段不著）　丁巳進封齊國永壽保聖
夫人許氏為魏國夫人　辛酉罷河北陝西提舉使糴糧草
官令本路轉運使副及逐州通判提舉　冬十月丙寅詔戒
百官朋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等既踰年夷簡亦罷相由是
朋黨之論興士大夫為仲淹言者不已於是內降劄子曰向
貶仲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
寮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故復下此詔　參
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薄惡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
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帝然
其言　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司馬池歲滿當遷中書進名
上曰是固辭諫官者遂命為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　辛未
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為左領軍衛將軍　甲戌趙元昊築壇

受冊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遣潘七布易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涼府祠神仍遣使以僭號來告　右司諫韓琦請赦前一月約束京師北盜罪至徒若傷人者勿赦從之　己丑改萬春閣為延春閣閣在禁中北臨後苑游幸之所經也　十一月乙未以嘉慶院為景靈宮道院　甲辰詔臣僚陳乞親屬差遣如係京官並須年及格仍試書札讀律乃聽出官　賸胯十　詔廣南西路鈐轄司趣宜融州進兵討安化蠻初官軍與蠻戰為蠻所敗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皆死直史館蘇紳上疏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蠻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者非特恃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勤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至今蠻人畏其名而能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豪酋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維馭自致喪敗然嘯黨貪恥當有以削除之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土壤磽确資畜虛乏力耕火種以為饑糧其勢可以漸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討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綱比雄武等軍皆慣涉阻險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方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而來為曠日持久之計伺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屋廬焚其積聚使進無剽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從之內郡收其士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捍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此則不越一年逆冦必就殄滅況廣西溪峒荊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保數十年無復擾之虞矣　上嘉納之時朝廷已命洛苑使榮州刺史馮伸己知桂州兼廣西鈐轄伸己道江陵未至　上遣中使諭伸己速行伸己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訓隊伍募民發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己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曹甚厚何乃自取滅亡天子使我來問汝汝聽吾言則生不然無噍類矣衆蠻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復見馮公也先是大中祥符末及天聖間伸己嘗再知宜州蠻頗服其威信故云明日蠻渠領投兵械萬計率衆降軍門初部卒以獲將畏匿伸己曰紀律不明將自取敗戰士何罪請貸死約期來歸朝廷從之廣西遂安伸己拯從子也　乙巳南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記十卷降賜褒諭（宋綬傳云郊祀綬攝儀仗使語季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給因詔上所撰鹵簿圖記十卷按以天聖六年上所修鹵簿圖記上帝嘗天聖二年五月朱宗見再郊也至是又增飾之耳）　戊申朝饗景靈宮　己酉饗太廟奉慈廟　庚戌祀天地于圓丘大赦改元自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積年隱隔稅賦並與除放　戊午鄆州言資政殿大學士左僕射王曾卒輟視朝二日贈侍中諡文正曾姿質端厚眉目如刻畫盛服屹然入朝進止有常度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前後輔

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
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淹伏其言先是有大星墜其
寢左右驚白之曾曰後一月當知及期曾果卒皇祐中 上
爲篆其墓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大臣碑得賜
篆自曾始 十二月癸亥朔封宰臣張士遜爲鄧國公加恩
百官 甲子京師地震 丙寅鄜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
反 辛未徙環慶路副部署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劉平
爲鄜延路副部署 癸酉命三司使戶部尚書夏竦爲奉寧
節度使永興興軍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爲振
武節度使知延州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兖州孔道輔
入爲御史中丞 知并州樞密直學士杜衍加龍圖閣學士
以太原要重藉衍鎮撫故也 詔陝西河東沿邊舊與元昊
界互市處皆禁絕之 丁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

賞錢十萬 庚辰命給事中集賢院學士俞獻卿同三司詳
定除放天下欠負 乙酉詔三司歲給唃斯囉絹千疋角
茶千斤散茶千五百斤 初忻州地震翰林學士權知開封
府胥偃言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宮外戚
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効也加之夷狄內侮宜選將練師
以防侵軼及祀南郊趙元昊朝貢不至將議討之偃曰遽討
之太甚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屈而後加兵則其不直
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 祖宗制閱
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略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
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之咎請從末減詔可士卒
戍西邊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 帝不忍使就刑或欲以
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 帝亦悔而止宦者
程智誠與三班使馮文顯八人抵罪 帝使赦智誠三人而
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
并釋之 偃受詔試中書時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
視亟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九